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十二）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十二）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草部三 蒲 萍 蘋 藻 石帆 荇菜 蒓 蘆 苕 莎 鬱梁 芷 紫述香 蓼 蔦 蘘荷 苜蓿 藤 葛

蒲一

原爾雅曰莞苻蘺其上蒚郭璞注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 增本草曰甘蒲一名香蒲叢生水際似莞而褊有脊而柔春初生出水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噉之甘脆又醋浸如食筍大美 周禮謂之蒲菹至夏抽根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杵俗謂之蒲槌蒲黄即花中蘂屑細若金粉欲開時便取之八九月收葉以爲席亦可作扇 原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增周禮曰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 左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原山海經曰孟子之山其上多蒲 續述征記曰鳥當沈湖齊人謂湖爲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增漢書曰蒲輪安車以徵賢 淮南萬畢術曰酒薄復厚漬以苑蒲斷蒲漬酒中即厚 原楚辭曰抽蒲兮陳坐援英兮爲蓋 古詩曰青蒲綠帶生我池中 甄夫人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 文選曰新蒲含紫茸 又曰新蒲節轉促

增杜甫集曰蒲荒八月天 又曰細柳新蒲爲誰綠 李商隱集曰南塘水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紋

蒲二

原左傳曰臧文仲妾織蒲 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 漢書曰路温舒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劉寬遷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增嵇康集序曰孫登夏嘗編蒲爲裳 原秦記曰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如竹歲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爲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苻氏

蒲三

原詩齊謝朓詠蒲曰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初萌實雕俎暮蘂雜椒塗所嗟塘上曲遂鑠黄金軀 梁元帝賦得蒲生我池中曰池中種蒲葉葉影蔭池濱未好中宫薦行堪隱士輪爲書聊可截匹柳復宜春瑞葉生荇苑鏤碧獻周人 增唐陸龜蒙種蒲詩曰杜若溪邊手自移旋抽煙劒碧參差何時織得孤帆去懸向秋風訪所思

萍一

原爾雅曰萍蓱也郭注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其大者曰蘋 增說文曰萍苹也無根浮水而生 原本草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癢下水氣勝酒烏鬚髮久服身輕一名水簾生雷澤 增又曰一種背面皆綠一種面青背紫赤若血者謂之紫萍 羣芳譜曰一名水華一名水白一名水簾一名薸處處池沼中有之季春始生楊花入水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微鬚即其根也浮於流水則不生浮於止水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 原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秋官曰萍氏掌禁川遊者註萍無根不沈溺因以名官 周書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增盈 淮南子曰夫萍植根於水木植根於土 淮南畢萬術曰老血變爲萍聚血之精黃泉 王 增酉陽雜俎曰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萍不死食之甚美 本草綱目曰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詩無能曉者林靈素逐字辨譯乃是治風方其法以紫色浮萍日乾蜜丸每服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諸風服過百粒即爲全人其詩曰天生靈草無根榦不在山間不在岸始因飛絮逐東風汎梗青青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沈痾采時須在七月半 原王逸曰自比如萍隨水浮游 劉伶酒德頌曰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 司馬彪詩曰汎汎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增杜甫詩曰乾坤水上萍 張先詩曰浮萍破處見山影

萍二

原色青 背紫范子計然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 本草紫背浮萍七月采之 增鶴食 鴨茵山堂肆考周穆王時塗脩國獻仙鶴上命取太湖萍飼之 雲林異景志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茵褥 原生止水 寄清池見上萍一何晏詩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增挼厠 擁槎羣芳譜重五日午時取浮萍挼厠中絕青蠅 劉師邠詩乍因輕浪疊晴沙又趁迴風擁釣槎莫怪狂蹤易飄泊前身不合是楊花

萍三

原詩南齊劉繪萍詩曰可憐池內萍氤氳紫復青巧隨浪開合能逐水低平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莖漂泊終難測留連如有情 梁庾肩吾賦得池萍詩曰風飜乍青紫浪起時疎密本欲歎無根還驚能有實 增唐陸龜蒙浮萍詩曰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最無根蔕是浮名 宋李覯萍詩曰盡日看流萍誰原造化情可憐無用物偏解及時生泥滓根萌淺風波性質輕晚來堆岸曲猶得護蛙鳴 謝翱萍間穉荷詩曰初萍半含絮頃刻開數畝荷生浮其間

風雨足邂逅百年遊子心欲作千歲久昔爲浮萍根今爲穪荷藕荷高刺已生魚遊觸其首離離荷下萍吹向白魚口

原 賦晉夏侯湛浮萍賦曰步長渠以遊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潎以澄茂羌孤生於靈沼罔纖根以自滋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發翠綠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翳蘭池之清潦既澹澹以順流又雍容以隨風有纒薄於岸側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而靡常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蘇彥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觀鼓檝川湖覩浮萍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拘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增 唐常衮浮萍賦曰秋還風浦與墜葉而齊奔春渡桃源共落花而相逐披拂丹草搖演青蘋出入經其潭洞高下歸其崙淪擇利而行有似見幾之士不常厥所同乎漂梗之人

原 贊晉郭璞萍贊曰萍之在釆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

原 論晉杜恕篤論曰夫萍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蘋一

增 本草綱目曰蘋一名芣菜一名四葉菜一名田字草一名破銅錢葉浮水面根連水底其莖細於蓴莕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紋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折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其葉攢簇如萍故爾雅謂大者如蘋也有水陸二種陸生者多在稻田沮洳之處其葉四片合一與白蘋如一但莖生地上高三四寸不可食方士取以煆硫結砂煑汞謂之水田翁項氏所謂青蘋蓋即此也　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鄭氏箋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又曰蘋之言賓也　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楚詞曰靡蓱九衢　風賦曰起于青蘋之末　東都賦曰發蘋藻以潛魚　江賦曰萍實時出而漂泳　柳惲詩曰汀洲采白蘋　杜甫集曰處處青江帶白蘋

蘋二

增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王舟舟人取之問羣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蘋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渚宮故事曰宋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蘋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雞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蘋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頃之宜都王即位

蘋三

增詩唐李嶠詠蘋詩曰二月虹初見三春蟻正浮青蘋含吹轉紫蒂帶波流屢逐神明薦常隨旅客遊既能甜似蜜還遶楚王舟　宋徐鉉賦蘋花詩曰素豔擁行舟清香覆碧流遠煙分的的輕浪汎悠悠雨歇平湖滿風涼運瀆秋今朝流詠處即是白蘋洲

藻一

增本草曰藻乃水草之有文者潔淨如澡浴故謂之藻

又曰藻有二種水藻長二三寸兩兩對生即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連生即水蘊也俗名鰓草又名牛尾蘊是矣二藻皆可食入藥以馬藻爲勝

又曰海藻亦有二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細黑色大葉藻生深海中新羅國葉如水藻而大海人没水取之五月以後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　爾雅曰莙牛藻薚海藻

尚書曰藻火粉米　詩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又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酉陽雜俎曰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以名之　文選曰鳧藻馳目成　柳宗元集曰寒藻舞淪漪

藻二

增詩魏劉楨詩曰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石帆

增本草曰石帆生海底高尺餘根色如漆無葉其花離樓相貫死浮水中人取得之稀有見其生者　吴都賦曰草則石帆水松（陶弘景曰石帆狀如柏水松狀如松）

荇菜

增爾雅曰莕接余其葉苻（郭注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

本草曰荇菜一名鳧葵一名水葵一名水鏡草俗呼荇絲菜池人謂之莕公鬚淮人謂之靨子菜江東謂之金蓮子説文謂之䓔楚辭謂之屏風　詩曰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招魂曰紫莖
屏風文綠波　杜甫集曰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芽白
水荇青　又曰水荇牽風翠帶長　彭紹賢詩曰晴搖
荇帶新含翠

菰一

原說文曰蔣菰也　增爾雅曰出隧蘧蔬（注曰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　原廣雅曰蔣菰其米謂之彫胡　增本草曰菰生水中葉如蒲葦刈以秣馬甚肥春末生白茅如筍即菰菜也又曰茭白生熟皆可啖甜美其中心如小兒臂者名菰手爾雅注曰狀如土菌即此也至秋結實乃彫胡米歲饑人以為糧　禮記曰魚宜苽　原莊子曰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蔣　廣志曰菰可以為席溫於蒲生南方　宋玉賦曰主人之女為炊彫胡之飯　吳都賦曰穱秀菰穗　賦曰泛之以游蔣　增李白集曰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　杜甫集曰白蔣風飆脆　又曰波漂菰米沈雲黑　張泌集曰盡日菰蒲泊釣船

菰二

原詩梁沈約詠菰詩曰結根布洲渚垂葉滿皐澤匹彼露葵根可以留上客

蘆一

增爾雅曰葦醜芀（葦即蘆之成者其華皆有芀秀也）　華（即今蘆也）　蒹薕（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江東呼為薕）　葭蘆（葦也）　菼薍（似葦而小中實江東呼為烏蓲）　其萌虇（蘆筍為虇）　原詩疏義曰亂或謂之薍即荻也至秋堅成謂之萑　增本草曰生下濕陂澤中狀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花白作穗若茅花名蓬蕽根亦若竹而節疎　又曰蘆有數種其長丈許中空皮薄色白者葭也蘆也葦也短小於葦而中空皮厚色青蒼者菼也薍也荻也萑也其最短小而中實者蒹也薕也皆以初生已成得名其未解葉者古謂之紫籜　易說卦傳曰震為萑葦　毛詩曰葭菼揭揭　原又曰毳衣如菼　又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又曰八月萑葦　又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禮記曰七月納材葦　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命虞人材葦供國　增孫卿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以羽編髮為巢係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所憑者弱也　淮南子曰蘆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　原焦贛易林曰從風縱火荻芝俱死　搜神記曰朽葦化蛩　增南夷志曰瀘河在弄棟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葦大如臂　談苑曰江東蘆賤而荻貴先一年生者蘆也明年生者荻也　天問曰咸播秬黍莆雚（雚同萑）是營　子

盧賦曰藏莨蒹葭　杜甫詩曰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又曰渚秀蘆筍緑　林逋詩曰最愛蘆花經雨後一蓬煙火飯漁船

蘆二

增呂氏春秋曰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雚葦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至大江江中有漁父子胥請渡時旁多人漁歌令止蘆中至夕渡之　史記曰田單灌脂束葦于牛尾牛尾熱怒而奔燕軍　原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顧成廣遠無宿宮又有荻竹藉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此上所欲也

增通語曰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吴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三國志曰魏伐吴吴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數百里時江水盛長魏還師　原抱朴子曰吴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吴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從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增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泰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吴志曰孫亮初謠曰諸葛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反恪爲孫峻所殺以葦席裹尸而篾束之投於石子岡　原晉中興徵祥說曰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未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之蘆也荻猶敵也　異苑曰盧元龍將攻京師謠曰十丈瓦屋盧作杜薙作欄　郭璞奏曰不宜禁荻地禮曰名山大澤不封蓋欲與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蘆三

原詩梁元帝賦得春荻詩曰翠莢玉池前遥映江南蓮非秋無有毦未曉不生煙　增唐杜甫詩曰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沈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宋蘇軾詩曰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黄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疑是江南鷓鴣洲

原詔宋武帝詔曰少府前歲所封諸洲蘆荻可開以利民

苔一

原爾雅曰藫石衣也（郭璞注曰水苔一名石髮江東食之）　張揖廣雅曰石髮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古今注曰苔或紫或青一名員蘚一名緑錢一名緑蘚　增羣芳譜曰一名緑苔一名緑品藻一名品苔一名澤葵一名緑錢一名重錢一名圓蘚一名垢草色既青翠氣復幽香花鉢拳峰頗堪清賞　本草曰苔衣之類有五在水曰陟釐

在不曰石濡在瓦曰屋遊在牆曰垣衣在地曰地衣其蒙密而長數寸者亦有五在石曰烏韭在屋曰瓦松在牆曰土馬騣在山曰卷柏在水曰藫也 原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廣志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遊名山記曰石簣山緣崖而上高百許丈裹悉青苔無別草木 增拾遺記曰岱輿北有玉梁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 原江賦曰綠苔鬖髿乎研上(研石也) 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古詩曰青苔依空牆 增上官昭容詩曰石畫

粧苔色 武平一詩曰銀塘曲水半含苔 陸龜蒙詩曰澄溪雨過苔還淨

苔二

原拾遺記曰晉時祖黎國獻蔓苔一曰金苔大如雞卵色如金若螢火之聚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光出照日宮人被幸者賜之寘漆盤中光照滿室又名夜明苔 增博物志曰晉武帝欲觀書司空張華撰博物志進帝嫌其煩令削之賜側理紙萬張王子年云陟里也此紙以水苔為之溪人語訛謂之側理今名苔紙 羣芳譜曰石崇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曰壹中之景不

過如是 又曰王彥章葺園亭壘增種花急欲苔蘚少助野趣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叵耐這綠拗兒 雲林遺事曰倪元鎮閣前寘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蘚苔盈庭不容人迹綠蔣可愛每遇墜葉令童子以鐵搯杖頭挑出不使點壞

苔三

原石髮 水綿(上見苔一本草一名水綿) 沒階 生閣(王智深宋紀王微字景元六保弘之弟子也吏部尚書江湛愛其才用之為吏部郎辭病篤不受因與湛書告退足不肯閑十有餘藏棲遲于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謝莊月賦曰陳思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 草部) 增書佩 臥槍(杜甫詩蟲書玉佩蘚 又苔臥綠沈槍) 車

碾 屐印(白居易詩路傍苔草榮遺還曾得七音車跡未 韓維詩屐齒印苔深) 水仙髮 王女髮(梅聖俞詩繞鬟水仙髮苔 茸蔌客嫣 下見苔四)

苔四

原詩梁沈約詠青苔詩曰綠增已漠漠汎汎復綿綿微根知欲斷輕絲似更聯長風隱細草深堂沒綺錢縈鬱無人贈葳蕤徒可憐 庾肩吾新苔詩曰隨潮染岸石逐脈聚浮查徒令阿谷麗停筐不汰沙 增唐劉太真古蘚苔詩曰苒苒溫寒泉綿綿古危蘚光含孤翠動色與暮雲寂深淺松月間幽人自登歷 包何秋苔詩曰每看苔蘚色如向簿書閒幽思纏芳樹高情寄遠山雨

痕連地緑日映出林斑却笑興公賦臨危滑石間 李
中春苔詩曰春霖催得鎖煙濃竹院莎齋逕小通誰愛
落花風味處莫愁門巷襯殘紅 顧雲苔歌曰檻前溪
奪秋空色百丈潭心數砂礫松筠條條長碧苔苔色碧
如秋色碧波迴梳開孔雀尾根深貼著盤陀石撥浪輕
拈出少時一髻濃煙三四尺山光日華亂相射靜綫藍
鬟匀髮積試把臨流抖擻看琉璃珠子淚雙滴如看玉
女洗頭處解破雲鬟收未得仙宮欲製六銖衣染絲未
倩蛟人織採之不敢盈筐篋苦把龍神河伯惜瓊蘇玉
豐斕熳貴咽入丹田續靈液會待功成插翅飛蓬萊頂

上尋仙客 齊已秋苔詩曰獨憐蒼翠文長與寂家存
鶴靜窺秋片僧閒踏冷痕月明斜竹逕雨歇敗莎根別
有深宮裏兼花鎖斷魂 鄭谷苔錢詩曰春紅秋紫繞
池臺箇箇圓如濟世財雨後無端滿窮巷買花不得買
愁來

〔賦〕梁江淹青苔賦并序余鑿山楹爲室有青苔焉意
之所之故爲是作云賦曰嗟青苔之依依兮無色類而
可方必居閒而就寂似幽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
交陰泉雨長注橫澗俯視崩壁仰顧悲四險兮惟流水
而馳驚遂得崎屈上生斑駁下布異人貴其貞精道士
悅其迴趣咀松屑以高想捧丹經而永慕若其在水則
鏡帶湖沼錦匝池林春塘秀色陽鳥好音青郊未謝兮
白日照路亘千里兮緑草深乃生水而搖蕩遂出波而
沈淫假青條兮總翠借黃葉兮舒金游梁之客徒馬疲
而不能去兔園之女雖蠶飢而不自禁寂兮如何苔積
綃羅視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誥哀以情
起感以怨來魂慮斷絕精念徘徊覩彼木蘭與豫章既
中繩而獲夭及薜荔與蘼蕪又懷芬而見表至哉青苔
之無用吾孰知其多少 〔增〕唐王勃青苔賦曰若夫桂
洲含潤松崖秘液繞江曲之寒沙抱巖幽之古石汎迴

塘而積翠縈脩樹而凝碧契山客之寄情諧野人之妙
適及其瑤房有寂瓊室無光菲微君子之砌蔓延君侯
之堂引浮青而泛露散輕綠而承霜起金鈿之舊感驚
玉箸之新行 楊炯青苔賦曰圓潭寫鏡方流聚玉苔
何水而不清水何苔而不綠漁父游兮漢川曲歌滄浪
兮濯吾足桂舟橫兮蘭枻觸浦漵遭迴兮心斷續別有
崇臺廣廈粉壁椒塗梁木蘭兮椽瑇瑁草離合兮樹珊
瑚白露下蒼苔蕪暗瑤砌澀瓊鋪有美人兮向隅應門
閉兮踟蹰心容與兮意不渝顏如玉兮淚如珠

沙一

增爾雅曰蒿侯莎其實緹　廣志曰莎可以爲雨衣　本草曰莎可爲笠及雨衣疎而不沾其根附續而生可以合香謂之香附子古謂之雀頭香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于吳求雀頭香　後周書曰豆盧寧嘗與梁企定還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于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上林賦曰薛莎青蘋　馬融廣成頌曰樹以蒲柳被以綠莎

莎二

增詩唐齊已庭莎詩曰病起見庭莎綠堦傍竹多遶行猶未得靜聽復何如蟋蟀幽中響蟪蛄深處歌不緣田地窄剩種任婆娑

增賦唐蕭穎士庭莎賦曰厥公門之宥東玩纖草於茲亭奚卑弱之斯極豈雨露之攸鍾尚含和以順時隨春夏之淒清軒房洞啓廣階脩直槐楊蔽虧桃李對植橫簷陰之冥密綴繁英之翁赩既高低以異姿亦濃澹而殊色

增記宋晏殊庭莎記曰介清思堂忠謀亭之間隙地人迹罕踐有莎生焉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佳卉難于豐茂非足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脩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植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是用刊辭琬琰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都梁

增廣志曰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亦名莧澤草　古詩曰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　曹植妾薄命曰御巾裹粉君旁中有霍納都梁

芷

增本草曰白芷一名芳香一名澤芬一名莞蘺一名苻葉名蒿麻　說文曰晉謂之䓞齊謂之茝楚謂之蘺又謂之葯　荀子曰蘭槐之根是爲芷　夷堅志曰臨川有人被蝮傷即昏死一臂如股少頃遍身皮脹黃黑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一斤灌之黃水自口出腥穢逆人良久消縮如故　離騷曰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揭車香草黃葉白花爾雅謂之乞輿凡樹木蠹蛀以此淋之即辟也）

紫述香

【增】述異記曰紫述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射香草出蒼梧桂林上郡界

蓼一

【原】爾雅曰薔虞蓼（水蓼也山夾水為虞）【增】本草曰蓼類甚多有青蓼香蓼水蓼馬蓼紫蓼赤蓼木蓼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亦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俱闊大上有黑點俗名墨記草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六蓼花皆紅白子皆大如胡麻赤黑尖扁惟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諸蓼並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可為生菜　又曰古人種蓼為蔬收子入藥後世飲食不用惟造酒麯者用其汁耳　【原】詩曰予又集于蓼　【增】禮記曰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音鯤）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　【原】又曰豚秋用蓼　又曰鶉羹雞羹鴽釀之蓼　魏文子曰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可不失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臥則攻之以蓼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離騷曰蓼蟲不能徙乎葵菜　古詩曰蘇蓼出蒲渠

蓼二

【增】詩唐鄭谷蓼花詩曰簇簇復悠悠年年拂漫流差池

伴黃菊冷淡過清秋晚帶鳴蟲急寒藏宿鷺愁故溪歸不得憑仗繫漁舟　宋陸游蓼花詩曰十年詩酒客刀州每為名花秉燭遊老作漁翁猶喜事數枝紅蓼醉清秋

【原】賦漢孔臧蓼蟲賦曰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居東園周旋覽觀憩乎南藩覩茲茂蓼紛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厲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寤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蒿

【增】爾雅曰蘩皤蒿（白蒿）蒿菣（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蔚牡菣（無子者）莪蘿（今莪蒿也亦曰蘿蒿）苹藾蕭（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購蔏蔞（蔏蔞蒿也）蕭荻（即蒿）　又曰蘩之醜秋為蒿（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　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又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又曰青青者莪在彼中阿　又曰匪莪伊蒿　禮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蕭蒿之香者也）　又曰既蒸然後焫蕭　大戴記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三輔決錄

曰孫晨字元公冬月無被以蒿一束暮臥旦收之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通鑑曰高祖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返矣帝曰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吾豈不知　神仙食經曰十一月採旁勃旁勃白蒿也白兎食之壽八百歲　大招曰吳酸蒿蔞不沾薄謂吳人善調酸瀹蔞蒿不沾不薄而甘美也

蘘荷一

增 崔豹古今注曰蘘荷似蒚苴而白蒚苴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則消爛根似薑芽宜陰翳地依蔭而生　本草曰蘘荷一名覆葅一名猼苴一名蒚苴一名嘉草　周禮曰庶氏以嘉草除蠱毒　荊楚歲時記曰仲冬鹽藏蘘荷用備冬儲又以防蠱　干寶搜神記曰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其家密以蘘荷置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小也乃收小小已亡走自此解蠱藥用之多驗　大招曰醢豚若狗膾苴蓴　上林賦曰茈薑蘘荷　潘岳閒居賦曰蘘荷依陰時藿向陽

蘘荷二

增詩 唐柳宗元種白蘘荷詩曰皿蟲化爲癘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爲仁蔬果自遠至杯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眞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愈悲辛庶氏有嘉草攻襘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予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

苜蓿一

增 西京雜記曰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有苜蓿大宛馬嗜苜蓿武帝得其馬漢使採蒲桃苜蓿種歸天子益種離宮別館旁　述異記曰張騫苜蓿園在今洛陽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于西國得之　晉書曰華廣免官爲庶人晉武帝登凌雲臺見廣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爵　元史食貨志曰世祖初令冬社種苜蓿防饑年　洛陽伽藍記曰宣武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出焉　東坡詩注曰閬川長溪縣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官作苜蓿詩以自歎明皇至東宮見其詩擧筆續之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薛遂謝病歸去　杜甫詩曰宛馬總肥春苜蓿

首蓿二

【增】詩辭令之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以保歲寒

藤一

【原】爾雅曰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粗大也） 廣雅曰藟藤也 山海經曰卑山其上多櫐（今狸豆之屬） 南方草木狀曰浮沈藤生子大如齏甌正月華色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阯九真 又曰合浦蔄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

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阯 又曰合浦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甌俚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 又曰科藤生金封山俚人往往賣之其色正赤出興古 裴氏廣州記曰土人伐船為業隨樹所在就以成槽皆去水灘遠動有數里山生草名為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以此導地牽之如流大五六丈船數人便運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藤既纏裹樹便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五十圍 又曰萩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篾以縛船及以為席勝於竹也

顧微廣州記曰草藤如栟櫚葉疎破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類有十許種 又曰續斷草藤也一曰諾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異苑曰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路右名為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曜 【增】雲南記曰雲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為馬策大者可為拄杖 崔豹古今注曰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

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實酌酒其國人寶之 格物總論曰榼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其子黑色一名象豆三年方熟其殼貯藥不壞又解諸藥毒 本草曰紫藤從心重重有皮四月生紫花可愛長安人亦種飾庭也江東呼為招豆藤其子作角角中仁熬香著酒中令酒不敗敗酒用之亦正其花挼酒醋自腐壞

藤二

【增】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為在母沒年上不敢一旦遽易忽生扶老藤遶

之有鳩巢其上 原王歆始興記曰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亭廟石間有懸藤君至叩藤家人自出歸者如其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增南史曰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于亭中稽顙求福聞空中語曰此疾得丁公藤治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訪至宜都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也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數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尋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

酒母病即瘥 梁書曰周弘正與子豫元俱載入東郡乘船渡岸見藤花弘正挽而船覆俱溺僅免豫元遂得心驚疾

藤三

增合春 忍冬 本草含春藤生台州又忍冬藤一名金銀花其花長瓣垂鬚黃白相間而藤左纏

地龍 野鹿 正字通地龍藤生天目山繞樹盤曲如龍嶺表異錄南土多野鹿藤苗有大如雞子白者細於箸採為山貨流布海內處處賣之百姓編以為幕或挑文為花藥魚鳥之狀業此以充賦稅

金稜 石合 本草金稜藤生施州又石合草亦生施州藤纏木上四時有葉無花

龍手 鬼膊 本草龍手藤出荔浦石上向陽者葉如龍手鬼膊藤生江南林澗邊

弱蔓依石 繁英照潭 岑參詩石上生孤藤弱蔓依石長李德裕詩遥憶紫藤垂繁

英照潭紫

藤四

原詩 梁簡文帝詠藤詩曰纖條寄喬木弱影掣風斜標春抽晚翠出霧挂懸花 增唐李嶠藤詩曰吐葉依松磴舒苗長石臺神農嘗藥罷質子寄書來色映葡萄架花分竹葉杯金隄不見識玉潤幾重開 李白詩曰紫藤挂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美人 顧況石上藤詩曰空山無鳥迹何物如人意委曲結繩文離披草書字 費冠卿挂樹藤詩曰本為獨立難寄彼高樹枝蔓衍數條遠溟濛千朶垂向日助成陰當風藉

持危誰言柔可屈坐見蟠蛟螭 李德裕憶新藤詩曰遥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水似晨霞照林疑綵鳳來清香凝島嶼繁豔映莓苔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白居易詩曰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疎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下如蛇盤屈上若繩縈紆可憐中間木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嫋嫋挂空虛豈知纏木身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附著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蠱其夫毫末不早辨滋蔓宜難圖願以藤為戒銘之於坐隅 宋唐庚採藤曲曰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貢一作

無窮時去年採藤藤已乏今年採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脱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黄犢明年輸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爲此謀者誰

增文唐舒元輿弔剡溪藤文曰今之爲文者皆夭閼剡藤者也藤生有涯爲文者無涯弔之以志其悲

葛一

增羣芳譜曰葛一名黄斤一名鹿藿一名雞齊　本草曰葛有野生有家種其蔓延長可作絺綌其根外紫内白葉有三尖如楓葉而長面青背淡花成穗纍纍相綴

紅紫色莢如小黄豆子綠色八九月采所謂葛穀是也

易曰困於葛藟　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又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又曰葛生蒙楚　又曰彼采葛兮　又曰糾糾葛屨　又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

周禮曰掌葛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　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周書曰葛小人得其葉以爲羮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　說苑曰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楚辭曰石磊磊兮葛蔓蔓思公子兮悵忘歸　杜甫詩曰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又曰細葛含風軟　又曰詔川白葛輕

葛二

原吳越春秋曰越王自吳還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黄絲之布以獻之　增宋書曰武帝牀頭有土鄣壁上葛燈籠麻繩拂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　梁書曰任昉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絶交論蓋譏其舊友也

葛三

原詩越采葛婦歌曰葛不連蔓棻台台令我采葛以作

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　增唐李白黄葛篇曰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綿冪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采緝作絺綌縫爲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迹　戎昱葛詩曰弱質人皆棄唯君手自裁葛含霜後竹香惹臘前梅擬託凌雲勢須憑接引材清陰如可借黄鳥定飛來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一

草部四　著 艾 茅 蓬 翠雲草 吉祥草 薜荔 書帶草 天竹 雁來紅 虎刺 白頭翁 皐蘇 王孫 紅藍 茸母 紫草 卷耳 蓿菜 蒺藜 水葱 薇蘅 麒麟草 鴛鴦草 舞草 龍鬚 蟾草 虎鬚 驛草 稱首 相思草 兔葵 男青 燕麥 女青 烏昧草 朱草 息鐵草 指佞草 羊刺 紅草 草 護門 神 不蘆 吉雲草 蓂莢 不死草 善草 碧草 望舒草 合歡草 地日草 醒醉草 蜜草 迎涼草 懷夢草 變畫草 餌玉長生草 壽紫草

蓍一

增羣芳譜曰蓍神草也上蔡白龜祠傍生作叢高五六尺多者五十莖生便條直秋後花生枝端紅紫如菊花結實如艾實蓍滿百莖其下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原洪範五行曰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凶吉者聖人以問鬼神　逸禮曰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　史記曰天子和平蓍莖長一丈其叢生百莖共根今世取蓍八十莖長八尺即難得矣得六十莖長八尺即可用　淮南子曰上有蘩蓍下有伏龜

增論衡曰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遲也

蓍二

原詩梁范筠詠蓍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禎蔡伏靈異祥雲降溫腴

原賦晉傅元蓍賦曰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脩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握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茲莖於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鉤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

艾一

原爾雅曰艾冰臺

增羣芳譜曰一名醫草一名冰臺一名黃草一名艾蒿處處有之宋時以湯陰複道者爲佳近代湯陰者謂之北艾四明者爲之海艾自成化以來惟以蘄州者爲勝相傳蘄州白家山產艾置寸板上炙之氣徹於背他山艾徹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以故世皆重之

原毛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增師曠曰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原博物志曰削冰至圓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　崔寔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增容齋隨筆曰搗艾難著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即時可成細末

羣芳譜曰雀欲奪燕巢銜艾其中燕輒去 【原】楚辭曰竇蕭艾於篋笥謂蕙芷而不香 又曰扈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又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韋簡公詩曰艾葉成人後

艾二

【原】莊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神仙次藥有靈漿艾 【增】荊楚歲時記曰宗則文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灸輒驗 齊書曰紀僧眞見蘿蒿艾生滿江鶩而白之高帝

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屬言 陳書曰陳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以火爇之然及于髮垂涕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

艾三

【增】詩宋范成大灼艾詩曰血忌詳涓日尻神謹避方艾求眞伏道穴按古明堂謝去羣巫祝勝如幾藥湯起來成獨笑一病攪千忙

【原】賦陳孔璠之艾賦曰良藥弗達妙鍼莫宜奇艾急病靡身挺煙治匪君臣得用神火振淹固於一爛氣絕息乎無假淳建投而招祟鉗椒擣而貽禍伊茲艾之淑粹仍索質于中野嗟乎貞灰與邪爐迭御芳煙與苦簡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堯則桀對舉蘭則艾因

【原】贊陳孔璠之艾贊曰論藹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茅一

【原】爾雅曰白華野菅藗牡茅 說文曰菅茅也 【增】字彙曰茅類甚多苗出地曰茅鍼花曰秀葉曰菅根曰茹 本草曰茅有白茅菅茅黃茅香茅芭茅數種葉皆相

似白茅短小三四月開白花成穗結細實其根甚長白軟如筋而有節味甘俗呼絲茅可以苫蓋及供祭祀苞苴之用菅茅似白茅而長入秋抽莖開花如荻結實尖黑粘衣刺人根短硬如細竹根而無節微甘黃茅似菅茅莖上開葉莖下有白粉根頭有黃毛可爲索綯古名黃菅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茅生湖南及江淮間葉有三脊氣香可以包藉及縮酒芭茅叢生葉大如蒲長六七尺有二種即芒也 【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禹貢曰荊州包匭菁茅注云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又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又曰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 周禮天官曰甸師祭祀供蕭茅 增左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原吳錄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菁茅可染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貢之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離騷曰索靈茅以筳篿 又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茅二

原尹文子曰堯爲天子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尸子曰殷湯救旱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牲 六韜曰呂尚坐茅而漁 典錄曰武王伐殷微子啓肉袒面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苞

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云古之封禪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 增漢武故事曰帝拜欒大爲天道將軍使著羽衣立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受印示不臣也 吳志曰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又曰劉備連營挑戰陸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 神仙傳曰介象受氣禁術能茅上然火煑雞使茅不焦 原沈約宋書曰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夏王義恭累表勸封禪上甚悅 增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撫州三脊茅生 劉禹錫刺史壁記曰和州歲貢苞茅銀七千兩

茅三

原爲藉 連茹上見茅二 易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苴土 賦纂王者建諸侯受之以土苴以白茅 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郢城土惡亟杷歲增築之賦叢茅于民吏倚爲擾

增甸師供 會人獻上見茅一 周書曰成王時會人獻以菅 然五丈 捲三重靈茅蔚五丈然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 杜甫詩曰捲我屋上三重茅

茅四

原詩梁簡文帝詠香茅詩曰銅律與鳴琴俱稱類君子豈若江淮間發葉起衆美珍同自牧歸茅因彙征起豈

獨蕙秦蘅方知茂沅芷 定襄侯蕭祇詠香茅詩鶗鴂芳不歇霜繁綠更滋擢本同三脊流芳有四時粗根縮酒易結解籜還終當入楚貢豈羨詠陳詩 增唐李嶠茅詩曰楚甸共王日衡陽入貢年麏包青野外鴟嘯綺楹前堯帝成茨罷殷湯祭雨旋方期大君錫不懼小巫捐

增賦唐路蕩拔茅賦曰用之錫命既著之夏典將以縮酒又薦于周室異芝蘭之稟性不用其香等葵藿之有心尚思向日歲聿云暮霜風慄慄願當蕪沒之時不棄輕微之質 又微苞茅賦曰猗彼菁茅挺生不雜縮酵

醴以致潔與清明而相合荆人是職將有體其精誠王
澤不流遂無閒於賦納　獨孤授三脊茅賦曰茅有衆
靈名之爲鹹雖百代以呈質終三脊以居正每彰封禪
之期如受鬼神之命生於古既先七十之君獻於今更
表千里之聖出於淮甸來彼江潭使貤於北星流於南
捧執而有嚴有翼緘縢而再四再二及夫覩至尊呈大
國致於金華之上啓於瑤池之側施陳而百瑞鬯容撫
說而千官發色美其出有常地生必藝形非成野鹿之
禮寧假澄酒之馨超常倫而薦闕殊衆品而實庭理盡
三分似叶通三之化體皆一類欲明得一之靈

蓬一

增爾雅曰齧彫蓬薦黍蓬　說文曰蓬蒿也草之不理
者也　原毛詩曰彼茁者蓬　又曰首如飛蓬　禮曰
桑弧蓬矢　增又曰蓬戶甕牖　原左傳曰斬其蓬蒿
藜藋而共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增師曠曰歲欲流流草先生
蒴蓬也　原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
之皆黑　莊子曰斥鷃翱翔蓬蒿之間　商君書曰今
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淮南子曰見飛
蓬轉而知爲車　增說苑曰春蓬惡於根本美於枝葉
秋風起根且拔故君子務本也　原離騷曰蓬艾親人

御於第兮　古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又曰
孤蓬轉霜根　蕪城賦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
振驚砂坐飛

蓬二

增拾遺記曰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
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　原尚書大傳曰子夏作
壤室編蓬戶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　晏子曰魯
哀公失國走齊景公問曰子之年甚少矣道至於此乎
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親人多諫者吾忘不能用
是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諂諛甚衆辟之猶秋蓬也

孤其根本密其枝葉　增西京雜記曰宮中正月上辰
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　原三輔決錄曰張仲蔚
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蓬三

原詩魏曹植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飆
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
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
憂令人老　晉司馬彪詩曰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
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長飆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
首望故株邈然無由返

增賦唐蔣防轉蓬賦曰始遲遲而徐轉俄忽忽而駿奔體以圓而疾質以弱而存淩寒後彫雖有慙於松柏近秋俱敗亦無媿於蘭蓀時也玉露為霜金風應律歎芳菲而難久覩搖落之不一初宛轉以孤飄漸遷延而連出度平野而暫見映層阜而還失徘徊未已同風葉之辭枝漂蕩不停甚水萍之委質若乃徒觀其委地離披縈吹參差既忘懷於近遠寧繫迹於高卑觸物何情類虛舟而自汎善行無迹如野馬而相隨豈不以生無固帶轉有長風象車輪未始有極如循環莫知所終遊子感而忘歸歎飄居陌上小人見而懷土憶生在麻中

薜荔

增本草曰木蓮一名薜荔一名木饅頭一名鬼饅頭延樹木垣牆而生四時不彫厚葉堅強大於絡石不花而實實大如杯微似蓮房而稍長六七月實內空而紅八月後則滿腹細子大如稗一子一鬚　山海經曰少華之山有草焉曰薜荔狀如烏韭緣木而生或生石上食之以巳心痛　楚辭曰罔薜荔兮為帷　又曰採薜荔兮水中　又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柳宗元詩曰細雨斜侵薜荔牆

闌天竹一

增羣芳譜曰一名大椿幹生年久有高至丈餘者穠者短而多子穉者高而不實葉如竹小銳有刻缺梅雨中開碎白花子成穗一穗數十紅鮮如珊瑚耐霜雪經久不脫植之庭中又能辟火

闌天竹二

增賦梁程晷天竹賦并序曰中大同二年秋河東柳惲為秘書監晷以散騎為之貳讐校之暇情甚相狎監署西廡有異草數本緑莖疎節葉膏如剪朱實離離炳如渥丹惲為晷言西真書號此為東天竺其說曰軒轅帝鑄鼎南湖百神受職東海少君以是為獻且白帝云女

媧用以鍊石補天試以拂水水為中斷試以御風風為之息金石水火洞達無閡帝異焉命植于蓬壺之圃此其遺狀也然不復如向時之驗矣晷怪斯言誕而不經因竊歎曰物故有弱而剛微而彰當其時也雷轟而騎翔非其時也穴蟠而泥藏豈特斯草也感而作賦曰彤庭赫兮弘敞入禁闈而延顧奧若室直之都兮開羣玉之府則有芸裒湘素蒲牙軒廡琳琅曳風瓊玖洽雨誠神明之奧壤乃尤物之所處是何弱植之蒙蒙兮幹如劉琰之玉葉碎出藍之緑色含朱膏之正秋款受中地腴號東天竺蓋女媧補有蒼之缺公孫佩遊升之籙來

自西海植之蓬圃飛廉爲之轂御馮夷爲之止舞于斯時也神農未知藥后稷未播穀莫莢尚晦蓮葡猶伏芝混菌耳苓羣狼毒神禹所未識齊諧所未悉亦既擢質于神皐之苑獻名于通靈之室矣爾乃芳掩菠若氣矜質當窈東霞緻駢羅星光菁茆海島不足以侔潔蓉蘭薰陸不足以襲香璀璨于九閽之上而容與乎三階之旁者也時異事改貌存質昧孰知無用之用而不爲斯世之所采畦竝稂莠臘兼蒿艾王田植表則有燔芟之酷樵豎載歌則有蒸薪之悔丈異溝中之斷音乖爨下之桐心類飛灰首如飛蓬豈非有意於上林之積翠而禁蘗之擒紅者哉天嘉呂明萬物咸覩姬姜在御不棄翹楚王鮪登庖旁徵魴鱮曾是散材托茲選宇卿雲甘露之所濡白日陽春之所曜天雞晨翔銅枝夜照倘窮年之若斯敢捨擭于往操願黽俛于鴻私臨青葙而就槁

虎刺

增羣芳譜曰一名壽庭木葉深綠而潤背微白圓小如豆枝繁細多刺四月開細白花花開時子猶未落花落結子紅如丹砂嚴冬厚雪不能敗產杭之蕭山者不及虎丘者更佳年久綠葉層層結子紅鮮若綴火齊

翠雲草

增羣芳譜曰性好陰色蒼翠可愛細葉柔莖重重碎蹙儼若翠鈿其根遇土便生見日則消

吉祥草

增羣芳譜曰叢生不拘水土石上俱可種色長青莖柔葉青綠色花紫蓓結小紅子然不易開花或云花則有赦一曰花開則家有喜慶事雨過分根種陰崖處即活登盆以伴孤石靈芝堪作佳翫

書帶草一

增羣芳譜曰叢生葉如韭而更細性柔紉色翠綠鮮妍出山東淄川縣城北黌山　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康成教授處山下生草如薤葉土人名作康成書帶草　蘇軾詩曰庭下已生書帶草

書帶草二

增賦唐陸龜蒙書帶草賦曰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還生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校無香可媲難將九畹蘭爭翠影臨波恐被芙蓉見鄙貞姿傍砌愁爲芍藥相輕發葉抽英因天受性紛稚圭池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敎施異術安得返魂未嘗輒入明庭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蕊未傳於漁父蒲茸

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霑潘令偏知白蘋風常遍起宋玉惟道青蘋栽培只倚於賢鄰搴擷長憂乎稚戲出懸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山水之情值儒編動鑿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慕義吳娃楫上空羨苔滋魏主帷中惟通蒽氣或乃蘭縈越徼蕙茂周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舉蕭疎之室處子山搖落之園不識深宮豈是曾爲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斂疎煙拔曉露弱可攬結匀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干好惡金燈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眞謂羽陵之蠹爾乃高推籬菊瑞許階蓂我則惟親

志士每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蹊地希杜若於遥汀儻遇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於青青

雁來紅一

增本草曰莧葉穗子並與雞冠同其葉九月鮮紅吳人呼爲老少年一種六月葉紅者名十樣錦　羣芳譜曰純紅者老少年紅紫黄緑相兼者名錦西風又名錦布衲長竹扶之可以過牆二種俱壯秋色

雁來紅二

增詩宋陸游詩曰何事還丹可駐顏一枝眞作草中仙霜華洗盡朱顏在不學春花巧弄妍　又曰疎疎密密綴新紅庭下看來錦一叢不分芳華易銷歇勝將老色借秋風

白頭翁一

增本草曰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一名柰何草

白頭翁二

增詩唐李白詩曰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王孫

增本草曰王孫一名牡蒙一名黄昏一名旱藕　又曰唐明皇時隱民姜撫上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取作湯餅賜大臣右驍騎將軍甘守誠曰旱藕者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耳　唐詩曰窓外王孫草

茸母

增本草曰即鼠耳也一名米麴一名佛耳草一名無心草一名香茅　荊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爲粉謂之龍舌絆以壓時氣　宋徽宗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煙

卷耳一

增爾雅曰卷耳蒼耳　本草曰葈耳一名常思一名爵耳一名耳璫一名羊負來一名進賢菜一名喝起草一名葹一名野茄一名縑絲草、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博物志曰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菜子多刺粘綴羊尾遂至中國故名羊負來

卷耳二

增詩唐杜甫驅稚子拾蒼耳詩曰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

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冪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迹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蒺藜

增爾雅曰茨蒺藜　本草經曰蒺藜一名止行一名升推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休羽　易曰據於蒺藜　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　師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　說苑曰晉平公置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于階下令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殿仰天歎曰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　又曰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食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

薇衡

增水經注曰魏興錫義山多薇衡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皋蘇

增王朗書曰萱草忘憂皋蘇釋勞

紅藍

增本草曰紅藍花即紅花也冬月布子于熟地春苗夏花花作梂彙多刺花出梂上乘露采之采已復出梂中結實白顆如小豆其花暴乾以染真紅又作胭脂　博物志曰張騫得紅藍花種于西域今魏地亦種之　宋文帝詩曰紅藍與芙蓉我色與歡敵

紫草

增廣雅曰紫芀紫草也　山海經曰勞山多茈草一名紫英　吳氏本草曰紫草節赤二月花　又曰紫草一名地血　淮南子曰紫草生於山不能生盤之山　抱朴子曰黃金成以為丸以紫草煮一丸咽其汁可百日

不飢　博物志曰平氏陽山紫草特好其他者色淺　列仙傳曰昌容常山之道士也自稱殷王女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少能致紫草與染家得錢以遺孤老　潯陽記曰石井山曾有行人見山上有採紫草者此人謂邨人揭鍤而往見山上人便去聞有呼昌容者曰人來取爾草既至山頂寂寞無所見

蒨

增羣芳譜曰蒨一作茜一名茅蒐一名茹藘一名地血一名過山龍一名風車草　說文曰茅蒐茹藘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　詩曰茹藘在阪　山海經曰釐山之陰多蒐　史記曰千畝卮茜其人與千户侯等　范子計然曰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

菉

增爾雅曰菉王芻　本草曰菉一名藎草一名黄草一名菉蓐一名戾草一名盭草一名鴟脚莎　詩曰終朝采菉不盈一掬　說文曰戾草可以染黄　漢書曰諸侯王盭綬（盭草出琅邪似艾可染因以名綬即此草也）

水葱

增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管王維詩水驚波兮翠管靡是也此草可為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葱席

六領　南方草木狀曰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黄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

麒麟草

增退耕錄曰唐元和時館閣煎湯飲待學士者乃麒麟草也

鴛鴦草一

增羣芳譜曰葉晚生其稺蘤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鳥對翔

鴛鴦草二

增詩唐薛濤詩曰綠陰滿香砌兩兩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拘秋風早

龍鬚

增廣志曰龍鬚一名西王母簪　本草曰石龍芻一名龍鬚一名龍脩一名龍華一名龍珠一名懸莞一名縉雲草一名方賓一名草續斷　山海經曰賈超之山草多龍鬚　水經曰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並是龍鬚而無樵採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峯石間多龍鬚草　遊名山志曰龍鬚草唯東陽永嘉有永嘉有縉雲堂意者謂鼎湖攀龍鬚時有隨落化而為草故有是名

鄭緝之東陽記曰仙姥巖間不生莠草盡出龍鬚
述異記曰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
海錄碎事曰鼠莞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出蜀中

虎鬚

增 本草曰虎鬚燈心草也一名碧玉草吳人蒔之取瓤爲燈炷以草織席及簑　雷斅論序曰硇遇赤鬚汞留金鼎注曰赤鬚亦呼虎鬚

豨首

增 爾雅曰茢薽豨首　本草曰豨首即天名精也一曰天蔓菁一曰天門精一曰地菘一曰玉門精一曰麥句

薑一曰蟾蜍蘭一曰劉儘草一曰皺面草又曰彘顱實名鶴虱根名杜牛膝　呂氏春秋曰豨首生而麥無葉
酉陽雜俎曰宋元嘉中青州劉儘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儘怪而拔草便倒如此三度儘因密錄此草種之主折傷多愈

兔葵

增 爾雅曰莃兔葵　本草曰兔葵一名天葵一名雷丸草　廣志曰兔葵瀹之可食　岣嶁神書曰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　古今錄驗曰五月五前齋戒看桑下有兔葵者至五日午時至桑下咒曰繫黎子俱當蘇婆訶咒畢以手摩桑陰一遍口齧兔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虫蠍蠆咬傷者以此手摩之即愈也　劉夢得集曰兔葵燕麥動搖春風

燕麥

增 爾雅曰蘥雀麥　博物志曰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
古樂府曰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

舞草

增 酉陽雜俎曰雅州出舞草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

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謳抵掌則葉動如舞　本草曰此即虞美人草亦無風獨搖之類也

蝞草

增 嶺表異錄曰蝞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葉形如飛鶴春月生雙蟲食其葉越女收養蟲老蛻爲蝶帶之號蝞蝶能致其夫憐愛

睡草

增 酉陽雜俎曰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

相思草

增 述異記曰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又有相思子蔓生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　搜神記曰韓朋基木也

男青

增 羅浮山記曰男青似女青條蕊之屬莫不朱色尤易植立折土中因便開榮

女青

增 本草綱目曰女青有二一是藤生似蘿摩一種草生則蛇銜根也　又曰女青一名雀瓢　山堂肆考曰道藏有女青鬼律

烏昧草

增 山堂肆考曰范文正公奉使安撫江淮還進貧民所食烏昧草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息雞草

增 五代史曰契丹褭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羊刺草

增 北史曰高昌國有草名羊刺其上生鈴而味甚嘉美

押不蘆

增 漠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即活故曰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華陀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

蓂莢一

增 春秋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蓂莢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蓂莢生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不必按曆而知朔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以為堯瑞名曰蓂莢又曰歷莢又曰仙茆　尚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

矜功則蓂莢生　白虎通曰日歷得其分則蓂莢生於階間　風俗通曰按孝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抱朴子曰軒皇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　宋之問詩曰節晦蓂全落

蓂莢二

增 詩 唐元稹數蓂詩曰將課司天曆先觀近砌蓂一旬開應月五日數從星桂滿蓂初合蟾虧影漸零辨時常有素數閏或餘青墜葉推前事新芽察未形堯年始今歲方欲瑞千齡

朱草一

增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在郊　春秋繁露曰君勸農事無奪民時使之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開闔閭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朱草生　後漢書曰光武時朱草生於水涯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四時不失其序日月揚光五星循軌則朱草生　白虎通曰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　鶡冠子曰聖人至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朱草生　抱朴子曰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生名山嶺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石金銀投其中立可丸爲泥以金投中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曰玉醴服之皆長生也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東京賦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朱草二

增詩宋米芾詩曰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當日蒙恩預名表愧無五色筆頭花

指佞草一

增博物志曰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名指佞草

指佞草二

增賦唐鄭轅指佞草賦曰旒扆肅誠天地降靈藎臣咸造屈軼生庭翠影如植皇心以寧暑屏寒生感蓂蒲之代謝日來月往異蓂莢之飄零對危行而不侮覩巧言而則僾榮乎砌陰實爲龜爲鏡肅我皇度式如玉如金茲草之盛莫之與並類翙蟬之性潔均獬豸之質勁得詩人之無邪行孔孟之遠佞於鑠屈軼邈乎迥出遇唐復生應時作實經百王而影戢越千祀而宵密如執法之不回奉直道而自必所以野退宵人朝多髦士同魚水之合契絕蝃蝀之莫指封忠齊于大夫名可比於君子渺有香之蘭蓀惡無言之桃李

紅草

增酉陽雜俎曰山戎之北有紅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之於庭以表伯者之瑞

護門

增酉陽雜俎曰常山北有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人

過則叱之

吉雲草

增洞冥記曰東方朔云臣有吉雲草種於九景山中二千歲一花臣種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矣明年應生花臣走往刈之以飼馬馬食之不飢帝許之朔平旦而去至暮而返背負數束其葉似麥而金色剉以飼馬馬即肥澤

不死草

增太平廣記曰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鬼谷先生曰此草是瀛洲不死

草也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

碧草

增洞冥記曰甜谿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將數斛以獻帝帝以授陰井井遂常甜而寒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以釀酒飲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谿水則醒也

合歡草

增酉陽雜俎曰合歡草狀如蓍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謂之神草

醒醉草

增開元遺事曰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細心勁有醉者過其傍嗅之立醒謂之醒醉草

迎涼草

增杜陽編曰李輔國家夏則設迎涼草其色類碧幹類苦竹葉細如杉

䔄草

增山海經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化爲䔄草其葉相重花黃實如兔絲服之媚人郭璞注曰一名荒夫草

望舒草

增酉陽雜俎曰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見月出則舒月沒則卷故曰望舒

地日草

增酉陽雜俎曰南方有地日草日中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

蜜草

增酉陽雜俎曰蜜草出北天竺國此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被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懷夢草

增酉陽雜俎曰漢武時異國所獻草類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因改曰懷夢草

變畫草

增 杜陽編曰唐順宗即位拘彌國貢變畫草有類芭蕉長可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中上見而怒曰此背明向暗之物何貢之有并匣焚之

壽榮草

增 典術曰壽榮草出少室金山丘下服之令人不老服其葉可通百神

餌玉長生草

增 典術曰餌玉長生草一名通天價值千萬陰乾日服方寸匕令人得仙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一

木部一 木 松

木一

原 洪範曰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春秋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 增 又曰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 爾雅曰木族生爲灌灌木叢木也 楊子曰止于下而漸於上者木也 皇極經世書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生生之理也 又曰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原 易曰巽爲木坎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堅多心謂剛中也山木堅直故多節也陰含氣故曰科科空也爲日所乾故上槁） 又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毛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又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 尚書曰兗州厥木惟條（長也）揚州厥木惟喬（高也） 又曰木從繩則正 禮記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無伐大樹（妨農敓也） 又曰入山行木無有斬伐 增 周禮曰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木以時入之（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服車材耜耒屬季穉也） 纂 左傳曰慈母之怨其子折木 又曰鳥能擇

木　論語曰朽木不可雕也　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本
必有後生塞水不自其源必有後流除㯝不自其本必
有後亂　又曰人之有孝也猶樹之有枝葉猶庇蔭之
況君子乎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
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
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强
其君大昌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
草木豐盛　【增】春秋運斗樞曰黑精用事百木共一根
【原】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
草木有益於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中生

赤木　又曰宗廟生木　又曰凡木細爲杪　瑞應圖
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爲一家則木連理一本
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
木連理　漢書鼂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
木皮三寸（地寒故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六
韜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老子曰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　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子路曰二親
之壽忽若塵過隙草木長霜露不息使賢者欲養其親
其道不行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　尸
子曰木之精氣爲畢方　【增】文子曰葉落者風搖之水

濁者物撓之也　商子曰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
【原】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草潤　呂覽曰夫爚蟬者務
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
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世闇則甚矣人主有明其
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又曰木方
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又曰欲鳥
者先樹木　又曰人之有民如木之有根根深則木固
【增】又曰樹木盛則飛鳥歸之芻草美則禽獸歸之人
主賢則豪傑歸之　韓子曰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
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　符子

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又曰水
生於石未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焦　繁
露曰木有變春彫而冬榮　【原】淮南子曰凡幹木生庶
木根枝木者生於庶木凡見葉落而知歲暮故葉落而
長年悲（長年人悲木黃落時）　又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增】又
曰郢人有買屋棟者求三圍之大木而人予車轂跪而
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　又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
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　又曰佐
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所撲　又曰
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又曰羽翼美者傷骨骸枝

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鹽鐵論曰茂
木之下無豐草　原位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如血千
歲之樹精爲青羊萬歲之樹精爲青牛　增地鏡圖曰
財在丘墟者爲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其在南
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　虞喜志林曰東海
之魚壓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原博
物志曰員丘上有不死之樹食之乃壽　抱朴子曰橫
海有魚抱大樹能語精名靈陽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增孫綽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出物海人曰魚額若華
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千里旁蔭數國　原離騷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又曰罾何爲兮木上　又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　文選曰樹木者憂其蠹根朽則葉危　古詩曰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增左思蜀都賦曰其樹則
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義和假道於峻嶺陽烏
回翼乎高標　陶潛榮木詩序曰榮木念將老也　杜
甫詩曰千章夏木清　韓愈曰犧尊青黃乃木之災

木二

增管子曰桓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牆垣壞不築爲之
柰何管子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枝其年民

治室屋築牆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彈其下終日不歸父老
拊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沐之日中無尺寸之陰行者
疾走歸而治室　原孔叢子曰夫子墳方一里弟子各
以四方奇木來植之　莊子曰南郭子綦遊乎商之丘
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
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
梁俯而視其木根則軸解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舌
爛嗅之則使人狂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於此其
大也　增又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採木
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終其天年矣　淮南子曰高陽魋將爲室問匠
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
任重塗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重
塗乾則益輕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于辭以對卒爲室
其始成均然善也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漢書曰武帝幸雍得奇木枝傍出復合於木上終軍曰
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三年
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
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者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云皇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原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母終日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爲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興徵祥説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青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增 彙苑詳注曰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後周書曰太祖至沙苑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獻俘長安還軍渭南于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代宗十二年成都人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以示百官宰臣稱賀詔付史館 又曰貞元初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俱立如植 宋史曰馮伸已知邕州傍城數里有金花木俗以花開即

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 彙苑詳註曰愼氏至眞苗守再成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一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眞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

木三

原 龍鱗 鳳首 彙苑詳註袁州萍鄉東有木客有用錢六十[illegible]其大忽生龍鱗春[illegible]不散 杜陽編李輔國有鳳首木高一尺雕刻鸞鳳之狀[illegible]寒之時置[illegible]大廈之中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亦名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 原 樹君子 坐將軍 詩荏染柔木君子樹之 後漢書馮異有功不伐嘗坐大樹下人謂之大樹將軍 增 衣錦 流紅 吳越志錢鏐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樹下[illegible]化元年進太師號所蔽木爲衣錦將軍 詩話唐于祐晚步禁衢御溝中流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illegible]得之乃宮女韓夫人所題 春德 震方 禮記孟春之月盛德在木 書五行志震在東方爲春爲木 幹庶 條枚 上見木一[illegible]之枚以條肄 詩曰伐其[illegible] 成帷 並枕 上詳五 李爽詩 柯不吟 葉交墜 文選不吟 [illegible] 三吳記[illegible]夫婦冢木交枝名[illegible]樹 [illegible]錄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木葉交墜 化鴛鴦 飛蛺蝶 彙苑詳注宋韓憑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illegible]宿生樹枝[illegible]相交下欲伐之化爲鴛鴦飛去[illegible]相思情未長安[illegible]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期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散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

木四

增 刊木 書隨山刊木 顛木 書又曰若顛木之有由蘖 原 先撥 詩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 **不斬** 禮記爲宮室不斬于丘木 **攻堅**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 **工度** 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敢不封植** 又曰韓宣子譽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 增 **宰木**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 **槎櫱** 國語山無槎櫱所斫而復生曰櫱 **榯萋** 爾雅謂木病尫偃瘻腫無枝條 **魁瘣** 又曰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皆盤結磈磊也 **梢梢** 又曰樹無枝柯 原 **風摧** 文選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起於一把** 十圍之木起於一把 增 **珍木** 劉楨公讌詩珍木鬱蒼蒼 **向榮** 歸去來辭木欣欣以向榮 **陳柯** 文選陳柯減以改舊 **木龍** 寶苑詳註徐之高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轉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於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樹四向下垂如百子帳曾呼爲木龍梁武帝曾遣人圖寫 **行迺偃醉** 曉晴賦木勢萬伍兮行者如迹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波 **斫樹** 六帖劉寔宏因鴉噪合斫庭樹或曰本不可伐怒曰吾將斬的斫何畏一木 **壅以黑墳** 太宗天今

本封事暨之種樹年紀綿浹則枝葉扶疏若緣乙以公根未周雖塵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其枯搞今百姓頻類於此 **時也若子**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曰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文筆樹** 賔苑詩註中書令人周惠時之先隴有一樹嶷如卓筆方盛則出中書少衰其人軔死人謂之文筆樹凡三枯自其祢用珍父貴浩至連時樹凡三枯矣 **風流樹** 廣州通志慢木寨有名普舍樹普舍筆古風流也昔覃氏祖于東門關伐一木異木隨流至那舍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白種花單氏子琴歌雜其下花乃白落取而寶之若他姓花不復落

木五

原 **詩** 魏劉楨詩曰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實野林倥偬自迫束得託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周庾信詠樹詩曰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幽居對蒙密蹊逕轉深沈 陳李爽賦得芳樹詩曰芳樹千株發搖蕩三陽時氣軟來風易枝繁度鳥遲春至花如錦夏近葉成帷欲寄邊城客路遠詎能持 賀循賦得中庭有奇樹詩曰三春節物始芳菲遊絲細草動春暉香風飄舞花間度好鳥和鳴枝上飛臨池間竹偏增綠依堦映雪紛如玉溫室庭前竟不言鼓吹樓中能作曲曾聞遠別舊難思攀折會取贈佳期長條本自堪為帶密葉由來好作帷星稀漢轉月輪明俳徊夜鵲屢相驚欲識幽人興杜迳山窗芳桂叢生 梁豫章王蕭綜悲落葉詩曰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長枝交蔭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蕊雜凝露朝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駁已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颺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攀 增 唐盧照鄰芳樹詩曰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杜甫惡樹詩曰獨繞虛齋逕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

婆娑　白居易和杜録事題紅葉詩曰寒山十月旦霜葉一時新似燒非因火如花不待春連行排絳帳亂落拂紅巾解駐籃轝看風前唯兩人　韓愈枯樹詩曰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剥蟻還尋寄託唯朝菌依投絶暮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鄭谷府試木向榮詩曰園林青氣動衆木散寒聲敗葉牆陰在滋條雪後榮忻忻春令早藹藹日華輕庾嶺梅先覺隋堤柳暗驚山川應物候阜壤起農情祇待花開日連棲出谷鶯、王泠然古木臥平沙詩曰古木臥平沙摧殘歲月賒有根横水石無葉拂煙霞春至苔爲葉冬來

雪作花不逢星漢使誰辨是靈槎　羅隱紅葉詩曰不柰荒城畔那堪曉照中野晴霜葛緑山冷雨摧紅遊子灞陵道美人長信宫等閑俱歲暮揺落意無窮　魚元機臨江樹詩曰草色連荒岸煙波入遠樓葉鋪江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龍窟枝低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　宋文同紅樹詩萬葉驚風盡捲收獨餘紅樹擬禁秋已疑斷燒生前嶺更共殘霞入遠樓楓岸最深霜未落柹園渾變雨初休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人分外愁

原　賦　晉庾闡浮槎賦曰有幽巖之巨木遡結根乎千仞體洪鈞以秀直挺瓌奇而特俊冠岑嶺以高栖獨雍容於岳峻混全朴於不材倬淩霄而絶韻故能紓餘盤骫森蕭頹靡陽飄颸結花裂水灑遺芙蕢於翠薜歷懸根於朽壤曳紅波於海渚鼓長風而飄蕩旦驅波而乘飛潦夕舉浪而赴奔潮吹雲霧而出洞穴灌炎石而過沃焦江河不俄晷萬里不一朝　周庾信枯樹賦曰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内知名世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嘗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

結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節豎山連文横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剥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絶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木魅

睭(一作睥)䏁山精妖孽横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戴
癭銜瘤藏穿抱穴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既傷搖落
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
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
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
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增 唐孫秘散木
賦曰窅窅冥冥至道之精視之無見聽之無聲伊散木
其何識迺沖用而保生夫其措迹隱深寓形偏寂青嶂
右聳紅溪左闢潄滴瀝之飛泉枕嵌巖之古石將含休
以處順不祈祿而自適故其幹也間砢盤魄蟲穿鳥剥

其節大兮不可以爲桷擁腫輪囷抱蠹生津其軸解兮
不可以爲輪空心兮若衷拳枝兮不申理不中於規矩
才豈任乎斧斤似支離之有疾固哀駘之入貞日者秦
構鳳凰漢營鳷鵲崇臨海之殿豐冠山之閣窮宇内之
瓌寳盡域中之衡薄雖片善之必收故散木之不作用
能以損之益居貞而晦不恃而成不有而大白雲至止
雜蘿薜以成帷清風來兮協笙竽而吹籟異鵲宵集祥
鸞曉會隱士掛瓢仙人倚蓋不逆於物夫何于害及夫
郊暄淑氣景媚風煙夭桃變兮穠李發乍揚芳以競妍
既乎寒露朝變凝霜夜結柤梨剥兮橘柚摧瀶無情兮

何折動息無撓榮枯任節道將契於攖寧德以庶於朗
澈與夫五柞三槐仁賓君子東吳豫章西蜀蕭杞文杏
聳於千尋木蘭香於十里皆虬蟠鱗接重葩疊葉杳藹
芊眠拂日摩天根柢深固表裏巖泉並恃材而喪質咸
爲名而夭年是知明不若昧語不如默爲善者雖其道
立行者陰於德社櫟入夢而幾亡野桑因言而自刻豈
若聖智雙遺形神兩忘委不才以居寂任無用以爲祥
鬱鬱於純冥之界落落于無何之鄉與天地而長久吸
日月之明光蒙予休聞而歎曰吾且逍遙其旁

原 頌 晉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
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搆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
王丕顯奕世依風載揚

松一

原 說文曰松木也從木公聲古文榕從木容聲 增 淮
南子曰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原 劉向神仙
傳曰松者樅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 廣志曰千歲
老松子色黄白味似栗可食 本草曰松脂一名松肪
味苦温久服輕身延年出隴西如膠者善 郭氏位中
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 王逸子曰木有扶
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矣異於羣類者也 增 博物志

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 原 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 玉策記曰千載松樹枝葉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增 述異記曰千年之松香聞十里外一名十里香 格物總論曰松樹磥砢多節皮極粗厚望之如龍鱗盤根樛枝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春二三月抽蕤生花結子然有數品或二鬣或三鬣或五鬣三鬣者謂栝子松五鬣者謂松子松

原 詩曰山有喬松 又曰檜楫松舟 增 又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原 又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又曰徂徠之松 又曰松桷有舃 又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又曰松桷有梴 尚書曰青州厥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國語曰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柏鬱厲以庇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爲常生 史記曰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 漢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增 山

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出入 西京雜記曰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倒垂相傳云已經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 水經注曰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徠三老矣 原 嵩高山記曰嵩岳有大松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爲青牛或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泰山記曰岱宗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在 王羲之遊四郡記曰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西岸及嶼上皆生松故名松門 周景式廬

山記曰石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樹松大皆連拱長近二十丈攢生絕崖上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騈麈尾號麈尾松 增 又曰西嶺松如馬鬣 原 神境記曰滎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 增 南昌志曰建昌冷水觀壽松一株盤屈奇古又名掛劒松相傳許遜故事 山川紀異曰翊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號曰義松 武當山記曰負款巖宮前古松數百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如大駕郊行巨人力士高執雲

幢星蓋以從　十道記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數千尺
圍即數尋而葱甘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澀與諸處松别
一統志曰台州有金松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
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
者紅綴於條上璀錯相間殊可觀　原莊子曰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增又曰受命於地
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原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呂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傷于下而末槁于上
抱朴子曰大陵偃蓋之松　增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
枯謂冬必凋而松柏茂　唐書曰僕骨東境其地東北

一千里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其色青謂
之康干石有松文　天中記曰麻城西北一十里有枯
松一株相傳以爲萬年松　酉陽雜俎曰洛中有魚甲
松　又曰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鬛段成式修竹里
私第大堂前有五鬛松皮不鱗仇士良水磑亭子有兩
鬛皮不鱗者又有七鬛者不知何自而得俗謂孔雀松
三鬛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宋葉夢
得玉澗雜書曰吾玉澗道旁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
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　南方草木狀曰水松
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

人無被服者嶺北人極愛之其香殊勝在南方時不香
于彼而香于此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者與　又
曰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似小栗三角
肥甘香美樽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花木考曰密縣東
三里有白松如傅粉一本三幹高十數仞本大四抱餘
本畔一竅常流溢甚甘歲兩脫膚根盤據枝若拏虬世
傳漢有美女仙花葬此此其塚上物也　宋白玉蟾記
曰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爲松嬌嬌鬱鬱然于巖霜
積雪之間　夢書曰松爲人君夢見松者見人君也
離騷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晉陶潛

歸去來辭曰撫孤松而盤桓　文選曰蔭落落之長松
唐孟郊詩曰青松落顏色

松二

原劉向列仙傳曰偓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速如走馬以
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先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
帝坐華堂面雙闕君之榮顧亦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
松生于户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異乎鸞之榮崑崙余安
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由師之　列仙傳曰仇生赤當
湯時爲木正常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　太公
兵法曰周太姒夢周梓化爲松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

長松之陰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又曰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也）　漢書賈山言治亂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也　漢官儀曰秦始皇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覆其下封爲五大夫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

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增異苑曰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聞而收養還食穀齒落髮白

原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頓琦立墳歷年乃成居喪逾制種松柏成行　增張勃吳錄曰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人謂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其爲公乎　魏志曰孫權自將軍至合肥新城魏使滿寵赴之募壯士數十日折松爲炬從上風放火燒賊退　晉書曰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植松柏　又曰庾顗見和嶠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原又曰孫綽齋前種一株松枝高勢遠鄰居曰松樹非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用耳孫綽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又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湛屋下陳屍　又曰苻堅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

增泉州志曰晉僧法潛隱郯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

原宋書曰謝混與從子靈運齊名時人謂混風韻爲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康樂凛凛如霜臺籠日

增金樓子曰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　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

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幸開善寺召侍臣坐松樹下敕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令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開元遺事曰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葱蒨宛如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再興唐祚祥不誣矣　泉州

志曰秦系結廬于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　新唐書曰李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石林燕語曰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閤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　酉陽雜俎曰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時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南部新書曰鄭薰既老號所居爲隱巖時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異時可對五柳先生　摭言曰鍾輻作松齋手植一松夢朱衣

吏曰松園三尺吾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其松園果三尺　曲洧舊聞曰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　高僧傳曰天台智者院釋行滿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滿出坐其寄生必婀娜向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尊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入則屹立亭亭更無動搖　五代史一行傳曰鄭遨字雲叟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江鄰幾雜志曰歙州黃山俞侍郎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見松樹有大實俞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翌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　閩志曰蔡君謨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避歊毒至今賴之　羅浮志曰羅浮奉宸橋南有古松七株上凌霄漢仙靈常此栖息鄒葆光有道術宣和中召至凝神殿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常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　昆林志曰洪遵紹興間與弟适邁讀書外家沈氏白茅山墳廬是歲墓有二松結毬成蓋既而兄弟舉博學鴻詞亦木之祥也　研莊雜記曰鮮于伯機嘗

于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玩以爲適

松三

【對】棲鸞　繫馬　後漢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也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禮負土成墳種松柏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　劉琨扶風詩曰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貞蕤　秀葉　庾肅之松贊曰流翮飛津沈精盤結貞蕤含芳仰拂素雲　下見柏五　左九嬪松柏賦

翠實　素髓　上見柏五　左九嬪賦　晉許詢詩青松凝素髓

秦封　夏社　上見松二　哀公問社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鶴棲　龜伏　千歲之鶴棲于松柏下見松一書高山記

【聯】鸞倚　龍盤　韓詩青鸞倚長松　李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

雪幹　風標　杜詩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　白詩寒松縱老風標在

魚甲　龍牙

上見松一酉陽雜俎羣芳譜曰新羅使者多攜松子來中華有玉角子龍牙子 大臣 勝友 杜牧賦曰松數千株切切交呼如冠劍大臣國有疑難立而議下見松二泉州志 鼎足 釵股 海錄碎事曰平江學中有十題曰辛夷百餘黃楊公堂裡鼎足松雙桐石楠龍頭檜蘇水檜洋也玲瓏石或曰蘇子美宮事學命名也韓偓詩長松夜落釵千股 聲清耳 露滴身 李詩南窓忌善楚松風起思凡一躍聲青耳杜甫諸香松鼎廣身 原 百木長・千歲材 上見松一史記蘇軾種松詩今我百日客養此千歲材 增 西靡 東向 上見松二 寰宇記大唐新語三藏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向使吾弟子知之所以其枝年年指西一年忽東向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松四

增 比仙 清異錄曰張薦明隱山林有古松十餘株嘗謂人曰余人中之仙此松木中之仙 為林 天中記曰郎餘令從霍王元軌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結婁而松為林也 藍田吟哦 韓文曰崔斯立為藍田縣丞植二松吟哦其間 雲影濤聲 王直方詩話曰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空風雨寒有僧曰不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 木長官 杭州志於潛牧嶺上有古松一本盤錯奇怪嘗有兄弟明總欲訟於有司夜行憩其下遂明辨色祀視乃伯仲九送各悔咎息爭而還因名松為木長官 偃蓋山 金陵記曰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松居何地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如蓋意使者乃松樹精犬狀苓耳 蒼官 文以形習博物志果曰蒼官为

松五

增 詩 古豔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林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是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原 魏劉公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風霜正慘悽終歲恒端正豈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 晉張華詩曰松生隴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崑崖剛風振山籟朋鳥夜驚離悲涼貫年節葱翠恒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傅元詩曰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 左思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愛彼逕寸莖蔭此百尺條 袁宏詩曰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榱桷麗較為棟梁桀 王凝之妻謝氏擬稽中散詩曰遙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願想下遊憩瞻彼萬仞條騰躍未能升頓足俟王喬時哉不我與大運所飄颻 梁范雲詠寒松詩曰修條拂層漢密葉障天浮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 沈約寒松詩曰梢聳振寒聲青松標暮色疎葉望嶺齊喬幹凌雲直 吳均詠慈姥磯石上松詩曰根為石所蟠枝為風所碎賴我有貞心終凌細草輩 隋煬帝詠北鄉古松樹詩曰古松唯一樹森竦詎成林獨留麈尾影猶橫偃蓋陰雲來聚雲色風度雜風音孤生小庭

裏尚表歲寒心　李德林詠松樹詩曰結根生上苑擢秀迥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寄言謝霜雪貞心自不移　增唐李嶠咏松詩曰鬱鬱高巖表森森幽澗垂鶴棲君子樹風拂大夫枝百尺條陰合千年蓋影披歲寒知不改勁節幸君知　杜甫四松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已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嬡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

霜足為送老資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鄭澣中書相公任兵部侍郎日後閣植四松逾數年澣忝此官因獻拙什丞相當時植幽襟對此開人知舟楫器天假棟梁材錯落龍鱗出𢹂𢹂鶴翅迴重陰羅武庫細響靜山臺得地公堂裏移根澗水隈吳臣夢寐遠秦嶽歲年催轉覺飛纓謬何因繼組來幾尋珠履迹願比角弓培柏悅猶依社星高久照台後凋應共操無復問良媒　劉禹錫和鄭澣詩曰右相歷中臺移松武庫栽紫茸抽組綬青實長玫瑰便有干霄勢看成構廈材數

分天柱半影逐日輪迴舊賞台階去新知谷口來息陰常仰望玩意幾徘徊翠粒晴懸露蒼鱗雨起苔凝音助瑤瑟飄蕊泛金罍月桂光搖燭星榆葉對開終須似雞樹榮茂近昭回　白居易題遺愛寺前溪松詩曰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磎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棲筆寫形難似琴偷韻易迷暑天風槭槭晴夜露淒淒獨憩依為舍閑行遶作蹊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于武陵贈賣松人詩曰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斸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

街塵　趙嘏橫水館雙松詩曰故園溪上雪中別野館枕前雲畔逢白髮漸多何自苦清陰長在好相容迎風幾拂朝天蓋帶月猶含度嶺鐘更憶葛洪丹井側數株臨水欲成龍　宋孔平仲官松詩曰我行九江南曠野園空山道傍何所有高松立嶒峗藏標陰雲霧秀氣凌岡巒橫騖却與走怪狀千萬端中有清風發能令朱夏寒流金五六月方苦行路難騎者欲顛沛負者面如丹氣息幾斷絕至此方少寬消歇飲甘露涸轍投長瀾乃知古人意為惠無窮年亦有被翦伐行列頗不完豈非風雷變或者盜賊繁土人對我歎云有縣長官為政猛

於虎下令走如九取此爲宮室將以資宴歡良工操斧斤睥睨長林閒擇其最高大餘者棄不觀千夫擁一柱九年力回旋至今空根悲泣淚尚未乾彼令誠何心緩急迷後先毫末至合抱忍以頃刻殘萬衆所庇賴易爲一身安居上恬莫問在下畏不言世事類若斯嗚呼一摧肝　蘇軾萬松亭詩曰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　蘇轍燒松花詩曰美人寒甚嬾開扉金作松花插鬢鬟幾度低頭疑蘸落青煙已度未消時　又曰

梅萼鱗皴不復堅重重正似半開蓮曾經樵舍塼爐見未許邦君畫閣然　王安石道旁大松人取爲明詩曰虬角龍鬚不可攀亭亭千尺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名爝火間　陸游雙松詩曰東岡夭矯兩蒼龍千尺盤空黛色濃六十餘年松若此誰知我更老於松

馬祖常禮部合化堂前後栽小松詩曰買松栽兩階綠髮已可梳恐是女元君截鬚生地脉遲爾千尺長下產黃琥珀服以安心神飛身作仙客　明高啓偃松行曰龍門西岡魏公祠祠前有松多古枝長身蜿蜒橫數畝臣石作枕相撐持春泥半封朽死骨凍蘚全聚皴生皮無心昂聳上霄漢偃仰獨向荒山垂蟄雷振岳撼不動一載一夢醒何遲政如臥龍未起日深意有待風雲期太湖月出照夜白天峯雪積埋寒姿濤聲時吼若鼾息野老驚起山僧疑左仰右屈各異態天自出巧非人爲畫師安能把筆寫稚子豈敢操斤窺杜陵拈楠已顛頓蜀相老柏非瑰奇何如此樹怪且壽呵衛定想煩靈祇不知已閱幾人代游客過盡今存誰明堂屢輿不見取得全正愛同支離我嘗來觀忍遠反醉坐其上高吟詩葛陂笻竹亦騰化神物終去可久覊何當一叱使飛起載我萬里遊天池他年還訪舊城郭正是白鶴歸來時

原賦南齊王儉和蕭子良高松賦曰山有喬松峻極青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荊峯受靈命於后土方虞舜以齊蹤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玉之嘉容上拂天而獨遠下流雲而自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晦時方中而未晞通霄漢而隱影集鸞風之鱗飛偃佺食和而輔性畢翟昌言於宋圃想周穆之長阪念東平之思歸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隆冰峩峩飛雪千里擊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似翔雁哀廻於天津振鷺鶩鳴於川涘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浩霰而爭

光延微飈而響起　謝朓和蕭子良高松賦曰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紀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豈榆柳之比性指蓂椿而等齡若夫脩榦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旣閑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路而留影旣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爲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爰謝雲物含明江皐綠草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廻窮紀沙歷相飛同雲泱其無色陽光沈而減暉卷風飈之欻吸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寒暮不受令於

霜威　梁沈約高松賦曰鬱彼高松棲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薄霧夜宿迷鳥羇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旣梢雲於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通猨路聽騷騷於旣曉望隱隱於將暮曖乎湖而漾青綠拂繒綺而籠丹素於時風急隴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郢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攸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於珠泉豈徒爲善之小樂雜徽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增唐王勃

寒松賦曰磊落殊狀森梢峻節紫葉吟風蒼條振雪嗟英覽之希遇保貞容之未缺攀翠嶂而形疲指丹霄而望絕已矣哉蓋用輕則資衆器完則施寡信棟梁之已成非榱桷之相假徒遠志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物而有焉余何爲而悲者　宋王曾矮松賦并序齊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閒館此邦之勝槩二松對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駭目蓋莫知其年祀亦靡記夫本源具造化奇詭之絕品也聊爲賦云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奧區有囿游之勝致直壓閉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衆木而特殊上輪囷以

天矯旁蹣跚而紛敷廣庭廡之可蔽高尋常之不逾枝擁閼兮橫亘根蹙縮兮盤紆徒觀其前瞻林嶺却枕康衢宅寶勢兮葱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螫兮蜿蜒訝騰倚兮虎貙將拏攫兮未奮忽伏竄兮爭趨色闘鮮兮欲滴形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團鵶之出滄海迫而察之黕兮若方輿之承寶蓋矗洞壑之歸雲堆岊阿之宿霧談揮麈兮何多被集翠兮增汰度謝吹兮颸颸含陽暉兮晻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　增贊宋謝惠連松贊曰松惟靈木擬心雲端迹絕玉除形寄青岑子欲我知求之歲寒　晉戴逵松竹贊曰猗

與松竹猶蔚山阜肅肅脩竿森森長條 增宋高宗御製盤松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盤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邇以碧海越萬千年有慰我心 增序唐李德裕金松賦序曰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則孔北海故臺余晚春遊眺忽覩奇木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爍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來曰得于天台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于平泉 陸龜蒙怪松序曰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盤根于巖穴之中輪囷逼側而

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砢然蹙縮然幹不假枝枝不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困縛之狀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二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三

木部二 柏 槐 檜 楓 桐 柳

柏一

原爾雅曰柏掬也 廣志曰柏有續柏有計柏 增崔寔月令曰七月收柏實 格物總論曰柏樹大者數圍高數丈皮光滑枝幹脩聳葉香烈深山中有之又一種名側柏葉大不相類如鋪茸細細相比檜亦光皮然葉尖硬如芒刺檜柏相半者名檜柏皆能結子柯葉青青四時不彫也 埤雅曰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設爲暢臼以擣鬱 原廣雅曰一名汁柏 詩曰新甫之

柏 尚書曰荆州厥貢杶榦栝柏 禮曰如松柏之有心 增周官曰冀州其利松柏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土人崇敬莫犯也 原山海經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柏土山多柏 又曰三珠樹生赤水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柏二株 增水經曰陘山有鄭祭仲冢冢上有一枯柏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望之青秀 原泰山記曰山南有太山廟種柏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種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柏皆二十餘圍夾兩階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 述征記曰

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長慨賓于柏谷者也谷中無迴車地夾以高原柏林蔭藹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 〔增〕三齊記曰堯山祠旁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也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柏 山川紀異曰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于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又大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者 海録碎事曰負霜柏一作宜霜柏 少林集録曰嵩山嵩陽觀故基東古柏五株積翠婆娑可愛中有一株尤大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 〔原〕孫卿子曰柏經

冬而不彫蒙霜不變可謂得其貞也 抱朴子曰大谷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 〔增〕封氏見聞記曰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復枯俗傳千年木瘵心痛人多竊割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爲笏者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 本草經曰乾陵之柏異于他處其文多爲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見有盜一株徑尺者可值萬錢關陝人家多以爲貴宜其子實最佳也 圖經曰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點益人古

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孔明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收以作藥其味甘香于常柏也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曰有珠子柏實如珠子生葉 老學庵筆記曰眞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花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眞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眞亦皆有此作予長于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原〕文選曰青青陵上柏 又曰松柏轉蕭瑟瞻彼陵上柏 又曰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柏 〔增〕杜甫詩曰唯餘舊時柏蕭瑟九原中

柏二

〔原〕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 〔增〕穆天子傳曰申申天子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兩柏之下 〔原〕邶風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鄘風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 列士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挂徐君墓柏樹 〔增〕漢官儀曰正旦以柏葉酒上壽 〔原〕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柏 三輔舊事曰漢諸陵皆屬太常不屬郡縣有人盜柏者棄市 漢武故事曰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柏香聞數十里 〔增〕洞冥記曰磅山之北有

穴穴上有柏昔李少翁於閬陰移來此柏已見扶桑三枯海水涸竭帝覺遣人往穴掘不見其根唯見赤燕飛翻入雲移柏植于通靈臺　漢書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有野鳥數千棲其上（柏臺烏臺也）【原】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爲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陵柏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竇武上表曰今玆大寒過節城傍竹柏皆爲傷絶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或有斬其父墓柏者莫知其誰乃召鄉人于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又曰郭璞以王丞相爲卦云有震厄公命駕西步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

常寢處果震柏粉碎　王隱晉書曰王褒痛父不以命終絶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絶墓前一柏樹褒常所攀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增】又曰江夏王鋒以明帝移權常忽忽不樂著脩柏賦以見志　又曰王晏之爲員外郎父脽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昌公椿屯雞棲原齊王憲密謂椿曰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翌日始悟　述征記曰具源縣老子堂前有雙柏樹左階之柏久枯煬帝大業十三年忽從根生一枝聳榦三丈三尺枝葉青翠唐武宗二年更生一枝直上五尺橫枝兩層枝葉相覆異于常樹　儒林公議曰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　政要曰寇萊公知巴東縣手植雙柏于庭民比之甘棠謂之萊公柏　墨客

揮犀曰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在莆陽日親見之　春渚紀聞曰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格陵披圖顧問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歎閲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見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以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柏三

【原】衛國舟　殷人社（上見柏一毛詩　哀公問社于宰我對曰殷人以柏）　爵食

烏棲處食柏而香下見柏二漢書 增齊寢 漢臺韓詩外傳曰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下見柏二漢武故事 黃腸 赤實晉礦類書云柏名黃腸又云敏山蔚柏如斛白華赤實邪之不寒 赤燕飛 蒼龍伏上見柏二洞冥記羣芳譜云明高皇帝將兵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兵其下後創亭蓋之而空其中夜中人望之有蒼龍伏于其上 塞外一株 墓前連理山彙苑詳註峽之南皆土而北山盡石瓷削層疊如人所爲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惟巖壁之半柏樹一林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亦塞外奇觀也南史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瑜妻年十六而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截耳爲誓乃止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

柏四

原詩北齊魏收庭柏詩曰古松圖偃蓋新柏寫爐峯凌寒翠不奪迎暄綠更濃茹葉輕沈體咀實化衰容將使中臺麝違山能見從 增唐杜甫詩曰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李德裕柏詩曰聞有三珠樹唯應秘閬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未若凌雲柏常能經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自註珊瑚經霜變紅此枝葉盡丹 溫庭筠晉朝柏樹詩曰晉朝名輩此離羣想對濃陰去住分題處尚尋王內史畫時應是顧將軍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一下南臺到人世曉泉清籟更誰聞 宋蘇轍和鮮于子駿柏軒詩曰築室城市間移柏南澗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崎嶇脫巖石擁塞出榮翳上承清露姿下受寒泉惠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澀未須嫌愈久甘如薺 陸

游雙柏詩曰雙柏屹相向剛巖如巨人龍吟風雨夕山立雪霜晨閱世易成古刳心不復春扶頭要力量歲晚莫全身 明方孝孺栽柏詩曰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斸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搢紳殷社昔所尚古制非人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榱棟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霜暑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盼榮復

與剪伐辭寒寒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乃見
才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
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屛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
枝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羣兒巧插槿紛成籬
李東陽左闕雪後行古柏下詩曰長安城中雨成雪
退食衙寒過東闕蒼然古柏勢橫空數尺盤拏成百折
玉龍戰罷纏碧綃流涎噴沫凝不飄仙人掌上露初凍
五老峯頭冰未消飛花拂面吹還轉步屧穿林印猶淺
鶴驚羽輕動欲翻水精簾重寒初捲風骨昂藏夏出塵
儼如佩玉拖長紳須知世有後凋質元是仙家不老身

又學士柏詩曰我行樹陰日千匝兩葉風枝自蕭颯
惟有諸生識我情傍人不解空嘲狎我見先生種樹年
我身尚短樹及肩枝蟠江山地可縮手幹造化天無權
瓊臺翠閣何森爽院柳庭花敢爭長芘陰長留六月陰
盤廻直與孤雲上材堪五鳳難爲用根到九泉終不枉
零落青袍幾故人琮琤玉佩空遺響當時院長文安公
柯亭劉井相西東百年遺愛豈獨此此樹欲比人中龍
樹猶如此我何似已愧斑白非兒童名收楨榦有先後
壽比金石無終窮下堂重拜想顏色仰面正拂長髯風
原 歌 古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　又歌
曰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常飽
聊可遲饑
原 賦 西晉左九嬪松柏賦曰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岳之
嵯峨披黝潤之遠迤臨綠水之素波擢修木之丸丸萃
縟葉之芬葩敷纖莖之龍蓯布秀葉之葱蒨列翠實之
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翕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冷應
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
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
似乎眞人之抗貞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賓餐其實而
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增 齊江夏王修

柏賦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
亦霜下而爲盛銜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
壈坎于當年庶後凋之可永　唐魏徵道觀內柏樹賦
曰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
苦而俱悴唯丸丸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
其華歷沍寒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
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
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
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旣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蓁
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

槐一

【原】爾雅曰櫰槐大葉而黑守宫槐葉晝聶宵炕（郭注曰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為守宮槐）廣志曰槐有青黃白黑 太清草木方曰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長生通神【增】格物總論曰槐樹極高大生河南平澤今所在皆有四五月間開花六七月結實有數種惟葉細而青綠者謂之槐【原】周官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槐之為言懷也懷來人于此也）

【增】周禮司爟注曰冬取槐檀之火 易林家人之乾曰千歲槐根深多斧瘢【原】春秋說題辭曰槐木者虛星之精 春秋元命苞曰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

其下者使情歸實也【增】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北有槐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物也 玉箱雜記曰晉陽城北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原】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槐 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增】又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原】淮南子曰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 又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弟兄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增】又曰九月官候其樹槐 抱朴子曰槐子新瓦合泥封之三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補腦早服之令人鬚不白而長 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多槐木俗稱為槐衙 酉陽雜俎曰西夏無槐惟夏州一株或要槐葉移牒取之【原】魏都賦曰羅青槐以蔭塗【增】唐元稹詩曰落葉添新仰古槐 明李東陽詩曰天風昨夜起宮槐

槐二

【原】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請樹槐于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左傳曰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

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刑焉 宋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驅車對楚西北觀之見芻兒敵麟傷其左足薪而覆之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列植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議論樹下侃侃誾誾 魏曹植魏德論曰武帝執政日白雀

立于庭槐　晉書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堪對而
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宋書曰祖士雄廬側其庭
前有槐樹先榮茂及雄居喪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嘉
之名其里爲累德里　增　梁書曰庾肩吾服槐實年七
十餘目見細字白髮反黑　後周書曰韋孝寛爲雍州
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毁每須修之孝
寛敕部内當堠處置槐樹既免修復又得庇蔭　原　隋
書曰高熲一名敏領新都大監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
人　增　劉賓客嘉話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名見時

長孫無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
樹嘉隱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云松嘉隱曰以公配木
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
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唐
書曰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符
牒渭南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舊遊
豈宜斬伐乃止　因話録曰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
陰甚廣夜深有絲竹之音省中郎有入相者俗謂音聲
樹　異聞録曰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大古槐枝幹條
密棼與羣豪飲其下貞元七年因沈醉致疾二友扶之

歸臥夢二使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者指古槐驅
入穴中題曰大槐安國入見王妻以次女瑶芳號金枝
公主命守南柯郡棼至郡二十餘年使者送出穴遂寤
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因與客尋槐下穴洞然明朗可
容一榻有二大蟻素翼朱首長可二寸乃槐安王又窮
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　盧氏雜記曰裴晉公度
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
稱博物名請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
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
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生　酉陽雜俎曰長

安持國寺門前有古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
工解之及入内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
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皇
塔戟成就　玉堂閒話曰長安城中有孫氏宅居之數
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期年之後漸漸滋
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觀者塡咽不久偓處蘇
廊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朕其孫偓備言之　聞見
録曰王晉公祐太祖朝知制誥時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有飛語聞于上遣祐使魏州以便宜付之且曰使還與
卿王溥官職及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

宜決配而已還朝以百口保之上怒貶華州安置親朋送于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及二郎當得之（二郎文正公旦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槐三

增 雲屯 月掛（韓詩夏槐作雲屯也 下見後四蘇軾槐詩） 被宸 蔭殿（何晏景福殿賦槐楓被宸 下見槐四梅聖俞詩） 作燭 取火（本草別錄槐實可作燭中燭下見槐一 周禮） 郎中識 槃子忙（上見槐二 盧氏雜記俗語云槐花黃舉子忙 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 而唐詩人翁承贊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未詳）

槐四

原 詩 魏繁欽槐樹詩曰嘉樹吐翠葉列在雙闕涯旖旎隨風動柔色紛綠離 增 唐李嶠槐詩曰暮律移寒火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庭隈烈士懷忠觸鴻儒訪業來何當赤墀下疎幹擬三台 白居易庭槐詩曰南方饒竹樹唯有青槐稀十種七八死縱活亦支離何此郡庭下一株獨華滋濛濛碧煙葉嫋嫋黃花枝我家渭水上此樹蔭前墀忽向天涯見憶在故園時人生有情感遇物牽所思樹木猶復爾況見舊親知 鄭谷槐花詩曰毿毿金蕊撲晴空舉子魂驚落照中今日老郎猶有恨昔年相誚十秋風 宋張耒雙槐晚秀詩曰東皇無處著繁華亦復分張到我家他日老蒼悲敗栫今晨嫩綠出新芽禿翁承弁纖纖髮村婦縈鬟草草花桃李蹊中人迹絕綠陰門巷正藏鴉 梅堯臣宮槐詩曰漢家宮殿蔭長槐嫩色葱葱不染埃天仗龍旂穿影去鈎陳豹尾拂枝來青蟲掛後蜂銜子素月來時桂並栽我意方同杜工部冷淘惟喜葉新開 蘇軾御史臺槐詩曰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疏莢棲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明吳寬槐詩曰東園憶初構糞壤頻掃除墻下古槐樹憔悴色不舒況遭衆攀折高枝且無餘愛護至今日濃陰接五廬數步已仰視偉哉鉅人如非籍此陰庇誰結幽亭居立爲衆木長奴僕櫻與榆

原 歌 苻堅時關隴人歌曰長安大街兩邊樹槐（一作夾樹楊槐）下走東輪上有鸞棲

原 賦 魏文帝槐賦曰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之王粲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曰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于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

之邃宇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漼錯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曹植賦曰羡良木之華麗爰獲貴于至尊憑文昌之華殿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榱以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揚沈陰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末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曜以增鮮　王粲槐樹賦曰惟中堂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畝而登植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

而敷榮既立本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晉傅選槐賦曰華葉扶疎參林蕭蔘鬆蘿寄生綿連標末延袤千畝蓊鬱晻藹　摯虞槐賦曰覽坤元之產植莫茲槐之爲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霽蓊鬱扶疎上拂華宇下臨脩渠湊以夷逕帶以通衢樂雙遊之黃鸛嘉別摯之王雎春棲教農之鳥夏憩靈蛸之鳥若夫龍升南陸火集正陽恢茲鬱陶靜暑無方鼓柯命風振葉致涼開明過于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　庾儵大槐賦曰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于嵩岳之下而植斯樹爲遂作賦曰有殊世之奇樹生中岳之重阿承蒼昊之純氣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喬馮夷之倫逍遙茂陰濯纓其濱望輕霞而增舉垂高暢之清塵若其含真抱朴曠世所希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潔晧儉以驕奢成三王之懿賁故能著英聲于來世超羣侶而垂暉仰瞻重幹俯察其陰逸葉橫被流枝蕭森下覆靈沼上蔽高岑孫鵠徘徊寡雀悲吟清風時至惻愴傷心將騁軌以輕運安久留而滯淫

【原】頌晉摯虞連理槐頌曰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檜一

【增】爾雅曰柏葉松身曰檜　書曰杶榦栝柏　詩曰檜楫松舟　澠水燕談曰亳州法相寺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圍陰三丈陰距今凡三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爲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矬栝　中吳紀聞曰白樂天爲蘇州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目之爲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話腴曰宋眞宗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眞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老學菴筆記曰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作蜜極香而味微苦謂之檜花蜜　花木考曰宣和壽岳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𡶶玉京獨秀

檜二

增 太清左紐　靈壇再生 太清記亳州太清宮有八檜老子手植枝幹皆左紐石曼卿集此檜不知年代李唐之盛一枝再生根株至聖朝復有此異　頡州靈壇觀有再生檜　翠爲蓋　石作身 郭公父詠許公檜詩淮南庭中有蒼檜仰視團團翠爲蓋前餘每容鸞鳳棲盤根深壓鱗蟄背香葉不知春　庾集詠古檜根到深泉石作身蹤蹤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老作人　備松柏體　散風雨聲 蘇軾題亳州老君觀左紐檜詩汝檜多老檜處處老蒼雲扶連丹砂杉倚井欲北青牛君時有再生枝還作左紐文王孫有古意書字廷壽芬庵昇曰蕩子不墮凡木羣體傳松柏姿氣合芝木蒼翔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根白鱗亂纓葉青蛇紛乃知蘇節物甚要封植勤也年皮三十抓鼠了不間陳后山大韻詠題德麟植檜細懷萬仞蘇千丈蘇蒼翠嗜根泉石表用意霜雪外字須大厦材坐待斧斤至散爲風雨聲寄作馬牛藏　雁翅　龍筋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雁翅檜檜深婁娑如雁翅也上蘇軾詩下見

檜三

增 詩 唐張祜詠揚州法雲寺雙檜詩曰謝家雙植本南榮樹老人亡地變更朱頂寉知深蓋偃白眉僧見小枝生高臨月殿秋雲影靜入風簷夜雨聲從使百年爲上壽綠陰終借暫時行　劉禹錫謝寺雙檜詩曰雙檜蒼

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焰會照青青年少時　秦韜玉檜樹詩曰翠雲文斡瘦輪囷嘯雨吟風幾百春深蓋屈盤青麈尾老皮張展黑龍鱗唯堆寒色資琴興不放秋聲染俗塵歲月如波事如夢竟留蒼翠待何人　宋蘇軾詠檜絕句曰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禮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　又曰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空未足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蘇轍詠任氏閱世堂前大檜詩曰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運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幹大雪飄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德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欀柱棟樑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金元好問詠濟南廟中古檜曰亭亭寺宮檜偃蹇上雲雨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苦青餘玉川潤根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斤斧安得取沉淤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國奠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

世譜瀨鄉留耳孫闕里傳鼻祖秦松徒自汙蜀柏聊共數會待十抱成兹爲重摩拊

樅

增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　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無柱

柟

增羣芳譜曰柟生南方故又作楠黔蜀諸山尤多其樹童童若幢蓋枝葉森秀不相礙若相避然又名交讓木文潞公所謂移植虞芮者以此葉似豫章大如牛耳經

歲不凋新陳相換花黃赤色實似丁香幹甚端偉高者十餘丈粗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紋理細緻性堅耐居水中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堪爲梁棟製器甚佳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年深向陽者結成旋紋爲關柏楠鬭作　六書故曰香柟木香黃貫柟宜雕刻爲木偶者用之

山海經曰猨碧山朝歌山脆山多柟負霜傳翠　說郛曰黃金山有柟樹東枝榮則西枝枯西枝榮則東枝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是也

柟二

增詩唐杜甫楠樹爲風雨所拔歎詩曰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十年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又詠枯柟詩曰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苦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

不自畏　又詠高柟詩曰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影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酒困臥此片時醒　嚴武題巴州光福寺柟木詩曰楚江長流對楚寺柟木幽生赤崖背臨溪插石盤老根苔色青蒼山雨痕高枝鬧葉鳥不度半掩白雲朝與暮香殿蕭條轉密陰花龕滴瀝垂清露聞道偏多越水頭煙生霽斂使人愁月明忽憶湘川夜猿叫還思鄂渚秋看君幽靄幾千丈寂寞窮山今遇賞亦知鍾梵報黃昏猶臥禪林戀奇響　宋歐陽脩詠至喜堂北軒手植柟木詩曰爲憐碧砌宜嘉樹自斸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

趣開路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泫轉清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窓下一枰閒且半衰翁

增 賦〔〕王睦賦曰緊桐之生也含津沍寘托根崑崙羌濆滓之歎發觸巨石而塊分得貞剛以爲性匪蔚萃之爲倫斜枝上聳迴無旁紛凝若木之晶魄翕淑氣之芳芬膚理潤玉體幹堅金緊桐之茂也上懸三光下蟠九地青鸞白鵠朝夕是憩貞松巨柏戢戢相比莊生索之而駭眙匠石過焉而睥睨頎神物之偉奇斧欲揮而終忌是宜棟梁乎清廟爲九垓之大庇緊桐之壽也瀋液內盎姿華外妍顴項不肅祝融不然枝拂常春之霧根濆不涸之泉騰神光兮夜曙播番陰兮晝暝笑蟠桃之難熟輕銅狄之千年諒元精之丕構與日月而周旋

增 記宋陸游四桐記曰予在城都至沈犀過國寧觀有古桐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戛風雨陰之所芘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月暑氣不至有石刻立廡下曰仙人蘧君手植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竊以爲恨予去蜀三年昌老萬里以書屬予曰國寧之桐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子爲我終昔日之意乎予發書且歎且喜曰勿翦憩棠恭敬維梓愛其人及其物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唐節度取孔明祠一小枝爲手板書于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闕伐江瀆廟木坐謗言罷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力沈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桐不爲當時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豈其殘滅千載遺跡侈大棟宇而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情出于吏胥梓匠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

枮

增 爾雅曰被煔（今之杉木） 羣芳譜曰枮俗省作杉一名沙木一名檆木類松而幹端直大者數圍高十餘丈文理條直南方人造屋及船多用之葉粗厚微扁附枝生有刺至冬不凋結實如楓有赤白二種赤杉實而多油白杉虛而乾燥有斑紋如雉尾者謂之野雞斑入土不腐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小池名孫樹池池中有一洲洲上有枮樹一株十餘圍望之如車蓋故取名之

地志曰七星杉在麻姑山殿後嶺上圍二三尺高切雲漢橫列七株故以星名

枮二

增 詩 唐韋應物郡齋移杉詩曰擢幹方數尺幽姿已蒼

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新含野露氣梢靜高窻眠雖爲賞心娛豈有巖中綠　白居易詠杉詩曰勁葉森利劍孤根挺瑞標纔高四五尺勢若干雲霄　元范梈古杉行曰丹陵觀前有古杉屹如雙闕當雲門云是鍾君之手植君去此樹餘空郵尾搖翡翠梢八表根結蛇蛟行九原幽邊豈是鬼神護深處眞形天地恩一方折裂引穿溜猶是百年燒火痕蒼皮樹裏漸欲合始知草木有道存或云下有丹火伏四時地底皆春溫神還復壯此其驗疑是自比無傳喧平生政坐嗜奇古來看適值寒冬昏長歌沈思遠其下夜半月高松露繁飄颻葉

縣髡烏影牢落豐城龍劍魂何當喚起博物者共騎黃鵠凌崑崙

增 頌 梁江淹杉頌曰桐梓舊麗松栝稱奇焉如茲品獨秀青崖聳木斂望雜卉不閒長入煙氛永鬱鸞螭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三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四

木部三 桑 柘 榆 桐 楸

桑一

增 爾雅曰桑辨有葚梔（辨半也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曰梔） 又曰女桑桋桑檿桑山桑（俗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一名桋桑） 增 又曰桑柳醜條（醜類也桑柳之類皆阿那垂條） 格物總論曰桑皮粗枝榦修竦正二月抽條發葉葉大者盈尺有刻缺面深綠色而有光

原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爲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小童　易曰繫於苞桑　尚書曰桑土既蠶　又曰厥篚檿絲　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又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又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又曰交交黃鳥止於桑 增 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又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又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　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周禮司爟註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原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史記貨殖傳曰齊魯千

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枝交四出）葉大尺赤理青華名之曰帝女之桑　又曰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又曰東北海外赤水在圓丘南有三桑而無枝皆高百仞　又曰衡山多桑　【增】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淮南子曰暘谷榑桑在東方　【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所治皆椹樹長數千丈二千圍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食根體作紫色其樹雖大椹如中夏桑也九千歲一生實味甘香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扶桑有椹焉

長三尺五寸　【增】拾遺記曰員嶠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　異苑曰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原】氾勝之書曰五月種桑取椹著水中濯洗取子陰乾之治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先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合種之黍桑俱生鉏之桑令疎條適黍熟穫之放火燒之當逆風起火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古本草曰桑根見地上者名痛馬旁行出土者名伏蛇　括地圖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身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　離騷曰路室女之方桑（路室客舍也）　孔子遇之以自待（以其貞信自待）　【增】文選賦曰倉庚喈喈羣女出桑　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謝朓詩曰桑柘起寒煙　江淹詩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杜甫詩曰舍西柔桑葉可拈　李白詩曰五月梅始黃蠶稠桑柘空　又曰桑柘羅平蕪　歐陽修詩曰桑枝生椹鳥啁啾　又曰風勁野田桑柘折　又曰綠桑高下映平川　蘇軾詩曰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　又曰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王安石詩曰繅成白雪桑重綠　元好問詩曰童童翠蓋桑初合

桑二

【原】春秋元命苞曰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

稷　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于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史記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宮別名）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虞主桑者也不得令民犯桑）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齊齊桓公妻之將行舅犯等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也）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列子

曰晉文公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
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
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公悟其言乃止引師還
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左傳曰趙宣子田于首山舍
于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爲之簞食與肉寘諸
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增】韓子曰子產開畝樹桑鄭人
謗之【原】列女傳曰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
夫解君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
爲我歌吾將舍女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
不良國人知之　又曰秋胡與采桑婦金不顧還家乃
婦也婦投河而死（詳婦人）　史記曰吳公子光伐楚拔居
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採桑二
女家相怒喧兩國邊邑邊邑長聞之怒而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兩都　列女傳曰齊宿瘤女者初
閔王遊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采桑如故王怪名問之
對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
聘迎之【增】古今注曰邯鄲有美女秦羅敷王仁妻仁
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
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原】

東觀漢記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亂人相食君仲
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
遺鹽二斗　謝承後漢書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
種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
支【增】又曰陳留申屠蟠恥郡無義士遂閉門養志蓬
戶蓽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　又曰汝南伊昆爲汝陰
縣功曹令新到官問曰園中有桑以食蠶何如昆曰非
初至所務　後漢書曰高弘爲瑯琊相妻子不入官舍
用桑栝盛漿　又曰陳瞻爲巫令桑旅生二萬餘株民
以爲給　異苑曰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先主
軍小沛年荒穀貴士衆皆餓仰以爲糧【原】益都耆舊
傳曰何祗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桑字
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年四十八而卒　蜀志曰先
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小
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
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增】又曰初諸葛孔明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其所言　魏略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畜桑椹蠶豆積

得千餘斛太祖迎天子軍乃無糧沛進乾椹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以報乾椹也 原晉令曰丞尉以官舍有桑皆給之其無桑及不滿三百株皆使吏卒隨闕于官舍種桑滿三百株 增晉書曰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世說曰有王甲從北方來詣謝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好謝公問可以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黄甘之流公曰君何乃爾妄語甲恐責乃買駿馬候熟時取數千枚還以

奉公公嘗之以爲美乃謂甲此味乃江東所無而君近比黄甘于是引甲爲賓客 原述異記曰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旣陟崇巘有一湖生桑樹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張鰭向之使者不敢飲 增石虎鄴中記曰桑梓苑中盡種桑三月三及蠶時虎皇后宮人數千出桑遊戲其下 原崔鴻後燕錄曰初晃之遷于龍城植桑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後數年度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槐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由晃始也 增洛陽伽藍記曰洛中願會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

高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葉凡爲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南史曰太祖宅在武進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 又曰沈瑀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又曰襄陽人郗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韓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人隨復侵之

係伯輒更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隋書曰齊河清中定令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給其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法 英華錄曰唐京兆萬年縣大寧坊有桑樹一株暮秋生子初冬椹熟鳳閣侍郎李元素取之以進 唐書曰李德裕居家以儉約自處每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桑若干根可以充衣 宋列傳曰杜生者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訪之問所以不出門之故因笑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 原搜神記曰舊說有

人遠征家有一女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頓韁而去迎得父來後馬見女輒怒父問之女具以告父乃殺馬曝皮于庭女之皮所曰爾馬也而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蹶然忽起卷女而行父失女後于大桑樹枝間得女及皮盡化爲蠶績樹上其繭厚大異常鄰婦取養之其收亦倍今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桑三

【原】鴇集 詩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雉馴 漢書魯恭爲中牟令雉馴桑下 變海 通泉 淮南子東海三變于桑田元中記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屈而下通三泉

沃葉 醜條 詩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下見桑一爾雅 【增】烘煁 藏地 小雅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風俗通揭範字文淵人晉宋之亂母在賊中範于深護于地疾取之進母知是非一

忽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末十斛賜孝子揚斛以賞皆母 睇日 知風 狀各桑南在判

陽州日之所晞 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執筐以求 異器而取 女詩

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下見桑二東觀漢記 西河杜 南陽巢 西河有廣信

枯桑之社 虞異記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山桑樹之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或作山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從以火焚之女升天因名帝女桑 戲乘羽葆 令採金環

上見桑二蜀志 羊祜字叔子五歲時令乳母于東家桑中探得金環是前身所藏 五重羽蓋

六寸菩提 年上見桑二伽藍記陸游南唐書烈祖末年累木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衲右倒而左琥衣被皆備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食中以紅書節來獻烈祖嘗異之置宮中奉事甚謹其

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蕭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

桑四

【原】詩 後漢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揚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如盛年去歡好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琴上高堂 魏曹植豔歌曰出自薊門北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 梁簡文帝采桑詩曰

春色映空來先發院邊梅細萍重疊長新花歷亂開連珂往淇上接幰至叢臺叢臺可憐妾當窗望飛蝶忌跌行衫領熨斗成帬襵寄語采桑伴訝令春日短枝高攀不及葉細籠難滿 吳筠采桑詩曰妾賤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皇簪花舞依長薄蛾飛愛綠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又陌上桑詩曰嫋嫋陌上桑蔭陌復垂塘長條繫白日細葉隱鸝黃蠶饑妾復思拭淚且提筐故人寧知此離恨煎人腸 劉邈萬山見采桑人詩曰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逶迤西城路相攜南陌頭葉盡時移樹枝高乍易鉤絲繩挂且脫

金籠寫復收蠶餞日巳暝詎爲使君留　王臺卿詠陌上桑詩曰令月開和景處處動春心挂筐須葉滿息倦重枝陰　陳徐伯陽賦得日出東南隅詩曰朱城壁日啟朱扉青樓含照本暉暉遠映陌上春桑葉紃入秦家緗綺衣羅縠妝粉能佳麗鏡前新梳倭墮髻圓籠裊裊挂青絲鐵鉤冉冉勝丹桂蠶餞日晚蹔生愁忽逢使君南陌頭五馬停珂遣借問雙臉含嬌特好羞妾壻府中輕小吏即今來往專城裏欲識東方千騎歸藹藹日暮紅塵起　增元趙孟頫題耕織圖詩曰仲春凍初解陽氣方滿盈旭日照原野萬物皆欣榮是時可種桑插地易抽萌列樹徧阡陌東西各縱橫豈惟籬落間采葉惮遠行大哉皇元化四海無交兵種桑日巳廣彌望綠雲平匪惟錦綺謀祇以厚民生

原賦魏繁欽桑賦曰上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楹叢枝互出乃錯乃并炎炎隆暑涼風自生徽條纖繞隨風浮沈陽蜩鳴其南枝寒蟬噪其北陰秋風忽其將來感感節而悲吟玩庇蔭之厚惠情眷眷而愛深

晉陸機桑賦曰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疏豐衍抑有瑰異焉夫何佳樹之洪麗超托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橋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艷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曾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鶚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惟曆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跨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植　潘尼桑樹賦曰從明儲以省膳憩便房以偃息覩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以四射邈洪儒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遙俛晲靈根上眺脩條洞芳泉于九壤含溢露于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下迨遙以極望上扶疎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啟茲起尋抱于纖毫崇萬貿于始基　傅咸桑樹賦曰世祖昔爲中壘將軍于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爲便坐伊茲樹之饒偉稟生生之淫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于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脩柯遠揚洪條梢槮布繁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寓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于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于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于斯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

基命爰于斯而發祥從皇儲于斯館物無改于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于聖明步彷徨以周覽庶髣髴于儀形

原贊晉郭璞帝女桑贊曰爰有洪桑生濱淪潭厥圍五丈枝相交參園客是采帝女所蠶

增表唐李嶠進初冬椹熟表曰鵲鳩已革兒夷貊之懷音絲繭行豐知府藏之適實

柘

增本草曰柘喜叢生幹疎直葉圓有尖結實如椒其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又奴柘似柘而小有刺葉亦作可飼蠶古今注曰柘實曰佳(音雜) 周禮冬官曰弓人辨六才一曰柘 又考工記曰弓人取幹之道柘為上 投壺曰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 古史考曰烏號弓以柘枝為也 譙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驚號伐取為弓故稱烏號弓 崔寔四民月令曰柘染色黃赤人所尊君(黃者中尊赤者南方人君之所向也) 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響勝凡絲 草木狀曰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 清異錄曰張曲江里第之側有古柘嘗因狂風發其一根解為器具花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木 物類相感志曰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作間道烏木文柘通腎氣聖惠方治耳聾耳鳴有柘根酒 楚詞曰有柘漿些 漢樂府歌曰泰尊柘漿析朝酲

楡一

原爾雅曰藲荎(今之刺楡針刺如柘葉如楡瀹為茹美滑) 無姑其實夷(姑楡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 楡白枌(枌楡先生葉卻著莢) 增邢昺疏曰楡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矣 本草李時珍曰楡有莢楡白楡刺楡榔楡莢楡白楡皆大楡也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枌其木甚高大未生葉時枝條間先生楡莢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楡錢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尖艄潤澤嫩葉煠浸淘過可食三月采楡錢可作羹亦可收至冬釀酒瀹過曬乾可為醬山楡之莢名蕪荑與此相近但味稍苦耳 原廣志曰有姑楡有榔楡榔楡無莢又任車用至善蠶者出渤海東光以供官 增詩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原又曰山有樞隰有楡 又曰隰有六駮(陸璣疏曰駮馬梓楡也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名駮) 禮記內則曰槿荁枌楡免薨滫瀡以滑之 增周禮司爟註曰春取楡柳之火 原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楡莢落 史記天官書

曰凡望雲氣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 增 後漢書馮異傳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榆十九株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 范子計然曰蕪荑出地赤心者善 淮南萬畢術曰八月榆檽令人不飢 博物志曰食枌榆則眠不欲覺 風俗通曰桑車榆轂聞聲數里 氾勝之書曰種木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木 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 夢書曰榆為人君德至仁也夢采榆葉受賜恩也夢居樹上得貴官也 崔寔月令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為旨蓄色變白將落可作醔醃音牟頭榆仁醬也 文選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眠愚智所知也 古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增 唐韓愈詩曰隔牆榆葉散青錢 李賀詩曰沈郎青錢夾城路 李玉英詩曰滿地榆錢不療貧

榆二

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進諫曰園中有榆榆上有蟬方奮翼悲鳴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頸欲食之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頸而欲啄之黃雀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榆下欲彈之童子不知在前有深坑後掘株也楚乃息伐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禱豐枌榆社 桓譚新論曰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為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 魏志曰鄭渾為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課種榆為籬 趙書曰從幽州大道濟沱河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宮 增 元五行志云元貞元年太平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

榆三

增 鵲起上見榆一 鳩搶莊子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扇地本草諸榆性皆扇地故其下五穀不植 爲籬下詳榆二魏志 食茇漢書天文志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懸履清異錄金鄉路邊一老榆行人于樹下易鞋履以其舊者懸而去時人指為釋鞋樹

榆四

增 詩唐施肩吾戲詠榆莢詩曰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知爾不堪還酒家漫教夷甫無行處 宋蘇軾御史臺榆詩曰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漏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清風至

飛英覆空屋　蘇轍次韻子瞻賦園中楡詩曰秋風一
何厲吹此山中綠可憐凌雲條化爲燕夫柬凜然造物
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青松未必貴
枯楡還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婉華屋
【原】書魏應璩與龐惠恭書曰頻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
南之楡栽漢中之漆

桐一

【原】爾雅曰櫬梧（今梧桐）　榮桐木（與上櫬梧一也）【增】宋陳翥桐譜
曰紫花者名紫桐花如百合實堪糖煑嚼白花者名白
桐類穀花而不實白者葉圓大尖長花先葉而開紫者
理細性緊拔生不及白花者之易一種油桐名膏桐實
可厭油一種刺桐文理細密性喜折裂花側牙如掌體
有巨刺如欓樹實如楓一種頳桐身青葉圓大而長高
三四尺即有花花色紅如火無實一種人家所植名梧
桐皮白葉青子可啖　本草李時珍曰白桐即泡桐也
葉大徑尺最易生長皮色粗白其木輕虛不生蟲蛀作
器物屋柱甚良二月作花如牽牛而白實如巨棗長寸
餘殼內有子片輕虛如楡莢葵實之狀老則殼裂隨風
飄揚其花紫色者名岡桐荏桐即油桐也枝幹花葉並
類岡桐而小但實大而圓爲油爲時所須青桐即梧桐

之無實者梧桐皮青不皺其木無節直生理細而性緊
葉光滑有尖其花細蕊墜下如醭其莢長三寸許五片
合成老則裂開謂之橐鄂子綴其上大如胡椒而皮皺
海桐皮有巨刺或云即刺桐也　格物總論曰桐樹大
者數圍空中枝幹森竦葉大圓而尖梧桐樹葉大如掌
【原】書曰嶧陽孤桐　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又
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華桐若不華歲有大寒　禮斗
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爲常生　孟子曰今
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易緯曰
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　齊地
記曰城北十五里有桐臺即梧宮也　劉會鄒山記曰
鄒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鄒今鄒山嶧陽猶多桐樹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爲
布名曰華布　何遜遊山記曰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
陽孤桐方此爲劣　沈懷遠南越志曰青桐花頗似木
綿而輝薰過之【增】滇南雜記曰永昌有梧桐子比中
州者形頗長大者幾可當蓮實過永昌亦不可得【原】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桐　莊子曰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　又曰空門來風桐乳

致巢（馬彪注曰門戸空風自西生桐子似乳著烏之巢自來棲之）　蘇子曰夫人生一世若曉露之託桐葉耳其與幾何　【增】呂覽曰鄭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若此之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　【原】淮南萬畢術曰桐木成雲（取十石大甕滿水中置桐木蓋之至三四日如雲形）　董仲舒請雨書曰秋以桐魚九枚　廣志曰梧桐有白者興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績織以為布也　遁甲書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居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為樂器則鳴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于東廂　【增】埤雅曰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　【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百尺無枝其中鬱結輪囷扶疏以分離　崔琦七蠲曰爰有梧桐生于北谿傅根朽壤託險生危　張協七命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　【增】崔駰七依曰爰有洞庭之椅桐依峻岸而傍生　韓愈集曰碧梧翠竹鸞鵠對峙　杜甫詩曰桐葉坐題詩　李白詩曰秋色老梧桐

桐二

【原】新論曰神農皇帝削桐為琴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桐葉以剪珪以告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晉　【增】說苑奉使篇曰楚使使聘于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洛路渡濟橋焚雍門下與太后奔于莒逃于陽城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使刁勃對之曰使者問梧之年乎昔者荊平王為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入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楚戰勝乎柏舉王保于隨引師于郢子胥親射王宮掘平王塚笞其墳當若此時梧可以為樹矣　【原】伏候古今注曰昭帝升鳳二年雋翊人獻桐枝長六尺九枚枚一葉也　【增】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之象因形乃鑿地為臽臥木囚其中曰罪若正木囚不動有冤木囚動出人之精誠著木人也　漢書曰蔡邕聞吳人燒桐以爨者聞火烈聲因請以為琴　【原】異苑曰臨平岸出石鼓張華云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音聞數十里　又曰句章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虜首尾三載死桐歘自還立于故根上聞聲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歸如鬼語　三秦

記曰初長安謠云鳳凰止阿房苻堅遂于阿房城植桐數萬株至慕容冲入阿房而居冲小字鳳凰　王孚安成記曰府君諱保如今樹梧于苞兩邊柯葉菴藹炎暑爲之清涼百姓列宅其間 增 南史曰齊豫章王嶷于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　北史曰元魏孝文宴侍臣于清徽堂日宴移于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勰詩帝爲改一字 原 祖台之志怪曰寒保至檀丘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著黃練單衣白帢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二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帢人入帳宿未明白帢輒先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答曰桐郎道東廟樹是也至暮二更桐郎復來保乃斫取之縛著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增 酉陽雜記曰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也其中雜樹森疎或有人折其桐枝者君曰何爲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折　搢紳脞說曰顧況嘗于御溝水上得桐葉上題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還憑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其詩若答況者　清異錄云溫陵城留從効重加版築植刺桐環繞之其樹高大而枝葉蔚茂初夏開花極鮮紅如葉先萌而花後發主明年五穀豐熟

桐三

原 鳳翔　鸞集 傅咸梧桐賦俟公子之龍駕息旅人之行肩朔華實之離離想儀鳳之來翔 劉義恭華林四畆桐樹甘露贊連延鳳翮遥集鸞步悲調何處露我明庶　三株　一葉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青白桐三株 唐李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按金井以葉上有黃圈又如井非井爾也 增 半死半生　愈輕愈重 枚乘七發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 陳翥桐譜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斧之甚易乾則鈇而拒斧　據蒼岑　拂碧瓦 上詳桐一 七命 宋歐陽修詩警敵碧瓦拂蒼梧　檟可懸弧　材難爲弩 禮懸弧東方以梧爲弧 淮南子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爲弩　成雲　知月 上見桐一淮南子遁甲語桐知日月正閏其樹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則知無閏有閏則生十三葉從下數起每葉爲一月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　帶晨霞　落秋雨 宋雲運詩韻林梧帶晨霞 白居易詩秋雨梧桐葉落　孫枝中琴瑟　乾葉鏘琅玕 尚書正曰嶧陽孤生桐中琴瑟 風俗通曰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皆處高孫枝者貴其實也 農家桐小枝皆堅實而其本 韓愈詩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若摧琅玕

桐四

原 詩 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泫雨潤其柯　晉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苕苕椅桐樹寄生于南岳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

於何托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似鸞鷟今者絶世用倕
偬見迫東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
揚妙曲卞和滑幽巖誰能遥奇璞冀望神龍來揚光以
見燭　宋伏系之詠椅桐詩曰亭亭椅桐鬱兹庭圃翠
條疎風綠柯蔭宇　鮑昭山行見孤桐詩曰桐生叢谷
裏根孤地寒陰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幸願見彫斵
爲君堂上琴　齊謝脁遊東堂詠桐詩曰孤桐北窗外
高枝百丈餘枝生既婀娜葉落更扶疎無華復無實何
以贈離居裁爲珪與璋足可命參墟　梁簡文帝賦得
雙桐生空井詩曰季月雙桐井新枝雜舊株晚葉藏棲
鳳朝花拂曙烏　王筠奉酬從兄臨川桐樹詩曰伊昔
擅羽儀待價龍門垂優游清露點微稊惠風吹月上陰
陽幹雲霞死生枝公子存高尚聊用影華池棲鸞旣不
重舞鶴復何施方同散木費清響竟誰知　沈約詠梧
桐詩曰秋還遽已落春曉猶未荑微葉雖可賤一剪或
成珪　又八詠悲落桐曰悲落桐落桐早霜露燕至葉
未抽鴻來枝已素幽根不蟠結孤株復危絶初不照光
景終年負霜雪勿言草木賤徒照君末光末光不徒照
爲君含噉咷陽柯浴綠水陰枝苦寒調厚德非所任不
敢虛其心若逢陽春至吐綠照清潯　又詠孤桐詩曰

龍門百尺時排雲少孤立分根蔭玉池欲待高鸞集
吳均共賦韻同詠庭中桐詩曰龍門有奇價自言梧桐
枝華暉實掩映細葉能披離不降周王子空待歲時移
嚴風忽交勁遂使無人知　隋魏彥深詠桐詩曰未求
裁作瑟何用削成珪願寄華庭裏枝横待鳳棲　增唐
李嶠詠桐詩曰孤秀嶧陽岑亭亭出衆林春光雜鳳影
秋月弄圭陰高映龍門迥雙依玉井深不因將入爨誰
爲作鳴琴　王昌齡段宥廳孤桐詩曰鳳凰所宿處月
映孤桐寒槁葉零落盡空柯蒼翠殘虛心誰能見直影
非無端響發調尚苦清商勞一彈　韋應物題桐葉詩
曰參差剪綠綺瀟灑覆瓊柯憶在澧東寺偏書此葉多
戴叔倫詠梧桐詩曰亭亭南軒外貞幹脩且直廣葉
結青陰繁花連素色天然韶雅性不媿知音識　元稹
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詩曰微月照桐花月微花
漠漠怨澹不勝情低徊拂簾幕葉深陰影細露重枝條
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薄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
我在山館中滿地桐花落　陸龜蒙詠井上桐詩曰美
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棲鳥獨立
傍銀牀碧梧風嫋嫋　宋蘇轍和鮮于子駿桐軒詩曰
桐身青琅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墀亭亭奉閑燕夜

深踈雨滴午影微風轉秋颸一淩亂淅瀝驚忽待朔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元郝經秋桐詩曰高秋江漢波卉木入揺落荒林擁孤桐蔓草重繞縛淒迷氣日喪憔悴若隕籜黄凋晩風吹青裂饑烏啄無時亦無儔幢幢老陰薄儀鳳安所棲官樹空寂寞謂汝無自傷植根亦嬌弱豈能持風寒況乃失所托何時此宴居掃鋤剪荒惡攜幼扳庭柯遂我生聚樂

丁鶴年詠梧桐詩曰井桐徹夜下霜風錦繡園林瞬息空老盡秋容何足惜鳳巢吹墮月明中　明高啟詠桐樹詩曰晴粉朝英墜凉瓊夏葉舒鳥啼高樹早蟾轉

薄疏虛朱絃未薦曲彤管屢題詩坐恐銷華澤商吹起前除　王問洗桐詩曰梧桐生高岡菶菶貽夏陰挹取葉上露爲予洗其心有時藉葉君閑情寄徽音何以報爾德激泉濯朝林永日影相對勿使塵涴侵

【賦】晉傅咸梧桐賦曰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菶菶以萋萋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夏侯湛愍桐賦曰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闡洪根以誕茂豐脩幹以繁生納谷風以疎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夭夭布葉藹藹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接而相蓋蔽陰澹之南表覆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匪陋其不滋識非條其不儀　宋袁淑桐賦曰越衆木之藁猶勝雜樹之藻縟信爽幹以弱枝實裏素而表緑若乃根荄條茂蹟曠心冲貞觀于曾山之陽抽景於少澤之東被籍兮煙霞懷珮兮星虹儀丹丘之瑞羽棲清都之仙宫　劉義恭桐樹賦曰伊梧桐之靈材蔚疎林而擢秀元根通徹於幽泉密葉垂藹而增茂挺脩幹陰朝陽拾飛鸞鳴鳳凰甘露灑液於其莖清風流薄乎其枝丹霞赫奕於其上白水浸潤乎其陂　南齊蕭子良梧桐賦曰植椅桐於廣囿嗟倏忽而

成林依層楹而吐秀臨平臺而結陰乃抽葉而露始亦結實於星沈貸輕條而麗景涵清風而散音發雅詠於悠昔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宫側豈獨嶧山岑邀蓬萊之難儷永配道於仙琴

齊王融應竟陵王教桐樹賦曰梧桐生矣于邸岫之曾隈儀龍門而插幹佇鳳羽以抽枝蹤楚宫而留稱籍溜館以翻聲直不繼而特秀圓匪規而天成同歳草以委暮共辰物而滋榮豈遠心以自外寧有志於孤貞

梁沈約桐賦曰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導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雲葉映晝虹抗蘭橑以栖龍拂雕窗而團露

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陽崖擢峰東陸俯結重陰仰成翠屋乍髣髴於行雨時徘徊於丹轂邈齊綵於碧林豈慙光於若木

【原】贊郭璞梧桐贊曰桐實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歌以永言噰噰喈喈　宋孝武孤桐贊曰珍無隱德產有必甄資此孤幹獻枝楚山稍星雲界行葉炎壓名列貢寶器贊虞絃

【增】表晉范甯爲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椒一

【原】爾雅曰檓大椒　【增】又曰椒檓醜菉　毛詩陸璣疏曰椒樹似茱萸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煮其葉以爲香令成皐諸山閒有椒謂之竹葉椒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東海諸島上亦有椒子長而不圓甚香味似橘皮島上麞鹿食此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通志曰椒曰蓎藙曰陸樧曰南椒蜀中者曰蜀椒巴中者曰巴椒廣東椒蔓生者冬月取椒藤置土坎中用稻草覆之次年春發坎取藤節有萌芽者種田壟間結子青綠色皮皺曝乾味與樹椒同　本草曰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莢六月紫赤子突出如目謂之椒目葉堅而滑澤取殼爲毛甚辛芳入藥治邪氣欬逆温中下氣出蜀漢者良　【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又曰貽我握椒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椒　援神契曰椒薑禦溫菖蒲益聰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景山多秦椒　【增】續漢書曰天竺國出石蜜胡椒黑鹽　風土記曰三香椒欓薑　莊子曰韋以裒椒雖蹌緣縚然久則臭　【原】孫卿子曰民之親我驩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本草曰蜀椒久服之頭不白令寒者熱熱者輕輕者重　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　博物志曰外國豉法以酒浸令極乾以麻油蒸之後曝三日節椒屑以意多少合投之　胡椒酒方以好酒五升乾薑一兩胡椒七十枚末好石榴五枚笮取汁著中下氣　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之旦進酒降神畢室家無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孫各上椒酒於其家長稱舉白　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　【增】又曰懷椒糈以要之　【原】九歌曰奠桂酒兮椒漿　又曰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增】九章曰鑿申椒以爲糧　【原】風賦曰大王之風徘徊椒桂之間　【增】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阿房宮賦曰煙斜霧橫

焚椒蘭也　杜甫詩曰塹北行椒却背郵

椒二

原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亦取其温煖 增 燉煌新録曰虜割剌答魯之右大渾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絶色山産椒椒大如彈丸然之香徹數里每然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詔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原 漢記曰桓帝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

人禮葬大尉李固自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　魏志春秋同異曰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黜其夫人文帝命繇復爲繇恚怒飲椒致噤帝乃止　世説曰石崇以椒爲泥泥屋王愷以赤石脂泥壁 增 宋書曰永泰元年王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盡誅高武諸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宫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剌啟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親信左右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問曰未耶未耶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　唐書曰元載家籍得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

椒三

原 頌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原 銘晉成公綏椒華銘曰嘉哉芳椒載繁其實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歲始月正元日永介眉壽以祈初吉

原 贊晉郭璞椒贊曰椒之灌植實繁有榛薰林烈薄馞其芬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五

木部四 楊柳 檉 杞 黃楊 梓 楓 豫章 椿 栲 漆 皁莢 楮 石南

楊柳一

原 爾雅曰旄澤柳楊蒲柳 說文曰楊蒲柳也從木昜聲柳小楊也從木丣聲 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移楊江東呼爲夫移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一曰獨搖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亦曰移柳亦曰水楊即蒲楊也支勁韌任大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廣志曰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也 增 本草李時珍曰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蓋一類二種也楊柳縱橫倒順插之皆生春初生柔荑即開黃蕊至春晚葉長成後蕊中結細黑子蕊落而絮出如白絨因風而飛入池沼化爲浮萍黃蕊即花其子乃絮也 原 易大過卦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疏曰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葉皆長廣可爲箭幹） 又曰折柳樊圃 又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又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又曰北山有柳 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 又曰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大戴禮曰正月柳稊（稊者發葉也） 左傳曰董澤之蒲 山海經曰鹿山之西有谷焉

名曰雚谷其木多柳 又曰鳳伯之山熊山眞陵之山木多柳 又曰平丘山爰有楊柳 又曰沃民之國有白柳 增 三齊略記曰臺城東南有蒲臺高八尺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馬至今蒲上猶縈似水楊而堪爲箭 原 盛弘之荊州記曰緣城堤邊悉植細柳綠條散風清陰交陌 增 唐書曰吐蕃風土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邏娑川惟有楊柳人以爲資更無草木 原 管子曰五沃之土宜柳 戰國策曰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拔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故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三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瘡 夢書曰楊爲使者 增 宋高僧傳曰西域尼拘律陀樹即東夏之楊柳西域人來止稱尼拘 原 文選曰長楊映碧沼 又曰修楊夾廣津 又曰細柳夾道生 又曰春林本自奇楊柳最相宜 又曰鬱鬱園中柳 又曰柳條恒著地 又曰弱柳蔭脩衢 增 杜甫詩曰歸院柳邊迷 劉禹錫詩曰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綰別離

楊柳二

原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

發百中　琴操曰昔思革子尹文子叔僑子相與爲友
聞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嶔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
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革子爲賢
乃共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革子見楚上楚王知
其賢陳酒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操琴而作別散之音楚
王賜百金以葬二子　漢書曰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
樹臥地一朝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爲字曰公孫病已
立及昭帝崩亡嗣大臣迎立昌邑王王即位淫亂失道
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
病已 增 晉書曰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

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
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原 世說曰王恭字孝伯
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之柳 增 晉
書曰顧愷之癡信小術桓靈寶嘗以一葉柳紿之曰此
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自蔽靈寶就溺
焉愷之信不見益珍重之俗傳愷之有三絕此癡之一
絕　又曰陶侃於武昌道上植柳人有竊植于家者侃
見停車識之竊者服罪世美其明察　又曰桓溫自江
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又曰

陶潛字淵明爲彭澤令宅邊栽五株柳號五柳先生著
五柳先生傳　世說曰顧悅之與晉簡文帝同年悅之
早白帝問卿何以先老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
之質隆冬轉茂　齊書曰王敬則嘗使虜於北館種楊
柳後虜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所種柳大小長短曜曰虜
中以爲甘棠　又曰何點性好事聞陸惠曉與張融並
宅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柳樹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
樹便是交讓（益州有交讓樹兩相對旦枯互生歲个與盛）　又曰阮孝緒建
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以
問孝緒曰清溪皇家舊宅齊爲木東爲木位今東門自

壞木其衰矣 原 又曰劉悛之爲益州刺史獻蜀柳數
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續搜神記曰上虞魏金家
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皁笠手巾掩口來詣金家
語曰居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
錢當得其書居大不吉僕尋爲君作此便去自爾出三
十年遂不復來金亦不取錢　孔氏志怪曰會稽盛逸
嘗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內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衣
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如驚

遼即隱不見。增隋書曰渤海公高熲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車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曰韋虛心父維爲郎時蒔柳於郎省及虛心位郎對之輒斂容 李集去思頌曰李錫天寶中爲虞城令蠡丘館東有三柳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唐書曰呂渭爲禮部侍郎中書省中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其樹再榮人以爲瑞柳渭以爲賦題上聞而惡之渭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 又曰范希朝遷振武節度使初單于城池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 宋史曰辛仲甫知彭州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遼史曰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于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稷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

楊柳三

原流絲 飛絮枚乘柳賦階草漠漠白日遲遲吁嗟細柳流亂輕絲 下見柳五 伍緝之賦

東門葉 北郭枝上見柳一 毛詩 阮瑀樂府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楊柳枝 赤葉 綠條上詳柳一 古今注 陳琳柳賦偉姿邈態英豔妙奇綠條縹葉韡遝纖麗 蔚通衢 蔭清洛劉義恭擬陸士衡詩曰繁柳蔚通衢青槐蔭脩陌謝尚贈王彪之詩曰長楊蔭清洛游魚戲綠波 增展禽家植 女媧墳生許慎淮南子注曰展禽家植柳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 唐書乾元中虢州奏閿鄉縣界女媧墳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失所在至夜河濱忽聞河中有聲曉見其墳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柳各高十餘丈畫圖以進 梁館 隋堤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賦柳賜絹五疋 隋書曰煬帝自板渚引河築街道植以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 京兆市 曲江衙漢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街有柳終唐世曰章臺柳故杜詩京兆空柳色 譚賓錄唐曲江池畔多柳號爲柳衙謂成行列如排衙也 結帶 染衣李義山集柳枝洛中里娘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三峯集曰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第後以棗糕祀我許之果及第 黃金縷 綠絲縧李商隱柳詩已帶黃金縷仍開白玉花 賀知章詩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楊柳四

增俄生左肘莊子曰支離叔觀于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原龍鱗 鳳翼陳琳柳賦 清德不衰南史曰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閒習業不廢衆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惔之曾孫惔晉時爲丹陽尹 增移植 永豐唐宣宗聞樂府唱白居易柳枝詞有永豐南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之句乃下敕移植于坊中 榮筆 綴巾劉禹錫柳絮詩榮題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巾 含烟 帶雨宋呂居仁詩含烟帶雨過平橋[illegible]

千絲復萬條張令賞年成庭事風流縷似女郎腰

鳳州三出 墨客揮犀陝西鳳州有三出故女手宮纖白州境內生柳翠色可愛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手柳酒也又方輿覽勝建康有鳳州柳蜀主與江南婚求得其種云

楊柳五

【原】【詩】古詩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拂青雲下根通黃泉　梁簡文帝詠柳詩曰垂陰滿上路結束早知春花絮時隨鳥風枝屢拂塵欲散依依彩時要歌吹人　又折楊柳詩曰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　又和湘東王陽雲樓檐柳詩曰曖曖陽雲臺春柳發新梅柳枝無極軟春風隨意來潭沲青帷閉玲瓏朱扇開佳人有所望車聲非是雷　梁元帝詠陽雲樓檐柳詩曰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林邊通粉色葉裏映紅巾帶日交簾影因吹掃席塵拂檐應有意偏宜桃李人　又折楊柳詩曰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宜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寒夜猨鳴徹遊子淚沾裳　又綠柳詩曰長條垂拂地輕花上逐風露霑疑染綠葉小未障空　劉邈折楊柳詩曰高樓十載別楊柳濯絲枝摘葉驚開駛攀枝悵久離年年阻音息月月減容儀春來誰不思相思君自

知　沈約詠庭柳詩曰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且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留人未應去為此還故鄉　陳祖孫登詠柳詩曰馳道藏烏日鬱鬱正翻風抽翠爭連影飛綿亂上空高葉臨秦塞長枝拂漢宮欲驗傷攀折三春橫笛中　張正見賦得垂柳映斜谷詩曰千仞清溪險三陽弱柳垂葉細臨端合根空帶石危風翻夾浦絮雨濯倚流枝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　隋杜之松敬和衛尉于卿柳詩曰漢將本屯營遼河有戍城大夫曾取姓先生曾得名高枝拂遠鴈疏影度遙星不辭攀折苦為入管絃聲　唐太宗春池柳詩曰年柳變池臺隨堤曲直迴逐浪分陰去迎風帶影來疎黃一鳥哢半翠幾眉開縈雪臨春岸參差間早梅　又賦得臨池柳曰岸曲綠陰聚波移帶影疎還將眉裏翠來就鏡中舒　【增】李嶠柳詩曰楊柳鬱氤氳金堤總翠氛庭前花類雪樓際葉如雲列宿分龍影芳池寫鳳文短簫何以奏攀折為思君　李白折楊柳曰垂楊拂淥水搖豔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煖金窗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悽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杜甫柳邊詩曰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

遠愁人　段成式折楊柳曰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
沾雨露恩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　又曰
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穟短人多折
已恨東風不展眉　張喬楊花落詩曰北斗南回春物
老紅英落盡綠尚早韶風淡蕩無所依偏惜垂楊作春
好此時可憐楊柳花縈盈艷曳滿人家人家女兒出羅
幕淨埽玉除看花落寶環纖手捧更飛翠羽輕裾承不
着歷歷瑶琴舞袖陳飛紅拂黛憐玉人東園桃李芳已
歇猶有楊花嬌暮春　司空圖詠宮柳詩曰莫道秋來
芳意違宮娃猶似妬娥眉幸當玉輦經過處不怕金風

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動映樓枝澗松亦有
淩雲分爭似移根太液池　又詠柳曰一籠金線拂彎
橋幾被兒童損細腰無奈靈和標格在春來依舊裊長
條、張泌詠柳詩曰雪盡青門弄影微暖風遲日早鶯
歸如憑細葉留春色須把長條繫落暉彭澤有情還鬱
鬱隋隄無主自依依世間惹恨偏饒此可是行人折贈
稀　溫庭筠詠柳詩曰楊柳千條拂面絲綠烟金穗不
勝吹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羌管一聲何
處曲流鶯百囀最高枝千門九陌花如雪飛過宮牆兩
不知　唐彥謙詠柳曰春思春愁一萬枝遠村遥岸寄

相思西園有雨和苔長南內無人拂檻垂遊客寂寥緘
遠恨暮鶯啼叫惜芳時晚來飛絮如霜鬢恐爲多情管
別離　宋翁靈舒詠衰柳曰風吹無一葉不復翠成窠
枝脆經霜氣根空入水波寒栖江鷺早暗出野螢多靡
苑荒隄外人嗟舊迹過　元馬祖常楊花宛轉曲曰空
中游絲已無賴宛轉楊花猶百態隨風撲帳拂香奩度
水點衣縈錦帶輕薄顛狂風上下燕子鶯兒各新嫁釵
頭燼墜玉蟲初盆裏絲纅錄繭乍欲落不落春沿平無
根無蒂作浮萍纈波繡苔總成媚人間最好是清明清
明豔陽三月天帝里烟花市酒船石橋橫直人家好小

海白魚跳碧藻榆莢荷錢怨別離不似楊花宛轉飛楊
花飛盡綠陰合更看明年春雨時　明楊基詠雪中柳
曰春雪曉蕭蕭隨鶯上柳條漸將絲共結終與絮俱飄
淚粉凝啼眼珍珠壓舞腰東風自憐惜留映赤欄橋
又詠新柳曰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
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
梢頭覺夜深惆悵吳宮千萬樹亂鴉疎雨正沉沉　謝
榛詠春柳曰黃鸝時復喚春遊陌上楊花漫不休幾向
離筵搖落日莫教長笛動清秋輕烟直接都門外細雨
低臨灞水頭謾繫王孫金絡馬萋萋綠草有人愁

【原賦】魏文帝柳賦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伊中域之偉木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固肇萌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指柔條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孛散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遊而處此今倏忽而成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廻睠秉至德而不伐兮豈簡畢而擇賤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應瑒楊柳賦曰赴陽春之和節植纖柳以承涼攄豐節而廣布紛鬱勃以敷陽三春候其奄過景日赫其垂光振鴻條而遠峙廻雲蓋於中唐　繁欽柳賦曰有寄生之孤柳託余寢之南隅傾肇陽以吐牙因春風以揚敷交綠葉而重葩轉紛錯以扶疏鬱青青以暢茂紛冉冉以陸離浸朝露之清液曜華采之猗猗　王粲柳賦曰昔我君之定武致

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嘉木于茲庭歷春秋以逾紀行復出于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脩長枝扶疏而覃布莖森梢以奮揚人情感于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覩城壘之故處悟無生之語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於此樹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遲而不屢　晉成公綏柳賦曰宅京宇之西偏濱犢臭之清渠啟橫門於大路臨九達之通衢慜行旅之靡休樹雙柳于道隅彌年載而成陰紛嬋媛而扶疏　伍輯之柳花賦曰步江臯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葉而雲布揚零花而雪飛或風廻而游薄或霧亂而飈零野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明　傅休奕柳賦曰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濱參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增茂兮容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洛而成林於是元雲被岳素景含暉泰液渥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以依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于泰山兼覆廣施則均於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生生于自然無邪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廣遠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

枝夭夭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遙

【賦】【序】魏曹植柳頌序曰余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刋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今之士

檉

【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增】說文曰檉河柳也從木聖聲　羣芳譜曰赤檉幹小枝弱皮赤葉細如絲縷婀娜可愛一年三作花花穗長二三寸色粉紅如蓼花名檉柳一名雨師一名河柳一名人柳一名三眠柳一名觀音柳一名長壽仙人柳即俗所稱三春柳也春前以枝插之易生　詩曰啟之辟之其檉其椐

【原】南越志曰綏南縣多連山檉松杞梓　爾雅翼曰天之將雨檉先知之起氣以應又負霜雪不凋乃木之聖者也故字從聖又名雨師　酉陽雜俎曰涼州有赤白檉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煑銅　文選南都賦曰其木則檉松楔㮶　三輔故事曰漢武帝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詩】梁簡文帝詠檉曰凌寒競貞節負雪固難虧無慚雲母桂詎減珊瑚枝【增】明吳寬詠檉曰讀詩識其名誰謂材無用西戎每渡河此木能載重所以人字之豈在作梁棟兩株倚東籬計亦七年種相對垂青絲蔭地來二仲

【頌】梁江淹檉頌曰碧葉菴藹頳柯翕赩方隨鶴檟遠笑荊棘

杞

【增】毛詩義疏曰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為轂　嚴粲詩緝曰詩有二杞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桋言采其杞枸杞也　孟子曰猶以杞柳為桮棬　詩疏曰杞形似樗一名狗骨

黃楊

【增】本草曰黃楊生諸山野中人家多栽插之枝葉攢簇上聳葉似初生槐芽而青厚不花不實四時不凋其性難長俗說歲長一寸遇閏則退今試之但閏年不長耳其木堅膩作梳剜印最良　酉陽雜俎曰世重黃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蘇軾詩曰園中草木應無數唯有黃楊厄閏年

【增】【賦】宋歐陽修黃楊樹子賦并序曰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作小賦以

歃之曰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巳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䕺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巳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曰薄雲昏烟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實穴風吹陰崖雪積歎山鳥之嘲哳褭驚猨之寂歷無游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巳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容

梓一

原 爾雅曰楰鼠梓（郭注曰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椅梓（郭注曰即楸） 增 爾雅翼曰說文言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同榎）楸也然則椅梓檟楸一物四名而陸璣詩疏以楸之白理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爲椅齊民要術又以白色有角者爲梓即角楸也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椅楸又名黃荆楸但以子之有無爲別其角細長如箸其長近尺冬後葉落而角猶在 本草蘇頌曰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又一種鼠梓即小雅云北山有楰是也 又李時珍曰梓有三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梓之美文者爲椅楸之小者爲榎桐亦名椅與此不同此椅即尸子所謂荆有長松文椅者也 原 詩曰北山有梓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增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原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爲長生 增 山海經曰玉山碧山多梓雞山美梓 埤雅曰梓爲百木長故呼爲木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名篇禮以梓人名匠 爾雅翼曰屋室有梓木則餘材皆不震 古今注曰梓實曰豫章 齊民要術曰種梓法秋末冬初取梓角暴乾播種一年蒔之二年移之 元中記曰凡梓木爲柩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 原 文選曰斬泗濱之梓以爲箏

梓二

增 古史考云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商闕化爲松柏 原 尚書大傳曰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見梓晉然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 增 史記曰子胥將死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爲器而抉吾眼於吳之東門上以觀越兵入吳也 元中記曰秦文公造長安宮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

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柰乎吾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明日人上言之公依此伐之時梓樹神化爲青牛文公命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澧水秦因是置旄頭使先驅　帝王世本云鄭客入函谷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書以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門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書曰今年祖龍死　漢武故事曰衞子夫入宮歲餘不得見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乎是日幸之有娠 原漢書曰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屈劉向疏云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增後漢書曰應順爲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　豫章記曰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四十五圍樹先枯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華太興中元帝果繼大業

楸一

增爾雅曰槐郭注曰槐當爲楸 小葉曰榎大而皵楸小而散榎

原又曰柏山榎郭注今之山楸 增羣芳譜曰楸生山谷間處處有之與梓本同末異生有行列莖幹喬聳至秋垂條如線謂之楸線其木濕時脆燥則堅良木也　本草李時珍曰楸葉大而早脫故謂之楸榎葉小而早秀故謂之榎　左傳曰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定姒薨匠慶請蒲圃之檟以爲櫬君子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原史記曰淮北常山發南河濟之間千樹楸與千戶侯等 增正字通曰汝州多楸樹富弼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後人思其政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　潘岳懷舊賦曰望彼楸矣感于予思　別賦曰望青楸之離霜　陳思王曹植詩曰走馬長楸間　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

楸二

增詩 唐韓愈庭楸詩曰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冬有藤繞之上各相鉤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下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烟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忘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既無可顧不往自

可憐、又楸樹二絶句曰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李自枝條能豎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豫章一

【增】本草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頗師古曰豫即枕木章即樟木豫即所謂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　羣芳譜曰樟樹高丈餘小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結小子肌理細膩有文故名樟可雕刻氣甚芬烈大者數抱西南處處山谷有之可爲居室器物又可製船易長根側分小木種之老則出火種勿近人家　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章常爲生　【原】陳留風土傳曰尉氏章樹生酸棗　荆州記曰山陽縣豫章木徑可伐作鼓　【增】地里志曰豫章郡城南有樟樹長數十丈立郡因以爲名至晉永嘉年間大茂　水經曰豫章城之西南有松陽門門内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陰數畝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章枕皆三四五圍　鄧德名南康記曰南康縣眥永極源去郡丘九百地多章枕樹　【原】莊子曰騰猨得豫章攬蔓而生長於其間得便也

淮南子曰藜藿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　【增】神異經曰東方有豫章樹高千丈有工操斧旋斫旋合　新語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石生于沙中豫章產於幽谷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楩楠豫章　郭璞南郊賦曰奬樟擢秀於祖邑　杜甫詩曰豫章翻風白日動　又曰豫章夾日月

豫章二

【增】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惡聞洗耳於河巢父見謂之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雖巧而不能得子避世何不深藏　【原】左傳曰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不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增】述異記曰昔漢武二年立豫章宮於昆明池中作豫章木殿　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以此樹常中枯逮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爲中宗之徵祥也　陳書曰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宮之獨闕一柱七月有章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慶以聞詔書令沈衆兼工部尚書構太極殿　袁堅續志曰建安麻沙鎮唐劉翱手植樟木大十餘圍有異人曰此木之榮枯實關劉

之盛衰至宋紹定間得樟實三枚有夢先者三舉兩魁後一幹微枯其年劉純沒後枯幹復榮又生黃花三朶是年劉領舉者三人凡有科擢必先見兆因呼瑞樟

豫章三

【增】【賦】唐敬括豫章賦曰東南一方淮海維揚爰有喬木是名豫章根坎窞兮天網鬱四氣煥三光蟲縮雲聳拔離翼張一擢而其秀頴發七年而其材莫當懿夫倚荊衡連楚越迴合湘沅之浦分敷吳會之關黯彭蠡而烟注汩滄浪而吹發清澗蟠黯朝灑陽臺之雲翠影亭亭夕映巫山之月固其孤幹直指交葉亂傾紺葉烟綠朱華日明掩冥靈之光價奪若木之芳榮并不暇植曼不及榮總此眾美嶠與之京嗟乎向若廓君之林池光君之苑囿膏澤即沐鴻休亦覆門柳不可齊華庭梧不能獨秀已矣夫梓匠之瞻望靡及江潭之歲月空深誰當從杭天池畔終藉成君桃李陰

【增】記南宋黃庭堅壽樟記曰在建昌縣治項安世作壽樟亭初邑人李左司公愬仕于朝高宗嘗問樟公安否奏以枝葉婆娑四時常青何萬幾之暇眷眷乎遐方之一樟哉必問閭閻纖悉轉而上聞抑念世家仁及此木也詔定間令陳文孫刻圖于石焉

椿

【增】本草李時珍曰椿樗易長而多壽考故有椿栲之稱椿樗栲乃一木三種也椿木皮細實而赤葉香甘可茹　羣芳譜曰椿一作櫄一作杶一作橁今俗名香椿木身大而實其幹端直紋理細膩肌色赤皮有縱紋易起葉自發芽及嫩時皆香甘生熟鹽醃皆可茹　莊子曰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鳳池編曰盧攜夢人贈句云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語後九年攜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樹則不濕不搖　古詩曰椿松為佳友烟霞是舊隣　蘇軾集曰從今八百歲合抱是靈椿

【詩】宋晏殊詠椿詩曰峩峩楚南樹杳杳含風韻何用八千秋騰凌詫朝菌　劉原父詩曰野人獨愛靈椿館館西靈椿聳危幹風揉雨練三月餘奕奕中庭映華傘

樗

【增】本草曰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呼為虎目樹亦名虎眼謂葉脫處有痕如虎之眼目又如樗蒲子故得此名　又曰樗亦作樗字從雩其氣臭人呵嘑之也其木皮麤肌虛而白其葉臭惡歉年人亦采食栲即樗之生山中者

【原】詩曰山有栲　又曰蔽芾其樗

【增】又曰南

山有栲栲山樗也【原】又曰南山有樗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遥乎寢臥其下【增】又曰樗櫟散材也

【增】【詩】唐白樂天詩曰杳檀文杏苦雕鐫生理何能得自全知有無材老樗否一枝不損盡天年

漆一

【增】許愼說文曰漆本作桼木汁可以髹物　本草曰漆樹春分前移栽易成其身如柿其葉如椿以金州者爲佳故世稱金漆今廣浙中出一種漆樹似小榎而大六月取汁漆物黃澤如金即唐書所謂黃漆者也　詩曰阪有漆　史記曰陳夏千畝漆其人皆與千户侯等又曰木器髹者千枚　莊子曰漆有用故割之　抱朴子曰淳漆不黏者服之通神長生或以大蟹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之服至一年六甲行厨至也古詩曰以膠投漆中誰能解離此

漆二

【增】滑稽傳曰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　後漢書曰樊宏父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鉅萬追爵謚爲壽張敬侯　又方藝傳曰樊阿從華佗求方可服食有益於人者佗以漆葉青黏散與之

皁莢一

【增】廣志曰雞棲子皁莢也　本草李時珍曰一名烏犀一名懸刀所在有之樹高大葉如槐葉瘦長而尖枝間多刺夏開細黃花結實有三種一種小如猪牙一種長而肥厚多脂而黏一種長而瘦薄枯燥不黏以多脂者爲佳其樹多刺難采以篾箍其樹一夜自落亦一異也不結實者鑿一孔入生鐵三五斤泥封之即結一種肥皁莢樹葉如檀莢如雲實之莢肥厚多肉內有黑子數顆如漆而堅中有白仁如栗煨熟可食作丸澡身去垢勝于皁莢　范子計然曰皁莢出三輔上價一枚一錢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酢皁莢可食　洛陽宮殿簿曰建始殿前槐及皁莢二十株

皁莢二

【增】南史曰明帝每用皁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　三國典略曰梁元初甘露降荆州皁莢樹

陳書曰梁末童謠云不見馬上郎只有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皁莢相料理及王僧辯平羣臣奏高祖曰王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黃塵陳也世不解皁莢之義及陳滅於隋氏姓楊楊者羊也說者以江東人謂羖羊角爲皁莢　神仙傳曰劉綱受老君道成上大皁莢樹飛去入雲　又曰雲翁斬皁莢樹以杯承之皆是好酒

楮

增本草李時珍曰楮一名穀（音媾亦作構）一名穀桑按許慎說文曰楮穀乃一種也不必分別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葉無椏叉三月開花成長穗如柳花不結實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葉有椏叉開碎花結實如楊梅蜜煎可作果食南人剥皮擣煮造紙亦緝練爲布其木腐後生菌耳味甚佳好　書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詩曰樂彼之園其下維穀　蔡倫本傳曰造意用楮膚麻頭敝網以爲紙　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爲褐裏罽布以擬氈　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遂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寡矣　元表捐澄懷錄曰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

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增詩宋蘇軾宥老楮詩曰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穀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膂子楊梅熟胡爲尋丈地養此不材木靜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蔡生紙子入桐君錄黃繒練成素黝面頩作玉灌灑蒸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酲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爲賦詩德怨聊相續　蘇轍詩曰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開門聽來往并納賢與愚　王安石詩曰可惜臺上楮轉日已陰繁不解詩人意何爲樂彼園

石南

增本草曰生於石間向陽之處故名石南株極有高大者江湖間出者葉如枇杷上有小刺凌冬不凋春生白花成簇秋結細紅實關隴間出者葉如莽草青黃色背有紫點無花實葉至茂密陰翳可愛　任昉述異記曰曲阜古城有顏子墓墓上石南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　太眞外傳曰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旁見石南樹愛玩久之因目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

增詩唐白居易石南詩曰傘蓋低垂金翡翠薰籠亂搭繡衣裳春芽細炷千燈焰夏蕊濃焚百和香　權德輿

詠石南詩曰石南紅葉透簾春憶得妝成下錦裀試折一枝含萬恨分明說向夢中人 王建看石南花詩曰留得行人忘卻歸雨中須是石南枝明朝獨上銅臺路容見花開少許時 孟郊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南樹詩曰太朴既已判眾材爭萬株懿茲南海華來此北壤偎生長如自惜雪霜無凋渝龍龍抱靈秀簇簇抽芳膚寒日吐丹艷赬子流細珠鴛鴦花數重翡翠葉四鋪雨洗新妝色一枝如一姝聳異敷庭際傾妍來坐隅散彩飾几案餘輝盈盤盂高意因造化常情逐榮枯主公方寸中陶植在須臾養此奉君子賞觀日為娛始覺

石南詠價傾賦兩都崇頌庶可比桂詞難以踰因謝丘墟木空採落泥塗時來開佳姿道去臥枯株爭芳無由緣受氣如鬱紆抽肝在郢匠歎息何踟躕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五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六

木部五

桂 楓 無患 柞 櫟 槲 楮 女貞
冬青 木蘭 栟櫚 桐木[附] 荆棘
榕 朱樹 君子 靈壽 拔 檀 樺木
烏臼 夫移 櫧 梭 杻 櫨 白銀 杬
檞 楮 望 勝火 梽柳 櫰木 枝杖木
木棉 芙蓉 蜂樹 給木 文木 貝多
相思子 睞 毘 楊木 鐵力木 抱木 播移
千歲 蘇 屏 安息 樹 菩提樹 淨土樹
韓木 弓樹 天符葉 紫鉚樹 丹青樹
黃楊木 木仙樹 思樹 小兒樹 大食木
奄羅樹 嶽樹 鐵錢
射干 時樹 青夏

桂一

原 爾雅曰梫木桂（郭注曰南人呼桂厚皮者為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閒無雜木）說文曰桂江南木百藥之長 廣

志曰桂出合浦而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閒無雜樹 增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桂有三種皮赤者為丹桂葉如柿者為菌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 本草李時珍曰桂有數種以今參訪牡桂葉長如枇杷葉堅硬有毛及鋸齒花白色皮多脂菌桂葉如柿葉而尖狹光淨有三縱文而無鋸齒其花有黃有白皮薄而卷又有巖桂類菌桂而稍異葉不似柿有鋸齒如枇杷葉而麤澀者有無鋸齒如梔子葉而光潔者叢生巖嶺俗呼為木犀其花有白者名銀桂黃者名金桂紅者名丹桂有秋花者春花者四季花者逐月花者皮不堪入

藥惟花可收若浸酒之類耳　禮內則曰綿桂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 原 春秋運斗樞曰椒桂合剛陽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合猶連體而生也　春秋潛潭巴曰宮桂鳴下土諸侯號有聲桂好木生於宮中猶天子升有贊譽者爲諸侯今乃鳴是乃成聲名子下土之附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訟平芳桂常生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其上多桂皋塗之山上多桂木桂木八樹在賁隅東八桂成林言其大也賁隅番禺也　羅浮山記曰山頂有桂山海經所謂賁禺之桂　臨海記曰石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雞之所集八桂之所植　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　闞子

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爲鉤 增 抱樸子曰桂可以蔥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大不死　南部新書曰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曰月中種也至今中夜往往子墜　異物志曰桂之灌生必粹其族柯葉不渝冬夏常綠匪桂植在乎嵩岳 原 楚辭曰桂櫂兮蘭枻　又曰桂棟兮蘭橑　又曰結桂枝兮延佇　又曰沛吾乘兮桂舟　又曰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鶤　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又曰飲菌若之朝露兮搆桂木以爲室　又曰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　又曰葛藟纍于桂樹兮　又曰矯菌桂以紉蕙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氣潛以悽戾兮桂枝落而銷亡　吳都賦曰丹桂灌叢　陶潛詠曰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　文選曰秋風生桂枝　又曰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　又曰桂枝生自直　又曰青霞雜桂旗　又曰桂棟留夏飈 增 唐杜甫詩曰攀桂仰天高　韓愈集曰桂樹團團兮白石鑿鑿　李賀詩曰畫闌桂樹懸古香　李商隱詩曰補羸貪紫桂

桂二

原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物之美者招搖之桂　韓

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神仙傳曰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許由父箕山得丹石桂英今在中岳　列仙傳曰范蠡好食桂飲水賣藥人間世世見之　又曰桂父象林人常服桂皮葉龜腦和之　拾遺記曰岱輿一名浮折北有玉梁千丈駕元流之上峰旁有丹桂白桂皆可爲舟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木南得烟丘碧樹鬬河之桂北有紫桂成林羣仙餌焉　史記云尉佗獻桂蠹一器漢武故事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

爲桂風來自香　洞冥記曰鄴過國獻能言之龜青玉匣東方朔曰惟桂露以飲之置之於通風之器　淮南子曰王安好道感八公共登山少攀桂樹安作詩曰攀桂樹兮聊淹留 【增】拾遺記曰宣帝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遠望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陽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 【增】世說曰客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荅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泉上爲甘露所霑下爲甘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川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也　廬山記曰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 【增】本草曰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以植芳休苑中　唐書曰垂拱四年三月有月桂子降於台州經十餘日乃止　一品集曰平泉莊有剡溪之紅桂種山之月桂曲阿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真紅桂東陽之牡桂　談苑曰南唐後主嘗名徐鍇至清暑閣前地經雨草生磚縫中薙去復生鍇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匀布縫中經宿草盡死

桂三

【對】一枝 八樹　晉書郤詵爲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下見桂一　山海經

小山 中岳　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小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　下見桂二　神仙傳

冬榮 夏綠　楚辭嘉南方之炎德兮美桂樹之冬榮　下見桂一　異物志

香宜汎酒 味可蠲痾

【詩】三脊 五枝　陸佃埤雅凡木葉皆一脊惟桂葉三脊　事詞類奇蔣山實錄諸五子馬道贈詩曰丹桂五枝芳

綠青照夜、青枝拂塵　拾遺記王母與燕昭王遊于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于桂書之上　洞冥記武帝使董謁乘琅霞之輦以昇壇至二更西王母至壇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桂枝自拂階上塵

集　綵鸞來 珠雀　天地運慶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王女三千人守之其實食之如精人食之一年仙宮遊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鳴其了此　下見桂五　剡禹錫詩

金粟 玉花　韓了翁嚴桂詩虎頭點照開金粟屋道人書印宣王路花史無取書蕃素業折桂明年曾花歸白如王女伴折取簪髻髻無瑕王花

桂四

【增】閶河如粟　韓熙載詩曰閶河之桂實大如粟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流桂泉　廣東書曰南中有流泉出山洞常帶桂葉好事者因謂爲流桂泉

交趾置園　廣志曰交趾置桂園

林嶺盡香　柳宗元種白桂陽郡有林嶺盡香桂

紫陽花　南部新書招賢寺植桂甚可愛郡守白公號爲紫陽花

香桂成林　水經注曰桂林之外林邑城漢懷

仙友　昔賢蘇馨等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青紫梅桂父者縣人也據居此林服桂伴道

仙客　十客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賦　類書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謂桂爲仙友又以十二客謂桂爲仙客

桂五

【原】詩梁范雲詠桂詩曰南中有八樹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　庾肩吾詠桂詩曰新叢入望苑舊幹別層城倩視今移處何如月裏生　周王褒詩詠定林寺桂樹曰歲餘彫晚葉年至長新圓月輪三五映鳥生八九飛【增】唐李嶠詠桂曰未植銀宮裏寧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客條爲馬仙人葉作舟願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　張喬試月中桂詩曰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墮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玉兎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仙功　劉禹錫酬令狐楚別齋初栽桂樹見懷之作曰清淮南岸家山樹黑水東邊第一栽影近畫梁迎曉日香隨綠酒入金杯根留本土依江潤葉起寒稜映月開早晚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綵鵬來　于武陵詠山中桂曰日暖上山路鳥啼知已春忽逢幽隱樹如見獨醒人石冷開常晚風多落已頻樵夫應不識歲久伐爲新　皎然賦得青桂歌送徐長史曰昔年攀桂爲留人今朝攀桂送歸客秋風桃李搖落盡爲君青青伴松柏謝公南樓送客還

高歌桂樹凌寒山應憐獨秀空林上空賞數華積雪間昨夜一枝生在月嬋娟可望不可折若爲天上堪贈行徒使亭亭照離別　李德裕月桂詩曰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翠幹生巖下金英在世間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涼秋夜嫦娥來暫攀　宋劉彥沖巖桂詩曰涼飈振遠村寂寞度清芬山路不知處月窗時夜聞孤根寒抱石落子半飄雲袖手空延佇無才可賦君　陸游以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句曰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　元黃庚詠木樨花曰曾住仙山九折巖夜涼薜荔挂衣衫月窺尊裏如相伴人立花邊自不凡叢綠聯環垂玉佩殘黃銷骨現金函枝空蟾窟今誰記猶道東陵繫舊銜　又曰蒼蒼珠樹俯寒流析木津頭戲拍浮褐鳳摶風朝紫極硯蟾滴露瀉清秋返魂香羨羅裳貯凝月枝憑玉斧脩夜景未闌清入骨瀟灑鱗甲臥癡虬　明高帝紅木樨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霞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　又曰秋日幽巖桂影圓香心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原】【贊】晉郭璞桂贊曰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楓一

【原】爾雅曰楓欇欇（郭注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增】說文曰楓木厚葉弱枝善搖漢宮殿中多植之至霜後葉丹可愛故稱楓宸【原】南方草木狀曰楓香樹子如鴨卵二月花色白乃連著實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眞郡有之其脂爲白膠香【增】本草李時珍曰楓木枝幹修聳大者連數圍其木甚堅有赤有白白者細膩其實成毬有柔刺　述異記曰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瘤癭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以雕刻鬼神可致靈異　金樓子曰楓脂千歲爲琥珀　孫炎正義曰楓子鬼乃欇木上寄生枝高三四尺天旱以泥泥之即雨　僉載曰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生楓樹下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笠於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禊之即雨人取以爲式盤極神驗楓天棗地是也　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　譚子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　花木考曰楓樹菌食之令人笑不止飲土漿乃差　彙苑詳註曰廣西

南陵府横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蟲食之蟲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濵蛋人謂之作釣繙甚適于用【原】離騷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古詩曰長楓千餘丈蕭蕭臨淵水【增】謝靈運詩曰晚霜楓葉丹　杜甫詩曰玉露凋傷楓樹林　元結詩曰千里楓林烟樹深　杜荀鶴詩曰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郭功父詩曰楓葉翻蜀錦

楓二

【原】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擲其械於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化爲楓木之林　晉宮殿名曰華林園楓香三株　異苑曰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逕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既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增】後周書曰武帝天和元年七月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原】詩梁簡文帝賦得詠疏楓詩曰萎綠映葭青疎紅分浪白花葉灑行舟仍持送遠客

無患

【原】纂文曰無患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瑿櫨　崔

豹古今注曰拾櫨木云無患者昔有神巫曰瑤眊能作符劾百鬼則以此木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惡競取爲器用以厭鬼故號無患 【增】博物志云葉似柳核堅正黑可作香纓用辟惡氣浣垢亦良 本草云無患子一名噤婁一名桓桓患字聲訛也 又李時珍曰生高山中樹甚高大枝葉皆如椿特其葉對生五六月開白花結實如彈丸狀如銀杏及苦楝子釋家取爲數珠故謂之菩提子 山海經曰袟周之山其木多桓 酉陽雜俎云無患木燒之極香

【原】贊齊卞敬宗無患枕贊曰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斯製以獻君子

柞

【原】爾雅曰栩杼(說柞樹也) 【增】本草曰柞木生南方細葉今之作梳者是也 又李時珍曰此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木及葉丫皆有鍼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實心理皆白色俗名鑿子木 【原】詩曰陟彼高岡析其柞薪 又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又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又曰柞棫斯拔 【增】石鼓文曰柞棫其特 齊民要術曰柞斫去尋生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樽柴在外 漢書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樹枝覆陰數十畝 崔豹古今注曰鑿木出交州林邑國也色黑而有文亦謂之文木

櫟

【原】爾雅曰櫟其實梂椒之屬其子房生爲梂 陸璣詩疏曰周秦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㮕之屬也 【增】六書故曰櫟冬不凋其實如斗有黑心櫟白櫟綿櫟白櫟子尤細綿櫟以堅忍得名 本草李時珍曰櫟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其木心赤詩曰瑟彼柞棫是也一種結實者其名曰栩其實爲橡二者葉如櫧葉而文理皆斜句四五月開花如栗花黃色實如荔枝而

有尖其蔕有斗包其半截其仁如老蓮肉儉歲采以爲飯或搗浸取粉豐年可以肥猪其木高二三丈堅實而重大者可作柱棟小者可爲薪炭橡可以染皁周禮職方氏山林宜皁物柞栗之屬即此也嫩葉可煎飲代茶 詩曰集于苞栩 又曰山有苞櫟 後漢書曰李恂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 晉書曰摯虞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社之間轉入南中糧絕饑甚拾橡實食之 水經曰若耶溪孤潭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嘗遊之作聯

句題刻樹側 【原】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匠石不顧曰散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 【增】淮南子曰十二月宫獄其樹櫟 杜甫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

槲

【增】爾雅曰檄樸心（郭璞注曰槲檄別名有心能濕一名心） 本草曰槲有二種一種叢生小者一種高者名大葉櫟似栗而長大麤厚花亦如栗冬月凋落實似橡子稍短小味惡荒歲人亦食之木理粗不及橡木所謂樽櫟之材者指此 詩曰林有樸樕 北齊書曰韋孝寛忌斛律光英勇作謠言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竪 唐武后時仗前有大槲樹頒赦之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

楛

【增】陸璣疏曰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蓍 爾雅翼曰楛堪爲矢 【原】書曰荆州厥貢惟箘簵楛 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詩義疏曰楛上黨人篾以爲箱器屈以爲釵故上黨調問婦人買赭不竈中自有黃土買釵否山中自有楛矢 【增】孔子世家曰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胡虞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原】文選曰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萃

女貞

【增】羣芳譜曰女貞一名貞木一名蠟樹處處有之以子種而生最易長樹似冬青葉厚而柔長面青背淡長者四五寸甚茂盛凌冬不凋人亦呼爲冬青五月開細花青白色花甚繁九月實成似牛李子纍纍滿樹生青熟紫木肌白膩立夏前後取蠟蟲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出延緣枝上造成白蠟民間大獲其利 【原】典術曰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葉不落 山海經曰太山多貞木 鄭氏昏禮謁文贊曰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涼守節險不能傾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女貞一株 【增】琴操曰魯有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

【原】頌晉蘇顔女貞頌曰昔東阿王作楊柳頌辭義慷慨旨在其中余今爲女貞頌雖事異於往作蓋亦以厲冶容之風也女貞之樹一名冬生負霜蔥翠振柯凌風故清士欽其質而貞女慕其名或樹之於雲堂或植之於階庭

冬青

增羣芳譜曰冬青一名凍青一名萬年枝女貞別種也樹似枸骨子極茂盛高丈許木理白細而堅重有文葉似橿子樹葉而小又似椿葉微窄而頭頗員光潤經霜不凋堪染緋其嫩芽可食五月開細白花結子如豆紅色放子收蠟一如女貞江南冬青葉對生枝葉皆如桂但桂葉硬冬青葉軟稍異　彙苑詳註曰冬青一名萬年一名長生皆別名也漢宮殿前多植之　本草李時珍曰凍青亦女貞別種也但以葉微團而子赤者為凍青葉長而子黑者為女貞　常氏日鈔曰冬青花關係水旱其花不落濕地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長生二株含章殿前長生一株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　又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鄴中記曰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團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華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　謝朓詩曰風動萬年枝　杜甫詩曰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盧多遜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

增詩唐許渾詩曰霜散不凋色兩株交石檀未秋紅實淺經夏綠陰寒

增賦晉嵇含長生樹賦曰余嬰丁閔凶靡所定居老母垂聖善之訓以為生事愛敬沒則無改宜居墓次瞻奉威靈無覽藝文可以不殞先軌祇奉慈令遂家于墳左塲除壇封種植松柏松柏之下不滋非類之草猥有長生育于域內豈老母至行表微于嘉木哉辭曰美我親之仁孝固徵瑞之必格降祖宗之遺德振奇木之青條結根擢幹載生無漸弱莖猗猗綠葉冉冉處陰冬而愈茂豈華葉之有點感自然以旌賢諒有道之不掩

木蘭一

增本草釋名曰林蘭杜蘭木蓮（其香如蘭其狀如蓮故名）黃心（其木心黃故名）　白居易集曰木蓮生巴峽山谷間民呼為黃心樹大者高五六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紋葉如桂而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蕊有異四月間始開二日即謝不結實　李時珍曰木蘭枝葉俱疏其花內白外紫亦有四季開者深山生者尤大可以為舟花有紅黃白數色木肌細而心黃梓人所貴

原戴延之西征記曰顯陽殿前有木蘭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有木蘭二株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木蘭四株

增洞冥記曰乾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飼以木蘭之葉使方國貢此葉此牛不甚食食一葉則累月不饑　述異記曰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　又曰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　原神仙傳曰北海于君病癩見市有賣藥姓公孫帛因問之公曰明日木蘭樹下當教卿明日往授素書二卷以消災救病無不愈者　增嵐齋錄曰張搏為蘇州刺史植木蘭花於堂前花盛時宴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穨然醉倒客欲續之皆莫曉其意既而稍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為絕唱　原離騷曰朝搴阰之木蘭(阰山名也)　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增蜀都賦曰其木則有木蘭梫桂

木蘭二

增詩唐李涉詠木蘭花詩曰碧海真人誓紫衣始堪相並木蘭枝今朝繞郭花看徧盡是深村田舍兒　徐凝詠木蘭花曰枝枝轉勢雕弓動片片搖光玉劍斜見說木蘭征戍女不知那作酒邊花　白居易詩曰紫房日照胭脂折素豔風吹膩粉開悟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李商隱詩曰二月二十五木蘭開折初初猶新病酒復似久離居悲絕更傾國驚心開遠書紫絲何日障油碧幾時車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襪烟態不勝裾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疏瑤姬與神女長短定何如

原賦晉成公綏木蘭賦曰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觀之遂為賦曰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於元冥授節猛寒嚴烈峩峩堅冰霏霏白雪木應霜而枯零草隨風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旖旎之弱條諒抗節而矯時獨滋茂而不彫

栟櫚一(櫚木附)

原廣雅曰栟櫚椶也　廣志曰栟櫚葉似車輪乃在巔上有皮纏之附地起二旬一采轉復上生　增本草李時珍曰椶櫚一名栟櫚俗作棕鬣皮中毛縷如馬之騣鬣故名出嶺南西川今江南亦有種之最難長初生葉如白及葉長高二三尺則木端數葉大如扇上聳四散岐裂其莖三稜稜邊如刺四時不凋幹正直無枝近葉莖處有皮裹之每長一層即為一節幹身赤黑皆筋絡可為鐘杵亦可旋為器物其皮有絲毛錯綜如織剝取

縷解可織衣帽褥椅鍾盂之屬大為時利每歲必兩三剝之否則樹死或不長剝之多亦傷樹三月於木端莖中出數黃苞苞中有細子成列乃花之孕也狀如魚腹孕子謂椶魚亦曰椶筍漸長出苞則成花穗黃白色結實纍纍大如豆生黃熟黑甚堅實或云南方此木有二種一種有皮絲可作繩一種小而無絲惟葉可作帚別有蒲葵葉與此相似而柔薄可作扇笠許慎說文以為椶櫚誤矣

【原】山海經曰廲之山其木多椶 吳錄地理志曰武陵臨沅縣多栟櫚木生山中 晉令曰其夷民守護椶皮者一身不輸

【增】齊書曰高帝討晉安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常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梁書曰張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栟櫚皮麈尾 通書曰訶陵國在南海中以木為城雖大屋亦覆以栟櫚 杜詩注曰甫因朝廷以李林甫瑣瑣之才代張九齡為相作椶拂子詩以寓意 雲仙雜記曰方鎔隱天門山以棕櫚葉拂書號無塵子日以酒脯祭之 東坡詩註曰椶筍狀若魚子而加甘芳筍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而取之過此則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于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以竹筍同審煮醋浸可致千里外 埤雅廣要曰蜀錦城之南有海椶焉幹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尺餘相傳縣李唐來閱千稔矣明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萎略無生意敕還蜀植之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者遇者其在城南者幹古顛仆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詣他用旣而斲為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雖爨下之桐未可儗也祕內翳士之嗜音者恒企慕焉 本草曰櫚木出安南性堅紫紅色有花文者謂之花櫚可作牀几扇骨為枕令人頭痛性熱故也俗作花梨誤矣

栟櫚二

【增】詩 唐杜甫詠枯椶詩曰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沈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又海棕行曰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宋梅堯臣椶櫚詩曰青青椶櫚樹散葉如

車輪擁擁文紫髯歲剥豈非仁用以覆瑚璉何憚尅厥
身　蘇軾送椶笋與殊長老詩曰贈君木魚三百尾中
有鵝黄子魚子夜乂剖瘦欲分甘籜龍藏頭敢言美願
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
不能鳴固其理　唐庚椶花詩曰砍斫夜乂頭取出仙
人掌鮫人滿腹珠鰤魚新出網　洪舜俞詩曰舊脫敗
蓑亂新添華節高蕭容春尚靜俠氣夏方豪黄孕子魚
腹青披孔雀尻豐撞如可製雷動景鐘號
原 頌 梁江淹栟櫚頌曰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徑
森蓰山道烟岫相珍雲壑共寶不錦不繡何避山巧

增 賦 宋劉敞栟櫚賦曰圓方相磨純粹精兮剛徤專直
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栟櫚禁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
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劒戟
鋋兮温潤可親黝而不傷兮雪霜青青不畏僵兮壽比
南山遨其無疆兮被髮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
所妨兮苦身克己用不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黄
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懍其無華不
尚色兮遁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則兮

荆一

增 格物論曰荆小木叢生枝莖婆娑葉刻缺而麄澀荒
坂洲渚多有之又有所謂牡荆杜荆山荆等其名不一
原 廣志曰楚荆也牡荆蔓荆也　又曰赤荆大實者
名曰牡荆　增 本草曰牡荆一名黄荆一名小荆一名
楚山野多有年久不樵者樹大如盌其木心方其枝對
生一枝五葉或七葉如榆長而尖有鋸齒五月杪間開
花成穗紅紫色子有白膜皮裹之蔓荆其枝小弱如蔓
故名石荆似荆而小生水旁紫荆高樹柔條其花甚繁
至秋子熟正紫圓如小珠名紫珠其皮入藥以川中厚
而紫色味苦如膽者爲勝欒荆一名頑荆莖葉都似石
南幹亦反卷經冬不死葉上有細黑點者眞也　原 詩

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楚
又曰綢繆束楚　又曰交交黄鳥止于楚　禮弓矢
圅楚弴以荆爲之然以灼正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
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荆　顧微廣州記曰
撫納縣出金荆　又曰金荆可作枕白荆堪爲履紫荆
堪爲牀　文選曹植曰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謝
朓詩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荆二

原 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吴王云
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臣今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露衣也 增 後漢書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須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 原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還為雍和 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下有宿客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生荆木長一二丈客懼入報隨隨曰此左公也追之客逐慈叩頭謝客還見牛故在地無復荆木也 增 晉書曰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荆三

增 聲子班 廉頗負 左傳伍舉入鄭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史記廉頗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 漢幡 齊杖 漢書郊祀志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命曰靈旗 齊書東昏侯作芳樂苑於苑中立市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 議分即枯 指病則愈 齊諧記田真田慶田廣兄弟欲分財堂前紫荆花葉茂盛夜議所分取之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所以憔悴人何不如由是不復分也 本草南有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字人子李置牀下病雖危亦無害也 生門中 試道次 東觀漢記尹勤以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荆棘 隋史燕榮為幽州總管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初 文如錦 花似雪 余數嵩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稍余荊剖數十片色如真金文彩燦爛有如錦甚 香橘細可以為杖反卞函花木考白耕出矣與手塵 洞後花白似雪品人爭書之又有一種荷花色青柔媚可愛 歡同株 辭故枝 陸機詩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杜甫詩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

荆四

原 頌 梁江淹金荆頌曰江南之山連障連天既抱紫霞亦澈絳煙金荆佳樹涵雲宅仙姱節詎及幽意誰傳 增 序 宋顏竣凡贊序曰今上在彭城賜金荆臥几

棘一

增 彙苑詳注曰棘木名小棗也如棗而多刺以其有刺故從兩朿凡有刺者皆曰棘木色白者為白棘酸者為樲棘埤雅云棘性堅強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又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暖故也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花芽也 原 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又曰尸鳩在桑其子在棘 又曰肅肅

鵜羽集于苞棘【增】又曰棘門有棘斧以斯之【原】又
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棘　周
禮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增】王制曰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原】春秋元命苞曰
樹棘聽訟其下者願取其赤實也　春秋繁露曰美惡
之類各以類應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
棘楚【增】宋書袁淑上太祖書曰所謂棲烏於烈火之
上養魚于叢棘之中　隋書曰流求國居海島之中土
人居之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呂氏春秋曰枳棘之有
刺也裘狐之有皮也食棘之刺裘狐之皮先王固用非
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地　秦子曰
踰枳棘之籬則有維絓之患登椒桂之圃則有榮華之
芳　文選曰剪棘開舊畦【原】離騷曰甘棠苦于豐草
荊棘生于中庭　吳都賦曰亦猶棘林之螢燿與夫尋
木之龍燭　魏都賦曰尋靡蓱於中逵造木猴于棘刺

棘二

【原】周書程寤曰文王在翟夢南庭生棘小子發取周庭
之梓樹樹之于闕閒化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
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大命秋朝士【增】左傳曰豎牛
奔齊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韓子曰
宋人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沐猴者使王必三月齋而
後觀之右御冶工謂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今王
不能久齋故以三月爲期也棘刺至小安可削乎主必
察之王因而問之果無有乃殺之冶人謂王曰士有虛
名多棘刺之說也【原】陳留耆舊傳曰魏尚繫詔獄有
雀集棘樹上占曰夫棘中心赤外有刺象我言有棘而
赤心之至誠也　後漢書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增】
又曰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　又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
留考城人也時考城令河內王奐政尚嚴猛聞覽以德
化人署爲主簿後奐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
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
一月俸爲資勉卒景行【原】晉書曰石季龍大饗群臣
於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龍
發下石果有棘生【增】又曰崔洪請厲骨鯁爲尚書左
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
爲鷹

【增】詩宋路振伐棘篇曰伐棘何所山之巔秋風騷騷棘
子丹折根破抵堅且頑劚夫趦趄汗污顏攢鋒束芒趨

道還蒋之森森綠長藩暮冬號風雷暗天千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掐蹠破指傷流血殷神離氣沮走踊躍數尺之牆弗復攀索頭醜奴播河燸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嶺沙塡塡氣脈不絶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發山河穿將不叶謀空卭安覩養小醜成兇頑推爲挽粟徒喧喧邊臣無心靜國艱爲余諷此伐棘篇 明劉基和石公種棘詩曰力役因年侵種棘代遮邏豫防苟無失有地孰敢唾風條曲抽乙雨葉細垂箇是時春戴陽土脈如膏和今疆督蓺植勤惰各有課揮鋤緑煙披轉石蒼蘚破稍看萌蘖長漸覩根株大結

陰冒長隄開花映高座猿公不敢窺貉子那得過慨慕陶公言罔傳分陰蹟

榕

【增】彙苑詳注曰榕有二種一種初生似蔦蘿緣木後乃成樹其鬚著地復生爲根一種名赤榕最爲高大二樹爲蔭最濃人家栽之以障風敲日此樹生至福州而止因呼福州爲榕城云 花木志曰榕初生少時緣縛他樹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傍作連結有如羅網相絡然後木理連合鬱茂扶踈高六七丈 嶺表録異曰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内多栽此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蒙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上青嫋條如藤垂下及地藤稍入土根節或一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横枝著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爲常不爲瑞木 陳後山談叢曰蔡州壺公觀有大木四垂旁出人莫能知張戣聞人嘗至蔡爲余言乃榕木也 彙苑詳註曰瀘州寳山之趾古榕盤結如龍黄魯直題曰木龍巖 張栻集曰昔黄山谷南遷維舟榕樹下後人爲作榕溪閣 柳宗元詩曰榕葉滿庭鶯亂啼 張栻詩曰榕根浮小舟 楊萬里詩曰斜陽碎入高榕葉翻作青天覆作金

朱樹

【原】說文曰朱松柏屬故類朱赤松也 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朱樹

君子

【原】廣志曰君子樹似檉松曹爽樹之於庭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中有君子樹三株 【增】戴嵩詩曰接越稱交讓連樹名君子 江總詩曰連樞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靈壽

【增】爾雅曰椐樻 郭注腫節可以爲杖 陸氏詩疏曰椐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也以作杖及馬鞭弘農郡北山有之

師古註曰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靈壽實華 增 水經注曰來水合溱水湘水千秋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 原 漢書曰霍光年老賜靈壽杖

增 詩 唐柳宗元植靈壽木詩曰白華鑒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楝

增 爾雅翼曰楝木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開花紅紫色子可浣衣 淮南子曰七月其樹楝楝實鳳凰所食也 本草曰苦楝子亦曰金鈴子花落子謂之石茱萸 風俗通曰獬豸食楝 荊楚歲時記曰蛟龍畏楝 王禎農書曰鵷雛食楝實

檀

增 群芳譜曰檀善木也其字從亶有黃白二種江淮河朔山中皆有之葉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狀如梓榆莢蒾相似材可以為車輻及斧鑕諸柯臘月分根傍小枝種 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又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又曰檀車煌煌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 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有檀樹 爾雅疏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榽橀先殫（榽橀似槐也大木細葉似檀故云）

樺木

增 本草曰樺堪為燭木似山桃脂燒之辟鬼 格物總論曰樺木似山桃皮上有紫黑花勻者用以裹鞍及弓鐙又可以入藥 國史補曰唐正旦曉漏以前三司使大金吾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白居易詩曰風燭樺煙香 蘇軾詩曰送客林中樺燭香

烏臼

增 群芳譜曰烏臼一名鵶臼樹高數仞葉似小杏葉而微薄淡綠色五月開細花色黃白實如雞頭初青熟黑分三瓣八九月熟咋之如胡麻子汁味如豬脂南方平澤甚多種之佳者有二曰葡萄臼穗聚子大而穰厚曰鷹爪臼穗散而殼薄臨安人田畔必種烏臼歲收臼子便可完糧樹大者或收子二三石忌近魚塘令魚黑且傷魚 本草曰葉可染皂子油然燈極明 陸龜蒙詩曰行歇每依鵶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

夫栘

原 爾雅曰唐棣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詩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 又曰山有苞棣 又曰六月食薁及鬱（薁夫移也） 又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禮記疏曰夫移一名莫李一名鬱梅一名車下李一名鬱

樐

原 晏子春秋曰景公登青堂見斷樐准門者令誅之晏子諫曰前冕旒惡多見也黈纊塞耳惡多聞也人君自生其民公曰施金之

檴

增 山海經註曰檴似松柏有刺 張衡南都賦曰樫松楔檴

杻

增 爾雅曰杻檍（郭注曰似棣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詩曰隰有 又曰北山有杻（陸璣疏曰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多曲少直二月中開疏花如練而細蕊正白宮園種名曰萬歲既取名于萬歲其華又好故種之或謂之牛筋可為弓弩幹） 山海經曰崌崍之山其木多楢杻

櫕

增 類篇曰櫕越椒也 宋春秋曰義熙八年太社櫕樹生于壇側櫕尚黑也宋水德忽生此樹

白銀

增 湘洲記曰益陽縣西山多銀木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白銀八株 宋書曰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樹連理

杬

增 爾雅曰杬魚毒 郭璞注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臨海異物志曰杬味如楮 廣志曰杬木漬其汁消殺衆毒生南海 容齋隨筆曰杬木饒州處處有之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鬬者取葉挼擦皮膚輒赤腫如被傷以誣人至和鹽擦卵則又染其外若赭色也

模

增 淮南草木譜曰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

楷

原 楷出曲阜孔林紋如貫錢有直性有橫性制杖可以戒暴又子貢楷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眞古木也

榿

增 山海經曰單狐之山多機木（郭注似榆可燒以糞田廣韻曰即榿木） 杜甫詩曰飽聞榿木三年大為致溪邊十畝陰 又曰

橀林蔽日吟風葉　蘇軾詩曰橀木三年已足燒

勝火

增伏琛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勝火木俗音曰挺子其木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為不炭之木　開山圖曰徐無山出木色黑似炭而無葉名不炭木　左思齊都賦曰勝火之木銜水之草

桄榔

增劉恂嶺表録曰桄榔枝葉並茂與檳榔小異然葉下有鬚如麤馬尾廣人采之以織巾子得鹹水浸即麤脹而韌彼人以縛海船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

理而堅可制奕局樹皮中有屑如麪可作餅食　臨海異物志曰姑榔木生牂牁山谷外皮有毛如椶櫚而散生作綆漬之不腐其木剛利如鐵可作釤鋤中石更利惟中焦即致敗耳皮中有白粉似稻米粃及麥麪可作餅餌食彼土少穀常以牛酪食之　廣志曰木大者四五圍高五六丈拱直無旁枝巔頂生葉數十破似椶葉其木肌堅斫入數寸得粉赤黃色可食　海槎録曰桄榔有節似大竹樹杪挺出數枝開花成穗綠色子如青珠其木最重色類花櫚而多紋番舶用代鐵鎗鋒鋩甚利　左思吳都賦曰麪有桄榔

欀木

增本草李時珍曰欀一名莎木其葉離披如莎衣狀按劉欣期交州記曰都勾樹似椶櫚木中出屑如桄榔麪恐即此木也　廣志曰莎樹多枝葉兩邊行列若飛鳥翼其麪色白樹收麪不過一斛擣篩乃如麪不則如磨屑為飯滑軟　吳録地理志曰交趾望縣有欀樹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水淋之似麪可作餅郡內皆有之　南中八郡志曰莎樹大四五圍長十餘丈皮能出麪大者百斛色黃　吳都賦曰文欀貞橿

放杖木

增本草曰木生溫括睦婺山中樹如木天蓼老人浸酒服之一月放杖故以為名

木棉

增本草釋名曰一名古貝梵書謂之睒婆又曰迦羅婆劫　吳録地理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緜樹高丈實如酒杯中有綿如絲之綿又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　羅浮山記曰木綿正月則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子內有綿甚白南人以為絮　廣志曰綿樹赤花為房甚繁偪側相比為綿甚軟出交州永昌　廣州志曰枝似桐葉似胡桃而稍大出交廣二州　南史曰林邑諸國

出古貝花中有鵝毳抽其緒紡爲布　唐李琮詩曰腥
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

娑羅綿樹

增黎州通望縣有銷樟院在縣西天王堂前古柏樹下
有大池池南娑羅棉樹三四人連手合抱方四先生花
而後生葉其花盛夏方開謝時不背而墮宛轉至地其
花蕊有棉謂之娑羅棉善政鬱茂違時枯凋

綸木

增威寧縣有穿州其上多綸木似榖皮可以爲棉

文木

增本草曰一名烏橘木一名烏文木出海南雲南南番
葉似棧櫚其木漆黑體重堅緻可爲筯及器物有間道
者嫩木也南人多以㮈木染色僞之溫括婺等州亦出
此物　山海經曰符愚之山文木其實如棗　南方草
木狀曰文木樹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馬鞭
日南有之

貝多

增廣州記曰似枇杷而有光澤耀日枝柯去地四五丈
作懸根生地便大如本枝形一樹亦可有數十根如木
形花白子不中食種於精舍浮圖前　嵩高山記曰嵩

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惟因以
爲名　花木志曰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來持貝
多子植於嵩之西峰下後極高大有樹四株一年三花
唐書曰貞觀中墮婆登國遣使朝獻其國在環王南
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接北屬海風俗與訶陵
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　杜寶大業拾
遺記曰洛陽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東街其道場有婆羅
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所翻經本從外國
來用貝多樹葉書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
琵琶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帖然

相思子

增本草曰相思子一名紅豆生嶺南樹高丈餘葉似槐
花似皁莢莢似扁豆子半紅半黑彼人以嵌首飾　古
今詩話曰相思子圓而紅昔有人歿於邊其妻思之哭
於樹下而卒因以名之

臙脂木

增本堅緻色如臙脂出融州桂林屬縣亦有之

鐵力木

增蠻地多山産材而鐵力木居多有力者取之治屋其
木有參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多採製椅棹等器鬻于吳

浙閩

抱木

增抱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柏惟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刳之爲屧

播移

增林邑記曰播移樹柯節發根下垂虛中森羅望之似懸髮

千歲

增袁松山宜都山川記曰佷山有異木人無見其朽者其名曰千歲葉似棗色似桑冬青貞強少節目

㯕麻

增南越志曰大二圍高數丈四月結實無衰落蓋木也

娑羅樹

增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惟潯州官圃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粟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今餘杭南安寺前二株左右對植甚茂

增詩宋歐陽脩定力院七葉木詩曰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增狀唐李邕進娑羅樹狀曰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頴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楡東痺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

菩提樹

增天台志曰山有菩提樹相傳西天梵僧遊化遺此種樹如柿花亦大同未結蕊先乃別抽一葉長指半許潤兩指色白而光潤乃結蕊於葉下日則覆子以蔽燒夜則捧子以承露秋杪後取子爲珠十百中必有一二如

羅漢者謂之佛頭他處所生則無

淨土樹

增樹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上遂生茲樹二月開花如楊花八月結實如小栗殼中皆黃土

韓木

增九域志曰金城山上有韓木乃文公所植士人覩其花之疎密以知科第之多寡

弓樹

補弓樹在全羅道光州南門外枝幹輪囷大數十圍高

七十餘尺邑人以發葉早晚占年之豐歉今枯

天符葉

增 鎔山上有天符葉如荔枝葉而長有紋如蟲篆不知何本或以爲劉眞人仙蹟 蘇軾詩曰天師化去知何日玉印相傳世共珍

紫鉚樹

增 出眞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如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鉚

丹青樹

增 其樹直上百尺上結叢條狀如車蓋一丹一青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黃葛木

增 忠州景德觀前有古木大數十圍枝柯盤鬱如蓋山中人云此黃葛木乃千年物也

水僊樹

增 枸樓國有之腹有水謂之僊漿飲者七日醉

僊樹

增 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小兒樹

增 文獻通考曰大食國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入海于海中見一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摘入手中即乾黑而死

大食木

增 大食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奄羅樹

增 明一統志曰眞臘國有奄羅樹花葉似棗實如李

鐵樹

增 吳興王濟日詢手鏡曰余在廣西橫州之馴象衛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

鎖鎖

增 輟耕錄曰回紇野馬川有木名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能辟寒

射干

增 孫卿子曰西方有木名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

木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六

崖臨百仞之淵木非長也所立高也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阮籍詩曰射干臨層城

時好

增 孫綽子曰北阜有木焉木名時好

膏夏

增 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七

木部六 若木 采華 帝休 帝屋 櫰木 欒木 榣木 迷穀 亢木 丹木 白䓘 芑 三珠樹 沙棠 玉樹 建木 聖木 不死樹 鬼樹 赤木 强木 如何 風聲木 垂龍木 相春樹 影木 生金樹 無憂樹 刺桐木 藥常 閭汗樹 拘尼伲日 尸利沙樹 甲錄羅樹 龍樹 盤象樹 竹荷(附)

若木

原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照地 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離騷曰折若木以拂日兮

原 贊晉郭璞若木贊曰若木之生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

采華

增 山海經曰太極之山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帝休

增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

帝屋

增 山海經曰講山有木焉名曰帝屋葉如椒赤實可禦凶

櫰木

增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櫰木狀如棠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食之多力

蒙木

增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赤實其名曰蒙木食之不惑

栯木

增山海經曰太室之中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服之不妒

迷穀

增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亢木

增山海經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

丹木

增山海經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𣏌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御火　又曰峚山之上多丹木圓葉赤莖黃花赤實其味如飴食不饑丹水出焉是生玉膏以灌丹木

白䓘

增山海經曰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可以血玉

芑

增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有木名芑其汁如血可以服馬（以汁塗馬則調良也）

三珠樹

增蘂苑詳註曰山海經云生赤水上爲樹似柏葉皆爲珠後至嶺南見海商下槩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於蚌

中蚌生於樹上綴著不解樹乃生於石石在海底蜑戶鮫人泅於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

沙棠

增山海經曰槐江之上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飛燕外傳曰帝與飛燕遊大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沉

玉樹

增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玉樹一樹有五彩

建木

增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天帝所從上下處此木日中無影　海內經曰建木百仞無枝有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

增賦唐敬括建木賦曰廣都有建木大五千圍生不知始高八千尺仰不見巔訶雷電遶雲烟倚白日磨青天霹蟠桃于度索之上毫若木于滄海之邊斯未足奇者天收寸雲日在午位明白宇宙光皎燭祕枝枝攢太虛外青葉葉積元氣間翠無一點之影落之於地故自當玉京之要得天下之中左右仙翁前後玉童瑠璃露颭祥風五雲翼之而斐亹八景合之而玲瓏帝或自天而

降天寧假羽翼帝或自地而還地不乘虛空以我有飛陞之力以我有太階之功必我之由忽乎遂通如此見天真宰之意生巨材而不易上帝之心寄巨材而亦深不然奚至是哉俗人生代重疊詭譎其或不聞聞之或不信境之絕信之或不往往之或不到智之劣自非天村洞微神與明哲樹杳杳而何在身紛紛而已滅士有以廣都爲帝王之宅以建木爲台階之臣自謂未達仰慕斯人髣髴雲霄徘徊風塵若巨材之一見希謁帝之有因

增贊晉郭璞建木贊曰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羅絕蔭弱水義人則過

聖木

增蒙苑詳註曰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也

增贊晉郭璞甘水聖木贊曰醴泉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去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爲聖

不死樹

增博物志曰員丘上有不死之樹食之乃壽

增贊晉郭璞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敝天地請藥西母焉得如羿

返魂樹

增十洲記曰聚窟洲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相似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即活

赤木

增呂氏春秋曰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之葉焉

強木

增蒙苑詳註曰強木不沉木也以之造船木方一寸以百觔巨石縋之終不沒

如何

增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則飴不則辛食之得地仙

風聲木

增洞冥記曰太初三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細珠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病則枝汗將死則枝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閣間也

垂龍木

增洞冥記曰元光元年起壽福靈壇開百步四周起釣梁上列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樹似龍體倒垂故名一曰傾虹樹

恒春樹

增拾遺記曰燕昭王與西王母遊通雲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昭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

影木

增拾遺記曰瀛洲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則一[illegible]百影花有光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大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

生金樹

增述異記曰生金樹出影娥池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又名青金樹

無憂樹

增彙苑詳註曰無憂樹女人觸之其花始開

倒生木

增彙苑詳註曰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去則葉舒出東海

頷常

增杜詩註云頷常樹無皮出肅慎氏之國聖人在位則木生皮可為衣其國朝貢中國成王時一生之

閻浮樹

增彙苑詳註曰須彌山有此樹月過樹影入月中

拘尼陀樹

增彙苑詳註曰其樹花見月光花即開

尸利沙樹

增彙苑詳註曰其樹足踏即長

畢鉢羅樹

【增】彙苑詳註曰畢鉢羅樹出摩伽陀國即菩提樹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

龍樹

【增】彙苑詳註曰華氏國國城之北有大山為北去八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

槃象樹

【增】彙苑詳註曰乾陀國頭河岸有槃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竹一 筍附

【原】說文曰竹冬生草也象形下者箬箬也凡竹之屬皆從竹【增】爾雅曰簜竹箭數節凡竹促節者名箭桃枝四寸有節粼堅中竹實中者名粼簢筡中中空者名簢仲無笐未詳篠箭【原】本草曰竹葉一名升斤竹花一名華草【增】戴凱之竹譜曰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茂沙水或挺巖陸條暢紛敷青翠森肅質雖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萌筍苞籜根幹將枯花䈼乃懸䈼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實曰䈼竹枯曰蔚竹六十年一易根必生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又復生焉龍鍾之美爰自崑崙龍鍾竹笙倫所伐也虞舜龍管任竹笛員丘帝竹一節為船山海經衛丘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俊竹也本草篙竹可為舟船廣志雲母大竹也出扶南可為船巨細已覽形名未聞桂實一族同稱異源桂竹甚毒山海經雲山有桂竹傷人必死箏旁諸其竹高四五丈圍二尺狀如甘草而皮赤出南康以南簩尤勁薄博矢之賢簩竹名出員丘山筸任篙笛體特堅圓筸竹似桂而捷節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髮則侵棘竹生交州諸郡大者二尺圍厚幾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異物志所謂種為藩落阻遏習禱者也或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從橫相承狀如繅車一名笆竹食其筍落人鬚髮廣志棘竹細而多刺即笆竹也本草棘竹一名芳竹篁體虛長各有所育沈懷遠南越志博羅縣東蒼州足簹竹節曰簹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松苦實稱名本草苦竹二種一出江西閩中本極粗大筍味殊苦不可啖一出江浙肉厚而葉長闊筍微苦俗呼甜苦筍甘亦無目本草甘竹似篁而茂即漢竹也弓竹如藤其節郄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弓竹出東垂諸山長曲如藤得木乃倚質有文章須膏塗火之乃見長幾百尋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膏乃縟厥族之中蘇麻特奇修幹平節大葉繁枝凌擎獨秀蓊茸紛披嶺表異錄沙麻竹廣桂皆植大如盆盎肉厚而空小一人止擎一莖堪為茅屋之椽梁截其竿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根生明年長芽筍不三載為林南越志沙麻竹人削為弓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沙麻即蘇麻篔簹廣州記簹竹一名篔簹節長一丈異物志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吳錄曲江縣有貴箸竹圍尺五寸節相去六尺夷人以為布葛射筒射筒竹薄服而長甲著譜以為名簌簩簩葉竹薄而廣桃枝桃枝竹皮滑而黃可為席山海經嶓冢之山冒水之上多桃枝竹廣州記廣州有桃枝竹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軋洪纖有差相繇既戴厥土惟腥三墳斯沮尋竹乃生尋竹生海

呼見爾物尤世遠略狀傳名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
宜爲笋殊味筋竹爲矛稱利海表槿仍其幹刄即其杪
生於日南別名爲篻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尺至堅利出日南九眞可爲矛其筍未成竹時
堪爲弩弦一名篻竹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
曰簩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余所未知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爲
指甲華陽國志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傷人必死又名簩竹即篾簩也一作思牢蘆芳譜今廣東新州有此種
製成琴樣爲屜甲之具用久微滑以酸漿漬之過宿快利如初一名造勒夷人以刺虎豹即斃李衎譜所謂思
牢弩箭鳧青石蘇鬆所謂慈香澀湯暗螢如青也篔與猶笙厥體俱洪圍或累
尺篔實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異物志篔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堅
篔簹截便爲棟梁不加斤斧之猶箸一作由衙一作由梧南方草木狀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

尺八九分堪作柱出交趾竹之堪杖莫尚於筇𥕢砢不凡狀若人功
豈必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懸同邛竹高節實中狀如人剡
似削之扶老竹羅浮山記邛竹本出邛山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而此山左右略有之筇者多以爲杖篩
簹二族亦甚相侶把髮苦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殆同
麻枲本草衍義可爲繩索謂之苦竹把髮篕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
下捺來風連畝接町竦散岡潭鷄脛似篁高而笱脆稀
葉稍似類記黃細雞脛竹篁之類大者不過如指竦葉黃皮強濯無所堪施筍美青斑色綠
江東所饒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物類衆詭譜了不記狗竹節間有毛
出臨海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
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箎匪茲不鳴此竹當是蘆出揚州東垂諸郡浙江以東

可以爲箛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箭竹高者一丈
節間三尺堅勁中爲矢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箛文箭矢竹箘簬載籍貢名荆
鄙向書荆州厥貢惟箘簬楛孔安國註箘簬美竹出雲夢之澤可作矢箇亦箘徒概節而
短江漢之間謂之䉀竹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箵竹譜之箭竿一尺
數節葉大如扇可以衣蓬江漢之間謂之䉀廣志䉀竹可爲屋椽簦條蒼蒼接町連篁
性不卑植必也岊岡踰矢稱大出尋爲長物各有用埽
之最良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根百仞竦幹風生簫笙
之選有聲四方質清氣亮衆管莫伉亦有海篠生於島
岑節大盈尺幹不滿尋形枯若筋色如黃金徒爲一異
莫知所任赤白二竹還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沅

澧所豈餘邦鮮植肅肅箇簵叟叟攢植擢笋於秋冬乃
箴竹無小無大千萬修直豐腴內蒿繡文外施篔簹竹大如腳
指蟲食其皮類繡甚可愛欲篠誕節內實外澤作貢漁陽以供軺策
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雲蔭木供筍滋肥可
爲旨蓄厥性異宜各有所育篭植于宛棻生于蜀細篠
大簜竹之通目互名統體譬牛與犢人之所知事生軌
躅赤縣之外焉可詳錄臆之筆之匪遑伊矚 廣志曰
篾竹皮青內白如雪輭韌可爲索漢竹大者一節受一
斛小者數升爲椑榼利竹蔓生實中堅韌 羣芳譜曰
方竹產澄州體如削成勁挺堪爲杖桃源山亦有方竹

陽州亦出大者數丈斑竹即吳地稱湘妃者亦有二種
出古辣者佳出陶虛山者次之亦有太如甌者稜竹有
三種上曰篘頭梗短葉垂堪置書几次曰短栖可列庭
階次曰樸竹節稀葉硬但可作扇骨料耳雙竹修篁嫩
篠對抽並育謂之扶竹扶竹之笋名合歡武林山西院
中產蘄竹出蘄州以色瑩者爲簟節疎者爲笛帶鬚者
爲杖韓愈所謂蘄州笛竹天下𥌓一府爭看黃琉璃者
也慈孝竹生作大叢長幹中聳羣篠外護向陽則茂宜
種高臺柯亭竹生雲夢之南以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
望前伐過期則音滯未期則音浮龍孫竹生辰州山谷
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四季竹節長而圓中管籥生山
石者其音清亮月竹每月抽笋如箭短叢產嘉定州十
二時竹產蘄州繞節凸生十二支字大夫竹凌雲園三
尺幽怪錄所云鄜延人伐此竹見二仙翁相謂平生勁
節惜爲主人所伐遂騰空去者也鳳尾竹纖小可玩高
二三尺竊文竹產崇陽寶陀嵓僅一本製扇甚奇今絕
種矣人面竹出剡山徑幾寸近本節密而凸宛如人面
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理如鐵思摩竹笋自節生既成
竹至春節中復生筍出交廣通竹出溱州空心直上而
無節匾竹出廬山丹青竹出熊耳山葉黃碧丹相間成

都產黃金間碧玉竹青黃相間觀音竹每寸二三節如
藤色黑出占城國慈竹內實而節疎性弱形緊而細可
代藤桃竹生錦江心蟠石上可爲杖實中如木出豫章
者細文一節四尺北人呼爲桃絲竹相思竹兩兩生笋
出廣東　彙苑詳註曰羅浮山第三峯生竹徑七尺圍
節長一丈二尺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紫竹小而色紫
宜簫笛傘柄越王竹產巖州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
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於海島其心若骨可爲籌筯
採者輕步從之若聞人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石麻竹
勁利削以爲刀切象皮如截竿廣州產也綿竹篾柔軟
可爲器物竹中之最美者白竹頗類綿竹笋堪食而篾
脆薄不可用貓竹大者徑七八寸高而堅實笋冬生者
味美春生者成竹其用極多作絲造紙民甚利之叢竹
夏笋味不可食叢生代雜亦可作筆綫竹夏笋可食公
孫竹高不盈尺可供几案會稽產也孤竹生穀城之碓
山三年一笋笋成竹死代謝不已雙稍竹生九嶷獨莖
生枝即分爲兩葉密而細謂之合歡浙有天親竹末亦
兩岐茸竹頭有父文金貓竹節有金色垂絲竹枝弱下
垂出雲南釣絲竹類篠而柔黃蠟竹堅實堪用笋味尤
佳成都有對青竹半青半紫交映可愛海南木竹無節

而中實澧州成都有三稜竹閬有古散竹皮似樓道州瀧中有丹竹宜都飛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岡竹雷州有電斑竹永嘉大羅山有龍牙竹稀節長四五尺取之必有風雨雷電又蜀峨眉山菩薩竹結花于節外之枝 【原】易曰震爲蒼筤竹 書曰揚州厥貢篠簜 又曰篠簜既敷 【增】詩曰瞻彼淇澳菉竹如簀 【原】又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又曰如竹苞矣 【增】周禮曰孤竹之管竹之特生者 孫竹之管竹末生枝者 陰竹之管竹生山北者 禮記曰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原】家語曰山南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爲箭射達犀革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

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户侯等 又曰竹竿萬个 河圖曰少室之山大竹堪爲甑器 永嘉記曰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壇壇陬輒有一筋竹凡有四竹葳蕤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初無粗籜相傳云曾有却粒者於此羽化故謂之仙石 竺法眞羅浮山記曰嶺南道無筋竹惟此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貞疎節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竹王褒洞簫賦所謂此也其竹圓緻異於餘處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 【增】荆州記曰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謂之天帚 【原】湘中記曰邵陵高平縣有文竹山上有石牀四面繞竹扶疎常隨風委拂此牀 盛弘之荆州記曰臨賀東山中有大竹數十圍高亦數十丈有小竹生其旁皆四五圍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方正青如彈棊局兩竹屈垂拂掃石上初無塵穢未數十里聞風吹此竹如簫管之音 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竹林時有遺竹也 【增】廬山記曰山中有竹莖如指竹杪細葉容琴如箒採以贈人謂之掃雲箒

【原】徵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蓬萊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礰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雪霧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 【增】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涕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 夢書曰竹爲處士田居夢見竹者憂處士也 【原】七諫曰便娟之竹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泠泠而來風 【增】左思吳都賦曰竹則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翠莖綠葉冒霜停雪 文選賦曰良夜自凄風篁成韻

古詩曰種竹深井中三年乃成竿　杜甫詩曰種竹交加翠　耶律楚材詩曰強策渾心竹（西域有渾心竹以上竹）　說文曰筍竹胎也　埤雅曰筍从勹从日包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　爾雅曰筍竹萌　筍譜曰筍一名萌一名篛一名䈽一名竹胎一名竹芽一名𥳑一名初篁　又曰採筍一日曰蔫二日曰蔡見風則觸本堅入水則浸肉硬脫殼煮則失味生著刃則失柔采而停久非鮮也盛而苦風非藏也楝之脫殼非治也蒸煮不久非食也如此然後可與食筍　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周禮曰加豆之實筍菹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越駱之

菌　道書曰竹筍者日華之胎一名大明　李白詩曰岸筍開新籜　杜甫詩曰綠垂風折筍　朱熹詩曰下有萬玉虬三冬臥寒土　南都賦曰春卵夏筍　潘岳閑居賦曰青筍紫薑　梁簡文帝七勵曰雜金筍之甘菹（以上筍）

竹二（筍附）

【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律之本也　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今下雋有斑皮竹　【增】汲冢周書曰成王時路人獻大竹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於伦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　【增】左傳曰晉伐齊焚申池之竹　【原】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用兵對曰越有處女願君王問之處女北行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即杖箖箊竹末折墮地處女即接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舉杖擊之公飛上樹變爲白猿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之　又曰武帝發卒塞瓠子河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　又曰張騫至大夏見邛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

又曰梁孝王修兔園多植竹即謂修竹園　三輔舊事曰武帝作延陵及廟賈將軍有青竹園在廟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　【增】後漢書曰寇恂爲河內太守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　五色線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將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晉書曰杜預討吳州郡多望風歸附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候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又曰元康二年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

彙苑詳註曰阮籍遊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　南史曰齊南海王子罕母尚容華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以爲孝感所致　隋書曰明克讓年十一釋褐爲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爲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　異苑曰東陽留道德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花木考曰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作笛吹之兵

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　羅浮山記曰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户犯鹽禁避入羅浮山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丈海户因破之爲筏會罷吏捕遂遂挈而歸有軍人獲一筏以爲奇貨獻于刺史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　唐書曰大中四年党項内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寧相白敏中爲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箇植舍外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率天下兵翦之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閱月羌果破殄　玉堂閒語曰唐天復甲子自隴而西亢暘竹皆結子饑民采食珍於粳糯味更馨香　又曰李從儼有竹千畮在鳳翔攖侵民利未嘗省理　宋史曰乾道七年池州竹生穗實如米饑民采之以食守臣齊謐爲野穀生竹圖以獻　又曰寇準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　金世宗紀曰帝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　金五行志曰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竹園竹開白花如鸞鷟藤紫雲覆城上俄而入繼大統竹以上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

筍其味美於春夏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　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筍及母亡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祭至孝之感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有竹園人盜其筍隨行見之恐驚乃挈屐而歸　事文類聚曰晉劉殷年九歲爲曾祖母冬思筍殷泣而獲供饋　南史曰沈道虔人有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大筍送之拔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内而還　山堂肆考曰范元琰家有竹園每見人盜筍苦於過溝乃伐樹爲橋與盜者過盜感而息意　唐書曰夏侯彪之上

新昌令問里胥曰筍一莖幾錢曰一錢五莖取十千貫五萬莖謂之曰吾未須用且寄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竿十錢遂成五十萬貪猥不道皆類此　蘇軾記曰文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笑林曰漢人適吳吳人饌筍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南府州記曰辛居士名仲宜家貧春月斸筍充腸酌截竹爲罌用充盛貯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筍以上

竹三 筍附

原鳴鳳　棲鸞　拾遺記岑華山名在西海之西有英竹爲簫管吹之音若羣鳳之鳴　謝靈運山居賦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多名巨細各承之陽之遊戲遲鸞鸞之棲託意蓋圖之悲調激於論之

增縹箭　斑弓　金戈　翠篠

雉頭　蛇附

繡皮

原翠實

增奉蓴　檀欒

飛鵠

原化龍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巧　費長房隨壺公入山公以竹杖與騎至家以竹杖投葛陂即化爲龍

朱書　青簡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與竹二節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也　應劭風俗通殺青書可繕寫　謹案劉向別錄殺青者直用青竹簡書耳

夔重谷

掃員池　陽記崑山去蒼梧城山十里山峰嶺高峻常秀雲表故老傳云猶上有員池池邊有竹極大風至垂屈掃地恒潔淨如人掃也

增七賢　六逸　林之遊世稱竹林七賢　晉書嵇康所與交者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遊　唐書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原冬青　夏彩　文選梁園

增共谷　梁園

玉潤　碧鮮

原五代史晁龍傳見作竹苦之驚覺而錄之而善畫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而錄之

既四時之不改　豈一日之可無

增漢高爲竹皮冠　魏武作甲

鄠杜　檀谿

報平安　問無恙

抱貞心 分苦節 沈約詩無人尚高節徒自抱貞心 柳宗元詩進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

錦衣半著 粉節新塗 楊萬里新竹詩東風弄巧補殘山一夜吹添玉數竿半說錦衣猶半著籜龍未信怯春寒 又曰青士何年下大荒丁氣紫者立如墻錦綳半脫娟娟玉粉節新塗

拆錦 掀揣帶雨小醋三日後出墻忽喜一梢長今年抆露防多暑剩借先生格外宗 以上竹

拋籜 白居易食筍詩紫籜拆故錦 詩田文死去賓朋散拋擲三千玳瑁簪 王禹偁筍 黃

馬蹄 犢角 唐詩新筍初嘗嫩馬蹄 魯直詩竹筍初生黃犢角

玉版師 錦綳兒 令舉夜話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師器之每倦山行聞之欣然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何名東坡曰名玉版此老師善說法能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悟其戲為之大笑 張子韶謝筍方詩得君新法也大奇且復嘗新遊錦綳兒

廷秀作經 贊寧為譜 張定叟記楊廷秀筍經江西貓筍未出尖雪中土膏養新筍生行者賓去丁寧勿用蹉跌萌若下清泉須護及茲出土根生 本部

寒汁寒牙晉作水片聲餘殘仍和月充吸莓点楮器皮得名不如來參王版偃醉裏何須酒解醒此裏一碗爽然得大部煮菜皆如此其處處當如有真味先生此處未受傳寫公作經歲名山廛史僧贊寧為筍譜甚詳其擷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得自道皆詩中言及筍者非專為題詠也惟孟蜀時徐光溥等二人詩句乃在筍詩然退之和侯協律詩獨不見收何耶 以上筍

竹四 筍(附)

增 青士 三水小牘竹曰青士

竹醉 月令三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盛 岳陽風土記 又謂竹迷日是謂之龍生日

竹笑 說文竹得風其體□□謂之竹笑

剛柔忠義 文苑英華竹賦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擢秀義也

雌雄 仇池筆記竹有雌雄雌者多筍自根而上至梢一節發者為雄二節發者為雌

祖孫 竹譜凡竹最初種者曰竹祖 唐詩竹祖護龍孫

孝竹 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筍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

柯亭 晉伏滔長笛賦序蔡邕避地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材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

竹中高士 永嘉郡志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為屋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直造竹所 本書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語笑欣然初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尹

義竹 天寶遺事帝苑後有竹叢密筍不出外帝顧諸王曰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義竹

竹中有兒 華陽國志有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竹中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有武才遂雄夷濮以竹為姓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節中有人 異苑建安有筍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香如雞舌 清異錄南方竹□□餘頭每有客至官遊少奏許熊以奧閩中竹其香如雞舌人所共知謂之丁香竹非中國所產也

葉如蟲狀 □異錄江湖間有一異種竹其葉□

紹結如畫詠山民曰此蚶蛙竹也

圓通居士 清異錄比丘房光住廬山石竟菴夜夢人長清瘦而長身自言其竹以供養具低隱別竹生一節花紫籜如夢者之衣見成竹高六尺餘無節其色青笋空可愛先用為杖目曰貞兄後遂命下因言夢中之人自稱圓通居士

瑞竹 西遊記李方叔□□節間客□合為一本去地二尺分為二幹各中號為瑞竹 以上竹

上番 日番蕭庭堅詩竹須辰日看上番成

穀筍 興志桂林中太王園每冬蘇筍谷中謂之穀筍

大如臂 十月投井水中二三日出粵南大如臂湯泡去苦醋煮可食

雉子 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繃駢頭王香滑雉子即筍也

仙人杖 本草自死筍名仙人杖

以上筍

竹五 筍(附)

原 詩 齊虞羲見江邊竹詩曰挺此堅貞性來樹朝夕池

秋波漱下趾冬雪封上枝葳蕤防曉露蔥蒨集羇雌含風自颯颯負雪亦猗猗金明無異狀玉洞良在斯但恨非嶰谷伶倫未見知　謝朓詠竹詩曰窻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笋雜故枝月光疎已密風聲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獨相窺但恨從風籜根株長相離　梁元帝賦得竹詩曰嶰谷管新抽淇園節復脩作龍還葛水爲馬向并州柯亭臨絕澗桃枝夾細流冠學芙蓉樣花堪威鳳遊邛王若有獻張騫應拜侯　沈約詠簷前竹詩曰萌開籜已垂結葉始成枝繁陰上蓊茸促節下離離風動露滴瀝月照影參差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　江洪和新浦侯齋前竹詩曰本生出高嶺移賞入庭蹊檀欒拂桂橑蓊蔥傍朱閨夜條風析析曉葉露凄凄籜紫春鶯思筠綠寒蛩啼不惜凌雲茂遂聽羣雀棲願抽一莖實試看翔鳳來　劉孝先竹詩曰竹生空野外梢雲聳百尋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心恥染湘妃淚羞入上宮琴誰能製長笛當爲吐龍吟　劉孝威詠枯竹詩曰枯楊猶更綠臥柳尚還生勿嫌鳳不至終當待聖明　北齊蕭放詠竹詩曰懷風枝轉弱防露影逾濃既來丹穴鳳還作葛陂龍　陳賀循賦得夾池脩竹詩曰綠竹影參差葳蕤帶曲池逢秋葉不落經

寒色詎移來風韻晚逕集鳳動春枝所欣高蹈客未得伶倫吹　陰鏗賦得夾池竹詩曰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凌冬質當爲雪中看　張正見賦得階前嫩竹詩曰翠竹梢雲自結叢輕花嫩笋欲凌空砌曲橫枝屢解籜階前疎葉强來風欲知抱節成龍處當於山路葛陂中　又賦得山中翠竹詩曰脩竹映岩垂來風異夾池複澗藏高節重林隱勁枝雲生龍未上花落鳳將移莫言棲嶰谷伶倫不復吹　唐太宗賦得臨池竹詩曰貞條障曲砌翠葉貫寒霜拂牖分龍影臨池待鳳翔　虞世南賦得臨池竹應制詩曰葱翠梢雲質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風影流搖防露枝龍鱗漾嶰谷鳳翅拂漣漪欲識凌冬性惟有歲寒知　增李嶠詠竹詩曰高簳楚江濆嬋娟含曙氛白花搖鳳影青節動龍文葉掃東南日枝捎西北雲誰知湘水上流淚獨思君　杜甫詠苦竹詩曰青冥亦自守軟弱强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白居易洗竹詩曰布裘寒擁頸氈履溫承足獨立氷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纖而曲翦葉猶可憐琅玕十餘束青青復籊籊頗異凡草木依然若有

情迴頭語僮僕小者截魚竿大者編茅屋勿作鞾與箕
而令糞土辱　王貞白洗竹詩曰道院竹繁教啓洗鳴
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
籜裁冠添散逸玉芽脩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
向琅玕節下書　裴說春日山中竹詩曰數竿蒼翠擬
龍形嶒拔須教此地生無限野花開不得半山寒色與
春爭　令狐楚郡齋左偏栽竹百餘竿詩曰齋居栽竹
北牕邊素壁新開映碧鮮青藹近當行藥處綠陰深到
臥帷前風驚曉葉如聞雨月過春枝似帶烟老子憶山
心暫緩退公閒坐對嬋娟　張泌詠竹詩曰樹色連雲
萬葉開王孫不厭滿庭栽陵霜盡節無人見終日虛心
待鳳來誰許風流添興詠自憐瀟灑出塵埃朱門處處
多閒地正好移雲覆翠苔　李中詠竹詩曰森森移得
自山莊植向空庭野興長便有好風來枕簟更無閒夢
到瀟湘簷來砌觧經疎雨引下棲禽帶夕陽閒約羽人
同賞處安排棊局就清涼　劉兼新竹詩曰近牕臥
砌兩三叢佐靜添幽別有功影鏤碎金初透月聲敲寒
玉乍摇風無憑費叟州波碧莫信湘妃淚點紅自是子
猷偏愛爾虛心高節雪霜中　鄭谷詠竹詩曰宜烟宜
雨又宜風拂水藏村復間松移得蕭騷從遠寺洗來疎

淨見前峰侵階蘚折春芽迸繞徑莎微冥陰濃無賴杏
花多意緒數枝穿翠好相容　唐彥謙竹風詩曰竹映
風牕數陣斜旅人愁坐思無涯夜來留得江湖夢全爲
乾聲似荻花　王建於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詩曰此
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澆時嫩綠
卷新葉殘黃收故枝色經寒不動聲與靜相宜愛護出
常數稀稠看自知貧家緣未有客散獨行遲　許渾秋
日白沙館對竹詩曰蕭蕭凌雪霜濃翠異三湘疎影月
移壁寒聲風滿堂捲簾秋更早高枕夜偏長忽憶秦溪
路萬竿今正涼　李群玉題竹詩曰一頃寒秋綠森風
十萬竿氣吹朱夏轉聲動碧霄寒　薛能新竹詩曰柳
營茅土倦麤材因向山家乞翠栽清露便教終夜滴好
風疑是故園來欄邊匠去朱猶濕溉後蟲浮穴暗開他
日會應成鳳至莫辭公府受塵埃　秦韜玉題竹詩曰
削玉森森幽思清阮家高興尚分明捲簾陰薄漏山色
欹枕韻寒疑雨聲斜對酒缸偏覺好靜籠棊局最多情
却驚九陌輪蹄外獨有溪烟數十莖　羅隱竹詩曰籬
外清陰接藥闌曉風交戛碧琅玕子猷歿後知音少粉
節霜筠漫歲寒　宋歐陽修刑部看竹効孟郊體詩曰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京

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
迸青苔蕭踈拂華屋森森日影閒濯濯生意足幸此接
清賞寧辭薦芳醁黃昏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鳥宿
蘇轍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詩曰竹迷誰定知迷否
趁取滂沲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處劚從芸閣殺青餘
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羞直宿踈應怪籍咸林下客
相看不飲作除書 又賦園中竹詩曰寒地竹不生雖
生常若病斸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嬋娟氷雪姿散亂
風日影繁華見孤淡一箇敵千頃令人憶江上森聳緣
崖勁無風籜自飄策策鳴荒逕 陸游詠東湖新竹詩
曰插棘編籬謹護持養成碧㵎映淪漪清風掠地秋先
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籜時聞聲簌簌放梢初見葉離
離官閒我欲頻來此枕簟仍教到處隨 元郝經詠野
竹詩曰荒竹遶廢宅高下隨女蘿新梢入林莽迸葉掃
條柯玉骨清且癯埋沒還奄阿病綠烟慘悽枯黃雨滂
沱劍斷戟復折壯士空悲歌伊昔住家宅森森氣相摩
籜龍起雲霄平地烟霄過幽香淡庭除靜陰延綺羅一
自兵塵生人去斤斧多寂寞秋不實饑鳳將奈何 虞
集賦文子方篔簹亭竹影詩曰數箇篔簹一小亭南牕
承日印寒青水晶簾裏珊瑚樹雲母屏間翡翠翎却愛

微風動蕭瑟翻疑薄暮倚娉婷憑君縱有鵝溪絹莫與
空花結定形 楊載寄題成都李仲淵萬竹亭詩曰君
家種竹蜀江旁高與蠶崖勢頡頏已樹旌旗分部曲更
鳴琴瑟應宮商蛟龍併逐波濤化虎豹皆因霧雨藏兄
弟至今俱宦達未應關逕接求羊 泰不華題柯獻仲
竹詩曰梁王宅裏參差見山簡池邊爛熳栽記得九霄
秋月上滿庭清影覆蒼苔 明吳寬詠竹詩曰翛然數
君子落落俱長身東家每借看步去不嫌頻移栽幸許
我已自前年春自我得此蓋園居豈爲貧但憂積雨霽
日暴少精神終然勤灌溉枝葉還如新因兹悟爲學罷
勉在斯晨 以上竹 唐韓愈和侯協律詠笋詩曰竹亭人
不到新笋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僕
婢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
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挾
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
忽無垠狂劇時穿壁橫强幾觸藩深潛如避逐遠去若
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寖大覆載莫偏
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
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
恨包藏密中仍節目煩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穰穰

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虵虺首掀掀婦懦咨
料揀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
竭呻吟至日暾　李商隱詠笋詩曰嫩籜香苞初出林
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寸心
宋陸游湖上筍盛出戲作詩曰纖纖穿苔瑇瑁簪按
行日夜待成林養渠百尺干霄氣見我生平及物心剩
插藩籬憂玉折豫期風雨聽龍吟明年又徙囊衣去誰
與平安報好音　又詠筍詩曰列仙閱世獨清癯雪谷
氷溪老不枯輸與錦綳孩子輩千金一束入天廚以上筍
原賦晉江逌竹賦曰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

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圃田緣崇
嶺帶迴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驚風茂寒鄉藉堅氷
負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潤本承清露以濯莖
拂景雲以容與拊惠風而迴縈　齊王儉靈丘竹賦應
詔曰靈丘深沉蔓竹凝陰神根合拱貞幹百尋振芳條
乎崑岳敷綠采於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帶沮漳而蕭森
志東南而擅美在淇澳而流音芳靈壽而均茂儀菌桂
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謝九野舒榮綠蘋齊葉白芷抽萌
幹葱葱而特秀條擢穎而垂英霜皦鏡於原隰木衰疎
於郊阡翠葉與飛雪爭采貞柯與曾氷競鮮　梁簡文

帝脩竹賦曰有嬋娟之茂篠寄江上而叢生玉潤桃枝
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日映花靡風動枝輕陳王歎舊小
堂竹軸今饒故人亦賦脩竹伊嘉賓之獨劭顧余躬而
自愧　江淹靈丘竹賦曰登崎嶇之碧巘入朱宮之瓏
玲臨曲江之迴澨望南山之葱青鬱春華於石岸艷夏
彩於沙汀遠亘紫林祕埜近匝玉苑禁垌於是綠篛繞
岫翠篁綿嶺參差黛色陸離紺影上謐謐而留閑下微
微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氣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藥
非香非馥而珍跨仙草寶踰靈木夾池水而檀欒繞園
堂而櫹蘢既閒霜而無凋亦中暑而增肅每冠名于華

我將擅奇於水陸況有朝雲之館行雨之宮崆崢嶸而
綠色户踟躕而臨空綺疏敞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被
箘簵之窈蔚結篠簜之溟濛或産鴣鷀之左或植露寒
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瑶輦之所周迴　任昉靜思
堂秋竹賦應詔曰靜思堂連洞房臨曲沼夾脩篁竹宮
豐麗於甘泉之右竹殿弘敞于神嘉之傍綠條發丹楹
翠葉映雕梁入户拂文石傍簷拂象牀常生偶蘭桂結
實植鴛凰達性與之至道偶斯文之在茲歡柏梁之有
賦恨相如之異時　陳顧野王拂崖篠賦曰詩詠淇水
騷美江干崖嶙拂石神貴掃壇既來儀於鳴鳳亦擾狎

於翔鸞入翠壁之宵月映沅澧之驚湍帶金風之爽朗雜玉潤之檀欒陪嘉宴於秋夕等貞節之歲寒 隋蕭大圜竹花賦曰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澈清花繞樹而競笑鳥徧野而俱鳴殘陂萍合斜蹊草榮膧條絮滿媛路絲横游蜂集而銜蘂戲蝶飛而帶英鵙欲啼而莅歇鴈始去而蘆生别有葳蕤繡篛嬛娟綠筒縹枝承露緗箬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叢乍影翻于樂沼時名留於瑞宮學應龍于葛水宿鵷鳳於方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之踟躕汎蓮舟之容與倜儻倣人便嬛笑語拊嫩筍以含啼顉貞筠而命酹 増唐吳筠竹賦曰

惟坤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實繁偉茲竹之標挺得造化之清源爾其和風流暢萬彙昭陳不郁馥以敵曜但葳蕤而有筠亦未知爲異也至如殺氣凌厲凝霜蕭瑟覽平楚之蒼茫覩衆林其如失冒氷霜之涸沍逾青熒以鬱容則殊可重焉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於嶰谷伐脩竹之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風而順常然後成竽籥以備樂其聲濫而彌長諒自然之純粹曷羣材之可方若乃渭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方潤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點點以雲翳下泠泠而鳳吟祛赫曦之煥景納凄凉之清陰王子所以嘯詠稽生爲之幽昂若

乃夾滄江倚丹崿蓄水霧之沉沉摇嚴烟之漠漠湘妃有揮涕之感楚謠興防露之作或挺鼓吹之欵笙或垂天門之磅礴皆鸞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嬋娟於廣漢之壤亦有璀璨於蓬萊之峰結實珠粒敷化紫茸拂皓絮以飛雪摧紺莖以韻鍾故列仙之攸歆匪吾人之所從也亦有化雉吳國成龍葛陂容人質當有蟲桃枝一笋明其厥翩三節獲乎嬰兒榮燈纂以咸孝茂腮櫺以表奇雙家壇以塵滅環石牀以陰游皆靈變之誘逕良難得而備知爾其衆彙非一則有簧笏筋篔射筒箖箊貓箬篠笯之肅鑪龍鍾雲母之扶竦箬箭浮

色以縹煥笳篪綷文而繡摅方志之所遺載山經之所闕書靡不勁堅其性怱犆厥色不規而圓不揉而直故高皇製冠以守位孝文剖符以表職博望候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樹於元池之例推類以彌廣匪斯文之可極也

増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樹之於

庭焉

增 宋謝莊竹贊曰瞻彼中唐綠竹猗猗貞而不介弱而不虧杳裊人圖蕭瑟雲崖推名楚潭美質梁池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八

鳥部一 鳥 鳳

鳥一

原 爾雅曰二足而羽謂之禽 增 又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原 又曰亢鳥嚨其粻嗉 增 白虎通曰鳥者陽也飄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 易曰旅鳥焚其巢 又曰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原 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孳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鳥獸希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鳥獸毛毨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氄毛 增 又曰珍禽奇獸弗育于國 原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增 又曰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禮記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又曰鳥皫色而沙鳴鬱 原 又曰凡生天地之間者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鷰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凡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周禮曰鳥隼爲旗 增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又曰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　又曰仲春羅春
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又曰翨氏掌攻猛鳥各以
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又曰硩蔟氏掌覆
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
之號十有二歲之號縣其巢而去之　又曰庭氏掌射
國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蔡邕月
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凡鳥生於水
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春山飛鳥之
所棲息清水溫泉飛鳥百獸之所飲食　春秋後語曰
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各有儔
也【原】莊子曰上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
其然耶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也【增】又
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原】孫卿子曰鳥窮則啄獸窮
則攫人窮則詐【增】淮南子曰鳥排空而飛獸蹶實而
走　又曰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逄蒙之
目巧以要飛鳥猶不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
有乎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鉤不可以
得魚待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

也故屬於陽　又曰繫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
淵　又曰夫飛鳥木巢狐狸穴巢成而得宿焉趨捨
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　又曰羽嘉生飛龍（羽嘉羽蟲之先也）
（龍龍之有日者）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
生於庶鳥也　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淮南萬畢
術曰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犛木為人形以鳥血塗人面以擊地飛鳥自下）
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原】抱朴子曰
軍術衆鳥羣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鳥聚軍
中將軍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
中莫知其名軍敗也【增】異苑曰蘭陵昌慮縣華山有
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圍翅此禽見則大水　天問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篤投之冰
上鳥何燠　柳惲答賦曰衆鳥萃而啾號　柳宗元曰
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　古詩曰野鳥號東廂　又曰
越鳥巢南枝

鳥二

【增】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
氏以鳥名官何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原】又曰晉侯伐齊齊師
夜遁師曠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史記曰秦仲知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　晏子曰景公使顔涿聚主鳥而亡公召欲殺之晏子曰涿聚有三罪請數之而爲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殺人二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曰勿殺之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　家語曰孔子在衛顔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對曰此哭非但爲死又爲生離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四海悲鳴而送之哀聲似此孔子使問之果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

止　增史記曰燕王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士卒離心田單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飛舞其上啄食燕人皆怪之　春秋後語曰魏有吏嬴脉者與王處廪下仰見飛鳥引弓虛發而鳥墮下魏王怪問曰何以得至此嬴脉曰此孽生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瘡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韓詩　原十洲記曰東海中有祖洲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似爪苗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死人橫道忽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

起坐遂活　東方朔記曰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謝承後漢書曰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至葬日冲升天上　華嶠漢書當時人立石鳥像於震前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聞上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鄴舍傳曰舍少時晝臥忽夢一鳥文色異常飛來入口含因驚起心胸間如吞物意甚怪之叔母謂曰鳥有文章汝後必有文章此吉祥也含

于是才藻日新　增南史曰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黃黑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齊書曰曲江公蕭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墮落欣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焉　梁書曰何循退居吳武丘西寺講經常論禁殺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又曰梁武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衆中自割身以飴餓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

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李樹　北魏書曰彭城王勰從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立中軍大將軍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後周盧勣爲渭州刺史鳥鼠山絕壁千仞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急泉湧出有白鳥翔止飛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飛玉漿濟戎夷人神鳥來翔　隋書曰煬帝征遼東帝舍臨頓見大鳥丈餘縞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詔虞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唐書曰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竭忠誠甚親附於朕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永徽中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又曰大曆八年有大鳥見於武功縣羣鳥隨而噪之武功縣神策行營將張日芬射而獲之以獻是鳥兩翅有四足足有爪長四尺三寸其尾色赤形類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鳥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鳥三

原 八竅（莊子八竅者卵生）兩足（書傳其翼者兩其足）漢 咸若 畢駭（書鳥獸咸若　鳥畢駭獸咸作　文）求友（詩相彼鳥矣猶求友聲）驚人（齊威王曰有大鳥止于王庭三年不飛飛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出谷（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憇岑（八表近思雲本　陶詩述之）聞樂（莊子咸池九韶張于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銜書（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火氣勝故色赤也）鷹祭 鶴逐（口實了然合之逐鳥雀　左傳）入帳（知鵲飛入高祖帳中從事胡藩曰我也明日攻城大克之）增 集宮（宋紀高祖伐鮮卑夜有大蒼鳥集宮六鵲賓建德者蒼鳥之色至廣大會廣歸）命起 知還（鳥倦飛而知還）識歌舞 除蕪穢（如舞妙歌）

（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莊子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郊 鳴毫社 止魯（楚詩鳥之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寄言 化德（楚辭鳥歌寄言子鳥作尚書孔甲宋災）一目 雙飛 西飛 南翔（詩鳥者以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之一目翰林鳥雙飛一朝雙岳詩如彼）（氣貫天孔子曰魯當有血書西飛鳥夏家語孔子與子夏講道德有赤）（鳥也詳變化文選顏延鳥翻飛南翔）焚巢 反 擇木 失條（易鳥焚其巢　木豈能擇鳥　仲尼曰鳥則擇木）傷弓 觸絲（史傳弓之鳥落于虛　文選鳥驚觸絲）（鄉鳥反鄉依其所生　登木而失條　輕翮而思歸）卵既生矣 翼而張之 載飛載鳴 一飲一啄 增 憂瑟 窺簾（杜牧詩憂瑟幽鳥啼　杜甫詩鳥窺新捲簾）

鳥四

原 嫗伏 禮羽者嫗伏卵生者不殈殈裂也 佛首 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戾也 增 執一雙 禮凡獻禽者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一獲多也 掌畜 周禮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共鳥物共膳獻之鳥 原 與鳥言 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竅啄 家語鳥鷇竅啄 傳天 詩有鳥高飛亦傅于天 排虛 鳥排虛空而飛 入懷 窮鳥入懷 能翔 老子鳥吾知其能飛 如甕 條支之鳥卵如甕 增 [illegible]眇無跡 莊子芥沙之鳥去知跡 殊聲 文選形殊音 原 思故鄉 客鳥思故鄉 避不義 家語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 小生大 宋紀上地門闕野有小鳥生大鳥 山藪思 莊鳥有山數之思 懷春鳴 王粲詩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 薄天飛 [illegible] 生陰屬陽 鳥生于陰屬于陽故仰之 [illegible]射

腦膚 鳥獸隨膚 阜滋 鳥獸阜蕃阜大也 高飛 史記羽未成不可以高飛 增 羽毛 肖距 原 棲者擇木 雛者擇音 短羽相鳴 同聲相應 交頸接頸 側足 短聲 並影 巢居 寓居 理翮 翕翼 整翰 斂翼 濯翼 逸飛 奮飛 翩翩 聯翩 翱翔 騫翥 和鳴 疏風 增 咮短長 禽經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㕧 怒作喜生 埤雅凡鳥左翮則怒作右翮則喜生 愛鳥 張鷟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 羣噪 眾直方爲陽飛鳥皆叢之見必羣噪 立本伴 狀太宗泛也見異鳥容與皮上召闕立本伴狀 長者在前 唐文宗謂李程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 鳥省 盧氏雜記馬充給事視仁坊有宅南有山亭多養鸂鶒及諸禽一家

人事之謂之鳥省 四千五百種 酉陽雜俎鳥有四千五百種

鳥五

原 詩 梁朱超詠獨栖鳥詩曰河水聞寒巳成凍寒草愁霜懸自衰可念無端失林鳥此夜逆風何處歸列網遮山不聽度懸氷繞樹滑難依細石似燕能隨雨片木作鳶猶解機但令積風多少便何患有翼不能飛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增 唐劉長卿上裴尹小鳥篇曰藩籬小鳥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飛只緣六翮不自致長似孤雲無所依西城黯黯斜暉落衆鳥紛紛皆有託獨立雖輕燕雀羣孤飛還懼鷹鸇搏自憐天上青雲路弔影徘徊獨愁裴銜花縱有報恩時擇木誰容託身處歲月蹉跎飛不進羽毛顦顇何人問遶樹空隨烏鵲驚巢林只有鷦鷯分主人庭中蔭喬木愛此清陰欲棲宿少年挾彈遥相猜遂使驚飛往復迴不辭奮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隨後來 宋歐陽修啼鳥詩曰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窻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竹林靜啼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繞郭白水滿戴勝

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閒酒美惜老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陳沂放內苑諸禽詩曰多年調養在雕籠放出初飛失舊叢祗為恩深不能去朝來還繞上陽宮

原 賦 後漢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繳彈張右弋弓彀左飛丸繳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懷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　晉夏侯湛觀飛鳥賦曰見逸遊之高鳥邈飄颻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驚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翩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摛雙翅以高舉舒修頸以儴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暫超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梁沈約天淵水鳥應詔賦曰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汎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斂翮廻首望驚雌飄薄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倦相鳴集池籞可憐九層樓光影水上浮本來暫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旅浴清深朋翻廻鷫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廻漾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與浪

原 序 晉王叔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頃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傾悲鳴感微禽之有心遂為詩以傷之

鳳一

增 格物總論曰鳳神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　原 毛詩曰草蟲經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鸑鷟或曰鳳凰一名鸑鷟一名鷗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口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

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戸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唯黄持竹賓來故天下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曰皞五聲也戾又也則當作保主色也户析由出入也鳥入下和平則也賢黄中通理也鳳皇則習居九夷 瑞應圖曰鳳凰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增】人鏡經曰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鷫鷞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幽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 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增】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原】又曰四靈為畜何為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增】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棷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禮運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 【原】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尚書考靈曜曰道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凰下之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凰翔 春秋孔演圖曰鳳火精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

太平鳳凰集於苑林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凰至 樂叶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冠類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鳳凰翔 【增】孝經鉤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見則天下安寧 又曰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 又曰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雛 【增】帝王世紀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 【原】鶡冠子曰鳳鶉火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孫卿子曰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竽其聲若簫有凰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增】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飲砥柱濯毛弱水暮宿丹穴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凰翔 白虎通曰鳳凰禽之長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論衡瑞指篇曰鳳凰麒麟為聖人來即是聖人之禽也按聖人遊於人間麟鳳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于邊外 抱朴子曰夫木行為仁為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為義為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為智為黑鳳胷黑

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
又曰鸑鳳食粒於庭則受辱於雞鶩也　又曰翠虬覩
化益而登鋒雲靈鳳值孟虧而反丹穴　任子曰鳳爲
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鼉龍爲介蟲之長標榜爲衆
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原】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
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其上多鳳麟數萬
各爲羣上仙之家以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爲集弦膠
又名連金泥能屬連刀劍弓弩絃　【增】瑞應圖曰王者
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　爾雅翼曰西
惠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
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
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
凰盃　李形四部曰吊鳳山俗傳鳳死於上歲七月至
九月羣鳥常來集其上　離騷曰鳳凰旣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　【原】又曰獨不見鸑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
四極而周遐見盛德而後下　宋玉對問曰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中藩籬之鷃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增】詰鮑篇曰梧禽激響於朝
陽　張率舞馬賦曰均儀禽于唐序同舞獸於虞廷

鳳二

【原】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齋于中宮坐于元扈洛上乃有
大鳥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狀如鶴體備五色
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
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
自歌舞音如簫笙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
大明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
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
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
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
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之焉
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殿中鳳乃蔽
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
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韓
子曰古者黃帝合鬼於西大山鳳凰覆上作爲清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伏羲神農）鳳至於庭三代（堯舜禹也）鳳至於
門周室鳳至於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增】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奏之
鳳凰鼓翼而舞　【原】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凰
止庭巢阿閣讙樹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又百獸鳳晨
（白獸率舞鳳凰司晨也）　【增】尚書曰帝驗舜受終赤鳳儀　史記

曰四海之內咸戴舜功興九韶之樂而鳳凰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原 抱朴子曰夫麟鳳以形狀為別聖人以心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矣 增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原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莊子曰老子見

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列仙傳曰蕭史教弄玉吹簫作鳳凰聲鳳凰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頸次藥有紫山白鳳之肉 漢書曰昭帝元始三年鳳凰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凰集祋栩於所集處得玉

寶乃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凰集上林乃立鳳凰殿以荅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又曰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十四年鳳凰集北海地節二年鳳集魯羣鳥從之詔曰咸鳳為寶神雀四年鳳凰十一集杜陵 又曰祠帝后土鸞鳳翱翔 又曰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凰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凰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頴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又曰章帝時鳳凰百三十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增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凰十三見明帝鑄銅鳳凰高三丈餘置殿前 原 宋曆曰太元元年有鳳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為鳳凰改元為鳳凰元年 楊龍驤洛陽記曰鳳凰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凰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今日清朗見於水中 增 晉陽秋曰升平四年鳳凰將九子見鄴鄉之豐城闕復見衆鳥從之 原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叟謂之曰子必贊協大猷 增 宋書曰元嘉十四年春鳳凰二

見於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閱武堂是日鳳凰見　又曰天監初鳳凰見建康縣同夏里又集南蘭陵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書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羣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凰二見羣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韓瑗與褚遂良相繼去内外以言爲諱帝御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善感爲鳳鳴朝陽　陸游南唐書曰徐知諤知潤州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鷄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　貽謀録曰宋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三鳳自南入城衆禽周繞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具五色冠如金杯至申時飛向北去州畫圖來上　金五行志曰章宗泰和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五色爛然文多赤黄赭冠雞項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皆成行列首皆正向若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怪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留二日西北去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　本行經曰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

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囂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

鳳三

對　銜圖　授璽（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元龜石室名又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　丹穴　紫庭（上見一山海經蔡邕琴操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于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　六德　五像（上見五拒靈鸑鷟鳴廣韓詩外傳鳳能究萬物通天地故得鳳像之二則鳳翔之得鳳像之三則鳳集之得鳳像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像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十子　五雛（易林巢有十子同巢共母歡以相保又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樂身覺采樂）　風翼　雲儀（鳥詩云鳳無雲儀上見一鈎語摘裘雲）　金味　朱冠（陛闕鄴中記石虎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紙著鳳口）

中侍人放散百丈緋繩轆轤回轉鳳凰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朱脚皆用金 下見五顧凱之鳳賦

止帝梧 集王谷 上見一韓詩外傳 易林神鳥五色鳳凰爲主集于王谷使君得所

五采羽 千金毛 上見二漢書 拾遺記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服常以禦寒至厲王末猶寶此物及厲于彘人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片毛准千金

增 司曆 受書 左傳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鳳鳥氏曆正也註鳳知天時故名曆正之官 下見二元命苞

三母 九雛 古詩鳳凰何啾啾三母將九子 二石爲事鄴中有鳳凰將九雛在延明門外道西

喈喈喈喈 節節足足 詩菶菶萋萋喈喈喈喈 白虎通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

儀簫 舞磬 上見一尚書 帝王世紀帝嚳擊磬鳳凰舒翼而舞

驚假 鴟笑 文選鸞翼假翔乎鴟梟笑鳳凰不可爲乎

原 應十二律 擊九千里 黃帝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謂之律本 下見一宋玉對問

增 覽九州 翔千仞 天老對黃帝鳳能究萬物通天地律五音覽九州觀八極也 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曾翮而去之

鳳四

原 嘉祥 瑞應圖鳳王者之嘉祥 增 戴仁 抱義 周書王會鳳戴仁抱義不居 膺文 苞智 瑞應圖鳳負信戴仁抱義膺文苞智不羣居不侶行不經羅網上[illegible]下集河洛明治見亂不見存亡也

宿丹山 文選夕宿丹山際 飲玉池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

原 鷩出 春秋命歷序昔辰放治世雖小九次之號曰皇談駕六鳳凰出也箭治三百五十歲也

歌德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游擇地 白虎通鳳凰必擇地飲不妄食

翔逝風 鳳鶱翥于荒棟成逝風而欲翔遂向也 不翔 仲尼曰覆巢毀卵則鳳不翔

不聞 尚書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高逝 文選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鳳雛 蜀龐統字士元號鳳雛 東南之寶 晉張華曰顧彥先鳳鳴朝陽東南之寶也

仁智之禽 晉中興書仁智之禽鳥頭而龜腹 生自然之色 蜀志鳳生五色豈呂五采像畫也

居廣都之野 增 師師 法言麟之儀儀鳳之師師 嗷嗷 杜甫朱鳳行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

鵾龍翕翅 莊忌哀時命爲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白鳳集頂 西京雜記揚雄夢吐白鳳凰集其頂上而滅

雙鶴爲引 宋書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鳳凰見丹徒揭賢亭雙鶴爲引衆鳥陪從

鳳五

原 詩 漢李陵詩曰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 魏劉楨詩曰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要須聖明君 晉袁據詩曰有鳳適南中終日無歡娛自恐梧桐遠行飛棲桑榆奮迅振長翼俛仰向天衢簫韶逝無聞朝陽不可須 宋王叔之擬古詩曰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資唯有鳳凰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 陳張正見賦得威鳳棲梧詩曰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欲儛春花落將飛秋葉空影照龍門水聲入洞庭風別有將雛曲翻更合絲桐 增 唐李嶠詠鳳詩曰有鳥居丹穴其名曰鳳凰九苞應靈瑞五色成文章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陽鳴岐今日見阿閣佇來翔 宋歐陽修詠鳳詩曰南山有鳴

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　元貢奎詩曰鳳饑啄琅玕飛鳴以其時儀羽人罕識寄迹蒼梧枝城梟飽腐鼠自得謂過之貴賤詎不分已矣隨所宜　明高帝神鳳操鈞天奏兮列丹墀俄翩翩兮鳳凰儀欲翱翔兮棲梧枝彼觀德兮直為我辭

原賦晉傅咸儀鳳賦幷序鸚鵡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鸚鵡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仰天文以彌覩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故能體該眾妙德備五靈彌微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買害兮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翩爾而來庭應龍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玩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末蹤兮則瓦礫於瑤瓊　顧愷之鳳賦曰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搴禀鵷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絪緼允雞喙而燕頷頸蛇蜿而龍

文厲歸昌於漢陽發明徵乎聖君荷義躡正雞跱鴻前比翼文輝五色備宣與八風而降時兩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翽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　桓靈寶賦曰伊羣物之百品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凰而構桀邈區宇以超棲撫朝陽於丹穴備六德以成輝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峰而歛翼翔青雲以遐越　唐太宗威鳳賦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元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閟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彌亂世而方降膺明時而自彰幸賴君子以依以持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矯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眾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延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以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原頌吳薛綜鳳頌曰猗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贊揚聖德上下受祚

原贊晉郭璞鳳鳥贊曰鳳凰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

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八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九

鳥部二 鸞 鴻 鷺 雁 鵁鶄

鸞一

原說文曰鸞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 增禽經曰鸞瑞鳥一曰雞趣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黑曰陰翥黃曰土符 禽經注曰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 原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鸞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鸞鳥集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又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 又曰廣都之野鸞鳥歌 增海内經曰桂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原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歡樂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寧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鳳凰之佐狀翟而五色以文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有禮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 天台賦

曰覩翔鸞之裔裔 增 張衡賦曰感鸞鷖之特栖兮悲
淑人之希合 原 漢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鸞徘
徊兮 增 陶潛詩曰神鸞調玉音 元董濟詩曰翠鸞
啼雲天四垂 鄭元祐詩曰紫鸞春步木苗田

鸞二

原 尚書中候曰黃帝鸞鳥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
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神仙次藥
有靈丘蒼鸞之血 漢書曰宣帝祀后土鸞鳳翱翔又
集長樂宮東囿樹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重泉令鸞鳥
集止學宮阜使掾沙叠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

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
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
鳥止其上 增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二
凰二鸞鳥集原縣 原 決疑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
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
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樹槐旬時不去弘農
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
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雛多
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
善其言王公聞之咸遜位辟繕不起 增 南史曰梁武

帝太清元年捨身光嚴重雲殿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
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
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
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
鸞鳥也 隋書曰煬帝好祥瑞野雀集殿上校尉唱曰
鸞衛士報曰村野之中多有此物校尉仍令衛士奏曰
鸞鵄帝不究其實仰改此殿爲儀鸞

鸞三

原 鐃歌 集東 上見四花泰詩序陳勤此鳥鄰集東上壇雅上未之時鸞肇鳴於廟雕應以 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鸞雖曰和雄口鸞在典明閻和鸞之聲蓋取諸此 增 氐羌獻

女牀棲 說文鸞赤神靈之精也周成王時氐羌獻鸞 李商隱詩女牀無樹不棲鸞 伏竄
靡叱 曹植文帝誄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鳳凰鸞集百鳥從之 百鳥翔之
洪崖乘 蔡京記洪井在西山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 重泉舞 下見二東觀漢記
神靈之精 典略鸞者神靈之精其象五彩 歌舞之容 鸞形喜則舞以樂常
虞書開頌聲作則至 孔頴達曰燕雀有鸞鳳之感是以鳳有歌舞之容

鸞四

原 詩 魏王粲詩曰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
草哀鳴入青雲我向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顧乃春陽會
交頸遘殷勤 嵇叔夜贈秀才詩曰雙鸞匿景曜戢翼
太山崖抗首嗽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裏時下息

蘭池　宋范泰鸞鳥詩序曰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哀響沖霄一奮而絕嗟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乃為詩神鸞棲高梧爰翔霄漢際軒翼颺輕風清響中天厲外患難預謀高羅掩逸勢明鏡懸高堂顧影悲同契一激九霄音響流形已斃

原 贊晉郭璞鸞鳥贊曰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鸑鷟

增 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禽經曰青鳳謂之鷟　國語曰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　唐書曰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色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為王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明庭因以為名字

鵷鶵

增 山海經曰南禺之山其鳥鵷鶵　莊子曰惠子相梁

莊子往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鶵發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相嚇我耶

鴻一

增 陸璣曰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　原 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箋小曰鴈大曰鴻）　周易曰初六鴻漸于干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又曰孟春之月鴻鴈來（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　又曰季秋之月鴻鴈來賓（賓言客止來去）　尸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增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鴻卵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　楊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沖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　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産　又曰鴻鴈三同三異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鴈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鴈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也

鴻二

原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于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翼也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也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弁而與之言二子怒如戚戚孫文子邑也　莊子曰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人如飛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吾今見龍矣　增家語曰衛靈公與孔子語見飛鴻過仰視之色不在孔子乃逝去　原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于楚鴻渴

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爲兩使不通欲拔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爲上客　史記陳勝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增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孟公明徵之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跡

鴻三

原離網鴻鵠去群乃遠逝母孚樓以寡偶隨軒晉傅咸詩鴻之設所樂之後漢恩宇手曲鴻得分人宿行悲澤有雙鴻隨軒　軒翥古詩雙鴻東紫烟　遵渚易鴻漸于渚詩鴻飛遵渚者　增乘烟　度雪唐詩騎鴻欲度千門雪　仰聽　相喧上聲　唐所覩鴻哀鳴人亦感傷觸物增悲郭璞江賦陽鳥爰翔于以寒暑相喧　援琴作操新論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淨　爲賦寄情隋書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志也爲孤鴻賦以寄情　任呼鳧乙張融曰鴻飛天首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豈恃毳毛劉向曰鴻鵠高飛沖天所恃者六翮耳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

鴻四

原詩宋顏延之歸鴻詩曰昧旦濡和風霑露踐朝暉萬有皆同春鴻鴈猶辭歸相鳴去澗汜長引發江皦潔登雲侶連緜千里飛長懷河朔路緬與湘漢違　梁沈約八詠聽曉鴻篇曰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算秋蓬

飛兮未極塞草寒兮無容色吳山高兮高難度越水深兮深不測羨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騑翼夜緜緜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臆孤鴈夜難飛客淚夜霑衣春鴻旦暮返客子方未歸　增唐徐夤詠鴻詩曰行如兄弟影連空春去秋來燕不同紫塞別當寒露白碧山飛入暮霞紅宣王德美周詩內蘇武書傳漢苑中況解銜蘆避弓箭一聲歸唳楚天風　李羣玉早鴻詩曰木落波浪動南飛聞夜鴻參差天漢霧嘹唳月明風野水蓮莖折寒泥稻穗空無令一行侶相失五湖中　宋陸游秋晴見天際飛鴻有感曰新晴天宇色正青羣鴻高騫任冥冥

兒童相呼共仰視我亦扶杖來中庭豐年到處稻粱滿
胡不暫下栖沙汀應須江海寄曠快肯爲霜雪嗟飄零
書生可笑不自喜憔悴久翦籠中翎鷗波萬里每媿杜
鵠化千載知非丁風前哀號漫激烈月下孤影常竛竮
詩成欲寫復嬾去誦似溪水聲泠泠　明陳基鴻鴈篇
曰鴻鴈雙雙度鴈門相呼相喚不離羣晝銜蘆葦防矰
繳夜宿關河同夢魂稻粱既足江南澗秋木增波葉微
脫洞庭湖畔臥雲沙彭蠡磯頭弄烟月一朝無事忽相
違一向東飛一向西西飛渺渺秦山曲東去悠悠滄海
湄秦山滄海遥相望顧影徘徊各惆悵山有矰罻與網

羅水有蛟龍與風浪回頭却恨不同栖辛苦皆因獨自
飛不問天南與天北何時相見得同歸
【原】賦晉成公綏鴻鴈賦曰余嘗游乎河澤之間是時鴻
鴈應節而羣至望川以奔集夫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
作于飛之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
又奇其應氣而知時故作斯賦辰火西流秋風厲起軒
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江湘而中憩晝顧
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銜　【增】唐趙勵秋鴻賦曰若夫
隨陽之鳥翩翩者鴻高飛晴日長鳴翔風乘秋雲於迥
塞結陣影於遥空觀其羽翮聯翩出入寥廓念江山而

遊遠犯霜露而無託昔年春去愛洲渚之芳菲今日秋
來值關山之搖落若乃明月宵懸黃雲晝洩宇落天地
蒼茫濵碣行宛轉而初上影參差而不絶愁輕岱北之
雲訝負遼西之雪既而南遊澤國北別沙場千里萬里
懷稻懷粱强能鳴以取愛恐不才而見傷所願免虞人
之矰繳得狎君之池塘者也
【原】序晉曹毗雙鴻詩序曰近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儀
甚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已有物之可感
良謂此也　【增】隋盧思道孤鴻賦序曰余攝生舛和有
少氣之疾分符生嬾坐守東原洪河之濱沃野彌望羣

務既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
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
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楊子鴻飛冥冥騖者高也淮
南子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寓衡陽避初寒也
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鷺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
墻陰偶形獨立唼喋粃粺雜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
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
慰

鴈一

【增】正字通曰鴈知時鳥也禽經一名翁雞一名沙鴇一

名鷹搏雅及方言或謂之鴚鵝倉鴚法言謂之朱鳥【原】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腳指間幕蹼相連也蹼音卜）【增】物類相感志曰鴈奴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鴈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備狐與人之捕已也【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禮記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鴈北向　儀禮曰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婚禮下達納采用鴈【增】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而執雉　又聘禮私覿出如舒鴈　月令曰孟春之月候鴈北【原】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增】荊州圖經曰沮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廻三百里脩巖遐亘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偏經其上士人由茲改山名焉【原】盛弘之荊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廻翼唯一處爲下翔鴈達塞矯翮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廻數十里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樓集之

故因名曰鴈塞【增】楚志曰衡州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原】春秋繁露曰凡贄大夫用鴈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爲贄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弋繳【增】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舉　酉陽雜俎曰臨邑縣有鴈翅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古今注曰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　玉堂閒話曰鴈宿于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大者居中令鴈奴圍而警察捕者俟陰暗無月時藏燭器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及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警叫大者亦警頃之復定又復前舉燭鴈奴又警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　墨客揮犀曰北方有白鴈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故曰霜信【原】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　古詩曰攝衣起前庭仰觀鴻鴈翔　又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增】杜甫詩曰故國霜前白鴈來

鴈二

增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秕無敢以粟 原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君得
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增又曰
晉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　左傳曰曹伯
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因訪政事
大說之使聽政焉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而欲自
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
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
雨者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
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入呼萬歲曰善哉

今日獵得善言 原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於山及邑（考莊子無此二字）舍於故人之家令豎子殺
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將何以處焉莊子笑曰
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　漢書曰蘇武在匈奴中
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常惠教使謂單于
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增又曰武帝太始
三年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又曰梁孝王於睢陽

園中作鳧鴈池　又曰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祠有
五色鴈集殿上　又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鄉刺謁見規規
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原續漢書曰
陳寔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輔辟召常同時旌
命羔鴈成羣當時靡不榮之 增伽藍記曰元魏時北
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
之鴈臣　又曰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夢射得鴈以問
楊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
而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唐書曰高宗太子弘納裴居

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鴈為婚贄會苑中獲之帝尊曰
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婚贄彼禮但成謠
頌此禮便首人倫與代相望無慚德也裴氏甚有婦禮
帝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　又曰貞元十年
同州獻五色鴈　唐會要曰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
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鴈來乞編入史
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鴈不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鴈隨
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太平御覽曰朱漢賓少時善射
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
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

興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鴈　五代史曰梁方東攻兖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以朱漢賓爲指揮使　唐書曰禮部蒼烏赤鴈爲中瑞其物名三十有二　梅礀詩話曰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獲一鴈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誌號曰鴈丘與同行者楊正卿李仁卿俱爲賦摸魚兒詞　又郝經傳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鴈三

原 窺陰岸　射上林 成公綏賦鴻鴈起寒門之北垠兮集窮塞以安處窺弱水之陰岸兮者沙漠之絶清下見鴈二漢書 過雲夢　度塞門 成公綏鴈賦奔巫山之陽隅兮趨之軍之遊衡過雲夢以娛遊兮抗江南而中然下見鴈一荊州記 嬉澄渚　濯清泉 羊祜鴈賦排雲接以胡泰清泉綠前乎而者以沐弱戊以容與進麦鷹王成公綏賦上揮翻于丹霄兮下濯足于清泉經天地之遊輕兮樂和飛之純歲 接羽　拂翼 上見鴈五曹梳賦羊浩雁賦浮若浮舟乎江之衡色若委雪乎嵩之阿邕邕兮悲鳴雲阿固風凌虛陽清和貌跡兮背貼入清塵拂日拂翼揚光羅 背青春 增 認白露 上見鴈五祿楚賦宋徐積鴈詩毛聞認白露

肚下看陵驛

原 出高柳　經景山 海內經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下見鴈一荊州記 宜麥　唼蘋 周禮食醫鴈宜麥顔疵唼蘋 度雲 增 印月 文逐參寥度雲鴈耶律楚材詩鴈跡印開沙岸月 原 啄蔓藻 增 藏新蒲 雕菰蔓藻刷蔦精翮下見鴈五余闕詩 蹼足企踵　斜步側身 上見鴈一爾雅雅鴈行斜步側身 聲斷衡陽　夢隨沙漠 王勃滕王閣序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元謝宗可鴈詩曾隨沙漠秋來夢留得湘江社後春 隨陽　訴月 尚書注隨陽之鳥謂雁也　宋孔平仲孤雁詩孤音新明月天高路漫漫 楚岍花晴　上陽月冷 唐黃滔鴈詩楚岍花晴寒御來年年南北去來期江城日暮見飛處旅館月明聞過時萬里風霜休更恨滿川煙草且須疑洞庭雲水瀟湘雨好把寒更一二知寶聞雁詩接影橫空背雪飛聲帶寒出玉關還上陽宮東三千夢月冷風清闕是時

鳥部

鴈四

原 雲集霧散 西都賦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 兄弟之齒 鴈行 先後之次 蒼鶬鴈也小寒之日必北鄉有類長者在其上爲鴈之集必有先後之次也 木落南翔 草木黃落兮鴈南翔 氷泮北徂　從游波瀾 得安鴈羽從游波瀾 流哀江瀕 文選鴈流哀于江瀕 春北秋南 嘗于瀟鴈春北秋南而不失其時 肅肅 詩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嗷嗷 詩哀鳴嗷嗷翽而南翔 風翥雲飛　水宿 增 鴈戶 唐書編民有鴈戶謂如鴈往來無恒也 鴈壻 李白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婿欲銜我向鴈門歸 僧婆 佛書謂雁爲僧婆道家以雁爲天厭 邊聲俱來 劉禹錫楚望賦蕭條邊聲與肥俱來 稻粱謀 杜詩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仙掌影 杜牧詩仙掌月明孤影過

長門燈暗
數聲來

鴈五

原詩 魏應瑒詩曰朔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朔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　梁簡文帝賦得隴坻鴈初飛詩曰高翔憚瀾海下去怯虞機霧闇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彌輪臺援未解隴城圍相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　又夜望單飛鴈詩曰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鴈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落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沈約詠湖中鴈詩曰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劉孝綽賦得始歸鴈詩曰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差池高復下欲向龍門飛　蕭子範夜聽鴈詩曰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噭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況觸愁機　周王褒詠鴈詩曰何潮聞曙鷄妬望有春螢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河長猶可涉海闊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疎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　庾信賦得集池鴈詩曰逢風時迥度逐侶乍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又詠鴈詩曰南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又秋夜望單飛鴈詩曰失羣寒鴈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隋王胄送周員外充戍嶺表賦得鴈詩曰旅鴈別衡陽天寒關路長行斷由經箭聲嘶為犯霜羅繳無人悶能鳴反自傷何如侶汎汎刷羽戲方塘　唐太宗賦得早鴈出雲鳴詩曰初秋玉露清早鴈出空鳴隔雲時亂影因風乍合聲　虞世南秋鴈詩曰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任為有傳書意聯翩入上林

增 李嶠詠鴈詩曰春暉滿朔方候鴈發衡陽望月驚

弦影排雲結陣行往還倦南北朝夕苦風霜寄語能鳴侶相隨入故鄉　杜甫孤鴈詩曰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張九齡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鴈詩曰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半中夜有遺音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避繳歸南浦離羣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吳融新鴈詩曰湘浦波春始北歸玉關搖落又南飛數聲飄去和秋色一字橫來背晚暉紫閣高翻雲冉冉灞川低度雨微微莫從思婦臺邊過未得征人萬

里衣　錢起歸鴈詩曰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又送征鴈詩曰秋空萬里靜嘹唳獨南征風急翻霜冷雲閒見月驚塞長怯去翼影滅有餘聲悵望遥天外鄉愁滿目生

顧非熊詠鴈詩曰逐暖來南國迎寒背朔雲下時波勢出起處陣形分聲急齊前侶行低續後羣何人寄書翰絕域可知聞　儲嗣宗孤鴈詩曰孤鴈暮飛急蕭蕭天地秋關河正黃葉消息斷青樓湘渚烟波遠驪山風雨愁此時萬里道魂夢遶滄洲　鄭谷詠鴈詩曰八月悲風九月霜蓼花紅淡葦條黃石頭城下波揺影星子灣西雲間行驚散漁家吹短笛失羣征戍鎮殘陽故鄉闊爾亦惆悵何況扁舟非故鄉　司空曙夜聞回鴈詩曰鴈響天邊過高高望不分飄颻傳細雨嘹唳隔長雲散向誰家盡歸來幾客聞還將今夜意西海話蘇君

于鄴秋夕聞鴈詩曰星漢欲沈盡誰家砧未休忽聞涼鴈至如報杜陵秋千樹又黃葉幾人新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却登舟　黃滔河南試秋夕聞新鴈詩曰湘南飛去日薊北乍驚秋叫出隴雲夜聞爲客子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旅館移欹枕江城起倚樓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寂聽良宵徹躊躇感歲流　李遠詠鴈詩曰早晚辭沙漠南來處處飛關山多雨雪風水損毛衣碧海魂應斷紅樓信自稀不知矰繳外留得幾行歸

宋歐陽修江行贈鴈詩曰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陸游聞新鴈有感詩曰新鴈南來片影孤冷雲深處宿菰蘆不知湘水巴陵路曾記漁陽上谷無　金元好問八月并州鴈詩曰八月并州鴈清汾照旅羣一聲驚曉笛數點入秋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虞集聞鴈詩曰樓近煖雲濕夜深聞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冉白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薩都剌飛鳴食宿鴈詩曰年去年來年復年帛書曾達茂陵前影連薊北月橫塞聲斷江南霜滿天雨暗蘆花愁夜渚露香菰米下秋田平生千里與萬里塵世網羅空自縣　余闕賦得春鴈送司執中江西憲幕詩曰春風起蘋末旅鴈尚回翔乳鴨嬌同唼新蒲短可藏應悵洞庭水非避塞垣霜客路頻懷舊題詩寄帝鄉

原　賦魏曹植離繳鴈賦曰憐孤鴈之偏特兮情悵焉而內傷尋淑類之殊異兮禀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純氣兮赴四節而征行遠嚴冬於南裔兮避炎夏以朔方白

寥淒以飛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
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
機兮播纖繳以凌雲挂微軀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羣
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
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復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
命無慮無求飢食稻粱渴飲清流　晉羊祜鴈賦曰鳴
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
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
泛之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
能濺其羽　孫楚鴈賦曰有逸豫之儁禽稟和氣之清

冲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汚隆殿同集於曠野紛羣
翔于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於晨風族類阜繁數
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泝長川以鳴號
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於八極　陳後
主夜亭度鴈賦曰春望山楹日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
水明暫逍遙於夕逕聽霜鴻之度聲度聲已悽切猶含
關塞鳴從風兮前侶駛帶暗兮後羣驚帛久兮書字滅
蘆束兮斷銜輕行雜響時亂響雜行時散已定空閨愁
還長倡樓歎守閨倡樓本寂寂況此寒夜褰珠幔心悲
調管曲未成手撫弦聊一彈一彈管且陳歌謝使怨情

多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

鳥部三　鶴　鸛　鵠　鴻

鶴一

原 集韻曰鶴善鳴鳥也　案毛詩義疏曰鶴大如鵞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惟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鷄鳴時亦鳴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體定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趾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黔睛高鼻短喙𩩲(音苦解反)頰䯏(音德毛反)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脛粗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七年大毛落

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後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　又曰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　增 汲冢書曰云鶴曰陰羽(以其炎蒸而息陽也)　原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風土記曰鶴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　增 養生要論曰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比其所以為壽服氣養性者法焉　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或曰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　本草釋名曰鶴字篆文象翹首短尾之形一云白色𪄻𪄻故名八公相鶴經千六百年乃胎產則胎仙之稱以此也鶴不卵生者誤矣　本草集解曰鶴聞降真香則降其糞能化石物類相感也　又曰鶴骨為笛甚清越　原 永嘉郡記曰有洙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惟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增 華亭鶴窠村所出為得地蓋自海東飛集於下沙原非華產其體高峻綠足龜文翔薄雲漢一

舉千里他所有凡格也　志朝鮮知異山中有青鶴洞其境虛曠四隅皆良田沃壤宜播殖惟青鶴棲息其中故以爲名 原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鶴鶴過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鶴一舉千里（張茂先曰此陳章對桓公也）
增 海鶴大者脩項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吹魚鱓成化間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殺之後有以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咮雄大雌小晝啄於海苑宿巖谷間島夷人持小鏢月夕則伏於鶴常宿所擇其大者刺之平旦有獲五六頭者乃刻其頂售於舶估比至閩廣值價等金玉
桂海禽志曰灰鶴大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 原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毛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言身隱而名著也）　墨子云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莊子曰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按列子作鶬）於青雲之際用

心專動手均也 增 漢書曰東方朔爲隱語曰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原 焦贛易林曰白鶴銜珠 增 赤壁賦曰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鶴二

增 墨客揮犀曰崆峒山廣成子脩道所絕壁有石穴謂之丹鶴祠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燦然 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 增 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予於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 原 左傳曰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韓子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曠曰古之得聞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曠不得已援琴一奏有黔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爲師曠壽其後大旱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怒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郡西閶門外鑿池

爲女墳積爲山文石爲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琴操曰商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之永離因彈別鶴以舒憤故曰別鶴操　漢書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爲代宗所巡狩至郡國皆立廟告祠代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華嶠後漢書曰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　又曰蘇耽去後

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口畫作書字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是耽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爲廟時時往祭之有白鶴來集坐上也　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遂上沖天　〔增〕唐圖經曰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　方輿勝覽曰晉羊祜鎮荊州江陵澤中多有鶴嘗取之教舞以娛賓客因名鶴澤後人因之遂呼江陵郡名爲鶴澤　〔原〕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野鶴之在雞羣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吳由拳縣郊外之墅機素遊之所　陶侃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潔知非常人隨而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　世說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耳目玩乎養令翮成即放飛去　又曰王恭披鶴氅裘孟昶謂曰眞神仙中人也　〔增〕又曰

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旣見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原〕述異傳曰荀瓌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雲眇然煙滅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懸注遙望如倒挂白鶴因以爲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

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翱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增】渚宮故事曰湘東王脩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
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
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
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
契絃節　江總集曰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常於
鶴窠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
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絶法師於
是放弩發菩薩心　英華曰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
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罝竝皆禽獲六翮已摧

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絶孀妻向影天子愍焉立
使庾信爲贊　神異録曰益州有道士徐佐卿化鶴於
沙丘明皇獵而射之中箭西南而逝謂弟子曰吾行山
中爲飛矢所中後箭主至可以此箭付之明皇幸蜀識
其箭乃知佐卿之化鶴也　逸史曰李衛公遊嵩山見
鶴呻吟曰我爲仙爲樵者傷脚得人血則愈李公解衣
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
東都下但映眼照之即知矣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
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
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宣臂刺血李公得

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
見非遥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　宋丁謂爲
昭應宮使每醮祭奏有仙鶴盤舞人以其爲丁令威之
裔又好鶴號爲鶴相　夢溪筆談曰林逋隱居孤山畜
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
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
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揚櫂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
徐州雲龍山西麓有放鶴亭宋山人張天驥所築也
山人有二鶴旦則望山西而放暮則傃山東而歸因以
爲名　墨客揮犀曰彭淵材迂闊好怪常畜兩鶴客至

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竟園丁報曰
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
誕一卵淵材歎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
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宋史曰王濟補龍溪主簿
時福建輸鶴翎爲箭羽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
濟諭民取鵞翎代輸仍驛奏其事

鶴三

【原】陽鳥　仙禽上詳鶴一相鶴經下見鮑照舞鶴賦　金衣　玉羽上詳鶴丁見鮑照舞鶴賦
翔紫蓋　養青田盛弘之荊州記衡山有三峰極秀一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高嵩亮澈下詳鶴一永嘉郡記
入帳　乘軒李遵太元

眞人茅君傳好道者入廟或見一白鶴入帳中白鶴者皆是九轉還丹使下詳鶴二左傳 飲瑤

池 翔金穴上見鮑照舞鶴賦 李道太元眞人茅君內傳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去有局任不復得歛宿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穴江湖據下周處三神乘白鶴各居一山頭佳雨灌得稻陸田亦復妻子保室宴我百無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 素羽 點睛 王韶之神境記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下詳鶴一

鶴經 丹頰 朱頂 龜背 鳳翼 紅詳鶴相鶴經 一 飲沆瀣之水 喫太湖之萍 上詳鶴見何晏詩 下 介鳥 羽客 思賦

九皐之介鳥介鳥者鶴也 舞吳市 入晉琴 上詳鶴二吳越春秋下見瀕文舞鶴詩

翔金城 戲芝田 見鮑照賦 五里 千歲 古詩五里一反顧千

歲棲於松又抱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樹色純白腦盡成骨如此即可知

鳥部

也 銜珠 入鼓 搜神記曾參行孝鶴被傷乃收養之效去至一夜作伴俱銜一明珠來以報參也 詳鶴二 臨海記 下 在林 冲天 詩有鶴鳴在林 王喬控鶴以冲天 王 君

子化 仙人乘 上抱朴子晉事瑄詳鶴二下 王 霜毛 冰質 倚

趾 員吭 吭頸也 嘹唳 差池 明心 藻質 頓首

白羽 潔朗 孤高 增 皐禽 仙客 月賦聆皐禽之夕聞 趙

宋李玩畜五禽五客鶴曰仙客 眞骨 兵爪 杜甫詩有骨右杜甫詩王右軍書以鶴鑄為雙鶴 漢書王裳相鶴經卻食金沙不飲日子鶴 以鶴骨骨肉雙眠 食瓊蕊 漬髓 辨眼 淆池 眼者兵爪一杜甫詩仙人辨王泉 食瓊蕊之液為池津 豆學

仙語 丹歌 李涉詩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 不冷冷仙語人盡知向王雲翻然飛 秘閣閑談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眞君與柏葉一枝九疊食之因不食神氣異常為詩寄欲棲山島開

眠玉洞寒丹歌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歌曰鶴也萬花谷以丹為鳳 遠雲 巢

月 盧綸詩抽琴鶴遠雲 孟郊詩仙鶴未巢月 覓珠 取箭 晉平公鼓琴有二八而下

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此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會稽志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

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 養

雛 好唳 述異記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以左右出獵獲一鶴雛二子拜養之鶴經

將軍令使養其雛其一小者口被翠不能舍於之先其未曾能也小者大能能六者精之中尚未能飛者稍留甚飲發之又翮肯書引其飛天小高日大者不能乃與鶴俱去於庭毋好鶴鶴六十能小求所致一與

已雙鶴下唳人以為營建不所志

高六對以浮赤淺觀日長之三年識字 寄詩 金樓

鶴之有鸞聲笑日既之一字白清川名檢書皆一使

日書中負之無真以內觀日光昔王母來青鸞結蘭其子皆即

雌雄奇之遠其獨試能鶴曰延頸向采若安命狀采

鳥部

韓夢雲天鶴被旗是夜生雁降鶴其庭 降庭 老杜光尺棄宮記以白天鶴皇東宋史高豐集壇

引吭向洪鶴進授觀之有中驗以數魚歸而其後去即人以皆手異取之之

魚倍活鶴馴擾而中記日天白寶

揚州送百羽毛民求附抱之綱有羅鶴投於民陸地取放以遺太府常少卿課大理二 投鼇 引吭

曉翰鶴為篡揚州門下及中歲封揚州萬買三騎使者 依江海 下端門 上揚州

上揚州十萬三騎者鶴小說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曰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古木鶴松杉 題寺塔 寵軒墀 巢松杉 杜甫詩鶴上松杉 杜甫

東南河東記太和中長安城夜月忽顧者白院管取筆

有美人從上三四青衣繞塔言笑好月明忽忖憶者華亭倒遺行

研來於染上題詩皇子坡頭好

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僧獨之化爲白鶴飛去杜甫詩衙蟬曾宿鶴 夢道士
如長人 蘇軾赤壁賦夢一道士羽衣翩躚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
過余者非子也耶 杜甫詩吾落如長人 蓬萊羽士 茅君使者 鶴屈一猶
名仙子一名蓬萊羽士 林逋詩 茅君使者蕭閑甚獨裡叢毛向戶庭 茸毛 竦節 相鶴
經高腳疎節則多跋 能可 赤精 相鶴經露眼赤精則視遠 翅如車輪
舞契絃節 上見蘇軾赤壁賦詳鶴二書官故事 下 蓬集雪飛 煙翮
星皎 上鮑照舞鶴賦下李白書鶴贊 垂翼蘭沼 濯芳清池 陸雲詩
翱翔太清 嘹唳雲路 上六朝詩下張九齡詩序 真姿 野性
昂藏相 踉蹌形 千里姿 三尺脛

鶴四

原 仙鶴 元鶴 鶴壽三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天步 天居 紫頂
紫麻 清響 靈羽 月羽 巢居 馴養 振迅
增 鶴夢 陸龜蒙詩殘夢缺月沈枯梧又司空圖詩池涼清鶴夢 鶴散 陸龜蒙詩鵰鶚
錢崑崙自在 語堯年 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語曰今茲寒不減堯崩
年於是乘去 爲上瑞 唐六典凡鶴爲上瑞 鳴雞樹 通闕係郎杜景栓文章知識注
高逵時撲爲鶴鳴雞樹 屏風樣 名畫記薛稷畫鶴知名屏風凡六扇鶴樣自稷始也人名爲錄
今祕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蜀郡亦有稷鶴并佛像傳於世並稱神品杜甫有詩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是也

鶴五

原 詩 魏曹植詩曰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窮北
朔雌驚負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

但恐天網張 何晏詩曰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
恐失網羅構憂一旦并豈若集五一作太湖順流唼浮萍
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增 齊高帝詠平澤羣鶴詩
曰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原 梁簡文帝詠洲間獨鶴詩曰遠霧旦氛氳單飛纔
可分孤鶩宿嶼浦羈淚下江濆意惑東西水心迷四面
雲誰知獨辛苦江上念離羣 又賦得舞鶴詩曰來自
芝田遠飛渡武溪深振迅依吳市差池遂晉琴奇聲傳
迴澗動翅拂花林欲知情外物伊洛有清潯 增 梁元
帝飛來雙白鶴詩紫蓋學仙成能令吳市傾逐舞隨疎
節聞琴應別聲集田遇赴影隔霧近相鳴時從洛浦渡
飛向遼東城 原 梁沈約八詠聞夜鶴篇曰聞夜鶴夜
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臨風振羽儀伊吾人之菲薄無
賦命之天爵懸海上之驚鳧傷雲間之離鶴離鶴昔未
離迥發天北垂忽值疾風起暫下昆明池欲棲不可住
欲去飛已疲勢逐疾風舉求溫向衡楚復值南飛鴻參
差共成侶海上多雲霧蒼茫失洲嶼自此別故羣獨向
瀟湘渚故羣不離散相依江海畔夜止羽相切晝飛影
相亂刷羽共浮沈湛澹泛清陰既不經離別安知慕侶
心九冬負霜雪六翮非所任且養凌雲翅俛仰弄清音

江洪和新浦侯詠鶴詩曰閑園有孤鶴摧藏信可憐
寧望春臯下刷羽蘤花鈿何時秋海上照影弄長川曉
鳴動遥怨夕唳感孀眠哀咽芳林右慟黙華池邊猶冀
凌雲志萬里共翩翩　吴均詠鶴詩曰本自乘軒者爲
君階下禽摧藏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粱惠旣重華池
遇亦深懷恩未忍去非無江海心　陳劉刪賦得獨鶴
凌雲去詩曰孤鳴思滄海矯翮避虞機怨別凄琴曲凌
風散舞衣五里雖迴顧千年會欲歸寄語雷門鼓無復
一雙飛　陰鏗詠鶴詩曰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
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　孔德紹賦得華亭鶴詩曰華

亭失侶鶴乘軒寵遂終三山凌苦霧千里激悲風心危
白露下聲斷綵絃中何言斯物變翻復似遼東　增唐
虞世南飛來雙白鶴詩曰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
棲集紫蓋一舉背青田颺影過伊洛流聲入管弦鳴羣
倒景外刷羽閬風前映海疑浮雪拂澗瀉飛泉燕雀寧
知去蜉蝣不識還何言别儔侶從此間山川顧步已相
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
輕舉復隨仙　李嶠詠鶴詩曰黄鶴遠聯翩從鸞下紫
煙翺翔一萬里來去幾千年已憩青田側時遊丹禁前
莫言空警露猶冀一聞天　沈佺期黄鶴詩曰黄鶴佐

丹鳳不能羣白鷴拂雲遊四海弄影到三山遥憶君軒
上來下天池間明珠世不重知有報恩環　武三思瑞
鶴篇曰白鶴乘空何處飛青田紫蓋本相依緱山七月
雖長去遼水千年會憶歸緱山杳杳翔寥廓遼水纍纍
歎城郭經隨羽客步丹丘曾逐仙人遊碧落迢迢碧落
斷氛埃霞堂雲閣幾重開欲尋東海黄金竈仍向西山
白玉臺九臯獨唳方清切五里驚羣俄斷絶月下分行
似度雲風前羕影疑迴雪風前月下路漫漫水宿雲翔
去幾般宛轉能傾吴國市徘徊巧拂漢皇壇琴中作曲
從來易鼓裏傳聲有甚難夜夜恒飛銀漢曲朝朝常飲

玉池瀾别有聞簫出紫煙還知化履上青天霜毛忽控
三神下玉羽俄看二客旋燕雀終迷橫海志蜉蝣豈識
在陰年莫言一舉須千里爲與三山送九仙　張九齡
郡中見羣鶴詩曰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違曉日東田
去煙霄北渚歸歡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
高翔衆鳥稀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
留不得飛　儲光羲池邊鶴詩曰舞鶴傍池邊水清毛
羽鮮立如依岸雪飛似向池泉江海雖言曠無如君子
前　陳季鶴警露詩曰南國商飆動東臯野鶴鳴溪松
寒暫宿露草滴還驚欲有高飛意空閨召侶情風間傳

藻質月下引清聲未假摶扶勢焉知羽翼輕吾君開太液願得應皇明　孫昌胤遇旅鶴詩曰靈鶴產絕境昂昂無與儔羣飛滄海曙一叫雲山秋野性方自得人寰何所求時因戲祥風偶爾來中州中州帝王宅園沼深且幽希君惠稻粱欲并離丹丘不然奮飛去將適汗漫遊肯作池上鶩年年空沈浮　錢起田鶴詩曰田鶴望碧霄無風亦自舉單飛後片雲早晚及前侶　司空曙田鶴詩曰散下渚田中隱見菰蒲裏哀鳴自相應欲作凌風起　張衆甫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詩曰馴狎經時久褵褷短翮存不隨淮海變空媿稻粱恩獨立秋天

靜單棲夕露繁欲棲還斂翼詎敢望乘軒　裴度乞白侍郎雙鶴詩曰聞君有雙鶴羈旅洛城東未放歸仙路何如乞老翁且將臨野水莫閉在樊籠好是長鳴處西園白露中　張籍和裴司空請刑部白侍郎雙鶴詩曰皎皎仙山鶴遠留閑宅中徘徊幽榭月嘹唳小亭風丞相西園好池塘夜水通從君求置此賞望與賓同　孟郊曉鶴詩曰曉鶴彈古舌婆羅門叫音應吹天上律不使塵中尋虛空夢皆斷喑唏安能禁如開孤月口似說明星心既非人間韻枉作人間禽不如相將去碧落窠巢深　賈島詠崔卿池上鶴詩曰月中時叫葉紛紛不異洞庭霜夜聞翎羽如今從放長猶能飛起向孤雲　呂溫賦得失羣鶴詩曰杳杳冲天鶴風排勢暫違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寧辭遠三山詎憶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翻飛　張仲素緱山鶴詩羽客驂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閒笙歌憶天上城郭歎人間幾變霜毛潔方殊藻質班蓬瀛如可到逸翮詎能攀　白居易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寄鶴歎二篇以絕句荅之辭鄉遠隔華亭水逐我來棲緱嶺雲慙媿稻粱長不飽未曾迴眼向雞羣　又曰荒草院中池水畔銜恩

不去又經春見君驚喜雙迴顧應為吟聲似主人　又荅裴相公乞鶴詩曰警露聲音好冲天相貌殊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白首勞為伴朱門幸見呼不知疎野性解愛鳳池無　又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曰司空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寧惜別稻粱恩厚莫愁飢夜棲少共雞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上青雲勿回顧的應勝在白家時　又池鶴詩曰高竹籠前無伴侶亂雞羣裏有風標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轉覺鸕鶿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臨風一唳思何事悵望青田雲水遙　又曰池中此鶴鶴中稀恐

是還東老令威帶雪松枝翹膝脛放花菱片綴毛衣低回且向林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若問故巢知處在主人相戀未能歸　又代鶴詩曰我本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洛陽寡族類皎皎唯兩翼貌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羣年深損標格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翮　元稹和樂天感鶴詩曰我有所愛鶴毛羽霜雪妍秋望一滴露聲洞林外天自隨衛侯去遂入大夫軒雲貌久已隔玉音無復傳吟君感鶴操不覺心惕然無乃余所愛誤為微物遷　劉禹錫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詩曰皎皎華亭鶴來隨太守船（白君罷吳郡太守攜雙鶴來）青雲意長在滄海別經年留滯清洛苑徘徊明月天何如鳳池上雙舞入祥煙　又鶴歎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予相遇於揚子津閱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為秘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余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記相識徘徊俯仰似含情顧慕塡膺而不能言者因作鶴歎以贈樂天曰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吳苑樹深院洛陽城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鄰舍夜吹笙（東鄰即王家）　又

曰丹頂宜承日霜翎不染泥愛他能久立看月未成棲一院春草長三山歸路迷主人朝謁早貪養汝南雞　又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司朱門乍入應迷路玉樹容棲莫戀枝雙舞庭中花落處數聲池上月明時三山碧海來歸去且向人間呈羽儀　李紳放鶴詩曰羽毛似雪無瑕點顧影秋池舞白雲閑整素儀三島近迴飄清唳九霄聞好風順舉應摩日逸翮將翔莫戀羣凌厲坐看空碧外更憐凫鷺老江濆　朱慶餘台州鄭員外郡齋雙鶴詩曰丹頂分明音響別況聞來處隔雲濤情懸碧落飛何晚立近清池意自高向夜雙棲驚玉漏臨軒對舞拂珠袍仙郎為爾開籠早莫慮迴翔損羽毛　章孝標聞雲中鶴唳詩曰久在青田唳天高忽暫聞翩翩縈碧落嘹唳入重雲出谷鶯何待鳴岐鳳欲羣九皋寧足道此去遠絪緼　杜牧別鶴詩曰分飛共所從六翮勢隨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李羣玉池州封員外郡齋雙鶴詩曰瀟灑二白鶴對之高興清寒溪侶雲水朱閣伴琴笙顧慕稻粱惠超遙江海情應攜帝鄉去仙闕看飛鳴　又失鶴詩曰瑤臺煙霧外一去沒還心暗海蓬壺遠

秋風碧落深墮翎留片雪雅操入孤琴不是籠中物雲
羅更莫尋　李遠失鶴詩曰秋風吹起九皋禽一片閑
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初來白
雪翎猶短欲去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
息到如今　雍陶放鶴詩曰從今一去不須低見說遼
東好去棲努力莫辭仙客遠白雲飛處免羣雞　劉得
仁憶鶴詩曰白絲翎羽丹砂頂曉度秋煙出翠微來向
孤松枝上立見人吟苦却高飛　儲嗣宗巢鶴詩曰千
萬雲間丁令威殷勤仙骨莫先飛若逢茅氏傳消息貞
白先生不久歸　劉滄月夜聞鶴唳詩曰碧落風微月

正明霜毛似怨有離情莓苔石冷想孤立楊柳葉疎聞
轉清空夜露殘驚墮羽遼天秋晚憶歸程鳳凰樓閣知
猶戀終逐煙霞上玉京　薛能答賈支使寄鶴詩曰瑞
羽奇姿踉蹌形稱為仙馭過青冥何年厚祿曾居衛幾
世前身本姓丁幸有遠雲兼遠水莫臨華表望華亭勞
君贈我清歌侶將去田園夜坐聽　又陳州刺史寄鶴
詩曰臨風高視聳奇形渡海冲天想盡經因得羽儀來
合浦便無魂夢去華亭春飛見境乘桴切夜唳聞時醉
枕醒南守欲知多少重撫毛千萬喚丁丁　韓偓失鶴
詩曰正憐標格出華亭況是昂藏入相經碧落順風初

得志故巢因雨却聞腥幾時翔集來華表每日沈吟看
畫屏為報雞羣虛嫉妬紅塵向上有青冥　鄭谷鶴詩
曰一自王喬放自由俗人行處懶回頭睡輕旋覺松花
墮舞罷閑聽澗水流羽翼光明欺積雪風神灑落占高
秋應嫌白鷺無仙骨長伴漁翁宿葦洲　李咸用獨鶴
吟碧玉喙長丹頂圓亭亭危立松風間啄萍吞鱗意已
闌舉頭咫尺輕重天黑翎白本排雲煙離羣脫侶孤如
仙披霜唳月驚嬋娟逍遙忘却還青田蔦寒雅晚空相
喧時時側耳清泠泉　褚載鶴詩曰欲洗霜翎下澗邊
卻嫌菱刺污香泉沙鷗浦雁應驚訝一舉扶搖直上天

曹松送人庭鶴詩曰度歲休籠閉身輕好羽儀白雲
原自伴滄海得因誰唳起遺殘食盤餘在迴枝條風頻
雨去只恐更相隨　南唐李中鶴詩曰九皋羽翼下晴
空萬里心難駐玉籠清露滴時翹蘚徑白雲開處唳松
風歸當華表千年後怨在瑤琴別操中好共靈龜作儔
侶十洲三島逐仙翁　蜀韋莊獨鶴詩曰夕陽灘上立
徘徊紅蓼風前雪翅開應為不知棲宿處幾回飛去又
飛來　宋韓琦謝丹陽李公素學士惠鶴詩曰高籠攜
得意何勤玉樹懃無可待君只愛羽毛欺白雪不知魂
夢託青雲孤標直好和松畫清唳偏宜帶月聞自有三

山歸去路莫辭時暫處雞羣　歐陽脩鶴詩曰樊籠毛
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
啄岸邊苔　蘇軾鶴歎曰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
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子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
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
爲子娛驅之上堂立須臾投以餅餌視若無憂然長鳴
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劉敞題歐公廳前兩白鶴
詩曰明公眞愛鶴相鶴選仙骨遂令千里姿爲君軒墀
物啄膻豈復辭雞羣鍛翼欲比鳧鷖馴聆音發舞似矜
客避寒孤警將依人戢公云此禽畏寒每舍屋中　吾聞芝田逸翮不

如此世上悠悠誰識眞　曾鞏舞鶴詩曰蓬瀛歸未得
偃翼清溪陰忽聞瑶琴奏遂舞玉山岑舞罷復嘹唳誰
知天外心　陳造郡齋鶴飛來作詩還之曰側頰翹然
望四澥芝田懸圃不應賒僊僊飛傍茅茨下誤認西湖
處士家　又曰不知蝸舍安卑陋何似侯家效羽儀千
宇羅膺明遠賦一詩聊送佐卿歸　金元好問二月十
五白鶴詩曰九龍岡上淵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
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擔萬首
望穹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脩整石壇
花落松風冷憂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黛老誇見聞萬里

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并與人民非可憐
陊殿荒園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元方夔詩曰遼海有
黃鶴翛然出塵姿結巢青松頂百丈無柯枝磐石護其
卵清露哺其兒一朝羽翼成丹霄恣遨嬉夕倦宿月窟
朝饑飲瑶池升高忽反顧昔是今已非歸來三歎息塵
俗無由知焉能與衆鳥啅啄隨雄雌欲語不可了復作
摩天飛仰望邈不及千載留餘悲　宋无鶴詩曰毛骨
珊珊白雪清千年世上頂丹成晴飛碧落秋空闊露立
瑶臺夜月明仙島雲深歸有信天壇花落步無聲時來
華表何人識依舊翻身上玉京　葉顒雲巢鶴睡詩曰

煙梢深處穩棲翎標格孤高迥出羣只恐聽琴鸞夢醒
踏翻松頂一巢雲　明張以寧題江仲暹聽鶴亭詩曰
仙鶴在人世長鳴思遠空有人秋水上倚杖月明中玉
樹三更露銀河萬里風徘徊意無極遲爾出樊籠
【賦】魏侍中王粲白鶴賦曰稟靈龜之脩壽姿儀鳳之
純精接王喬於湯谷駕赤松於扶桑餐靈岳之瓊蘂吸
雲表之露漿　曹植白鶴賦曰嗟皓麗之素鳥含奇氣
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
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
之僥倖得接翼於鸞鳳同毛衣之氣類信休息而同行

痛良會之中絕遘厥災而逢殃共太息而祇懼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糞大綱之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晉桓靈寶鶴賦曰惟茲禽之受命諒誕生於悠邈擢高跂以自抗延脩頸以軒矚分頳點以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纖眇風於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氣以遒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駕於三山升鸞凰於崑嶽　宋臨川康王鶴賦曰其狀也紺絡頸而成餙頳點首以表儀羽凝素而雪映尾舒黝而參差趾象蚪以振步形亞鳳以擅奇　鮑照舞鶴賦曰散幽經

以駭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匝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睛含丹而星耀頂凝紫而煙華引員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叢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而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其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噭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

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增**唐人晴皐鶴唳賦曰原其翔集懸圃騰騫翠微睨蓬壺而易感冒江海而懸飛情慕必止心徂匪違或羣翔而反顧或孤賞而忘歸　皇甫湜鶴處雞羣賦曰翔金穴集芝田冀松喬於碧落侶鸞鳳於紫煙而忽幽陋質於階下溷愚衆於君前惆悵非所昂藏自賢　唐人鶴歸華表賦曰少別層城長思故里似有求而不見若將飛而未起極目晴煙凝思悄然別離而塵事不一倏忽而芳春且千邪求飲啄自惡腥膻已而卓爾無羣超然將翥思杳杳之空際戀亭亭之高處迴朱頂以長望疊霜毛而永慮

原贊周庾信鶴贊曰九皐遥集三山迴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妨離繳先遭合圍籠摧月羽弋碎霜衣塞傳餘號關承舊名南遊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關嚴閉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增銘華陽真逸瘞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纁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仙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

髣髴事亦徵寘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末下華亭爰集眞侶瘞爾作銘

【原】【文】晉湛方生弔鶴文曰余以嚴冬脩夜忽聞堦前有孤鶴鳴遡寒風而清叫感淒氣而增悲屬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爲文以弔之惟海隅之奇鳥資秀氣以誕生擬鸞鳳而比翼超羽族而獨靈濯冰霜之素質飈九臯之奇聲啄荒庭之遺粒漱絶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輟王子之靈轡縶虞人之長纓辭丹穴之神友與鶴鶩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增思負清霜而夜鳴賫冲天之儁翮曾不殊於鳥雀稟靈壽之脩期忽同彫於秋薄匪茲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橫落

【原】【書】晉鈕滔母與從弟孝徵書曰省爾識我以養鶴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懿公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感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原】【序】晉湛方生羈鶴吟序曰鄉人王氏有養鶴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喪後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懷乃爲之吟　宋范蔚宗詩序曰客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皎潔響逸九臯其一翅折志衰自視缺然余因歎玩之遂爲之詩

【增】【詞】宋何致雍齋詞曰一聲空洞之音重城月曉數隻仙禽之影碧落霜寒

鵠一

【增】爾雅翼曰鵠即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鵠　本草集解曰鵠大於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鵠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亦有黃鵠丹鵠湖海江漢之間皆有之出遼東者尤甚而畏海青鶻其皮毛可爲服飾謂之天鵝絨宋飲膳正要云天鵝有四等大金頭鵝似雁而長項入食爲上美於雁小金頭鵝形差小花鵝色花一種不能鳴鵝飛則翔響其肉微腥不及大金頭鵝各有所產之地　本草釋名曰師曠禽經云鵠鳴哠哠故謂之鵠羅氏謂鵠即鶴亦不然　字說曰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則告勝也又埤雅云鴻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蓋取諸此　【原】瑞應圖曰元鵠王者知音之節則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

則飛鳥大爲鵠出見如鳳凰翔　南越志曰開寧縣多
晨鵠　莊子曰越鷄不伏鵠卵魯鷄固能矣　離騷曰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
又曰煎鴻鶬些（鶬鶬也）　又曰緑鵠飾玉后帝俱饗（后帝謂殷
湯也言伊尹始仕緣烹鵠鳥之羹脩飾鼎以事殷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　淮南子曰鳳
凰曾遊萬仞之上鴻鵠蒼鶬莫不憚焉　【增】李華齋居
賦曰鴻鵠邀清風凌灝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中

鵠二

【原】瑞應圖曰黃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黝鵠六翔其右
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鵠（按拾遺記作鵲）一
雌一雄飼以潭皐之粟飲以溶溪之水　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
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
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
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
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益一把飛不爲高損一把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
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耶（新序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對也說苑趙簡子遊於河舟人固桑對凡三書皆同）

也　又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
五德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所
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列女傳曰魯陶嬰
陶明之女少寡養姑紡績爲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
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
其故雄飛鳥尚然況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說
苑曰魏文侯獻鵠於齊在道失之獻空籠齊王曰勝得
鵠　異苑曰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
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
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
遊欲加刑焉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也
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
之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於江海俯啄
鰋鯉仰齧菱藕奮其六翮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
夫射者大脩弧矢治矰繳將加已百仞之上故晝遊江
湖夕調鼎俎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
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
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
望畢鵠三十從東南來經祀壇上　【增】宋桓榮善彈爲

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墜地無傷養毛生乃放之

鵠三

原 歌漢帝 呼子安 史記戚夫人欲以己子爲太子四皓輔太子不得動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汝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翮已就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無奈何雖有矰繳兮安所施歌闋夫人歔欷流涕竟不易太子列仙傳仙人子安化葬陵陽山下有黃鵠棲其冢邊樹上鳴常呼子安

類鶩 呑人 後漢馬援書誡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吾欲汝曹效之效之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神異經詳鵠一

下集汙池 下太液 列子鴻鵠高飛不集汙池 漢書下詳鵠二

啄稻粱 斷菱藕 上詳鵠二 韓詩外傳 下詳鵠二 戰國策

慕鴻鵠之高飛 棄燕雀之小志 燕雀豈知鴻鵠之志 蜉蝣不知龜鶴之年

增 金衣 菊裳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奮翅 矯翮 文選 陽 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 鮑息詩矯翮逐黃鵠

宛頸 比翼 陶嬰歌詳鵠二 疑寧與黃鵠比翼乎 垂雲 摩天 黃鵠翅垂雲 黃鵠摩蒼天 並杜甫詩

背負青天 膺摩赤霄 淮南子

鵠四

原 逐雲際 文 知夜半 淮南子知夜半 鵠 獻空籠 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水上不忍鵠渴臣飲之而飛臣欲絞頸而絶恐人議王以鵠故令士自殺欲買代之是不信欺王也臣欲亡恐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善之厚賜以倍鵠價 思援弓 孟奕者一人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具博奕

增 化女 廣記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然目不干色曾緣行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李柳之疇亦復有存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殺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其姓答云蘇嘆家在塗中逐邀還盡歡其從弟突出杖女即化爲雌白鵠 化見 杜甫詩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 頸長一丈 石虎時揚州獻黃鵠雛五尺之於眞武池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雙翅不擧 選詩黃鵠忍長饑雙翅久不擧

鵠五

原 詩 古詩曰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 又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晉阮籍詩曰鴻鵠相隨去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食夕宿西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增 宋吳邁遠飛來雙白鵠詩曰可憐雙白鵠雙雙絕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濆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羣 原 陳阮卓賦得黃鵠一遠別詩曰霜風秋月映樓明寡鵠偏棲中夜驚月下徘徊顧別影風前悽斷送離聲離聲一去斷復續別響時來疎復促聊看遠客贈綾紋彌怨閨宵稚琴曲恒思昔日稻粱恩理翮整翰上君軒獨舞輕飛向吳市孤鳴清唳出雷門王子吹笙忽相值自覺飄飄雲裏

駛一舉千里未能歸惟有田饒解深意 【增】唐王維送別雙黃鵠歌曰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和鳴整羽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 韓愈別鵠操曰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賈島黃鵠下太液池詩曰高飛空外鵠下向禁中池岸印行蹤淺波擺立影危來從千里島舞拂萬年枝踉蹌孤鳳起徘徊水沫移幽音清露滴野性白雲隨太液無彈射靈禽翅不垂 崔樞齊優開籠飛去所獻楚王鵠詩曰受命籠齋鵠交歡獻楚王恩心先

巧辯戢羽見迴翔意適清風遠愛除白日長度雲搖舊影過樹閃新芳直取名翻重寧惟好不傷誰言滑稽理千載戒禽荒 宋陸游追作太液黃鵠歌曰建章宮裏春風寒太液水生池面寬中人馳奏黃鵠下龍旂豹尾臨池看芹香藻暖鵠得意左右從官呼萬歲須臾傳詔宴公卿雕聲如雷動天地時平宮省遊樂多黃鵠刷羽涵恩波小臣珥筆龍池下願繼前朝天馬歌

鸛一

【增】格物總論曰鸛水鳥狀類於鶴但赤腳無朱頂巢於高木絕頂處善飛搏其飛也奮於層霄之上落處不知幾千里 陸璣詩疏曰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帬 本草釋名曰鸛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陸璣詩疏有阜帬諸名 本草集解曰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鸛黑色曲頸者為烏鸛 又曰鸛身如鶴但頭無丹項無烏帶兼不善唳止以喙相擊而鳴多在樓殿吻上作窠 又曰鸛飛奮於層霄旋遶如陣仰天號鳴必主有雨其抱卵以影或云以聲聒之 禽經云鸛生三子一為鶴巽極成震陰變為陽也震為鶴巽為

鸛也 禽經曰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飛激雲雲散雨歇其巢中以泥為池有長水石故含水滿池中能養魚而不涸及畜蛇以哺其子 酉陽雜俎曰鸛群繞旋飛謂之鸛井又謂之影抱必有風雨 埤雅曰鸛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南方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跡而倣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作巢擇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煖巢中礜石為真物也俗謂鸛梁敲形鸛石歸酒 自然論曰鸐目成而受胎鸛影

接以懷卵

鸛二

增 桓譚新論曰昔有鸛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取或雷霹靂赴之原天不獨在此其殺取時正與偶耳 淵池說林曰周弘正子思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鸛為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啟視之乃向縱之鸛也背負金串卸於地串上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後果然故呼鸛為負金

鸛三

原 負金 灑珠 鸛一名負金又名灑珠見禪寄筆談 鳴垤 巢覺 詩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垤蟻冢也 丈休鸛巢層覺 知雨 疏風 埤雅見上 濯翮 鼓翅 增 銜鱣 趁蛇 後漢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辟人謂之晚暮夜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朝野僉載 光乘在左拾遺題品朝士宰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趁蛇鸛是瓶新興尉 多立 善旋 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脚近尾者好步脚近腹者好飛多伏鵲之類是也多立鸛之類是也 埤雅 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鶴之成列互異故古之陣法或為鵝鸛顧為鸛也 巢高木 浴幽徑 上詳鸛一格物總論 杜甫詩江鸛巧當幽徑浴

鸛四

原 水鳥 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鮮 涼石 巢石溫鸛石涼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經會 增 禳災 拾遺記鸛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以禳火災 造庭 宋紹定間趙虔年權縣事鼓樓有巢鸛中弋帶箭造庭下哀鳴若有所訴者虔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鸛乃去 瓦亭仙 青異錄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巢故或有呼瓦亭仙者

鵬一

原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增 說文曰鵬及朋皆古文鳳字也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朋黨字 郭象註曰鵾鵬之實吾所未詳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天有極大物乎對曰有鵬

浮游雲背陵蒼天蕩於天地漻漻乎不知其翮之所在也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好獵有獻鷹者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異常鷹故為獵於雲夢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 原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東方朔識之 增 春渚紀聞曰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摶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癸辛雜識曰元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

里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

鵬二

增 蔽日 垂雲 崑崙層期國出大鵬飛則蔽日能食駱駝人拾得其羽截以為水桶下見前

莊子 培風 礙天 莊子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杜甫詩鵬礙九天須卻避 隨翮 塞蜀 鵬騫墜表翮為洛塞鵬獨並

韓愈詩 變化 翱翔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鵬路觀翱翔並杜甫詩

鵬三

原 賦 晉賈彪鵬賦曰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為未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歎大鈞之布物敓塊化於天

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夺象揭宇宙之逼隘遵四海以汎蕩 增 唐李白大鵬賦曰脫鬐鬣於海島張廣翅於寒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爾乃激三千以崛起摶九萬而迅征背岌泰山之崔嵬翼舉垂天之縱橫足策虹蜺目輝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落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啟途繽翻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横大明而掩晝若渾沌之未判忽騰陵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天池溟漲沸渭丘陵遷移窮洪荒之壯觀浮藹

里之清漪 高邁鯤化為鵬賦曰若乃張垂天激洪漣海若簸其後陽侯騰其前足踏元氣背摩太清指天地以遥集按高衢而迅征時與運並道與時行遺天關之類放逍遥之情

原 贊 晉阮脩大鵬贊曰蹌蹌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一

鳥部四 孔雀 鸚鵡 秦吉了 時樂鳥 鳥鳳 青鳥 雉 鴞

孔雀一

〔原〕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 〔增〕本草釋名曰孔雀一名越鳥梵書謂之摩由邏 異物志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皇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以爲冠足有距迎晨則鳴相和 埤雅曰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蕚俱榮衰尤自珍愛遇芳時好景聞絃歌必舒張翅尾盼睞而舞性妬忌自矜其尾雖馴養已久遇婦女童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山栖時先擇貯尾之地然後置身欲生捕之者候雨甚往擒之尾霑而重人雖至猶愛其尾不復騫揚也 虞衡志曰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自拍甚適雄者尾長數尺金碧晃耀時自喬張其尾圍如錦輪 紀聞曰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山谷民烹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腊人又養其雛爲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 〔原〕續漢書曰西南夷滇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西域傳曰罽賓國出孔雀 〔增〕後魏書曰龜茲國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字乳如雞鶩王家恆千餘隻 〔原〕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舞 〔增〕增益經曰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翔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婬九知反覆以此喻比丘之行儀也 酉陽雜俎曰孔雀因雷聲而孕 北戶錄曰孔雀不匹以音影相接而孕或雌鳴下風雄鳴上風亦孕 冀越集曰孔雀雖有雌雄將乳時登木哀鳴蛇至即交故其血膽尤傷人 墨莊漫錄曰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塵穢過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遺者亦若磁石引鍼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 〔原〕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

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楚辭曰孔蓋兮翠旌注孔雀之羽為車蓋

【增】太元經曰禮首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言孔雀有文雁有字具象皆中禮故利用登於階也

孔雀二

【原】周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 神仙傳曰蕭史吹簫常致孔雀 漢書曰尉陀獻文帝孔雀二雙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一本作孔文舉詣楊修 魏文帝詔問朝臣曰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枝文彩

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遥望耀人眼 晉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節起舞 【增】述異記曰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隋煬帝大業十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百官稱賀

孔雀三

【原】綷羽 戴冠文孔雀綷羽而翱翔下見楊修賦 為表 項戸齊書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為裘入詳孔雀一豔幟論 常致 相存蕭史吹簫詳孔雀二長門賦孔雀集而相存 【增】中瑞 南客上詳孔雀二述異記李昉名孔雀曰南客一名孔都護 一名文禽 珠毛 翠角海錄碎事曰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下見韓愈詩 夢羽 寫貌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凌空中飛陳畫斷門

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邊鸞於真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綵生動金細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繇節 飾蠹 畫屏南蠻盤盤以孔雀羽飾蠹唐高祖竇后畫雀屏事詳見后妃 裁修尾 煥金華上見鍾會賦下見韓愈詩 友鸞鳳 巢雲海上見韓愈詩下見白居易詩

孔雀四

【原】生遐裔孔雀生遐裔 戲家禽孔文舉詣楊修詳孔雀二 白色宋孝武大明五年新昌軍獻詳孔雀二述異記 文彩于闐國獻 【增】辟惡段氏云孔雀辟惡 偶蛇紀聞云嘉肇在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飲古蛇蟠孔雀且死矣軒令救之卒云蛇與孔雀偶耳又禽經云鵲見蛇則噪而貴孔雀見蛇則宛而躍 高止禽經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斷尾嶺表異錄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 持翣南蠻志凌刺王左右持孔雀翣 鉦鳳部 樓孔帖西舍利紫釭樓孔雀又西舍利曲名白孔雀 不可食膽孔雀食虺蛇血膽最毒

不可入目何莫孔雀不可入目昏翳人眼

孔雀五

【增】詩 唐杜甫赤霄行曰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赤霄懸圃須往來翠毛金花不辭辱 武元衡詩西川使宅有韋太尉時孔雀存焉暇日因與諸公同翫座中兼故府賓御與歎者久之因賦是詩用廣其意曰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動搖金翠尾飛舞玉池陰上客撤瑤瑟美人傷蕙心會因南國使歸放海雲深 白居易和詩曰索莫少顏色池邊無主禽難收帶泥翅易

結著人心項翠落殘碧尾花銷暗金放歸飛不得雲海故巢深　韓愈和詩曰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焕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　王建和詩曰孤號秋閣陰韋令在時禽見伴海山黑思鄉橘柚深舉頭聞舊曲顧尾惜殘金顙頓不飛去重君池上心　李商隱和孫朴韋蟾孔雀詠曰此去三梁遠今來萬里攜西施因網得秦客被花述可在青鸚鵡非關碧野雞約眉憐翠羽刮目想金篦瘴氣籠飛遠蠻花向座低輕於趙皇后貴極楚懸黎都護矜羅幕佳人炫繡袿屏風臨燭釦捍撥倚香臍舊

思帝雲葉新愁待雪泥愛堪通夢寐畫得不端倪地錦排蒼雁簾釘鏤白犀曙霞星斗外涼月露盤西妬好休誇舞經寒且少啼紅樓三十級穩穩上丹梯　薛能孔雀詩曰偶有功名正俗才靈禽何事降瑶臺天仙黼黻毛應是宮后屏幃尾忽開曾處嶂中真霧隱每過庭下似春來佳人爲我和衫拍遺作傞傞送一杯　李郢孔雀詩曰越鳥青春好顏色晴軒入戶看呫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者稀絲竹慣聽時獨舞樓臺初上欲孤飛刺桐花謝芳草歇南國同巢應望歸　宋梅堯臣賦孔雀送魏殊曰置從南海桄榔林籠入西州鸚鵡地發覩禽翼修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爛漫文章多引聲笙竽奈老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　劉克莊鄰家孔雀詩曰初來毛羽錦青葱今與家雞飲啄同童子有時偷翦翅主人長日少開籠嶠南歲月幽囚裏隴右山川夢寐中因笑世間眞贋錯繡身翻得上屏風

原 賦魏楊修孔雀賦曰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視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曰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於火精寓鶉虛以挺體

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徐軒翥以俯仰動止步而有程　鍾會孔雀賦曰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緑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文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勳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躊躇鳴嘯郁咿　晉左九嬪孔雀賦曰戴緑碧之秀毛擢翠尾之脩莖飲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倏爍應晨風以悲鳴

鸚鵡一

原萬畢術曰乾睪一名鸚鴟斷舌可使言語　許慎說文曰鸚鵡能言鳥也鸚從鳥嬰聲鴟從鳥母聲　增本草釋名曰按字說云鸚鴟如嬰兒之學母語故字從嬰母亦作鸚鴟熊太古云大者爲鸚鴟小者爲鸚哥則鴟義又取乎此梵書謂之臊陀　原山海經曰黃山及數歷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鴟（嫃郭）（云鸚鴟舌似小兒舌有五色者亦有純白純赤者）　廣州記曰根杜出五色鸚鴟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有三種青大如烏臼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五色者出杜薄州　增又曰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其目下瞼（音瞼）眨（音剳）上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人目　本草集解曰鸚鴟有數種綠鸚鴟出隴蜀而滇南交廣近海諸地尤多大如烏鵲數百羣飛南人以爲鮓食紅鸚鵡紫赤色大亦如之白鸚鴟出西洋南番大如母雞五色鸚鴟出海外諸國大於白而小於綠者性尤慧利或云雄者喙變丹雌者喙黑不變　張思正倦游錄云海中有黃魚能化鸚鵡此必又一種也　桂海禽志曰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　張華曰鸚鵡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故禽經云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鴿翦其舌而語　廣南新春十州多鸚鵡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死土人謂爲鸚鵡瘴　彙苑曰鸚鵡瘴余嘗親驗之然此物出南方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發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其所以言

鸚鵡二

原劉艾漢帝傳曰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鴟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鴟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因令歸本土　諸葛恪在吳主座有鳥飛過恪曰白頭翁張昭在座疑恪譏之乃曰恪欺陛下不聞有鳥名白頭翁若有請覓白頭母恪聞鳥有鸚母請覓鸚父昭不能對　異苑曰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鴟所搏教其啄鴟腳僅而獲免　沈約宋書曰謝莊爲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府

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賫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劉義慶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見便入水霑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增幽怪錄曰隋開皇中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吹至君山因維舟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阿仙郎阿蘇兒者有名自在仙武仙郎踏蓮露者有名鳳花

臺戴蟬兒多花子者或有善歌者因問歸舜所來及姓字乃曰爲足下轉達桂家十三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間有客有青衣乘雲而下爲之設食忽一道士自空飛下投一尺綺與歸舜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身如飛却墜以達舟所　舊唐書曰貞觀十八年陀洹國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莖與翅齊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歳久馴擾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授以詞臣詩篇數徧便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

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以禳之後從校獵戲於殿上忽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冢　松牕錄曰明皇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勵己因前進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念　唐李繁淵聖蓮廬曰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

其死焚之有舍利　宋志曰建隆二年隴州貢黃鸚鵡上以爲瑞遂作金鸚鵡等旗中書舍人王著獻頌因以爲規諷襃之　春渚紀聞曰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與解所繫綵線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仰首視之即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

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
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
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也　綠雪
亭雜言曰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高宗一日
問之曰思鄉否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
使者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者賦詩云隴口山
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
頭說上皇（一本作徽宗使者爲郭浩）　彙苑曰明鎮守太監遣人往
百夷求得黃鸚鵡獻於京師

鸚鵡三

原　紺翼　翠衿（上見曹毗賦下見禰衡賦）　丹足　紫毛（上見傅休奕賦）（孫暢異物志曰鸚鵡其毛色或蒼紫赤喙曲如鷂而目深行如鴞雀而能效人言故見珠貴）　擇
林　啄蕊（上見禰衡賦下見鄭漢賁）　如雛　似鷂（上詳鸚鵡本草集解）　一
（下詳鸚鵡一山自鳴）　通夢　憂賢　感神　滅火（周官夢書曰鸚鵡爲亡人居宅也夢
見鸚鵡憂亡人也其在堂上憂賁橐也下詳鸚鵡二宮覽記）　綠衣　朱味（見傅休奕賦）
綠襟　紫頸　赤羽　黝領　慧性　奇姿　靈息
殊智　紅臆　紺趾　金目　丹觜　自然之姿
奇矣之性（上文下能言）　增　靈禽　隴客（異物志曰鸚鵡西棲靈禽能言凡鳥）
（今時名鸚鵡曰隴客）　金精　火德（隴坻西方爲金故曰金精鸚鵡嘴赤故曰火德）
（禮記鸚鵡能言）　訴寒　問主（孔帖曰貞觀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數訴寒適新羅獻美女二人魏

徵諍以爲不宜受太宗乃付林邑鸚鵡猶自言寒思歸
況人之遠別乎并鸚鵡各付其使還之　邵氏聞見錄
曰關中賈得鸚鵡隴山能言愛之賈偶以事繫獄
既脫而歎快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籠
閉累年奈何賈即放之去後其儕輩過
隴鸚鵡必於林間致聲問其故主也）　安南種　交
州獻（太平御覽曰余寓番禺曾游新會見安南說好
使趙將軍見養一鸚鵡背尾有深翠毛腹前淡
出雨膣別番手把尾甚可愛不納
史曰梁天監元年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名）　過吳江
辭金殿（鸚鵡求過吳江木工洲傳鸚鵡名
孤鳴托結衣能言終見棄）
白飛詩迎李　封使者　呼侍兒（崇義者妻劉氏長與鄰
人賓貢事曰長安有豪李
介私通遂謀殺崇義埋枯井中其妻經所陳上官史曰
息擒賊不得後縣官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
廣賀曰殺崇義者李弇也延捕伏法府尹具其事聞明皇
取鸚鵡置後宮封爲綠衣使者青林詩話曰恭隆
新州侍兒名琵琶者隨之有黃莽公初不
鸚傳呼琵琶後亭歌舊有板鸚鵡猶呼不已每公快快不
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
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似妖姬　類俳優（上見
關朝恩詩　發堯臣詩曰一入秦宮去
千山隴樹秋能言依婦女學語傍優伶）　不及隴山
昇之堂殿（異物志曰廣管雷州人言但差小不能及山多鸚鵡
可設人之言以今籠昇之成公綏賦曰小鳥以其能
山果熟時有過之益龍昇之堂殿然未得鳥之性
言解意故）　翠
衿短盡　玉瑣開拘（上見梅堯臣詩下見杜甫詩）

鸚鵡四

原　言鳥（廣異記鸚鵡之鳥言鳥注）　慧鳥（鸚鵡讚）　赤喙　獻（衍實
開元十四年秋并州獻白鸚鵡能言　斷（又交州獻一隴鸚鵡能言乃不進之
告傳成答客書曰吾作本不未變已爲物所之
邑獻白鸚鵡　增
阿安樂（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顧便欲給
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答鸚鵡不去了　道寸心（得李白詩
言阿安樂今到何安鸚阿爲不去了　吉了寶）

十心爲人道 緑朝雲採蘭雜志云河間王琛有婢曰朝雲善歌又有緑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口琛愛之號爲緑朝雲 放雪衣蘇子瞻常記周韶事云杭州營籍周韶常侍宴坐泣求落籍客命以詩送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白接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故云一坐嗟歎遂落籍 下筆驚李商隱詩[illegible] 辭客露杜甫詩[illegible] 文不加點隋書曰杜[illegible]作賦援筆立成素思其文不加點異之 名載梵經[illegible]貞元中有獻鸚鵡鳥者河東裴氏志學[illegible]自以此鳥名載梵經常御而設之經曰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當坐甚懽喜悦

鸚鵡五

原詩 唐李義府詠鸚鵡詩曰牽弋辭重海觸網去層巒戢羽雕籠際延思彩霞端慕侶朝聲切離羣夜影寒能言殊可貴相助憶長安 增唐問朝隱鸚鵡貓兒篇曰鸚鵡鳥同貪造化兮殊粹精鸚鵡毛翡翠翼鵷雛延頸鴉雛弄色彷彷兮佯佯似妖姬躧步兮動羅裳擬趨兮蹌蹌若處子迴眸兮登玉堂 胡皓同蔡孚起居詠鸚鵡詩曰鸚鵡殊姿致鸞梟得比肩常銜金殿裏每話玉階前惟才方遠擲雖老未遷能言既有地何惜未開天 杜甫鸚鵡詩曰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白居易鸚鵡詩曰竟日語還默中宵栖復驚身因緑緑翠心苦爲分明暮起歸巢思春多憶侶聲誰能拆籠破從放快飛鳴 又詩曰隴西鸚鵡到江東養得經年觜漸紅常恐思歸先剪翅每因餧食暫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鳥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 又雙鸚鵡詩曰緑衣整頓雙栖起紅觜分明對語時始覺琵琶絃莽鹵方知吉了舌參差鄭牛識字吾常歎詩云鄭康成家牛觸牆成八字丁鶴能歌爾亦知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吟詩 又紅鸚鵡詩曰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此籠檻何年出得身 劉禹錫和樂天鸚鵡詩曰養來鸚鵡觜初紅宜在朱樓繡戶中頻學喚人緣性慧偏能識主爲情通斂毛睡處難銷日嚲翅愁時願見風誰遣聰明好顏色事須安置入深籠 徐凝和鸚鵡詩曰毛羽曾經剪庭殘學人言語道寒暄任饒長被金籠闔也免栖飛雨雪難 張祜鸚鵡詩曰栖栖南越鳥色麗思沉淫暮隔碧雲海春依紅樹林雕籠悲斂翅畫閣豈關心無事能言語人聞怨恨深 又曰萬里去心違奇毛覺自非美人憐解語凡鳥畏多機未勝無丹觜何勞事緑衣雕籠終不戀會向故山歸 裴夷直鸚鵡詩曰勸

爾莫移禽鳥性翠毛紅觜任天眞如今漫學人言巧解語終須累爾身　蘇郁一作吳英秀　鸚鵡詞曰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言三十六宮愁幾許　杜牧鸚鵡詩曰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絹故國隴山樹美人金翦刀避籠交翠尾罅觜靜新毛不念三緘事世途皆爾曹　來鵬鸚鵡詩曰色白還應及雪衣觜紅毛綠語仍奇年年鎻在金籠裏何似隴山閒處飛　羅鄴鸚鵡詠曰玉檻瑤軒任所依東風休憶嶺頭歸金籠昔惜好毛羽紅觜莫教多是非便向郄堂誇飲啄還應禰筆發光輝乘時得路何須貴燕雀鸞皇各有機

秦韜玉鸚鵡詩曰每聞別雁競悲鳴却向金籠寄此生早是翠襟爭愛惜可堪丹觜彊分明雲漫隴樹䰟應斷歌按秦樓夢不成幸自禰衡人未識賺他作賦被時輕　裴說鸚鵡詩曰常貴西山鳥銜恩在玉堂語傳明主意衣拂美人香緩步尋珠網高飛上畫梁長安頻道樂何日從君王　殷文圭鸚鵡詩曰丹觜如黃翠羽輕隨人呼物旋知名金籠夜黯山西夢玉枕曉憎簾外聲才子愛奇吟不足美人憐爾繡初成應緣是我邯鄲客相顧咬咬别有情　吳越羅隱鸚鵡詩曰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宋王安石鸚鵡詩曰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鎻祇煩冤不須強作人間語舉世何人解語言　元馬祖常王繼學鸚鵡聯句曰雕籠居啄桃袨服儀采綠南荒孕靈質西顥發麗曲頸綬紅縈絲喙棘頹屈玉蓄慧婉含章褵彩燦成縟能言貫珠舌善舞凌雲躅金眸肖轥隼珍畜異巢鵠層埳寶含利深杙注醯酥流丹曙林度墮翠春洲浴石鏡影毰毸銅梁步陸續題賦吾豈能入貢爾應録　揭傒斯桃花鸚鵡詩曰嶺外經年別花前得意飛客來呼每慣主愛食偏肥才子憐紅觜佳人學綠衣貍奴亦可怕莫自戀芳菲　廼賢賦鸚鵡送偰

世南廉使之海南詩曰朱崖檀珍鳥鸚鵡獨專名滿庭榕葉春晝晴飛來却向花間鳴三月蠻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弱羽翻空濕翠流爪痕蹴浪珊瑚東閒關更作斷腸聲水流花落難爲情烏臺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原賦後漢禰衡鸚鵡賦曰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令日無以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願先生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心聰明而識機

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
觜緑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
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　魏曹植鸚
鵡賦曰美洲中之令鳥超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
遁太陰以成形遇旅人之嚴網殘六翮而無遺身挂滯
於重緤孤雌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
分糜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
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嘉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
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應瑒
鸚鵡賦曰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

羽流玄黄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秋風
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陳琳鸚鵡賦曰咨乾坤之
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
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　王粲鸚鵡賦曰步籠阿
以躑躅叩衆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噭哀鳴而舒憂
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慄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
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
倦獨宿而宛頸　阮瑀鸚鵡賦曰惟翩翩之豔鳥誕嘉
類於京都穢夷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黄
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緑苞天地以耀榮　晉

傅休奕鸚鵡賦曰奇毛曜體緑采含英鳳翔鸞跱孔質
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頩頰分次丹足施朱咮之熒
熒　左九嬪賦曰色則丹喙翠尾緑翼紫頸秋敷其色
春耀其榮　盧諶賦曰有遐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舊壤
揮緑翰以運影啟丹觜以振響　傅咸賦曰有金方之
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
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盼明眸以承顏側聰明而
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暑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
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曹毗賦
曰余在直見交州獻鸚鵡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

之曰其形則雌頷鵲盼鷹跱鷹息丹喙含映緗葩焕翼
森森修尾蔚蔚紅臆金采員嬰於雙眸朱蘂爛暉於首
側　桓靈寶鸚鵡賦曰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
翔清曠之遼朗棲高松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嬰樊紲
以勤瘁紅腹頳足玄頷翠頂革好音以遷善效言語以
自騁翦羽翮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宋顔延之白鸚
鵡賦曰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祕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
性温言達九譯絶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賦其
辭曰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玄而被潔性既養而亦
温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尅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充

美於華京恨儀鳳之無辨惜晨鷖之徒喧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根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瑣翮於短衿仰梢雲之層柯覿天綱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謝莊赤鸚鵡賦曰徒觀其柔儀所踐賴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昭和天機自曉審國音於京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暈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煙門集場棲圃熠若天桃被玉園至於氣淳體浮霧下崖沉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迴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

梁昭明太子鸚鵡賦曰有能言之奇鳥每知來而發聲乍青質而翠映或體白而雪明咮前鉤而趨步翼高舞而翩翾足若丹而三布目如金而雙圓　增唐李百藥鸚鵡賦曰翠翮孔質鴻鶱鷺峙應舞節以鸞回慕知來而鵲起先假道於朱味方徐行於紺趾配六象以表德參四靈而效祉　王維白鸚鵡賦曰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芳樹絕想雕籠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合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　唐人白鸚鵡賦曰豐姿冰華全體玉色匪鵝影之爭妙何衆禽之比德呼名自應隔羅幔而飛來教語半成學美人之漸逼故對綺琴而傾聽上金屏而斂翼蒙工平之翰藻應司空之寵識　郝名遠白鸚鵡賦曰懿其霜毛雪毳鮮襟皓臆明眸珠朗修趾賴飾理翮整翰仰雲路而翻飛自邇陟遐託風林以棲息

增序宋歐陽修紅鸚鵡賦序曰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玆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粟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攏檻之與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

秦吉了

增秦吉了即了哥唐書作結遼鳥番音也出嶺南容管廉邕諸州峒中大如鸜鵒紺黑色夾腦有黃肉冠如人耳丹咮黃距人舌人目目下連頸有深黃文頂尾有分縫能效人言音頗雄重用熟雞子和飯飼之亦有白色者　唐會要曰林邑國出結遼鳥一云出杜簿州　朝野僉載曰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

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頗怨不食天后問之曰何乃無憀也鳥曰配爲使者所得頗憶之乃名景陽曰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伏罪仍進之后亦不罪也　唐志曰開元初廣州獻秦吉了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　唐白居易秦吉了詩曰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頭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　明高啟詠苑中秦吉了詩曰不獨能言異凡鳥最愛佳名呼吉了雕籠幾度學雞鳴驚起煙花六宮曉駕來別院未知迎先聽遙呼萬歲聲願把春風一杯酒從今莫聽上林鶯

時樂鳥

增唐書曰明皇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上令左右試牽御衣鳥輒瞋目叱咤岐王府文學能延京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鳥及延京詩示百僚尚書左丞相張説上表賀曰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鶯領文背糅則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　唐張説時樂鳥篇曰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稟鳳皇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糅繡好毛衣清泠謳鵶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瞋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恆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玩訝良無已寮圖果見祥經裏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篇來示人人見嚶嚶報恩鳥多慙碌碌具官臣

鳥鳳

增桂海禽志曰鳥鳳如喜雀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小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得書傳未之紀嘗由人罕識云

青鳥一

原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

增太平清話曰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綠仙姑曾見之

原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又曰鉤弋夫人卒上爲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顔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 神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綱道坐在立亡杜公不信誣言聖母作姦收付獄聖母從牕中飛去於是遠近爲立廟甚有神驗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鳥便飛集物上路無拾遺

青鳥二

增 授青囊 銜紅巾（上詳晉中興書、杜甫詩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須長年 比佳士（上見陶潛詩下見杜甫詩） 飛集 信來（上詳神仙傳、李商隱詩今朝青鳥信來賒字訛）

增 詩 晉陶潛青鳥詩曰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唐李白詩曰遥憶雙彩鳳婉孌三青禽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 杜甫詩曰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箋註西來好鳥爪子母事）

增 贊 晉郭璞青鳥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憇往來崑崙王母是隷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雉一

增 禽經曰雉介鳥也 本草釋名曰雉理也雉有文理也雉類甚多亦各以形色爲辨耳梵書謂雉曰迦頻闍羅 又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今人取其尾置舟車上欲其快速也 本草集解曰雉南北皆有之形大如雞而斑色繡翼雄者文彩而尾長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好鬬其鳴曰鷕（音杳）其卵褐色將卵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食其卵也 說文曰雉有二十四種

原 爾雅顫諸雉（今錯也） 鷮雉（長尾走且鳴） 鷂雉（青質五采） 鳪雉（黄色鳴自呼） 鷩雉（似山鷄而小）

增 禽經曰朱黃曰鷩雉白曰翰（音行） 雉黝曰海雉（海雉曰秩秩知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蓋卵夏小正所謂鸐雉也） 首有采毛曰山雉頸有采囊曰避株背有采羽曰翡翠腹有采文曰錦雞

原 博物志曰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增 埤雅曰翟雉惜其尾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故禽經云霸傳彌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原 山海經曰少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妃后不偏故白雉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抱朴子曰白雉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

增 又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

擅澤之鷸　爾雅翼曰澤雉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
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者爲主餘者雌
衆莫敢鳴雊　原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而雉雊雷
氣通也　增 禮記月令曰仲冬雉始雊謂陽動則雉鳴
而勾其頸也　原 又曰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增 禽經
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原 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華蟲鷩雉也五采故謂之華蟲贊曰華蟲者雉身被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也　增 楊炯冕服　周
官曰巾車掌皇后之五輅重翟錫面重翟雉之羽　增 車服
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雉尾皇后法駕重翟羽蓋
有雉尾扇　原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用雉取其有耿介之意
春秋運斗樞曰瑤星散爲雉　易曰離爲雉取其有文章
毛詩曰有鷕雉鳴　增 詩義疏曰四足之美有鹿兩
足之美有鷸　原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
蘄畜乎樊中　增・原 揚子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崔豹
曰鶡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

雉二

原 尚書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
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也言天惟下視民以爲常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
成湯有雉飛鼎耳而雊問諸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

升鼎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
王之道辮髮重譯至者六國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
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
衣服有節則至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
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
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
媼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
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
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
公爲立祠名陳寶雄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
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
縣來入陳寶祠中有聲如雄雉　左傳曰賈大夫娶妻
而美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言而笑
又曰叔孫豹奔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予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又曰郯子云五雉爲五工正五雉
見爾雅　春秋感精符曰魯昭公時雉銜環入雉之爲言弟也喻昭
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　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
三嗅而作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
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
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

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
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
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齊牧犢子年七十
無妻朝日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
鳴相和雄雌羣遊於山阿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
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
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
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之
感其欲獻已名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漢武故事
曰上幸梁父祠地主上親拜庶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
白雉白鳥之屬其日山上有白雲　蕭廣濟孝子傳曰
蕭望之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古
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　【增】西京雜記曰茂陵
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
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數百茂陵輕
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爲弩矢輕
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
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原】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
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東
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蝗蟲不入縣界河南

尹遣郡椽肥親驗之坐樹下雉過止恭側旁有小兒親
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可憐親歎曰童子有仁心
三異也　魏書曰太祖才力過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
三十六頭　魏志曰侍中辛毗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
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爲之希出　魏
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
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江表傳曰孫權數
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特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也濬曰
天下未定萬機多務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能爲害濬
乃手自撤壞雉翳權由是遂絶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
休鋭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秋之間
常晨出夜還惟此時捨書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
馬程據上雉頭裘詔於殿前燒之　【增】異苑曰司馬軌
之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雊野敵亦應試令
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　【原】宋略曰
孝武帝嘗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
容亦乃聖躬櫛沐　【增】南齊書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
至日中無所得帝時猜羞名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
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
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

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雉三

原 官名 后諱 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雉為五工正注雉有五種工正即官名也漢呂太后名雉號曰野雞至今稱也

離羅 為扇 詩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古今注雉尾扇

始雊 不食 季冬雉始雊 野雉不食

疏趾 盈握 祭宗廟曰疏趾 尾不盈握不食也

見西河 出孟山 永康七年白雉出西河 雉見孟山

羽中旌旗 雉升鼎耳 書高宗肜日有雊雉升鼎耳 夏翟羽中旌旗 尚書大傳

載飛載鳴 一飲一啄 莊子 朱冠 斑尾 綺翼

采尾 彩背 藻翰 鵗翮 英麗 揚翅 錦角

增 璣象 離精 上見雉一春秋運斗樞雉離之精 其象又為雉 原禽

介鳥 雉不處下 雉介鳥也以其善故曰原禽 詩疏 夏翟 春翬 尚書

赤祥 啞瑞 五行志曰雉赤祥也 婷姿 勇氣

滅火 如雷

入室 如皐

隨郎車 集令庭

雉四

原 化蜃 入淮化為蜃 求雌 詩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雄來 蛇化

馴雉 六雉 觀雉

入平林 飛齋宮

繡衣謝 丹砂化

孔演圖曰 雉集其庭 ... 五行志曰 ... 北史曰 ...

白雉 典略 驍媒 雉媒 雙角 特趣 媒翳 求偶 候陰晴

增 雊雉 應鍾鳴 集晉庭

進芝英 射場山

赤鷩

鸐雉之憋惡者山雞也鷩憋也性急憋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臣執耿介之節

翬絕危險所注雉之健者為鷸尾長六尺詩云有集維鷸是也

遊鷸 西都賦遊鷸高

雉五

增 詩 漢班固白雉詩曰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原 宋鮑照詩曰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兩雌恃強力媒已驚翳已逼萬聞潛發盧矢直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 梁簡文帝詩曰晨光照麥畿平野度春翬雊雉時發角妬場或斜飛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游蕩羅袂拂臣衣 增 梁吳均詩曰可憐稚子班羣飛集野甸文章始陸離意氣已驚猜 又曰二月雉朝飛橫行傍樂歸針看水外翟側聽嶺南翬發蹀恆欲戰耿耿恃彊威當令君見賞何辭碎錦衣 陳後主詩曰四野秋原時十步啄方前雉聲風處遠翅影日間連箭射妖姬笑裘值盛名然已足南皮賞復會北宮篇 張正見詩曰陳倉雉未飛斂翮依芳甸朱冠色尚淺錦臆毛初變雊麥且專場排花聊勇戰唯當渡弱水不怯如皐箭 江總詩曰麥壟新秋來澤雉屢徘徊依花似協妬拂草乍驚媒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甲梅暫住如皐路當令

巧笑開 毛處約詩曰春物始芳菲春雉正相追澗響連朝雊花光帶錦衣竄跡時移影驚媒或亂飛能使如皐路相逢巧笑歸 原 陳蕭有射雉詩曰二月春翬動曹王挾妬媒插翳依花合芟場向野開隔田聞雊近橫溪見影來弦鳴青縻碎箭落錦衣摧今日如皐路能將巧笑迴 增 唐李嶠詩曰白雉振朝聲飛來表太平楚郊疑鳳出陳寶若雞鳴童子懷仁至中郎作賦成冀君看飲啄耿介獨含情 儲光羲射雉詞曰曝暄理新翳迎春射鳴雉原田遥一色皐陸曠千里遥聞咿喔聲時見雙飛起羃䍥疎蒿下毰毸深麥裏顧斂乃忘生爭雄方決死仁心貴勇義豈復能傷此超遥下故墟迢遞回高畤大夫惜何苦取笑歡妻子 李白雉朝飛操曰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牧犢采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 又雉子斑曲辭曰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皐應物射雉詩曰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迴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弛錦鞘懸方將悅羈旅非關學少年弢弓一長

嘯憶在灞城阡　白居易山雉詩曰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適性遂其生時哉山梁雉梁上無罾繳梁下無鷹鸇雌雄與羣雛皆得終天年　韓愈雉朝飛操曰雉之飛於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　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王建雉將雛曰雉咿喔雛出㲉毛斑斑嘴啄啄學飛未得一尺高還逐母行旋母腳麥壠淺淺難蔽身遠

去戀雛低怕人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拾蟲不相離　張祜雉朝飛操曰朝陽隴東泛暖景雙啄雙飛雙顧影朱冠錦襦聊日整漠漠霧中如衣鞶傷心盧女弦七十老翁長獨眠雉飛在草雌在田衷腸結憤氣呵天　溫庭筠雉場歌曰茭葉萋萋接煙曙雞鳴埭上梨花露彩仗鏘鏘已合圍繡翎白頸遙相妬雕尾扇張金縷高碎鈴素拂驪駒豪綠場紅跡來相接箭發銅牙傷彩毛麥隴桑陰小山晚六蚪歸去凝笳遠城頭却望幾含情青畝春蕪連古苑　霍總雉朝飛曰五色有名羣清晨挾兩雌羣羣飛自樂步步影相隨覘葉逢人處驚媒妬寵

時綠毛春鬪盡彊敵願君知　宋蘇軾食雉詩曰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鬭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嘉烹煎雜雞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鴉　元楊維楨雉朝飛曰琴操有雉朝飛多指牧犢子之作據揚雄所記則曰衛女傅母之所作也余以牧犢之歎不如衛女之善死有關世教故賦以補舊樂府之缺云雉朝飛一雄挾兩雌雄死雌誓黃泥歸衛女嫁齊子未及夫與妻青綺縞素結一死與之齊人言衛女蕩且離烏得冢中有雉飛琴聲鼓之聞者悲

原 賦 晉王叔之翟雉賦曰余在荆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爲賦云含野氣於人全信多懼而少嘉雉見質而不陋翟表文而弗華映寒條之始綠發冬秀之餘葩　傅純雉賦曰覽飛禽之可貴偉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淳精鮮光皎粲麗采繁盈首同暉於昊天毒翳景之綠青體導耀於方采數五色之華英　傅休奕雉賦曰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采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威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鸞峙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於越裳　孫

使雉賦曰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班五色之文章揚皦皦之清音設密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以就養隨籠棲而言歸恒逍遥於階庭蔭朝陽之盛暉 增晉潘岳射雉賦曰爾乃擊場挂翳停僮葱翠恐吾游雉媒名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己踉蹡而徐來擒朱冠之赩赫歎蒙翰之陪鰓首紛緑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呃喔引之規裹應

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黄間以密彀屬剛挂以潜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唐浩虗舟射雉解頹賦曰健馬踣疾中原草平想媞媞之未兜聆憂憂之初鳴花顏惝怳以徐駭錦翼翩翩而忽驚由是旱走白羽綺張丹臆彩毛迸落初莞爾以難名飛鏃洞穿遂嫣然而不息

原表宋孝武帝在藩上白雉表曰白體表素彩儀禀識自擾陶氣仁風練色淳露不靳一飲之逸不資三逸之勤 增唐中書門下賀白野雞表曰耿介之性自能馴狎綷雜之姿翻然純素丹立檻檻雪映雕籠豈越裳之獻獨美於前王而岱宗之精用呈於今睨

原啟周庾信謝趙王賚雉啟曰夏翟秋飛江翬春澗中年縣之客遂得坐觀貫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賚中廚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鶡一

原說文曰鶡似雉出上黨 增本草集解曰鶡狀類雉而大黄黑色首有毛角如冠性愛其黨有被侵者直往赴鬭雖死猶不置　本草釋名曰其羽色黑黄而褐故曰鶡青黑色者名曰鳻音介性耿介也青鳳亦曰鶡取象於此也　禽經曰鶡毅鳥也毅不知死　鶡一名勇雉

一名神雀　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其鳥多鶡 原月令曰大雪之日鶡鳥不鳴 增先儒曰虎夫戴鶡　徐廣曰鶡似黑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衂天子武騎故以冠焉　蘇子曰帶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戴鶡雀之毛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貴也 原列子曰黄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爲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霸以爲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慚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鬭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鶡二

[對]廉風 猛氣上見王粲賦下見曹植賦 毅鳥 神雀禽經 曜文塒 飾武士上見曹植賦下見郭璞賦 出上黨 集京兆上詳說文下詳漢書 製旗 爲冠上詳列子杜詩生年鶡冠子漢書云道家鶡冠子一篇居深山以鶡爲冠袁淑真隱傳曰鶡冠子或曰楚人衣敝履穿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

鶡三

[原]賦 魏曹植鶡賦曰鶡之爲禽猛氣共鬬終無勝負期必於死遂賦之爲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黝黃之勁羽甘沈殞而重辱有節士一作俠之儀矩降居擅澤高處

保夲遊不同嶺棲 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雌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不一作戰隻僵階侍斯珥俯曜文塒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暉 王粲鶡賦曰惟茲鶡之爲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駹之質羽惣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宇厲廉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縹纍賴有司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渚

[原]贊 晉郭璞鶡贊曰鶡之爲鳥同羣相爲畴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二

鳥部五 鷹 鷂 鶻 鶚 鷙附

鷹一

原 爾雅曰鷹鶆鳩（鶆當爲鵰字之誤） 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 廣志曰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獲麞 增 本草釋名曰鷹以膺擊故謂之鷹其頂有毛角故曰角鷹其性爽猛故曰鷞鳩昔少皥氏以鳥名官有祝鳩鳲鳩鶻鳩雎鳩鷞鳩五氏蓋鷹與鳩同氣禪化故得稱鳩也禽經云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是矣爾雅翼云在北爲鷹在南爲鷂

一云大爲鷹小爲鷂梵書謂之嘶那夜 本草集解曰鷹出遼海者上北地者次之北人多取雛養之南人八九月以媒取之乃鳥之疏暴者 原 周易通卦驗曰鷹者鷙殺之鳥 春秋緯曰瑤光星散爲鷹 禮記曰立秋之日鷹乃擊 增 春秋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得施於蹊隧 原增 周書曰驚蟄之日鷹變爲鳩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又曰小暑之日鷹乃學習 原 大戴禮曰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鳩爲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 京房占曰七月鳩化爲鷹 廣雅曰白鷹鷹也 增 酉陽雜俎曰鷹相同鵰唯欲尾長翅短爲異耳 又曰荊窠白者短身而大便鳥而快一名沙裏白代都赤者紫背黑驥白睛白毛便兔漠北白者身長且大細斑短脛鷹內之最一名西道白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便兔漁陽白腹背俱白便兔東道白腹背俱白鷹內之最大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土黃或大或小黑皂鶚多死時有快者白皂鶚便鳥青斑細斑者快鴘鷹荏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目多眵蛻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 又曰鷹之雌雄惟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

本無分別雄鷹雖小而是雄鷹 原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增 奈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麞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原 馬融與謝伯世書曰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麞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兔芼以乾菸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鷹二

原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爽鳩氏司寇也 又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鷹擊於殿上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

快馬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飄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漢書曰孫寶爲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爲椽立秋日文謂寶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詳立秋）　增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兎爲之佳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原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臨朝上林鷹

犬悉斥放之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增 搜神記曰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　晉書曰虞潭字思奧會沈充等逼京師潭起義軍至上虞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破賊必矣後如其言　酉陽雜俎曰高帝（一曰高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叉獻白兎鷹一聯　又曰齊主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鷂（鷲鳥一變爲鶬鷂後小註）是爲上品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舊苑中有龍鷹悉斷緤任去良犬竝解緤放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　又曰源乾曜爲京兆尹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俄於野外獲之其鷹絓於叢棘而死官吏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主上仁明當不以此獲戾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不問　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於界山懸崖自縋而下以取鷹雛欲至

巢而縋絕落於樹枝間下皆壁立進退無所據大鷹見人銜肉不至巢所乃投肉下聿接取肉餧雛已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之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唐新語曰鄭繇善五言開元初岐山王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繇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絕唱　五代唐安重誨爲樞密使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宗陰遣人取入他日按鷹曰無使重誨知

鷹三

原制鵰雛 逐鳥雀上詳鷹二下詳鷹一 孔氏志怪左傳 春化秋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魏文帝答繁欽書曰 月令 孟秋之月鷹乃祭鳥
吟狀吟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 猛氣 雄姿 傅休奕鷹賦曰 猛氣奮發 雄姿英舉 耶燕雀 截鷹
之純精燿飛踞於林野芳復羽於入庭下見後傅休奕賦
奕長歌行曰蒼鷹厲爪翼下恥與燕雀遊 成 棲茂樹
取在縱者無令鷙鳥憂 傳休奕鷹賦曰 鷹棲茂樹
擊中原 史具易林曰鷹鷹之中 傅休
散素羽 華絆金環 傅休奕鷹賦曰 雖鷹則散素羽 華絆金環 星 青
傅休奕鷹賦曰 雖不得於 中原 縈霜
孔稚珪 五采之華絆 鷹 始擊
不搏 鷹 月令 下詳 出鐘岱 生井陘 鷹賦曰 出鐘岱之林野 山出 鳥擊
禮記月令 下詳 生井陘 見楚賦
出籠 下韝 雄飛 鮮食 鷹賦食 刀鈸 蜀絆 殊羽

以當距爪鈸 周禮記曰鷹集客垂揭足也 鷹鈸附人鈸
則高飛擊滿之志 以有凌霄之志 猶有之 絆不
可任其 匿形 礪吻 周史鷹文曰 鈸之擊 利觜
所其 匪形 礪吻
長距 增決雲兒 凌霄君 赤大鷹寶遠方事曰 北方王有鷹高上飛
甚愛之 每以鷹獵必置之 鷹謂君曰 為鷹 家語曰 兒能 本紀 郡君孔實齊
淩主 文王之 謂鷹人 皆有凌霄之志 得君之意 鷹 情 鷹人 萬樂 頭
碧霄萬里 羽文八卦 身雀欽鷹詩 飛 鷹人 不過 有心 萬里頭
聊 品 一 去不知 祖 是 解 負人 說 鷹 人 鷹 孔 鷹 異 者 謂 朴 子 曰 入 羽 卦 文 生 亦 鷹
年碧霄之 萬 一 不知 出 處 負人 意 鷹 乃 之 八 卦
之有象入卦 得霜 避暖 物 勤 望 野 收 歸 駐 載 王 曰 方 蘇 慶 味 監 違 賞 才 畢 聖 藏 言 度
答口錄曰 鷹 鳳閣 作 嘯 賦 問 郎 中 張 元 一 曰 蘇 味 道 才 學 識 度 何 如 王 方 慶 張 元 一 曰 王 就 得 寶
唐書 徐鍊 陳蠅 張 王 十 月 取 東 蠅 長 一 寸 日 宜 今 五 王 以 為 鷹 監 毛 異 黑 使 云 近
山累 台後 陳 頃 鍊 鷹 羅 者 久 取 充 杜 詩 得 序 王 曰 以 為 鷹 毛 異 有 異 他
寶恐 之 臟 後 春 生 寄 飛 遠 呈 吸 翻 羅 者 久 取 克 未 能 詩 序 王 以 為 鷹 毛 異 有 異 他
思 我 之 臟 後 不 可 見 寄 手 賦 詩 勁 翮 憎眼 弭角 韓孔陽掌曰 和
布氣鷹化為鳩 至於識者 猶恉其眼 翕
經曰鷹嗉則絲 鷹擲則角張 瑕鷹機也
毛 酉陽雜俎曰口內赤者 竅 熱 鷹衣 蒸 人 又 尾 扇 擊 尾 振 擊 打 鶗
格 隻 立 理 面 毛 鍼 頭 短 長 命 之 候 也 又 日 尾 振 擊 打
毛名 錦毛 金脚 李白詩一片雪片入秋萬里飛高見秋毫 白錦 白酉
羅毛 毛 李孤 鷹 詩 曰
陽雜俎曰 齊高祥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 不知所得
之處 合 身 毛 羽 如 雪 目 色 紫 本 白 向 未 淺 色 不 覆 鐵 盤 之 處
黃雀 宣時 補虎 擒猴 宣室志曰 貞 元 中 有 于 客 有 老 山 自 海 上 云
為 金 物 嘗 捕 虎 擒 猴 日 鷹 見 鼓 翅 一 食 自 海 上 云
至 身 大 如 牛 翼 廣 二 丈 餘 下 於 曠 谷 飛 掠 食 焉 呂 獲 一
殺 羊 乃 望 海 而 去 識 者 云 是 虎 鷹 常 捕 虎 擒 豹 食 大 一
博 義 鷹 記 曰 昔 南 陸 氏 畜 一 鷹 晝 久 見 婦 女 必 登 屋 比 夜 寂 潛 蹤
法 陸 氏 謀 捕 之 未 遂 乎 而 毒 殺 先 鷹 茂 盍 久 登 屋 比 見 夜 寂 潛
下 取 飲 食 人 以 動 則 引 遠 無 如 之 何 少 年 自 度 來 齊 負
蒼 鷹 陸 氏 告 人 以 救 害 少 年 為 之 擒 之 即 少 年 高 居 發 寓 鷹
鷹 傳 空 下 嘯 何 鷹 乘 近 察 直 以 打 中 身 鈴 鷹 不 能 得 之 即 房 牙
婁 以 遊 主 客 不 寐 知 所 為 明 日 更 開 空 中 身 蹤 聲 仰 觀 得 之 即 房 牙
其 鷹 也 方 復 搏 翔 下 擊 猴 仍 用 首 計 得 所 揚 翻 以 過 後 一
寘 鼓 至 猿 不 疑 也 遂 中 其 擒 少 年 拾 鷹 所 揚 以 過 遂 後 一
鷹 詩

者 衰 飛 而 去 蓋 少 年 之 鷹 招 之 來 助 者 也 代都赤 房山白 杜甫詩 代北有豪鷹 生子
毛 盡 赤 酉 陽 雜 俎 曰 代 都 赤 色 代 川 赤 巖 嵩 向 虛 丘 中
山 白 鶚 飛 又 曰 房 山 白 者 生 代 東 房 山 白 鷹 棲 樹 上
何 鶚 陽 中 山 飛 金眸玉爪 錦文纈斑 上見杜甫詩 上見鶴書畫詩 大
曲小曲 青唐白唐 酉陽雜俎 名 大 曲 小 曲 白 生 又 曰 白 唐
唐 者 黑 色 也 謂 斑 上 有 黑 色 白 東
謂 唐 者 黑 色 也 謂 斑 上 有 黑 色 也
鷹四
原受紲 紲絆也 畫壁 凡所畫鷹 見壁上 鷹 者 爭 飛 王 孝 術 以 為 其 真 於 驥 攫搏
鷹疾 為 李 鷹 冬 疾 鷹
增五色 唐會要 開元十一年 同 州 進 五 色 鷹 戴角 姜 皎 善 畫
鷹 杜 甫 姜 楚 公 畫 角 鷹 歌 曰 楚 公 畫 鷹 鷹 戴 角 殺 氣 森 森 到 幽 朔 累變 酉陽雜俎 凡 鷙 鳥 等 一 變
為 鶚 鷹 一 變 為 鵑 轉 鶚 三 變 皆 為 正 鶻 丁 三時 酉陽雜俎 取 鷹 法 七 月 二 十 日
為 鶚 白 此 已 後 至 累 變 皆 為 正 鶻

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舉至矣停放酉陽雜俎鷹四月一日停放出籠酉陽雜俎鷹五月上旬拔毛入籠八月中旬出籠積怒剛生裴氏新書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見形高飛陶弘景曰虎閒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

鷹五

原 詩 晉張華遊獵篇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鶬鶩不盡收小鳥安足視　隋煬帝詠鷹詩曰還朝欲之衛忽投罻羅裏既以羈華絆仍持獻君子青骹固絕倚素羽誠難擬深目表兹稱闊臆斯爲美鷙獸不及奔猜禽無暇起雖蒙韝上榮無復淩雲志 增 唐鄭繇失白鷹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中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獨依棲　高適臂鷹詩曰寒楚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一作忌自有雲霄萬里高　杜甫王兵馬使二角鷹詩曰悲臺蕭瑟石龍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絛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

下翔雲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又白鷹詩曰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一作藏三窟莫深憂　又黑鷹詩曰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元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白居易放鷹詩曰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兔肥下韝隨指顧百擲無一遺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取其向背性制在饑飽時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饑饑則力不足飽則背人飛乘饑縱搏擊未飽須縶維聖明馭英雄其術亦如斯　柳宗元籠鷹詞曰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　呂溫籠中鷹詩曰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殘九天飛勢在六月目睛寒動觸樊籠倦閑消肉食難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看　劉禹錫養鷙詞曰途逢少年志在逐獸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鷙禽饑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也余感之作養鷙詞曰養鷙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

其理日夜哺不息探雛綱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毰毸止林表狡兎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又白鷹詩曰毛羽編斕白紵裁馬前擎出不輕猜輕拋一點入雲去喝殺三聲掠地來綠玉觜攢雞腦破烏金爪擘兎心開都緣解擺生靈物所以人人道俊哉　竇鞏新羅進白鷹詩曰御馬新騎禁苑秋白鷹來自海東頭漢皇無事須遊獵雪亂䳄飛錦臂韝

章孝標鷹詩曰星眸未放瞥秋毫頻掣金鈴試雪毛會使老拳供口腹莫辭親手啖腥臊穿雲自怪身如電煞兎誰知吻勝刀可惜忍饑寒日暮向人鷂斷碧絲絛

註鵰知屈吻鳥嘴食也　又饑鷹詞曰遙想平原兎正肥千迴礪吻擊毛衣縱令啄解絲絛結未得人呼不敢飛　南唐高越詠鷹詩曰雪爪星眸世所稀摩天專待拂毛衣虛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吳越羅隱鷹詩曰越海霜天暮辭韝野草乾俊通司隸職嚴奉武夫官眼惡藏鋒在心粗逐物殫近來脂膩足驅遣不妨難　閻伶黃鷹詩曰害物傷生性豈馴且宜籠罩待知人惟擒燕雀啖腥血却笑鸞皇啄翠筠狡兎穴多非爾識鳴鳩胜短乏君身豪門不讀詩書者走馬平原放鷙頻　宋張耒籠鷹詞曰八月穫黍霜野空蒼鷹羽翮初出籠飢翎鈎爪目如電利吻新淬龍泉鋒少年臂爾平郊去草動人呼躍寒兎竦身下擊霹靂忙毛逐奔風血濡距爾能搏兎不能食未飽中腸行復擊主人厭兎爾尚饑一生不悟爲人役萬間黃雀鳴啾啾饑啄野粟心無求賦形雖小技能薄不受羈縻却自留　明沈周鷙鳥行曰東海鷙禽身幹小毛緊骨勁睛皎皎就韝飽飼十年肉要與郅都同一考隼中久矣無鷙鶚報主但未呈梟慓壞閒鴟鼠坐躍趯何足當拳乃輕撟拙鴟以逸待爾勞竭力睢盱仰張爪捽頭陷目出不備兩點華星光莫曉嗚呼勇不可恃志不可盈拙鴟瞠目笑爾肓爾鷙不復

言功臣

【賦】晉傅休奕鷹賦曰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鉤爪懸芒足如枯荊觜利吳戟目穎星明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孫楚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巔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兎於平原截鴻雁於河渚且其爲相也疎尾闊臆高髯禿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枯麋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礍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於時商秋既邁歲在元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鶩爾乃策良驥服蒸裘韝青骹戲田疇縈深谷繞山

丘定心意審精晬歇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
辰極隨指授以騰躑因升降以畢力紛連薄以攫竄遂
陷首以摧臆　隋魏彥深鷹賦曰唯茲禽之化育實鍾
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
端運橫羅以羈束綴輕絛於雙臉結長皮於兩足飛不
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而暫斂雄心為之自
局若乃貌非一種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貴合盧立如
植木望似愁胡觜同利劒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
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
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臆闊頭長筋

麤脛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事用俱為絕倖或似
鶚頭或似鵄一作鷂　首赤精黃足細骨小肘熾而易驚好
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
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頭猴立是為無病厠門忌大結
肚惡軟條不宜絕背不宜喘生於窟者則好伏巢於木
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屢
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為黃二周作鴘千日成蒼
雖曰排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
得人則馴擾養雛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為易調之
實難格必高迴屋必華寬蓋以取熱酒以排寒韝須溫

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火宿
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羸腸瘦心和性熟念絕雲霄志
在馳逐　增唐人蒼鷹賦曰散以瑤光之彩來自鍾巖
之丘周官以司寇比德漢氏以將軍作儁鈎成利觜電
轉奇眸蒼姿墨色勁距聯韝　張莒放籠鷹賦曰雕籠
示閉念受紲之多虞金架爰辭俾凌風而得路由是縱
逸翰於寥廓釋猛志於扃固捨靈檻而方銳歷秋林而
上征乍遂翻空出君門而不返遙憐厲吻過宮樹而猶
驚　唐人白鷹賦曰含情履潔象君之節厲吻鈎銳渫
毛玉截遶河陽之喬木一點清花暎武城之瑤琴孤飛

春雪
增 贊　唐蘇頲雙白鷹贊曰開元乙卯歲肅慎扶餘貢白
鷹一雙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
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
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飈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
揮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鴉之賓寃仇鷄之敵實稀代之
尤也敢稱贊曰鷹之大者精明竦俊勁而橫絕雄則遠
振錦文素彩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狥鷹之次者
勇銳光芒絕海而至乘風截揚絡以紅點文其彩章下
韝必中惟吏之良

鷂一

【原】爾雅曰鷂負雀鷂也　廣雅曰籠脫鷂也　詩義問曰晨風今之鷂（餘說並以鷂爲晨風）　詩義疏曰隼鷂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　莊子曰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此物變也【增】本草釋名曰鴟鳶二字篆文象形一云鴟其聲也鳶攫物如射也隼擊物準也鷂目擊遥也詩疏云隼有數種通稱爲鷂爾雅謂之茅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梵書謂之阿黎耶　本草集解曰鴟似鷹而稍小其尾如舵極善高翔專捉雞雀鴟類有數種按禽經云善摶者

曰鷂竊黝者曰鵰骨曰鶻瞭曰鷂展曰鸇奪曰鷂又云鶻生三子一爲鴟鶻小於鴟而最猛捷能擊鳩鴿亦名鷂子一名籠脫鷂色青向風展翅迅摇搏捕鳥雀鳴則大風一名晨風鷂小於鸇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掇也一名鷂子隼鶻雖鷙而有義故曰鷹不擊伏隼不擊胎鶻握鳩而自暖乃至旦而見釋此皆殺中有仁也小雅采芑注曰隼鷂屬說文直作爲鷂　孔穎達曰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玉篇云祝鳩也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宗均注曰題肩有爪芒爲陽中陰故擊殺也　鄒子曰虎之搏噬也疑隼之搏噬也準

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每發必中【原】周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　毛詩曰鴥彼飛隼其飛戾天【增】又曰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爾雅曰言中陵安静中正此隼之所以率也率循也）【原】周官考工曰鳥旟七斿（鳥隼爲旟）　焦貢易林无妄之明夷曰千雀萬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爲鷹所擊【增】法言曰鷹隼飛飛（言儇撮急疾）　倦游記曰鷙隼不接翼

鷂二

【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於庭而死楛矢貫之以問仲尼仲尼曰昔武王克商所得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

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而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增】唐書曰太宗得鷂絶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徵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又曰楊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

有官官侍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拔其鷂頭官者袒背涕泣以示於帝帝竟不之問　通鑑曰劉齊賢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耶卿無以此待之

鷂三

【原】載飛　始擊 詩鴥彼飛隼載飛載揚立秋日侯文曰今日鷹隼始擊詳鷹　逐鳥　·爲鸇 上詳鷹二左傳下詳鷂二莊子　爲旗　貫矢 上見鷹一周官考工楛矢貫之詩國語

【增】東翅　復翎 盧氏雜說曰李鵠聽舉時動敏絕人叢東翅鷂子酉陽雜俎曰鷂子兩翅各有復翎左名撩風右名撩草帶兩翎出飛以當獲鳥不　獻雛　捉雀 唐書曰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何忽今日行之　爾雅曰鷣負雀注云鷂也善捉雀

鷂四

【原】鷚披隼翼　鳩避隼患 列士傳詳鷂二

【增】憫胎 譚子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蓋隼之摯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戮也　好翔 埤雅鷹好時隼好翔　辟蛟螭 宣室志薛嵩鎮魏時鄴人好育鷹隼者下人持鷹來售數其所有者皆蓄及其神俊常臂玩不釋後有外國人見請以繒百餘為直鄴人念此不知其用其人曰此海鷂也能辟蛟螭患先是郭城南陂蜮常為人患有年矣郭人逢持往鷂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蛇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永無其患　裹紙囊 北夢瑣言唐薛昭緯銜命宗園朱溫宴接款曲一日語及鷹鷂薛甚言鷙鳥之俊溫欣然謂其曾放弄歸館後傳送鷂子一頭薛對使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安置裹以紙囊安排袋中使入夫笑聞於使衙

鷂五

【增】詩　唐耿湋進秋隼詩曰豈悟因羅者迎霜獻紫微夕陽分素臆秋色上花衣舉翅雲天近迴眸燕雀稀應隨明主意百中有光輝　宋梅堯臣觀放鷂詩曰白皙少年子秋郊臂蒼隼日暖飢目開風微雙翅緊草際鳴鶉驚蒿間黃雀窘下韝誠必獲得雋還虛哂碎腦此非辜食肉爾何忍取樂在須臾我心良惻惻

【原】賦　魏曹植鷂雀賦曰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貧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弊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列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免自今徒意莫復相妬

【增】唐敬騫射隼高墉賦曰長墉

崇崇矗若雲峙飛隼䎀䎀俠䞈風止曾不料其微陋焉
更知其休否　唐武少儀射隼高墉賦曰心耿介以騰
躍毳斑斕而披文擊每依於素節翔亦致乎青雲

鵰一　鷲附

增本草釋名曰禽經云鷹以膺之鶻以猾之隼以尹之
鵰以周之鷲以就之鷙以搏之皆言其搏擊之異也梵
書謂之揭羅闍　本草集解曰鵰似鷹而大尾長翅短
土黃色鷙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皂鵰即鷲也出
北地色皂青鵰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羌鷲出西
南夷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鵰類能搏鴻鵠獐鹿犬豕又

有虎鷹翼廣丈餘能搏虎也鷹鵰雖鷙而畏燕子物無
大小也其翮可爲箭羽劉郁西域記云皂鵰一產三卵
者內有一卵化犬短毛灰色與犬無異但尾背有羽毛
數莖耳隨母影而走所逐無不獲者謂之鷹背狗　埤
雅曰鵰性勁利鵰性刻制　又曰鵰能食草其飛上薄
雲漢　通典曰鵰入海化爲珹作馬勒謂之珂　顔氏
曰鵰一名鷲其翮可用爲箭蓋鵰隼六翮乘風輕勁故
堪以爲箭　穆天子傳曰春山爰有青鵰執犬羊食鹿
豕　山經曰景山多鷲　説文曰鷲鳥黑色多子師曠
云南山有鳥名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漢書曰有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
饒注就大鵰也其羽可爲箭竿　南史曰波斯國有土
山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　西域諸
國記曰耆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鷲鳥常居
其顛土人號爲靈鷲山也　林邑國記曰西南遠界有
靈鷲鳥能知吉凶覩人將死食尸肉盡乃去家人取骨
燒爲灰投之漲海

鵰二

增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
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亦力使禽獸者也　漢

書曰武帝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匈奴射傷中貴人廣曰
是必射鵰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
後魏書曰奉王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
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
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鵰太宗嘉
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爲落鵰都尉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
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
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
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尉　隋

書曰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攝圖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令諸子弟貴人皆親暱之以學彈射 唐書曰高駢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 錄異記曰東學山前有神鵰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鵰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鵰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鵰即擊之石人頭殞於今見在其山下

鵰三

增詩宋石曼卿詩曰騰凌千里見纖毫勁翮梢梢度海游霜草獸驚斜電落水天鴈盡片雲高閑聲帶晚飛無敵銳氣橫秋轉不毛得奉長楊帝王事願將餘力逞平臯 元劉因白海青詩曰扶餘玉爪舊曾聞青鳥猶需海氣昏掌上風標有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平蕪未灑頭鵝血春水誰開獵騎門過雁爭鴉莫回首霜拳高與在空雲 袁易白海青詩曰渺渺東溟刷羽翰乍隨禾而萬人觀孤飛雪點青雲破一擊秋生玉宇寬賜予豈將追鴈鶩驅除直欲辨梟鸞江南明月難同色声恐瑤階白露漙

增賦唐杜甫鵰賦曰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棟梁之間寒風凜烈雖趾蹻千變林嶺萬穴蟠縈蓁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

增表唐杜甫進鵰賦表曰臣以爲鵰者鷙鳥之特殊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

鶚

增禽經曰鷙鳥之善搏者曰鶚窩曰鵰（大鳥人見而悚懼）也 詩雎鳩一名王雎一名鵰鶚江東呼爲鶚食魚鷙而有別 陸佃曰鶚鷙鳥鵰類一名雎鳩鷙而有別者又善捕魚性好跱故立不移處所謂鶚立者義取諸此 鄭子謂雎鳩氏司馬以其鷙而有別也故主法制 本草釋名曰鶚狀可愕故謂之鶚其視雎健故謂之雎能入穴取食故謂之下窟烏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故曰沸波 禽經云王雎魚鷹也尾上白者名白鷺 本草集解曰鶚鵰類也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跱雄雌相得鷙而有別交則雙翔別則異處能翱翔水上捕魚食江表人

呼為食魚鷹亦噉蛇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即此禽經云鳩生三子一為鶚鳩尸鳩也杜預以王雎為尸鳩或以此也　倉頡解詁曰鶚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麞鹿　鄒陽諫吳王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漢孔融薦禰劉樊準薦龐參孫楷令呂蒙討孟贊賦語皆同　李華嘗曰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腸爪劌腎腸昂藏自雄倏歘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　元史曰王鶚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豈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

增 詩 宋司馬光魚鷹詩曰翩然下林表不憚風湍急得雋且高飛為君羞搏擊　宋歐陽脩魚鷹詩曰日色弄晴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韝豈畏風湍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曾鞏一鶚詩曰北風萬里開蓬蒿山木洶洶鳴波濤嘗聞一鶚今始見眼俊骨緊精神豪天昏雪密飛轉疾暮略東海朝臨洮社中神狐倏閃內腦尾分磔垂弓橐巧兔獰雉失草木勇鷙一下崩其毛窟穴呦呦哭九子帳前活送雙青猱啁啾燕雀誰爾數駭散亦自亡其曹勢疑空山竭九澤殺氣已應太白高歸來磔梟載俎豆快飲百瓮行春醪酒酣始聞壯士歎丈夫試用何時遭

增 賦 唐楊弘貞一鶚賦曰卓彼雄姿凜乎壯觀或危石以礪吻或高柯而整翰搏鳩之隼不敢飛揚逐燕之鸇望而伏竄

鶻一

增 埤雅曰鶻有義性　又曰鶻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鳩鴿中其拳墮空中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或以為隼即鶻非也禽經謂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則是三類矣　禽經曰鷹不擊伏鶻不擊妊　雜俎曰鶻生三子一為鴟　隋書曰劉炅字居士為

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　朝野僉載曰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恆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　又曰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其餘鷹鶻莫敢侵之　言行錄曰王素嘗與同列奏事事有不合眾皆引去惟素論列是非得旨方退議者目為獨擊鶻　東齋記事曰范蜀公見二鶻擲卵相上下接之蓋習飛也其胎教之意乎

鶻二

增詩唐杜甫義鶻行曰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雖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眄間聊爲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又呀鶻行曰病鶻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月已側身過雁歸鴻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皁鵰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賈島病鶻吟曰俊鳥還投高處栖騰聲憂憂下雲梯有時透霧凌空去無事隨風入草迷迅速月邊捎玉兔遲迴日裏拂金雞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　濮陽瓘出籠鶻詩曰玉鏃分花袖金鈴出綵籠摇心長捧日逸翰鎮生風一點青霄裏千聲碧落中星眸隨狡兔霜爪落飛鴻每念提攜力常懷搏擊功以君能惠好不敢沒遙空　宋梅堯臣普淨院佛閣上孤鶻詩曰我新税居見寺閣金碧照我破屋前日看閣上聚鳩鴿巢棲飲哺無窮年雕檐畫壁屎汙徧以及像塑頭與肩寺僧不敢施彈射忽有蒼鶻張毒拳鳩鳴鵲噪鵲鴿叫怒鶻遭此窺腥膻鶻心決裂不畏衆瞥碎一腦驚後先死鳥墮空未及地反翅下取如風旋獨當屋脊恣搏磔啄肉披肝腸棄捐老鴟無厭又恨怯盤飛欲近飢目穿邊巡鶻飽自飛去宙殘不辨烏與鳶群兒指點路人笑我方吟憶秋江邊　王安石詩曰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燕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

相隨勢亦高

增賦唐李邕鶻賦曰伊鷙鳥之雄毅有俊體之超特意凝緩而無營體閑整而自得　高適和李邕鶻賦曰夫何鶻之爲用置之則已縱之無匹懷果斷之沉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銳氣雄而逸翅耿介以凌霜目精明而點漆

增序唐張九齡鷹鶻圖序曰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者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者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

衣氣感剛悍體倖銛鋒顧視之間倖如也夫授以勁翮
意不羣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
抑之勢古之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
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
立垂枝而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

增說唐柳宗元鶻說曰有鷙曰鶻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乃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西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二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三

鳥部六 烏鵲

烏一

原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又曰鸒斯鵯鶋（楚烏也又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 又曰有燕烏山烏炎烏 又曰鶌山烏（鶌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鶌音屈） 又曰燕白脰烏 春秋運斗樞曰瑤星散爲烏 又曰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烏反哺也 許氏說文曰烏孝烏也 崔豹古今注曰烏一名鷙鳥 通俗文曰白頭烏謂之鵠鷯（鵠治八反） 詩義問曰有鶋烏（鶋音巳）雅烏楚烏也

增格物論曰烏雅之別名種類亦繁有小而多羣腹下白者爲鴉烏有小觜而白比他烏微小長而反哺其母者爲慈烏大喙及白頸而不能反哺者南人謂之鬼雀又謂之鵯鶋又謂之老鴉鳴則有凶咎 禽經曰慈烏亦名孝烏比他烏微小大觜烏僭又云烏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 本草釋名曰烏字篆文象形鴉亦作鵶禽經鵶鳴啞啞故謂之鵶此鳥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北人謂之寒鴉冬月尤甚也 本草集解曰慈烏北土極多似烏鴉而小多羣飛作鵶鵶聲烏有四種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大

背善警黑烏吟夜又云烏鳥背飛而向啼也又蜀徼有
火鵶能銜火　又曰古有雅經以占吉凶然北人喜鵶
惡鵲南人喜鵲惡鵶惟師曠以白項者爲不祥近之
酉陽雜俎曰世有傳陰陽局雅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
先數其聲第一聲即是甲聲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
定吉凶　又曰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
多喜　又曰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曰烏
亡　埤雅曰鵲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令人聞鵲噪則
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唾其凶也　孫武子
曰烏起者伏也烏集者虛也傳曰鵲喜稠鬧烏樂空曠

俗云鷄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　夏小正曰十月黑
鳥浴烏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原 春秋元命苞
曰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其僂呼也（僂呼溫朔生長之言）　又
曰火流爲烏烏孝烏何知孝烏陽精陽天之意烏在日
中從天以昭孝也　春秋運斗樞曰雒星得則日月光
烏三足禮儀修物類合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烏王者
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伏侯古今注曰所謂
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
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
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　抱朴子曰熒惑火精生朱

烏　孫氏瑞應圖曰赤烏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
至　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孫氏瑞應圖曰
白烏者宗廟肅敬則至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
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
蒼烏　孫氏瑞應圖曰蒼烏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於
萬姓則來　廣志曰烏有白頭烏　張勃吳錄曰彭澤
有烏接丸行者丸飯投之高下無失 增 水經注曰武
周縣火山亦名熒臺其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
好音與之同績彩紺發嘴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弁童

幼子捕而執之赤嘴烏亦曰阿雛烏　法苑珠林曰昔
有鳥名拘耆遊在叢林梁言赤嘴烏也　金史曰活羅
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橐駝
脊間有瘡啄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
之 原 述征記曰長安靈臺有相風銅烏（風詳）　南越記
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
烏故謂烏賊今匹烏化爲之　毛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又曰弁彼鸒
斯歸飛提提 增 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讙後必相
吐

烏二
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竝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烏許日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弟則至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
出籙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孫氏瑞應圖
曰赤烏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尚
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爲赤
烏、又曰有火自上覆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烏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
烏瑞臻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

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左傳曰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
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增拾遺記
曰魯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白烏遶煙
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臺曰
思煙臺其烏又云仁烏慈烏 原左傳曰晉侯伐齊齊
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則
樂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燕丹子曰燕
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
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

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於
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
爲太公太上皇 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
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
故慈烏來萃銜鼓之異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
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迹云 伏候古
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
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年白
烏一見廬江足皆赤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交阯仰視

烏鳶跕跕墮水中詳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字叔林
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於牀下 吳志曰
赤烏元年八月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
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元宜以赤烏 又曰孫休永安三
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吳曆曰吳王爲神主來立
廟蒼龍門外時有烏巢朱雀門上 又曰有兩足烏銜
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烏爲太
元 師覺授孝子傳曰吳順字叔和犍爲人性至孝母
歿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 王韶孝子傳曰
李陶交阯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鄰人助

羣烏銜塊助成墳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烏遂累有赤烏來集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烏者日中之鳥有托體陽精應期耀質以顯至德者也　蜀李雄書曰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烏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内史勸勵學業維威不猛寛裕簡素白烏巢郡庭止衆樹就執不動　豫章舊志曰太守李儀臨郡二年白烏見南昌　增酉陽雜俎曰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貫之　晉南京寺記曰簡文帝咸

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乃建齋七日忽烏運巢而去　晉五行志曰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原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陽羨縣民談合送白烏皓質潔映有若輝璧爰稽圖瑞實惟嘉祥　增孔氏帖曰劉漢宏鴉噪諸庭命斫樹　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元和郡縣志曰後魏太和二十三年孝文親征馬圈行至賈

復城昏霧得三鵶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鵶城　周書曰明帝時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三級　唐書曰李義府名見太宗試令詠烏云日裏颺朝采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當

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又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　又曰景龍四年六月辛巳朔烏集太極殿梁驅之不去　又曰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慈烏巢宣政殿栱辛巳又巢宣政殿栱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内烏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如故烏口皆流血　又曰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之滕縣噪柴爲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　又曰元和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

擊不能禁　又曰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烏變爲鵲二年有鵲變爲烏　又曰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遂卒於鎮　温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也命吏隨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於常乃斃之　朝野僉載曰唐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觜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

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烏　宣室志曰凡軍出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和中有曾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爲常　宋敬則兄仁軌隱居養親有赤烏巢所居樹　國史補曰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回至桂林館爲羣烏所噪王稹以石擊之烏中腦而墜死於竹林中其日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徐還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錢物委尸在竹林中兩日内王稹

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仇也　録異記曰道士毛意歡常有二鵶有客將至鵶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五代史曰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　清異録曰禮部郎中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常病求烏鵶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箠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官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　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始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故公亦作賦報之及公秉

政聖俞久困意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太伯聖俞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世頗以聖俞爲隘　金史曰石土門弟阿斯懣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即以金版獻之

烏三

【原】日禽　陽烏孔子曰烏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烏口日中之禽故爲像形也　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數類也　衛纖　萃冠劉義慶世說曰徐于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下銜長斗纖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纖下凡樹三樹見烏大鳴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

洪遂以惡終 下詳鳥一以古今出

歸飛 **返哺** 上詳鳥一毛詩誰 于法訓曰夫孝行之

本替本而求末者未見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 子不貴矣鳥者而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

巢門 **畫壁** 常璩華陽國志曰僰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赤烏 巢其門 應劭風俗通曰按明帝起居注曰帝

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 射中之作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股陛下為萬歲

吉為二千石帝賜錢二百 萬令亭壁皆畫為烏也

丹質 **素體** 薛綜赤烏頌 曰赫赫赤烏

淮南子曰烏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又白烏頌 曰案為白烏鮭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背來領

化魚

銜鶬 上詳烏一南越記 下詳烏二吳曆

八子 **九雛** 古樂府歌曰烏 生八九子端坐

秦氏桂樹間昔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用睢陽彈蘇合 彈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

一年生九雛公為吏兒 為徒一徒死百乘車

莫黑 **不黔** 詩莫黑匪烏 烏不日黔而黑

太陽精 **王母使** 瑞應圖曰烏太陽之精也亦至孝 感應 西王母以三足烏為使

啼琴 **飾鏡** 琴有烏夜啼曲 有烏鵲鏡

受哺 **攫肉** 牧收林 烏公哺

於子黃霸使吏出小吏食道旁烏攫其肉還霸迎謂 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攫肉吏大驚以為霸盡知其

起居

集府 **繞樹** 朱博傳為御史大夫先時御史府有列 柏樹常有烏數千集其上朝去暮來

號朝夕烏魏武帝詩 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磬磬 **提提**

增 **氣仁** **性**

壽 上詳烏一連一抱 埤雅曰烏性極壽三 鹿死後能倒一松二松死後能倒一烏

遶煙

占雨 上詳烏二拾遺記 雜俎曰候烏飛翅重知天將 呼烏蜀旁也感陰氣而是重故俗以此占其雨否

淮南子曰騰蛇游霧而殆於 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

接丸 **吞丹** 上詳烏一 吳錄 抱

朴子曰取烏之未生毛羽者以丹和牛肉使吞之至 長毛羽皆赤乃殺烏陰乾擣服百日得壽五百歲

踏梢 **薄地** 楊萬里詩已是霜林葉飄紅那堪動地晚 來風寒鴉可是矜渠黠踏折枯梢不墮空

十國紀年曰蜀呂彥德驍勇善騎射嘗從王宗播宗 征討冠軍軍陣被烏甲跨烏馬軍中目為尊地鴉

集門樓 **巢帷幄**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 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

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將遊江 左有烏鵲巢於帷幄驅不能去

擾兵曹 **樓麗城**

北夢瑣言曰崔希喬以仁孝稱于在并州廨前有小鳥如 鶉巢叢蓋上孕卵五色如雞子其雛生月餘五色成文

大如鵝擾問吸項之飛翔時歸其所號 兵曹烏樓記曰麗城烏之所棲自處也

老萊弄 **誌公畫** 老萊子行年七十戲弄烏於親側欲其喜焉 高僧傳曰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

州辭別寶誌誌書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 此後顯達逆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入山追騎將及

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公所畫悟而登之 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乃得免

愛屋 **起臺** 愛屋及烏詳烏二 拾遺記曰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起

望烏臺言 烏之異也

村號 **弓名** 志云海鹽南三里有烏夜啼村 晉何準所居也

宋津通生女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日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

此烏遠飛去後從撥殺 取以為弓因名烏號也

日氣 **火流** 論衡曰儒者言 日中有三足烏

日火也烏入火中其燋安得立然烏日 氣也火流為烏詳烏二尚書中候

爵生 **鵲哺**

說苑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唐 書曰長慶中荊州雷華驛民張惠莊榆樹有烏巢因風

墜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 引所墜二雛於其巢哺之

啞啞 **憧憧**

烏四

原 **夢** 宋公子得夢己為烏咮加於南門尾加 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也立為昭公

見帝 漢武帝元

年有赤烏見獻帝足 康元年三足烏見

令烏 **吉烏** 公綏烏賦成

跂烏 三足

孝烏 北齊書曰後主為太子時嘗於樹下見烏集 樹每到午時有烏集鳴哀似助悲以為孝感也

人見之每臨時舒翼以悲鳴似孝感

日烏 古今注曰烏以雞中先集不下者

陽烏 也

日中烏若 去日中烏天下也日中烏去

增 **朝烏** 南史高昌國有朝烏旦旦集王

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哀烏會經哀烏夜啼注烏失雌雄則夜啼宋臨川王坐孫聞烏夜啼及發赦製烏夜啼曲 窮烏見何遜賦 驚烏畢公叔早行詩大遠天與白雲宗月欲黃驚烏一棲不定拂下一林霜 指而能言北史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從此聰慧異於常童 見即馳還北史齊世宗性怯懦武平末爲開府周師入鄴辨以千餘騎從後登高西望遙見羣烏飛起以爲旌旗即馳還不敢反顧

烏五

增詩梁簡文帝烏夜啼曰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枕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 原梁元帝晚棲烏詩曰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烏駛雲暗後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

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妻 增梁吳均城上烏曰鳴鳴城上烏翩翩尾畢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貲微知慮少體賤毛衣麤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 原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篇曰城上烏一年生九雛雛毛不自暖張翼彊相呼羽成翩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猶嬰唐羿弓豈如變采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增又望棲烏詩曰夕烏飛參差單雄雜寡雌聯翩歸葉裏出沒噪林垂爭棲時易樹驚飛忽度枝雖無繫書重亦有含緌疲以茲憔悴力重逢輕薄兒珠丸蘸合彈金繳青絲縻豈意翩翾羽遂免更嬴危入懷欣得地依林竊願知 原梁朱超詠城上烏詩曰朝飛集麗城猶作夜啼聲近日毛雖暖聞弦心尚驚 增周庾信烏夜啼曰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雖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又曰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 隋虞世基晚飛烏詩曰向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當爲歸林遠恆長侵夜啼

原隋明餘慶死烏詩曰蔽空長羅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曲裏猶有夜啼聲 楊師道應詔詠巢烏詩曰桂樹春暉滿巢烏刷羽儀朝飛麗城上夜宿碧林陲背風藏密葉向日逐疎枝仰德還能哺依仁遂可窺驚鳴雕輦側王吉自相知 唐太宗詠烏代陳師道詩曰凌晨麗城去薄暮上林飛辭枝枝暫起停樹樹還低向日終難託迎風詎肯迷只待纖纖手曲裏作宵啼 增唐李嶠詩曰日路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依月樹迢遞繞風竿白首何年改青琴此夜彈靈臺如可託千里向長安儲光羲犨鴉詠曰新宮驪山陰龍袞時出豫朝陽照

羽儀清吹肅遠路羣鴉暨天車夜滿新豐樹所思在腐
餘不復憂霜露河低宮閣深燈隱鼓鐘曙繽紛起寒枝
矯翼時相顧家一作家 字收琳瑯侍臣進書一作 鵷鷺高舉
摩太清永絶矰繳羅裕禽亦翺翔不以微小故 李白
烏夜啼曲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
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一作憶遠人
獨宿孤房淚如雨 顧況烏啼曲曰玉房掣瑣聲翻梁
銀箭添泉霜遶堞畢逋發刺日銜城八九雛飛其母驚
此是天上老鵶鳴我聞人一作老鵶無此聲搖風雜佩耿
華燭夜聽羽人彈此曲東方曈曨赤日旭 韋應物烏

引雛曲曰日出照東城春烏啞啞雛和鳴雛和鳴羽猶
短巢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暖羣雛離褷睥睨
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下上懈應
隼引雛烏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啖爾
雛 白居易慈烏夜啼詩曰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
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
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
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
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又和大
觜烏詩曰烏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

者貪慵觜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
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奸計與烏意潛
通云是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
祥瑞來白日神靈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
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
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殺雞薦
其肉敬若禋六宗烏喜張大觜飛接在虛空烏既飽羶
腥巫亦饗甘濃烏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日日營巢窟
稍稍近房櫳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羣雛又長成衆
觜逞殘兇探巢呑燕卵入簇啄蠶蟲豈無乘秋隼羈絆

委高墉但食烏殘肉無施搏擊功亦有能言鸚翅碧觜
距紅暫曾說烏罪囚閉在深籠青青窗前柳鬱鬱井上
桐貪烏占棲息慈烏獨不容慈烏爾奚爲來往何憧憧
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鐘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
食將母哺飢腸不自充主人憎慈烏命子削彈弓絃續
會稽竹丸鑄荆山銅慈烏求母食飛下爾庭中數粒未
入口一丸已中胷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
足非是惜微躬誰能持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觜烏
竟得天年終 又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四十四
字詩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

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　又烏夜啼詩曰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啼澀飢喉咽飛低凍翅垂畫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　元稹大觜烏詩曰陽烏有二類觜白者名慈求食哺慈母因以此名之飲啄頗廉儉音響亦柔雌百巢同一樹栖宿不復殘得食先返哺一身長苦羸緣知五常性翻被衆禽欺其一觜大者攫搏性貪癡有力强如鶻有爪利如錐音聲甚吠嗥潛通妖怪詞受日餘光庇終天無死期翱翔富人屋栖息屋前枝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

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白鶴門外養花鷹架上維專聽烏喜怒信受若神龜擧家同此意彈射不復施往往清池側却令鵷鷺隨羣烏飽粱肉毛羽色澤滋遠近恣所往貪殘無不爲巢禽攫雛卵廐馬啄瘡痍滲瀝脂膏盡鳳皇那得知主人一朝病爭向屋檐窺呦嚶呼羣鵬翱翔集怪鴟主人偏養者嘯聚最奔馳夜半仍驚噪鵂鶹逐老狸主人病心怯燈火夜深移左右雖無語奄然皆淚垂平明天出日陰魅走參差烏來屋檐上又惑主人兒兒即富家業翫好方愛奇占募能言鳥置者許高貲隴樹出鸚鵡言語好光儀美人傾心獻雕籠身自

持求者臨軒出置在白玉墀先問烏中若便言烏若斯衆烏齊搏鑠翠羽幾雛披遠擲千餘里美人情亦衰舉家懲此患事烏踰昔時向言池上鷺啄肉寢其皮夜漏天終曉陰雲風定吹況爾烏何者數極不知危會結彌天網盡取一無遺常令阿閣上宛宛宿長離　又樹上烏詩曰樹上烏洲中有樹巢若鋪百巢一樹知已烏一烏不下三四雛雛又生雛知幾雛老烏未死雛已烏散向人間何處無攫麋啄卵方可食男女羣强最多力靈虵萬古唯一珠豈可抨彈千萬億吾不會天教爾輩多子孫告訴天公天不言　張籍烏啼引曰秦烏啼啞啞

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傷爾雛　王建烏夜啼曲曰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棲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栖出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栖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張祜烏夜啼詩曰忽忽南飛返危絲共怨悽暗霜移樹宿殘夜遶枝啼咽絕聲重敘惜淫思乍迷不妨還報喜誤使玉顏低　李岑詠栖煙烏詩

曰從來養毛羽昔日曾飛遷纔轉對朝陽差池栖夕煙
遇此枝葉覆風舉翥沖天　聶夷中烏夜啼曰衆烏各
歸枝烏烏爾不栖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窻啼　陸龜蒙
詩曰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憀亂和殘照紛
紛舞應索陽烏次第饒　宋余靖馬當呼鴉不至詩曰
昔年曾泛馬當灣圍飯喚鴉篙楫間今日江邊飛不下
應知人世足機關　蘇軾巫山廟烏鵲詩序曰巫山廟
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
之故亦不敢害詩曰羣飛來去噪行人得失終憂便可
馴江上飢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明高啟歸鴉
詩曰啞啞噪夕暉爭宿不爭飛未逐冥鴻去長先野鶴
歸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煙微借問寒林樹何枝最可依
　陸仁城上烏序曰城上烏者取晉叔向城上有烏齊
師其遁之謂而作也漢桓帝時則有其謠迨梁劉孝威
吳均輩比有作焉然各有託而不及此意予方感悼其
事因補其義而賦云城上烏羣相呼羣相呼護其雛公
侯干城民父母官軍見賊莫遁逃城中之民勢亦孤安
得千金覓壯夫城上烏烏有翮東西引雛飛格格胡爲
羣來盡紅帕驅民登城要相殺烏啼城頭頭亦白
原賦晉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然而

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之爲瑞久
矣以其返哺識養故爲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
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蓋古
人所以爲稱若乃三足靈德因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
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鵩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
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辭曰惟
黑烏之令烏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
剛之正色望仁里之迴翔兮翩羣鳴以拊翼嗟自託於
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陰
列巢布幹繽紛霧會迴皇塵亂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
鳴日夕鼓翼昧旦啞啞相和音聲可玩嗟斯烏之克孝
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雛
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厲兮飄輕
翥於溟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於玉趾凌西極以
翱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感德而來儀兮介帝王之繁
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
刻貞明於吉土嘉茲烏之淑良兮永和樂而靡已　梁
何遜窮烏賦曰嗟窮烏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
而知哀翮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聽翔羣於月曉
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搶榆決至觸案窮

歸若中氣而自隨似驚弦之不飛同雞塒而共宿啄鴈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

增 宋梅堯臣靈烏賦曰烏兮來前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爲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爾結舌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又後靈烏賦曰靈烏我昔憫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桑爾困而責爾聰令也主

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樹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　范仲淹和靈烏賦曰靈烏靈烏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忘路彼啞啞兮如訴請聽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人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

增 表周庾信爲齊王進蒼烏表曰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知之性

鵲一

原 爾雅曰鵲鵙醜其飛也翪 翪竦翅上下也音宗　廣雅曰鳱鵠鵲也

增 格物總論曰鵲一名飛駮形類於鴉而差小觜尖足爪黑頸項背深綠色白翮尾毛黑白相間善爲巢其聲楂楂然南人聞其噪則喜北人聞其噪則悲

原 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案周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未風之象令失節不巢癸

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　周書曰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象文從隹昔聲　張華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之得也

增 埤雅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　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而背歲　又曰鵲知人喜作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曰乾鵲　又曰烏鵲孺魚傳沫 孺交尾也烏鵲交尾而化魚相濡以沫而生子　禽經曰鵲以音交而孕 張華注上下飛鳴則孕

原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　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數也

增 又曰鵲識歲之多風

也去喬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避遠難而忘近患　又曰鵲矢中蝟言蝟能制虎見鵲便仰腹受啄中其大爛

奸邪　本草曰五月五日鵲腦入術家用一名駁烏

【原】雜五行書曰埋鵲一枚溝中辟盜賊

【增】本草釋名曰鵲古文作舄象形鵲鳴唶唶故謂之鵲鵲色駁雜故謂之駁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性最惡濕故謂之乾佛經謂之芻尼小說謂之神女　本草集解曰鵲至秋則毛毨頭禿　爾雅翼曰七月七日鵲無故皆髠相傳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去

【原】毛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又曰鵲之彊彊　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仰而窺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鵲二

【原】莊子曰莊周遊於雕陵之樊樊藩也遊於栗園覩一異鵲自南方來巽七尺目大運寸周迴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增】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人君處重位乎

【原】魏書曰安德令劉長仁有鵲來屋上鳴管輅曰鵲云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有頃果有婦人殺夫詐訟西家殺也

【增】搜神記曰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　吳志曰赤烏十二年有兩烏銜鵲墮東觀權使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晉書曰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　南史曰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常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烏者遊則參乎風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間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令夜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名永洛且言勅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墮馬折腰免於難　舊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糧盡人相食有鵲巢其發石車上人心遂離　通鑑曰貞觀二年九月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

右稱賀上曰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五行志曰天寶十三載葉縣有鵲巢於車轍中不巢木而巢地失其所也 苗晉卿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 唐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五代史曰王處直爲武義軍節度使野鵲數百巢麥田中人皆知其不祥 高僧傳曰後唐釋可止善律詩在定州日中山節度使王處直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并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試爲詠遂止即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賞賚

橘柚曰袁伯文七月六日過高唐遇雨宿於山家夜夢女子甚都自稱神女伯文欲留之神女曰明日當爲織女造橋違命之辱伯文驚覺天已辨色啟窗視之有羣鵲東飛有一稍小者從窗中飛去是以名鵲爲神女也

鵲三

原 巢知背歲 禽經曰鵲尾長傍風則翻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東嚮叫也 立必順風 上洞鵲一博物志東方朔時以朝以人事言之從東方 南飛月夜 東嚮雨晴 上見魏武帝詩東方朔時閒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當此時東方朔執戟在殿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生所獨語者何也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嚮而鳴也 街火清谿 採粟員嶠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採首陽之金鑄爲此刀雄者以飛雌者獨在金出九騷之山名有鵲街火於青谿之上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八尺銜粟飛於湖際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石填河 張顥爲梁相有山鵲飛化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飾鏡 爲扇 有烏鵲鏡 詳後注 拾遺記下 燭夜 登春 古今注曰一名 燭夜見魏收詩下 以爲巧方翔下詳前注 公輸削 墨子曰公輸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方朔占 白丹 曹子建魏德論曰周成王時白鵲 瑤 拾遺記曰 一名 丹鵲 一名 雌一名 素玉 影夏 取 前注 翔下 圖 扇 傳 一

增 採鷇 忘眞 晉王書 上鵲巢曰便脫衣上樹莊子見鵲而忘其身莊子巢 觀 得美人而忘其形 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 採抗 燒腦 異鵲翔得一蟬方而留之彈之見得 錄異記曰荊州將之使鎮送者然傾朝若無見鵲巢投沖荒雞其形異鵲人執而利之觀者其 不語鵲人之 採鷇而 搗之日得日午 者

作鷓 堅耳瑣 金樓子 有抽志林 曰鵲 作以爲媚男藥也 女國王帝 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 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本此故鵲一名神女也 傳燈錄曰吉州如來道鶉尼一 作 成 僧 野鵲 趨時 報喜 異苑曰鵲巢 開戶 之所在而開其戶所以趨時有行知風而不自往而所作以成其巢知成歲 準雜曰鵲之知風之爲善 趨時故曰有功 天寶 補 遺事所以在時人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鵲報喜 隙上 梁鵲 唐書曰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紫泥補殿之隙凡一十五處 臣等表賀 西陽雜俎曰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見二鵲構巢 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 見鵲上梁必有貴者 此見鵲巢也 結玉 隆紙 天元主物簿云天鵲啄堙實 又云王於之謂鵲之鵲玉北鵲巢於竹與燕同歲不復鳴 因話錄曰巢無胎卵時

孔溫裕因貞諫貶郴州有鵲巢於庭子孫拜之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擁行車 集玉堂 開元遺事曰李元紘令餘杭治有聲遷潤州司馬羣鵲飛擁行車百里而旋 全坡遺事曰學士院有雙鵲營巢於西軒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於玉堂之上略無驚畏或鳴噪必有大詔令及宣召之事 霜毛玉羽 緇衣素襟 韓文曰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朝野僉載曰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輒以餧之後鄰近失盆誣景逸繫南康獄一日有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赦至官司詰其來云道逢緇衣素襟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緇衣素襟者鵲也又李白詩曰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或云鵲夜傳枝主有赦 行蹌蹌 聲唶唶 相法曰鵲行蹌蹌生行不良淮南子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楂楂 喃喃 韓愈詩楂楂鵲鳴聲杜牧詩井鵲東飛東南喃送君札

鵲四

原 詩魏武帝歌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北齊魏收看柳上鵲詩曰背歲心能識登春巢自成立枯隨雨霽依枝須月明疑是雕籠出當由抵玉驚間關拂條軟迴復振毛輕何獨離婁意傍人但未聽 梁蕭紀詠鵲詩曰欲避新枝滑還向故巢飛今朝聽聲喜家信必應歸 隋魏彥深園樹有巢鵲戲以詠之曰畏玉心常駭填河力已窮夜飛還繞樹朝鳴且向風知來寧自伐識歲不論功早晚時應至輕擧一排空 增 唐李嶠詠鵲詩曰不分荊山抵甘從石印飛危巢畏風急繞樹覺星稀喜逐行人至愁隨織女歸儻游明鏡裏朝夕動光輝 蘇頲詠禮部尚書庭後鵲曰懷印喜將歸窺巢戀且依自知棲不定還欲向南飛 蔣洌山行見鵲巢詩曰鵲巢性本高更在西山木朝下清泉戲夜近明月宿非直避網羅兼能免傾覆豈憂五陵子挾彈來相逐 又夜飛鵲詩曰北林夜方久南月影頻移何嘗飛三匝猶言未得歸 王建祝鵲詩曰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 呂溫和恭聽籠中山鵲詩曰掩抑沖天意悽惶觸籠音

驚曉一聞處傷春千里心 薛能鄜州進白野鵲詩曰輕毛叠雪翅開霜紅觜能深練尾長名應玉符朝北闕色柔金柱瑞西方不憂雲路填河遠爲對天顏送喜忙從此定知栖息處月宮瓊樹是仙鄉 皮日休喜鵲詩曰棄羶在庭際雙鵲來搖尾欲啄怕人驚喜語晴花裏何況佞倖人微禽解如此 司空圖山鵲詩曰多驚本爲好毛衣只賴人憐始知歸衆鳥自知顏色減妬他偏向眼前飛 又喜山鵲初歸詩曰翠衿紅觜便知機久避重羅穩處飛只爲從來偏護惜牕前今賀主人歸 又曰山中只是惜珍禽語不分明識爾心若使解言天

下事燕臺今築幾千金　又曰阻他羅網到柴扉不奈偷倉雀轉肥賴爾林塘添景趣剩留山果引教歸　韓偓鵲詩曰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衆所知髙處營巢親鳳闕靜時閒語上龍墀化爲金印新祥瑞飛向銀河舊路岐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　韓溉鵲詩曰纔見離巢羽翼開盡能輕颺出塵埃人間樹好紛紛占天上橋成草草回幾度送風臨玉戶一時傳喜到妝臺若教顏色如霜雪應與清平作瑞來　南唐王感化詠苑中白野鵲詩曰碧岩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　閩徐夤

鵲詩曰神化難原瑞即開雕陵毛羽出塵埃香閨報喜行人至碧漢填河織女回明月解隨烏繞樹青銅寧媿雀爲臺瓊枝翠葉庭前植從待翩翩去又來　宋歐陽脩野鵲詩曰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牆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蘇軾異鵲詩序曰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有二鵲棲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曰柯侯古循吏悃愊眞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巢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誇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陳無已鷙鵲詩序曰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宴與客追涼露坐有雀引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餓有鵲至自北俛啄雀間初循循少焉就雀間遽攫一雛而升於垣出雀不意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是詩曰若奚不鶵吾知避而遷汝胡不貍吾知遠而馳宵遁吾巢晨泣吾枝懷毒姤凶初不汝期恭恭拳拳甫笑嘻嘻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李覯聞喜鵲詩曰翩翩者鵲何品流羽毛黑白林之幽生乎智力可料度有巢往往輸鳴鳩天然卻會報人喜愚兒幼婦惟爾求萬聲千噪幾曾驗聞者終是軒眉頭

唐庚鳴鵲行曰簷前羣鵲鳴相呼法當有客或遠書吾今何處得書尺而況賓客乘軒車喧喧鳴鵲汝過矣曷不往噪權門朱　陸游贈鵲詩曰爲梁星渚自何年毛羽摧傷不怨天知我齋餘留施食翩然飛下北牕前

【原】〔謳〕魏曹植魏德論謳曰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苕華渴飲清露異於疇昔衆鳥是慕

【原】〔賦〕梁徐勉鵲賦曰觀羽族之多類實巨細以羣飛既若雲而彌上亦栖睫而忘歸爰有茲禽六翮斯具生無隱默質有黝素匪違涼而就暑通四節以馳騖出崑山而抵玉入名風而興賦其識知來其巢知風比之烈士

時起則雄進翳薈而翔集乘清吹而西東荷休明以得性游苑囿以自終 增唐陳仲師鵲巢背太歲賦曰矯翼徘徊向隅棲息時懷擇木之智日就積薪之力所以率先表異選勝知歸應時節而遷易辨方隅之是非念彼明神自易地而攸處顧兹弱羽信何枝而可依擇地已有知風豈無方一枝而自託雖小數之能拘 又鵲始巢賦曰拂曙聲多排空意遠惜光陰於朝暮迷飲啄之往返於是攫腐草銜飛蓬重蟲尺蕎迴環翠空凌寒而且近朝日搆思而偏愁夜風俯仰不容冀資拾芥之力縱橫居止顧就積薪之功必使輕舉得便羣飛會同嬉遊遠鄰於清禦窘東長謝其雕籠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四

鳥部七 雀一

雀一

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 增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格物總論曰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冥厥雀瓦雀瓦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 埤雅曰雀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彊暴 本草釋名曰雀短尾小鳥也故字從小從隹隹音錐短尾也棲宿檐瓦之間馴近階除之際如賓客然故曰瓦雀賓雀俗呼老而班者爲麻雀小而黃口者爲黃雀 又曰雀以猜瞿（今省皃而咮仰而四顧所謂瞿瞿也） 易通卦驗曰立夏雀子飛 原禮記曰季秋雀入大水化爲蛤 增續古今注曰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佚 搜神記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 原禮稽命徵曰祭五嶽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黃者土精）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己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 增孝經左契曰赤雀者王者孝則銜書來 原遁甲曰赤雀不見則

國無賢白雀不見則無後嗣(赤雀言銜書陽精也白雀言銜纖黍陰精也不來則國王無後嗣也)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家次藥有昆丘神雀　沙洲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鼬無尾　南越志曰增城縣多白雀大如鵝素質凝映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爲黃雀風時海魚化爲黃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增】本草釋名曰突厥雀即爾雅鵽鳩寇雉也雀從北來當有賊下邊人候之故名　本草集解曰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按郭璞云鵽鳩生北方沙漠地大如鴿形

似雌雉鼠脚無後趾岐尾爲鳥憨急羣飛　張華云鵽生關西飛則雌前雄後隨其行止　莊周云青鵽愛其子而忘其母　又曰蒿雀似雀青黑色在蒿間塞外彌多食之美於諸雀　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康成注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青雀水鳥也)　【原】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爲人君免燕雀之智者寡矣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翾翾十里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伸蟠轉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太元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張顯折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明月　【增】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雀二

【原】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熒雀者賞萌余當立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王[illegible]帝)　又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籙

集於公車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制赤雀集(消受命制)　瑞應圖曰孔子生元魚洛水之上赤雀銜丹書隨至　晏子曰齊景公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長幼也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人乎　【增】論語疏曰公冶長辨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當家之習許以不如其說能免冶長以)　【原】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霑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霑衣如此對曰園有榆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之知
捕鳴蟬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
霑衣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
以五綵王大悅申叔告子從子從曰非先王之法且又
不令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
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
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子
左挾彈右持攝丸以加其頸晝栖乎茂樹夕調酸鹹矣

史記曰趙武靈王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
何主父游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奔走趨主父主
父閉受之何遂圍主父主父饑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
遂餓死沙丘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為太
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
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
故官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
大如鷃雀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　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
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
鳥為令　古今注曰孝哀帝初元三年泰時殿中有雀

五色頭有冠長寸餘大似雀始到時烏環其傍　衣山
松後漢書曰陳弇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
弇翱翔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
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令賈逵作神雀頌　又曰永和
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枝大雀　謝承後漢書曰瑯琊董
沖為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為作歌頌　益部耆
舊傳曰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
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
言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
墜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困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

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
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爾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
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梟所搏蒙君拯濟
今當使南海不得復住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
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
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增 後漢書曰楊由字褒侯
蜀郡人少習易為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庫樓上太守
廉范以問由對曰此郡內當有兵後二十餘日廣柔縣
蠻反殺傷長吏　原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
得黃雀炙祥自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

幕中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儒林竝已作頌援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旣覿白雀繼見　吳略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女羅　又曰晉羅含在任有白雀巢於堂宇及致仕還家階除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　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雛雞雀集其背驅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燕書曰悤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首集於端門東樹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白雀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盖攸室　增 南史曰夏侯詳遭父喪三年廬於墓側常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户衆皆異焉　北史曰潘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爲字　北齊書曰臨漳縣令裴鑑莅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遜上清德頌十首

隋書曰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名百官宴許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賜物二百疋　唐創業起居注曰帝定入關之策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　唐書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千餘人極歡而罷　又云高祖於太原新王成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又曰高宗時突厥犯塞有鳴鵽羣飛入塞邊人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則突厥必入寇已而果然　又曰開元十三年兖州奏白雀見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榆關界内野蝝蟲食田稼蔓延入平州俄頃有羣雀來食此蟲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又曰張知謇兄弟五人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　又曰張九齡母喪白雀巢家樹　東漢劉昊傳曰周太祖少賤黥其頭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　稽神錄曰徐仲寶者長沙人爲樂平令家人於廁厨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雀三

原 巢堂　穿屋 羅含事詳雀二 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黃口　素質 鷇口孔雀增城曰雀素質凝映　解語　改年 公冶長解雀語得免罪詳雀二 漢宣帝

慶有神雀之瑞乃改年號爲神雀元年 生靈丘 乳空井上見曹大家雀賦

井中 班超獻 賈逵頌上詳雀二見東觀漢記 下 如逐鷹

鸇 爲知鴻鵠燕雀如鷹鸇之逐鳥雀爲知鴻鵠之志 食以數粒 棲於

一枝

增 憑霄 侯神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吐五色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羣飛銜土成積 漢武故事拜公孫卿爲郎持節侯神自太室東來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持黃雀忽不見

知更 却火 說更書雀一名知更每夕鳴至更則鳴唐明皇時有鵲聲達宮中於火中持其毛能却火 天寶遺事開元中宮嬪夜聞鳴雀聲急則宮人持燭視之

銜錢 化金 石苔書石驗大將軍張顥擊破一鳥墮地化爲圓石椎破得金印 晉書太康中見一雀銜錢置之而去以爲大吉 東觀記王翁得錢於巢中

雀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四 八

異苑永康王家井上有一石時時見有二青氣取之於石上出一黃雀石成黃金後有人持去 門之外有雀聚賣得錢 叔甚 王祥罩雀 翟公門 兆三公 封上卿 爲有方進二雀傳集公黃雀

黃雀數十常集其家 楊寶 張堅字孟之 以弘農楊震之白雀應登天 白環報恩 乃封之

歷世遺環 百壇別鑄 四傳太尉 弘農楊氏世傳高黃雀 東所 三街

天寶中爲國忠所構 高力士曰 西京雜記 漢宣帝 安定郡 浴沙 置艾 書釋雀氏 置三衢

雀四 不知 鸞別鑄 白居易詩 燕巢 雀爭銜艾置其巢中 雀浴沙塵 艾 燕卵

原 嘉賓 雀一名嘉賓 古今注 黃雀 土精 雀黃 食黃花 詳雀二楊寶事

化黃王 詳雀二 孔演圖 銜書爲瑞 周武王時有赤雀銜書 率場啄粟

增 斥鷃 莊子斥鷃笑之 又名斥鷃 與尺鷃同 依人檐雀 飛不過一尺故稱尺鷃

雀又有高雀身後 黃口 孔子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長生法 抱朴子曰王長生之書 以雀置金中 仲尼不知其義 王子喬化爲仙

午日占 唐書雀信 明少年於中庭 日中異書 名山之石 天授也 今文大形爲小雀 雀必以午日占之 天下大雀嶽 嶠之爲文采發 鳴聲高也

賀厦 夢客 好客居夜夢有生人 賀厦成 及其長 如

雀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四 九

賓至甚 主人何也 曰主人好客 一客至 爲雀飛去後人 周宗 詩六頭

祝疾 集衢 唐書雀五色 雀重陸 書表其五色 五色

白翎 有五色雀 色羅浮山有五色雀有五貴人至則先集

統干凍雀 元世祖冬作樂名曰白翎 凍死雀 五色線 玉女三千 寶光珠雀 常有九色 飛鳳 光珠雀鳴集於此

雀五

【原】【詩】晉傅休奕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宋鮑照空城雀詩曰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清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誠不及青雀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梁沈趨詠雀詩曰肌薄少滋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王羞寧懷秦后珥傍檐拾寒草循場啄餘穗且欣大廈成爲須鴻鵠志　【增】梁張率滄海雀詩曰大雀與黃口來自滄海區清晨啄原粒日夕依野林雖殊鷙鳥擊長懷滿鼎虞況復隨時起翻飛不可拘寄言挾彈子莫賤隋侯珠　北齊蕭慤野田黃雀行曰弱軀媿（一作彩）飾輕毛非錦文不知鴻鵠志非是入皇琴作風隨濁（作）雨入曲應元雲空城舊侶絕滄海故交分寧死明珠彈且避鷹將軍　隋李孝貞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夕宿寒林上朝飛空井中既銜元雲曲復變海魚風一報黃花惠還游萬歲宮　唐李嶠詠雀詩曰大廈初成日嘉賓集杏梁銜書表周瑞入幕應王祥暮宿空城裏朝遊漣水旁願齊鴻鵠志希逐鳳皇翔　王維青雀歌曰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啷唧

空倉復若何　又黃雀癡詩曰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皇九雛亦如此莫愁思顦顇損容輝　裴廸青雀歌曰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燕雀群幸忝鵷鷺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崔興宗青雀歌曰青扈繞青林翩翾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王縉青雀歌曰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　儲光羲野田黃雀行曰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叢裏（一作蒿裏）（一作茨）室食復爭飛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斜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　李白野田黃雀行曰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爾（一作）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一作爾）何　張籍雀飛多詩曰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顛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羅網間粟積倉禾在田巢之雛望其母來還　王建空城雀詩曰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間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雨中無食常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報言黃口

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横死　孟郊空城雀詩曰一雀入官倉所食寧損幾祇慮往復頻官倉終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羅不張水飲啄要自然可以空城裏　又黄雀吟曰黄雀舞承塵倚恃主人仁主人忽不仁買彈彈爾身何不遠飛去蓬蒿正一作止繁新蒿粒無人爭食之足爲珍莫覷翻車粟覷翻罪有因黄雀不知言贈之徒殷勤　賈島和朱評事義雀行曰乾鳥雌雄俱春雷蟄餘口銜黄河泥空即翔天隅一夕皆莫歸嘵嘵遺衆雛雙雀抱仁義哺食忘勞劬雛既邐迤飛雲間聲相呼燕雀雛微類感媿誠不殊禽賢難自彰幸蒙一作得主人書

莊南傑黄雀行曰穿屋穿牆不知止爭樹爭巢入營死林間公子挾彈弓一丸致斃花叢裏小〻黄雛未有知青天不解高高飛虞人設網當要路白日啾喞禍鷹機　李頻黄雀行曰欲竊高倉集御河翩翩疑渡畏秋波朱宮晚樹侵鶯語畫閣香簾奪燕窠踈葉暗棲寒露重空城飢噪暮煙多誰令不解高飛去破宅荒庭有網羅　劉駕空城雀詩曰飢啄空城土莫近太倉粟一粒未充腸却入公子腹且弔城下客豈曾空爾族不聞莊辛語今日寒無緑　李咸用空城雀詩曰啾啾空城雀一啄數跳躍寧尋覆轍餘豈比巢危幕茫茫九萬鵬百雉且爲樂　楊發檐雀詩曰弱羽怯孤飛投檐幸所依銜環惟報德賀厦本知歸紅嘴休爭顧丹心自識機從來攀鳳足生死戀光輝　南唐陳陶空城雀詩曰古城濛濛花覆水昔日住人今住鬼野雀荒臺遺子孫千年飲啄枯桑根不隨海燕柏梁去應無玉環銜報恩近村紅粟香壓枝嗷嗷黄口訴朝飢生來未見鳳皇語欲飛常怕蜘蛛絲斷腸四隅天四絶清泉絲萬無恐疑　唐僧貫休野田雀詩曰高樹風多吹爾巢落蒿深葉暖宜爾依泊莫近鷄類蛛網亦惡飲野田之清水食野田之黄粟深花中睡勃一作浡土裏浴如此即全勝啄太倉之穀

而穿人之屋　宋余靖五色雀詩序曰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游是山則先入羣翔寺僧以是爲候某庚辰歲謫官來游將至之夕茲雀亦集感之成詠云五方純色儼衣冠尤可愛者朱蓋正色若朝服焉應是山靈寄羽翰多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蘇軾五色雀詩序曰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曰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黄縞黝服翼衛兩絳朱仁心知

閔農嘗告而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若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髙倩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朱子黄雀詩曰黄雀飛鳴處交交異竊脂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味好貪偏嗜謀疎闕自爲韓彭尚葅醢幺麽爾誠宜　明陳憲章旌節亭瓦雀詩曰瓦雀喜亭栖丹青意自迷雨紛寄麗日花底啅香泥竝語聲全碎追飛羽忽低悠悠去繒繳欵欵愁棱題卯青非無地兒童或引梯慣行書案上漸滿井闌西不羨雕籠養真堪畫卷攜由來覩白首那更避青藜狎久如私昵喧多類滑稽行藏非社燕飲啄混家雞度嶺千回欻排風幾寸蹄冥鴻於汝輩滄海一涔蹄

原　賦　後漢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生昆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儔懷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增　表　周庾信為齊王進赤雀表曰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恭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

燕一

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燕　爾雅曰燕燕乙也　廣雅曰元鳥燕也　增　又曰燕一名鷾鴯齊曰燕梁曰鳦大如雀而長籋聶辛口布翅歧尾巢於梁間春社來秋社去故謂之社燕栖於巖崖者為土燕　本草釋名曰燕字篆文象形乙者其鳴自呼也黝其色也鷹鷂食之則死能制海東青鶻故有鷙鳥之稱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　本草集解曰燕生高山平谷有兩種紫胸輕小者是越燕有斑黑而聲大者是胡燕胡燕作窠長能容二疋絹者令人家富也若窠户北向而尾屈色白者是數百歲燕　陶隱居曰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胡燕多在檐下作巢　續酉陽雜俎曰世說蘖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　原　說文曰燕布翅枝尾作巢避戊已　增　埤雅曰戊已其日皆土故燕之往來避社而嘬土銜泥也避戊已日　續博物志曰燕銜泥避戊已日則巢固而不傾　物類相感志曰燕子戊日不歸家　又曰雷斅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言江海乾投燕於其中水立漲　本草集解曰燕巢有艾則不

居凡狐貉皮毛見燕則毛脫物理使然　禽經曰鳥向嗁背栖燕背飛向宿　夏小正曰五月燕來降乃睇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　【原】禮記曰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　【增】汲冢周書時訓解曰春分之日元鳥至不至婦人不勤白露元鳥歸不歸室家離散　酉陽雜俎曰或言燕蟄井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虛也取桐為男女各一投水中燕必來　文昌雜錄曰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爾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原】元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增】述異記曰五百歲燕生胡髯　酉陽雜俎曰妾媵有制則白燕來巢　易占曰山見白燕其君宜得貴女（佔名燕為天女）　博物志曰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李時珍曰淮南子言燕入水為蜃蛤故高誘註謂蛟龍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而祈禱家用燕召龍　本草集解曰石燕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燕有三種此則土燕乳於巖穴者是矣　【原】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燕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

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像如欲飛狀光明洞徹食一株拜為太清仙君正一郎中　毛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於飛差池其羽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楚辭曰燕兮亂羣　【增】莊子曰鳥莫智於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注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存焉神忘好生故託於神以免禍也襲入也言雖畏人實與人相近入於堂室）　【原】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燕二

【原】左傳郯子云少皞時元鳥氏司分者也　田俅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雙而飛集少昊之戶遺其丹書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帝令燕往夜鳴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遺北音　列仙傳曰簡狄帝嚳次妃有娀之女也姊妹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墮五色甚好相與競取簡狄得而吞之生商（詳符命）　史記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　【增】瑯嬛記曰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界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為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元鳥為意而　【原】左傳

曰吴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邑）聞鐘聲曰異
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文子時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下也（言至危）　史記曰臨
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中尉郅
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
憐之　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
元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與
天無極天下幸甚　增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嘗有白
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中
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寳録焉後爲皇

后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搜神記曰成帝綏和二
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　原漢
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燕數千銜土投其冢中
增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漢桓帝時
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羣燕忽謂伴
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　拾遺
記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爲神物以金爲
籠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
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
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　搜神記曰魏景初元年

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　原晉中
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俱
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時或
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增載記曰慕容儁時燕來於儁
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頭頭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
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首有毛
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
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
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
之大悅　原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

酒泉郡黑燕列從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燕來翔被令
爲賦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
遊翔庭宇經九月乃去衆燕翼遊恆有數千　增元嘉
二十八年魏人破南兗徐豫青冀殺掠不可勝計所過
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來巢於林木　後魏書曰李惠
爲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
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
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
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原宣城記曰侍中紀昌
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　增陳

書曰高士馬樞目常黄能視暗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闌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續異記曰孫氏妻黄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户外歌曰昔塡夏家塚箠泥頭欲禿今寄黄氏居非意傷我目及尋覓巢中得一白燕其目果傷 孔帖曰崔文獻居父喪廬有燕更巢共乳 瑣碎録曰俗傳燕巢人家户向内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匹練户悉内向數年遂登庸 瀟山雜識曰宋錢惟演自兖守罷築室於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已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丘墟矣 中州集曰金宣撫使田琢字器之從軍塞外舍中有燕來巢土人不識屢欲捕之琢曲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不去琢悟明日秋社燕當歸此殆爲留别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奇危誰謂烏衣亦北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爲蠟丸繫其足上又數年爲潞州觀察判官一日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檐户間一上硯屏諦視即前燕也其蠟丸尚在 驪珠雜録曰時大本賦白燕詩呈楊鐵厓鐵厓極稱珠簾玉翦之句袁景文在坐曰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之鐵厓擊節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以此得名 詩並詳後

燕三

原 立祠 巢蘇 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有娀女簡狄吞之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 見下詳燕二左傳 留爪 隕卵 吳宮燕吳宮人留爪以記更來 下詳燕二史記 于飛 相賀 上見燕燕一毛詩 下詳燕一淮南子 命官 表瑞 燕春分來秋分去命爲司分之官 舊詮詩來瑞玉筐中 火焚 石化 始皇時吳宮守吏以火照燕窟燒吳宮 下詳燕一湘中記 宿棟 入簾 桂棟本曾宿 風簾入雙燕 銜花 啄草 簡文詩銜花燕北牕 辛女頌銜泥啄草 班超頷 伏女歌 人相班超燕頷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後封爲定遠侯 下詳燕二呂氏春秋 禖官祠 仙人履 上詳立祠 江總詩芳 作仙人履 冬藏夏見 陰匿陽顯 上古辭 下魏明帝歌 頡頏 啁啾 上毛詩 禮至於燕雀猶有啁啾之頃焉 增 怨春 向日 李賀詩勞勞胡燕怨春暉 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 分梁 迎絮 賀方回詩燕分梁 趙孟頫詩輕燕受風迎落絮 紫頷 紅襟 時大本詩見後 丁仙芝詩曉幕紅襟燕 射卵 繫縷 魏志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原取燕卵藏器中使輅射之輅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室雄雌以分翅翼舒張此燕卵也 南史襄陽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截耳爲誓乃止所住户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爲記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服芝 夢玉 抱朴子千歲燕户北向其色白而尾屈陰乾之末服一頭得五百歲 開元遺事張說母

夢玉燕自東飛投懷中已而有孕生說果為相

燕四

【原】啄皇孫 漢成帝時謠曰燕燕尾涎涎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光澤貌喻趙飛燕害皇子也

食蒺藜 續搜神記沛國有人生三兒不語有一人就門乞食曰君有罪可還內思其愆其人曰昔為小兒時燕有三子試以指內巢中燕子開口乃以蒺藜食之吞之即死其母尋迴不見其子徘徊悲啼而去今甚悔之客曰此即是也

赤燕

嬌燕

【增】湘中書 天寶遺事長安富商任宗為賈湘中數年不歸其妻紹蘭覩堂燕長吁語曰我聞爾從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年欲憑爾附詩任郎可乎燕即飛下紹蘭作詩一絕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將詩繫燕足燕遂飛鳴而去時宗在荊州忽有燕遶身而飛止於肩足有小封乃妻所書也宗感而泣下次年歸

烏衣國 劉斧摭遺王謝金陵人航海遇風抵一州其王以女妻之女曰此烏衣國也後謝思歸王命取飛雲車送之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乃悟所止曰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謝書一絕繫燕尾曰誤到華胥夢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春風幾百回燕寄詩去來春復至尾有小柬乃女所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雁不飛

玉真神 程曰首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皆然自外飛入就現乃一夫婦僅長五六寸如形體皆具容服異裳見人跡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龕以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來觀輸百錢乃敬龕期年忽飛去

化青衣 太平廣記後魏元道康居林慮山隱遁不出齊前常有雙燕為巢歲歲必至一日燕曰景括樂以終身道康驚異曰爾禽而語何也燕曰我為上帝所罪暫為禽以卿成德故來相依來日晝時往前巢相報道康策杖而往見二燕自北嶺飛來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與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壽吏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

湖陰留題 王直方雜記揚總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遇金陵

上冢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以為常元豐間連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王荊公荊公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靈鷲異瑞 廣弘明集宋劉義隆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過靈鷲寺謂寺僧曰此間尋有異瑞業直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

貞燕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鄉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蝎其雌驚墮為貓所食雄徘徊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雄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娶徐伺之則抱雛之殼可

妬燕 玉堂閒話五代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貓所搏食雄啁啾久之方去頃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雛相繼墮地宛轉而殭兒童剖腸視之則有蒺藜在嗉中蓋為繼偶者所害

燕五

【原】詩

古詩曰思為雙飛燕銜泥上君屋　又曰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魏明帝短歌行曰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烏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循良銜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宋鮑照詠雙燕詩曰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影移悲歌辭舊愛銜淚覓新知　梁簡文帝雙燕詩曰雙燕有雄雌照日羽差池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

又詠新燕詩曰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窗礙舞衣　吳均詠燕詩曰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舊相識問子來何遲山川幾紆直答言海路長風駛飛無力　庾肩吾詠檐燕詩曰雙燕集蘭闈雙飛高復低向戶疑新䧟登巢識故泥依欄本相賀近幕願同栖　又和晉安王詠燕詩曰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相背飛銜泥贍樂善相賀奉英徵秋蟬行寂寞總此未辭歸【增】梁沈君攸雙燕離詩曰雙燕雙飛雙情相思容色已改故情不衰雙入幕雙出帷秋風去春風歸幕上危雙燕離銜羽

一別涕泗垂夜夜孤飛誰相知左回右顧還相慕翩翩桂水不忍渡懸目挂心思越路縈縈摧折意不泄願作鏡鸞相對絕（一作孤鸞鏡中絕）【原】陳蕭詮詠銜泥雙燕詩曰銜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學飛疑漢妾巢幕譬吳宮爪截還獨短巢成新尚空詎竝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江總詠燕燕于飛應詔詩曰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銜花弄藿靡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　隋虞世基賦得戲燕俱宿詩曰大厦初構與雲齊歸燕雙入正銜泥欲繞歌梁向舞閣偶爲仙履往蘭閣千里爭飛會難竝聊向吳宮比翼栖

【增】唐李嶠燕詩曰天女伺辰至烏衣澹碧空差池沐時雨頡頏舞春風相賀雕楹側雙飛翠幕中勿驚留爪去猶冀識吳宮　宋之問燕巢軍幕詩曰非關憐翠幕不是厭朱樓故來呈燕頷報道欲封侯　張九齡燕詩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雕梁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張鷟燕詩曰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　李白雙燕離詩曰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栖金窗繡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

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杜甫雙燕詩曰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又歸燕詩曰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又燕子來舟中作曰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水益霑巾　徐璧春燕詩曰雙燕今朝至何時發海濱窺人向檐語如道故鄉春　顧況空梁落燕泥詩曰卷幕

差池燕常銜濁水泥爲黏朱履迹未等畫梁齋舊點痕
猶淺新巢緝尚低不緣頻上落那得此飛栖　韋應物
燕銜泥詩曰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
復相見豈不解決絶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滓銜
泥雖賤意有營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
宿翻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
智莫與齊　錢起賦得巢燕送客詩曰能栖杏梁際不
與黃雀羣夜影寄紅燭朝飛高碧雲含情別故侶花月
惜春分　皇甫冉檐燕詩曰拂水競何忙傍檐如有意
翻風去每遠帶雨歸偏駛令君裁杏梁更欲年年去

李益賦得早燕送別詩曰碧草縵如綫去來雙飛燕長
門未有春先入班姬殿梁空繞復息檐寒窺欲徧今至
隨紅萼昔還悲素扇一別無秋鴻差池詎相見　武元
衡歸燕詩曰春色徧芳菲閒檐雙燕歸還同舊侶至來
遶故巢飛敢望煙霄達多慙羽翮微銜泥傍金砌拾蕊
到荊扉雲海經時別雕梁長日依主人能一顧轉盼自
光輝　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
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白居易晚燕
詩曰百鳥乳雛別秋燕獨蹉跎去社日已近銜泥意如
何不悟時節晚徙施工用多人間事亦爾不獨燕營巢

王建春燕詞曰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綠池西家井
飛鳴當戶影悠揚一遶檐頭一遶梁黃姑說向新婦女
去年墮子汙衣箱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巢在
求食慎勿愛高飛空中飢鳶爲爾害辛勤作窠在畫梁
願得年年主人愛　楊巨源宮燕詞曰毛衣似錦語如
絃日暖爭高綺陌天幾處野花留不得雙雙飛向御爐
前　張祜洞房燕詩曰清曉洞房開佳人喜燕來乍疑
釵上動輕似掌中迴暗語臨牕戶深窺傍鏡臺妝成正
含思莫拂畫梁埃　韋孝標歸燕詞曰舊壘危巢泥已
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

飛　杜牧村舍燕詩曰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
瑣牕何處營巢夏將半茅檐煙裏語雙雙　又歸燕詩
曰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使君
伴黃昏猶待倚闌干　李商隱越燕詩曰上國社方見
此鄉秋不歸爲矜皇后舞猶著羽人衣拂水斜紋亂銜
花片影微盧家文杏好試近莫愁飛　又曰將泥紅蓼
岸得草綠楊村命侶添新意安巢復舊痕去應逢阿母
來莫害皇孫記取丹山鳳今爲百鳥尊　趙嘏空梁落
燕泥詩曰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
畫梁低帷卷閑窺戶林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

雙棲　李山甫燕詩曰每歲同辛苦看人似有情亂飛
春得意幽語夜闌聲整羽莊妻恨迴身漢后輕豪家足
金彈不許汙雕楹　秦韜玉燕詩曰不知大廈許棲無
頻已銜泥到座隅曾與佳人竝頭語幾回拋却繡工夫
司空圖燕詩曰從撲香塵拂面飛憐渠只爲解相依
經冬好近深爐暖何必千巖萬水歸　鄭谷燕詩曰年
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
入紅樓揀杏梁閒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
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吳融燕雛詩曰掠
水身猶重偎風力尚微瓦苦難定立檐雨忽喧歸未識

重溟遠先愁一葉飛銜泥在他日雨雨占春暉　王穀
燕詩曰海燕雙飛意若何曲梁呢喃語聲多茅檐不必
嫌卑陋猶勝吳宮爇爵窠　歐陽澥燕詩曰翩翩雙燕
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
爲誰來　杜荀鶴春來燕詩曰我屋汝嫌低不住雕梁
畫閣也知寬大須穩擇安巢處莫道巢成却不安　劉
兼春燕詩曰多時窗外語呢喃只要佳人捲繡簾大廈
已成須慶賀高門頻入莫憎嫌花間舞蝶和香趁江畔
春泥帶雨銜棲息數年情已厚營巢卑肯傍他檐　南
唐李建勳歸燕詞曰羽翼勢雖微雲霄亦可期飛翻自

有路鴻鵠莫相嗤待侶臨書幌尋泥傍藻池銜人穿柳
逕拍蝶遶花枝廣廈來應遍深宮去不疑雕梁聲上下
煙浦影參差舊地人潛換新巢雀漫窺雙雙暮歸處疎
雨滿江湄　成彥雄新燕詩曰繞離海島宿江濱應夢
笙歌作近鄰減省雕梁竝頭語畫堂中有未歸人　李
中燕詩曰豪家五色泥香銜得營巢太忙喧覺佳人晝
夢雙雙猶在雕梁　蜀韋莊燕來詩曰去歲辭巢別近
鄰今來空訝草堂新花間對語應相問不是村中舊主
人　吳越羅隱燕詩曰不必嫌漂露何妨養羽毛漢妃
金屋遠盧女杏梁高野迴雙飛急煙晴對語勞猶勝黃

雀在栖息是蓬蒿　閩徐寅燕詩曰從待銜泥濺客衣
百禽靈性比他稀何嫌何恨秋須去無約無期春自歸
鴟鵶不容因自怪棟梁堪庇願相依吳王宮女嬌相妬
合整雙毛預奮飛　宋韓琦來鳳詩曰來鳳趁社期翩
若天外至徘徊大廈間汲汲營巢意中心有所託自謂
得其地銜泥兩吻瘡旦暮不少憩主人愛高堂病爾如
疣贅爾巢累膚寸長挺輒摧墜胡爲不識嫌又續前功
棄何處無蓬茅自足爲生計不爾卵而覆其禍愈非細
余既傷爾愚竊復探爾志孜孜不忍去欲動主人義萬
一憐其勤庶或息我類巨棟既不撓出處安且貴其能

無報乎惟守信無貳年年應候來馴狎如兒稚雙雙軒户前為君作嘉致不學君家客去就惟勢利微羽一知歸至死不他詣　梅堯臣燕詩曰前村春社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闕不嫌貧屋歸銜泥和草梗倒翅過柴扉豈比鷙丸鳥迎人欲拂衣　又曰雙燕銜泥日深堂拂玉琴不教關閤户乃見主人心掠水飛殊捷迎風去已禁短書猶可寄聊爾託微吟　宋祁燕詩曰畫櫓文杏暖簡榱舊巢空石冷休翻雨簾閑且待風飾釵聊伴鳳傳信肯饒鴻欲問張公子蒼琅掩漢宮　王安石燕詩曰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似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又曰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　范成大雙燕詩曰底處雙飛燕銜泥上藥欄莫教驚得去留取隔簾看　陸游燕詩曰春晝花明映柳纖燕歸勝事始能兼爭梁誶語驚幽夢掠地斜飛避畫簾雛食得蟲應自喜巢泥經雨更頻添去來要自知時節嘗怪人嘲作附炎　又詩曰初見梁間牖户新銜泥已復哺雛頻只愁去遠歸來晚不怕低飛打著人　元劉秉忠留燕詩曰銜泥舊燕壘新巢來往如辭曲折勞蝸舍雖微足容爾畫梁爭得幾多高　馬祖常詠燕詩曰風雨池塘鬪頡頏春來秋去

一生忙世間多少寬閑境辛苦營巢傍屋梁　迺賢京城燕詩曰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來怯清曉河堤柳弱冰未消牆角杏花紅萼小主家簾幕重重垂銜芹却向簾間飛託巢未穩井梧墜翩翩又向南天歸君不見舊時王謝多樓閣青瑣無塵卷珠箔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葉上秋霜薄　謝宗可睡燕詩曰補巢銜罷落花泥困頓東風倦翼低金屋晝長隨蝶化雕梁春盡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老夢入烏衣路轉迷却怪卷簾人喚醒小橋深巷夕陽西　吳師道燕子行曰清江朱樓相對開去年燕子雙歸來東風吹高社雨歇一日倏忽飛千回翻身初向煙中沒掠地復穿花底出花飛煙散江冥冥城郭參差滿斜日無情遊子去不還短書寄汝秋風前繡簾不卷春色斷空梁泥墮琵琶絃飛檣冉冉瀟湘浦春盡天涯路脩阻一夜相思柳色深獨上樓頭淚如雨　明劉基雙燕離詩曰雙燕營巢時雙飛復雙語輕盈柳陌風振迅芹塘雨巢成近繡幃雙宿更雙飛為眷主人愛不信有暌違四月溫風起榴花發紅蕊拾蟲還哺雛出入無停晷五月數雛飛繞巢舞烏衣側避蛛絲過斜縈柳線歸六月雛翼老分飛各相保脈脈傍珠簾依依集蘭榱世事有轉旋陵谷一朝遷昆明延劫火

甲第化歒煙帶睡驚飛出塵沙兩相失死生不得知嬿婉從茲畢回看舊主人粉黛成灰塵天高雲渺渺海闊波鱗鱗荏苒朝還暮悽悽向何處毛凋半夜霜淚滴三春露露寒霜又濃憔悴不成容同心諒難隔瑰魄終相從　袁凱白燕詩曰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又新燕詩曰乍拂芳池遠還窺繡幕重莫將花片蹴飛舞滿筵中　時大本白燕詩曰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閒捲玉翦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閑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　高啟燕燕于飛詩曰燕燕何處飛相見江南路蘋香細雨春柳色芳煙暮纔從箔外歸復向舟前度莫入未央宮身輕有人妒　又燕至詩曰初來如報社前春好宿茅檐伴客身莫入江南舊庭院杏花風雨總無人　楊基雪中燕詩曰燕雪兩差池相兼拂繡幃玉樓迷故壘珠箔見烏衣斜訝銜花落輕疑掠絮飛曉寒人未起還認畫梁歸　李東陽燕詩曰繡戶朱簾有路岐別時嫌早到嫌遲主家只解憐毛羽泥盡雕梁不自知　徐禎卿燕詩曰風暖池塘得意春水芹

煙草一回新傍花掠羽差差影銜雨歸巢喣喣親眼底興衰王謝宅樓中恩怨綺羅人閒追往事如相話只有儂家似舊貧　楊愼雙燕曲曰有鳥名飛燕雄雌自相將飲君玉池水巢君文杏梁美人當軒坐恐涴羅衣裳請君驅除之君憐不忍傷雛生八九子嬌愛比鳳凰鳴聲何啾啾鬧我庭東廂習飛還不遠隨墮雙扉旁主人戒盧兒毛羽無摧戕不啄五株桃不啑五畝糧秋風從西起翩翩向南翔昔爲黃口兒今爲烏衣郎辭巢謝主人華屋良難忘願主壽千歲歲歲巢君堂　袁袠燕詩曰最愛堂前燕高飛忽復低趁風穿柳絮當雨掠花泥簾影朝雙舞梁塵晚並棲綠窻離思切腸斷各東西

【賦】晉傅咸燕賦曰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順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宇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盧諶燕賦曰爰集崇宇依於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孕子彀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偕長雌雄俱逝頡頏木

滑下上雲際嘲哳閒關倏忽瀏瀲來如隼擊去若鬼跇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戌而後憩　夏侯湛玄鳥賦曰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翩翩之麗容揮連翩之黝翼挺參差之脩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飢翕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處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禖以表神類篤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補積一啄而不

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捋燸毛以為蓐吐清憙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補】唐樊晦燕巢賦曰頡頏金屋差池翠宮銜泥繞棟度勢巡空憐綺牕之華影愛羅幌之春風得地相賀分飛就功廣狹殊軌規模不同散彩彬斑攢文潗濇壘輕慇而矜暖布重泥而討濕迹似連珠形如聚粒齊光分曉出虛實以雙飛微陰合暝舞低檐而迤入　侯喜秋燕辭巢賦曰雖華屋之可戀怯高巢之夜冷得不上下其音翩翩其影乘秋而發且有便於風高養羽既成亦可知其路矣

【原】頌晉傅統妻辛氏燕頌曰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秋陰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四

鳥部八

鳩 鵓鴿附
山雞 杉雞附
吐綬雞附 竹雞附
錦雞附 英雞附
秧雞附 火雞附

鳩一

原 方言曰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郎睪其大者謂之鳻鳩 增 格物總論曰按左傳五鳩曰祝鳩氏司徒也曰睢鳩氏司馬也曰鳲鳩氏司空也曰鷞鳩氏司寇也曰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埤雅曰睢鳩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鵻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籍度槐賦泰樓教

稷之鳥即鵻是也 本草釋名曰鳩也鵓也其聲也斑也錦也其色也隹者尾短之名也古者庖人以尸祝登尊俎謂之祝鳩此皆鳩之大而有斑者其小而無斑者曰隹（音錐）曰鵴（音癸）曰荊鳩曰楚鳩也鳩之子曰鵓鳩曰役鳩曰糠鳩曰郎皐曰辟皐 本草集解曰斑鳩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大者有小者 鳩小而灰色及大而斑如梨花點者並不善鳴惟項下斑如真珠者聲大能鳴可以作媒引鳩鳩性慤孝而拙於為巢纔架數莖往往墮卵天將雨即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故曰鷦巧而危鳩拙而安或云雄呼晴雌呼雨 斑鳩是處

有之春分化為黃褐侯秋分化為斑鵻黃褐侯青鵻也 黃褐侯狀如鳩而綠褐色聲如小兒吹竽 又鳩有白鳩綠鳩今夏月出一種糠鳩微帶紅色小而成羣所謂黃褐侯秋化斑鵻恐即此也好食桑葚及半夏苗 鶻鳩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又名鶌鳩又名鷽鳩喜朝鳴又名鶻朝一云即鶯鳩也陸璣直以為斑鳩非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與此全異此外又有鵻（音錐）鳩鵶（音及）鳩又有鶡鴾亦鳩類 埤雅曰鶻鳩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原 毛詩宛彼鳴鳩 增 又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鳲鳩一名秸

鞠一名擊黍一名布穀一名獲穀又名撥穀又名郭公又名鵲鶝又名鵴又名桑鳩又名鵸姑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 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牝牡飛鳴以翼相拂鄭康成注曰鳴鳩飛其翼相擊趨農事也） 法言曰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張華曰勝即首上飾也頭上毛起故曰戴勝一名戴鵀（音壬）似山鵲而尾短長觜青色尾冠俱有文采如戴花故呼戴鵀 爾雅曰鳲鳩即布穀張華曰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若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揚雄傳注布穀一名買鵖（音皐）蓋聞其聲則農買鵖插以布穀也又其聲曰家家撤穀因其

聲之相似也　周書時訓曰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其兵　本草釋名曰布穀名多皆各因其聲之似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却布袴之類皆因其鳴時可爲農候故耳或云鳲鳩即月令鳴鳩也鳴乃鳲字之訛禽經及方言並謂鳴鳩即戴勝郭璞云非也詳鵲鳩　本草集解曰布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擊　又案毛詩義疏云鳲鳩大如鳩而帶黃色啼鳴相呼而不相集不能爲巢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二月穀雨後始鳴夏至後乃止　埤雅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

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乎桑者一也　又曰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　又曰鵻與鳲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　又曰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屛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　禽經云鳩生三子一爲鶚　【原】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　列子曰鷂之爲鸇鸇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　【增】爽鳩鷹也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次赤也三歲曰鶬鷹頂有毛角微起通謂之角鷹鷹爲鳩屬者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故禮月令鷹化爲鳩夏小正鷹者其殺之時也鳩者非其殺之時也　詩雎鳩注曰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亦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　【原】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　【增】酉陽雜俎曰朱提以南無鳩鵲　又曰鵠楚鳩所生　【原】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也

鳩二

【原】琴操曰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一本曰成王時來　列子曰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元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人知公放必競捕獻之捕益多不如勿賞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衆民也周禮

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古今注
曰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 會稽典錄曰皮延
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
以終喪 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
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增後漢
書曰楊由從人飲勑諸生酒三行嚴車去請其故由曰
向社中水上有鳩鳥鬭兵之象由去後舍人有鬭者果
殺二人也 原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
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

去見琦而留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
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
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
所在而得一金帶鈎是後子孫遇盛有爲必偶貲財萬
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以與蜀客
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
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鈎以反張氏張
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又曰沛國戴文謀居
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化
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隻後有雲覆之遂不見 增晉

書曰太始八年白鳩二集太廟南門左九嬪白鳩賦序
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雙毛色甚鮮金行之應也
南史曰姚察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 隋書曰
李得饒性至孝及居喪有鳩巢其廬 張九齡居母喪
白鳩巢廬側 北夢瑣言曰王庭湊武陵支屬也生於
別墅嘗有鳩數千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人異之後爲
三軍狀立爲留後代田弘正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
舍矣

儷三

原居龍巢 食桑葚 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謂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之其德如鳲鳩乃可配焉箋知鳲鳩居鵲巳成之巢故比興也又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養老
紀官 上詳鳩二風俗通左傳少皞氏以鳥紀官鳲鳩氏爲司空平水土 集井上 巢
廬側 地理志滎陽有厄井沛公避項羽有雙鳩集井上故漢世正旦放鳩下詳鳩二會稽典錄
集白水 獻邯鄲 景穀爲白水令有異政鳩集其德下詳鳩二列子
均食 上見鳩二月令下見鳩一書雉青躬表 入無忌之案 化張氏之
鈎 上詳鵓二列仙傳下詳鳩二搜神記 軒軒 斑斑 增入御座 集
鳳池 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座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
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處也 巢舟 出籠 梁書庾子輿父域爲巴州守卒於郡子輿
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聲必飛翔簷上悲鳴數切傳藏序余舍傍種椒
成林間居灘沮鳩聲音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別攫偶出之籠無何夾迴其後時驍一來飛翔也 朱

目丹趾 霜衣雪襟上見鳩五曹植魏德論注下見鳩四李白白鳩辭

鳩四

原在桑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鳲鳩在桑其子七兮箋鳲鳩食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在棘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鳲鳩 增首政李白白鳩辭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 入雲詩捷口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 助生氣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鄭康成注仲春鷹化為鳩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隨風雨許表明詩作禽莫作鳴鳩婦一生離別隨風雨 催春種杜甫詩布穀處處催春種 青春深杜甫詩鳴鳩乳燕青春深 錦翼花歐陽修詩斑鳩錦翼花簇簇 內寄生清異錄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有客滿座可患厭紙一盤數十百出饌可鮮其黨戲之曰此君家內寄生也 贈人好事集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得必以鳩贈之一日李翺送十二籠 題詩明通紀成化年間進士李文祥有才名與大學士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出畫鳩請詩文祥題之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出為湖丞

鳩五

原詩魏王粲詩曰鷙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托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增梁吳均白浮鳩詩曰琅琊白浮鳩紫翳飄陌頭食飲東莞野棲宿越王樓 唐張何織鳥詩曰季春三月裏戴勝下桑來映日花冠動迎風繡羽開候蠶憐事晚織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輕飛遠樹回欲過高閣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寧憂弋者猜 元稹春鳩詩曰春鳩與百舌音響詎同年如何一時語俱得春風憐猶知造物意當春不生蟬免教爭叫噪沸渭桃花前 賈島題戴勝詩曰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能傳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王建戴勝詞曰戴勝誰與爾為名木中作窠牆上鳴聲聲催我急種穀人家向田不歸宿紫冠綵綵褐羽斑銜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溫憲春鳩詩曰村南微雨新平綠淨無塵散睡桑條暖閑鳴屋脊春遠聞和曉夢相應在諸鄰行樂花時節追飛見

亦頻 宋梅堯臣詠鳩詩曰一世為巢拙長年與鵲爭欲知雲腳雨先向屋頭鳴頭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輕何時將刻杖扶助老夫行 陸游聞布穀詩曰時令過清明朝朝布穀鳴但令春促駕那為國催耕紅紫花枝盡青黃麥穗成從今可無語傾耳舜絃聲

原賦晉傅咸斑鳩賦曰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窗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翩遊而高翔

原〔詛〕魏曹植魏德論詛曰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論曰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爲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原〔序〕晉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作賦　增宋陳造布穀吟序曰人以布穀爲催畊其聲曰脫了潑袴淮農傳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箇鳥何與人事人以意測之是非皆不同爲作此　陸游詩序曰春夏之交鳴鳥百族惟布穀聲最悲急動人

雞一

原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雞曰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郭璞注蜀今蜀雞也雓雞子名也今江東呼雞少者爲僆鶤古之名雞）　易曰巽爲雞（雞知時號令之謂）　易林曰巽爲雞雞鳴節時家樂無憂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精散爲雞遠雅頌著倡優則雄雞五足　說題辭雞爲積陽南方之象（雞爲積陽之象也）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日將出預喜於類見而鳴也）

又曰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期莫寶也（善爲人制晷早晏之期）　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牆而棲曰塒）　又曰雞棲于桀（棲于杙爲桀）　又風雨思君子也亂世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周官曰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　禮記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又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又曰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增注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也）　論語曰割雞焉用牛刀　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曰羊溝鬭雞之處）三歲爲株（株魁）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貍膏塗其頭（雞畏貍也）　又曰姬雞搏貍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增又曰見卵而求時夜（注時夜度時而呼更也雞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此早計之喻也）

原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鵠知夜半　風俗通呼雞曰朱朱俗云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增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　龍魚河圖曰黑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四距亦殺人雞有五色亦殺人　白澤圖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論基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絲長五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

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本草曰烏雞主補中 增 王褒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雞好邪視　物類相感志曰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　徐鉉曰雞者稽也能稽時也　梵書雞曰鳩七咤　輟耕録曰司晨之雞必以童　老學菴筆記淮南謡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原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長五尺餘　沈懷遠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　述異記曰雩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雞色如金出穴奮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雞穴　淵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增 神異經曰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輿地志曰愛州移風縣有潮雞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述異記以爲伺潮雞　交廣志曰白雞金骹者美䮫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謨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出馬韓國南甸出應時雞晝夜依時而鳴 原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　廣

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善㸚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　又曰九眞郡出長鳴雞 增 狼盲之雞特稟異聲狼盲地名　拾遺記曰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徹遠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藥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

雞二

增 徐整正律曰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原 列子曰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之雞可鬭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者雒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於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　博物志曰祝雞公養雞法今世人呼雞祝祝起此也 增 洞冥記曰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於南土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左傳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先鳴原又曰季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鬭季氏芥其雞擣芥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芥雞郈氏爲之金距　又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爲犧也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鵠無此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詳鵠部

越絕書曰雞山者句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蹠數千而後足　論衡曰孟嘗君叛出秦關雞未鳴關不開下座賤客鼓臂爲雞鳴而羣雞和之乃得出關夫牛馬以同類相應而雞人亦以殊音相和應和之驗未足以效同類也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也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史記曰武帝得越巫立越祠而以雞卜上信之　論衡曰傳言淮南王得道畜産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間　漢書曰王奉光好鬭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光會後即位封邛城侯　又曰宣帝微時鬭雞於鄠杜之間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使民家養五雞　又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增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原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

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增搜神記曰漢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原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意欲棄之乃發令曰雞肋官屬不知何謂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噉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魏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之　吳時外國傳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鬭雞假距與諸將賭戲增郭頒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原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

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閒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增甄異錄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差征殺雞求福置頭盤中忽然而鳴後以功拜清河太守雞之妖更爲祥 西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御史臺記曰太學博士張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憒於時事畜一雞呼爲勃公子 梁元帝金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 晉書曰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桓靈寶建國於楚衡陽

屬爲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仕於梁文繡既死子鍾哭之其夕亦亡梁南七里有山葬文繡於其中北九里有淵埋子鍾於內文繡神靈變爲雌子鍾魂魄化爲雄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雄淵和清音 冥報記曰周武帝好食雞卵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拔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也 唐明皇好鬬雞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首者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又以賈昌爲小兒長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 酉陽雜俎曰咸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雞高於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咸遠監軍與帛十疋彊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咸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購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朝野僉載曰渤海高嶷巨富忽卒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還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搜神記王子珍文事同

清異錄曰郝輪陳別墅畜雞數百外甥丁權伯勸曰

畜一雞日殺小蟲無數況損命莫知紀極輪曰汝要我破除莢本雞親而實疎也 宋高僧傳曰杭州徑山釋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僧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也 客退紀談曰黃昏雞鳴必殺之以除不祥也沈氏黃昏雞鳴適有神降於伍氏沈往問之答曰定昏雞啼福祿日躋於是沈氏日昌里中異之 遼史曰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已而生興宗

雞三

原 玉鐺 金距上詳鬭雞下詳雞二級左傳賦 芥羽 花冠上詳雞二左傳

下詳雞一 憬遠南越志 翠冠 黑羽沈實遠長鳴雞贊縝苕碧距麗陳就昏早冠別

夕望旭驚晨下見傳休弈賦 金散 鐵距上詳雞二鄭吳一時廣志外國傳下

能言 善鬭王子年拾遺記含塗國王都西京七萬里人善馴鳥獸皆能言 翠彩 朱

雞交趾長鳥獻時長不鳴大使鶡驗之 刻無差長鳴鼠一萬食時長不[illegible]長距善鬭驗之也

光上見傳僃付植奔賦 雙頭 四翼王子年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飛海外 鳴雲中

[illegible]

相[illegible]動散[illegible]驚起 等武帝以黎明[illegible] 往夕淵冥還[illegible]

童子化 丈人殺 秦時陳倉人得異物以獻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媦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illegible]

鳴雲中 [illegible]

珠 舐藥 [illegible]仙人劉安臨仙去餘藥器置中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雞鳴天上犬吠雲間 燭夜 無晨

一名燭夜 [illegible] 入新豐 [illegible]

露棲 星散 [illegible]

供母 愁予 [illegible] 繫火 塗膏 [illegible] 駭犀

更鷙 [illegible] 之珍學 下詳 鳴二 左傳見 影 戒旦 候時 雞鳴戒旦則鳴

征 周長 用牲 出詛 [illegible] 禮 雞人凡祭祀用雞 [illegible]

十五人為行 膠膠 喈喈 並雞詩 早晨 失旦 之感寒 早晨雞

利觜 剛爪 [illegible] 求敵 登樓 賈勇

求雞敵先鳴 [illegible] 繡頭 縞翼 朱冠 錦臆 鬬

東郊 鳴高樹 [illegible] 養不畜貍 破

而得粟 [illegible]

[illegible] 嘲哳 鵾雞 [illegible] 揮羽

撫翼 司晨 增 伺夜 [illegible]

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專棲 索鬭 [illegible]

李林甫不得士心每有所行多不 [illegible] 五德 三號

上詳雞二 [illegible] 登天 上樹 [illegible]

戴冠郎 烏衣婦 [illegible]

[illegible]

食蹠 棄 [illegible]

助 斷尾 鼓翼 助氣 伺潮 雄鳴 雌伏 拖

錦碎沙 戴紅 拍翠 介甲 飾戈 高冠 沉羽

雞四

原思賢妃（詩雞鳴思賢妃也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刺不德（詩女曰雞鳴刺不悅德而好女色焉）相聞（雞犬之音相聞人至死不相往來）始乳

月令 雀登背（晉元年三雀共登一雄雞背入安東府聽事上占者當之進爵為天子也）雌為雄（漢孝宣帝時雌雞化雄之後元后統政之效）玉雞（瑞應圖玉雞王者孝合神明則至也）

金雞（相逢行首陽秋安帝義熙元年高山有金雞青黃色飛背嶺谷間）候鳴問寢（禮文王之為世子也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聞鳴起舞（晉書祖逖字士稚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反翅之種 胡舞之種 雞入（前漢陳子更）

增驅雞（荀子）棄雞（陳子棄）晨雞（侯鳳警亦納事當也）雞陂塘（春秋吳王故城門外雞陂塘者吳王牧雞處）雞鳴埭（晉書武帝嘗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今呼為雞鳴埭）建

金雞（拾遺記大秦國有金雞）天雞（漢武帝東方朔對曰天雞星動當有赦）傳雞鳴（史記孟嘗君門客為雞鳴）金雞（古詩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

雞五

原詩魏劉楨鬭雞詩曰丹雞被華綵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曹植鬭雞詩曰游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鬭雞閒觀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貍膏助長得擅此場 應瑒鬭雞詩曰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紲飛踊超敵倫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博弈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梁簡文帝鬭雞詩曰歡樂良無已東郊春可游百花非一色新田多異流龍尾橫津漢車箱赴戍樓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十日驕既滿九勝勢恒遒脫使田饒見堪能說魯侯 又雞鳴詩曰埘雞識將曙長鳴高樹顛啄葉疑障羽排花强欲前意氣多驚舉飄揚獨無侶 陳思助鬭協貍膏郈昭妒敵安金距丹山可愛有鳳皇金門飛舞有鴛鴦何如五德美豈勝千里翔 劉孝威鬭雞篇曰丹雞翠翼張妒敵得專場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願賜淮南藥一使雲間翔 周庾信鬭雞詩曰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貍膏燻鬭敵芥粉壒春場解翅蓮花動猜羣錦臆張 王褒看鬭雞詩曰蹀躞始橫行意氣欲相傾妒敵金芒起猜羣芥粉生入場疑挑戰逐退似追兵誰知函谷下人去獨開城 陳徐陵鬭雞詩曰季子聊為戲陳王欲騁才花冠已銜力金爪復驚媒鬭鳳羞衣錦雙鸞恥

鏡臺陳倉若有信為覓寶雞來　周弘正詠老敗鬬雞
詩曰少壯摧雄敵盼視生猜忌一隨年月衰摧頽落毛
駛鬬觀春光滿東郊草色異無復先鳴力空餘擅場意
褚玠鬬雞東郊道詩曰春郊鬬雞侶捧敵兩逢迎就
羣排袖出帶勇向場驚錦毛侵距散芥羽雜塵生還同
戰勝罷耿介寄前鳴　增 隋岑德潤雞鳴篇曰鐘響應
繁霜晨雞錦臆張簷迥猶侵露枝高已映光排空下朝
揭奮翼上花場雨晦思君子聞開脫孟嘗既得依雲外
安用集陳倉　唐杜淹咏寒食鬬雞應秦王教詩曰寒
食東郊道揚韝競出籠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

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翅頻掃陣利爪屢通中飛毛遍
綠野灑血漬芳叢雖然百戰勝會自不論功　杜甫咏
雞詩曰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
無慙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
南　秦系曉雞詩曰黯黯嚴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
棲不嫌驚破紗窗夢却恐為妖半夜啼　李益聞雞贈
主人詩曰喔喔司晨鳴報爾東方旭無事戀君軒令君
重見鵠　韓愈孟郊鬬雞聯句曰大雞昂然來小雞竦
而待崢嶸顛盛氣洗刷凝鮮綠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
殆精光目相射劒戟心獨在既取冠為冑復以距為鐓

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磔毛各噤瘁怒癭爭碨磊俄
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腷膊戰聲喧繽翻落羽皠中休
事未決小挫勢益倍妒腸務生敵賊性專相醢裂血失
鳴聲啄殷甚饑餒對起何急驚隨旋仍巧紿毒手飽李
陽神槌困朱亥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有然
旁驚汗流沫知雄欣動顏法負愁看賄爭觀雲塡道助
叫波翻海事爪深難解嗔睛時未息一噴一醒然再接
再礪乃頭垂碎丹砂翼塌拖錦綵連軒尚賈餘清厲比
歸凱還俊感收毛受恩慙始隈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
宰君看鬬雞篇短韻有可採　李商隱賦得雞詩曰稻

粱猶足活諸雞妒敵專場好自娛可要五更驚穩夢不
辭風雪為陽烏　李頻風雨聞雞詩曰不為風雨變雞
德一何貞在暗長先覺臨晨即自鳴陰霾方見信頃刻
詎移聲向晦如相警知時似獨清蕭蕭和斷漏喔喔報
重城欲識詩人與中含君子情　王遒雞鳴曲曰金距
花冠傍舍棲清晨相叫一聲齊開關自有馮生計不必
天明待汝啼　韓偓觀雞鬬偶作詩曰何曾解報稻粱
恩金距花冠氣遏雲白日梟鳴無意問惟將芥羽害同
羣　李成用雞鳴曲曰海樹相扶烏影翹戴紅拍翠聲
膠膠鶩瓦凍危金距趫誇雄鬬氣爭相高漏殘雨急風

蕭蕭離人枕上心忉忉　又早雞詩曰錦翅朱冠驚四
鄰稻粱恩重職司晨不知下土兵戈戢但報明時向闕
人　南唐陳陶雞鳴曲曰雞聲春曉上林中一聲驚落
蝦蟇宮二聲喚破枕邊夢三聲行人煙海紅平旦慵將
百雛語蓬鬆錦繡當陽處愧君飲食長相呼為君晝鳴
下高樹　閩徐寅雞詩曰名參十二屬花入羽毛深守
信催朝日能鳴送曉陰峩冠裝瑞璧利爪削黃金徒有
稻粱感何由報德音　崔道融雞詩曰買得晨雞共雞
語常時不用等閑鳴深山月黑風雨夜欲近曉天啼一
聲　五代劉兼晨雞詩曰朱冠金距綵毛身昧爽高聲

已報晨作瑞莫慚先貢楚棲塲須信獨推秦准南也伴
升仙犬函谷曾容借曉人此日卑棲隨飲啄寧君驅我
亦相馴　宋梅堯臣晚泊觀鬭雞詩曰舟子抱雞來雄
雄峙高岸側行初取勢俯啄示無憚先鳴氣益振奮擊
心非懊勇頸毛逆張怒目眥裂盱血流何所爭死鬬欲
充玩應當激猛毅豈獨專晨旦勝酒人自私粒食誰爾
喚　宋祁詩曰君園稻富非爭食省樹枝深未許棲但
得齊蠅無亂響不辭風雨五更啼　劉敞養雞詩曰耆
舊飄流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
倚空窗聽爾談　蘇軾僧爽白雞詩注養三十餘年常

立坐側聽經詩曰斷尾雄雞本畏烹年來聽法伴修行
還須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文同詩曰崢嶸
已介季氏甲更以黃金飾兩戈雖有英心甘鬬死其如
紀渻木雞何　又詩曰昂然大雄雞高冠紫沉羽星占
太史局樹接丞相府知時不失晦得食曾呼伍幸無中
夜鳴須逢人起舞　陸游贈老雞詩曰峩峩赤幘先羣
輩喔喔長鳴蓋四鄰意氣雖雄無處用風霜從我老衡
茅　又詩曰塲中啄粟樹頭棲三唱明星出尚低闢路
元無孟嘗客吳兒莫議會稽雞　又白雞詩曰赤幘峩
峩玉羽明籬間新織竹籠成老人從此知昏曉不用元

戎報五更　又新買啼雞詩曰峩峩赤幘聲甚雄意氣
不與其曹同我求長鳴久未獲一見便覺千羣空主人
燒神議已決知我此意遽見從秋衣初縫惜不得急與
三百新青銅憐渠亦復解人意來宿庭樹不待籠狐狸
熟睨那敢犯蕭蕭清露和微風五更引吭震戶牖橫挺
無復須元戎明星已高啼未已雲際騰上朝陽紅老夫
抱病氣已索賴汝豪壯生胸中明朝春黍得碎粒第一
當册司晨功　陳無己次韻秦觀聞雞詩曰立馬階除
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雞口羞牛後不待羣鳴
已可驚　元楊維楨鬬雞行曰兩雄勇銳誇匹敵老距

當場利如戟毰毸翅蝟刺張怒咽硠磕嗔睛碧劒心
一動碎花冠口血相汙膠綵翼何當罷鬬作啼聲埭上
梨花春露滴　明俞允文雞詩曰月落空營舊壘低寒
風獵獵大荒西驚魂易斷江南夢惱殺重城未曉啼
〔原〕賦晉傅休奕鬬雞賦曰果羽黝而含曜于素毛穎而
揚精紅縹厠於微黃兮翠綵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
子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傍視如傾目象規作觜似
削成高膺峭跱雙翅齊平躍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鍊
鋼目如奔星揚翹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淩天廷
或躑躅踟蹰或躡喋容與或爬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

狼顧鴟視或鸞翔鵠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彊禦
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戟兮競隼鷙而
鵰睨得勢者淩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
不虛挂翮不徒撫意如飢鷹勢如逸虎　陸善長鳴雞
賦曰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伺晨之早發抗
長音之遠聲　習嘏長鳴雞賦曰嘉鳴雞之令美智窮
神而入靈審璿璣之迴遑定昏明之至精應青陽於將
旦忽鶴立而鳳停乃拊翼以讚時遂延頸而長鳴若乃
本其形像詳其羽儀朱冠玉璫彤素並施紛葩赫奕五
色流離殊姿豔溢彩耀華披雍容豐茂飄颻風靡扇六

翮以增輝舒毳毛而下垂違雙距之岌峩曳長尾之逶
迤　〔增〕唐浩虛舟木雞賦曰縱逸情絕端良氣全意離
披而踵附眸眙曜而節穿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寒木
而花冠爛然故能進異激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
匠郈氏徒驚乎目擊　宋張耒鳴雞賦曰意氣武毅被
服鮮明峩峩朱冠丹頸黝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職
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
凝黯幽窗之紞紞恍子夢之初驚聞振衣之膈膊忽孤
奏之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
鴻弔山顛之落星

〔原〕贊晉湛方生長鳴雞贊曰精心妙覺獨曉冥冥風雨
如晦不僁其鳴　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曰寶雞陳倉
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飛霸秦排膺激怒磔翅張瞋電
鞭失馭雷車折輪助摽鞬敎擅場齊珍名流晉戟歌傳
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難馴綠鷃智淺蒼鷹害深兼姿五
德歸於翰音
〔原〕文宋袁淑俳諧記雞九錫文曰維神雀元年歲在辛
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
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鸛咨爾浚雞山子維君
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雞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

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丁鴻舍人皃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加鵷鸑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鵲等在栢外顧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以聞

山雞一 吐綬雞 錦雞 鵕雞 杉雞 竹雞 英雞 肨雞 火雞 附

原 竺法眞登羅山疏曰山海經云鸐雉一名山雞養之禳火災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鵕鸃鵕鸃者山雞也利距善鬬世以家雞鬬之則可擒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增 本草釋名曰鷩性憋急耿介故名鵕鸃儀容俊秀也周有鷩冕漢有鵕鸃冠皆取其文明俊秀之義鷩與鸐同名山雞鸐大而鷩小鷩與鸐同名錦雞鸐文在綬而鷩文在身以此爲異大抵皆雉屬也按禽經云首有彩毛曰山雞腹有彩色曰錦雞項有綵囊曰避株是山雞錦雞又稍有分別而俗通呼爲一矣蓋是一類不甚相遠也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原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上有石雞與山雞各别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武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以大鏡置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韋仲將爲之賦甚美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首羽翼黝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增 裴景仁苻秦書曰苻健皇始四年冬山雞入人家栖宿養子而去羣聚傍渭水而游翔與家雞無異 吐綬雞出巴峽及閩廣山中人多畜玩大如家雞小者如鴝鵒頭頰似雉羽色多黑雜以黃白圓點如眞珠斑項有嗉囊內藏肉綬常時不見每春夏晴明則向日擺之頂上先出兩翠角

二寸許乃徐舒其頷下之綬長濶近尺紅碧相間采色煥爛踰時悉斂不見或剖而視之一無所覩此鳥生亦反哺行則避草木故禽經謂之避株本草謂之吐錦雞古今注謂之錦囊蔡氏詩話謂之眞珠雞倦游録謂之孝鳥詩經謂之鷊卭有旨鷊是矣 述異記曰吐綬鳥一名錦帶功曹 錦雞禽經曰腹有彩文曰錦雞張華注狀如鵁鶄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越山中歲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虞衡志曰南中有錦雞一名金雞形如小雞頭項髮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微白湖南北亦有之 鵕雞似鷺金頂紅背肉味香脆

柔美甲於水陸之鳥每來於三月三前去於九月九前來則夜至羣飛之聲如雷　杉雞黃冠青綬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垂纓　南越志曰新夷縣多杉雞　竹雞格物論曰竹雞比鷓鴣差小毛羽褐色多斑赤文自呼泥滑滑　本草釋名曰山菌子即竹雞也　又曰菌子言味美如菌也蜀人呼為雞頭鶻南人呼為泥滑滑因其聲也　本草集解曰竹雞生江南川廣處處有之多居竹林其性好啼見其儔必鬬捕者以媒誘其鬬因而網之諺云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泥蓋好食蟻也亦辟壁蝨　英雞出澤州有石英處常食碎石英狀如雞而雉尾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腸中常有石英人食之取英之功也　秧雞大如小雞白頰長嘴短尾背有白斑多居田澤畔夏至後夜鳴達旦秋後即止一種䳺雞亦秧雞之類也大如雞而長脚紅冠雄者大而色褐雌者稍小而色斑秋月即無其聲甚大　火雞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出火雞大如鶴身圓而頸更長頭中有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尖嘴渾身毛如羊毛稀長青色脚長鐵黑其爪甚利或爪破人腹腸出即死好食燅炭因名火雞用杖捶碎打不能死

山雞二

【詩】唐崔護山雞舞石鏡詩曰廬峯開石鏡人說舞山雞物象纖無隱禽情目自迷景當煙霧歇心喜錦翎齊宛轉烏呈彩婆娑鳳欲棲何言資羽族在地得天倪應笑翰名者終朝飲敗醯　溫庭筠山雞詩曰石疑動晴景山禽凌翠微繡翎翻草去紅嘴啄花歸巢暖碧雲色影孤清鏡輝不知春樹畔何處又分飛　許渾山雞詩曰珍禽暫不爲飛舞躍前庭翠網摧金距雕籠減繡翎月圓疑望鏡花暖似依屛何必舊巢去山山芳草青　薛能山雞詩曰五色文勝百鳥王相思兼絕寄芸香由來不是池中物雞樹歸時即取將　宋歐陽修山雞詩曰蠻荊鮮人秀厥美爲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彩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綷縩輝光日華亂眩轉目睛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泉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羅網挂及禍誠其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粱雖云厚樊縶豈爲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爲誡　文同山雞詩曰高原濯濯春暉金碧光纓緌綠衣石溜寫煙晴自照巖枝横月夜相依有時勃窣盤跚舞忽地鉤輈格磔

啼寄語人間用繒繳瑶臺鸞鳳好同歸　唐劉禹錫吐綬雞詩曰越山有鳥翔寥廓嗉中天綬光若若越人偶見而奇之因名吐綬江南知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鳥星精鍾異氣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綃剪出玲瓏翅湖煙始開山日高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自染琅玕草映葉疑開王母桃花紅草綠人間事未若靈禽自然貴鶴吐明珠暫報恩鵲銜金印空為祐春和秋霽野花開玩景尋芳處處來翠幕雕籠非所慕珠丸柘彈莫相猜棲月啼煙凌縹緲高秋先見金霞曉三山仙路寄遥情刷羽揚翹欲上征不學碧雞依井絡願隨青鳥向層城大液池中有黃鵠憐君長向畢枝宿何如一借羊角風來聽簫韶九成曲　宋王安石吐綬雞詩曰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張舜民咏薛判官吐綬雞詩以雲飛水宿永相忘却向雕籠仰稻粱春草滿山歸不得對人猶復吐文章

元周權吐綬雞詩曰巴山靈鳥初離群葳緌麗組雲錦文羽翮新扃爪距利采色勝似沙頭鶩晴曬入戶烱相射嗉中有物垂紅若綬光若若花盤條出示山童有矜色文章固足媒爾身雕籠拘束還悲辛區區飲啄豈不厚情深野樹溪雲春　元鄭允端吐綬雞詩庭院春陰

護薄寒山禽飛下玉闌干胸中錦繡無人識閒向東風自吐看　明楊基吐綬雞詩曰暖風晴日融春晝閒看花陰雞吐綬綺縠都將綵羽妝紅絲不待金針繡疊疊胭脂縷縷金龍紋盤錯鳳紋深憑誰剪作鴛鴦帶雅稱佳人翡翠衿　宋張舜民錦雞詩序曰焦君以錦雞為贈文彩可愛性復馴狎然終日為家貓所困遂復挈還仍嗣短句魯恭感物性能馴因把華蟲贈里仁雖有文章堪悅目却無言語解媒身只愁貓犬常窺汝胡不山林遠避人好在舊籠還舊主便當歸放澗之濱　劉克莊弔錦雞詩曰炎州產文雞毛羽固天稟朱丹飾尾距綵繡錯襟衽主人極珍憐禽合分俸廩置諸後園中小奴司啄飲地荒籠柵疎客見輒危懍黠貍出沒精豪鼠窺伺諗諒垂彼饞涎戒暱君高枕駭機中夕發果以斃來訟裂冠首立碎齒嚓聲已噤酷哉三尺喙殘此一段錦長嗟命壓埋詎忍付烹飪始為文采累終欠智慮審善視雙翠衣衣涼勿嗜寢　宋林光朝乞竹雞詩曰竦蘿短短花枝闌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離家二百日亦有姊妹依故山黃粱不肯啄欲去羽衣殘主人一見一憐汝抱取東家竹雞來戲聚孤村落日不相識各各哀鳴求其主兩鳥勿驚遽低頭聽我語鳩婦入我家必殺

入吾口牀頭瓶罌無餘粒養汝一到十日後東堂數竹
夾新蹊兒童牢落惟愛一竹雞堂心有智井飢則哺其
泥主人綠窗安淨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竹雞愼勿
傍人飛我屋三間沉白蟻

〔原〕賦 晉傅休奕山雞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
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游
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宋臨川康
王山雞賦曰形鳳婉而鵠峙羽衮蔚而緗暉臨淥湍而
映藻傍青崖而妍飛不隱燿而貽累倏見屈於虞機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五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六

鳥部九 鵝 鶩 鴨 鸂鶒 倉庚 鸑鷟

鵝一

〔增〕爾雅曰舒雁鵝也一曰蒼鵝音歌鳥類如鴈長脰善鳴又善旋轉其項古之書者法以動腕羲之好鵝者以此又古有鵝之鳴其性頑而傲蓋鵝戲首似傲故曰傲也
釋名曰鵝鳴自呼江東謂之舒雁似雁而舒遲也 本
草集解曰江淮以南多畜之有蒼白二色及大而垂胡
者並綠眼黃喙紅掌善鬭其夜鳴應更師曠禽經云脚
近臎者能步鵝鶩是也又云鵝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
氣助卵也性能啖蛇及蚓制射工故養之能辟蟲虺或

言鵝性不食生蟲者不然 禽經曰鵝飛則蜮沉蜮即
射工也 又曰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
多匾而善唼善唼鴨鵝之類也善啄鶴鸛之類也 又
曰鵝見異類差翅鳴見同類拊翅鳴 埤雅曰鵝之行
也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云出如舒雁 清異錄曰世
呼鵝爲兀地奴以其行步盤跚耳 鵝伏隨日鴨伏隨
月說者以爲乳鵝伏卵隨日光所轉 洞冥記曰喜日
鵝每日出時鼓翅而舞亦名舞日鵝 〔原〕廣志曰駕鵝
野鵝也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
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所集入桂所植下

有谿谷金光煥然【增】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吭山泉故號爲泉鵝　嶺南異物志曰邕州蠻人選鵝腹毳毛爲衣被絮柔煖而性冷嬰兒尤宜之能辟驚癇柳子厚詩云鵝毛禦臘縫山罽即此　宋祈雨雪法擇靈祠爲壇取白鵝割項盛血升鵝莫之次日俱於壇前瘞之志林云鵝能警盜又能却蛇且有祈雨之厄悲夫

鵝二

【原】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鴈鶩爲旗幟　魯連子曰君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增】後漢志曰海

昏侯沈戎卒葬於烏程之金鵝山上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其後沈氏通顯諺云金鵝鳴沈氏興　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覡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深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晉書曰孝懷帝永嘉元年洛城東北步廣里（即周之狄泉也）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不能止焉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悝有駭雄鵞善鳴悝女常養之鵞非女不食苟僉苦求得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鵞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鵞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爲鵝女溪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闌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原】幽明録曰晉義熙中羌王姚毗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皐養之此溝【增】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鵞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叫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門

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原】秦記曰苻朗食鵞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增】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鵞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　朝野僉載曰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録事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録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收爲長生鵝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

之左丞張錫親見其說也　寰宇記曰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毋前若祭奠狀長呼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因呼為孝鵝塚

鵝三

〔原〕書經換　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上有羣鵞求之人邀右軍書黄庭經以換之與之　命駕觀　〔增〕又仙傳拾遺云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羲之寫道德經聚紅鵞一雙相贈後鵞中霄飛去王羲之往好鵞會稽有一孤居姥養一鵞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往觀之母聞王右軍至乃烹鵞以待之羲之歎息彌日

綠眼　黄喙　霜毛　玉羽

〔增〕書生入籠　晉許彥相往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鵞籠中彥相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亦不小與雙鵞並坐負之亦不覺重至一大樹下書生乃出籠去

漁人聽鈴　酉陽雜俎青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鵞甫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聞鵞聲而衆鵞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鵞咽頸極長因罩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有隱起之元鼎元年字也

夢銜經　西省郎官養雙鵞甚愛之夜夢鵞口銜一卷經可十指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及旦果信佛惟事寫經初為晉西省郎官見鵞經因是不敢宰殺信佛測人

頸繫書　王羲之老莊而不愛徐氏腸庚信妾與信弟於私通俾吏紀東王以安求之無致言者以信

却月　懸魚　庭前有著鵞乃繫書於頸信視之述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脚似懸魚背垂却月

鵝四

〔原〕出哇　孟子　飛去　傳承為上頁守有鵞一隻飛去三年後更引三十餘頭而來

〔增〕鬪鵝　田令孜傳唐僖宗乾符中與諸王鬪鵞一鵞至值五十萬錢　戲鵝　明興雜記太祖幼時嘗見羣鵞游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竪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死羣鵞如命而往獨一

花鵞不知所適往來實青白之間　也為工

木鵝飛　淮南子魯般墨子以木為鵞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

金鵝獻　唐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贊奉表言聖天子討高麗獲其閒陛下發驚少選之間已聞師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夷香預頃喜倍常情夫鵞猶雁也故作金鵞奉獻其鵞黄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亂軍聲　李愬雪夜入蔡州城近皆鵞鴨池李愬令擊之以亂軍聲

惱比鄰　陸龜蒙見鵞鴨出鄰人惜否故杜詩曰不教鵞鴨惱比鄰

可堪五萬　京陽下劉一先祿實養好鵞為後軍劉後軍從京師還別鵞從顏長四尺

惟願雙生　詩頭似龍比一隻鵞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主簿以見國錄曰李先用不足

從民鵞卵出雙生者柳花為絮者伶人獻詞云雅頌昔天多瑞慶柳條結絮為雙生

鵝五

〔增〕詩　唐駱賓王七歲時作詠鵝詩曰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杜甫得房公池鵝詩曰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又舟前小鵝兒詩曰鵝兒黄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呂溫道州北池放鵝詩曰我非好鵝癖爾乏鳴雁姿安得免沸鼎澹然游清池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粱為　李商隱鵝詩曰眠沙臥水白成羣曲岸斜陽極浦雲那得將心憐孔翠羈雌長共故雄分　李郢詩曰臘後閑行村舍邊黄鵝清水真可憐何時散亂隨青草

永日海鷗留在野田無事羣鳴遮水際爭來引頸逼人前風吹楚澤蒹葭暮看下寒溪逐去船　宋陳造傳商卿借鵝詩曰吾家水豢慣秋春穀飼欄栖又一新友誼何須換鵞帖鄰糈防有嗾獒人眠沙泛渚期他日問俗充庖戒未仁酬我質劑當倍稱學書還復懸清真　陸游過建陽縣以雙鵝贈東觀道士爲長生鵝俯觀大溪鵝得所矣賦詩曰閒泛晴波唼綠萍却銜微雨傍煙汀會稽内史如相遇換取黃庭一卷經

原 賦 宋鮑照野鵝賦曰入長羅之逼脅負高繳之槃縈邈辭羣而別偶超煙霧而風行踐菲跡於瑤塗升弱羽於丹庭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黷君之稻粱

原 序 晉蘇彥鵝詩序曰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規爲方便以俟送客聞之悵然乃感莊生善鳴之鴈若其無音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沈充鵝賦序曰先大夫俞潁川者殊精意於養鵝求得奇鵝時有綠眼黃喙焦叔明以爲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之賦云

鴨一 鳧與鴨同 白帖并入

原 廣雅曰鳧鶩鴨也　說文曰鶩野鳧也　增 本草正誤曰鶩即鴨有家鴨野鴨　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　唐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蓋鶩有舒鳧之名而鳧有野鶩之稱可以通用案周禮執鶩豈野鴨乎國風弋鳧豈家鴨乎　本草釋名曰鶩通作木曲禮云庶人執匹匹雙鶩也匹夫卑末故廣雅謂鴨爲鵏 音末 鴄 音匹 禽經云鴨名呷呷其名自呼鳧能高飛而鴨舒緩不能飛故曰舒鳧　本草集解曰按格物論鴨雄者綠頭文翅雌者黃斑色但有純黑純白者又有白而烏骨者皆雄瘖雌鳴重陽

後乃肥腯味美清明後生卵則内陷不滿伏卵聞礱磨之聲則㲉而不成無雌抱伏則以牛屎嫗而出之此皆物理之不可曉者也　釋名曰鳧從几 音殊 短羽高飛貌鳧義取此爾雅云鷉沉鳧也鳧性好沒故也俗作晨鳧云鳧常以晨飛亦通　集解曰鳧東南江海河泊中皆有之數百爲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至稻粱一空陸璣詩疏狀如鴨而小雜白青色背上有文短喙長尾卑脚紅掌水鳥之謹愿者肥而耐寒　原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吳錄曰晝縣

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鳧頭中猶有石也　南越志
曰化蒙縣桐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鴨栖息松
間故俗謂之松鳧【增】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斑白
文亦謂之文鴨　採蘭雜志曰鳧一名少卿　鳥之孚
卵皆如期不失信也令雞孚鵞卵雞二十日而化鵞三
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　雞伏鴨卵雛成入水雞母隨
岸呼之雛出而隨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原】詩曰將
翱將翔弋鳧與雁　又鳧鷖在沙（又在涇在者一）　莊子曰鳧
脛雖短續之則悲　楚辭曰寧與騏驥抗軛乎將與雞
鶩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乎

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　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
爲贄　焦贛易林曰鳧聲鼓翼嘉樂充德　文選曰羣
飛侶浴戲廣浮深　又曰集若霞布散如雲霧【增】唐
子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飛
翔而過此偶爾何異莒鶴二八也

鴨二

【原】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子尾怒　魯
連子曰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
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緣鵝鴨有
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
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
難乎【增】春秋繁露曰張湯問董仲舒曰祠宗廟或以
鶩當鳧可乎對曰鶩非鳧鳧非鶩竊以爲不可【原】風
俗通曰王喬爲鄴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
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
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網張之但得一隻舄是先所賜
尚書官屬履也【增】魏文帝遣使求鬬鴨孫權具以與
之　博物志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曰
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原】廣州先賢傳曰頓琦
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有飛鳧白鳩棲廬側（詳鳩）　又

曰卞密遭父艱有飛鳧一雙游密廬傍小池見人則馴
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
戲池中【增】述異記曰周昉少時與商人共入宮亭廟
宿起如廁見一白頭翁昉逐禽之化爲雄鴨昉捉還船
欲烹之因而飛去後亦無他　周書曰太祖車駕幸城
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雙
貫從官歡呼稱賀上命翰林寫之縑素　唐書曰齊王
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反前忽有野貍入籠中咬四
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嶺南
異物志曰廣州洽洭縣金池王家有養鵝鴨池嘗於鴨

囊中見麩金遂多收淘之日得一兩緣此致富貴三世後池即無金王氏力殫矣　元史曰拙阿精騎射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鶩至帝命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拙阿一發墜其雄

鴨三

增 素纓 文翅 太元經素纓之鴨鈴音之雞白路之豕短喙之豹終頭之鶩君子之貌何例異　祁綠頭文翅鴨雄者 入夢 行庭 夢鴨曰恒作禮為汝南見夢四人蕭四鳥鴨作禮大見夢四人　三國典略高德政未覺忽見鴨群投其毅之貫內以代前夢家有人　謝奕請命而人去　赤鳥來鴨羣行於庭大　萍茵 金羹 雲林異景志宇文多美鴨太原少尹樊于　來遂成群血　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萍入池使為鴨作茵　鳥獄蜀賓安有金羹王飯紅蹯紫梨注金羹鴨作也　青頭雞 其頭青與雞無異但足短耳史記符瑞志青頭雞鴨也　減腳鵝 魏氏春秋司馬文王親征文欽至京師見帝於樂觀帝許與小飲聖太后上文王入見帝乃止文帝謀曰問朕可許以將出已足等為唱帝曰羣

送千頭 畜萬隻

宋書高祖於宣帝自江陵東下至夏口乃放千頭鴨使先攻之　大業記隋煬帝養鴨於西苑每以鴨萬隻對食中人一宴　手鶩春鴨與秋雲仙雜記富人揚庭裹飯飼鴨萬以萬雙鴨有魚內次五之齊軍敗　煬帝遺庠成之以鴨為鴨以石鴨頭東帝頻即　大夫賣毛覆

化小童 似老翁

上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青鴨化為小童　洞冥記南有三帝高飛望月青鴨皆羣青綺文鴨　五枚買鴨凡前三杜小兒有至青鴨見　橘各握鏃文大鏃　高於五尺童化　白鳧似老翁　杜元都君不見黃鶴　貞觀上不食五穀惟　事玉蓮湯泉湧為

升藥 栽錦

裴元毛鳥每羣上水中有鴨笑於元貴　奉御池上奏　開元中上於華清宮　露泉臼升藥錦繡為鳧鴨浮沉水中　上乘鈿鏤小舟　與貴妃乘鈿鏤小舟遊玩於其間

鴨四

增 煩鶩 上林賦煩鶩庸渠注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　類鶩 馬援與兄子書云學龍伯高不就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鶩沒 越地傳越人為競渡有輕薄少年各尚其勇為鶩沒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去　晨鳧 蘇武與李陵書乘雲附景不足以喻疾以陸遠晨鳧夫羣不足以御疾

玉鳧 有闘闔冢中有玉鳧　鳧藻 杜詩上光武疏云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鳧翁 古今合璧云春草雞翹鳧翁注翁雉翁得水荇而喜悅注鳧翁鳧頸上毛也

鴨城 吳地記鴨城者吳王築以養鴨周數十里　鬬鴨闌 陸雲有鬬鴨闌　上陸且奔句使過之鳥使扶羿先其名盡以貫中者全室以口耳問人言見鴨闌　其上陸馬曰能自呼其名耳使者閉國運金吾頗賓之語笑之　射鴨堂 孟郊射鴨堂開鴨鴨鷺堂

鴨五

原 詩 梁簡文帝咏單鳧詩曰銜苔入淺水刷羽向沙洲孤飛本欲去得影更淹留　又詠寒鳧詩曰迴水浮輕浪沙場弄羽衣眇眇隨山沒離離傍海飛　陳江總賦得汎汎水中鳧詩曰歸鳧沸卉同亂下芳塘中出沒時銜藻飛鳴忽飄風浮深或不息戲廣若乘空春鷗徒有賦還笑在金籠　增 唐李嶠鳧詩曰颯沓睢陽涘浮游漢水隈錢飛出井見鶴引入琴哀李陵賦詩罷王喬曳舄來何當歸太液翔集動春雷　杜甫花鴨詩曰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

心妒休牽衆眼鶩稻粱露汝在作意莫先鳴　李羣玉
野鴨詩曰灘鷄借毛衣喧呼鷹隼稀雲披菱藻地任汝
作羣飛　陸龜蒙東飛鳧詩曰裁得尺錦書欲寄東飛
鳧脛短翅亦短雌雄戀菰蒲　吳融池上雙鳧詩曰碧
池悠漾小鳧雛兩兩依依祇自娛釣艇忽移還散去寒
鷗有意即相呼可憐翡翠歸雲髻莫羨鴛鴦入畫圖幸
是羽毛無取處一生安穩老菰蒲　又雙鳧狎得傷池
臺戲藻銜蒲遠又回敢爲稻粱凌險去幸無鷹隼觸波
來萬絲春雨眠時亂一片濃萍浴處開不在籠欄夜仍
好月汀星沿剩徘徊　宋梅堯臣鴨雛詩曰春鴨日浮

波羽冷雛伏卵嘗荷雞抱持託以雞窠煖三旬殼既坼
乳毛寒脛短有志在養毓勿論報德限　司馬光水鴨
詩曰褷褷出短蒲毰毸浴清水物忌太鮮明何妨染泥
滓　明高啓射鴨詞曰射鴨去清江曙射鴨返回塘晚
秋菱葉爛煙雨晴鴨羣未下媒先鳴草翳低遮竹弓彀
水冷田空鴨多瘦行舟莫來使鴨驚得食忘猜正相鬬
背唼唼毛褷褷潛機一發那得知　又鬬鴨篇曰春波
漾羣鳧戲鬬每堪玩宛轉迴翠吭褵褷振文翰聲無江
雨喧影逐浦雲亂唼喋隊初交紛披勢將散持敵忽回
沉呼儔更相喚時陳水檻側或聚湖亭畔長鳴若賈勇

遠奮如追竄荷葉觸俱翻菱絲胥齊斷魚駭沒中流鷗
驚起前岸心踰籠雉驕氣壓場雞悍海客朝自馴溪娃
晚猶看稍欲礙行舟渾忘避流彈苦爭應爲食幸勝非
因算微鳥昧全軀臨川獨長歎
原 賦 晉蔡洪鬬鳧賦曰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
產羽蟲之麗鳥惟鬬鴨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鸞鳳
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黼采之翠英冠葩綠以曜首
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秋霜
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
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

洪波以奮擊　宋王微野鳧賦曰翺翔雙鶩體羣羽微
和鳴愧雁麗采慚鸞仰鵠推高瞻隼憚威遵時弄音假
日于飛爾乃湛淡揚瀾俯仰威嚬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朓野鶩賦曰夫何羅人之伎巧蕩江海之逸禽
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鶩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綠
之翠衿孤雛喧而靡翼羈雌叫而莫尋　增 唐王勃江
曲孤鳧賦曰忘機絕慮懷聲弄影乘駭浪而神驚漾澄
瀾而趣靜知動息而多方屢沿洄而自省　李邕鬬鴨
賦曰參差聱軋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旋如雲共洽波
而弄吭各求匹而爲羣繞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鬧

【啟】晉劉孝儀為晉安王謝賜鵝鴨啓曰形類沈文經
符陶記晉臣蓋筮吳巫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却月
口疑犀櫰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倉庚一

【原】詩義疏曰黃鳥鸝鶹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椹熟時來在桑樹間皆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增】本草釋名曰禽經云鸎鳴嚶嚶故名或云鸎項有文故從䁖䁖項飾也或作鶯鳥羽有文也詩云有鶯其羽是矣其色黃而帶黧故有黃鸝諸名　本草集解曰鸎處處有之大於鸜鵒雌雄雙飛體毛黃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間黑眉尖觜青脚立春後即鳴麥黃椹熟時尤甚其音圓滑如織機聲冬月則藏蟄入田塘中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始出【原】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倉庚二

【原】毛詩黃鳥哀三良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增】楊夔止妒論曰梁武帝郗后性妒或言倉庚為膳療妒遂令茹之妒果減半　開元遺事曰唐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為金衣公子　遼史曰太宗十一年自將以援敬塘有飛鶯自墜而死卜之吉上曰此從珂自滅之兆　鶴林玉露曰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鶯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是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卒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為杖此卒而逐之　玉堂閒話曰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啄乃取雛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水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倉庚三

【對】黃鸝　楚雀　擇木　候時　遷喬木　鳴高枝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載好其音　有鶯其羽　百轉　【增】雙飛白雉關關詩義嚶黃鳥性好雙飛　療妒　傳信山海經倉庚為鳥可以療妒六帖處上元歲機有二鳥大如新黃鸝每翔青空中織機于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投人謂之傳信鳥出洛州　調黃　擲梭李白詩暖入鶯黃舌漸調嘗詩鶯擲金梭織柳絲　變喧　解語韋應物詩流鶯變作百鳥喧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賀新郎詞首云睡起流鶯語章疑其誤詰之石林云流鶯

不解語啼鶯解語兒禽經　有鳴　于飛　睍睆　緜蠻　集灌木
鳴翠柳唐詩兩箇黃鸝鳴翠柳　繞上林　囀柔枝李白詩新鶯飛遶上
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鶯啼客曉更悲孤音清吟瑩叡詩新轉平枝　遶建章　度昆
明岑參詩百囀流鶯遶建章朝日吹衣見明飛麥風那看柳宗元詩細柳驀　深樹鳴
隔葉音唐詩上有黃鸝深樹鳴杜甫詩隔葉黃鸝空好音　喈喈　恰恰詩其鳴喈
喈杜甫詩自在嬌鶯恰恰啼　俗耳鍼砭　詩腸鼓吹世說戴顒字仲若春日攜
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倉庚四
增詩唐劉孝孫賦得春鶯送友人詩曰流鶯拂繡羽二
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銜花向玉墀翅掩飛燕舞啼惱

婕妤悲料取金閨意因君問所思　李嶠鶯詩曰芳樹
雜花紅羣鶯亂曉空聲分折楊吹嬌韻落梅風寫囀清
絃裏遷喬暗木中友生若可冀幽谷響還通一作明晛度花紅問
聞鶯曉空作聲幽谷日先轉上林風翔集春李他紙帳錦帳中聲詩新將泰此與思無窮　鄭愔詠
黃鶯兒詩曰欲囀聲猶澀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
處得遷喬　王維聽宮鶯詩曰春樹繞宮牆宮鶯囀曙
光忽驚啼暫斷移處弄還長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央
游人未應返為此始思鄉　陶翰柳陌聽早鶯詩曰忽
來枝上囀還似谷中聲乍使香閨靜偏傷遠客情間關
難辨處斷續若頻驚玉勒留將久青樓夢不成千門候

曉發萬井報春生徒有知音賞慙非皐鶴鳴　韋應物
聽鶯歌曰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
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
蠻似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
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鶯變
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
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
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
棲碧樹瑣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司空曙殘鶯百囀
歌曰殘鶯一何怨百囀相尋續始辨下將高稍分長復

促綿蠻巧狀語機節終如曲野客賞應遲幽僧聞詎足
禪齋深樹夏陰清零落空餘三兩聲金谷箏中傳不似
山陽笛裏寫難成憶昨亂啼無遠近晴宮曉色偏相引
送暖初隨柳色來辭芳暗逐花枝盡歌殘鶯歌殘鶯悠
然萬感生謝朓羈懷方一聽何郎閑吟本多情乃知衆
鳥非儔比暮噪晨鳴倦人耳共愛奇音那可親年年出
谷待新春此時斷絕為君惜明日鳴蟬催鬢白　楊凌
春霽花萼樓南聞宮鶯詩曰祥煙瑞氣曉來輕柳變花
開共作晴黃鳥遠啼鳷鵲觀春風流出鳳皇城　武元
衡春晚聞鶯詩曰寂寂蘭堂曉夢驚綠林斜月思孤鶯

猶疑蜀魄千年恨化作禽冤萬囀聲　韓愈和武相公
聞鶯聲詩曰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
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艷聲　又早春雪中聞鶯詩
曰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
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
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為身　李
益和武相公聞鶯詩曰蜀道山川心易驚綠窗殘夢曉
聞鶯分明似寫文君恨萬恨千愁弦上聲　雍裕之殘
鶯詩曰花闌鶯亦懶不語似含情何言百囀舌惟餘一
兩聲　王建和門下武相公春曉聞鶯詩曰侵黑行飛

一兩聲春寒囀小未分明若教更解諸餘語應向宮花
不惜情　楊巨源和武相公春曉聞鶯詩曰語候飛遲
天欲明殷勤似訴有餘情仁風已及芳菲節猶向花溪
鳴幾聲　皇甫鏞和武相公聞鶯詩曰華館沉沉曙境
清伯勞初囀月微明不知台坐宵吟久猶向花牕驚夢
聲　許孟容和武相公春曉聞鶯詩曰碧樹當窗啼曉
鶯間關入夢聽難成千回萬囀盡愁思疑是血魂哀困
聲　李虞聞鶯詩曰玉繩河漢曉縱橫萬籟全收鶯獨
鳴能將百囀清心骨寧止閑窗夢不成　李商隱流鶯
詩曰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囀豈能無

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
閉時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劉得仁鶯
出谷詩曰東風潛啓物動息意皆新此鳥從幽谷依林
報早春出寒雖未久振羽漸能頻稍類冲天鶴多隨折
桂人樽前喧有語花裏晝藏身向若樓華處餘禽不見
親　羅鄴鶯詩曰暖辭雲谷背殘陽飛下東風翅漸長
却笑金籠是羈絆豈知瑤草正芬芳曉逢溪雨投紅樹
晚囀宮樓泣舊妝何處離人不堪聽灞橋斜日裊垂楊
司空圖鶯詩曰不是流鶯獨占春林間彩翠四時新
應知擬上屏風畫偏坐橫枝亦向人　鄭谷黃鶯詩曰

春雲澹澹日輝輝宮樹煙深隔水飛應為能歌繫仙籍
麻姑乞與女真衣　吳融鶯詩曰日落林西鳥未知自
先飛上最高枝千啼萬語不離恨已去又來如有期惜
識江南春草處長驚薊北夢回時謝家園裏成吟久只
欠池塘一句詩　陸扆禁林聞曉鶯詩曰曙色分層漢
鶯聲繞上林報花開瑞錦催柳綻黃金斷續隨風遠間
關送月沉語當溫樹近飛覺禁園深繡戶驚殘夢瑤池
囀好音願將棲息意從此沃天心　錢可復鶯出谷詩
曰玉律陽和變時禽羽翮新載飛初出谷一囀已驚人
拂柳宜煙暖衝花覺路春搏風翻翰疾向日弄吭頻求

友心何切遷喬幸有因華林髙玉樹棲託及芳晨　張
嚮鶯出谷詩曰弱質隨儔匹遷鶯正及春乘風音響遠
映日羽光新已得辭幽谷還將脫俗塵鶯鶯方可慕燕
雀迥無鄰游止知難屈翻飛在此伸一枝如借便終冀
託深仁　劉莊物鶯出谷詩曰幸因辭舊谷從此及芳
晨欲語如求友初飛似畏人風調歸影便日暖吐聲頻
翔集知無阻聮綿貴有因喜遷喬木近寧厭對花新堪
念微禽意嚶嚶也愛春　南唐後主秋鶯詩曰殘鶯何
事不知秋横過幽林尚獨遊老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
點入煙流棲遲背世同悲魯瀏亮如笙碎在緱莫更流

連好歸去露華凄冷蓼花愁　李中鶯詩曰羽毛特異
諸禽出谷堪聽好音薄暮欲棲何處雨昏楊柳深深
吳越羅隱鶯聲詩曰井上梧桐暗花間霧露稀一枝晴
復暖百囀是兼非金屋夢初覺玉關人未歸不堪閑日
聽因爾又沾衣　閻徐夤宮鶯詩曰領得春光在帝家
早從深谷出煙霞閑棲仙禁日邊柳飢啄御園天上花
睍睆只疑陪閣鳳間關多是問宮娃可憐鸚鵡矜言語
長閉雕籠歲月賖　宋蘇舜欽雨中聞鶯詩曰嬌騃人
家小兒女半啼半語隔花枝黃昏雨密東風急向此飄
零欲泥誰　梅堯臣黃鶯詩曰最好音聲最好聽似調

歌舌更叮嚀髙枝拋過低枝立金羽修眉黑染翎　劉
敞鶯詩曰醉裏春空盡江邊客未歸可憐鳴睍睆似欲
訴芳菲珍樹移時語殘花入眼稀離居亦幽獨求友莫
相違　又曰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姹姹
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石曼卿鶯詩曰何處
轉新哢閒關出建章至清無奈玉更巧莫如簧谷口凄
寒甚花陰淑景長上林棲處穩愼勿競雕梁　張耒四
月聞鶯詩曰好音終在恥爭先谷外寒多故後遷已過
花時亦何恨不妨夏木綠參天　范成大五月聞鶯詩
曰桑陰淨盡麥頭齊江上聞鶯每歲遲不及曉風鵯鵊

子迎春啼到送春時　又曰一聲初上最髙枝忙殺啞
啞百舌兒老盡西園千樹綠却憐槐眼正迷離　楊萬
里聞鶯詩曰過雨溪山淨新晴花柳明來穿兩好樹別
作一家聲故欲撩詩興仍添懷友情驚飛苦難見那更
綠陰成　又曰曉寒顧影惜金衣著意聽時不肯啼飛
入柳陰多處去數聲只許落花知　又曰仰聽金衣語
嚐寸寸茹何時雛脫殼新哢響交交　元泰不華賦得
偶窺鶯婦巢深穿喬木裏危挂弱枝梢啄拖雙子經
上林鶯送張兵曹詩曰春陰苑樹合日出見黃鸝圓聲
度繁葉流羽拂髙枝時節苦易變児經多別離君子貴

求友忽懷幽谷悲　又曰春日陽關道鶯聲滿上林來從金谷曉飛度玉樓陰柳嫩難分色歌停稍辨音明朝空解語人去落花深　楊維禎聽鶯曲曰紫騮踏花雲滿足南陌東阡日馳逐不如幽谷黃衣郎好音綿蠻出深木鄰家女兒愁別離楊花却傍珠簾飛樓前關山人未歸奈何奈何啼黃鸝　明袁凱新鶯詩曰芳樹何年到西園夢裏驚不須重聽汝只是舊時聲　李東陽黃鶯詩曰柳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煙雨未分明　章懋禁中聞鶯詩曰禁苑花深晝漏遲鶯聲遙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縷却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敲枕處瑣闈吟罷倚闌時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石珤春暮見鶯詩曰百花開盡見鶯流一囀能添數種愁巧舌傍人何太苦春光隨水巳難留心驚陌上誰家笛夢破城南少婦樓柳色萬行聽不斷莫牽詩思到揚州　祝允明京館聞鶯詩曰天風吹出掖垣聲瀏亮緱山午夜笙錯認閶門折楊柳一時飛夢滿江城　孫艾春盡日聞鶯詩曰正愁春去對春風忽聽鶯啼碧樹叢無數飛花向簾幕將愁盡入一聲中　屠隆新鶯詩曰初來閣外弄春暉上下花間試學飛小語未全調玉管薄寒深自護金衣龍

池萬柳棲應怯紫殿千門見總稀九十韶華愁易老啼殘紅藥綠陰肥

【原】賦魏文帝鶯賦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棲息厲清風而哀鳴　王粲鶯賦曰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靄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於南藁戴鵀集乎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晉王惲妻鍾夫人鶯賦曰嘉京都之鶯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趁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頹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鴛鴦一

【增】本草集解曰鴛鴦鳧類也南方湖溪中有之棲於土穴中大如小鴨其質杏黃色有文采紅頭翠鬣黑翅黑尾紅掌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交頸而臥其交不再　本草釋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崔豹古今注云鴛鴦雌雄不相

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涅槃經謂之婆羅伽鄰提 原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雁鶼鶼 毛詩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鄭氏婚禮謁文贊鴛鴦鳥曰雄雌相類飛止相匹 古詩曰清湍激長流中有雙鴛鴦

鴛鴦二

原 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憑夫婦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 增 朝野僉載曰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

開之聲聞京師漢帝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鄠爲晏城縣 原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後宮相殺 增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畜 唐崔珏字夢之工詩以

賦鴛鴦得名時因以爲號云 揮麈錄曰毛澤民受知於曾布布南遷澤民坐黨得罪時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皆臨川王氏壻乃往依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和之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云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耶澤民慚不能對 江湖紀聞曰宋時潮州有富人江行見二子美貌曰一兄一妹雙生也早失怙恃養於舅氏舅母不容丐以度日年十三矣因携以歸兄能捕魚風雪不倦得魚獻主之外分爲二子唉馬妹專繡刺鴛鴦毫毛俱備極其工巧居三年女長富人欲犯之輒

辭年幼不可強題詩其襦間云覓得如花女朝朝依繡牀百花渾不愛只是繡鴛鴦兄曰依人爲難不如去之女題詩於壁曰終日繡鴛鴦懶把蛾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偕老化雙鴛鴦飛去

鴛鴦三

原 于飛 相偶 鴛鴦于飛相得飛則相雙止則 在梁 栖樹 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詳鴛鴦二 列異傳 下 雍雍 肅肅 楚辭鸞鳳兮雀雍 詩肅肅其羽 飛綠岸 棲雲洲 上見鴛文賦 下見嵇叔夜詩 增 衣邊 被底 白孔六帖古人圖鴛鴦於繡衣上以其貞且義也又唐詩舞妓衣邊繡莫窮 唐明皇五月五日避暑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二鸂鶒戲於水中帝謂曰爾等愛水中鸂鶒何如我被底鴛鴦

紅毛 翠縷 紫山岑 碧沙上 蘋洲花嶼 翠浪

玉沙 應笑鶻鵝 不隨鸂鶒（並詳後詩）

鴛鴦四

【原】文彩（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匹儔（文選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比鳥惜無輕舟）匹鳥（古今注鴛鴦一名匹鳥）【增】七十二（見下歌辭）三十六（謝氏詩源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舒錦）紅頭

紅掌 翠翹 翠衿

鴛鴦五

【原】詩 古歌辭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雝雝鶴鳴東西廂 晉嵆叔夜詩曰鴛鴦于飛肅肅其羽雝雝和鳴顧眄儔侶 又曰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栖靈洲【增】鄭旻季詩曰鴛鴦于飛在江之湀和音反暢拊翼雙起朝遊蘭池夕宿蘭沚清風翕習扇彼蘭茝淩雲高厲載翔載止 又曰鴛鴦于飛載飛載吟有鸞淩藪實惟桂林芳條高茂華繁垂陰爰翔爰憩其南有馥清芬協我好音 又曰鴛鴦于飛乘雲高翔有嚶其友戢翼在梁澹澹素波容與趨唱雝曰戢止和音遠揚 又曰鴛鴦于飛徘徊翩翻載頡載頏命侶鳴羣 唐陳子昂鴛鴦篇曰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霜霰遶寒池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游玩歲歲來追隨鳳皇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雁來紫塞空憶稻粱肥烏啼倦依託鶴鳴傷別離豈若此雙禽飛翻不異林刷尾青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持爲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李德裕鴛鴦篇曰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尚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既逢解佩遊女更値淩波虙妃精光搖翠蕤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

莫違海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游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網羅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游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閨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豔無人識江柳逶迤空自春惟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李商隱鴛鴦詩曰雌去雄飛萬里天雲羅滿

眼淚潸然不須長結風波願瑣向金籠始兩全　崔珏
和友人鴛鴦詩曰翠鬣紅毛舞落暉水禽情似此禽稀
暫分煙島猶回首祇過寒塘亦並飛映霧乍迷金殿瓦
逐梭齊上玉人機採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又曰寂寂春塘煙晚時兩心和影共依依溪頭日暖
眠沙穩渡口風寒浴浪稀翡翠莫誇饒彩飾鸊鷉須羨
好毛衣蘭深芷密無人見相逐相呼何處歸　又曰舞
鶴翔鸞俱別離可憐生死兩相隨紅絲毳落眠汀處白
雪花成蹙浪時琴上祇聞交頸語窗前空展共飛詩何
如相見長相對肯羨人間多所思　羅鄴鴛鴦詩曰江
皐浦
雲習靜霧煙開錦翅雙飛去又迴一種鳥憐名字好祇
緣人恨別離來暖依牛渚汀沙媚夕宿龍池禁漏催相
對若敎春女見便應攜向鳳皇臺　皮日休鴛鴦詩曰
雙絲絹上爲新樣連理枝頭是故園翠浪萬迴同過影
玉沙千處共棲痕若非足恨佳人魄即是多情年少魂
應念孤飛爭別宿蘆花蕭颯雨昏昏　又曰細鏤雕鏤
費深功舞妓衣邊繡莫窮無日不來湘渚上有時還在
鏡湖中煙濃共拂芭蕉雨浪細雙浮菡萏風應笑豪家
鸂鶒伴年年徒被鎖金籠　韓偓詠水禽詩曰兩兩珍
禽渺渺溪翠衿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莎成毯踏水飛

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晨雞勸君細
認漁翁意莫遣組羅誤穩棲　吳融鴛鴦詩曰翠翹紅
頸覆金衣灘上雙雙去又歸長短死生無兩處可憐黃
鵠愛分飛　盧珝鴛鴦詩曰雙浮雙浴傍苔磯蓼浦蘭
皐繡帳幃長羨鷺鷥能潔白不隨鸂鶒鬬毛衣霞侵綠
渚香衾煖樓倚青雲殿瓦飛應笑隨陽沙漠雁洞庭煙
暖又思歸　吉師老鴛鴦詩曰江島濛濛煙靄微綠蕪
深處刷毛衣渡頭驚起一雙去飛上文君舊錦機　宋
曹組鴛鴦詩曰蘋洲花嶼接江湖頭白成雙得自如春
晚有時描一對日長消盡繡工夫　明高啓鴛鴦詩曰
鳥浦
兩兩蓮池上看如在錦機應知越女妒不敢近船飛
汪廣洋詩曰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
羌管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
【賦】梁簡文帝鴛鴦賦曰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
而俱吟追淸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拂菱華始臨涯而
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
嚬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
想君意之相親　元帝鴛鴦賦曰青田之鶴晝夜俱飛
日南之雁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別兮
經年相去兮幾千雖飛入丹鳳雌去往朱鳶豈如鴛鴦

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乎浪華夜集乎江沙萍隨流而傳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梁之春色復相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鵠不成羣紫鶴紅雉一生分願學鴛鴦鳥連翩恒逐君　周庾信鴛鴦賦曰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羅空牀見鴛鴦之相巢還教眼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共飛簷瓦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憑若乃韓壽欲婚温嶠顧婦玉臺不送

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　陳徐陵鴛鴦賦曰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百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哢吭浮沉輕軀瀺灂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眞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闇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秖爲琴中作許聲

鵁鶄一

【原】爾雅曰鳽鵁鶄（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說文曰鵁鶄鳽也一曰鵁鸕【增】本草集解曰鵁鶄水鳥也出南方池澤似鴨綠衣人家養之馴擾不去　又曰鵁鶄大如鳧鴛而高脚似雞長喙好啄其頂有紅毛如冠翠鬣碧斑丹嘴青脛養之可玩　本草釋名曰按禽經云白鶂相睨而孕鵁鶄睛交而孕又曰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鳽交目其名鳽觀其眸子而命名之義備矣說文謂之交矑矑亦目瞳子也俗呼茭雞云多居茭菰中而脚高似雞其說亦通【原】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生子在窠中未能飛皆銜母翼飛上下也【增】曾恭王好鬬雞

鴨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　拾遺記曰糜竺家人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　開元中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陛下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鵁鶄鵁鶄曷足爲也

鵁鶄二

【原】交睛　銜翼（相如賦交睛旋目　淮賦鵁鶄銜翼而低昂）　翠鬣紫纓

駮羽朱腋（鬣首毛也　下見襄贊賦）【增】老濕沙　滿白蘋（笠澤叢書鵁鶄）

（老濕沙李賀詩　御水鵁鶄滿白蘋）

鵁鶄三

原厭火（鵁鶄厭火）文目（禽經文目其名鵁鶄矣）隨風澹淡與波搖蕩
（上林賦）虞機發留鵁鶄（賦）增野塘飛（張籍詩野塘鵁鶄飛樹頭）
浮跡侶（韓愈詩浮跡侶鵁鶄）

鵁鶄四

增詩 唐杜牧鵁鶄詩曰芝莖抽紺趾清唳擲金梭日翅閑張錦風池去罥羅靜眠依翠竹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繭字換羣鵝 陸龜蒙鵁鶄詩曰詞賦曾誇鵁鶄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讐防徽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原賦 晉虞摯鵁鶄賦曰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臯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翦翼以就養遂婉變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鶯頸龜背載黝玥白斑毛頳膺駁羽朱腋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黮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恣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游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起覩火則憂 梁簡文帝鵁鶄賦曰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吟

增序 唐陸龜蒙鸂鶒詩序曰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鸂鶒者貺予黑襟青脛碧爪丹嘴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卑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能招累者而囚鎖籠檻逼視窗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鸂鶒一

原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復毒氣 增 本草釋名曰鸂鶒說文又作谿鵡其形大於鴛鴦而色多紫亦好並游故謂之紫鴛鴦也 本草集解曰鸂鶒形小如鴨毛有五采首有纓尾有毛如船柁形 續博物志曰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莫能害 圖經曰鸂鶒於水渚宿老少若有敕令也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 原 淮賦云溪鶒尋邪而逐害 增 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溪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翼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名老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一雙立前僧孺潛揣縣僚無出巳者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一雙飛下旬日拜西臺御史

鸂鶒二

增 孤飛 雙舞上見後杜甫詩鸂鶒舞雙雙 又 離曉岸 滿晴沙上見唐彥謙詩 杜甫詩鸂鶒滿晴沙

鸂鶒三

增 亂爲羣杜甫詩至今鸂鶒亂爲羣 對沉浮杜甫詩一雙鸂鶒對沉浮

鸂鶒四

原 詩 齊謝朓詠鸂鶒詩曰蕙草含初芳瑤池暖晚色得厠鴻鸞影晞光弄羽翼 梁簡文帝詠飛來鸂鶒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隈口銜長生恐作楸葉翅染昆明苔

增 唐杜甫鸂鶒詩曰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青

雲莫惆悵失火任呼號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意留滯莫辭勞 李德裕鸂鶒詩曰清沚雙鸂鶒前年海上雛今來戀洲嶼思若在江湖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凫 李紳憶西湖雙鸂鶒詩曰雙鸂鶒錦毛斑獨長比翼戲繞蓮叢迴錦臆照灼花叢兩相得漁歌驚起飛南北繚繞追隨不迷惑雲間上下同棲息不作驚禽遠相憶東家少婦機中語剪斷迴文泣機杼徒嗟孔雀銜羽毛一去東南別離苦五里徘徊竟何補 許渾鸂鶒詩曰池寒柳復凋獨宿夜迢迢兩頂冠應冷風毛劒欲飄故巢迷碧水舊侶越丹霄不是無歸處心高多寂寥 李羣玉鸂鶒詩曰錦羽相呼暮沙曲波上雙聲戛哀玉霞明川靜極望中一時飛滅青山綠 陸龜蒙玩金鸂鶒戲贈襲美詩曰曾向溪邊泊暮雲至今猶憶浪花羣不知鏤羽凝香霧堪與鴛鴦覺後聞 皮日休和魯望玩金鸂鶒戲贈詩曰鏤羽雕毛迥出羣溫麐飄出麝臍薰夜來曾吐紅茵畔猶似溪邊睡不聞 張賁玩金鸂鶒和陸魯望詩曰翠羽紅襟鏤彩雲雙飛常笑白鷗羣誰憐化作雕金質從倩沉檀十里聞 唐彥謙鸂鶒詩曰一宿南塘煙雨時好風搖動綠波微驚離曉岸銜花去暖下春汀照影飛

華屋燕絲彈鼓舞綺窗含筆瀉毛衣畫屏見後長迴首爭得雕籠莫放歸 南唐李中鸂鶒詩曰流品是鴛鴦翩飛雲水鄉風高離極浦煙暝下方塘比鷺行藏別穿荷羽翼香雙雙浴輕浪誰見在瀟湘 宋蘇轍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詩曰半畝池清芹藻香一雙鸂鶒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在飛過重城母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釣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縣無心更激昂

原 賦 宋謝惠連鸂鶒賦曰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鸂鶒服昭晰之鮮姿糅黝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翱游憩川

淈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翮以翩翻乖沉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樊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七

鳥部十 鷺 鷗 鷸 增鵁鶄 反舌 翡翠 鵜鶘 增魚虎 禿鶖附 鸕鷀 [illegible] 鶡 啄木

鷺

原爾雅曰鷺春鉏也 詩義疏曰鷺水鳥也所好潔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謂之白鷺 增又曰春鉏亦曰獨春 海眼曰鷺一名帶絲禽 本草集解曰鷺林棲水食羣飛成序潔白如雪頸細而長脚青善翹高尺餘解指短尾喙長三寸頂有長毛十數莖毵毵然如絲欲取魚則弭之郭景純云其毛可為睫離變化論云鷺以目盼而受胎 又曰似鷺而頭無絲脚黃色者俗名白鶴子又有紅鶴相類色紅禽經所謂朱鷺是也 本草釋名曰禽經云鸛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於淺水好自低自昂如春如鉏之狀故曰春鉏 埤雅曰今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 又曰鷺喙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 物類相感志曰鷺人養之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 張華曰鷺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

百僚雍容喻朝美 【原】毛詩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雝澤也 又宛丘刺陳幽公游蕩無度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埤雅曰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 【增】漢有朱鷺之祥故鐃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 黎州圖經曰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鷺鷥一雙墜化古老傳云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鷥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棲泊號爲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 搜神後記曰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長慶集曰河陽石尚書破回鶻迎貴主將入洛府偶逢水鳥鷺鷥引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詔下美之

鷺二

【原】出鼓中 食茄下 古今樂錄吳王夫差時有雙白鷺飛出鼓中而入雲也 古樂府鷺何食食茄下 篁樓 水浴 【增】屬玉 春鋤 格物論鷺一名屬玉春鋤以其行狀而得名 黃山谷詩云水遠山長雙屬玉身閑心苦一春鋤 霜衣 雪客 見上 杜牧詩 李昉名白鷺曰雪客 羽扇 睫攡 南史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靜修以白鷺扇遺之曰此異物以奉異人 爾雅注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一行 兩邊 杜甫詩一行白鷺上青天李白詩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 起圓沙 入遙碧 杜甫詩宿鷺起圓沙下劉禹錫詩 搖精 趁虛 莉楠詩楠鷺掠精起 馬臻詩趁虛嚴鷺鷥來 合晨羅叫雲裏 掠浪 張羅 陸龜蒙詩綠鴛掠浪飛 元帝放生池碑朱鷺 飛尚張 於漢后 秋 吞鯉 颺絲 鴦學朱鷺不吞鯉 閑颺粉絲芳草外數 林逋詩 莖推文 暗棲松葉 群捕魚兒 飛下灘頭 獨拳雨

鷺三

【原】值羽 毛詩詳鷺一 值翿 詩宛丘值其鷺翿 鶂鷺 水鷺 【增】選羽 鶴鷺 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選羽鶴鷺 鷺轉 花燈 影燈記正月十五日明皇於長春殿張臨光宴設白鷺轉花燈 巴東道士 幽明錄巴東有道士事道精進入屋燒香

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室中飛出雨住道士失所在 鏡湖二叟 樹萱錄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纖步於清赤芳藥中見二叟並語一曰碧艇句一曰望樓叟把對今詩貧達擷之化爲白鷺飛去 散飛去 李白詩白鷺閑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 連拳靜 杜甫詩宿鷺連 窺晨汲 元好問詩鷺窺晨汲宿 兼秋淨 元好問詩鷺景兼秋淨

鷺四

【增】詩 梁王僧孺鼓吹曲朱鷺詩曰因風弄玉水映日上金堤猶持畏羅繳未得異鳧鷖聞君愛白雉兼因重碧雞未能聲似鳳聊變色如珪願識昆明路乘流飲復棲 裴憲伯鼓吹曲朱鷺詩曰秋來懼寒勁歲去畏冰堅羣飛向葭下奮羽欲南遷暫戲龍池側時往鳳樓前所

數恩光歇不得久聯翩　陳張正見鼓吹曲朱鷺詩曰
金堤有朱鷺刷羽望滄瀛周詩正雅曲漢鼓發奇聲時
將赤雁並乍逐彩鸞行別有翻潮處異色不相驚【原】
蘇子卿鼓吹曲朱鷺詩曰玉山一朱鷺萬里入王畿欲
向天池飲過繞上林飛金堤麗羽翮丹水浴毛衣非貪
葭下食懷恩自遠歸【增】唐李白白鷺鷥詩曰白鷺下
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又賦得
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詩曰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
寒人驚遠飛去直向使君灘　顧況白鷺汀詩曰靃靡
汀草碧淋森鷺毛白夜起沙月中思量捕魚策　劉長

卿白鷺詩曰亭亭常獨立川上時延頸秋水寒白毛夕
陽弔孤影幽姿閒自媚逸翮思一騁如有長風吹青雲
在俄頃　錢起晚歸鷺詩曰池上靜難厭雲間欲去晚
忽背夕陽飛乘興清風遠　李端白鷺詩曰江南綠水
多顧影逗輕波落日晴雲裏山高奈若何　元稹和裴
校書鷺鷥飛詩曰鷺鷥鷺鷥何遽飛鴉驚雀噪難久依
清江見底草堂在一點白光終不歸　張籍樂府朱鷺
詩曰翩翩兮朱鷺來泛春塘棲綠樹羽毛如剪色如染
遠飛欲下雙翅斂避人引子入深塹動處水紋開灩灩
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　盧仝白鷺鷥詩

曰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
時傍人不知爲閑立　賈島鷺鷥詩曰求魚未得食沙
岸往來行島月獨棲影暮天寒過聲墮巢因木折失侶
遇弦驚頻向煙霄望吾知爾去程　崔鄖池上雙白鷺
鷥詩曰鷺雛相逐出深籠頂各有絲莖數同洒石多霜
移足冷隔城遠樹挂巢空其如盡在灘聲外何似雙飛
浦色中見此池潭卿自鑒清冷太液底潛通　劉禹錫
白鷺兒詩曰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衆禽喧
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去
入遠碧　張祜鷺鷥詩曰深窺思不窮揭趾淺沙中一

點山光淨孤飛潭影空暗棲松葉露雙下蓼花風好是
滄波侶垂絲意亦同　李德裕詠白鷺鷥詩曰余心憐
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碧沙常獨
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煙水徘徊戀釣磯　顧非熊崔
卿雙白鷺詩曰朝客高清愛水禽綠波雙鷺在園林立
當風裏絲搖急步繞池邊字印深刷羽競生堪畫勢依
泉各有取魚心我鄉多傍門前見坐覺煙波思不禁
杜牧鷺鷥詩曰霜衣雪髮青玉觜羣捕魚兒溪影中驚
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許渾鷺鷥詩曰西
風淡淡水悠悠雪照絲飄帶雨愁何事歸心倚前閣綠

蒲紅蓼綠塘秋　雍陶雙鷺詩曰雙鷺應憐水滿池風
飄不動頂垂絲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
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伴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
是詩家物色宜　李頻振鷺詩曰有鳥生江浦霜華作
羽翰君臣將比潔朝野共相歡月影林梢下氷光水際
殘翻飛時共樂飲啄道皆安迥蕭宜高詠羣棲入靜看
由來鴛鷺侶濟濟列千官　許棠親仁里雙鷺詩曰雙
去雙來日已頻只應知我是江人對敲雪頂思尋水更
振霜翎恐染塵三楚幾時初失侶五陵何樹又棲身天
然不與凡禽類傍砌聽吟性自馴　來鵬鷺鷥詩曰裊

絲翹足傍澄瀾消盡年光佇思閒若使見魚無羨意向
人姿態更應閑　陸龜蒙白鷺詩曰雪然飛下立蒼苔
應伴江鷗拒我來見欲扁舟搖蕩去倩君先作水雲媒
鄭谷鷺鷥詩曰閑立春塘煙淡淡靜眠寒葦雨颼颼
漁翁歸後沙汀晚飛下灘頭更自由　裴說鷺鷥詩曰
秋江清淺時魚過亦頻窺却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浴
偎紅日色棲壓碧蘆枝會共鵷同侶翱翔應可期　劉
象鷺鷥詩曰潔白孤高生不同頂絲清軟冷搖風窺魚
翹立荷香裏慕侶低翻柳影中幾日下巢辭紫閣多時
凝目向晴空摩霄志在潛修羽會接鸞鳳別葦叢　李

歸唐失鷺鷥詩曰惜養年來歲月深籠開不見意沉吟
也知祇在秋江上明月蘆花何處尋　南唐李中放鷺
鷥詩曰池塘多謝久淹留長得霜翎放自由好去蒹葭
深處宿月明應認舊江秋　吳越羅隱鷺鷥詩曰斜陽
淡淡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誇潔白也知
常有羨魚心　閩徐夤雙鷺詩曰雙鷺雕籠昨夜開月
明飛出立庭隈但教綠水池塘在自有碧天鴻雁來清
韻叫霜歸島樹素翎遺雪落漁臺何人爲我追尋得重
勸溪翁酒一杯　宋歐陽修鷺鷥詩曰風格孤高塵外
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

鱗　陸游贈鷺鷥詩曰雪衣飛去莫悤悤小住灘前伴釣
蓬禹廟蘭亭三十里相逢多在暮煙中　楊萬里玉田
觀鷺鷥詩曰清溪欲下影先翻隻鷺還將雙鷺看綠玉脛
長聊試淺素瓊裳冷不禁寒　徐照鷺鷥詩曰一點白
如雪頂黏絲數莖沙邊行有跡空外過無聲高柳巢方
穩危灘立不驚每看閑意思漁父是前生　元吳師道
咏鷺鷥詩曰振振風生柳沾沾雪點磯白攢秋水立青映
暮天飛　葉顒鷺立寒江詩曰青苔白石魚鱗腥盡日
獨拳寒雨汀疑是晴江沙上雪黃昏一點不分明
【原】【賦】宋謝惠連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實振鷺之鮮

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心 【增】唐李德裕振鷺賦曰有羣飛之振鷺顧儔匹而弄音始遵渚而亂下若濤（音）起於清潯俄矯翼以歸來疑霞集於平林散雪彩於江煙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

鸕鷀一

【增】鸕鷀水鳥似鶂而黑背曲如鈎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鯁及噎　異物志曰鸕鷀能沒於深水取魚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吐而生子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杜臺卿淮賦曰鸕鷀吐雛於八九鵁鶄銜翼而低昂）　本草釋名曰按韻書盧與兹並黑也此鳥色深黑故名爾雅又謂之鷧其聲自呼也　本草集解曰鸕鷀處處水鄉有之似鶂而小色黑亦如鵜而長喙微曲善沒水取魚日集洲渚夜巢林木久則糞毒多令木枯也　南方漁舟往往縻畜數十令其捕魚又一種似鸕鷀而蛇頭長項冬月羽毛落盡栖息溪岸見人不能行即沒入水者此即爾雅所謂鴢（音拗）頭魚鮫者　本草正誤曰冠宗奭常官於澧州公廨後有一大木上有三四十鸕鷀巢日夕視之既能交合又有碧色卵殼布地則吐雛之說誤也　隋書曰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以充食　舊唐書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祝遂幸興慶宮龍堂祈禱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神龍之變化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廷臣表賀

鸕鷀二

【增】烏鬼　水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蜀人皆養此鳥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是也本草衍義鸕鷀一名水老鴉）　曬翅（杜甫詩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銜魚（下王維詩）

鸕鷀三

【增】詩　唐王維鸕鷀堰詩曰乍向紅蓮沒復出青蒲颺獨立何褵褷銜魚古查上　杜荀鶴鸕鷀詩曰一般花雨結羣飛兩岸煙江好景時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是鷺鷥飢　元袁桷詩曰鸕鷀漾晴空意態極楚楚翻風蒼雪迴轉日爛銀舞盤旋傲孤鴻清遠敵凡羽須臾下魚陂愧我覺疾去

【增】表　唐權德輿賀興慶池白鸕鷀表曰如傷之誠上感元貺發祥之地下降靈禽潔白異姿翻飛成列

翡翠一

【原】爾雅曰翠鷸也　蒼頡解詁曰鷸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也

【增】本草附錄曰翡翠飲啄水側

穴居生子亦巢於木或云前身翡後身翠如鵝翠雁翠之義或云雄爲翡其色多赤雌爲翠其色多青 禽經曰背有采羽曰翡翠張華注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義訓曰鷸如紺燕風則啼一云鷸一名述似燕紺色 埤雅曰鷸水鳥天將雨則鳴故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 禽經曰鷸有文而貪 南州異物志曰翠惟六翮毛長寸餘青茸翡大於燕小於烏 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鶡鴿 原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興古縣 山海經曰孟山多白翡翠

楊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百珍用則翠羽耀輝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離騷曰翶飛兮翠曾 曾累也 又曰翡帷翠幬

翡翠二

原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 增范子曰計然者范蠡知其賢人畢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 原戰國策蘇秦曰蚌與鷸相持蚌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數 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 翠羽飾冠 吳録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增幽怪録曰陳朱崖太守袁洪兒小名誇郎嘗野見翠鳥命羅得之袁甚愛玩清夜月明徹燭長吟忽失翠鳥所在見一婢子立在其左誇郎甚異之曰汝是誰家青衣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便爲袁郎羅得因爲邀封郎與相吟詠封郎名平仲遂爲媒取王家女名從從第二十七久之妻慘然飾行裝誇郎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爲陰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遂相

與別及歸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 白帖曰唐開元時楊妃愛玩翡翠春月遣宦官詣江南捕鵁鶄翠鳥鸂鶒等欲置苑中 五溪鸂鶒 樹萱録曰張確嘗遊雪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翡翠三

原郤飾 聚冠 吳後宮郤翡翠之飾 下詳翡翠二左傳 拾羽 列巢 洛神賦或拾翠羽 文翡翠列巢以重行 來萃 相持 長門賦翡翠歇而來萃 下詳翡翠二戰國策 生遐裔 獻蒼梧 文選孔翠生乎遐裔 下詳翡翠二周書 增濯澄

瀾　據漢田翁經翡翠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　俗說翡翠各據漢田以自藏匿猶雉之分畿雌飛不越分域也　巢小堂　鳴衣桁江上小堂巢翡翠　翡翠鳴衣桁　並杜甫詩　珍木巔　蘭苕上張九齡詩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　杜甫詩或看翡翠蘭苕上　高竹　低巢竹高鳴翡翠　巢傾翡翠低　並杜甫詩　如眉　飾被宋玉登徒子賦眉如翠羽　埤雅則王以羽毛飾被左傳所謂翠被豹舄是也今花工亦取以爲婦人面飾又陳子昂詩有將花結翡翠帶側作春衣繡被中

翡翠四

原詩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前有石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彩青　增唐陳子昂詩曰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明王問翠翠辭曰翠翠復翠翠雙飛亦雙止西風吹老芙蓉枝水冷河清魚不起朝從南海去暮仍珠樹歸娟娟波心影彲彲身上衣今日沙頭忽不見點上吳宮美人面

原賦梁江淹翡翠賦曰彼一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之紅泉斂慧性及馴心騫頳翼與青羽終絶命於虞人充南琛於內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而成文糅紫金而爲色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以八極

原贊晉郭璞翡翠贊曰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魚虎一

增石林詩話曰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紅首顏色可愛　埤雅曰魚虎即翡翠之小者一名魚師　本草集解曰魚狗處處水涯有之大如燕喙尖而長足紅而短背毛翠色帶碧翅毛黑色揚青可飾女人首物亦翡翠之類　本草釋名曰狗虎師皆獸之噬物者此鳥害魚故得此類命名　又曰翠碧鳥爾雅謂之竭

魚虎二

增翠波　略岸上見錢起詩　崔德符詩翠十七叔錦帽初迎繡魚虎彎環略岸飛

魚虎三

增詩唐錢起銜魚翠鳥詩曰有意蓮葉間瞥然下高樹擎波得潛魚一點翠光去　陸龜蒙翠碧詩曰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花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　韓偓翠碧鳥詩曰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羽衣挾彈小兒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　宋文同翡翠詩曰清晨有珍禽翩翩下魚梁其形不盈握毛羽鮮且光天人裁碧霞爲爾縫衣裳晶熒眩我目非

世之青黃愛之坐良久常恐瞥爾翔忽然投清漪得食如針鉒如是者三四厭飫已一肮既飽且自嬉翻身度回塘飛鳴逐佳匹相和音琅琅

鷦鷯一

原 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鴱俗名巧婦 又曰鷦鷯剖葦 好剖葦皮食其蟲因名云江東呼爲蘆虎似雀青斑長尾 又曰鷦鷯鸋鴂 詩義疏曰鷦鷯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爲巢以麻紩之如刺紩䉶縣著樹枝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韈雀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鷦鷯是也故爾雅曰桃蟲鷦也微小黃雀其雛化爲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 焦贛易林亦謂桃蟲生鵰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增 本草集解曰鷦鷯處處有之生蒿木之間居藩籬之上灰色有斑聲如吹噓取茅葦毛毳爲窠大如雞卵而繫之以麻髮至爲精密懸於樹上或一房二房小人畜馴教之作戲也 鷦鷯窠燒煙熏手令婦人巧蠶 原 毛詩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巢 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邪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江濱葦苕著之

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增 晉書曰張華素孤貧爲鷦鷯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由是聲名始著

鷦鷯二

原 賦 晉張華鷦鷯賦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鴟一 鴟與鳶同 白鷂併入

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鴟 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 增 本草集解曰鴟似鷹而稍小其尾如舵極善高翔專捉雞雀鴟類有數種禽經云鶚生三子一爲鴟 本草釋名曰鴟鳶二字篆文象形一云鴟其聲也鳶攫物如射也梵書謂之阿黎耶 張華曰鳶鴟類摩風回翔 原 詩曰鳶飛戾天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鳴則將風 莊子內篇曰鴟鴉嗜鼠蝍蛆甘蝶 又曰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恐奪其腐鼠也 增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市有舞鴟 原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人也今有司盜主財而食之焉得如泰山之鴟乎 古詩曰鳶起知風舞 又曰茅棟嘯愁鳶 又曰寒鴟嚇鳶雛

鷂二

【原】博物志曰漢舊事綦國送鳶卵給大官 【增】搜神記曰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之見巢爇盡墮池中有三鳶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 【原】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晉書曰晉中興孝宗永和元年白鳶見 後魏書曰拓跋翰從太宗游白登東北有雙鳶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鳶旋飛稍高翰因而自射之一箭下雙鳶太宗嘉之賜御弓矢以旌之曰射鳶都尉 北齊書曰景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黃頭獨能控紫陌乃以殺之 列仙傳曰季仲甫夜卧牀上或爲鴟鳥後至沓縣巨山上候北風當飛渡南海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增】獨異志曰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酉陽雜俎曰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置鴆宇古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因話録曰德宗將登勤政樓外無知者見一

緑衣人乘驢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及至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見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似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收教坊 白帖曰光啓二年正月閶湖鄉野雉及鳶夜鳴

鴟三

【原】【詩】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天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增】唐韋應物鳶奪巢詩曰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常自保鳳皇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鶻野鷂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生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韓愈病鴟詩曰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掩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名瓦礫爭先之計較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命運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丏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

徒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堦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劉禹錫飛鳶操曰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融不動疑風煙遊鵾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俯啄無聲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樕危巢向暮時毰毸飽腹蹲枯枝游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反舌一

原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注反舌感陽氣極於上微陰起而下百舌無陰故無聲　易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增 反舌蒼毛尖觜形小於鸜鵒二三月鳴至五月無聲亦候鳥也一名望春一名喚起江南人謂之喚春聲圓轉如絡絲　本草釋名曰能反復如百鳥之音故名鶷音楮䳸音軋亦象聲今俗呼爲牛屎䳭哥爲其形似鸜鵒而氣臭也梵書名舍羅　朝野僉載山谷云予讀月令反舌無聲佞人在側乃解杜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蟇淮南子以蝦蟇爲蟾蠩詩義以舌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蛙蜂文人之謬誤如此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 原 左傳郯子云少皡祝鳩氏司徒也　春秋保乾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反舌二

原 詩 梁沈約侍宴詠反舌詩曰假容不足觀遺音猶可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劉孝綽詠百舌詩曰山人惜春暮旭旦坐花林復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遷喬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下聽長而短時聞絶復尋孤鳴若無對百囀似羣吟昔聞屢歎昔今聽忽悲今聽聞非殊異遲暮獨傷心　徐悱妻劉氏聽百舌聲詩曰庭樹旦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欲留聽誤令妝不成　陳聘使韋鼎在長安聽百舌詩曰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增 隋李孝貞聽百舌詩曰煙消上路靜漏盡禁門通好鳥從西苑流響入南宮間關既多緒變轉復無窮調驚時斷絶音繁有異同飲啄歸承露飛鳴上別風未避王孫彈寧畏虎賁弓石渠皆學府麟閣悉文雄不憐青泥印時尋白社中○　唐鄭愔百舌

詩曰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末俗不尚
默　王維聽百舌詩曰上蘭門外草萋萋未央宮中花
裏栖亦有相隨過御苑不知若箇向金堤入春解作千
般語拂曙能先百鳥啼萬戶千門應覺曉建章何必聽
鳴雞　杜甫百舌詩曰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
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
發口君側有讒人　梁鍠聞百舌詩曰百舌聞他郡聞
關媚物華斂形藏一葉分響出千花坐愛時褰幌行藏
或駐車不須應獨感三載已辭家　張籍反舌無聲詩
曰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林幽仍共宿時過即無聲
竹外天空曉溪頭雨自晴居人疑寂寞深院益淒清入
霧暗相失當風聞易驚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　劉
禹錫百舌吟曰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
樹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華墜紅雨笙簧百囀音韻多黃
鸝吞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影時自矜數
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綿蠻宛轉似娛人一
心百舌何紛紜酡顏俠少停歌聽墜珥妖姬和睡聞可
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頭避鷹隼廷尉張羅似不聞瀟
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暉南
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　嚴鄖賦百舌詩曰

此禽輕巧少同倫我聽長疑舌滿身星未沒河先報曉
柳猶黏雪便迎春頻嫌海燕巢難定却訝林鶯語不眞
莫倚春風便多事玉樓還有晏眠人　宋梅堯臣詩曰
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蒼毛無文章尖觜若騰說曉
升高高樹百鳥言漏洩只未聞鳳皇有亦學不徹　林
君復詩曰柳條初重草初肥煙溼園林曉未晞百種堪
憐巧言語一般惟欠好毛衣欺凌紅杏從頭宿諷刺黃
鸝趁背飛誰道間關便多事更能緘默送芳菲　文同
詩曰衆禽乘春喉吻生滿林無限啼新晴就中百舌最
無謂滿口學盡衆鳥聲自無一語出於己徒爾嘲哳誇
縱橫朝朝泊我高柳上呼破一窗殘月明幽人穩睡正
酣美無計可奈遣爾驚少年挾彈彼誰者安得為我來
五更　張耒詩曰曉語月斜樹晝啼春霧天胸中多有
激不是故多言　張舜民詩曰學盡衆禽鳴終無自己
聲深山喬木底緘口過平生　陸游聞百舌詩曰春鳥
雖儇言春盡能鉗舌秋蚓與寒螿亦各知時節
【原】賦梁沈約反舌賦曰洛圖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
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嘉容之可翫因繁聲
以自表其聲也驚詭嘈嗜縈紆雜亂駢浮迴合嵒危墳
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

始旦雜沓逶迤噭跳參差攢嬌動葉促囀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令余之遵暮倦城守之喧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蕭子暉反舌賦曰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禁脣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嗳胃結鬱抑縈咽繁音瑣碎衆響攢孅或急囀赴機或援引撥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鵜鶘一 秃鶖附

增爾雅注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本草釋名曰山海經云沙水多犁鶘其名自呼後人轉爲鵜鶘耳又吳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犁鶘言主水也夏至後來謂之犁塗言主旱也俗名淘鵝因形也又訛而爲駝鶴 本草集解曰鵜鶘處處有之似鶚而甚大灰色如蒼鵝俚人食其肉取其脂入藥 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

沸河在岸則魚涌淮南子云鳥有沸波鵜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 師古曰一名沐澤秃鶖 本草集解曰秃鶖水鳥之大者也出南方有大湖泊處其狀如鶴而大青蒼色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六七尺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頂皮方二寸許紅色如鶴頂其喙深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其嗉下亦有胡袋如鵜鶘狀其足爪如雞黑色性極貪惡能與人鬭好啖魚蛇及鳥雛自元入明常賦猶有鶖鶴之獻按飲膳正要云鶖鶴有三種有白者黑者花者名爲胡鶖鶴其肉亦不同也又按景煥閒談云海鳥鶢鶋即今之秃鶖 採蘭雜志曰山中老人以秃鶖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注以秃鶖爲扶老芒之謬

鵜鶘二

增五行志曰漢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秃鶖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時王馳騁無度故眚祥見也 魏志曰黃初二年五月有鵜鶘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洿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吳紀曰孫皓問中書令張尚曰鳥之中大者惟鶴小者雀乎尚曰大者有秃

鶖小者有鶬鶬皓忌勝已因徙之　北史曰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於宮內詔以示崔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也川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臣聞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獲之宮禁方被畜養乎明帝覽表卽棄之　隋志曰周大象二年有禿鶖集洛陽宮太極殿　長安志曰唐昭宗光化三年有禿鶖鳴於昭敬殿中　鑒戒錄曰王蜀通政元年有大禿鶖鷀於摩訶池上顧夐時爲小臣直內庭潛吟一詩云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鶘

鵜鶘三

原 在梁　洿澤〔詩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草木疏鵜鶘一名洿澤〕　飲水　淘河〔淮南子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鵜鶘一名淘河〕　濡咮　濯翮〔上毛詩見〕

上注疏風白帖翟翮

鵜鶘四

原 濡翼〔見前〕　魚畏〔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增 嚇飛燕〔杜甫詩江中淘河嚇飛燕〕　無用鵜〔元稹詩津梁暗引無用鵜〕

鵜鶘五

增 詩 明袁凱賦朱煥章所畜鵜鶘鳥詩曰朱家有鳥名鵜鶘意度自與凡羽殊冥飛時時近丹穴夜宿往往歸蒼梧當時六翮須無禁何乃困頓來庭除烏雲飄蕭羽衣碎俯仰飲啄隨人意空簷燕雀亦何心喧噪逼逐無寧地孤唯孤唯復何所落日煙波隔吳楚沉思當日伉儷初豈料如今各羇旅衆雛衆雛尤痛惜父旣不歸無可食縱有弱母汝念深浪高風急身無力我言鵜鶘君莫嗔忍恥含悲度此身不見四海干戈際多少思家失路人

鷿鷉一

原 爾雅曰鷿鷈鷉　方言曰野鳧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鷿鷉大者謂之鶻蹏　增 本草釋名曰鷿鷉爾雅謂之須鸁一名水鷙一名鶙鷉一名刁鴨俗呼油鴨鷿鷉須鸁並未詳鷙刁鶙鷉皆狀其小也油言其肥也　本草集解曰鷿鷉水鳥也大如鳩鴨脚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人至卽沉或擊之便起其音塗刀劍不鏽續英華詩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鷿鷉膏是也　又曰鷿鷉南方湖溪多有之似野鴨而小蒼白文多脂味美冬月取之其類甚多　又曰野鴨有與家鴨相似者有全別者其甚小者名刁鴨

鷿鷉二

原 賦 晉張望鷿鷉賦曰余觀鷿鷉之爲鳥也形貌叢蕞

尾翮憔悴樂水以游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賦曰惟鷗鶂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翩舒翮以和鳴匪寵惕於籠畜澆瀞池沼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値汀則止遇澤則游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洩濤回旋沉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卒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獲全

鷗一

原 說文曰鷗水鴞也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 增 詩鳧鷖在涇鷖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 本草釋名曰鷗者浮水上輕漾

如漚也鷖者鳴聲也鷗者形似也在海者名海鷗在江者名江鷗江夏人訛爲江鵝也海中一種隨潮往來謂之信鳧 本草集解曰鷗生南方江海湖溪間形色如白鴿及小白雞長喙長脚羣飛耀日三月生卵 原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 山海經曰黝股國其人食鷗 古詩曰海鷗戲春岸 增 李商隱太倉箴曰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 原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增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鷗集太極殿前

鷗二

增 信鳥 閑客（禽經鷗信鳥也張華注云鷗如倉庚而小羣鳴喈喈隨潮往以迎浪蔽日謂之信鷗 李昉園亭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鷗曰閑客） 作詩 獻賦（侯鯖錄云顧況與李鄴侯善鄴侯卒況忌其知作海鷗詠以見意爲權貴所疾 孔帖唐崔湜爲相陰附太平公主時人危之門下客獻海鷗賦以風而不悟） 顧狎 期盟（杜甫詩卿狎東海鷗 黃庭堅詩此心期與海鷗盟） 知心 忘機（李白詩心靜海鷗知 歐陽修詩豈止忘機鷗鳥信） 靜來 閑似（杜甫詩野靜白鷗來 黃庭堅詩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泛渚輕 浮水

靜（泛渚白鷗輕 遠鷗浮水靜 並杜甫詩） 懶避船 常拂筵（杜甫詩春鷗懶避船 李白詩白鷗閑不去常拂酒筵飛）

鷗三

增 知機叟（鷗謂知機叟） 三品鳥（隋官者劉繼詮獻鷗一十四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白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泛春聲（杜甫詩鷗泛泛春聲） 沒浩蕩（杜甫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永與羣（李白詩明朝拂衣去永與白鷗羣） 避隼旟（白居易詩沙鷗不知我猶避隼旟飛）

鷗四

原 詩梁何遜詠白鷗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與棲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激獨宿下滄洲東西

從此去影響絕無由 增 唐李白詩曰搖裔雙白鷗鳴
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
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游 杜甫鷗詩曰江浦
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
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顧況海
鷗詠曰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
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 劉長卿弄白鷗歌曰泛泛
江上鷗毛衣皓如雪朝飛瀟湘水夜宿洞庭月歸客正
夷猶愛此滄江閑白鷗 錢起戲鷗詩曰乍依菱蔓聚
盡向蘆花滅更喜好風來數片翻晴雪 盧綸賦得白

鷗歌送李伯康歸使詩曰積水深源白鷗翻翻倒影光
素於潭之間銜魚魚落亂鶩鳴爭撲蓮蕞蓮葉傾爾不
見波中鷗鳥閑無營何必汲汲勞其生柳花冥濛大堤
口悠揚相和乍無有輕隨去浪杳不分細舞春風一何
久似君換得白鵝時獨憑闌干雪滿池今日還同看鷗
鳥如何羽翮復參差復參差海潮瀾漫何由期 陸龜
蒙白鷗詩曰慣向溪頭漾淺沙薄煙微雨是生涯時時
失伴沉山影往往爭飛雜浪花晚樹清涼還鸂鶒舊巢
零落寄蒹葭池塘信美應難戀針在魚脣劍在蝦 皮
日休和魯望白鷗詩曰雪羽褵褷半惹泥海雲深處舊

巢迷池無飛浪爭教舞洲少輕沙若遣棲煙外失羣慙
雁鶩波中得志羨鳧鷖主人恩重真難遇莫爲心孤憶
舊溪 閩崔道融江鷗詩曰白鳥波上棲見人懶飛起
爲有求魚心不是戀江水 宋孔平仲述鷗詩曰水濱
老父忘機關醉眠古石紅葉間綠波蕩漾意不動白雲
往來心與閑有鷗素熟翁如此命侶呼儔就翁喜相親
飲啄少畏避自浮自沉不驚起漁人窺之即謀取手攜
羅網來翁所羣鷗瞥見皆遠逝千里翩翩一回顧鷗不
薄翁勿疑避禍未萌眞見機漁人羅網不在側敢辭旦
夕從翁嬉 元宋无海鷗詩曰羣飛獨宿水中央逐浪

隨波意半傷莫去西湖花裏睡芰荷翻雨打鴛鴦 明
袁凱觀沙鷗詩曰門外羣鷗我所知終朝相見不相離
借爾橋東楊柳岸明年春日更添兒 高啓鷗捕魚詩
曰秋江水冷無人渡羣鷗忍飢愁日暮白頭來往似漁
翁心思捕魚江水中眼明見魚深出水復恐魚驚隱蘆
葦須臾銜得上平沙鱗鬣半吞猶見尾江魚食盡身不
肥平生求飽苦多飢却猜人少忘機者海上相逢不飛
下

鵩鳥一 鴞訓狐并入

原 盛弘之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楚人

謂之鵩【增】本草集解曰鴞即梟也一名鵩吳人呼為魖魂（魖字韻書無考當作訇 輔切吳球方作逐魂）惡聲鳥也賈誼云鵩似鴞其實一物也入室主人當去此鳥盛午不見物夜則飛行常入人家捕鼠食周禮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注云惡鳴之鳥若鴞鵩鬼車之屬　又曰鴞鵩鵂鶹梟皆惡鳥也說者往往混注各執一說今通考據并咨詢野人則梟鴞鵩訓狐一物也鵂鶹一物也鴞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時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鸜鵒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故禮云不食鴞胖謂脅側薄弱也莊子云見

彈而求鴞炙前涼錄云張天錫言北方美物桑椹甘香雞鴞革響指此物也按巴蜀異志云鵩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名之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陸璣詩疏云鴞大如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炙食劉恂嶺表錄云北方梟鳴人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諸說及盛弘之荊州記觀之則鴞鵩訓狐之為一物明矣又按郭義恭廣志云鴞楚鳩所生也不能孳乳如騾驢然然梟長則食母是自能孳乳矣抑所食者即鳩邪淮南子云甑瓦投之能止梟鳴性相勝也邶風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陸璣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　說文曰梟不孝鳥也　張奐曰鵩鵩食母　感應經曰鴟梟食母眼睛乃能飛　北山錄曰烏反哺鴞反噬順逆之性也　漢官儀曰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梟害其母故以此日殺之　郊祀志曰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山海經曰涿光山其鳥多蕃（注云即鴞）呂向曰鵩鴞不鳴未為瑞鳥

鵩鳥二

【增】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年鴟梟逃於絕漠　梁冀別傳曰子産治鄭鴟梟不至　列女傳曰陳辯女者陳國采

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存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水經注曰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說苑曰齊景公為露寢之臺聞梟鳴而惡之柏常騫為罝白茅禳之夜用事一鳴而不復聞公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郊祀志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　晉書曰張重華為石季龍所攻

重華使謝艾為中堅將軍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又曰王羲之好鵝炙　載記曰乞伏乾歸敗於五溪有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弒　三國典略曰齊後主緯武成之長子也五月五日生於幷州其日有梟鳴於產帳之上　唐書曰有梟鳴於張李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天寶中韋郇公謫守蘄州時李鄴侯亦以處士放逐因夜飲聞鵂鶹韋公泣下李侯曰此鳥人以為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此聲者罰以大白由是聽之不厭　新唐書曰路敬潛為遂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元史曰察罕嘗行困藉草而寢鴟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鵩鳥三

增　尚胖　禮內則鴟胖人亦尚之　吞目　本草鴟目吞之令人夜中見物　為詩　詩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作賦　太尉李德裕作憎鴟賦　集泮林　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萃墓門　詩陳風　詳鵩鳥二　列女傳

鵩鳥四

增　詩　唐韓愈射訓狐詩曰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角頹墮塗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雛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指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梟鸞墮梁蛇走竇一矢斬頭羣雛枯　蘇拯鵩梟詩曰為害未為害其如汙物類良木不得栖清波不得戲曾戲水堪疑曾栖樹終棄天不殲爾類與夫惡相濟地若默爾聲與夫妖為諱一時懷害心千古不能替　宋梅堯臣訓狐詩曰黃昏月暗妖鳥鳴尨然鈍質麤豪聲吉凶自異立屋角潛身窗吻欲我驚豈知慣聞此魍狡呼集鬼物誇陰狩夕盜雞雛無畏避曾遭彈射沉泥坑汝今病翼未甚愈還作舊態侵乎明陽烏曈曈出東海照汝宜喪膽與精何為世人苦憎汝汝常盜物資已榮僥有弓矢勿汙辱殺汝非得出惡名養雛三四已相似眼腦實異鸞皇生一朝車輪翅墮地孤鼠入穴梟

黨焉

原 賦 漢賈誼鵩鳥賦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梟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孟夏庚子鵩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鵩乃歎息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胡可勝言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雲蒸雨

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孔臧鴞賦曰季夏庚子思遯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歎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執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棲遲養志老氏之儔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增 李德裕懷鴞賦曰修短有命行藏繫心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川澤誠不忍於思炙惟哉懷於好音

啄木一

原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增 本草集解曰異物志云啄木有大有小有褐有斑褐者是雌斑者是雄穿木食蠹俗云雷公採藥吏所化也山中一種大如鵲青黑色頭上有紅毛者土人呼爲山啄木博物志曰啄木能以觜畫字令蟲自出魯志剛云今閩廣蜀人巫家收其符字以收驚療瘡毒也其山啄木頭上有赤毛野人呼爲火老鴉能食火炭王元之詩云淮

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即此也　本草釋名曰斲木爾雅曰鴷此鳥斲裂樹木取蠹食故名禽經云鴷志在木鵜志在水　舊說此鳥善爲禁法能曲爪畫樹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墁之一云舌可作穿拍板繩 原 淮南子曰斲木愈齲 說文曰齲齒蠹也 增 荊楚歲時記曰野人以五月五日取啄木主齒痛

啄木二

原 詩晉傅休奕詩曰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著桑槐便緣樹間啄如錐嚶喔嚶喔聲正悲專爲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宋袁淑俳諧集左氏詩曰南

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增】唐朱慶餘（一作陳標）啄木兒詩曰丁丁向晚急還稀啄遍庭槐未肯歸終日與君除蠹害莫嫌無事不頻飛　宋王元之詠啄木詩曰淮南啄木如火鴉項似仙鶴堆丹砂觜長數寸勁如鐵丁丁亂鑿乾枯杳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柱何當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韓琦啄木詩曰剝剝復卜卜意若念良木營營求蠹心未獲空我腹或露一襠紅或展雙翅綠捷緣都盧橦響弄羯鼓曲搜索不知疲利觜信儺禿忽爾破姦穴種類無遺族內孽固難辨

一發知潛伏彼實害珍材盡殄比非酷直疑天意深不使嗜粱肉專為衆蠹仇待飫弗與足如令知庶味恣擇蟲與粟杞梓任陰賊長喙罷攻觸飽食作羣飛時下泉沿浴歸鳴涼樹陰暮趁高枝宿　梅堯臣彼鴷吟曰啄木喙雖長不啄柏與松松柏本堅直中心無蠹蟲廣庭木云美不與松柏比臃腫質性虛朽蝎招猛觜主人赫然怒我愛爾何毀彈射出窮山羣鳥亦相喜啁啾弄好音自謂得天理哀哉彼鴷禽吻血徒為耳鷹鸇不搏擊狐兔縱橫起況茲樹腹怠力去宜濵死　魏野啄木詩曰爪利觜還剛殘腸啄更忙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

形小過槐陌聲高近草堂豈能同燕雀惟解占高梁　張耒啄木曲曰紅錦長條當背垂紫檀槽穩橫朱絲美人停停面如雪纖手當絃金暗撥彈成丁丁啄木聲春林敲日春晝晴排徊深枝穿翠葉玉啄勞時還暫歇深園斷嶺人不知中有槎枒風雨枝蠹多蟲老飽可樂山靜花深終日啄雌雄相求飛且鳴高枝礪觜枝有聲無功忍使飢腸飽有意卻教枯樹青疾彈如歌細如語曲欲終時情更駐一聲穿樹忽驚飛葉動枝搖不知處　元陳高啄木鳥詩曰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苦飢木心有蟲不肯啄天生爾禽復何為

嗟乎啄木鳥佳木蠹盡知不知

【原】辭　宋歐陽修啄木辭曰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緊有蠹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彼鴷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蠹不盡兮啄莫息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七

鳥部十一

鸜鵒（白鸜鵒附） 比翼 精衛 鵁鶄 鵲
（增）杜鵑 （增）伯勞 惡鳥 鵂鶹 鵜鶘 （增）春鳥
（增）借春 （增）白頭 花鳳

鸜鵒一

增 淮南萬畢術曰鸜鵒一名寒臯（一作皋）　古今注曰鸜鵒亦名哵哵鳥　本草集解曰鸜鵒似鵙而有幘者是也　又曰鸜鵒巢於鵲巢樹穴及人家屋脊中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其舌如人舌剪剔能作人言嫩則口黃老則口白頭上有幘亦有無幘者　本草釋名曰鸜鵒廣韻謂之哵哵鳥此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王氏字說以為其行欲也尾而足勾故鸜鵒從勾從欲省也哵哵其聲也天寒欲雪則羣飛如告故曰寒臯臯者告也（酉陽雜俎曰鸜鵒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　原 周禮曰鸜鵒不踰濟　增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學語遂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納頭於甕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牽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恚之以熱湯灌殺鸜鵒參軍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　南史曰劉瓛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此山常有鸜鵒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五代乾祐五年七月戊申鸜鵒食蝗丙辰禁捕　負暄雜錄曰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鵒為八哥亦曰八八兒　見聞後錄曰歐陽公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鸜鵒二

原 來巢　學語（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幽明錄曰荆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學人語無所不名）　童謠（跦跦公在乾侯鸜鵒……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巢遠哉遙遙……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謝舞（謝尚字仁祖……作鸜鵒舞……一坐傾笑……）　增 勾足（……鸜鵒……勾足為媚……本草五月五日取……）　剪舌（酉陽雜俎……往俗取其雛剪去舌端即能效人言又可使取火也）

鸜鵒三

增 寒臯（淮南萬畢術云寒臯斷舌使語）　花鵒（荆楚歲時記鸜鵒子人取養之教其語號花鵒）　銜鈎玦（唐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大夫時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室乃魚袋鈎玦不數日遷加大夫）　生蓮花（宋天台黃巖寺僧吉一畜鸜鵒常隨僧念佛不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

紫色淺花穿土而出大如律師為之頌口龍中立死軍間事化宗董花也大奇**入藥**高郵志宋龍圖孫王臣劍武人居高郵背有疾得異方須鸜鵒公素不殺故饕久不試忽有鷙銜鸜之死墮庭中公而餌之疾自愈**傳令**韓愈詩呼傳鸜鵒令**羈虞羅**杜甫詩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上桑枝**楊克臣牛背鸜鵒詩初驚收人去飛上野桑枝

鸜鵒四

增 詩 唐韋應物寶觀主白鸜鵒歌曰鸜鵒鸜鵒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鸜之鵒之衆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妝冰雪顏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枝

裏過來香日夕依人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劉長卿山鸜鵒歌曰山鸜鵒長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響空谷哀鳴萬變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樹聽之心斷續巴人峽裏自聞猿燕客水頭空擊筑山鸜鵒一生不及雙黃鵠朝去秋田啄殘粟暮入寒林嘯羣族鳴相逐啄殘粟食不足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山萬壑千峰自愁獨 宋周敦頤鸜鵒詩曰舌調鸜鵒實堪誇醉舞令人笑語譁亂噪林頭朝日上載歸牛背夕陽斜鐵衣一色應無雜星眼雙明自不花學得巧言誰不愛客來又喚僕傳茶

比翼一

原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色青赤見則大水 增 博物志曰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一云結匈國有比翼鳥 原 瑞應圖曰比翼鳥者王者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 增 拾遺記曰燃丘之國有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雌雄各一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鳥木遇聖則來集以表中國之祥 又曰成王時燃丘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 周書曰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

比翼二

原 贊 晉郭璞比翼鳥贊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精衛一

原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增 又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 述異記曰海畔俗說精衛無雄偶海燕而生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燕今東海畔精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

普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怨禽又名志鳥俗名爲帝
鳥

精衛一

增 償怨　專精 左思魏都賦曰㨾鵶精衛銜木償怨 下見韓愈詩

精衛三

增 詩 唐韓愈精衛銜石塡海詩曰鳥有償寃者終年抱
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
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
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讐名　王建精衛詞曰精衛誰教
爾塡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魚龍
何所爲口穿豈爲空銜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
暮海裏飛多羽折時墮水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
子還生

原 贊 晉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沉形東海
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塡攸害

鵂一

增 本草釋名曰鬼車妖鳥也取周易載鬼一車之義似
鵂而異故曰奇鵂　白澤圖謂之蒼鵂帝鴻書謂之逆
鵂　酉陽雜俎曰裴瑜注爾雅云鵂麋鵃是九頭鳥也
車載板鬼車也　本草集解曰鬼車晦暝則飛鳴能
入人家收人魂氣相傳此鳥昔有十首犬嚙其一猶餘
九首其一常滴血血著人家則凶荆楚人夜聞其飛鳴
但滅燈打門振狗耳以厭之言其畏狗也　又曰鬼車
狀如鵂鶹而大者翼廣丈許晝盲夜瞭見火光輒墮按
劉恂嶺表錄云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交稍
遇陰晦則飛而過聲如刀車鳴便民圖云冬月鬼車夜
飛鳴聲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
主晴　物類相感志曰鶖鵂長足聳飛天將霜必先鳴
杜詩三更鵂鵃呼又啼鵃催明星此則常鵂耳又有禿
鵂風止則下風起而後去此則所謂爰居也別一種
小說曰周公居東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猶
餘九首　銜波傳曰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渡江見而
異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鵂也嘗聞河上之歌曰鵂兮鵃
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隋五行志曰齊孝昭即
位之後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皆鳴
續博物志曰郝氏夜祀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
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擊之墜一羽長三尺
許廣八九寸色類鵝雁　夷堅志曰淳熙初李壽翁守
長沙惡鬼車中夜鳴噪募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
九有頭其一獨缺而鮮血點滴一脰各生兩翅當飛時

十八翼霍霍而動亦有所向不同更相爭拗用力競進而翅翮有傷折者類野狐而黑背長洛中呼為渠逸鳥

鶬二

原 朝發河海　暮宿江漢(白帖)

鶬三

原 連雙(列子蒲且子之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九頭(鶬江賦奇鶬九頭)

鶬四

增 詩宋歐陽修鬼車詩曰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曰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向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

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雁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匹儔其名為鬼車夜載百鬼凌空游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十口插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十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頭落斷頭至今清血流過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汚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視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却呼老婢炷燈火卷簾開戸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梅堯臣聞妖鳥鳴詩曰都城夜半陰雲黑忽聞轉轂聲咿呦嘗憶楚鄉有妖鳥一身九首如贅疣或時月暗過閭里緩音低語若有求小兒藏頭婦滅火閉門雞犬不爾留我問楚俗何苦爾云是鬼車載鬼游鬼車載鬼奚所及抽人之筋繫車輈昔聽此言未能信欲訪上天終無由

今來中土百物正安能遂與南方儔上帝因風如可達願令驅逐出九州

鶂一

增 本草正誤曰鶂烏或作鷁似鸕鷀而色白人誤以為白鸕鷀是也雌雄相視而孕口吐其子善高飛能風能水故舟首畫之又有似鶂而短項背上綠色腹背紫白色者名青鶂一名烏鷃陶氏謂烏賊魚乃此鳥所化

鶂二

原 高飛(三蒼云鶂高飛似雁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　退飛(左傳六鶂退飛過宋都風也)　風化(莊子曰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風胎(蜀都賦風胎若鶂)　視

而生（列子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 鳴而孕（博物志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

鶂三

增 詩 唐李羣玉青鶂詩曰獨立蒹葭雨低飛浦溆風須知毛色異不入鷺鷥叢

鴇一

增 本草集解曰鴇水鳥也似雁而斑文其飛也肅肅其食也齕或云純雌無雄與他鳥合　禮記曰不食鴇奧（奧者脾胵也深奧之處也）

鴇二

原 多脂　無舌（說文曰肉出尺胾焦氏易林曰文山踳鴇肥腯多脂言此鴇無舌連蹄性不木止）

集栩　在棘（詩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又詩曰集于苞棘 詩鴇羽刺時昭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肅肅鴇羽）

拽拽　搖搖

鴇三

原 有行列（說文曰𠦪相次也從匕從十鴇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從𠦪詩曰鴇行以此故也）　無後指（爾雅翼曰鴇似雁無後指）　有豹文（郭璞曰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　禦鷙鳥（鴇遇鷙鳥能激糞之著其毛悉落）　連軒（翔鴇連軒）

白鷴一

增 本草集解曰鷴似山雞而色白有黑文如漣漪尾長三四尺體備冠距紅頰赤嘴丹爪亦有黑鷴　本草釋名曰按張華云行止閑暇故曰鷴李昉命為閑客薛氏以為雉類汪氏以為白雉按爾雅白雉名鵫南人呼閑字如寒則鷴即鵫音之轉也當作白鵫如錦雞謂之文鵫也鵫者羽美之貌蓋雉亦有黑色者名鸐雉彼通呼為鵫矣 原 西京雜記曰閩越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帝大悅厚賜之 增 宋徽宗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乃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柄曰朕以旌直也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白鷴二

增 映深竹　動白蘋（李白詩妻子張白鷴結罝映深竹 宇時山鷴狀鶴情神又似連鳥動白蘋）

白鷴三

原 失素（謝莊[illegible]賦白鷴失素）（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難畜胡公贈我大時因授以贈之）（李白詩白鷴處處嬰少堤） 增 耿介（李白集黃山胡公有雙白鷴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　弄葱濛（李華詩白鷴弄葱濛）　聚沙堤

白鷴四

增 詩 唐李白求白鷴詩曰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

鷗白於綿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閒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宋梅堯臣白鷗詩曰喬木暗青山晴川下白鷗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綠草張新罽柔冠總翠鬟時哉養文素不笑雉斑斑　又送白鷗與永叔詩曰致鷗猶恐鷗飢渴細織筠籠小瓦缸玉兔精神儔已久金鑾人物世無雙休爭白鶴臨池沼且伴鳴雞向綠窗美羽奇毛有多少爾身安穩勝他邦　歐陽修和詩曰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蘇軾白鷗詩曰白鷗形似鵠搖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粱田家比雞鶩野食為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堂　魏野白鷗詩曰李白詩中閑未識謝莊賦裏見長思今朝得爾心雖喜致謝慚無吐鳳詞　文同白鷗詩曰常惡靜時見鷺不驚飽處蝦魚與吾閑正相似問爾樂復何如　明楊基白鷗詩曰棠梨花開滿山白白鷗飛來春一色黃鸝鷰燕太忽忙不道花間有閒客却嫌香露汙春衣立向湘江映夕暉鷗鷺相逢莫相妒一雙還拂楚煙歸

【增】賦唐蕭穎士白鷗賦曰情莽渺以耿潔貌軒昂以妥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人寰遊必海裔棲必雲間

【增】序唐蕭穎士賦序曰白鷗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雉翟神貌清閑不雜於衆禽棲止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

杜鵑一　思歸樂（附）

【增】本草集解曰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田家候之以興農事惟食蟲蠹不能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則藏蟄　又曰杜鵑小如鷂鳴呼不已荊楚歲時記云杜鵑初鳴先聞者主別離學其聲令人吐血登廁聞之不祥厭法但作狗聲應之　異苑云有人山行見一羣聊學之嘔血便殞人言此鳥啼至血出乃止故有嘔血之事　本草釋名曰蜀人見鵑而思杜宇故呼杜鵑說者遂謂杜宇化鵑誤矣鵑與子嶲（音攜）子規（亦作鵜鴂）鶗鴂（亦作鷤鴂）催歸諸名皆因其聲似各隨方音呼之而已其鳴若曰不如歸去諺云陽雀叫鶗鴂央是矣禽經云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服虔注漢書以鷤鴂為伯勞誤矣名同物異也伯勞一名鴂音決不音桂　爾雅曰巂周禽經云巂周子規也　博雅曰

鶗鴂子鵊　閬中記曰子規自呼爲謝豹　老學菴筆記曰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云綠樹村中謝豹啼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嶲燕之翠　寰宇記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其後有王者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時有荊人鱉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忽復生見望帝帝立以爲相後帝自以其德不如鱉靈因禪位於鱉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爲子鵑故蜀人聞子鵑鳴曰是我望帝也（蜀王本紀云杜宇爲望帝淫其臣鱉靈妻乃禪位亡去時子規鳥鳴故蜀人見鵑鳴而思望帝）　見聞錄曰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勢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思歸樂鳥狀如鳩而慘色三月則鳴陶岳零陵記云其音云不如歸去即此

杜鵑二

增 塗梅　懸樹（異物志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梅子塗其口而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商陸子熟乃得止耳　禽經注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啼苦則倒懸於樹）

杜鵑三

增 思婦（高唐賦歸思婦）　先滜（史記百草書興秭歸先皐）　百鳥爲飼（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　百草不芳（離騷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

杜鵑四

增 詩 唐杜甫子規詩曰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韋應物詩曰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寃轉何爲情　張籍和周贊善聞子規詩曰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況是街西夜偏當雨東聞應投最高樹似隔數重雲此處誰能聽遙知獨有君　王建夜聞子規詩曰子規啼不歇到曉口應穿況是不眠夜聲聲在耳邊　賈島子規詩曰游魂自相叫寧復記前身飛過鄰家月聲連野路春夢邊催曉急愁處送風頻自有霑花血相和雨滴新　劉禹錫鶗鴂行曰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鶗鴂催衆芳晨間先入耳秋風白露晞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竇常杏山館聽子規詩曰楚塞餘春聽漸稀斷猿今日讓霑衣雲埋老樹空山裏髣髴千聲一度飛　杜牧杜鵑詩曰杜宇竟何寃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又詩曰蜀地曾聞子規鳥宣

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雍陶聞杜鵑詩曰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
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夜幾枝紅　又詩曰蜀客春
城聞蜀鳥思歸聲引未歸心却知夜夜愁相似爾正啼
時我正吟　來鵬子規詩曰雨恨花愁同此冤啼時聞
處正春繁千聲萬血誰哀爾爭得如花笑不言　羅鄴
聞杜鵑詩曰花時一宿碧山前明月東風叫杜鵑孤館
覺來聽夜半羸童相對亦無眠汝身哀怨猶如此我淚
縱橫豈偶然爭得蒼蒼知有恨汝身成鶴我成仙　又
詩曰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滿山明月東
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　李洞聞杜鵑詩曰萬古瀟湘
波上雲化爲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色祇恐啼穿
白月輪花落明皇迴蜀道雨收工部宿江津聲聲猶得
到君耳不見千秋一甑塵　吴融岐下聞杜鵑詩曰化
去蠻鄉北飛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怨已
驚秦鳳靈應識漢雞數聲煙漠漠餘思草萋萋樓迥波
無際林昏日又低如何不腸斷家近五雲溪　又詩曰
劒閣西南遠鳳臺蜀魂何事此飛來偶因隴樹相逢至
惟恐邊風却送回只有花知啼血恨更無猿替斷腸哀
誰憐越客曾聞處月落江平曉霧開　又曰舉國繁華

委逝川羽毛飄蕩一年年他山叫處花成血舊苑春來
草似煙雨暗不離濃綠樹月斜長弔欲明天湘江日暮
聲淒切愁殺行人歸去船　又秋聞子規詩曰年年春
恨化冤魂血染枝紅壓疊繁正是西風花落盡不知何
處認啼痕　馮袞子規詩曰十年冤魄化爲禽永逐悲
風叫遠林愁血滴花春豔死月明飄浪冷光沉凝成紫
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裏心腸斷楚詞歸不得劒門迢
遞蜀江深　杜荀鶴聞子規詩曰楚天空闊月沉淪蜀
魄聲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南唐陳陶子規詩曰春山杜鵑來幾日夜啼南家復北
家野人聽此坐惆悵恐畏踏落東園花　李中途中聞
子規詩曰春殘杜宇愁越客思悠悠雨歇孤村暮花飛
遠水頭微風聲漸咽高樹血應流因此頻回首家山隔
幾州　又詩曰暮春滴血一聲聲花落年年不忍聽帶
月莫啼江畔樹酒醒遊子在離亭　吴越羅隱子規詩
曰銅梁路遠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聽一種有冤猶可
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宋范仲淹子規詩曰夜入翠煙
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宋祁子規
詩曰傳聞望帝冤底處最堪憐蜀月初殘夜巴山欲曙
天　余靖子規詩曰一叫一春殘聲聲萬古冤疎煙明

月樹微雨落花村易墮將乾淚能傷欲斷魂名轞愬自
東為爾憶家園　石介聞子規詩曰月上半峯峯樹碧
子規啼苦月無色壯士耳邊都不聞兒女眼中淚自滴
從軍官清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子規子規漫啼絕
斷無清淚灑向汝　朱子崇壽客舍夜聞子規詩曰空
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
知底是斷腸聲　又詩曰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
覓故衣不為明時堪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又詩曰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尚高夢裏不知歸未得
已驅黃犢度寒皐　楊萬里出永豐縣西石橋上聞子

規詩曰花愁月恨只長啼雨夕風晨不住飛自出錦江
歸未得至今猶勸別人歸　又詩曰怨笛哀箏總不如
一聲聲徹九天虛若逢雨後如何聽幸得花時莫管渠
　又景靈宮聞子規詩曰今年未有子規聲忽向宮中
樹上鳴告訴落花春不管衷回曉月恨難平斜風細雨
又三日柳絮浮雲空一生豈不懷歸歸未得倩渠傳語
故園鶯　何夢桂和昭德孫聞杜鵑詩曰平生抵掌志
伊吾聞著鵑聲血淚枯故國蠶叢千古恨霧關熊耳一
身孤自從飛去啼痕在縱不歸來有夢無莫向延秋門
上啡門樓無數白頭烏　元柳貫李老谷聞子規詩曰

老杜聞子規近在東西川猶云感時物收淚寫幽悁今
我行塞徼子規相後先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煙響入
樹窅窅啼垂血濺毅想知岐路難不惜軀命全千聲復
萬聲喚我歸言遊苟非木石心豈免腸內煎江南叢薄
間有花名杜鵑開時是鳥至相戒治春田不歸如江水
負此今五年風土孰云異物情要有遷寄巢勿浪出祝
爾還自憐　明張羽杜宇詩國亡知幾代啼血轉聲頻
爾自無歸處何須苦勸人煙深青嶂曉花落故城春任
是心如鐵聞時亦愴神　孫蕡閒中聞子規詩曰交疏
日射房櫳曉碧樹初聞子規鳥驚回殘夢了無歡慘切

清愁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帷寧勞勸我不如歸鶯花
爛熳江南道好向遊人醉處啼　唐元稹思歸樂詩曰
我作思歸樂盡作思歸鳴爾是此山鳥安得失鄉名應
緣此寄跡自古離人征洛愁感和氣俾爾從此生　白
居易和思歸樂詩曰山半不栖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
歸樂行人掩泣聽皆疑此山路遷客多南征憂憤氣不
散結化為精靈我謂此山鳥不因人生人心自懷土
想作思歸鳴　宋石曼卿詩曰匹馬驅馳事薄遊異鄉
觸目動牢愁春禽勸我歸休去爭奈功名未肯休
伯勞一　姑惡併入　鶗鴂附

增爾雅曰鶪伯勞也　郭璞曰鶪似鶷鶡而大　張華曰伯勞形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　本草集解曰伯勞即鷃也乃月令候時之鳥　月令曰仲夏之月鶪始鳴　詩曰七月鳴鶪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伯勞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　大戴禮曰五月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　周書曰鶪不始鳴令姦壅偪　左傳郯子云少皞時伯趙氏司至者也　本草釋名曰伯勞象其聲也伯趙其色皁也趙乃皁訛　淮南子曰伯勞之血塗金人不敢取　又曰伯勞使蚫蜿蟬　呂覽注曰仲夏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　類從曰鶪鳴在上蛇蟠不動　爾雅翼曰本草言伯勞所踏樹枝鞭小兒令速語　夢書曰伯勞為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別傳曰東方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叩道邊家取飲不知姓名主人閉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勞但呼李伯勞果有李伯勞應即入取飲　陳思王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曰世同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

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嗷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凶也好事者傅會為之說今俗人惡之其實否也　晉載記曰苻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　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名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以為婦被姑所苦死所化頗與伯奇之說相近但不知其能制蛇否　鵧鳩爾雅名鵧鷑音批及　又曰鵖鴔音匹及　戴勝也一曰鵯鵊訛作批鴂鳥羅願曰即祝鳩也江東謂之烏臼音舅　又曰鵯鳴小於烏能逐烏三月即鳴今俗謂之駕犂農人以為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故滇人呼為榨油郎亦曰鐵鸚鵡能啄鷹鶻烏鵲乃隼屬也南人呼為鳳皇皁隸汴人呼為夏雞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蓋即此也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鬬不已楊氏指此為伯勞乃謂批鴂為鶪雞俱誤矣月令三月戴勝降于桑

伯勞二

增　詩　宋范成大姑惡詩序曰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苕霅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作後姑惡詩曰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姑不惡婦不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陸游夜聞姑惡詩曰湖橋東西斜月明高城漏鼓傳三更釣船夜過掠沙際蒲葦蕭蕭姑惡聲湖橋南北煙雨昏兩岸人家早閉門不知姑惡何所恨

時時一聲能斷魂天地大矣汝至微滄波本自無危機秋菰有米亦可飽哀哀如此將安歸　宋歐陽修鵯鵊詞曰龍樓鳳闕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鵯鵊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催嚴妝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瑣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哳田家惟聽夏雞聲夜夜壠頭明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陸游詩曰日暖林梢鵯鵊鳴稻陂無處不青青老農睡足猶慵起支枕東窗盡意聽

鷓鴣一

增　本草釋名曰按禽經云隨陽越雉也飛必南翥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影張華注鷓鴣其名自呼飛必南向雖東西迴翔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懷南不徂北也　本草集解曰鷓鴣生江南鳴曰鉤輈格磔者是有鳥相似不作此鳴者則非矣　又曰今江西閩廣蜀夔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雞頭如鶉臆前有白圓點如眞珠背毛有紫赤浪文　又曰鷓鴣性畏霜早晚稀出夜棲以木葉蔽身多對啼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也哥哥其性

好潔獵人因以黐竿粘之或用媒誘取南人專以炙食充庖云肉白而脆味勝雞雉　采蘭雜志曰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鷹　酉陽雜俎曰鷓鴣向日飛　又曰鷓鴣飛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伏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南越志曰鷓鴣鳥其鳴自呼杜薄州　異物志曰鷓鴣鳴云但南不北　羅浮志曰遇暖則相對而啼謂之山鴣　北戶錄曰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避瘴癘　本草曰鷓鴣天地之神每月取一隻饗至尊自死者不可食　夢溪筆談曰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鬭莫可與

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唐鄭谷字守愚以鷓鴣詩得名時號爲鄭鷓鴣　零陵李宗古居士唯一妻一女垂老病足養鷓鴣鸜鵒以樂餘年

鷓鴣二

【增】詩　唐李白山鷓鴣詞曰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壻欲銜我向雁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劒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　韋應物鷓鴣啼詩曰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

枝霜露滋露滋不堪栖使我夜常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寥廓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何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　白居易山鷓鴣詩曰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凄凄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闇入夢鄉還客展轉臥抱兒寡婦傍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惟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李涉鷓鴣詞曰湘江煙水深沙岸隔楓林何處鷓鴣飛日斜斑竹陰二女虛垂淚三閭枉自沉唯有鷓鴣啼獨傷行客心　又詩曰越岡連越井越鳥更南飛何處鷓鴣啼夕煙東嶺歸嶺外行人少天涯北客稀鷓鴣啼別處相對淚沾衣　李羣玉九子坂聞鷓鴣詩曰落照蒼茫秋草明鷓鴣啼處遠人行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曾泊桂江深岸雨亦於梅嶺阻歸程此時爲爾腸千斷乞放今宵白髮生　羅鄴放鷓鴣詩曰好倚青山與碧溪刺桐毛竹待雙棲花時遷客傷離別莫向相思樹上啼　崔塗放鷓鴣詩曰秋入池塘風露微曉開籠檻看初飛滿身金翠畫不得無限煙波何處歸　鄭谷鷓鴣詩曰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

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　又侯家鷓鴣詩曰江天梅雨濕江蘺此處香煙是此時苦竹嶺無歸去日海棠花落舊棲枝春宵思極蘭燈暗曉月啼多錦幕垂惟有佳人憶南國殷勤爲爾唱愁辭　蜀韋莊鷓鴣詩曰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弔殘暉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自注云懊惱澤家鷓鴣音）　閩徐夤鷓鴣詩曰繡僕梅兼羽翼全楚雞非瑞莫爭先啼歸明月落邊樹飛

入百花深處煙避曉幾曾遺遠岫引雛時見飲晴川㳫
枝初熟無人際啄破紅苞墜野田　宋張詠聞鷓鴣詩
曰晝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
穩數聲相對在前邨　黃庭堅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
馴鷓鴣詩曰山雌之弟竹雞兄乍入雕籠便不驚此鳥
為公行不得報晴報雨總同聲　又詩曰真人夢出大
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
亭公　元馬臻鷓鴣篇曰鷓鴣鷓鴣不知春色何負汝
每到春來聲更苦百年不得此身安尚憶當時在行旅
爾不學大鵬一舉培風兩翼如雲垂又不學雞邊斥鷃

翱翔飛躍蓬蒿枝黃陵廟前幾春草空遺怨恨傳新詩
江南二月煙花亂子子孫孫自呼喚說盡人間行路難
淒風苦雨心腸斷　明楊基鷓鴣詩曰湘江兩岸無茅
宇湘竹陰陰覆江渚春來未聽一聲驚只有鷓鴣啼暮
雨憐渠亦是他鄉客苦向人啼行不得縱教行得也消
魂那箇行人不頭白　王恭鷓鴣詩曰綠樹殘春外雙
飛錦翼齊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　戴冠丁丑道中
聞鷓鴣詩曰鷓鴣新啼啼且急草根露重聲如澀昔聞
爾名未相識今聞爾啼長歎息試問哥哥行不得何用
一身生兩翼羅浮遙遙雲似墨山高水深道多棘鷓鴣

鷓鴣為爾淚沾臆

鴿一

增本草釋名曰鴿性淫而易合故名鵓者其聲梵書名
迦布得迦　本草集解曰處處人家畜之亦有野鴿名
品雖多大要毛羽不過青白皁綠鵲斑數色眼目有大
小黃赤綠色而已亦與鵻為匹偶　清異錄曰少年尚
畜鴿號半天嬌人呼為插羽佳人　酉陽雜俎曰蜀郡
無鳩鴿　又曰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
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後魏書曰
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

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千人　高僧傳
曰并州石壁釋明度者貞觀末有鴿巢楹乳二雛度每
以餘粥就哺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學飛墮
地俱殞度為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本鴿也今轉生
寺東某家矣度往訪求果孿生二子入視之呼曰鴿兒
一時迴顧應諾後俱成立焉　南唐近事陳誨嗜鴿馴
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
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早衙有一鴿投誨懷
袖中為鷹所擊故也誨感之不復食鴿　宋史曰任福
與朶懌循好水川西去懌為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

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　古杭雜記曰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於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於大内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遶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齊東野語曰張浚嘗按視曲端軍闃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魏公忌之　報畊錄曰潁清南曲阜人嘗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鵓鴿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南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眞異禽也命左右瘞之

鴿二

增瓔頭（韓愈詩瓔頭簇簇鵓鵓鴿）　映蕀（唐書陽城見赤映蕀鴿哺之）　春花（桃絕書蜀貞蒼鴿狀如春花）　飛奴（開元遺事張九齡少年時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鴿三

增謎閣徐夤白鴿詩曰舉翼凌空碧依人到大邦粉翎棲畫閣雪影拂瓊窗振鷺堪爲侶鳴鳩好作雙狎鷗歸未得覩爾憶晴江　宋梅堯臣詩曰孤來有野鴿觜眼肖春鳩飢腸欲得食立我屋南頭我見如不見夜去向何求一日偶出羣盤空恣嬉遊誰借風翎響朝朝聲不休飢色猶未改剷翅如我仇炳哉有靈鳳天折爲爾儔翕翼處其間顧我獨遲留鳳至吾道行鳳去吾道休鴿乎何所爲弗汙吾鏥甌

鶉（鷃附）

增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鶉　本草釋名曰鶉性醇竄伏淺草無常居而有常匹其子曰䳺　又曰其子初生謂之羅鶉至秋初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本草集解曰鶉大如雞雛頭細而無尾毛有斑點甚肥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在田野夜則羣飛晝則草伏人能以聲呼取之畜令鬭搏萬畢術云蝦蟇得瓜化爲鶉交州記云南海有黃魚九月變爲鶉以鹽炙食甚肥美　陸璣曰鶉不越横草能不亂其匹　甘氏星經曰鳥之鬭竦其尾鶉之鬭竦其翼

鳥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八　鶉　十九

夢書曰鶉鷃爲鬬夢見鶉鷃憂鬬閧也　廣志曰宛鶉
大於北鶉以供御　夢溪筆談曰天文朱鳥取象於鶉
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
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
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
之所自生也天文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
尾此其取象於鶉與　詩曰鶉之奔奔　尸子曰堯鶉
居　莊子曰聖人鶉居而𪄳食　徐幹中論曰夫俗士
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
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
孺子之所以蹈膝踠足而不以爲嘆也俗士之與達人
言也若將可寤而卒至乎不可寤是達士之所以乾唇
竭聲而不舍也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鶉占
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悅射天笞地爲齊所滅
周地國記曰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
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城遂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飛
升觚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　談苑曰至道二年夏秋
間京師鬻鶉者積於市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鶉纔直二
文是時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爲鶉半爲
蛙列子云蛙變爲鶉事不謬矣　【鷃】本草集解曰鷃是

鳥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八　鶉　二十

小鳥鶉類也一名鴽鄭康成注禮記以鷃爲鴽　又曰
鷃候鳥也嘗晨鳴如雞趣民收麥行者以爲候春秋運
斗樞云立春雨水鵪鶉鳴是矣鵪與鶉兩物也形狀相
似俱黑色但無斑者爲鵪也今人總以鵪鶉名之按夏
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化爲田鼠注云鵪也
爾雅云鶉子鳼鴽子鶉注鶉鵪屬也鴽鵪也禮記云鶉
羹鴽釀之以蓼注云鴽小不可爲羹以酒蓼釀之蒸煮
食也據數說則鶉與鵪爲兩物明矣因其俱在田野而
形狀彷彿故不知別之則夫鶉也始由蝦蟇海魚所化
終即自卵生故有斑而四時常有焉鷃也始由鼠化終
復爲鼠故無斑而夏有冬無焉　本草釋名曰鷃不木
處可謂安寧自如矣莊子所謂騰躍不過數仞下翔蓬
蒿之間者也張華注禽經謂之籬鷃即此鵪則鷃聲之
轉也亦曰鷃雀又鳸有九種此其一也　呂覽注曰鴽
青州謂之鵪母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鵪　大戴禮曰
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
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鶺鴒一

【增】爾雅曰鶺鴒雝渠飛則鳴行則搖　陸璣疏曰大如
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

錢杜陽人謂之連錢　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徵驗矣　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又曰脊令在原

鶺鴒二

增頌唐明皇鶺鴒頌曰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栖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摇得在原之趣逼之不懼翔集自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預覩其事以獻其頌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廬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惟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摇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游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悦我心良史書兮

鴆

增說文曰鴆毒鳥也　廣雅曰鴆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　淮南子曰運日知晏陰諧知雨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陰諧則鳴　國史鶡鳥千載爲鴆老則愈毒同力即鴆　寰宇記曰鴆一名晏鳥亦曰同力鳥尾有綷文背上連錢文足三距雄者其鳴先顧　文選注曰鴆鳥一名雲白古人謂之鴆毒　物類相感志曰鴆似鷹而大如鴞毛紫黑色有毒食之殺人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銅食蝮蛇及橡栗蛇入口則爛屎溺著石石爛如泥屎石則變爲生金及雄黃其鳥有法知巨石大樹間有蛇虺即爲禹步以禁之進退俯仰有度或獨爲或結羣遶迊石樹爲之崩倒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皆啄食之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倒凡鴆飲水處百鳥吸之皆死或得犀牛蘸角其中則水無毒此鳥與犀二物相伏今有犀處必有鴆鴆生處必有犀不然有毒氣傷物類故天資之以合育萬物　鐵厓集曰鴆出蘄州黃梅山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胥鼓巢於大木之顛巢下數十步皆草不生也　左傳曰宴安鴆毒　離騷曰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蜀都賦曰白雉落黑鴆零

抱朴子曰渴者恣口於雲白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　尸子曰駙馬共爲荊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　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得鴆鳥雛以與後將軍王愷而養之其大如鶉喙長尺餘純食蛇虺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其羽畫酒中必殺人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晉中

興書曰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欽飛督王饒忽上吾鵂鳥一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一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遯齋閑覽曰有任嶺南者於山寺登廁忽見異禽集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禹步然須臾石下出一青蛇銜之而去問之寺僧云此鵂鳥也又蘄州黃梅山有鵂巢於山巖大木中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

鶡鴠

增本草釋名曰揚氏丹鉛録謂寒號蟲即鶡鴠鶡鴠詩作盍旦禮作曷旦說文作鴇鴠廣志作侃旦唐詩作渴旦皆隨義借名耳揚雄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鶡鴠自關而東謂之城旦亦曰倒懸周魏楚宋謂之獨春郭璞云鶡鴠夜鳴求旦之鳥夏月毛盛冬月裸體晝夜鳴叫故曰寒號曰鶡旦古刑有城旦春謂晝夜春米也故又有城旦獨春之名月令云仲春曷旦不鳴蓋冬至陽生漸暖故也其屎名五靈脂若謂狀如凝脂而受五行之靈氣也　本草集解曰曷旦乃候時之鳥也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皇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　禮坊記曰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引古逸書　唐詩曰暗

塵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鵁鶄

增本草釋名曰鵁鶄名義未詳按許慎說文云鵁鶄鳧屬也又江中有鵁鵁似鳧而大赤目據此則鵁鶄乃鵁鵁聲轉蓋此鳥有文彩如鳳毛故得同名耳　本草集解曰鵁鶄山溪有水毒處即有之因為食毒蟲所致也其狀如鴨而大長項赤目斑觜毛紫紺色如鵁鶄色也又按三輔黃圖及事類合璧並以今人所呼白鶴子者為鵁鶄謂其鳥潔白如玉也與似鴨紫紺之說不同白鶴子狀白如鷺長喙高腳但頭無絲耳姿標如鶴故得鵁名林栖水食近水處極多　班固西京賦曰天子乃登屬玉之館屬玉水鳥天子以柏梁災為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見西京雜記服虔謂以玉飾因名誤矣

報春鳥

增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如鸜鵒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為報春鳥又名喚春鳥

惜春鳥

增海錄碎事曰惜春鳥大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

謂之護山雞

桐花鳳一

增 劉績霏雪録曰桐花鳳即東坡詞所謂倒挂緑毛么鳳是也李之儀有詠倒挂一詞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挂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 東坡詩蓬萊宮中花鳥使緑衣倒挂扶桑暾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緑毛紅啄自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如鸚䳇而小者一云倒挂鳥毛羽五色日間好香藏之羽間夜則張翼倒挂散香

桐花鳳二

增 詩 明高啓倒挂詩曰緑衣小鳳啼愁罷度影斜懸挂枝下芙蓉帳裏夢消時解斂餘香散中夜鐘鼓迢迢瑣禁門宵衣未得奉明恩五更香冷羅浮月想憶梅花應斷魂

增 賦 唐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曰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因作小賦書其上曰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暮春兮發英粲豈鵷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彼零露兮甘且白涵曉月兮洒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

畫眉一

增 畫眉似鶯而小黄黑色其眉如畫巧作千聲如百舌

畫眉二

增 詩 宋歐陽修畫眉詩曰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瑣向金籠聽不及園林自在啼

白頭翁一

增 鳥有名白頭翁者形似鶺鴒其飛似燕之頡頏頭上有白毛身蒼色 諸葛恪在吳主座有鳥飛過恪曰白頭翁張昭疑恪譏之乃曰不聞鳥有白頭翁若有請覓白頭母恪問鳥有鸚母請覓鸚父詳識

白頭翁二

增 詩 明張昱白頭翁詩曰疎蔓短於蓬畢棲怯曉風祇緣頭白早無處入芳叢 又沈周詩曰十日紅簾不上鉤雨聲滴碎管絃樓梨花將老春將去愁白雙禽一夜頭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八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九

獸部一 麟一 麟二 獅子 騶虞 獅附 虎 豹

麟一

原毛詩義疏曰麟麏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王者至仁則出　許慎說文曰麒麟仁獸也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還中矩游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罘罟文章彬彬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

而麟為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呼厥反一作猲）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為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一本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陷穽非時張網則至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至矣麒麟麏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律呂步中規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鶡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星凡麟生于大游于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麒麟見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一本曰天下太平則至　增又曰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麐　原淮南子曰麒麟鬬則日月蝕　增春秋孔演圖

曰麟鬬則日無光（注麟龍少陽精鬬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原毛詩曰麟趾美太平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仁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增譚子化書曰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覩我之義禽必不義以彼為祥禽必不祥

麟二

原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脩機（永長脩從也黃帝觀璣提配而行之以天從天機故也）　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增唐傳曰堯時麒麟在郊藪　孔叢子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于田　吳越春秋曰禹時麒麟步於庭　宋志曰成王時麒麟遊苑

原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由是改年曰元狩後越地及匈奴名王率衆來降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　王隱晉書曰泰始元年白麟見　又咸寧五年白麟見平原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增 路史曰石季龍時華林郡國上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　孔氏帖曰前蜀王建武成元年十月麟見壁州永平二年六月麟見文州三年麟見永泰四年麟見昌州　吳越備史曰天祐二年冬十月有獸入吳興一角而麟趾　燕翼貽謀錄曰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元五行志曰至大年大同宣寧縣民家牛生一犢其質有鱗無毛其色青黃若麟者以其觚上之

夏原吉賦序曰永樂十有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今年秋記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

麟三

原 木精　仁獸春秋孔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　狼頭　牛尾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記曰麟麏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一角　五蹄上詳麟一說苑下詳麟二漢書

駕六飛　吐三卷春秋命曆序曰洛書摘亡辟曰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命易以第絕宋以曰大民沒民如六虛之世終也六皇此下人數者也民放大顏四孔號曰皇大居地敎辰敎次居之名也地衣名賀六飛麟從日月飛麒麟有翼能飛者從日月謂其度也爲二百五十歲孝經古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氣起迴子夏佀特視之罷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來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獸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請之亦歲獲神記

四靈之畜　五行之精上詳麟一禮記下詳麟一蔡邕月令章句

毛蟲之長　歲星之精上詳麟一大戴禮下詳麟一春秋保乾圖

在郊藪　飲玉英禮曰王者麒麟在郊藪瑞應圖曰麟王者嘉瑞也含仁抱義不履居不羣行彬彬乎其有文章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

不至　可羈史記仲尼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楚辭麟可係而羈兮豈異夫犬羊

不羣　先兆麟者仁不羣行無侶不疾生蟲不踐生草不食生肉壽三千歲吉之先兆

定　角毛詩麟之定振振公姓犀如牛毛成如麟角

肉角　麏體麟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下見郭璞賦

傷足　蒙耳家語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觀之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何泣爾孔子曰麟爲明王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足下詳前吐三卷注

作歌　爲畜漢武紀五畤獲白麟一角九蹄因作白麟之歌翔也禮運麟以爲畜

瑞中國　游靈畤公羊麟非中國之獸東京賦中國文選從之游波定時雁

大野獲　九眞獻左傳曰西狩大野獲麟

云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故曰感麟而作 **解罘** 唐書東都上言取解罘放麟 **放** 南齊書中興二年二月監 **鑿井得** 麟 **四靈之首** **百獸之先** 增 **金瑞** 瑞應圖曰麒麟羊頭狼蹄圓 **獸聖** 京房易傳 **身五彩** **壽一千歲** 論衡麟 **吐玉書** 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 **芝蓋** 異苑以為鞭繫角以繡紱 **駘駱** **踆踆**

麟四

原 **吐哺** 春秋演孔圖曰麟吐哺 引 **取** 而取之 **示武** **宗麟** **如麟** 增 **寧人** **閻** **象尼** **兆赤劉** **為明王** **驪山石麒麟** 三輔故事 **天**

上石麒麟 三國典略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見沙門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麟五

增 詩 唐李嶠麟詩曰漢祀應祥開魯郊西狩迴奇音中鍾呂成角諭英才畫像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若驚能吐哺為得鳳皇來

增 賦 明夏原吉麒麟賦曰豐骨肉異靈毳瑩潔霞明龍首雲擁鳳臆星眸眩兮焜燿鞶文爍兮煌熠牛尾拂兮生風麕身動兮散雪蹴馬蹄兮香塵接腕膂肉角兮玉山貫額

原 頌 後漢蔡邕麟頌曰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脩麒麟來乎春秋既書尚來吉兆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吳薛綜麒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覿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脩常膺日帝堯保祿安體大吳以昭遐福天作聖帝享茲萬國

西涼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德無不王為之折股

原 贊 晉郭璞麟贊曰麟惟靈獸與麏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增 宋黃庭堅麟趾贊曰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

增 解 唐韓愈獲麟解曰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增 表 唐李嶠賀麟趾表曰惟此仁獸獨冠毛羣識變知幾通靈感化悟金輪之欲轉即見殊祥知玉輦之方游先呈瑞跡九九爲數羽曆算之無窮濯濯成歌見休明之有應五蹄須五方之會一角彰一統之符 張仲素賀麟見表曰異質卓犖奇彩光明顧步幽巖發聞郡國神物自生於聖日靈編徒載其嘉名

獅子一

原 許愼說文曰虓師子也（[illegible]反） 爾雅曰狻猊如虦猫食虎豹淺毛也（[illegible]） 增 本草釋[illegible]獅爲百獸長故謂之獅虓象其聲也梵書謂之僧

迦彼說文云一名白澤今考瑞應圖白澤能言語非獅也 本草集解曰獅子出西域諸國狀如虎而小黃色亦如金色猱狗而頭大尾長亦有青色者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有髯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怒則威在齒喜則威在尾每一吼則百獸辟易馬皆溺血其乳入牛羊馬乳中皆化成水雖死後虎豹不敢食其肉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開目者調習之若稍長則難馴矣

原 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獅子也食虎豹）

增 束晳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嘆則百人仆惟畏鈎戟 舊說曰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熊見之而躍 師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以玻璃盛之則否師子乳一滴可迸驢乳五斛 酉陽雜俎西域有黑獅子棒獅子 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原 漢書西域傳曰烏弋國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司馬彪續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犀牛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增 天竺瀕海出師子 西域師子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新華嚴曰譬如大師子吼小師子聞悉皆勇健一切禽獸遠避竄伏

獅子二

原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拔形似麟而惟無角也 增南史曰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問曰獅子有何色劉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 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獅子帝命虞世南作賦 總章間訶毗施主捺塞獻師子 舊唐書曰中宗時有大食國使請獻師子姚璹上疏諫詔停其獻 倦游雜錄曰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師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歎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如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苑外狼耳安可比耶 輟耕錄曰元時大會羣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置列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 癸辛雜志曰元時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使其牽入虎牢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乃知為真獅子

獅子三

原服貍 擊象 張華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上帝車軛上師子將至便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還未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者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貝伯下說步門譯語吉云書從天竺獻向大秦其闘敎卜閏外包開考考諮盡驚天怖北須之但見白哭享未瑜地足蛇而四巨象俄馬而至以鼻捲見自身敎又數緻蹟身隅工成有師子三頌莭石折木直拘四象以蝗證石紅若蓋象巨畫草總 食豹 似麟 上詳師子一爾雅 下詳師子二章帝條 毛淺若麤 尾大如斗 上詳師子一爾雅下詳師子一漢書西域傳 成敬則之夢 破林邑之軍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之母為女巫敬則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後仕至太尉孕雲不洗 宋書曰宗愨字元幹隨檀和之伐林邑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賬表不件度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為外國有師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賊衆因此潰亂乃少與馬軍主馬僞屬渠直度步軍和之共當擊陽邁過走大寶一時奔散遂克林邑盡收其今異皆是未名之寶也 疏勒獻 烏弋生 者順帝陽嘉四年夏疏勒國獻封牛師子下詳師子一漢書西域傳 獻月支 在西海 後漢書章帝章和元年月支國獻符拔師子下詳師子一十洲記 毛羣之長 逸才之獸 增聲雷 目電 東觀漢記師子發吼如雷目光如電外國之產毛羣之長也 吼龍 怖熊 識亞集曰唐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畔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雨大至有龍自井中出衰去 伽藍記曰元魏波斯國獻師子至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鞏縣山陽并進二虎一豹見師子悉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 尾拂 筋絃 雜俎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

集其上釋氏書言以師子筋爲琴絃鼓之衆絃皆絕

獅子四

原 神獸 奇獸 [illegible] 增 畫獅 [illegible] 建康陸[illegible] 糖獅 [illegible] 獅子王 [illegible] 獅子樂 [illegible] 柱頭吼 [illegible]

精之剛 [illegible] 唐張九齡師子贊序 獸中之王 郭璞曰師子獸中之王也

獅子五

原 賦 唐虞世南師子賦曰惟皇王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治至道於區中被仁風於海外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舍夷言於藁街陳方物於王會眇眇地角悠悠崖表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爲狀也則筋骨糺纏殊姿異制闊臆俯尾勁豪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豎乎奮鬣舐脣發來忽往瞋目電曜於林嘗嚮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齦齶屈巴蛇於指掌跋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蕩服猜心於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瞻百僚嘉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詭順文德以呈祥乃編之於東觀 增 唐牛上士師子賦曰方頤蹙頞隅目高眭獲地蹲踞騰空抑揚簇拳毛以被動縷柔毳以爲裳逢之者碎犀象聞而頓伏值之者破鵬鶚不敢飛翔哮呼奮迅睍矌騰振掌攫攢鈹口銜霜刃故雙睛怒以電射一吼威而雷震

增 贊 宋蘇軾屏風畫師贊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嵩嵩高堂護燕几嗁呼顛沛走百鬼

增 序 唐張九齡師子贊序曰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失耽視且嗔而百獸皆伏所以內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寘牙齒凡我侍臣咸爲之贊

騶虞一

【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瑞應圖曰白虎
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增】又曰王
者德至禽獸澤洞幽明則見　又曰酋耳似虎絕大不
食生物見虎豹即殺之太平則至郭璞云即騶虞也
周書曰夾林酋耳大傳謂之侄獸【原】中興徵祥說曰
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
尾參倍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
而白色嘯則風興矯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
白虎者背斑而虎文爾雅所謂虪虎者也　河圖括地
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毛

詩曰吁嗟乎騶虞　又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
至信之德則應之而來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
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
虎上有雲感已生皋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
罪次終始故立皋陶為大理　春秋演義圖曰湯地七
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　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
虞應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
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鈴為文曰般般白虎觀釁荊楚孫
吳不逞金皇赫怒【增】祥瑞志曰宋元嘉二十五年白
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二十六年白虎見南琅琊半陽
山二虎隨從　朝野僉載曰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
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
之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
耳　五代史曰蜀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
隨之

騶虞二

【原】仁獸　珍物 瑞應圖騶虞仁獸也　漢宣帝神雀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朕之不明震於珍
物　樂囿　戲朝 衰牧之仁來扎庭下騶虞之戲樂我之寔羑武帝時也　下詳騶虞一春
秋演義圖　騶境　居丘 王業字子春為荊州刺史卒於[illegible]江住長亭有門虎來衰其然出入

人間及發喪又前境吏民為之廟號竹吏史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上號虎丘　銜肉
啄子 漢宣帝時東之宗廟告祠仁獸銜肉致於殿前　下詳騶虞一春秋元命苞　出孟
山　圉林氏 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其閒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鳥鼠同穴山方出林氏之國日
行千里　文選圉林氏之騶虞　林氏山名　鵲巢之應　天瑞之徵 詩騶虞鵲巢之
應鵲巢之化行則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較較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暨今視其來歟塗塵從天瑞之徵玆舜氏興也　西
伯免難　咎繇感生 太公六韜西伯拘羑里散宜生得白虎以獻紂免西伯難　下詳騶
虞一　春秋元命苞　脩文之應　彰瑞之休 逮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脩文之惠獲
之者猿武白虎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今邊不施亞甲士猿而旌旗仆　文騶虞丕獻來質仁形彰瑞之休
頭也【增】至仁　援義 仲謂白虎仁即此是也虎宜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

(蓋仁之至也薛道衡／文足足懷仁瑕綴祲長)

騶虞三

原 右射(禮武王克殷散軍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貫革之射息也)虎從(見騶虞一／祥瑞志)嘯(蜀志谷壁贊／而騶虞嘯) 增 忠信之德(說文白虎有忠／信之德不噬人)出則偃武(爾雅翼子曰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武)仁心毛質 猊首虎軀(廷評白居易／畫騶虞贊)不虛來(李白淸騶／虞不虛來)不折生(梁父吟不／折生草莖)

騶虞四

原 頌 後漢蔡邕賦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於垣坰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斂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原 贊 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虎一

增 本草集解曰按格物論虎山獸之君也狀如貓而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項短鼻齆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聲吼如雷風從而生百獸震恐易卦通驗云立秋虎始嘯仲冬虎始交或云月暈時乃交又虎不再交孕七月而生又虎知衝破能畫地觀奇偶以卜今人效之謂之虎卜虎噬人隨月旬上下而嚙其首尾其搏物三躍不中則捨之人死於虎則爲倀鬼導虎而行虎食狗則醉狗乃虎之酒也聞羊角煙則走惡其臭也虎害人獸而蝟鼠能制之智無大小也獅駮酋耳黃腰渠搜能食虎勢無彊弱也抱朴子云虎及鹿兔皆壽千歲五百歲則變白又海中虎鯊能變虎 本草釋名曰虎象其聲也魏子才云其文從虍從几象其蹲踞之形從人者非也揚雄法言云陳魏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䖘䖪(左傳作於菟／漢書作烏檡)自關東西謂之伯都按李耳當作狸兒蓋方音轉狸爲李兒爲耳也今南人猶呼虎爲貓即此意

也郭璞謂虎食物值耳則止故呼李耳觸其諱應劭謂南郡李翁化爲虎故呼李耳皆穿鑿不經之言也爾雅云虎淺毛曰虦(音棧)貓白虎曰甝(音含)黑虎曰虪(音育)似虎而五指曰貙(音樞)似虎而非眞曰彪似虎而有角曰虒(音斯)春秋運斗樞曰樞星精爲虎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 酉陽雜俎曰虎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謂之虎威佩之臨官氣雄又虎夜視一目放光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纔及光隨墮地成白石入地尺餘記其處掘得之能止小兒啼(或曰／即虎)

之兒虎鬚可治齒痛　北户錄曰刮虎牙治犬咬瘡神效無比　考異郵曰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　雜志曰虎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𧇭然作聲則巍然大矣　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可懼故不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人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項短不能回顧止直行故也　物類相感志曰凡虎若食一人耳上缺痕若割裂以驗食人之數無差　虎奮虎一生一乳乳必雙虎　淮南子曰虎育子不能搏攫者殺之爲其隳武也　羣玉曰虎之渡水寘其常性以尾爲帆旁擊其尾即可擒　滇中寧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如紫貂色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玉谿編事南詔謂虎爲波羅　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藏山　博物志曰江陵有貙人能化爲虎俗云貙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爲虎　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

虎　國史補曰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侯鯖錄曰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　河圖曰懸虎鼻門上宜家子孫得印綬懸虎鼻門中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可得子且貴　荀九家易艮爲虎　毛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袒裼暴虎獻于公所　又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管子曰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惟象未試焉　戰國策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來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或問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　雜論曰猛虎不處卑地鷙鳥不立垂枝

虎二

增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瑣語曰周王欲殺太子宜臼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

弭耳而服　衝波傳曰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
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
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
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
子路出尾棄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
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　華
陽國志曰秦昭襄時白虎爲害乃募能殺者夷人朐䏰
廖仲藥秦精等伏弩於高樓射殺之王曰虎歷四郡凡
害千二百人一朝降之功莫大焉乃刻石與盟　列士
傳曰秦王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

虎終不敢動　獨異志曰漢景帝好游獵有獵人見虎
無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殺之虎帝夢虎死在祭所乃
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述異記曰漢宣城
郡守封邵化虎食郡民民呼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
死食民　王孚安成記曰鄱區寶居父喪里人格虎虎
逕其廬寶以蓑衣覆藏之虎以故得免時負野獸以報
寶由是知名　後漢書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
下記屬縣一去陷穽除削課制虎相與東浮渡江　拾
遺記曰魏文帝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人莫
敢視任城王彰曳虎尾以繞背虎弭耳無聲　搜神後

記魏昨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鄉人
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
山奴語二人曰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
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
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
愼勿道後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
醉使人解其衣服了無他異惟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
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
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蠻師云有此術乃
授得此法　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

一虎在道[illegible]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張弧待之
又呼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於地虎人乃前謂
暠曰敦煌非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都酒泉
言訖乃去暠乃移都酒泉建國號西涼王　獨異志曰
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植果種蔬人多伐樹踐園
俄有二虎近居惟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
俛首歷年牧卒虎乃去　搜神記曰長沙居民作檻捕
虎檻發明日衆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
大怒曰昨被縣名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
名當有文書即出懷中文書於是出之尋化爲虎走矣

搜神後記曰丹陽沈宗以卜爲業義熙中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虎暴非常　梁典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南史庾黔婁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猛獸皆渡往臨沮界（蕭勱遷宣城內史傅昭爲安成內史以獸暴爲息）

又蕭業徙湘州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

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蕭業爲湘州刺史四猛獸死了詳外）　廣古今五行記曰梁衡山侯蕭泰鎭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　周書曰楊忠從大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揜于因以字之　朝野僉載曰唐傅黃中爲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崖爲人所得　又有人能結壇名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壇　異苑曰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餧魚六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噬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傳異志曰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二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令疑之至日令二勇者以兵器潛窺之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竭忠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獲金簡玉籙冠帔人髮甚多　廣異記曰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老人止之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羣虎出噬巴人　又嶺南山魈亦呼虎爲斑子　唐潭州華林善

覺禪師觀察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　國史補曰裴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旻曰眞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幾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原化記曰張俊者深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尸自起拜虎訖解衣裸而

復僵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貍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唐五行志曰大曆四年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唐鍾傅少醉遇虎與鬬搏其肩傅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勿效我暴虎也　十國紀年曰五代吳周本少倜儻有猛虎爲暴本與二兄往視之遇於篁竹間奮躍前搤虎二兄同擊之虎敗死於穴由是知名　吳越備史曰錢王鏐命閭丘方建下元金籙於東府龍瑞宮有黑虎一蹲宮前醮罷遂不見　錄異記曰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人作好事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皆敬而懼之　又吉陽治在涪州南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林與語求見其母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茅亭客話曰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常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畫一孫眞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因及髫年每日顯坐瞠目視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村舍廳

廚寢室懸掛虎皆遍有兄見其耽好因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經年惟好食肉以雞肉不快其意即啖生肉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得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又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藂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邊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以拄杖捶之虎叫曰刺著我眼遂號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任欄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捶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劫路耶衆言比處近有二虎且暴遂相率持杖往欄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越山而去衆至任欄頭家籬隙之內但見欄頭倮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笆籬欄頭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拏攫衆斃

之遂昇入市向先見之虎即擲頭妻也　又武都人姓
徐失其名開寶初往巴逢興販彼徑鳥道猛獸羣行村
眦皆設檻穽以捕之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機發村人
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穽中自陳云夜來入村教
化迴誤落穽中開檻出之躍跳數十成一巨虎奮迅騰
擲而逝　又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恭失蹤誤入市市
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瞻目而坐或一怒則
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衆云
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
之仍以短刀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因問飲虎血何

也李云以壯吾志也　稽神錄曰建安山中人種粟者
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
塌尾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
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
盡但存少骨　聽道人結廬於雲間余山之東峯有二
虎爲之衛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　貴州僧結菴
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其家即
求密室閉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俄聞咆哮走
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啟鑰喚
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以法攝制山中虎耳　傳奇

曰大中年寗茵秀才於南山莊夜吟有叩門者曰南山
斑寅將軍拜謁相與吟詠明驗之乃虎也　宣室志曰
張鋌次巴西遇白額侯於巴西侯席上明驗之乃虎也
　青瑣高議曰張侍郎守鄆虎害物公令吏執符追虎
虎熟視衛符隨吏至望公閉目蹲伏公數其罪撻之約
三日出境不然盡殺虎去死化爲石今呼虎石也　宋
史曰朱泰家貧百里鬻薪養母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
我不足惜但母無託耳虎遂棄泰於地里人以爲孝感
醵金遺之目爲虎殘云　虛谷閒抄曰清源人陳褒隱
居別業臨窗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

虎自窗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
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户如廁褒方
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
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遼史曰開泰五年
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
蹕左右辟易陳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
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逸昭袞終不墮地伺
便拔佩刀殺之　金史曰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
射五虎獲之昂獻東狩射虎賦（昂宗室也）　元史曰別的因
授信陽府達魯火赤信陽多虎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

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馬裼擲虎虎搏裼摖地而吼因旋馬射之虎立死

虎三

原 風從 易曰風從虎 人化 淮南子曰公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入視之虎搏而殺之 渡河 後漢書劉昆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而渡河 出柙 論語曰虎兕出於柙 射石 肅風 李廣射虎 ... 射之中石没羽 蹈尾 易履虎尾不咥人亨 編鬚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 ... 幾不免虎口哉 履尾 摧斑 易頤六五虎視眈眈 ... 措爪 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 傅翼 韓子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委肉 蒙皮 左傳胥臣蒙馬以虎皮

狐假 戰國策江乙對楚王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 畏爲 陰精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虎 鮮食 ... 五百年色白也 爪 鋸牙 攫挐 咆闞 類狗 ... 獻鹿 ... 遺患 稱寃 自衛 徒搏 不懼 足畏 卞莊刺 周處射 ... 南山白額虎 ... 乳

子文 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狀越椒 大人變 易曰大人虎變 女子搤 七月而生 三代俱 死 呪刀伏 言市有 三人言市有虎 疑而注矢 感而存樹 不與生物 投畀豺虎 犬羊 文豈彩飾 豻猶

風嘯雨嘯 乳血 餐肩 眈眈之視 逐逐之欲 增 山君 虞吏 寅客 斑奴 虎據 英獸 嘯谷 入廬 探穴 攀檻 食牛 寢木 金玉精 爪牙伏

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伏於狗矣 **蒙皐比** 左傳宋師次於郎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 **在檻穽** 司馬遷書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投千金** 呂氏春秋衣人在寒食人在飢投虎千金不如一豚 **點兩睛** 拾遺記始皇二年騫消國貢畫工名烈裔刻兩白玉虎其毛如生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他工夜點之旦虎飛去明年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子虎也命去目睛乃不能復去

虎四

原 **繡虎** 曹植有文人號繡虎 **雕虎** 頓手挫噬虎以拭虎 **始交** 月令大寒之日虎始交 **何爲** 不義自號雖猛何爲 **暴** 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鬭** 藺相如曰今兩虎相鬭勢不俱全 **猛噬** **咆哮** **增** **卑勢** 吳越春秋吳王將鼓越王伍子胥諫王曰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 **弭毛** 大夫扶同謂越王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鷙部

虎牢 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鄭圃享人掠扶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搏虎而獻之天子命爲之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虎市** 高僧傳南海始興有虎市山峯嶺高絕虎之所獲也受其毀天竺沙門攻摩改名蜜驚住鷄移於斯者行夜往戎時值虎以杖按頭搖之而去於是山林水有去來之無梗 **虎媒** 陝一民家義興山中夜聞虎常門大若關視之乃一少女雖衣履抓而姿不傷詢知是商女隨母上冢作寒食爲虎所持至此陝見其端纏之口能爲吾子婦乎女謝誰命乃紕其事了嫡引其文母嫁時得之喜甚是爲婚姻日曰虎媒 **騎虎拔鬚** 生百常騎虎故人許思節節忠愧為未拔公鬚日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乘虎夜歸** 興朝新一日始迷得一牛乘之以行及門視之則虎也風詠安泉散年五六齒寶有山客夜歸前

虎五

原 **行** 晉陸機猛虎行曰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 **增** 唐儲光羲猛虎詞曰寒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甘所惡傷明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賓蒙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彩章曜朝日爪牙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賈餘勇日夕常相親 韓愈猛虎行曰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麏擇食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汪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

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 張籍猛虎行曰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樹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李賀猛虎行曰長戈莫舂彊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爲城掉尾爲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宋劉宰殺虎行謝宜興趙大夫詩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

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民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元李俊民宣差射虎詩曰北原風勁霜草枯草間出沒藏於菟眈眈來此被誰驅不防邂逅馮婦車將軍膽氣勇有餘手中笑撚金僕姑等閒如射兎與狐兩眼錯莫精光無深山大澤失所居或撩汝頭編汝鬚可憐肉食無遠圖伎倆不及黔之驢　周震霆虎蹯井詩曰郭西猛虎勢莫當攫人白晝來神岡（地名距郡十里）暗中推蹯若有物智井百尺籬根藏凍泉收聲甃爲土轆轤綆斷苔蘚蒼眼花誤落爪牙廢棄置有待摧彊梁酸風飛沙寒日黃四郊流血皆戰場乘時吞噬恒安尾翼以倀鬼髙馳翔北平將軍老且死泰山哭聲哀怨長豈知鑿地古設險邂逅一蹶由天亡吁嗟此物肆無忌安意流毒窺城牆千夫駭汗手莫指造次坎窞侔于將貫盈有兆此未悟來者紛紛投土囊　明沈周虎來詩曰成化十一年九月僞言虎至爭慌惚前村漸報哩老翁西村少年撲見骨昨聞鄭子說果見夜闌斆哮竦毛髮起從壁孔稍窺覘恰有微月映屋缺翻烏駭雀不安樹偃草落葉悲風發闊行卓尾自跋來意搏不得怒氣勃脅腷哆吻首闊地瞋目眈眈兩杯凸侵朝出門迹宛在濕泥載塗五爪沒口中且言尚驚怕轉首四顧疑衝突嗚呼猛獸猛不知平郊獨行無乃忽彎弧倘有裴將軍老命須臾應弦沒不如從惡南山深安我民心汝安窟

【增】序唐符載畋獲虎頌序曰節度使樊公畋於郢城脩蒐禮先是里人之訟乳虎爲暴極於兵寇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爽氣凌厲士牣餘怒敲扣拍撲芟殺策礀觀其怒氣之所狡憤迅軀之所騰踔鋸牙之所瞰咋鈎爪之所拏攫傑作人立呀若箕張聲輕暴雷目爍燃炬有一人烏獲之倫威讋喬傑慓狡雖決鐏長戟以撐拒乃匐身而掩刃勢傾力絕四傾在地穿喉貫背爪有餘搏於是騰氣射虹霓酣噪破山林淋漓鼎肩獻於公所

豹一

【增】本草釋名曰豹性暴故曰豹按許氏說文豹之脊長行則脊隆豸豸然具司殺之形故字從豸從勺王氏字說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字從勺又名曰程沈氏筆談秦人謂豹爲程至今延州猶然東人謂之失刺孫

本草集解曰豹狀似虎而小白面團頭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錢者曰金錢豹宜爲裘如艾葉者曰艾葉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絲豹文如金線海中有水豹上應箕宿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九　虎

禽蟲述云虎生三子一爲豹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山海經曰泰山多赤豹 陸璣疏曰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 莊子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以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羅罔機辟之患其皮爲之災也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嘗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姥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

豹二

原 似虎 名程 說文云豹似虎圜文黄質黑如錢 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注曰程豹也 隱南山 受北國 閏答子妻曰南山有黑豹霧雨十日不下食 宣王時鑄隊豐 北國因豹之以獻 其寺 君子變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管中窺 門生樗蒲見曰此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也 在檻 爲裘 莊子虎豹之文來田 九關 豹皮 管子曰武王伐崇得豹皮 鄰猶犬羊 威同騷 即谷 楚辭曰虎豹九關即谷山上多黑豹 鼠不上用 詳虎三與韓子鼠與虎豹 增 留皮 爲枕 五代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枕以五行志 炮臑 煮胎 中興記冥神記元封之

豹三

翠微之爲臑食之不濕 青豹出 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 杜牧詩歸來煮豹胎

原 爲罷 韓子翟人獻豹皮晉文公數曰皮美爲罪也 駭人 其駭人也 號飛 豹 晉王猛豹力 乘赤豹 楚辭曰乘赤豹兮從文狸 文蔚之皮 爾雅曰西方之美有豹文蔚之皮焉 豹落 吳都賦云豹虎之落 炳蔚之妻 文選虎豹以炳蔚疑姿 水豹 土文 增 豹韜 太公六韜有豹韜 采炳煥 其後文采炳煥 秦記伯奇少遊學得豹見書 羅山獸 其山多豹 美里獻 紂囚文王於羑里得豹以獻紂 往而不反 豹祛 詩羔裘豹祛 豹褎 羔裘豹褎 南山之豹

自我人究究豹祛下大夫也豹袞 上大夫人也晉人制在位不恤其民 識狃夫君之服也此一子上之大夫數 大夫豹人雅云此也管時 豹文身豹增之崇 豹飾 豹飾豹襜 海豹 五豹將軍 它牛豹 豹將軍乃 也

豹四

增 詩 唐李嶠豹詩曰車法肇宗周騷文闡大猷還將君子變來蘊太公籌委質超羊鄲飛名列虎侯若令逢雨霧長隱南山幽 宋梅堯臣文豹篇曰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澤霧毛雖雜懸鼠朝捋其鬚暮飲乳文章子

雲久已許還笑大夫費五殺天子仗中儀物舉犀與旆
常願看取

貔貅一

原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禮
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增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貔
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

貔貅二

原贊晉郭璞貔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
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狼一 狽豺附

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前高後廣　爾雅曰牡貛
牝狼其子獥絶有力迅　增本草集解曰狼豺屬也南
人呼爲毛狗其居有穴其形大如犬而尖喙騈脇脚不
甚高能食雞鴨鼠物其色雜黃黑亦有蒼灰色者其聲
能大能小野俚尤惡其冬鳴其腸直故鳴則後竅皆沸
其性貪戾踐藉老則其胡如袋所以跋胡疐尾進退兩
患其象上應奎星　毛詩疏曰狼能爲小兒啼聲以誘
人去數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其膏可以煎和其
皮可以爲裘　禽書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
以卜所向故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在獸之所在也
古之造式者木用槐㮙棗榴而以狼牙爲柱取其靈知
也　李奇曰豺從才狼從良獸之有才智者　原瑞應
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指則見一本王者進退動準法
度則見　山海經曰盂山獸多白狼　毛詩曰狼跋其
胡載疐其尾美周公也　又曰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齊哀公好田獵也　周禮曰獸人冬獻狼注時之味
也　增抱朴子曰山中稱當路君者狼也

狼二

原尚書中候曰湯牽白狼握禹籙　田俅子曰商湯爲

天子都於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增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　原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　增漢宮殿
疏曰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狼圈廣八十步長二十
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搜神記曰王業爲荊州刺史山
無豺狼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爲鄰國
所破其族有一小兒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
與狼交合遂有孕焉逃於高昌國北山洞穴生十男其
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宣室志曰張鋋夜次
巴西巴西侯相邀置酒邀滄浪君至一人蒼衣其質魁

岸夜半鋋亦假寐天將曉鋋悸而寤見一狼卧於前蓋
所謂滄浪君也　舊唐書曰薛延陁部落嘗有一客乞
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
狼頭人也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
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
也我即神人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反走
南部新書曰武后時遊擊將軍朱佛兒於魏縣長壽鄉
界内逢白狼馴狎無懼人意遂繫得送於縣縣令孟神
符牒稱崔融爲表賀　江南野錄曰嗣主如南都詰旦
殿廷忽見有殘獐一脚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

陶曰昨暮乃狼逞直日故爾嗣主歎曰眞鴻儒矣　稽
神錄曰晉州神山民黄張妻忽夢一黄褐人腰腹甚細
留淫之兩接而去遂娠好食生肉舐脣咬齒而性狠戾
生二狼生即走其夫擊殺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十年
彰德境内狼狽爲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懷抱中
取小兒食之　酉陽雜俎曰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
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本草集解曰狽足前短能知食所在狼足後短負之
而行故曰狼狽　埤雅曰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高
前廣後其色黄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

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汲冢周書霜降之日豺乃祭
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又俗云羣豺噬虎言其猛健
且衆可以窘虎也史云豺見虎躍則遠而泝之虎不能
起遂噬之又云豺舌似棘舐舌似鋸骨瘦如豺豺柴也
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毁義取諸此
本草集解曰豺狼屬也其牙如錐噬物羣行虎亦畏之
又喜食羊其聲如犬人惡之以爲引魅不祥其氣臊臭
可惡羅願云世傳狗爲豺之舅見狗輒跪亦相制耳
酉陽雜俎曰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　韻府曰湖南
李玉獵深山見豺數隻逐之其豺合爪人立而號若乞

命狀玉遂舍弓弩更業

狼三

原 金精 錦瑞 瑞應圖曰白狼金精也 [illegible] 銜衣 當道 宋王懿字仲德義兵衆[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有一白 狼[illegible]仰天而號銜[illegible]衣[illegible]渡隨之得濟也 漢[illegible]綱[illegible]御史充八使之數綱埋輪於 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梁冀者 善顧 意還 狼善顧其後 狼性怯走意還 似犬 逐羊 [illegible]宮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戎狄 賓服[illegible]白狼頸白似犬 也[illegible]史[illegible]使豺 狼之逐羣羊也 嚙宮人 配二女 江都易王非子 建[illegible]宮人有過[illegible] 狼齧殺之觀以爲樂　北史單于生二女甚美置高 臺上有老狼守臺遂爲狼妻產子後遂爲高昌國 增 佛寺童子 道旁女人 宋王[illegible][illegible]臨徐州感德著於彭 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 中以報白狼銜衣救己之德也詳前銜衣注　白澤圖 百歲狼化爲女人名曰知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

母兄弟丈夫娶爲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去

狼四

【原】去腸（禮狼去腸不堪食）解變（抱朴子曰狼壽三百歲則解變化爲人形）乳烏
孫（烏孫昆莫棄於野狼乳之時初生也）入咸市（洪範五行傳秦時狼入咸市也）知殷
興（白狼知殷家之興）【增】狼村（穆天子傳春山百獸所居爰有狼村）狼烽（埤雅古之
烽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風吹不斜故曰狼烽）狼籍（羅志狼起臥游戲多籍草草多狼藉）狼
塋（李林甫以王鉷驗刻倚之使鷙擊狼塋）狼乳溝（地里志陝西慶陽府有狼乳溝乃稷棄於
野狼乳之地後人遂以名溝）避狼城（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陽有避狼城）

狼五

【增】詩 宋陳師道捕狼詩曰一狼將四子一嶺走千羊意
得無前敵時乖闕後防寧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使
烏鳶飽空令豺虎傷
【原】賛 晉郭璞白狼賛曰矯矯白狼有道則游應符變質
乃銜靈鉤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增】表 唐崔融賀白狼表曰金精累爍鼓鑄於陰陽玉毳
霜翹騰倚於郊甸應時乃出野心狎而無鷙有道則游
貪性馴而不搏

淵鑑類函卷四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

獸部二 犀 象 兕 貘 熊 羆附 貔附 鹿 麋 增麈 增麞 增麂 增麝

犀一

【原】爾雅曰犀似豕形似牛猪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
色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
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增】本草釋名
曰犀字篆文象形梵書謂犀曰朅伽 林邑國記曰犀
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嶺
表録異曰額上者爲兕犀有奇文鼻上者食角也差小
爲胡帽犀一云有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亦有一
角者 【原】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
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鷄也得
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
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爲叉導者得煮毒藥爲湯以此
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增】北戶錄曰通犀置
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中
毒箭刺於瘡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宋書曰
駭鷄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 酉陽雜俎曰犀之通
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角之
理形如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

插腰鼓插倒者一半以下通正者一半以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又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隨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原 南州異物志曰黝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內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增 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 廣志曰犀角之好者稱鷄昧白 世言犀望

星而星入角續夷堅志凡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形惟韓魏公琦犀帶中央一片乃鹿銜花孝宗犀帶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 本草集解曰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於角上故曰通天但以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又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爲正透黃中有黑花者爲倒透花中復有花者爲重透並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烏犀純黑無花者爲下品 五溪記曰山犀食竹木其小便即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采之名曰黔犀 南越志曰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

水爲之開 原 漢書曰烏弋國出犀牛 增 唐書曰墮和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犀中最大者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帶胯散而色淺者即拍爲盤楪器皿之類 五代史曰占城獸之奇犀 歸田錄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埤雅犀最難擣銷成小塊以薄紙包置懷之中令近肉使人氣蒸潤乘熱擣之應手如粉 王粲游海賦曰羣犀代角

犀二

原 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鷄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鷄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蜀王本紀曰江

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犀角十 又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 增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尸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斷以爲釵每夜輒見小兒繞床頭啼叫云

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江夫人月餘遂斃　名苑曰宋岑獲通犀賣與廬陵王義眞　開元遺事開元元年冬至交阯國進犀角一株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放殿中溫然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　英華曰貞元十二年南海獻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　杜陽編曰寶曆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又曰文宗延學士於內廷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犀以賜之　宋史曰周顯德五年占城國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　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大中初女蠻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牙悉備洪武初九眞國貢獨角犀

犀三

原 駭雞之寶　通天之珍（並犀角）驅周　獻紂（上詳象二王子）（下註犀二 韓詩外傳）食榆　刻石（爾雅犀有二角一在鼻一在額鼻上食角也小而不一）（噴食榆棘 犀二劉王本紀 下詳）馳烏弋之名　擅黃支之美（皆出犀處）

增 却塵　辟水（述異記却塵犀海獸也其角辟塵置之於座塵埃不入）蠲忿　鎮帷（物類相感志同昌公主有蠲忿犀犀珠如彈丸入土不朽帶之令人蠲去忿怒　杜牧詩金盤犀鎮帷）駭狐　臥魚（淮南萬畢術犀角駭狐　北夢瑣言楊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貲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夫人至新婦既臺上視果楪乃臥魚犀坦拂袖出）照渚　入海（晉書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自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未幾嶠卒　歐陽詹詩何但入海亦靈犀）戴戈　爲算（藏之北戶注 元康末婦人以犀角爲斧鉞戈戟 唐五行志張易之爲其母爲犀算）

犀四

原 梁山之美（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巴浦之犀（其可爲子）揆角（蜀都賦揆犀角……則）尚多（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毛奇（韓愈詩毛奇覩象犀）

增 開樂（異物志海中水犀樂人始山南兩道觀察……）抑放（……使奏爲人所獲宜示衆州犀牛見差官迎起開廷與至上於便殿關之……百官云上處傷物性命中使押運本道放於東州之野云）

投珍（孔帖李勉爲嶺南節度使……）影犀（[illegible]）靈犀（[illegible]）響犀（杜陽編……）異犀（[illegible]）剌犀（孟郊詩……）

犀五

增 行（唐白居易馴犀行曰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

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芻鏤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鍾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氷卧霰苦蹄跼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顏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原 贊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賭嬰災因乎角犄

原 序 晉傅咸犀鉤銘序曰世稱駭鷄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鷄見影而驚故曰駭鷄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象一

原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之精散為象變江淮之桐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　許慎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 增 本草集解曰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面目醜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許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卧則以臂著地其頭不能俯其頸不能回其耳下嚲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卷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纔尺餘耳交牝則在水中以胸相帖與諸獸不同古訓云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　翻譯曰象一名那先　韓子曰象之大者謂之豫賈侍中云不害於物 原 吳錄地理志曰九眞郡龐縣多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饒之　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增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多象 原 又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增 酉陽雜俎曰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窆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國多白象　瑞應圖曰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白象至虞衡志佛書云

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　又曰交阯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窒門象飢人緣以飼之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　又曰羣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孤象者敗羣之物不容於羣象蘊毒無所發故尤可畏也　埤雅曰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則合　又曰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

象同字　又曰象身具十二肖物惟鼻是其本肉 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 增 韻府曰象被逼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害也 原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增 眞臘風土記曰象牙殺取者上也自死者次之蛻於山中多年者下矣或謂一歲一換者非也　本草發明曰世人知然犀可見水怪而不知沉象可驅水怪按周禮壺涿氏掌水蟲欲殺其神者以棹木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而淵爲陵注云棹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

於木而沉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又陶貞白云凡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傍合丹竈以象牙夾竈得雷聲乃能發光觀此則象之辟邪又不止於驅怪而已也　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潛下刺殺之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寰宇記曰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視聽抄曰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獨畏煙火光用長竿接茅把於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數

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　草木子曰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輙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　談苑曰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安南志曰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鬭人人登樹取衣挂樹枝緣他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及枝倒不見人怒蹋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麤連皮煮易熟牙笋足掌肉稍佳 原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高誘曰髦象肉之美者） 增 韓子曰人希見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

皆謂之象也

象二

增帝王世紀曰禹葬會稽祠下有羣象耕田　原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增豫章記曰仙人王子喬駕白象游於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爲石　漢書曰武帝時南海獻馴象　原萬歲曆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之則從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者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若有哀狀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

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潔淨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况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服之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測其理鄧

王沖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之　又曰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於劉禪　增拾遺記曰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曹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原晉諸公贊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皋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祝之而殺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異苑曰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有齒以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增南史曰沈攸之爲荊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伽藍記曰元魏永平二年乾羅國獻白象背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眞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令徙於永橋南道象坊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束刃於鼻令

崑崙奴駝之以戰楊忠射之象反走　北史曰隋文帝遣大將劉方等擊林邑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　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有大象者弭災患力兼十象彊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又曰自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豢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悉放於荊山之陽

又曰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跽自咎其王近適則舁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　又曰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卒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西域記曰有一僧行遇羣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卧引沙門手至所苦處乃竹刺沙門爲拔去之裂裳與裹餞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　類苑曰宋淳化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當在前左足果得之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春故知之

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知象無定體　癸辛雜志曰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隨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象三

原　藏牙　役鼻　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馴良承教…

泣子　哀雌　…所如不美…必尊泣死閔子不悴何忍哉不可論下詳…

燧尾　天竺戰　蒼梧耕　焚身　…左傳吳師…楚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范蔚宗後漢書天竺國…東南…

…十餘男大國也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騎駝往來郡有寇東象以戰　皇甫謐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

身倍數牛　目不踰豕　象萬震南州異物志象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詳上　南方之美　瑤光之精　詳上　六尺以七尺取之大如下詳其所食物貢　皆以下詳郭璞贊　象一象爾雅運斗樞　行孕　出骼　白象行孕垂耳文出骼　巴蛇吞　師子擊　楚辭曰巴蛇吞象何下詳　象師子　若大重而輕其實則不知可稱其數少也　刻舟稱　吾鼻　泣　太祖欲知象重而不可稱少子蒼舒曰置象於舟刻其水痕而以土實之則… 詳吾鼻　孔阜孔碩　既閑既信　身毒之戰　昆陽之陣

公贊　上世祖一象王莽　吾鼻輪囷　增　瞠目憤怒

諱象人紀傳　與世祖戰昆陽驅象　明皇雜錄明皇每賜宴設酒樂引大象或拜或舞動中書律及西幸蜀祿山驅掠舞馬舞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幽燕戎王胡長多未之見因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給之象…

之象皆喤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怒盡坑殺之

大客　**伽那**　異苑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遇象以鼻卷之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所曲地以鼻握長牙數陳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常為大客所犯若念此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境絕無其患　北戶錄貴翔法師曰象一名伽邪

感雷　**識水**　字說象嘉感雷其之利而文生埤雅象牙生理公園雷聲又曰象性識水能浮水出沒

吐丹　**化**

石　紀聞許道士李終陵以玉象子如參許與李德裕曰以丹沙置象鼻下象服淇砂復吐出乃可服又出一金象云與丁為鴉贊皇服之猿而食少乃求採妹異數百人後南臺生道土怒索象公不與至鯉魚章一象自船飛出光發獨天公乎字山川紀異河南府有象花遼傳漢時西域僧以象以至清陽化鬼石今石象猶有

合節奏　**知曲直**　嶺表錄異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留王姿漢使於百花墻樓前入舜象曲動樂作發倡引入象以全謂銘自錦結垂身段部

詠擁騰躍動頭尾皆合節奏能知人曲直有疏於音行立而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慮時咋矣莫敢競者

添跡　**埋牙**　**奇毛觀**　**赤手縛**

朝野僉載交趾有象之有理者即宗元心　沃野象跡　元稹詩埋牙獨石壞　柳股而詩山奇毛餘　詩赤手縛象犀　象韓犀宏　王安石

象四

原

踏土若耕　論衡象耕虛也蒼梧多象為土若耕

任重若馬　雲南象負重致遠若牛馬

馴象　**奇獸**

增

香象渡　內典同亦佛於異說一味之法然此証各有差　涅槃經馬象三獸渡河兔渡則浮馬渡及半唯大香象徹底截流有異耳

越童鈎　范至能虞衡志凡制象必以鈎象奴正跨其頸以鐵鈎鈎其頭欲其左鈎頭之右欲右鈎左欲卻鈎額欲前不鈎欲其跪伏以鈎正按其腦按之痛則號鳴其行齊皆有鈴以前知左右之其形唪大而不勝痛故人待以鼓仞之鈎鐲

焉馴之久者象奴來則低頭跽前左騰人踏之以坐則奮而起行

不畜淫子　說文象性有所不畜淫子山經象性妬不畜淫子

必泣子皮　酉陽雜俎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

青象　北戶錄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供御陀國有青象

鬪象　後魏書乾陀國好征戰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持刀

撲象　僧順法師三破論或有二盲使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箕其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獲象一分終不得全象之實說泥亘是死負樣象之一盲矣

攢象　左傳撝象不出門

象鞋　宋萊視灣杉象鞋者用厚才當中審宗穀力谷其是中枝大韋其末上句窮之外厥圍沒鑿之如今唾石不加俟室密埋方其往桼之所以草遺之傷殺足木上必骨下安中其免者維川貴其足不能自扶人跡俗貴其肉不能食般轉謂之筆鞋然猪能以可傷人人未教近數日後背利則象鏡書鋸之而分其肉留其皮起淵切作條研乾連蜘牢用皮弁象王勒部郎

象路　周禮象路朱樊纓之建大赤以朝與越以試

象帶　象蹄教訪犀作帶

象籠

象邸

大子以象牙為火籠

象五

增　**詩**　唐李嶠象詩曰鬱林開郡畢維揚作貢初萬推方演楚惠子正焚書執燧奔吳戰量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車

增　**賦**　唐人馴象賦曰乘之便習或訛或立動高足以巍峩引脩鼻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將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槮槮眼星翻而熠熠驅之則百獸風馳翫之則萬夫雲集　杜洩馴象賦曰維彼馴象產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幽巖

之麓飲清流於長江之滸不忌於人如得其時　獨孤
授放馴象賦曰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
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惜乎焚軀知拜跪兮則有
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
阜出平林而瞠目
原 贊晉郭璞贊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
踰豕望頭至尾動若丘徙
增 文唐常袞賀文丹國獻白象表曰黃皺飾冠白鐺玩
耳伏柔羣象牽置闕前低回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而
來庭與百獸而率舞

兕一
原 爾雅曰兕似牛一角重千斤　說文曰兕似野牛青皮堅
厚可以為鎧嶓冢之山其獸多兕 增 山海經曰禱過
之山其下多犀兕　交州記曰兕有一角長二尺餘形
如馬鞭柄　本草集解曰牸是雌犀文理膩細斑白分
明俗謂之斑犀　本草釋名爾雅翼云兕與牸字音相
近猶㸺之為牯也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後人
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為不同耳 原 毛詩
曰酌彼兕觥　論衡曰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
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水中之

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戰國策曰楚王
游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
而歎曰樂矣今日之游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增
呂覽曰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
王而奪之王命立誅之左右諫乃止未三月子培死荊
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子培之弟進請
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
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
爭之故欲王持千歲之壽也伏罪而死王令人視之於
故記果有乃厚賞之說苑作射科雉

兕二
原 殪弓　出柙詩率彼穰兕虎張我弓北大兕兕宣時下詳　投角　觸
老子善攝生者兕無所投角文若奔兕之觸集婦未足以躋其易　觸壓
西都賦狂兕職豐盧華海湖賦擊猿虎與兕東譽寶而覺踔怨書嘷而蓋鮨　增 蓋鮨
郭璞江賦水兕雷咆乎陽侯杜甫詩雲霧埋山菁兕吼　雷咆　山

兕三
原 不遇老子陸行不遇兕虎　不避莊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　增 伏兕淮南
子兩虎不鬪孝伏兕之旁　水兕五代史占城水兕　白兕唐六典白兕為上瑞　彈
兕楚辭君王親發弓彈青兕　兕觥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兕善技觵酒能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
觴故先王以兕觥爲罰爵以示戒也　兕甲晉語叔向曰昔我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

封於晉 却走（李白大獵賦犇兕以却走） 寒吽（杜甫詩山寒青兕吽） 蘇前致（杜甫詩暮前生致九青兕） 東南有（陸龜蒙詩東南有狂兕獵者西北失利麘白冥冥獨此清夜止）

兕四

原 贊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獬廌一

增 獬廌廣韻作[illegible]（獬同）[illegible]（豸同）一名解東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廌二

原 奇獸（者帝問何食飲曰食薦春夏處水澤 秋之矣似拘與服之獬鳥神平也 經獬告注忠而邪則觸之圖則未止 所在也東北气之獸也論衛獬廌 足或曰似能能知曲直注讒有罪獄 疑首令羊頭之舉陶敬羊跪坐事也 類林獬廌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陶之均是獸 也其好爲不同故君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䶊獄筋銘獬廌薦角比干 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 神羊（誠叏獬豸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獸如羊 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 觸邪（一角手也責乙四 故立獄皆東北依） 識罪（異神） 增 爲冠 銘笏

獬廌三

原 毛爲帳（田俅子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 增 不識字（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以告密進用高元禮教之曰如問君不識字宜對以獬豸不識字而能觸邪思止以對后大悅）

熊一 羆附

原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春出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異苑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伏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才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增 本草釋名曰熊者雄也熊字篆文象形俗呼熊爲豬熊羆爲人熊各因形似以爲別也在陸曰熊在水曰能即鯀所化者故熊字從能 原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 增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主風痺 又曰其脂燃燈煙損人眼令失光明 齊東野語曰熊膽善辟塵試之以淨水一器塵幕其上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也 酉陽雜俎曰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亦有兩種豬熊其形似豬馬熊其形似馬 瑣碎錄曰熊食少許鹽即宛轉而死胡孫亦然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熊羆瑞獸也 宋書曰赤熊佞人遠姦猾息則入國 原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熊二

【增】纏子曰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厨人　【原】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遂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熊其祖也

【增】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於文帝別囿學格熊後逢能空手搏熊莫不絕脰　漢五行志曰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卒不寤　【原】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咨歎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和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虎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得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旦覓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

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為熊矣　【增】宋書曰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劉元度以獻　宣室志曰張鋌夜次巴西巴西侯請見置酒邀六雄將軍至黑衣其狀頎然天將曉鋌悖寤見巨熊臥於前所謂六雄將軍也　酉陽雜俎曰唐高宗時伽毘葉國獻天鐵熊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獸皆沸能擒白象師子　熊羆雖

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黄白者羆也小而色黄赤者魋也建平人呼魋爲赤熊陸璣謂羆爲黄熊是矣　爾雅曰羆如熊黄白文注曰羆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熊陸璣曰有黄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美　埤雅曰羆縱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横目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一說羆有黄赤二種披猨人立絶有力者　爾雅翼曰貑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而甚害人　唐柳宗元羆說曰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　宋陳師道羆說曰晉人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彊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顛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熊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羆之謂矣　戴記曰有健婦姜氏夢大羆而孕

熊三

原 帝師之兆 周文王卜獵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乃太公呂望也 男子之祥 毛詩 食蹯 碎掌 楚太子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乃縊死注熊蹯

獸外叔也[illegible]　狀似越椒　夢入晉寢 [illegible]

增 蔽泥 [illegible]　能火 [illegible]

窺屏 [illegible]　買櫃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設席 [illegible]　爲冠 [illegible]　和丸 [illegible]　試 [illegible]

賦 [illegible] 第十一 [illegible]

咆 [illegible]　深林 [illegible]　守 [illegible]　翠微 [illegible]

熊四

原 蟄獸 [illegible]　說才 [illegible]　黃熊 [illegible]　赤熊 [illegible]

蛟 [illegible] 如熊如羆 [illegible]

增 熊經 [illegible]　熊館 [illegible]

迷失道路矣

熊侯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伏伍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也 熊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象西方白虎之數故斿六 向我啼杜甫詩青兒黃熊向我啼 深叢見杜甫詩深叢見狐羆

熊五

增 詩 唐李嶠熊詩曰導洛宜陽右乘春別館前昭儀忠漢日太傅翊周年列射三侯滿輿師七步旋莫言舒紫褥猶異飲清泉

原 啓 梁劉孝威謝熊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璧殆獲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移王之寶

鹿一

原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音肩 又曰麔大麃牛尾一角麐大麐旄毛狗足旄毛猥長也 說文曰麐或作麃或作麞 增 又曰麔大鹿也 本草集解曰鹿馬身羊尾頭側而長高脚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則解大如小馬黃質白斑俗稱馬鹿牝者無角小而無斑毛雜黃白色俗稱麀鹿麀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性喜食龜能別良草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外向以防害臥則口朝尾閭以通督脈 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極大而色蒼黃無斑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 本草釋名曰鹿字篆文象其頭角身足之形斑龍名出澹寮方按乾寧記云鹿與游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得稱龍或以此與梵書謂之密利迦羅 仙釋書曰鹿一名伊尼

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為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雒生鹿 衛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增 山谷曰鹿性警烈多別良草但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苨也 鹿至春瘦蓋困游牝多也及夏惟食菖蒲一味即肥

原 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增 述異記曰鹿千歲則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黑 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夫鹿者純善之獸王者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增 舊說鹿者仙獸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原 范蔚宗後漢書西夷傳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艸華陽國志云此

鹿出雲南維摩山　增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茶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其腹中胎常以四月取可以治蛇虺毒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陵郡雲陽山點蒼山產兩頭獸似鹿前後有頭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或見之　酉陽雜俎曰雙頭鹿矢名耶希夷人謂鹿爲耶屎爲希（按唐蒙屎字又音希即此矣也）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　扶南國以鹿駕車其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又回鶻豢鹿若牛馬惟食酪俗以駕車　原史記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幣薦璧然後得行　毛詩

曰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增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晏子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廚　原韓子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增劉子曰鹿形似馬而訊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鹿二

原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增又曰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井公博乃駕鹿游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茄臺獵茄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迕乘而逆天子乘渠黃之乘焉　原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增爾雅曰古稱馬似鹿今荊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原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

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尺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鹿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穎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又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床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
不立爲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
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
矣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白鹿
一頭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列仙
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險絶
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答
曰龍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朮絶穀入華山後故
人遇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 又曰沈羲道嘗於

路逢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羲道 廣
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虎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
冢列植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增 又曰唐頌字德雅番
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原 三輔決
録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
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增 晉
書曰石勒微時嘗傭於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從
旁過軍人共逐之勒乃獲免俄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 述異記曰餘干
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刻

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 宋書曰晉咸和四
年長沙郡還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
就光光遂抱取奉獻 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年十
五六便服食絶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與之俱往
還後遂不復還家 搜神後記曰淮南陳氏於田種豆
忽有二女姿色甚美著紫襭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
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浙
江志曰嵊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
此山鹿孕而傷既産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
爲僧後鹿死處生草名鹿胎草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

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側有一鹿每襲哭輒遶墳而悲鳴
南史曰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曾有
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療愈然後去 梁京寺記曰
天監中有郡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
而流泪以爲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産育就庖哀切同被
剹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爲伽藍小莊嚴寺是也
唐書曰褚無量母喪廬於墓有手植松柏鹿常犯之
無量泣曰山中草木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
守護俄有羣鹿近廬悉馴狎不復侵害 會昌解頤曰
明皇幸温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會昌新豐

也　宋高僧傳曰唐京師安國寺釋元康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絶異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係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人皆駭觀焉　唐會要曰貞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士幹致白鹿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放於苑中　遼史曰遼法鹿歧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鹿至命耶律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　又曰車駕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乘犯蹕耶律斡獵以身當之鹿觸而顚

鹿三

原

四駕（[illegible]上宮中有四鹿駕白鹿而過[illegible]）　六飛（[illegible]有實[illegible]然巨闕初成之時[illegible]）　三角　七星（[illegible]安彭曾射一鹿[illegible]居年月存焉[illegible]）

求友　鳴鹿（[illegible]鹿鳴求其友[illegible]）　黃衣　紫纈（[illegible]乃後鹿背[illegible]有一黃衣[illegible]陳義[illegible]幽明錄）

齊逐　戎掎（[illegible]韓詩外傳[illegible]景公[illegible]使[illegible]吾君[illegible]）

賜百金　壽千歲（[illegible]管子[illegible]桓公之問管子[illegible]戎掎之[illegible]）

（秦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爲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王金千斤　下詳　鹿一金抱朴子）

老子乘　王母使（上詳　鹿二頭[illegible]記孫柔之瑞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有金方也）

擇音　走險（左傳古人有言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無虞　不鬭（易曰即鹿無虞　鹿有角不能鬭）

擾墓　踞墳（皇甫謐高士傳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illegible]白鹿乃馴擾其墓下[illegible]孝子傳）

銜哺　寃賓（[illegible]）

解角（月令夏至之日鹿角解[illegible]）

羅氏致　中原逐（[illegible]）

居澤　充庖（[illegible]）

藏湟中　死樹下（莊子鄭人[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　鹿

遺矢（[illegible]）　六月生　千（[illegible]）

歲白（[illegible]）　猛獸致　隱士養（[illegible]）

或騰或倚　食蒿食芩　攸伏　與游（[illegible]）

麌麌　跂跂（[illegible]詩[illegible]）　甡甡

濯濯（[illegible]）　俟俟　儦儦

增

林獸　角仙（[illegible]）

仙客　人形（[illegible]）

（角[illegible]毛中得一銅[illegible]抱朴子[illegible]白鹿上[illegible]）

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人著黄練單衣葛巾到其前
曰勞手有之乃手苦中出笑人足二人斷見乃鏡乃見是
鹿也因問之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
爲人形言訖遂變其中鹿而走去
人語　黄簪
志開寶七年金陵苑圃中鹿忽作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
亦吃收名于叫牧者作汝日以說身苑圃鳴之兆
拘言我明年宋師上至至鹿作人語以詭得小鹿
彷佛鹿上宋叫鹿作牧說鹿叫死之
之注　貫環　得珠
葉字博物志曰不能鹿必爲　東西陽一雜八部十下
手克驅續鹿以鹿爲瑞鹿其中下不
如石光明乃已以心得必有也鹿
以意推畫之融
也珠變之年也五十
遂跡　子學年也五吉子
夢皮　玉篇從跡

於此鹿者黄列子云者嘗遊獵於江中射五
色神鹿時于野鹿走于湯井後有服山得仙
明皇中人時以其鹿在宮中飲之以是實
國太腸中結號洞端欲鹿飲鹿解後有日
流於腸中號其洞大飲宮西解將軍
角乃上鹿　全史宗明昌五十年
前貫渡上鹿　全日黄帝五年宮中有鹿犯
蛇吞　箭貫　犯樹　街花　注酒
貫錢　解上鹿銜之鹿以唐書
償錢　以唐書
我是天一使傳來便相差謝一取境牛頭之責　傳
之歸天使來與一牛
放麑　射母
秦西巴載之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
大怒逐居三月復召以爲子傅曰夫不忍於麑又且
忍吾子乎故云出獵遇麑推其仁可以託國
吳唐春日將兒出射獵遇命鹿鹿將麑唐射鹿母記
鷄還悲鳴而死唐伏於草中數一麑鹿上下將射復來唐又射其
母應弦而倒至前傷又逢一麑鹿上將射箭發及激
其子唐撫弩抱兒何異而哭聞空中呼曰
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駭不知所在
懷符

投書　古今注漢明帝時七星鹿出荊州江陵兩角之
間有道家七星符七花符詩山田鹿下投書去
隨車　入畫　漢書鄭弘白鹿隨車弘怪問主簿黄國賀
曰二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果爲
太尉宋崇寧間獻有李贊華畫
十角鹿圖贊華東丹王歸鹿者
牟息物詩張籍詩
雙角茸尾促
號山　飲泉　角蒼　尾促見上
杜甫詩鹿賈島詩號山無定峰
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飲若似是別
有野鹿人見一鹿生長飲泉
兩頭　千角
鹿四
游姑蘇　子胥曰吾見麋鹿游姑蘇臺也
游上林　古詩白鹿游上林
原增
鹿市　三輔黄圖經蜀郡臨邛有鹿市二十丈崖有穴如百餘步口故名方七百
山之鹿一日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鹿洞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廬山嘗畜一白鹿名其洞爲白鹿洞
鹿王　事苑楚王獵於雲夢澤羣鹿千餘王令
淮南張西鹿入一大谷中分紛無他道王

將令引弩發其盡殺之忽一大鹿突而走至王前
思而人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因於此谷中
大王如畫取之則我一族絶滅無遺類矣願大王不
釋之願白今日之獻鹿則長享矣而我等不至
織絶也王異之遂一大鹿可以往鳴以
呼其羣行而出入大關山道絶之是日有
其羣出入大關山而去自是日
獵者三年王廟爲鹿王廟
人獵其事爲立王廟
鹿孃　異記陽山在陵女遊在其山
鹿仙　手孟年七十與仙人同事人文秀冠一
女有村人與女有地鹿長與兄時
鹿仙
武帝　鹿孃　流爲別立二祠
觀之口鹿孃
千歲之
赤鹿　山海經曰禹之時　黑鹿　異苑黑鹿皆有中山人黑爲鹿皆成仙者說人得黑鹿為鹿食之
仙鹿　張衡南都賦曰南山一名天山形大如牛肉一千斤名雪
神鹿　金樓子夏禹於河承之
神鹿仁於酉陽雜俎鹿五色鹿盧陵觀紹弟為
六頭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
傷且復不利陸澗之獵者一發矢帶箭而去及之逐射
者墜崖折左足
鳴鹿　元都觀老鹿每有客來鳴道士候之無失
兩鹿　漢成帝末

年宮中兩一蒼鹿殺食之味甚美 **瘞鹿** 六帖棄洗休沐日分樓見人於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參軍裝寬居也適有飾鹿者致而去不敢白歎故瘞之詠嗟異妻以女 **銀鹿** 吳越王錢鏐年三十無子知妾生弘微夫人慈愛如一嘗置銀鹿帳前坐諸兒於上弄之又顏魯公家僮名銀鹿 **野鹿** 鑑上古民如野鹿 **雪色** 杜甫詩刻設林中雪色鹿潏者生皮回明毛 **銅牌** 津陽門詩長生鹿瘦垂銅牌

鹿五

原 詩古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腊之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增** 唐李嶠鹿詩曰涿野聞中冀秦原闢帝畿柰花開舊苑萍葉靄前詩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首別心期 韋應物麑獲子鹿詩序麑獲子鹿憫園鹿也遭麑之機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詩曰麑獲子鹿畜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蹶蹶亦聞呦呦誰知其思巖谷云游 又述園鹿詩曰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麑班始力直麚角已蒼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游山澤跼促誠可憐 施肩吾山中翫白鹿詩曰繞洞尋花日易銷人間無路得相招呦呦白鹿毛如雪踏在桃花過石橋 皮日休鹿亭詩曰鹿羣多此住因構白雲楣待侶傍花久引麛穿竹遲經時踏玉澗盡

日嗅金芝爲在石窗下成仙不自知 宋歐陽修馴鹿詩曰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嚙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蘇軾仙都山鹿詩曰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游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客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青艸無行迹 蘇轍白鹿詩曰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漫依人列影氷浮水飛毛雪灑塵獨游塵已倦忽見乍疑神野色明幽步煙蕪薦臥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眞

增 賦漢公孫詭文鹿賦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細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原** 唐虞世南白鹿賦曰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於名都既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毫應圖宴嘉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流名典謨 **增** 呂溫由鹿賦曰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

曰由鹿俾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槃於蹊逕設伏以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麌麌狎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僞款旻倉卒禍發所忽望林巒兮非遠頓町疃兮未減風號澤而北迅日奄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畔呌餓麛於間月

原 頌 吳薛綜白鹿頌曰皎皎白鹿體質馴良其質皓曜如鴻如霜

原 序 晉袁山松白鹿詩序曰荊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上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復北岸有一白鹿因過江行人見之乘力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崿而去於今此壁謂之白鹿

原 表 魏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麀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增 唐令狐楚賀白鹿表曰懿此異獸挺茲奇表在嶠山之側宛足隨仙來覲闕之前如將率舞

原 牋 宋孝武帝在彭城參佐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麋一

原 麗龜 解角 左傳晉鮑癸逐楚樂伯樂伯射麋麗龜以獻癸癸乃止 月令仲冬麋角解

增 喜音 善迷 陸佃云麋喜音聲白虎通熊為獸巧猛麋為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

觸犀 狎犬 太淵經麞麋觸犀 柳宗元文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俛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負子 觸之 泰州志海陵沿海州上蘆草無際羣麋焉大以走人欲捕之鋪麋不復益常兩兩從負其子而行 史記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使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

麋二

原 蒙虎皮 史若使澤中之麋蒙虎皮人攻必虎也

乞麋角 北齊河間守崔謀恃弟暹勢從李繪乞麋角鵝翎繪答書曰鴻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捉走以事佞人

熒澤見六 傳楚潘黨逐晉魏錡及熒澤見六麋錡射以獻潘黨乃不逐也

逢澤有介 傳述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多 春秋莊八年多麋 注麋多則害五穀

瑞 晉書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增 澤獸 傳澤有介麋方言云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

陰獸 埤雅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說者以為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鹿陰而隕角麋角者挾陽之陰也故應陽而解角

黠獸 楚冀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明蹄而既已也因是走而冒人獵者知其詐為聚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跡纏 埤雅麋性迷惑故其跡纏而不解

脩角 文粹招北客文曰巨麋如牛犄角如劍

麋有四目 埤雅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者是也

麋茸補陽 埤雅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惟麋角自生至堅纔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

石計一日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長神速無過於此此骨肉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之强精髓也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

逐麋（鬻子使臣捕獸逐麋則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事之）麋

畯（博物志南方麋千百為群食澤草踐處成泥名曰麋畯人隨此種稻）

鞿（ ）爾為羣（ ）何事鞿

麈一

增 埤雅曰麈如鹿而大其尾辟塵取置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黯以拂氈則不蠹 名苑曰鹿之大者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為準於文從鹿從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華陽國志曰郪縣宜君山出麈尾謂之荒鹿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蜀都（ ）

麈一

增 從柄（ ）

麕一

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麕 說文曰麕麞也 爾雅曰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迹解絕有力豜

增 本草釋名曰獐人舞采則麕麌忭視麐喜文章故字

從章又喜聚散故又名麕囷圓倉也（國語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大者曰麃古語云四足之美有麃是矣 埤雅曰麞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章者偉偟也蓋鹿皆健駭而麞性尤怯飲水見影輒奔粗豪者食其肝心便即小膽 本草集解曰麞秋冬居山春夏居澤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大者不過二三十斤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麞其皮細軟勝於鹿皮夏月毛毨而皮厚冬月毛多而皮薄也 符瑞志有銀麞白色云王者刑罰中理則出 李衛公說道書中言麞無魂故可食 陶隱居云麞鹿非辰屬又八卦無主即生死無尤故道家以為脯 本草發明曰麞肉同麋肉釀酒良道家以其肉供養名為白脯（ ）

原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呂氏春秋曰使麕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增 古今注曰麕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麕白銀之麕（今地中得金大郎古王）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麞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麞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麞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詔百官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增 南史曹景宗曰我昔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作餓鴟叫逐麞數肋射之此

樂使人忘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游於庭至暮而去麞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增】職林曰李林甫作手書慶人得子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將行牲牝麃各一爲瘞祭 金史曰宗雄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

麞二

【原】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綱罘罝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麞 宋陳與義題易元吉畫麞詩曰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廬有林谷雌雄相對目炯炯意閑不受榮與辱擬皮皆眞豈自知坐令猶犬羞僮僕我不是李衛公欺爾無環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鏃明窗無塵簾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

【原】表晉王進上白麞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麞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

【原】啓陳徐陵謝賚麞啓曰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仙禽已同監浦頻蒙

大鸞更與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麂

【增】麂大麕一作麈毛長狗足好作聲其大者名麖 本草釋名曰麂味甘旨故從旨又字說云山中有麂麂必鳴以告其聲几几然故曰麂 本草集解曰麂麞屬而小於麞其口兩邊有長牙好鬭其皮爲第一無出其右者但皮多牙傷痕其聲如擊鼓鈸 又曰麂居大山中牡者有短角黧色豹脚脚矮而力勁喜跳越其行草莽但循一徑皮極細膩鞾韈珍之符瑞志有銀麂白色令施州山中出一種紅麂紅色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麖麂 淵覽曰鹿食龜麂食蛇 五色線曰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爲三足白麂時出於山上

【增】詩唐杜甫麂詩曰永與淸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麝一

【增】本草釋名曰麝之香氣遠射故謂之麝或云射父其形似麞故俗呼香麞梵書謂麝香曰莫訶婆伽 陶隱

居曰麝常食柏葉及噉蛇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内急痛自以足剔出置尿溺内覆之皆有常處與象之藏齒犀之藏角皆自珍其貨也人得之者此香絶勝非但香且辟惡　麝如小鹿有香其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田貍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甚多所遺糞嘗就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所獲人反以是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絶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髙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本草集解曰麝香聚處遠近草木不生或焦黄今人帶香

入園林則瓜果皆不實是其驗也　又曰麝居山麞居澤以此爲别　又曰麝第一生香名遺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極難得價同明珠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之其三心結香乃見大獸捕逐驚畏失心狂者墜死人有得之破心見血流出脾上作乾血塊　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天寶中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以針刺取之香倍肉麝

麝二

增 投巖 食柏 李商隱詩投巖麝自香 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懷香 吳筠賦麝懷香而賁害但伐巧以招射 采香 許渾詩尋麝採生香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

獸部三 兔 貉 狐 猿 增 貍

兔一

原 爾雅曰兔子嬎其迹迒絶有力欣 增 說文㲋兔曰毚曰㲋 本草集解曰兔大如貍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銳上脣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趺居趫捷善走其大者爲㲋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兔無雄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速雌兔眼迷離可破其疑矣 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兔 又行失

瑶光則兔出月 增 雅述曰兔以潦爲鼈鼈以旱爲兔熒惑不明則雉生兔 原 王充論衡曰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氣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 增 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埤雅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 又曰兔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 楚辭曰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 易乾鑿度曰月三

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決也決鼻兔也） 陶氏書曰兔五月而吐子 原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又曰赤兔者瑞獸王者德盛則至 增 又赤兔上瑞白兔中瑞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有玉山白兔 原 山海經曰天池山有獸如兔鼠首以其背飛名飛兔以背上毛飛去 增 酉陽雜俎曰蜀郡無兔鴿 續雜俎曰韋絢云巴州兔作貍斑 寰宇記曰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兔世稱爲筆精妙 原 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

逵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增 淮南子曰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兔二

增 芸窗私志曰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羿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鵷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鵷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

走韜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又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增 洞冥記曰北極有遺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原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謝承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

事母孝母死乃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石勒傳曰莊平民師歡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黑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云云 增 前燕錄曰慕容皝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皝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輦而還宮遂薨　隋書曰

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有孝感其以狀聞　稽神錄曰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裝鷹上韝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已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兔三

原 目赤 背飛（[illegible]詳兔二　古人注　山海經[illegible]） 得翻 進肩（[illegible]）

[illegible]兔觀[illegible]正義之[illegible]得兔[illegible]白[illegible]實以寶 [illegible]令人言[illegible]東觀漢記[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宮馬[illegible]進奏[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 [illegible]兔行[illegible]可[illegible]成 擾室 環山（[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於家[illegible]有兔馴擾其室　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 搗藥 和丹（傅玄擬天問[illegible]月中何有白兔搗藥[illegible]　[illegible]兔[illegible]白日[illegible]神女二人來[illegible]可[illegible]役使也[illegible]） 爰爰 趯趯（[illegible]詩[illegible]躍躍毚兔[illegible]遇犬獲之[illegible]他人有心予忖度之[illegible]又） 舞鎬 游墳（紀年[illegible]宣王[illegible]二年有兔舞鎬　[illegible]） 射首 刻毛（後漢書劉昆[illegible]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illegible]行[illegible]縣[illegible]詳兔二張璠漢紀） 去尻 獻毫（禮[illegible]兔去尻[illegible]）

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推遊國臺中用　獺遂　跧伏文選兔起鳧舉凝漆光庄

殿賊從兔路傳狀指揮　狗顧　人逐書述麋之狗非類兔耶夫兔走於山千人競逐

以其未定　稟星精　樓月魄兔捧斗樞玉衡星散為兔月中有黑兔發於　有三

窟　走百里國策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云春秋後語首有良兔曰東郭逡

日走百里　依山基　走平岡文選詩兔依山基走平岡　增　擾

墓　入宮南史褒有白兔入宮後宮擾門官無從其

得入大錄令蕭自嘗擒者古招其祭宮其後以為蕭占有兔入於窟以為蕭

有郤記商一兔之時雞生果毛兔生角其甲兵與之兆

述異記兔生角者兵甲起之兆至百五十年　生角　隱形

物與子兔懷於子兆毛有文者雞毛兔生角兵甲

嘗盹人國不見熊兔能　鐵腸　金氣貴芮楚王與群臣狐兔

隱形不復見兔鐵腸良工曰可以為劍　劍楚王大逐狐兔於

日而獲之其腸有白毛得金之氣兔含金氣本草兔者明

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氣可食金氣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獸部　五

全也　目孕　趺居兔目不瞬視雄毫孔

梵書謂兔為舍迦　蘇軾詩寶兔又八撥趺居

緩足夾撥提一作撲撻名　舍迦　撲握

而逐　決上韓文南子楚王珮玦逐兔馬達　臏贖是賁　珮玦

玦破乃取而玦重而若之其破愈疾

原　淩蠻

越㲋

兔四

原　園名梁孝王不說游於兔園　馬名漢呂布所乘馬名赤兔　震竹書紀年宣王卅九

年天入瞳兔　苑漢書役兔者大高　穴山　穴處　東郭之名

雉兔化為

兔庵之用　增　封卯地詩毛傳抱朴子山中卯日稱丈人

化丹爐搜神記王一兔發其封一道士

兔者雀飛去須臾　丹自天師宇丹竈一發兔白跳出眾皆曰丹已去矣

也化為雀飛去須臾

擒兔復入爐中　產牀下鄴劉承後漢書儒林傳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

產於牀下　脫兔田單傳背後如脫兔適不及拒　木兔遼史三月三日國

俗刻木為兔分朋射之國俗謂是日為陶里樺陶里兔也樺射也

兔碑北史後魏爾朱榮有雙兔起馬前榮射之曰中則擒之　爾朱榮傳有雙兔起馬前榮誓曰中則萬事稱　雙兔

隆命立碑誌

兔五

原　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丸奉上陛

下一玉柈　增　唐李嶠兔詩曰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

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

惟當感仁孝郛郭引兵威　蘇頲詠死兔詩曰兔子死

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蘇拯狡

兔行曰秋來無骨肥鷹犬遍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

況平田無穴者　宋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詩水晶為

宮玉為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

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

望窺不得空疑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

施亦何有懸光下視罝網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

隨淼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

以窮歸君空衢幽險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余得

為此兔謀豐草長林且游衍　歐陽脩白兔詩曰天冥

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嫦娥宮玉闕金鎖夜不閉竄入淼

山千萬重淼泉清甘寫大壑淼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獸部　六

囷樓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為
翰林寶翰林醻酢委白璧珠箔花籠玉為食朝隨孔翠
伴暮綴鸞凰巢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麝
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為累物
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梅堯臣和永叔白兔詩曰可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
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草茸
月睛殷紅條金線相繫環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
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蔭杵臼今應閑我欲拔毛
為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秦觀答裘仲謀放兔行曰
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
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
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劍槖無難色雖非繼
者意頗寒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致汝償
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陳與義詩曰碎
身鷹犬慚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露深林可終歲雌
雄撲朔莫忘機　楊廷秀詩曰東郭阿毚駞褐裳清馥
不著煙火香嫦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擣藥不許嘗金丹
煉成紫皇喜玉臼自攜銀漢洗偷將欽吻吸瓊漿蛻盡
骨毛作仙子

原 賦晉王廙白兔賦并序曰丞相琅琊王始受旄節作
鎮北方仁風所被殊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
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德齊皇維
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辭云曰皇
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以為基兮廓乾維以為綱方將
朝服濟江傳檄萬國反梓宮於舊塋兮奉聖帝乎洛陽
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
瑞而永安無德則不勝而為災赤烏降於周文兮尚稱
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雊雉登夫
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敎純
原 頌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
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
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奈失鹿於近郊
晉得兔於遠境
原 表晉桓溫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幽則禎祥降靈
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於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
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圖潛沛四
靈可擬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
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游君囿　周庾
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

瑞 【增】唐武元衡賀白兔表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
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　權德輿賀河陽獲白
兔表惟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雪彩
【增】傳唐韓愈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
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
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
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
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泰始皇時蒙恬
次中山將大獵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
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

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狐一

【原】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狃（扭指須反）　詩義問
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胡短反）貆形狀與貉類異世
人皆名貆貉子似貍爾雅貈子貆（其雌者名貔音才亦反今江東呼貉為貔貅）
貒子貗（貒豚也一名貛）又貍子隸（今或呼為豾貍）　說文狐妖獸
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從犬
瓜聲 【增】本草釋名曰狐孤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
類故其字從孤或云狐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即孤也故
從孤　本草集解曰形如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

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佳日伏穴夜出竊食
氣極臊烈聲如嬰兒毛皮可為裘腋毛純白謂之狐白
【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
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貍狼
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增】又曰千歲之
狐預知將來 【原】郭氏淵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
歲之狐為美女 【增】又曰狐五十歲能變為婦人百歲
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
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酉陽
雜俎曰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

月宮有符有醮自可洞達陰陽　又曰狐夜擊尾火出
將為怪必戴髑髏不墜則化為人　或云狐魅畏狗千
年老狐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眞形　淵覽千歲之狐
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山中稱成陽者狐也
【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增】宋
書曰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原】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
狐九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瑞應
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
即至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　又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果狐蓬尾集也　增 狐面白而尾似牛者名玉面專食百果　淮南子狐血漬黍令人不醉高誘注云以狐血漬黍米麥門冬陰乾爲丸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又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彌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故可得而禽也　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穴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貉從爪氏以狐裘也　原 易曰獲三狐　左傳余狐裘而羔袖　詩狐裘以遊　又狐裘綏綏　禮記天子狐白之裘諸侯狐青卿大夫狐貉　慎子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增 商君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晏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居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狐二

原 河圖黃帝生先致白狐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制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　增 竹書帝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原 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翰長毛也[illegible]散宜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瑞應圖曰九尾狐文王時東夷歸之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illegible]狐　增 搜神記曰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illegible]化爲狐　原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趣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雖受閑而伐之代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黑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爲罪也　增 說苑曰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原 漢書曰陳勝吳廣夜所旁叢祠中（[illegible]）夜篝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增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嘗發欒書塚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何

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原】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
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增】搜神記曰後漢建
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
去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
之因將步騎數十人領獵犬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
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
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
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
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

輒與共還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 又曰南陽西郊
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嘗宿亭樓夜
坐鼓琴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
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取死人頭來還語大
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
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
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
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
無妖怪 又曰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
才決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曰欲作文書便留吏

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埽除須
臾便上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
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
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
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
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
百餘因此遂絕 【原】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
見於譙陳 【增】渚宮故事習鑿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
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死往取
之乃老雄狐足上帶絳綰香囊 搜神後記曰吳郡顧

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
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
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
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
旃女正在簿次 又曰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
死有勃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
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
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
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
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

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旬旬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裴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當自解裴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户出明夜有敲門者裴問是誰荅曰伯裘問來何爲荅曰白事問白何事荅曰北界有賊奴發也裴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姦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懼爲伯

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裴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劃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裴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裴會諸侯見斥事不成裴即殺音等伯裘乃謝裴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裴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爲一

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爲婦人衣服淨莊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綵衣者指爲狐魅　唐創業起居注曰辛卯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一黑狐　朝野僉載曰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邨　孔氏帖曰李密即位狐鳴於旁　乾䐗子曰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巳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遂前欲執翁欻然躍入丘中讓之

從焉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涂蛇脫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來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倮霞袿雲衲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爲僧持縑來易復化讓之弟紿取去未幾有勑捕盗內庫綃者遂執讓之付法　宣室志曰李林甫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黑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忽

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一黑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書劉克明傳曰帝嘗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 廣異記曰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徑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咋狐犬 酉陽雜俎曰漢平陵王墓多狐自穴而出者毛皆坌灰 又曰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

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南部新書曰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瀋渚民家犬逐一婦登木而隊爲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 宋高僧傳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噴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有

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從林出謂之曰此狐也其人不信志乃振錫作胡語女遂化狐而走其人叩頭悔過焉 見聞後錄曰宣和末有狐登御坐 冷齋夜話曰鄒志完南遷北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三

原 忌犬 首丘 劉敬叔異苑有人自云廣陵人好音承陽術一事嘗有異氣常以名香自防狐忌猛犬自窮死日誠常了口氣絕使勿令見我尸也死於山陽狀非覺能空印開長不見尸體時人成

請狐也 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持火 聽冰 乞輕傳交有一小揚加蒸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腊視之狐也自此無大叉 郭緣生述征記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驗冰下無水聲然後過可 有三德 長百獸 上詳狐一說文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皆走 應夏禹 瑞周文 上詳狐 呂氏春秋 下見郭璞山海經圖贊 莫赤 粹白 詩莫赤匪狐 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 健走 多疑 楚辭封狐千里注大狐健走千里也 水經注狐性多疑故有狐疑之說也 濡尾 去首 易小狐汔濟濡其尾注汔近也 禮狐去首不可食 陳勝事詳狐二 爲裘 銜書 史孟嘗君有狐白裘 下見郭璞贊 安問 詐鳴 裘網事詳狼下 一腋 七

尾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咸寧二年有白狐九尾見汝南 晉錄 在淇梁 率幽

草 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又 尾大不掉 方傳 肉

食不蠱 狐神獸也其音如嬰兒食之不蠱 青丘山 假虎為威 憑城作

固 風嗥雨嘯 昏見晨趨 黑色獻周成 白容來

晉武 王時狐見周之成 [illegible] 增 沓上伏 [illegible] 禮北斗 [illegible] 在庭

[illegible] 向廬 [illegible]

噑門 入聽 [illegible]

[illegible] 詣仲舒帷 [illegible] 入張華座 [illegible]

[illegible] 皓首書生 [illegible] 元丘校尉 [illegible]

狐四

原 赴穴 穴處 增 神獸 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 水神 韓詩外傳狐水神也 稷狐 說苑孟嘗君謂 [illegible] 黑狐 北方有黑狐者神獸也王者能致太平則此獸見 [illegible] 穴中得書 [illegible] 犀角 駭狐 [illegible]

狐五

增 詩 唐白居易古塚狐詩曰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眞色迷人應過此 宋蘇舜欽獵狐篇曰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蔬夜出傍舍雞畜遭橫害晚登埤堄呼吸召百怪或為嬰兒啼或變豔婦態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跳獵若沸糜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決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群小助嘩嗥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咋巨顙髓血相濡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

穴相穿通城堞幾隤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
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增】賦唐白行簡狐死正首丘賦曰矧玆異質蘊彼仁心
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
而挌損正有芃之質志在愼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
楊濤狐聽冰賦曰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
連白之上惟恐有闇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
後行或逗撓而不遑猜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愼爲
意未踰君子之防　滕邁狐聽冰賦曰聶聲不離於聽
表處薄恐成於禍始畜自援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芃之

軀時行時止
【原】贊晉郭璞山海經圖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
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摽靈符
【增】記唐李華鶚執狐記曰嘗目異鳥擊豈狐於中野問
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豈不快哉因議之曰仁人
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
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
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子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
悲

貍一 總叙

【增】埤雅曰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薶伏之獸也　本
草集解曰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
圓頭大尾者爲貓貍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
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貍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
臭可食似虎貍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皮
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卽此二種也有文
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貍卽靈貓也南方有白面而
尾似牛者爲牛尾貍亦曰玉面貍專上樹木食百果冬
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貍
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貓貍而絕小黃

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𤟹又登州島上有海
貍貍頭而魚尾也　又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
按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則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
劉郁西域記云黑契丹出香貍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
溺皆香如麝氣楊愼丹鉛錄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
貍其文如金錢豹此卽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貍王
逸註爲神貍者也南山經所謂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
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列子亦云亶
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卽此物也又[illegible]眞形圖心
月狐有牝牡而體其神貍乎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

說相合則類即靈貍無疑矣類貍字音亦相近也　又風貍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他樹食果子　又攷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平猴嶺南異物志之風母酉陽雜俎之狤猔虞衡志之風貍皆一物也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貍如獺其狀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無其色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啖薰陸香晝則踡伏不動如蝟夜則因風騰躍甚捷越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憐之態人遏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獲之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　貍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黃黑彬彬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貍步好伏故又稱伏獸　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淵中記曰鉛錫之精為狐貍　十洲記曰風貍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内則食貍去正脊為不利人也

貍二

〔增〕搜神記曰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取薪而生頃公於野不敢舉也貍乳鸇覆之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崔子立户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貍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　後漢書曰費長房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耳　傅子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户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貍乃絕　搜神記曰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以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貍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又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從東適下而復還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

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
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貍走去視婢乃貍尾
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貍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又博 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
嘗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
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
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貍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
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
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
復先語伯祖曰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

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
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
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即無聲 異聞錄曰王度至
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疑其
精魅引鏡逼之化爲老貍而死 舊唐書曰武弘度士
彠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野有貍每至齋時必
來求食往來甚馴略無驚懼時以爲孝感 貉本草釋
名字說云貉與貆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貈亦作
狢 本草集解曰貉生山野間狀如貍頭銳鼻尖斑色
其毛深厚温滑可爲裘服其性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

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
墨客揮犀曰貉行數十步輒睡遇物輒驚起旣行復睡
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語曰貉不踰汶又江南
無狐貍亦物之疆域也 酉陽雜俎曰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

貍三

原增 唐韓愈殘形操曰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
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
者其誰 宋蘇轍牛尾貍詩曰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
險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

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幷執囚蓄狙分散身爲羞松薪瓦
甑烝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眞比儔引筋將
舉訊何由無功竊食人所仇 楊萬里牛尾貍詩曰狐
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季貍誤隨齊相燧牛尾策
勳封作糟丘子孫世世襲膏粱黃雀子魚鴻雁行先
生試與季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又獻牛尾貍周益
公侑以長句曰風林露圃天欲霜柿紅栗紫橘夫黃老
夫思饞不忍嘗丁寧邊人莫取將朝來衆姬羽化去道
其木奴三百戶烏椑士子散如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
童相傳皂衣郎字曰季貍氏奇章上樹千回一雲強通

夜剽略積廼倉并吞又向黎侯國羅人救黎遂擒獲白茅面縛來獻俘元端貂裘狐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談封作糟丘君旁掐拔綿拉通印日侍樽俎嬉平園玉肌生憎粗手削須防東坡訟寃著

猨一

原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為玃千歲則變為老人　周索氏孝子傳曰猿鬻屬或黃或黑通臂輕巢善緣能於空中輪轉好吟雌為人所得終不徒生　增本草附錄曰猨善援引故謂之猨其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黑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范氏桂海志曰猨有金絲者黃色玉面者黑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黃是牡黑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　又曰廣人言猨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潰去勢囊轉雄為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歲黃又變白也此與列子貐變化為猨莊子猵狙以猨為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埤雅曰猨性靜緩故猨從爰爰緩也　又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爾雅曰猱猨善援玃父善顧　束晳發蒙記曰獺以猨為婦　論衡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猨頭猨不敢動　猨食果故其膽黑甜　原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猨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猨赤足或見涉冬積雪輙有一行迹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霑衣　增荆州記曰峽長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　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置之於檻也

原張載論曰白猨黑豹藏於檻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增謝靈運名山記曰猨猱下飲百臂相聯

猨二

原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猨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言殘林木以求之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樹而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

為劒願得一覩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内之竹以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增五色線周羣學於山中有白猿化為老人而至授羣書一卷乃黃帝而丁曆日也羣後遂明陰陽吴人謂陰陽之精　搜神記曰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猨母自後遂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

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世說曰桓温入蜀在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高僧傳曰劉宋時錢唐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養一白猿有時暮山踰澗久而不還智一張喉作梵聲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一公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遶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飯送猿臺所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　南史曰齊魚復侯子響為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

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　北史曰高昂母張氏始生一男二女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異聞錄曰王績遊嵩山夜見一人胡鬚者白而瘦稱山公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鏡鏡光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為猿而殞　廣異傳曰魏元忠微時家貧止一婢廚中方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猨恐我乏使為我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孔氏帖曰潁川陳巖景龍

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見一婦人貌甚殊衣白衣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叩之婦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一女子亦有箕山之志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疾甚醫者曰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內庫得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　北戶錄曰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絶大毛彩殷鮮真為奇獸黒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合宮徵可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養之名曰巴兒　酉陽雜俎曰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

五十日比國西有山嶢巖峻險上多猨形絶長大常暴
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大集甲兵與猨
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宣室志曰吳郡張
鋋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
巴西侯奉邀鋋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鋋假寐將曉悸
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巨猨醉卧於地　又張長貲凶
屋以居覩黑衣郎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猨也

猨三

原 置檻　犇林 淮南子置猨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　晉書窮猨犇林豈暇擇木

騰虛　攬蔓 猨狖騰虛而説捷　莊子語魏王曰王獨不見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

善緣　好吟 說文猨善援禺屬也　猨切　並詳周宗氏孝子傳　求木

臨崖 淮南子猨顛蹶而求木　黠猨臨崖命　一

拔箭　攤條 蜀郡父見黑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　父數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投弩水中　條寒猨擁

拳援　吟嘯 靈光殿賦猨狖攀援而相追　猨嘯而長吟　五月生

三聲淚 家語五九四十五故主猨五月生也　荊州記巴東三峽猨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響山椒　鳴巴東　輕趫　飛超　爭接　懸垂

增 野賓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猨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爲見項上繫紅綃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後兩角
山後入蜀行次嶓冢廟前見羣猨飲於清流有巨猨合
羣而前於道傍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彩綉向在從者
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
許遠尚聞嗚咽之聲疑其腸斷矣遂作一篇并詩猨五
因話錄李約多蓄古器嘗養一猨名山公常以之自隨
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臂童　化叟 清異錄華山道士李遁殷山棲谷間有奇樹伏畜黑猨呼爲臂童
宅殷於菴相占松上苔一猨爲質童寢息之所名峻青　錄王翁少在嵩陽有四叟攜榼來訪曰孫文
高　命侶　嘯煙　逐伴　歸山 致獻木巢南林大節石婚如高　劇飲既醉俱化猨而去
吳興黑猨賦　續世說孫恪娶袁氏有二子從之南
每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隨徑者袁持碧玉環獻僧曰此
是院中舊物化猨籠有猨數十躑躅於高松不表氏惘然
望曰無端變化幾湮沒情後此心不知逐伴歸
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杜甫詩
深山詩畢化老猨而去　李賓
白詩猨狖　推枕　却坐　飲相喚　晚成羣　飲相喚
曉成羣　張蒼范寶詩猨　推枕　夢月猨啼却坐聽　水館猨啼

猨四

原 騰擲　騰趠　挂飲

增 金絲猨 金絲猨生武平大者難馴小者母抱其子不少置取者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鞭之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縛夕必寢母皮而後安

黑猨 林上賦　黑猨李雌劉向曰黑猨居林木之中喚業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　報時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
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居清
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猨來
前拱立不失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猨云
畏獨 類猨而大食猨今俗謂之獨猨蓋猨性羣獨性特猨鳴三聲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猨五

原 詩 梁沈約石塘瀨聽猨詩曰噭噭夜猨鳴溶溶晨霧
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啼猨曰桂月影纔通猨鳴迥入風隔
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
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增 唐常建嶺猨詩曰梟梟凄凄

清且切鷓鴣飛處又紆腸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合斷腸　杜甫猿詩曰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戴叔倫建溪聞猿詩曰曾向巫山峽裏行羈猨一叫一回驚聞道建溪腸欲斷的知斷著第三聲　李德裕二猿詩曰釣瀨水連滴富春山合杳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衡綱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李紳聞猿詩曰見說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霑襟端州江口連雲處始見哀猿傷客心　杜牧傷猿詩曰獨折南園一朶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曉吹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又猿詩曰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李商隱失猿詩曰祝融南去萬重雲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羣　段成式失猿詩曰却憶書齋值晚晴挽枝閑嘯激蟬清影沈巴峽夜巖色蹤絕石塘寒瀨聲　許渾放猿詩曰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好覔來時路煙蘿莫共迷　又和常秀才寄簡歸州鄭使君借猿詩曰謝守攜猨東路長裊藤穿竹似瀟湘碧山初瞑嘯秋月紅樹正寒

啼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借南游侶未到三聲恐斷腸　張喬猿詩曰挂月棲雲向楚林取來全是爲清音誰知繫在黃金索翻畏侯家不放吟　周朴猿詩曰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溪中宵爲憶秋雲伴遙隔朱門向月啼　唐彥謙觀仁里聞猿聲曰朱雀街東半夜驚楚魂和雨夢中清五更撩亂趨朝火滿口塵埃亦數聲　李洞病猨詩曰瘦纏金鎖惹朱樓一別巫山樹幾秋寒想蜀門清露滴暖懷湘岸白雲流罷拋簷果沈僧井休拗崖冰濺客舟啼過三聲應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又和壽中丞傷猿詩曰遺挂朱欄鍊半尋清聲難覔恨黃金懸崖接果今何在淺井窺星影已沈歸宅葉鋪曾蹋石入朝燈照舊啼林小山罷遶隨湘客高樹休升對獄禽天竺有儕傷倍切親知覔和思難任相門恩重無由報覔託仙郎日夜吟　李咸用和修睦上人聽猿聲詩曰禪客聞猶苦是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巴溪疎雨灑不歇洄風吹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吳融長安里中聞猿詩曰夾巷長門似海深楚猿爭得此中吟一聲紫陌纔回首萬里青山已到心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第見塵侵無因永夜聞清嘯禁路人歸月自沈　又憶猨

詩曰翠微雲斂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連臂影垂秋色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含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鶯佳樹近房櫳　曹松猿詩曰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惟應卧嵐客憐爾傍巖扃　蘇拯聞猿詩曰秋風颯颯猿聲起客恨猿哀一相似漫向孤危驚客心何曾解入笙歌耳　曾麻已放猿詩曰孤猨頊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吉師老放猿詩曰放爾千山萬里身野泉晴樹好為鄰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　吳商浩巫峽聽猿詩曰巴江猿嘯苦響入客舟中孤枕破殘夢三聲隨曉風連雲波澹澹和霧雨濛濛巫峽去家遠不堪魂斷空　顧偉雪夜聽猿詩曰寒巖飛暮雪絕壁夜猿吟歷歷和群雁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靜裏固難尋一宿扶桑月聊看懷好音　王仁裕放猿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遇所放猿再作詩曰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聯臂下嶙峋漸來

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王周施南太守以猿兒為寄得之黔中生即頭白作詩答之曰虞人初獲酉江西長臂難將意馬齊今日未啼頭已白不堪深入白雲啼　彭蟾郡城放猿獻衛使君詩曰千巖萬壑與雲連放出雕籠任自然葉灑驚風啼暮雨月凝殘雪飲流泉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遠樹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蘿時復到樓前　蜀韋莊黃藤山下聞猿詩曰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猨弔旅情入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月啼時兔正明好笑五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閻徐夤猿詩曰宿有喬林飲一溪生來蹤跡遠塵泥不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宋文同詩峨嶺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援殊不倦趫捷爾誠能曉嘯思危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蔡襄答葛公綽求猿詩曰子求猓猿書至閩我說猿意特贈君吾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轇轕淩亂氳探窠栽檻走疾置十口可到澄江清嗟憐庶品各有性拘憂適喜無間分彼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

空月明一長嘯商船海上迎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羡檜竹翠密蘭滋蕙斯猿儻別故時侶舉首斷隔千里雲

陸游啼猿詩曰有書嘗懶讀扶杖來東園摘此幽澗果哺我髙枝猿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闊但恐夜霜時腸斷巴山月　元宋无猿詩曰巴峡猿聲愁斷腸冷泉照影綠陰涼藤摇亂雨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蝨忙獻果去尋幽洞遠攀蘿來摵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雲深處藏　錢惟善悼西山猿詩曰老衲敲松喚不還黑衣何處落潺湲慣曾索果西湖上無復號弓楚峡間挂月影涎千尺樹嘯雲聲斷萬重山羈雌寂寞成孤怨更約他生獻玉環　明薛蕙江猿詩曰舟行轉江峡處處響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春接條時自挂飲水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原】賦晉傅休奕猨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歡顔未伸遂戲猴而縱猨何瓌眇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唇揚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嚄咋而齟齗或顆卬而踟蹰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肱而擇蝨或抵掌而胡舞【增】唐吳筠黑猿賦曰雲巖昬而共黙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露襟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矣游雲之亂飛嫿落日之横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廻趍　李德裕白猿賦曰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棲松鬱而不殘檜梨熟而後取顏貌纔與猱狿信莫得而儔侶若乃凌峻登而電曜挂長蘿而飽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

李子仞馴猿賦曰屈猛從馴宛安順游顧步蘭砌因依蕙樓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塵幽陰憶南隴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

【原】贊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增】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禾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獸部四 獮猴 果然 【增】猶【附】猩猩 狒狒 貂 鼠 比肩獸 狨 貐 玃 夔 獬羊 貀 【增】白澤 【增】獏 【增】角端

獮猴一

【原】毛詩草蟲經曰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獑(在咸反)猢獑猢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 【增】本草釋名曰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爲母又訛母爲獮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爲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

廏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梵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頰陷有嗛(音歉藏食處也)腹無脾以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豎行聲嗝嗝若欬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棰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䳺也似猴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似猨而大能食猨猴者獨也 【原】抱朴子玉策記曰山中申日稱人君

猴也猴壽八百歲 【增】又曰獮猴八百歲變爲猨又五百歲變爲玃又一千歲變爲蟾蜍 元康地記曰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爪哇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原】爾雅曰猱猴似猴南海人名爲猱猴也玃似犬母猴也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也胛玃父善顧蜼卬鼻而長尾(蜼似獼猴而大蒼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又門豹反(又屠)無前足狙玃屬也猨(久反)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髯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擿

於人也 又曰蒙頌似猴而小紫黑色可畜以捕鼠勝猫 【增】蒙頌一名蒙貴乃蜼之又小者也 玃純牡無牝故又名玃父亦曰猳玃善攫人婦女爲偶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𧳜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玃類而牝牡相反者 玃名曰猨玃又名馬化 豦按郭璞云建平山中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焉狀如禺長臂善投石名曰舉父即此也 【原】說文曰穀(火屋反)類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 【增】獨似猨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猨散或云即

黃腰也　狨狀大小類猨長尾作金色俗名金線狨輕
捷善緣木甚愛其尾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即自齧其尾
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爲褥也　狨
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猱字亦從柔
也或云生於西戎故從戎也猱古文作獶象形今呼長
毛狗爲猱取此象　獑猢說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乃蝯蜼之屬黑
身白腰如帶手有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獑
猢似猴而甚捷在樹上歘然騰躍如飛鳥也　原劉欣
期廣州記曰猦母似猨無尾見人若慙屈頭叩頭打殺
得風還活（詳狸）　增莊子曰今取猨狙而衣周公之服彼

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　原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
類兮以悲　增西京賦曰杪木末擭獑猢　郭璞江賦
曰迅蜼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

獼猴二

增莊子曰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
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　列子曰宋有狙
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衆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原韓子曰燕
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
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
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
觀也　增淮南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
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皆據地而吐之此爲未始知味
者也　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
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爲沐猴
與狗鬬蓋寬饒奏免之　增抱朴子曰滕永叔常畜一
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後百許

日有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
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
後記曰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姙各産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
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
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南
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鎭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天監
起居注曰林邑王范續乞內附爲臣兼獻白猴一頭
汀州志曰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

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近鄰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　野人閒話曰蜀中有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内廄胡孫絶維上殿闕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内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内廄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悦厚賜千度内臣因問其教之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耳　湘山野錄曰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狚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因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狚事罪止於流

獮猴三

原 抱梁　升木 袁淑俳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又至團身失所羈絆人間馴擾制推意所幸發擢而逃抱梁而賦拾遺餘窓口所受 毛詩曰無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猨屬也孫炎注爾雅曰猱母猴也

丹脣　赤足 上傅休奕猨猴賦 下江乘地記豈詳獲

騎牛　服鼠 郭頒魏晉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明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 衆賓咸服 王充論衡曰蝱蟲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爪不利也

蟲質　獸身 焦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獼猴乎離人之像而盡質也 下見阮籍獼猴

賦

増 孫供奉　尾君子 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清異錄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謂絡不論規矩呼曰尾君子

猿父　王孫 嘉祐雜志猴部頭猿父也衣以俳優服常在昭宗側 廣雅猴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擘鳶　侵黍 昔人有畜子母猴一日鳶飛下搏其子對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不食徑於月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果來搏肉胡孫兩手擒擘其翅裂腦食髓衆見之甚爲快意 神仙傳有人種黍山中患獮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術乞辟猴之法象曰明日往視黍所望見羣猴便大與語之曰已白介君教莫侵食黍此人明日往視黍遇羣猴適猴下樹因逮象語遂各自還山

緑柱　滿山 上見梅堯臣詩 二程遺書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詩來獮猴滿野戲爲一絶曰聞說獮猴性頗靈相車來使滿山迎難處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如拳　若

欵 崇安志武夷山多獮猴其小者僬如拳 下見獮猴一 本草集解

爲鮓　噉羹 異物志南 方人以獮猴頭爲鮓 臨海異物志安家夷好噉猴頭羹諺言人能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

獮猴四

増 詩 唐杜甫從人覓小胡孫詩曰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欵爲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　宋梅堯臣詩曰嘗聞養騏驥辟意繫獮猴供奉新教藝將軍舊病偷聊看緑柱杪尚想傍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試爲求　蘇轍山胡孫詩曰山胡擁蒼翠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啄雞探細石嗥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

容　黃庭堅詩曰直宜少陵寛未解柳州憎㛹喜常儲
栗奴顛屢掣繩
原 賦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
屈奇道淵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王孫之狡獸形
陋觀而醜儀顔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睢 崖 瞁
五未反 以睆 反 視瞮 睫以映 反 睽 反 突 反
高目而曲頞嘬吷 反 歷而隱雖鼻䶍 反 齁 反
以鬏 然 鬣耳聿役以適 而知口嗛 反 呥以鹼
反 齵 骨鼓 反 唶而嚄以跛 反 脫 反 蓋崖崖以
齸齧嚼咀嗛 而嚙 反 呪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

於胃脾踐免蹤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嗝 反 而嗝而
嗀嗀又嗝 嗅 其若唏咨嗟倦 反 而忽贊齒
盱閔以瑣眙 晥 睨 反 而瞋眄 暘 眠 睊 而
反 睽而跋發　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性標悁
而獧疾態峰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裊之長枝
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
而登危若將頹而復著紛紕 紕以陸離或羣跳 反
而電透或爪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挐攫下對足而登跂
互攀攬以狂接倏䀹而奄赴時遊落以蕭索乍睥睨
以容與或蹂跌 以跳迸又咨 而攢聚扶嶔崟以擁

椽 反 踊危臬而騰舞忽湧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覊
縶同甘苦於人類好哺糟而啜醨乃設酒於其側競爭
飲而蹈 反 馳顚 反 陋酗 反 以迷醉矇眠睡而無
知暫挐𨇤 反 以縶 反 縛遂纓絡以縻羈歸鎖繫於
庭廢觀者吸咽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
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
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眒似巧言而偽眞整衣冠而偉服
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
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紲雖近習而不親

增 文 唐柳宗元憎王孫文曰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
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
藉披攘禾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
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撓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
居山山恒蒿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果然一 狖附

原 吳錄地理志曰九眞脣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 一作狖
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
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弓射之剝取

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眞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猨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增 通史補曰果然猨屬類有歸歸黑性好理歸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然數十果然可得蓋聚族而啼殺之不去 袁坚續志曰果然似猨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之獸矣 果然九眞土人號曰歌然 本草釋名曰大者爲然爲𤞞小者爲狖狖或作爲蜼蜼或作南人名仙猴俗作猓然 本草集解曰爾雅唯仰鼻而長尾即此也毛采斑斕尾末有岐雨則以岐塞鼻古者畫蜼爲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或言猶豫之猶即狖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下不一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比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騃愚爲癡猶也 段氏遊蜀記曰戎人進果然褥皁褐碧三色相間

果然二

原 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猨黑頰青身肉非嘉餚唯皮爲珍

原 啟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啟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青狸未能適體巖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煖挾纊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一

原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 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羮食其胾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訖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歸終神獸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縲也 增 裴炎猩曰阮汧曾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閒常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幷陳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則知設者姓先祖字及呼名云奴欲殺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之及飲甘味逮乎醉而取屐而著之乃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游呈里人索其肥者乃烹推肥以而烹之或刲其公問之爾則我饑令得說曰上州果足其數若加之擒佳而問之邊所如而何至於一十非如北未背頓輸

原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廣志曰猩

猩似狙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㹠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興古有之

增水經注曰猩猩獸形人面顏容端正善與人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之竆年無厭可以辟穀　後漢書曰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　本草釋名曰猩猩能言而知來猶惺惺也　羅願爾雅翼曰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羣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案羅說則似後世所謂野婆野女者也）　唐蒙博物志曰日南有野女羣行覓夫其狀白色徧體無衣襦　周密齊東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媪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合二說與羅氏說觀之則野女似即猩猩宜矣又羅說狒狒人如符篆今之腰下有寶印則野婆之一小物象也異也）　獨異志曰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狌狌悲啼而去　雲嶠類要曰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鷄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同

猩猩二

增詩宋黃庭堅詩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　又曰桄榔葉暗檳榔紅朋友相呼墮酒中

原贊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增銘唐裴炎猩猩銘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

狒狒一

增本草釋名曰𥝇𥝇作狒狒說文作𥝇從𦣻從囟從内象形許慎云北人呼為土螻　方輿志曰狒狒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剝其皮閩中沙縣幼山亦有之呼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　鄧顯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　羽獵賦曰䝤喙陽　張衡元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　吳都賦曰𥝇𥝇笑而被格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州靡國獻𥝇𥝇　本草集解曰宋建武中獠人進雌雄二頭帝問土人丁鑾鑾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獼猴有尾能人言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

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脣著額俟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頭髮血堪染鞾及緋飲之使人見鬼帝乃命工圖之

髴髴二

原 掩目 反踵 山海經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脣掩其目又交南康郡山中有大者丈餘說文曰狒狒 人身反踵自笑[illegible]扶沸反 俗呼山都也 梟羊 說文曰狒狒名梟羊 如人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山都 山海經 如麃 說文曰狒狒如麃善登木

髴髴三

增 贊 晉郭璞髴髴贊曰髴髴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貂一

原 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魏畧曰扶餘國出貂豽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魏書曰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爲名裘 增 本草釋名曰貂亦作鼦羅願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土人呼爲栗鼠松狗 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增 五代史曰耶律德光脫白貂以衣晉高祖

貂二

原 梁簡文謝勅賚貂坐褥席啟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十種李須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踰瑞弘慈遠邁聖澤

鼠一

原 易曰艮爲鼠 爾雅曰鼢鼠 地中行者 鼸鼠 以頰裹藏食 鼷鼠 有螫毒 鼶鼠 音題 鼬鼠 似鼠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 鼩鼠 音劬 鼭鼠 音時 鼣鼠 音吠 鼫鼠 音石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鼨鼠 音終 鼮鼠 音廷 豹文鼮鼠 鼠文采如豹漢武帝時得此鼠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鼳鼠 音鵙 身長鬚而賊秦人謂之小驢 鼯鼠夷由 名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上木如人食火煙

增 本草釋名曰鼠尖喙善穴故南陽人謂之鼷 音 鼠其壽最長故俗稱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爲家鹿 原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從鼠 鼯鼠出胡地可作裘 鼫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又曰鼢鼠伯勞之所化也 鼧鼠令鼠也 增 令 作鼢 鼢 頌 地中 鼠也 原 本草曰鼴鼠世中一名隱鼠形如鼠而無尾黑色長鼻 增 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坌故

得諸名　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　田鼠
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為田害　鼷脚絶短僅能行尾長
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　月
令季春田鼠化為鴽夏小正八月鴽為鼠是二物交化
如鷹鳩然也 原莊子曰鼷鼠飲河不過滿腹　廣志
曰白褑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鼩鼠深目而
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裘今常名
其裘為天𧙃裘黃鼠在田野間為羣害穀麥善走凡狗
不得惟鼠狠能得之 增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
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體

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鼲鼠遼人呼為
貔貍或以貔貍為竹鼬貍貛者非亦名令邦　黃鼠狀
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
狀者則牝牡所居之處秋時畜豆粟草木之實以禦冬
各為小窖別而貯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極肥美
如豚子而脆皮可為裘領遼金元時以羊乳飼之以供
上膳以為珍饌千里贈遺最異鼠狠能入穴銜出也北
地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鼲鼠抱朴
子言南海白鼠毛可為布也百感錄云西北有獸頭黃
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

人呼為瞎撞亦黃鼠類也　宣大間産黃鼠土人珍之
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
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 原毛詩曰相鼠刺無禮
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
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
鼫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
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序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
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

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 增鼫鼠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
有毛青黃色與鼢鼠俱為田害鼢小居田而鼫大居山
也范成大云賓州鼫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
入藥名鼫鼠肚　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鼫
為鼩訛鼩為雀蜀人謂之鼫鼠取其毛作筆俊亦大也
原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
耳其音如嘷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增按
許慎說文云鸓飛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從
鼠以似形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礧墜故謂

之爲俗謂痴物爲獃義取乎此亦名鼯鼠與螻蛄同名

開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人捕取皮爲暖帽

按郭氏注爾雅云鼯鼠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後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即此也其形翅連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龍眼人取其皮毛與産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

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卧之可以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輒入此𡉏） 東晳

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增 神異經曰南方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織其毛以爲布名火浣布

原 南康記曰南康英山石室號金堂内金色有金鼠時見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增 土撥鼠生西番山澤間穴土爲窠形如獺土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國辟毒鼠似近此也 按唐書有鼣鼣（音吠 朴）鼠鼣鼣言其肥也唐韻作𪕹（音僕）鼣俗訛爲土撥耳蒙古人名荅剌不花皮可爲裘甚暖濕不能透

原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穴入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爲牝牡

增 郭璞曰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原 梁州記曰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雞狗並去惟以鼠惡不肯去鼠悔一月二吐腸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增 竹鼠嶺南所珍其狀類松鼠大如兔亦曰竹鼬重可二三斤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難 竹鼬亦名竹㹠

鼬狀其肥㹠言其美也 燕山録曰蒸羊以鼬煮鱉以蚊物性相感也 本草集解曰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載後世不能悉知（鼷鼠鼩鼱鼣鼵鼸八鼠皆無攷証）後世所知者二書或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鼶鼮（音題艾） 孫愐云小鼠也相銜而行（顏泰記及草木子皆載羣鼠數萬相銜而行以爲鼠妖者即此也） 鼩鼱（音劬精）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蹷鼠今契丹交河北地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即蹷仆此即蹷鼠也（詳比肩獸） 鼬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黄色帶赤其氣極臊臭許愼所謂似貂而大色黄而赤者是也其毫與尾

可作筆嚴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栗尾者是也　按
廣雅鼠狼即鼬也一名鼪（音生）鼠一名地猴江南呼爲鼪
其色黃赤如柚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
虺莊子所謂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者是也　鼷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
瘡至死不覺故亦曰甘口鼠爾雅云有螫毒左傳云食
郊牛角者即此物也　【原】劉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
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
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
門咒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條

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增】酉陽雜俎曰舊說鼠
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溺一滴成一鼠時有
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甚美
按晉書云宜城郡出驢鼠大如牛形似鼠麈腳類象而
驢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
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
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
有大蛇能吞之又爾雅云鼳身似鼠而馬蹄長鬚而賊
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驢者即此物也　録異記曰鼴
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

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
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鼴鼠者治其皮
爲帶頗能瀸溉爲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
寶之　【原】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
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也　鄭氏淵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爲蝙蝠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
之蟙𧍢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貍腦鼠去於其穴被
髮向北咒殺巫鼠　又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博物志

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增】段成式曰鼠食鹽而
身輕食砒而即死　又曰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原】地
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　【增】録異記曰白鼠身
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
掘之當獲金玉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原】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領有福至吉　【增】續雜俎曰
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原】京房易
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
要占曰長吏居官厥盜賊法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於
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雜

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
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埳百日鼠種絕
增瑣碎錄曰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朝野僉
載曰嶺南獠氏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
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取啖之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　雲南志曰廣南儂人飲食無美味嗜鹽鼫
鼠捕飛蟲噉之原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患鼷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增尸子
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說文山如堂者密）原賈誼

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況貴
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二

原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
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
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
周此之謂社鼠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
雛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
以梁國嚇我耶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
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
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
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滅
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
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
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

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
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因也爰易也以此書易驗也）訊鞫論報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
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
穴坐銜窶藪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
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增搜神記曰漢成帝建始四

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藁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 【原】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慧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太祖問之冲對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詳諸王 又臧洪傳曰洪爲袁紹所圍糧乏乃掘鼠而食 【增】酉陽雜俎曰王肅以銅爲逐鼠丸晝夜自轉 【原】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至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陽秋曰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

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增】晉書曰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浩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浩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年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郱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淳于智善厭勝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於前 【原】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顧十擔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

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截數萬錢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
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
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
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
公曰狀之鐵曰兊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
孚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
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增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
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曰東昏侯
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　談藪曰北齊蕭慤
達服帶為鼠齧楊遵彥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
失官鼠後齧其韠遵彥曰當復得官慤達曰鼠使為吏
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書曰李曉字仁略釋褐員外
侍郎尒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嚙遂不成
行得免河陰之難　孔帖曰黃君漢為李密守柏崔義
元見羣鼠渡河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舊唐書曰罽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大而尾赤
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即嗅而尿之瘡即愈　五行志
曰龍朔元年涪州貓鼠同處　又曰弘道初梁州倉有
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齧數百鼠反齧貓少選聚萬餘

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孔帖曰李林甫一日取
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化為蒼犬怒目張
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
而卒　廣異記曰御史中丞畢抗為魏州刺史陷於祿
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
五六寸數百枚游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
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
中作冢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
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
抗一門遇害　河東記曰李知微夜遊大成宮下初月
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
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閤舍
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
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
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
曰某當為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
乃鼠也　宣室志曰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狸
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
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
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無一傷者　又曰

唐緒大曆中嘗將入朝其前稱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後數日貶緒雲守　唐書曰路敬潛爲遂安令到官有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仗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　又曰王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闕史曰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束帶已畢左手引鞾未及附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自擲鞾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於鞾中　閒奇錄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

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酉陽雜俎曰田在實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萵苣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鴝鵒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皁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洞微志曰虞部郎

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道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又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刺爲贄曰幽室微光寒泉洞滴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何適仁得問孔緒之車出何書乃嚬蹙呼仁得祖父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葆光錄曰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稽神錄曰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

馬無何其人卒　又曰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又曰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又曰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褐衣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

皆走入宅後竹林而沒即掘其處獲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又曰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旣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旣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宋高僧傳曰釋善無畏至烏萇國有白鼠馴擾日獻金錢　宋史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遼史國語解曰地拍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窗間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二十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旣成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明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鬬忽墜爲二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旣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云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旣闌乃合爲一大鼠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鼠三

原 食火 此懷遠南越志鼫鼠以鼴鼠常周地穴飲泉噬竹 飲泉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 食穿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illegible] 燒 及精含都盡明日月不絕二鼠銜燒 銜娃 鸔鞍 安本釋記曰法苑傳 遊園 玉星 金

室 每春秋運丁斗詳鼠曰一王南衡星散而 尾白 郭璞有甲毛如鼠而大如牛形似鼠家曰鼠 毛蒼 郭璞曰鼠如毛蒼 林宣 盜肉 捧珠 上詳鼠叔二異史記 有皮 無骨 御上詳鼠一毛皆化爲老鼠大食

腹白 背蒼 上詳鼠一傳志郭璞曰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頸毛 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頷雜白也 爪長 尾短 爾雅曰鼫鼠郭璞注曰狀如小鼠 食鳥 毀牛 東呼鼷鼠 尾飛 背 騰 肉萬斤 壽三百 上神異經下抱朴子 見東宮 獲北苑 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五月白鼠一見東宮 穿墉 發機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貓食 犬捕 大獵犬爲其食鼠 畏人 聞論 詩序碩鼠刺貪也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正月出 季春化 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

鼠化爲鴽

見芳林　養會稽　晉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會稽山中有人姓蔡隱山中

養鼠千頭呼之即來遣之即去時人謂之鼠仙也

增　吐腸　燒尾　上詳鼠一梁州記

瑣言竇瑨久不第晚娶宇文翊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火云因鼠尾曳火而作韋說因謂瑨曰魚躍化龍當爲

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墻大熱

盜米　䙈衣　劉敬叔異苑南陽趙度少好異術度有白

米爲鼠所盜乃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唯止者十餘乃剖腹

視之有米在焉　許遜別傳曰遜小名映有鼠蠶映衣乃作符名鼠畢至中庭映曰蠶衣者留不蠶衣者去羣

鼠並去惟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書符　銘刀　桂苑叢談僖宗末廣陵丙者杜可均

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婷者求飲見主事者曰人以衣積積酒沒藏不謹鼠蠱其木杜即令治淨室曰酒年記

一符能卻鼠試書之覩有驗可書此宋永熱鼠矣主得符焚之鼠遂絶　蘇軾卻鼠刀銘野人有刀不愛遺余

長不滿尺劍鋩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

獸部

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吮呵不去突籠囊粟撒盎戲坐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蹤家爲兩門

齧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舉鬬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王

雜居貓見不敢又乳於家細於永氏謂世皆然爲忠吾刀繫水致前炊未及熟廚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

試之鋼旬寧然以驚夫貓鷙禽晝遊夜何奉腹弭耳目不及顛蹟儒於穴走起如鷙捭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

何爲究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發數爲畏相率以此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走

穴　入角　孔帖黃巢數闘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　五代史南漢劉龔病卧召右僕射肉

語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漸小耳　橫庭　出穴　李賀詩橫庭鼠逆空土遊梅

堯臣詩飢鼠稍出穴　上檠　窺甕　蘇軾詩卧看飢鼠上燈檠黃庭堅詩近來鼠輩欺猫死

窺甕翻盆攪夜眠　鬬穴中　伏花間　春秋後語秦韓相攻軍於閼與趙王問廉頗曰

可救否對曰道遠險隘難救也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　嶺表錄異紅飛鼠多

出交趾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

人皆買而帶之以爲媚藥　算減一升　射得三子　西京雜記曹元理算東西園承

不著主合西園差一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唐袁天罡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匣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

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視之鼠生三子矣

鼠四

原　騏驥不捕　驊騮騏驥使之捕鼠不如貍狌　孟賁必噬　淮南子云孟賁探鼠穴必

噬其指失其勢也　增　社君　抱朴子山中稱社君者鼠也　有牙　王元之詩夜辟頻驚

鼠有牙　舞宮門　漢書昭帝時燕有黃鼠銜其尾舞於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以酒脯飼之鼠舞不

休一日一夜時燕王旦謀反狩狀之象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愛行跡　世說晉簡

文爲撫軍時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曰鼠被

獸部

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饑鼯啼　文選飢鼯夜啼谷京畢意　銜尾

渡　李密將敗屯營羣鼠相銜尾以渡於洛經月不絶　進退其行　韓子狨鼠進退其行一前

一卻故也　首鼠兩端　漢書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猫

鼠同乳　來此軍中猫鼠同乳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　蛇鼠相鬬　景雲間有蛇鼠鬬於

右威衞營東街槐樹上蛇爲鼠傷鬬者兵象

鼠五

增　詩　唐曹鄴官倉鼠詩曰官倉老鼠大如牛見人開倉

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　宋梅堯

臣聞鼠詩曰燈青人已眠饑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響驚

聒夢寐輟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齧癡兒效猫鳴此計

誠已拙　王元之竹䶉詩曰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有鼠生其中萬食無厭足春筍齧生犀秋筠折寒玉飫飽致肥腯優游恣蕃育林密鳶不覺穴深犬難逐鳳凰餓欲死彼實無一掬惟此竹間䶉琅玕長滿腹暖戲綠叢陰舉頭傲鴻鵠不知商山民愛爾身上肉有錐利其鋒有錐銛於鏃開穴窟如囚洞胸聲似哭膏血尚淋漓擕來入市鬻竹也比賢良鼠兮類商俗所食既非宜所禍誠知速吁嗟彼小人乘時竊君祿貴依社樹神倖盜太倉粟朝見秉大權夕聞罹顯戮彼彼無害賢彼鼠無食竹　蘇軾竹䶉詩曰野人獻竹䶉腰腹大於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罝網鴟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原】賦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跖實排虛巢居穴處堆飲噬於山澤恣潛決於林薮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䂓乃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墦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噏煙而遊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於

斝實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畢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為狀也憯悽咀呼睢離睒睗鬚似麥穟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髓疥癩偏多狡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縋而下或自地高擲登機緣櫃踰扉動帝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為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留揽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為之被鞫亦有閑居之士倦遊之客絕慶弔以養真素擯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㯌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熱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增】宋蘇軾黠鼠賦曰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

【原】贊　晉郭璞鼮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為鼮漢朝莫知

郎中能名賞以東帛雅業遂盛　又題鼠賛曰鼯之為
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孕婦人爲大任
又題鼠賛曰小鼠曰鼷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
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又題鼠賛曰五能之鼠伎無
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飛
鼠賛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鳴鼓翰儵然背騰用無
常所惟神斯憑

增說唐柳宗元永某氏鼠說曰永有某氏者拘忌異常
以為已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倉廪庖厨
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椸無完衣晝累累與人

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由是徙居他州後人來
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恣暴尤甚何以
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
似丘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比肩獸一

原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
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曰蹷　呂氏
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蹷鼠前而兎後　續埤雅曰蹷前
足纔寸許後足凡一尺　張揖注漢書曰邛邛青獸狀

如馬巨虛似騾而小本草稱巨虛食菴閭子而仙則是
物之至駿者也　說苑孔子曰蹷非性之愛邛邛巨虛
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蹷也為其得
甘草而遺之故也

比肩獸二

原賛晉郭璞比肩獸賛曰蹷與巨虛乍兎乍鼠長短相
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猰貐

原虎爪　龍首爾雅曰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貐俱切　海內經猰貐龍首居
弱水中食人　少咸山獸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其音
如嬰兒食人　堯時民害淮南子曰堯時猰貐為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貘一

原白豹　黃熊爾雅曰貘白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庳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
直中實少髓皮辟濕說文曰貘似熊黃色出蜀　吹鐵　食腦抱朴子曰方藏吹鐵
獸寶輪神禹之書大荒之籍矣神異經曰西荒之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貘獋欲食人腦
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髓矣　色蒼白　皮溫煖
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增獅首　象鼻埤雅貘首豺髮
貘犀脚　圖經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　切玉　消鐵埤雅貘糞可爲切玉物類相
志貘溺能消鐵為水昔閉氏誤吞針入腹刺血盈盤以貘溺服之其針消矣　賜皮　畫屏
孔帖薛萬均卒後昔賜羣臣貘皮及萬徹而誤呼萬慘然曰萬均狀舊動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異此賜

因命即焚之 本草集解 唐世多畫貘作屏

食鼎釜 充佛牙 本草集解 今黔蜀又峨眉山中時有貘土人鼎釜多為所食 圖經 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俚俗

貘二

增 贊 唐白居易貘屏贊曰貘者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遂為贊云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爍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盈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蹟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鳴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夔

原 跉踔 趻踔 一足趻踔而行 夔憐蚿 莊子 音如雷 山海經云黃帝 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其聲如雷名曰夔 形如鼓 夔一足如鼓

蒲牢

原 求食海畔 鑄形鐘上 文選李善注曰海畔有獸名蒲牢性畏鯨每食於海畔魚躍蒲牢則鳴聲如鐘又云今人多鑄蒲牢之形於鐘上斲鐘為鯨形擊鐘每天子出則擊之

貓

原 無兩足 購百錢 爾雅曰貓無前足 郭璞注曰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腳即此種類也或說貓似虎而黑無前兩足 說文曰貓獸無前兩足莫律能捕貓獸購百錢

增 詔求 服貴 唐書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貓三頭貓佐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詔諸道廣求此獸捷跋山谷郡縣告勞防虞甚於射虎及至林苑往往蹤人後穆宗亦盡令還及敬宗即位聽復獻之 唐回鶻黠戛斯國服貴貂豽 豽說文作貓

白澤

增 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 黃帝內傳曰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記之

角端

增 宋書曰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角在鼻上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譯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一說旄星之精也 癸辛雜志曰元太祖駐師西印渡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獺一 山獺 海獺 附

【增】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率以正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祭魚能知水之高下其爲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人以是爲潦水之候舊説諸畜肝數皆定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　本草釋名曰字説云正月十月獺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獸之多賴者其形似狗故字從犬從賴大者曰獱曰猵又鹽鐵論以獨爲猵羣爲獺如猨之與獨也　本草集解曰獺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居水中亦休木上嘗縻致大水甕中在内旋轉如風水皆成旋渦西人以其皮飾毳服領袖云垢不著染如風霾瞖目但就拭之即去也　又云古有獺飲酒而襲之語物之性也今川沔漁舟往往馴畜使之捕魚甚捷亦有白色者或云猵獺無雌以猨爲雌故云猨鳴而獺候　敘例曰獺膽分杯常試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分杯之事亦古今傳誤也　山獺出廣之宜州溪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插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獺無偶則抱木而枯猺女春時成羣入山采物獺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獠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

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僞爲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躍然而動蓋陰氣所感也　海獺生海中似獺而大如犬脚下有皮如胼拇毛著水不濡以其皮爲風領云亞於貂焉如淳注博物志云海獱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獺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輙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云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拾遺記曰孫和悅鄧夫人嘗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數百金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更益其妍　搜神記曰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輙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意欲留俟之復疑鬼物初便疾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

年少者也　酉陽雜俎曰元和末鈞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先閉於深溝石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緑衿藉膝馴若守狗

獺二

增 趁魚　捧鱗 杜甫詩漢嗔獺趁魚下劉禹錫詩

獺三

增 詩 唐劉禹錫有獺吟曰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青天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著肩漁翁以爲妖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菲祭徒拳拳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三

獸部五 馬 駒 騾 駮

馬一

增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三歲曰駣兆 高六尺曰驕 騺駁馬也 原 又曰驤張反馬卧土中也 爾雅曰野馬如馬而小 絕有力駥 膝上皆白惟馵音注後兩 四骹皆白驓音層 四蹢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 前足皆白騱音奚 後足皆白翑音劬 前右足白啟啟服也 左白踦音綺 後右足白驤 左白馵易震為馵足 騮馬白腹騵騮赤色黑鬣 驪馬白跨驈驪黑色驈音聿 白州驠音燕 尾本白騴音宴 尾白駺從尾毛白也 駒顙白顛 白達素縣素鼻莖 面顙皆白惟駹莫江反頭面也 迴毛在膺宜乘毛伏在腹下如乳旋 在肘後減陽或作 在幹茀方幹脇也 在背闋黃音決此音 者千里 旋毛所在 逆毛居馻音究逆刺者 馬毛 牡曰騭之日反 牝曰騇音舍 驪馬黃脊騝音乾 驪馬黃脊騽音習 青驪驎驒音連錢駮文 蒼白雜毛騅 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花馬 有駓 陰白雜毛駰今之泥驄 白馬黑鬣駱 彤白雜毛騢今之赭白馬 白馬黑脣駩音泉 黑喙騧淺黃色者 一目白瞯音閑 兩目白魚 宗廟齊毫尚純 戎事齊力尚強 田獵齊足尚疾 增 又曰騂白駁 黃白騜詩騜駁其馬 青驪騆今之騆 青驪繁鬣騥音柔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 驪白雜毛駂今之烏驄 原 又曰馬八尺曰駥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為駥 易說卦曰乾爲馬爲老

馬爲駁馬 增又曰震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 原毛詩曰良馬四之五之六之　又曰駕我騏馵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龍者青色） 增又曰孟夏駕赤騮孟秋駕白駱孟冬駕鐵驪 原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　又曰凡特居四之一（三牝一特者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執駒無令近母也）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攻特謂之騬）秋祭馬社（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云相土作乘馬）冬祭馬步（馬步神爲災害馬者）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也） 增周禮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種馬馬之善育者王輅載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原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增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爲地地主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

以王爲馬 原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史記西域傳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漢書音義曰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魏志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三尺（乘於果樹下行）　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䮖乘之壽千歲　又曰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乘黃即一音也）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桃林弘農湖城縣也）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　常璩華陽國志曰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産駿駒元馬子也 增又曰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常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常出此穴相去數千里　水經注曰滇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　虞衡志曰德興産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　又曰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朝鮮志曰朝鮮有麒麟窟在平壤府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麟馬處

也世傳王乘騏驎馬入窟從地中出朝天石升天三今
石上有馬跡 原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
無道戎馬生於郊 增 莊子曰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
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此已矣夫加之以
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原 又曰馬蹄可以
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陸而居此馬之眞
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
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

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孫卿子曰
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 增 呂氏春
秋曰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又曰古之善相馬
者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脁股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膹䐑陳悲相股腳秦牙相
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
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
之堅脆能之短長 原 淮南子曰兒人於難者其死也
葬之以帷爲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增 又曰
今有良馬不待冊綴而行駑馬雖冊綴之不能進爲此

不用冊綴而御則愚矣 原 萬畢術曰天下有道飛黃
服皁 黄帝時飛黄服皁也 又曰馬毛犬尾親友自絕 取馬毛犬尾置朋友衣中若夫婦本中夫婦自相憎矣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蔡
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
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 風俗
通曰瘦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
度種菜畦塍也謹按脊有濁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瘦
乃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
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
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 又曰殺君馬

者路傍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邊小兒觀之却
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
至於死 又曰馬一匹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
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
得一匹或說馬死賣之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
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 增 按文心雕龍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貳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單亦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也此說較長 原
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
爲將軍欲得强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眼
欲得高匡睛欲得紫豔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火王字

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
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
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胳短脇四駑淺髖
薄髀五駑 增 又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膺門馬前胷也汗溝馬中脊也）
又曰膝如團麴三罩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
又曰騏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皮勞振而不噴氣勞食
有三芻飲有三時 又曰目成人者生墮地無毛及蘭
筋豎者皆千里（目成人謂視其目瞳子中人之頭足皆見也一說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者目上陷如井字）
馬經曰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
輒死（按夏小正曰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馬攻駒也別羣知亦爲馬也） 神異經曰西
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
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
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洞冥記曰修彌
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惟聞
聲耳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原 魚豢典略曰代馬陰之
精 增 博物志曰馬得穀則足重不能行 原 何承天
纂文曰馬一歲爲馵（上）二歲爲駒八歲爲馱（八）駣（力會反）
馬色也 䮝（防）曲腰馬也 馮（文）黃目之馬也 駰（中反）高馬行
也 瑞應圖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順道則來騰

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
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
有度則出騕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
又曰龍馬者神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骼
上有翼傍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一本曰王者不
誅口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 又曰玉馬者王者
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符瑞圖
曰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鬣並集任用賢良則見 又
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
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
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二千歲 增 齊民要術曰
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胜重有肉千里馬也 埤雅曰相
馬之法肝欲其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其大鼻大則肺大
脾欲其小膁小則脾小心欲其大目大則心大上唇欲
其緩下唇欲其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
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兔
腹虎口皆欲其開深肉輔肉皆欲其大而明耳欲如劈
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望之大
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
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

五者兼備天下駿馬也　酉陽雜俎曰馬𩪿名有輸鼠外皃烏頭龍翅虎口　又曰馬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峰亦曰雞舌　又曰瓜州飼馬以蓿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敎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感應類從志曰以僵蠶拭馬唇內外即不咬人亦不喫草取桑作末塗口亦不喫草也以鼠狼皮掛馬槽上或云置穀上馬不咬穀　三才圖會曰馬火畜也火性健燥決速故易乾爲馬乾陽也故其蹄圓起先前足卧先後足　宋俞琰席上腐談曰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田間書曰畫馬之力必歷　國憲家猷

曰口中有黑者曰銜烏白額入口爲榆雁一名的盧　癸辛雜志曰西域有馬高丈餘人皆行馬腹下往來無礙　明李夢陽空同子曰馬用地故健馬主行故不寐

魏都賦曰喬雲翔龍澤馬千阜　陳琳檄曰譬如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乎駑馬可以齊足

馬二

〔增〕尚書注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原〕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　〔增〕宋志曰堯時房地出乘黃之馬　〔原〕瑞應圖曰飛兔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騕褭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增〕隋巢子曰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增〕禮緯曰白馬朱鬣瑞於文王　〔原〕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

黃華騮綠耳　〔增〕述異記曰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曰一秣龍芻化爲龍駒　夏侯地志曰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徐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應劭曰騕褭一日行萬五千里）　〔原〕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　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駮馬公曰然仲曰駮食虎豺故伏焉　左傳曰魯莊公新作延廄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內之）　穀梁傳曰晉

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毛詩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於駉野而史克作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有騅有駓有騂有騏有驒有駱有駵有雒有駰有騢有驔有魚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材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返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增 吹劒錄曰伯樂星掌天馬孫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歅亦善相馬即九方皐也　原 韓子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壠竈為之槨銅歷為之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諸葛亮教曰昔公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敢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鵕鶲鵕鶲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晏子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左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

馬楚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也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爲一匹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韓子曰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按實形不能謾於一人　又曰如耳說衞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千金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耳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汙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已也　增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塞內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爲城乃遂定名爲馬邑　原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又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壯者皆控（控張也）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幽通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　史記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慨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

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冒頓圍高帝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　漂粟手牘曰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廄內不得出值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史記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燕一名綠離驄（天中記作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驎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　史記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又曰初天子發書（易書以卜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好馬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馬　又曰萬石君謹慎見路馬必軾　又曰衞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馬十歲齒平）　東方朔傳曰騏驥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鴻鵠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騄耳飛兔驎騮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猫　增　日者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　原　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朔方北）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野馬中有奇異者飲水旁土人持勒得之獻其馬神異之故云從水中出也）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增　西京雜記曰衞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　漢書曰昌邑王賀名皇太后果下馬乘之　又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沈白馬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帝以馬駕鼓車　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馬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從弟少游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　又曰馬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阿克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旣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五尺五寸圍

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　又曰卓茂爲丞相
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
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
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慚愧詣茂
還馬　又曰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
其失嘗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
曰明帝欲征匈奴竇固議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馬防
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叅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
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　又曰
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

如龍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　又曰廉
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
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之命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
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又曰建初三年賜東平
王蒼及琅邪王京書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
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　增列異
記曰司隸鮑子都子永孫昱復爲司隸皆得乘驄京師
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　東觀漢記
曰張奐字然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奐馬二十

匹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
以入廏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　謝承後漢書
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臟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增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
春正月初置騄驥廏丞領受郡國調馬時豪右辜榷馬
一匹至二百萬　原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
典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驄馬御史　論衡曰楊琁爲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
琁乃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

揚灰向賊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　又曰廣漢陽翁偉
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
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
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
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桓譚新論曰師翁者長安
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
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翁曰諾卿無目不足示也　盧
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聲之多死衆
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白馬往賊束手歸降遂生爲立
祠號曰白馬從事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

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則便出所乘馬的顱走
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的顱曰今日
厄何不努力的顱達備意踊三丈得過　英雄記曰公
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嘗乘白馬又揀白
馬數十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胡
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能馳城飛塹語
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增 冢字記曰張飛有馬
名玉追（胡秋海錯曰名豹兒烏）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
江夏白馬廟者舊云飛之靈也　原 吳錄曰孫堅討董
卓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
隨馬向草中乃得扶堅還營　又曰孫權爭合肥馬上
津橋橋見撤丈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襄陽記曰
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因名馬穴
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匹　魏志曰朱建平
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平曰此馬相今日死及帝
乘馬馬惡帝衣香齧帝膝帝怒殺之　增 又曰文帝黃
初中於上黨得澤馬　馬癖記曰王武子好馬非馬不
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
重午則龍嬌鞍中秋則玉櫳總絡頭重九則蟬兒鐙春
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

飼馬以明沙豆薔薇草　世說曰支道林常養數匹馬
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吳郡志曰
支道庵在南峰古號支硎山今有白馬澗支飲馬處也
庵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　原 怪志曰
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夏侯弘自言見鬼
神與言語尚初不信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否乃下
牀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今已請得還須臾衆人皆
見馬從外至死馬邊便滅死馬即活　又曰有人與奴
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視之得一白鱉取諸藥納口中不
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濺之乃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
之便消爲水病者乃飲一升馬溺乃差　搜神記曰趙
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
持竹竿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
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
馬跳梁竟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起亦不復見猴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
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
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盲馬赤馬果先鳴盲
馬應之　增 又曰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
馬又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

弓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乘之馬悲鳴蹄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虎尋退益奇之至雋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雋逸不虧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其傍置薊城門被是月象成而馬死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所乘騅馬於牀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纔出門外便奔馳走行十里顧望所住已有收兵至矣後還騅州加騅馬揚武之號　崔鴻十六國

春秋曰太上四年兗州民王蒲率眾來降獻馬一匹羊鑽去地九寸　原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增 又曰劉胡之叛走也袁顗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眾曰我當自出逐之飛燕馬名　述異記曰東平畢眾寶家在彭城有一驄馬甚快大明六年夢其亡兄眾慶曰吾方有戎役而無快馬汝可以驄馬見與夢中許諾既覺呼同宿者說所夢始畢乃聞馬倒斃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眾寶心知其故為試療治向晨馬死眾寶還臥如故眠聞眾慶語曰向聊求馬汝護治備至將惜之耶今以相還別更覓

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蕭子顯齊書曰楊玉夫殺蒼梧王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咸稱萬歲及踐位號此馬為龍驤將軍世謂龍驤赤　梁小說曰梁武帝有良馬名照殿玉獅子　南史曰天監四年河南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　又曰梁豫章王綜降魏後眾不得還者甚眾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遁去煥為抄所傷人馬俱敝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腳痛不得上馬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腳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又曰侯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俊逸其

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　伽藍記曰後魏河間王元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諸王服其豪富　北史曰後周齊王憲文帝子也帝賜諸王馬惟所擇憲獨取駁者曰色類既殊從征伐牧圉易分耳帝喜曰此兒知識不凡　又曰北齊高緯御馬皆藉以氈罽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為駁龍儀同其將合牝牡則設青廬黼帳嘗親視焉　北史隋書曰煬帝令李景營造遼東戰具於北平

賜御馬一匹號獅子驄　王劭傳曰隋文帝所乘騘騮
脊有肉鞍　朝野僉載曰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
騣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莫能制郎將裴
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臂向前去十餘步踴躍騰上一
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
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勑訪之同州刺史宇文
士及得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
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
口盡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
舊唐書曰王世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乘煬帝
所乘御驄鎧甲甚鮮來往軍中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
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
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　唐書曰貞觀十三
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産白馬朱鬣　又曰東骨利國産
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其大
酋俟斤因使者獻之帝取其異者號爲十驥一曰騰霜
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騟
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
曰奔虹赤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
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

獻之上曰馬人之所欲豈可奪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
哉乃命却之　又曰永徽中駮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
突厥之北漸近北海馬色並駮故以爲名　又曰開元
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箭左右各十六肋尾無
毛　孔帖曰王毛仲高麗人於牧事尤力蓄息不貲從
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
之　名畫錄曰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
明皇雜錄曰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曰
照夜白封泰山回令陳閎圖之　宣室志曰李邕爲臨
淄太守入山採藥忽遇一翁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
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淸世雍
熙之瑞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
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邕方命駕以後乘遽無見
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吏求神馬
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鬉尾若龍之
鬐鬣嘶鳴眞簴笛之音日行三百里乾貞詢其所自會
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
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
內閑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頒示中外　唐書曰天

寶中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狄孝義家有
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
時有慶雲五色遥覆其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館以
爲實錄從之　紀異錄曰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
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赤叱撥四曰黄叱撥
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
二曰紫玉輦三曰平山輦四曰凌雲輦五曰飛香輦六
曰百花輦復命圖於瑶光殿乃改爲觀驥殿　明皇雜
錄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爲左右目爲某家寵
某家驕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教習無不曲盡其

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
謂之傾盃樂若歌其曲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
板牀馬乘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
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帶必
求年少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於勤政樓下
　馬癖記曰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以朝章
加其背曰過我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　續博物志曰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
千里馬寧遠所獻騣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
絮抱持而行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

里外乃騰然而去惟聞耳畔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耳辰
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又曰德宗有二馬一號神志
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
急皆如上意以是名之一曰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内
廄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
二駿謂之二絶今獲此鞭可謂三絶矣　侯鯖錄曰唐
興元間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過馬肆見一悍馬結
縶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叉其頤三四人執撾而從之
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
者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百

繦易之馬主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
曰此馬氣色駿異骨體德度了非凡馬主者不知俾雜
駑蹇櫪棧敗壞藂穢狼籍刷滌不時羈鞅不適蹄齧蹂
奮蹇跛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
則無不爲也既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
待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纆結穢
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
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
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顔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杜陽雜編曰元和時有處士伊祁縝髮童顔乘一黄牝

馬纔高三尺不噉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惟以青瓊精其背　北夢瑣言曰劉三復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必去之恐傷馬蹄也　異聞録曰唐開成初有鮑生者多畜聲妓以夢蘭小倩自隨外弟韋生有良馬數匹同憩歷陽道山寺鮑置酒命妓韋見鮑有欲馬之意曰能以人換乎鮑遣四絃更衣而出韋以紫叱撥酬之俄有二客至以妾換馬爲題共賦一曰香煖深閨末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香散緑鬟意已忘於鬢駿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五代史曰朱温愛寇彦卿賜以所乘愛馬一文烏温圍鳳翔彦卿乘馬馳突陣前温曰眞神將也　范延光傳曰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兵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至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民吾所醜也　五代史曰劉旻據太原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以黄騮馬爲聘後與周世宗戰高平

敗獨乘黄騮馬以歸遂與黄騮治廏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儆戒録曰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二馬愛之甚於佗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氏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雲煙過眼録曰元祐時于闐所貢鳳頭驄董璮進到錦膊驄天駟監揀中泰馬好頭赤温溪所進照夜白李伯時畫爲天馬圖　東坡志林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領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驄馬行肉駿碨礧當作肉騣耳　孔氏談苑曰神宗有馬名小烏曾以曹太后所送珠鞍於神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鞍　蘇軾三馬圖贊引曰元祐初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　楓窗小牘曰徽廟有平日所愛小烏一日宣召其馬至御前彌兄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封供奉況使小烏白身耶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宋史曰曲端有馬名鐵象日行四百里其被逮也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就逮　綱目曰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荅曰臣有二馬曰啖芻豆數斗飲泉
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奮
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
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
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
未安踴躍前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
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善其言　梅磵詩話曰
姚興嘗畜一馬名青騅子毎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
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紹興辛
巳之冬金主亮來寇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時興

爲統領以所部四百騎抵敵凡十餘戰權不救援部將
戴皐亦歛視不救遂與馬同歿於陣朝廷憫之厚䘏加
謚立廟淮甸有題絶句者云赤心許國白平時見敵捐
軀更不疑權忌皐慵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騅　桯史
曰淳熙間宿松叛民汪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驃曰
番婆子駿甚　齊東野語曰畢再遇兗州家將也開禧
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始居姑蘇有戰
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三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
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
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

之而歸因好言戒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吾家馬
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桯史曰九
江校王成者於淮上得病騎養之後惟成得乘也嘉定
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
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便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柵我
軍出迎騎識旌旗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
鐵槊勝爲盡傷騎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於軍
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騎病傷不秣而死　遼
史曰女里安涅烈袞善識馬常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
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金史曰景祖有黄

馬獨乘如意景祖歿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
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
乃弗取　元史曰王珣年三十餘遇一道士謂之君相
甚奇他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
馬來鬻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霏雪録曰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毎旦必
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　周伯琦天馬行序
曰至正二年七月西域拂郎國遣使獻馬一匹高八尺
三寸修如其數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曲項昂首神
俊超逸視他西域馬可稱者皆在髃下殆古所謂天馬

耶金勒重戀馭者其國人黃髮碧眼言語不通以意諭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上御慈仁殿臨觀稱歎命育於天閑飼以肉粟酒湩勑翰林學士嚶嚶命工畫者圖之直學士揭傒斯為之贊　逐鹿記曰李文忠北征患渴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　羅汝敬龍馬賦序曰永樂十八年青州諸城縣產龍馬其鱗甲鬐鬣龍也文臆頳尾形色光彩走趨意態亦皆龍也鄉氓告於有司而獻之　方州雜錄曰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京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陶九成所記松雪所圖六蹄此類也天順中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馽不知日行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異常是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為妄者並論

馬三

原青龍　白兔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注曰馬名也若比遺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翮銅雀晨鳬　如龍　似鹿 上詳馬二　下詳馬二東觀漢記　獻玉　流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于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illegible]黃之[illegible]其馬數沙皇人威寘[illegible]之罘兵馬獻王皇人壽穀傳休奕乘輿馬賦曰[illegible]汗如[illegible][illegible]未成霧　千里　九逸 上詳馬二史記　下詳馬二西京雜記

朱翼　縞身 黃帝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於大蒙之荒域分度淵之幽湍通天地之所極生崗渥洼被華文而朱之下詳馬一山字經　地精　坤象 上詳馬一春秋題辭周易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注曰乾文言以龍序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翹陸　奔踶 上詳馬一莊子曰夫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奔霄　追電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illegible]天下取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　騂騏　騂駰 [illegible]　麟形　雞目 [illegible]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illegible]　麟騮　駃騠 上詳馬 史記

東方朔傳曰騏驥騄駬[illegible]良馬也　引重　代勞 易繫辭曰[illegible]引重致遠以利天下[illegible]人之有以馬者足以代勞[illegible]　班政　作歌 月令曰[illegible]　房精　震象 原下詳馬一[illegible]　在坰野　歸華山 書[illegible]歸馬于華山之陽[illegible]　志千里　價十倍 曹丕[illegible]

蹋石　過都 [illegible]　金埒　玉珂 世說[illegible]　口錢　肉夫 漢[illegible]

敗績縣賁父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泛駕 局轅 漢書曰泛駕之

馬亦在御之而已言有逸氣不循軌 漢武謂鄭當時曰何乃局促如轅下駒 食苗 、踐葵

詩經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室邑之女曰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曾茶

歲不飽葵詳賢女注 毛縮 蕃平 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牛馬皆踡縮如蝟下詳馬

二史記六 垂耳 傷骨 屈原文匕驥垂兩耳伏鹽車兮 賈誼陳琳詩曰驥垂長耳伏塩水厓

傷馬骨 既差 勿逐 詩經既差我馬注差擇也 易經喪馬勿逐七日得也 綱惡

周禮綱惡馬綱猶擊也 旌繁 左傳有不腆先人之産馬其可稱也旌繁于衆也 惜一

量三 史記東郭昌頓千里馬一羣臣曰周禮賈馬奴寶也勿與 冒婿曰吳人卻阿奈何惜一馬官馬

掌食貨馬馬皆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注云物色也賈直也 異產 平價

左傳晉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從諸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戎馬旋濘而止漢書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注貴平牡馬

賈歆使人畜馬 去害 求良 莊子曰黃帝遇牧馬童子問為天下曰夫為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下詳馬 一但列子其 乘肥 驛怒 論語乘肥

馬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因風逸 踏地鳴 風下詳牛馬因風而逸二異而錄

上虞坂 走章臺 驥駕鹽車上虞坂見伯樂而長鳴知其識已漢張敞傳曰敞為京

兆尹罷朝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注便面所以障面今少門待竹扇為不欲見人也言誠無底儀也 惜

障泥 走長楸 世說曰王濟乘之馬不肯渡水濟曰是必惜連乾障泥去之乃渡札須曰王肴有

馬篇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濘而止 淖不駕 上詳異產注少翁傳曰少

翁以列侯侍祀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之數人皆削爵 塞上失

岐下亡 上詳馬二淮南子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

求林下 飲廄中 下詩經晉王尼為護軍府軍士王澄胡

毋輔之等持羊酒而之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坐於馬廄中炙羊飲酒醉飽不見護軍 自斬芻

不食粟 相失瘦 養 第五倫為會稽守自斬芻養馬 左傳季文子相宣成無食粟之馬漢書曰黃門養馬

獨肥 文子相武帝馬夫之護見馬後漢書曰宮滿則日日釋罽黃門獨不 不蚤剪 果先鳴

窺現肥好 又久之 禮大夫不蚤剪 樂記曰違之也反曲者 馬不乘下詳馬前者謂二蚤抱剪

始駕 右牽 禮記始駕馬者反之馬習學見而少儀下詳馬 黑脊 其效馬在 朱尾 馬內則右使之馬

執靮 循軌 左傳宋公子以尸之牽 嬰音而皆有白馬四公取素不可食 盟功臣

換愛妾 漢高帝刑白馬而盟詩 下完使寄吾 反為駒 可市駿

詩老馬反為駒 詩誠可市駿 下詳張氏 擊鐘 曳練 漢以韓馬詩外傳擊鐘

齒色 蹄嗷 記曰歲色齒也嗷口也 史周禮教駑馬 契需 信閑 行而三宮

千里不契詩需說也信也閑 善御也 音其 還官 復卒 漢每歲三宮

及息十一以三一駒 注令人畜官馬一馬歲歸之十人 每還官 食貨志有任安復卒三

牝 養惡 漢景時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 乘牸

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不知何乃家監也不將軍 駛牝 家不貧得

人哉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驥 又詩三十驥牝 作廄 壞館

以足賢人至公孫弘 上詳馬 馬以為宰 其風 非性 左傳二公孫 東書越馬逸 其閑

不非土 性 溽暑 莊子曰 用燎火 求唐肆 左傳宋火燎也 於是陰氣用故馬以於四

肆非傳馬之處言於 唐肆去注 行地、同阜 易行地無馬 熱生於

踐非傳馬之求馬於唐肆 也非 求唐肆 城火 易無疆 類用

莫耆牛馬同皁 策而不進馬二普傳下

傷吻敗策 聖主得賢臣頌人之御駑馬傷吻敝策

馳城飛塹

載馳載驅 莊子徐無鬼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 下馬詩經

若卹若失

蕭蕭馬鳴 駸駸載驟 俱詩經

分背相蹄

過門必騁 詳上

墜以折臂 [illegible]

好而市骨 [illegible]

留林之式 筍子 [illegible]

銜轡之制

元黃虺隤

牧師 校人

駑駘款段 [illegible]

逐逐 [illegible]

肅肅 詳良馬

不閒有養 禮 [illegible]

教駛

訓騶 周禮 [illegible]

務滋

教擾 周禮 [illegible]

超越

陸梁

戀主

驁人

善

驚 蠢介 [illegible]

朱鬣 白顛 上詳朱鬣 下詳 [illegible]

八尺駥

千里駒

中黃 至駿 [illegible]

阜蕃 跔跳 [illegible]

疲羸 蕃庶 [illegible]

在廄 伏皁 玉勒

金羈 龍媒 驥子 權奇 蹀躞 追風 逐日

凌空 照地 黃金絡 青絲鞚 規行矩步 奇毛

逸足 連錢之色 噴玉之聲 延首高驤 擢足軒

峙 浮軒華輈 連鑣並驅 駔駿 騰駒

增 遺風

繞日 [illegible]

閃電 逐星 [illegible]

渡江 陸藏 [illegible]

月精 火畜 [illegible]

毛龍 逸虎 如鴨 [illegible]

象龍 唐書 [illegible]

朱龍 紫燕 [illegible]

赤駝 黃鵠 [illegible]

翠龍 鐵獺 [illegible]

玉腕 丹髦 [illegible]

並居二十六國之中入其國見
天驥龍漢騣裹丹髦鶩許忽收
龜時鮮早獻千里馬白色丞兩
以武昭王爲書與呂光太史令
同宿居起謂駿曰當伐龜兹人
生之分家有草口君占曰
進肝
口曰太守大傳曰李馬君生當
曰千子劉之李馬頭丑取天其
時戊子其馬人駿判取太清
西河張有黃之驥其于後鶻
食豚
言馬
行乃實
之行則
無舟高也
從蹄鐵俱
如之
吐珠
望火
踣鐵
驚帆
黃耳
白額
穆天子傳注曰
黃耳名曰黃耳郭璞注曰
及其國同黃耳第
呂君當伐龜兹其
血於沙以飲衎時
生角
無尾
取血
燕上高丹
物異志下
春秋漢文
獨國
人人不之
時實雲南
飲水日吐
大中
馬上
以人蹤

其今書反之妖梟汗曰乘麟監於馬傳乘馬此出飛龍馬
王曾曹用之發知小德以以二
馬昔時有前故也
頓塵
絕影
大鳥
小騅
纖易
帛贖
饋友
奉神
助軍
給驛
習拜
善鬭
李伯有曹真時
大之於呂莊鳥經
天下萬以匹一疋八纖
時七天下
河圖
給驛以孔助帖軍李
曹植表馬十疋
上見後魏
數百出飛龍驛馬
故國同死也紀盡傳

馬至壯大以
關者爲頭馬
知音鮮與鼓節相應
食國馬解人語
解語
能言
異物志曰大宛有馬人語及肉
銜杯
立仗
作樂能文者飲酒記
景龍館記
曰李林甫
馬奉秉以
伏曰
扣車
垂鞚
看花
曲從
子所珍異及
能及
華所
獻頌
製
蹜柳
天寶
唐書樂志
月

宗命破實建德
驌馬八千匹
步馬
步者
上足
小步
三花
六印
白台諸盾周細印字及
尾牧監天
屈
枝路
銀杏
小黃
小領
趁趕
旋毛
芝
元借飛龍馬
資治通鑑
借清賞錄曰
李白馬名
紫燕
黃芝入劍

反睫 梅聖俞君雲騣序曰君雲騣者廄馬也莊獻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留以備太上 問為御馬第一世人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 病可去乎 酉陽雜俎曰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 目日白知視 並不可騎

驕驪 駁騟 先傳馬融注曰駁騟鳥也 馬似之駁騟蕃大馬名

騂突 騏雄 音寒 音罕 刑法志曰以漢俗而已御而行也 是猶以職御騂突舜

捷陟 頻伽 瑞應 魏劉月吾有駿馬名曰騏驎虎胸鳳尾馬賦曰鵝鶩之形 經曰毛色生毛白日中如白雲名耳如龍頭異驚聽花 其駒賦乳貫珠為賽白鵠髖聽奔驟蛇

玉面騂 錦膊驄 林頻好馬其下最愛者名曰玉面騂 馬嬌賞於宮人一馬變處名花 有賽驄騾頻伽飲下玉鞍 煙眼駢宋史 錦膊驄 萬騎紅生 實寶

望雲騅 忽雷駁 唐書 眼幸懷宗以一宗騎駁 宋史曰太宗在藩邸有馬望雲騅 至尊之長嗚四蹄忽雷感駁常飲以多酒每之月明 曰捉承叔實所乘馬 四蹄顧盼忽雷駁嘗飲人以多酒飲之每月明

中朝故事曰九花虬 能越二丈領黑鬃及 吐谷渾馬 不食而飛 鳴 以陽郭 了儀 身上九花 拳以如 一丈烏 曰杜陽雜編代宗 九花虬 額高九寸 毛拳如鱗 頭頸鬃鬣 真虬也 以賜郭子儀 使命為馬身 九花 太山所花 暮則所行宮 回日斬 四十里 二日而已 五里不覺 先轉

碧雲騢 宋太宗有馬名碧雲騢 不從甚愛之 後有 如駿已行一千里 日宗曰名 玉逍遙 宋王禹偁逍遙壺盡如真馬 食雲 日行之 仁宗 至永陵 馬名數 玉 日乃遠 大不如雲騅 見遺 嗚悲花 云 熙寧之 不皆中行 王節 帝以則 乃之鏡 行有秀

試蟻封 驚羸突 上寶犬 悲花之 人批云 舞馬 一心行 之 白璺 日 行不中 節還 者之 行帝 以記 越 晉記 中宗 族曰 皆以 清為 之 叔 有 尺度 長疾 餘皆 不 行 如久 初復 王 借 乘 鳴 湛 宗

城生馬 行輔知久 衛 初 慶有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 平路無以別 乃 衛馬當 遼 試之 果然 當於蟻封中 馬乃 果 濟曰 王子 於 中子 曰 爲 之 伏 滿 韓 矣 晉書 試之 以 馬 及 服 也 乃 始 為 兒 好 馬

出於齊中萬騎之 則羸突 驚不前 定公 家語 曰魯 定公問於顏回曰 子亦知東野畢之善御乎 對曰 善則善矣 其馬將必佚 後三日東野畢之馬佚 公聞之 召顏回 曰 善 大 窮則佚 竊則佚

畫圖訪 執經求 顏回曰 吾以政知之 昔者 帝舜巧於使民 造父巧於使馬 西魏李武 索之所以 知之 以爲 宮 至 其馬死 不前 其鵠馬 至 之宴 後 故 門 馬 至 尹 神 之 曰 前 聽 以 執 經 求 馬 上 二 詳

伯樂相馬經 有 隆顙蛈日 得其 子執 馬 經 以 求 馬 出 見 大 蟾 蜍 謂 其 父 曰 得 一 馬 略 與 相 同 但 蹄 不 如 累 麴 耳 伯 樂 知 其 子 之 愚 但 轉 怒 爲 笑 曰 此 馬 好 跳 不 堪 御 也

借學士 害圍人 馬氏家書 曰 學士之馬 可借 人曰 公安 有 良 馬 之 學 士 借 馬 之 云 良 馬 害 圍 人 可 愛 曰 公 諱 有 馬 之 林 宮 者 何 哉 曰 孔 子

立吳山 投鴻 宋史 金主 亮 乃 畫 工 於 使 中 馬 已 隱 畫 吳 山 總 伊 頂 寫 題 詩 安 其 胡 上 山 宋 有 人 立 馬 吳 山 第 一 峰 其 不 進 句 兵 呂 氏 春 秋 曰 投 鴻 水 之 鞭

于闐龍 宋有 人 立 馬 吳 山 者 其 馬 不 進

越睒駿 元世祖時 于闐 獻 騎 馬 曰 斃 睒 駿 滿 川 南 傳 云 馬 生 始 七 年 可 御 曰 越 睒 中 國 馬 之 莫 能 及 以 駿 名 之

倒山 飛越峰 撞 之馬 能以 末 梁 元 龍 武 成 八 尺 長 丈 餘 馬 嘗 接 之 以 如 之 人 倒 曰 山 伊 如 塵 日 龍 駒 奔 驟 之 中 不 以 人 力 畏 之 伏 後 得 以 勇 爲 名 飛 越 峰 撞 善 日

主所借 臣之師 在空谷 上使人 所借 遺 之 馬 曰 彭 君 所 選 臣 之 師 曰 馬 旣 有 美 麥 可 志 稱 曰 異 曾 於 鶴 林

嘶冰原 能盡力 杜 甫 詩 曰 嘶 冰 原 白 馬 代 馳 驟 中 有 空 谷 蹄 在 丁 嘶 冰 毛 骨 皆 可 驅 使 名 馬 盡 力

無留良 南 子 曰 寒 矣 君 代 馬 翟 之 盡 其 力 造 父 能 盡 其 力 韓 愈 序 曰 伯 樂 一 過 冀 北 之 野 而 馬 羣 遂 空 或 近 惟

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知馬
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
岐邠等四境有保樂甘露等坊
左曰奔星右曰內駒兩仗內又有六又百官志左右飛左右仗左右萬
八坊 孔帖曰唐置八坊於
六廄
右驎東南內西北內
黛脣騧 **白口騮** 通鑑曰越裹所乘馬曰黛脣騧日行十里戰而馬
御乘兵擒世之有水經注曰老宿謂
言蔡連兵擒世之有駿馬名曰白口騮
清異錄曰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常春日遊宮中
後周時發乘駿馬觀花後上開宴折花高小黃門取鐐御
獻妃侍曰江南後主騰上欲折花黃芳非取錦帳
謙時發乘駿馬擊鼓乃引又王從謙小常春門日遊宮中
綠耳梯 **吉祥座**
喜之乘駿馬擊鼓乃引又曰至花樣座杜重威馬賴錦帳也謂
綠耳梯何如曰吉祥座元宗龍馬圖贊也
龍鱗 **虺尾** **鳳膺** **麟身**
內苑景也
廷賓馬異彩柳曰明皇時重昌
郡行與其狀龍鱗虺尾奉毛環序曰內廏馬居帝閣
仁十年從馬後西幸蜀至成
蜀西入謂天水封禪邪龍鑒者數十事後目西幸記曰馬至成
時大宛獻馬化爲千里駒不知所終五色鳳膺麟身特堅
及之乃命上馬命詩
臣竹上馬
尾皆吮蓬 **耳如批竹** 杜甫詩曰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又杜甫光啟四月二年僖宗在

風稍馬尾皆吮蓬如耳如批竹錐
也周杜甫詩曰上追疾
御王穆王乘八駿之乘以卷
馬而之使徐偃王反王聞之來而去之
莫使徐偃王反穆王長驅歸而大之
非子善養 史記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大丙能御 淮南子曰鉗且大丙之御也
得之赤岸 **充於黃門** 唐書曰
凊馬之武之後之世鳳旣昔常
得於赤岸澤之後充之馬七十萬六千匹張萬歲領
馬之於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匹
自是孝文之後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千里將軍 有
四足仙人 曾國老人數日拾薪又曰得千里駿馬使有五匹名賣曰
侯羅國公位號曰寶王經名騅
夫驛美人鄭公位號曰金鞍玉勒使者千里
寶王仙美人義曰綠耳賓王鄭遣名
四足仙人鄭公耳卿賓騎汗穀散遠五
赤蛇出鼻 **蒼蠅託騣**
志日陳安常乘一赤馬駿快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漢張陳安常乘一騅馬駿快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裴子里路之
蹄間三尋 **足有二距**
前張儀曰秦馬之良探前蹄後蹄間三尋

西陽雜俎曰太宗十驥中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
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又老學庵筆記曰興州有中距
貢馬足有二距其後盡州崩陷於西戎宣和
中燕山府貢二馬赤然而北遼之俗呼作
產頗黎穴
飲屈產泉 唐書曰吐火羅國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
泉 寰宇記曰晉石趙有屈產之泉相傳昔有白馬飲此泉生得龍駒春秋晉屈產之乘
桃文之乘 **蒲梢之歌**
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前則轡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 史記樂書曰因
後馬欲前則轡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 史記樂書曰因
下抽則其御遊父之遇於造父之過
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 乃
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也
毛垂至地 **聲若**
穆山地理志穆天子傳曰日行千里一毛垂至地
穎山 東王公常乘此國小駒日行千里 一毛垂至
夕往返七八度 宋書曰 馬易如泉日 王 翔
大曰若落二部沈約宋書曰騟翔子長處吐谷渾
駱在馬伏騰二 部渾 浩伏 傳
馬西行馬而悲鳴及長史遂 今追 子 渾
不疑駑良 **能辨優劣** **應範中國** **頓轡絕絆**
歷險超塹 **服軌**

超摯勝敗靜也一驥鑑論曰馬以代勞故行則伏軛止則就羣一馬伏櫪當中家以六口之食噓天

陸野　劉山扶塹魏慕容紹宗數梁境內曰虎班龍文之邈蕭也蕭精之驃嘯天陸野躑影追風馬如宗元集曰晉國多馬四散橋説開合萬狀劉山喜者鶡怒者人搏者然泰躍千里相角風鬃霜鬣劉山抉登耳搖疊雲腹搞夏木寂寞遠遊下夕變

長尾風生　逸足電發馬漢天歇曰尾蕭稍兮翔風起蓋良馬尾之長者蓄稍然搖動可起翔風傳休奕秉輿馬帙門絜備初降太咀賜之聽超使自至廄選之所名馬數百莫可意者次之下廄有馬使秀棗莫現使名馬數百莫可意者次之下廄有的顏於蘇氏瑪瑙中有駿馬貴蜀宗而取馬以下爭取肥好扎破不刑庸鬻斛顛之髀生形觀色雖異亦奚之其後

七日超母　四游課駒　者奇追不可盡衆了駿足電發追躡速洪蕩馬

曰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輔課馬出唐六典凡七月課駒　雅谷言曰北馬康惡課駒者計其駒犢也馬

受精皎月　弄影星　之驗行並上母氣下生宿者行生宿先行在此中母字也後生

武部

河上錄七命曰房駟之精降為駿駒　弄影河星　黃金之羈谷天池之浪鼓飾鸞衢

汧水之利　免跋涉之苦　聲子曰王子於期為駙馬不用而擇於錙利者然於水之利也鄙之於雪見分也然馬渴而飲至于水韓非子曰馬之所以能致遠者以其足也

君惠賢足者為人造父愛之書曰有以白駒示人者

花散如雪　鞍如山　轡如組　聚如

聚如花兮散如雪　翔鸞飛馬如細其錦文曰我我空策如山我我鞍空我我轡空如組揚兮汗血兮山崒　寒牧曰我牧堅我泉貫我玉兮草

走險鹿駭　望雲龍驤

旗尾容與空林竇若孫虎踞則風俞猶孤行劍之筋書之則鑿駭則見之伊子拂頭吾駭

曰馬依其肴其何其非德孟何也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獸部六　馬四

騶駿

原　六種　六繫　周禮六繫為廄一廄一僕夫

六種六馬之種　不利於主　載記曰庾亮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亮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鬻於市　庾亮廣遊世不鬻之者恐傷人　步馬　左傳師曳見夫人步馬者注云步馬謂習馬也

習馬　不不於市者　牧至於市　馬騂馬斲以楷拜習馬而左二善人馬為之左太師

翰如　班如　易云乘馬班如翰如白馬翰如

減穀食　漢書減禾穀食馬　齊飲食　周禮趣馬掌齊其飲食

絕足　駿足　駿足良馬　交易有無　有賞其有無

人馬　季春遊牝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相得　過詳馬　部注三

注騰馬放北之所也　北之馬也　遊北於牧

仲夏別群　月令仲夏遊北別群

孟春焚牧　左傳曰昭公將為公乘馬之牧以焚牧

仲春通淫　注仲春合累牛騰馬通淫

帷裹　左傳帷裳不死　帷埋　禮記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馬牲　以周禮為馬牲

馬訟　周禮請責之相自古以馬訟

磨自給　文林唐書以馬字為給

販自業　後漢吳漢字子顏以販馬自業

牧圉　左傳牧圉

牧事　於

增　動

逸不能止　左傳成公二年六月從春部克馬之上漢得

不可禁　呂氏春秋曰良馬見則動而不可禁

伏內六閑　百官志

八馬　後漢鳳書曰飛龍之外號曰南以八馬仗

官門

不觸木

不須鞭

而不自陷又況人乎

畏之名曰馬見悉一宜宗時國人獻其皮帝
賜羣臣名爲馬鞭一錫即先謂之不消鞭

青海驄
隋書曰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
輒放牝馬于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內
因生驄駒日行千里
故特稱青海驄馬

綠野馬
五代史四夷附錄曰
出與緋野馬

護蘭馬
酉陽雜俎曰護蘭馬
白馬也亦曰玉面

撒豆驄
唐與記曰唐鄭馳
有馬曰撒豆驄馬則書

驚馬
埤雅曰馬之族不一以石騠馬門喜前替學爲主
後故古之御者鶩馬以鞭爲主騏馬以良以數

細馬 麗馬
六典曰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
紀爲名而者其篇蕭細馬之監荒左麗馬

之監辨右

健馬
杜牧傳曰山東健
馬丁者日駹二百里

快馬
通鑾快老健
見不如一馬婢

一馬八十年
朝野僉載曰
白其邑如載曰文

一里吏二馬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馬　二】

遊則一里吏二馬人
借供急可遠十家

籍馬
左傳賦車籍馬籍疏其
乞色表志以備軍用也

閑馬
宋太宗至道元年出改殿門姓驂院所進馬大
宗明道二年正月明殿閤馬又明制抗日仁

騸馬
宗事官中極殿行禮泰曰請上看及
馬御馬監從會極門馬入中左門傳

貫馬

生人

化人

變人面

作人語

人大變馬伐後主
州作生厭漢人
作即人人紙書非年紀
人可面曰其有
語兒大鑾元頭馬局
作北之驚人和也
人勞唐問面乃必爲王
語項如安未拾年有人三里
且言其安來遣京非十閒
曰曰青曰之記師姓
蓬路合此事曰馬者
咲嚴家大河劉生後
花成走惡閒女人以
比都出也人河京呂公共驅
花移堂宜道中房易一範
開者屋去廣人易嬴十五羅
後宮崩家家也傳此一行上
路所倒三禮能曰非年傳馬
無乘不里上西諸姓傳曰也
人馬損投馬鬼侯也有泰
忽一疑忽道好又馬考

海馬
徐鉉王飛虹橋馬不進裂齒譽僧贊寧曰下必
有海馬骨水火不能毀惟腐猎能敦果得巨獸
骨猪猪三日焚不
毀以猎匝之逆骨

水馬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如馬如
馬而文髀牛尾其音如乎

玉馬
書大典曰新平地數十步
城宗縣遇者表記

銅馬

泥馬

璞馬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馬　三】

石馬

竹馬

紙馬

以作馬日行千里忽如有唐馬總大唐奇事曰京洛富人
王武于日幷行常其之一
帛子以駿爭得貴之馬
朱全聚中之非常馬有其王色人如貨
設之大中之鞭勸問后
麻段息之中書常侯得馬
哭馬中之
窗行備七百
日巳
三山一竹馬
歸處
上馬以水
家門戶以
便去何不如
殘疾乃身在
惟留一藥籃中書有
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
鈹驟緣耳步

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那得知　馬鬼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馬寶起世經曰轉輪王有紺馬之寶名婆羅訶色青紺尾毛悅澤頭黑髮拔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馬五

【原】詩　漢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漢天馬歌曰太乙貺天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音躡)浮雲晦上馳體容與迣(世與厲同超越也)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又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刧義公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晉劉恢詩曰東阜有一駿名曰千里駒駱首纓騣尾養以甘露芻　梁簡文帝西齋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遠江艫舳少遥山煙霧多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廣路拂青柳廻塘繞碧莎不劾孫吳術寧須趙李過　又紫騮馬詩曰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鐙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

君莫違　又繫馬詩曰青驪流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鞘尾猶挂紫障泥踝足絆中憤搖頭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取榆谿　又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閒樹識金紫草合宜聽短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岫暫上淮南王　又和人愛妾換馬詩曰功名幸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必取匣中劍迴作飾金羈眞成恨不已願得路旁兒　梁武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遥遥小小馬纔通汗赭疑沾勤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遥識祁連東　又後園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蹋駛輕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歛覺風吹遥望黃金絡懸識幽并兒　又紫騮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飾連錢宛轉青絲鞚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復隨前方逐幽并去西北共連翩　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驄馬出樓蘭一步九盤桓小史續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爲急絃彈　庾肩吾愛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蘼蕪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增】張率走馬引曰良馬龍爲友玉珂金作羈馳騖宛與洛半驟復半馳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見薛公寧

所知欲嚮且歸去吾畏路旁兒　車敳驄馬詩曰驄馬
鏤金鞍柘彈落金丸意欲驂驔走先作野遊盤平明發
下蔡日中過上蘭路遠行須疾非是畏人看　陳後主
紫騮馬詩曰嫖姚紫塞歸蹀躞紅塵飛玉珂鳴廣路金
絡耀晨輝蓋轉時移影香動屢驚衣禁門猶未閉連騎
恣相追 原 劉刪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
風陳王欲觀彝御史自隨驄避聲問客淚果下益桃紅
恒持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沈烱賦得邊馬有歸心詩
曰窮秋邊馬肥向塞甚思歸連鑣渡蒲海束舌下金徽
已却魚麗陣將摧鶴翼圍彌憶長楸道金鞭背落暉

增 又詠老馬詩曰昔日從戎陣流汗幾東西一日馳千
里三丈拔深泥渡水頻傷骨翻霜屢損蹄勿言年齒暮
尋途尚不迷 原 祖孫登賦得紫騮馬詩曰候騎極樓
蘭長城迴路難嘶從風處斷骨往水中寒飛塵暗金勒
落淚麗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　王由禮賦得
驄馬詩曰善馬金羈飾蹀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
胡地風鞍歛青門外珂喧紫陌中行行若不倦唯當御
史驄 增 傳縡天馬引詩曰驄色表連錢出冀復來燕
取用偏開地爲歌乃號天權奇意欲遠蹀躞勢難前本
珍白玉鐙因飾黃金鞭願酬芻秣寵千里得千年　徐

陵紫騮馬詩曰玉鐙繡纏鬃金鞍錦覆幪風驚塵未起
草淺埒猶空角弓連兩兔珠彈落雙鴻日斜馳逐罷連
翩還上東　陳暄紫騮馬詩曰天馬汗如紅鳴鞭度九
嵕飲傷城下凍嘶依北地風笳寒芳樹歇笛怨柳枝空
橫行意未已蓋往轂車中　張正見紫騮馬詩曰將軍
入大宛善馬出從戎影絶乾河上聲流水窟中似鹿猶
依草如龍欲向空須還十萬里試爲一追風　又君馬
黃詩曰幽幷重騎射征馬正盤桓風去嘶聲遠冰堅度
足寒出關聊變色上坂屢停鞍即今隨御史非復在樓
蘭　又曰五色乘黃馬追風時滅沒血汗染龍花胡鞍

抱秋月唯騰渥洼水不飲長城窟詎待燕昭王千金市
駿骨　又飲馬長城窟詩曰秋草朔風驚飲馬出長城
羣驚還怯飲地險更宜行傷冰歛凍足畏冷急寒聲無
因度吳坂方復入羌城　蔡君知君馬黃詩曰君馬經
西極臣馬出東方策舉浮雲影珂連明月光水凍寒傷
骨蹄寒亂踐霜踟躕嗟伏櫪空想欲從良　北周尚法
師飲馬長城窟詩曰長城征馬度橫行且努群入冰穿
凍水飲浪聚流文澄鞍如漬月照影若流雲別有長松
氣自解逐將軍　隋庾抱驄馬詩曰櫪上浮雲驄本出
吳門中發跡來東道長鳴起北風迴鞍拂桂白楮汗類

塵紅滅沒徒留影無因圖漢宮〖原〗唐太宗文皇帝詠
飲馬詩曰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紋連噴聚亂荇
繞蹄縈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裡騰波龍
種生　楊師道詠飲馬應詔詩曰清晨控龍馬弄影出
花林蹀躞依春澗聯翩度碧潯苔流染絲絡水潔寫雕
簪一御瑤池駕詎憶長城陰　又詠馬詩曰寶馬權奇
出未央雕鞍照曜紫金裝春草初生馳上苑秋風欲動
戲長楊鳴珂屢度章臺側細蹀輕向濯龍傍徒令漢將
連年去宛城今已獻名王〖增〗李嶠詠馬詩曰天馬本
來東嘶驚御史驄蒼龍遥逐日紫燕迥追風明月來鞍

上浮雲落蓋中得隨穆天子何假唐成公　薛曜舞馬
篇曰星精龍種競騰驤雙眼黃金紫豔光一朝逢遇昇
平代伏皁銜圖事帝王我皇盛德苞六羽俗泰時和虞
石拊昔聞九代有餘名今日百獸先來舞鈎陳周衛儼
旌旄鐘鎛陶匏聲殷地承雲嘈囋駭日靈調露鏗鋐動
天駟奔塵飛箭若麟螭躡景追風忽見知咀銜拉鐵並
權奇被服雕章何陸離紫玉鳴珂臨寶鐙青絲綵絡帶
金羈隨歌鼓而電驚逐丸劒而飈馳態聚蹄還急驕凝
驟不移光獻白日下氣擁綠煙垂宛轉盤蹲殊未已懸
空步驟紅塵起驚鳧翔鷺不堪儔矯鳳迴鸞那足擬銜

垂桂裊香氤氳長鳴汗血盡浮雲不辭辛苦來東道祇
爲簫韶朝夕聞閶闔間玉臺側承恩煦兮生光色鸞鏘
鏘車翼翼備國容兮爲戎飾充雲翅兮天子庭荷日用
兮情無極吉良乘兮一千歲神是得兮天地期太易占
云南山壽趑趄共樂聖明時　喬知之羸駿篇曰噴玉
長鳴西北來自言當代是龍媒萬里鐵關行入貢九重
金闕爲君開蹀躞朝馳過上苑趑趄暝走發章臺玉勒
金鞍荷裝飾路傍觀者無窮極小山桂樹比權奇上林
桃花況顏色忽聞天將出龍沙漢主持將駕鼓車去去
山川勞日夜遥遥關塞斷煙霞山川關塞十年征汗血

流離趍行營肌膚銷遠道膂力盡長城長城日夕苦風
霜中有連年百戰場搖珂噴勒金羈盡爭鋒足頓鐵菱
傷垂耳罷輕齎棄置在寒溪大宛蒲海北滇壑鴈崖西
沙平留緩步路遠闇頻嘶從來力盡君須棄何必尋途
我已迷歲歲年年奔遠道朝朝暮暮催疲老扣冰晨飲
黃河源拂雪夜食天山草楚水檀溪戰征事吳塞烏江
辛苦地特來報主不辭勞宿昔立功非重利丹心素節
本無求長鳴向君君不留祇應澶漫歸田里萬里低昂
任生死君王倘若不見遺白骨黃金猶可市　沈佺期
驄馬詩曰西北五花驄來時道向東四蹄碧玉片雙眼

赤金瞳鞍上留明月嘶間動朔風借君馳沛艾一戰取
雲中　又紫騮馬詩曰青玉紫騮鞍驕多影屢盤荷君
能剪拂躞蹀噴桑乾䟦足追奔易長鳴遲賞難摐金一
萬里霜露不辭寒　張説舞馬詞曰萬玉朝宗鳳扆千
金率舞龍媒盼鼓凝嬌躞蹀聽歌弄影徘徊　又曰天
鹿遥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八駿
齊歌　又曰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
赴節傾心獻壽無疆　又曰帝皁龍駒沛艾星蘭驥子
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驕接迹不移　又曰二帝先天
合德群靈率土可封擊石駿驔紫燕摐金顧步蒼龍

又曰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
將帝樂踟蹰　又舞馬千秋萬歳樂府詞曰金天誕聖
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綵驥
舞華場連騫勢出魚龍變躞蹀嬌生鳥獸行歳歳相傳
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又曰聖皇至德與天齊天
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騄
鬃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
頭掉尾醉如泥　又曰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
龍媒不因兹白人間有定是飛黄天上來影弄日華相
照耀噴含雲色且徘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

葉開　李白天馬歌曰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
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没騰崑崙歷西極
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天馬
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
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落月照皇都逸氣稜
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
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遥瞻閶
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
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晩伯樂剪拂中道遺少
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雖有玉山禾

不能療苦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
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瑶池　又紫騮馬詩曰紫騮
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
山遠黄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萬楚驄
馬詩曰金絡青驄白玉鞍長鞭紫陌野遊盤朝驅東道
塵恒滅暮到河源日未闌汗血每隨邊地苦蹄傷不憚
隴陰寒君能一飲長城窟爲報天山行路難　賈至白
馬詩曰白馬紫連乾嘶鳴丹闕前闘珂白蹀躞不要下
金鞭　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曰君家赤驃畫不得一
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珊瑚鞭玉鞍錦韉黄金勒請

君鞴出看君騎尾長窣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鳳城内滿城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驕碧蹄碎紫驊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騣高櫪上看時獨意氣衆中來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却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眞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埽邊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杜甫高都護驄馬行曰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歘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又驄馬行曰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嶵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廏眞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又玉腕騮詩曰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敵騎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又李鄠縣丈人胡馬行曰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兵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腳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又房兵曹胡馬詩曰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又沙苑行曰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繚以周墻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驥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内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

作尾黃金鏤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又秦州雜詩曰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　又遣興詩曰𨈆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閒逍遙有能事　韓翃羽林騎詩曰駿馬牽來御柳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蹋春城雪花頷嬌嘶上苑風　又看調馬詩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中散碧蹄玉勒乍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周存西戎獻馬詩曰天馬從東道皇威被遠戎來參八駿列不假貳

師功影別流沙路嘶流上苑風望雲時蹀足向月每爭雄稟異才難狀標奇志豈同馳驅如見許千里一朝通　張仲素天馬詩曰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又曰蹀躞宛駒齒未齊摐金噴玉向風嘶來時行盡金河道獵獵輕風在碧蹄　韓愈入關詠馬詩曰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　又駑驥詩曰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

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愁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有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有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又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詩曰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

逐雙旌　張籍謝裴司空寄馬詩曰綠耳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廄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每被閑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騎行長思歲旦沙堤上得從鳴珂傍火城　白居易和張十八秘書謝裴相公寄馬詩曰齒齊膘足毛頭膩秘閣張郎叱撥駒洗了頷花翻假錦走時蹄汗蹋眞珠青衫乍見曾驚否紅粟難賒得飽無丞相寄來應有意遣君騎去上雲衢　又公垂尚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曰翩翩白馬稱金羈領綴銀花尾曳絲毛色鮮明人盡愛性靈馴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慙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蹶不驚

行步穩最宜山簡醉中騎　李賀馬詩曰龍脊貼連錢
銀蹄白踏煙無人織錦韂誰爲鑄金鞭　又曰臘月草
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輭先𧄌蒺藜銜　又曰忽
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又
曰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又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萬里踏
清秋　又曰飢臥骨查牙麤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髮
斷鋸長麻　又曰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
去誰爲拽車轅　又曰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
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又曰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龍
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　又曰催榜渡烏江神騅泣
向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又曰內馬賜宮人銀
韉刺麒麟午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又曰批竹初攢
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　又曰寶玦
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又曰
香襆赭羅新盤龍蹙鐙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又曰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
飛　又曰唐劒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
捉飄風　又曰白鐵剉青禾碪間落細莎世人憐小頭
金埒畏長牙　又曰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袛今掊

白草何日驀青山　又曰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空
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又曰重圍如燕尾寶劒似魚
腸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　又曰暫繫騰黃馬仙人
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　又曰武帝愛神仙
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又曰汗血到
王家隨鸞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　白行簡
歸馬華山詩曰牧野功成後周王戰馬閑驅馳休伏皁
飲齕任依山逐日朝仍去隨風暮自還冰生疑隴坂葉
落似榆關蹀躞仙峯下騰驤渭水灣幸逢時偃武不復
鼓鼙間　徐仁嗣天驥呈材詩曰至德符天道龍媒應
聖明追風奇質異噴玉彩毛輕蹀躞形難狀連拳勢乍
呈効才矜逸態絕影表殊名岐路寧辭遠關山豈憚行
鹽車雖不駕今日亦長鳴　盧征天驥呈材詩曰異產
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蹀躞欲行天詎假調
金埒寧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無前周滿誇常
御燕貽恨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海西偏　鄭賁天驥
呈材詩曰毛骨合天經拳奇步驟輕曾邀于闐駕新出
貳師城噴勒金鈴響追風汗血生酒亭留去跡吳坂認
嘶聲力可通衢試材堪聖代呈王良如顧盼垂耳欲長
鳴　紀唐夫驄馬詩曰連錢出塞踏沙蓬豈比當時御

史驄逐北自諳深積路連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應知碧草同今日承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　喻鳧浴馬詩曰解鞚復收鞍長津渡細漣空蹄沈綠玉濶聰没連錢沫漩橋聲下嘶盤柳影邊常聞褒龍性固與白波便　陳羿詠馬詩曰未明龍骨駿幸得到神州自有千金價寧忘伯樂酬雖知殊款段莫敢比驊騮若遇追風便當軒一舉頭　韓琮詠馬詩曰曾經伯樂識長鳴不似龍行不敢行金埒未登嘶若是鹽車猶駕瘦何鸞難逢王濟知音癖欲就燕貽買駿名早晚飛黃引同皁碧雲天上作鸞聲　韋莊寄馬詩曰驅馳

曾在五侯家見說初生自渥洼鬉白似披梁苑雪頸肥好撲杏園花休嫌綠綬嘶貧舍好著紅纓入使衙穩上雲衢千萬里年年長踏魏堤沙　翁綬白馬詩曰渥洼龍種雪霜同毛骨天生膽氣雄金埒乍調光照地玉關初別遠嘶風花明錦襜垂楊下露濕朱纓細草中一夜羽書催轉戰紫髯騎出佩騂弓　平曾獻薛僕射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鬉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　秦韜玉紫騮馬詩曰渥洼奇骨本難求況是豪家重紫騮膘大

宜懸銀壓胯力渾欺著玉銜頭生獰弄影風隨步蹀躞衝塵汗滿溝若遇丈夫能控御任從騎取覓封侯　張隨敕賜三相馬詩曰上苑驊騮出中宮詔命傳九天班錫禮三相代勞年額主聲猶發追風力正全鳴珂龍闕下噴玉鳳池前四足疑雲滅雙瞳比鏡懸爲因能致遠今日表求賢　章孝標騏驥長鳴詩曰有馬骨堪驚無人眼暫明力窮吳坂峻嘶苦朔風生逐逐懷良御蕭蕭顧樂鳴瑤池期弄影天路擬飛聲皎月誰知種浮雲莫問程鹽車今願脫千里爲君行　宋文同紫騮馬詩曰翩翩紫騮馬爛爛黃金鞍流水四蹄急飛星雙月寒擁

頭青玉鈍鼓膝綵絲盤誰取交州鼓模將骨去看　許彥國紫騮馬詩曰黃金絡頭玉爲鞭蜀錦障泥亂雲葉花間顧影驕不行萬里龍駒空汗血露淋秋粟飽不食青芻苜蓿無顏色君不見東郊瘦馬百戰場天寒日暮烏啄瘡　宋伯仁邊頭老馬詩曰解下轡繩便欲眠絕無筋力可勝鞭霜蹄徧識淮南地夜草猶吞塞北煙怕逐綵旗排偃月寧思金鐙趁朝天華山自有安身處試問將軍在幾年　元楊載神馬歌曰神馬來自崑崙西有足未始行沙泥朝趨欲出飛鳥上夕逝直與奔星齊綠駿半散插雙耳赤汗交流攢四蹄風神秀猛壓天地

豈顧燕蔡并渠藜時時韋浴臨清溪對人誇穀黃驥奚
玉沙之禾中芻秣不噬堤頭枯草稊與君側耳聽長嘶
凡馬不間生駃騠　貢師泰上都詐馬大燕詩曰紫雲
扶日上璇題萬騎來朝隊仗齊織翠鑾長攢孔雀鏤金
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輦爭先避立近天墀不敢嘶十二
街頭人聚看傳言丞相過沙堤　迺賢劉舍人桃花馬
歌曰青絲駿馬桃花色翠鞍玉鑾黃金勒奚奴牽出不
敢騎道上行人爭愛惜往時曾遇李將軍汗流赤血氣
如雲朝刷黃河莫南粵沙場百戰成奇勳歸來無心伏
槽櫪頓轡長鳴思奮力東家白面繡衣郎千金買去遊

南陌昨朝校獵向城隅萬人爭說天下無夜歸不怕霸
陵尉玉鞭醉打蒼頭奴畫燭銀屏歡徹曙一朝金盡窮
朋去可憐驕馬屬誰家斷韁猶繫驚前樹君不見西家
欸段三十年青芻滿櫪菽滿田老翁不識城下路騎看
射獵南山邊　朱德閏觀內廄洗馬詩曰黃雲灑雨沙
場秋灘高水平凝不流曉霜裝透蒼駝裘圉人浴馬津
水頭綠驃連錢雙騂騮日光射波胭脂浮青絲脫鞚黃
金鉤輕爬短刷濕未收三花剪鬉平且柔籋雲駿氣將
無儔東芻斗豆豈馬羞茫茫豐草生林丘霜蹄胡爲踏
長楸振鬣一躍期天遊　郝經詣錫張蔡公大宛二馬

詩曰二馬飄飄萬里來玉花蕭颯上金臺風生兩耳雲
霄近電掣雙瞳日月開渥水虎文連朔氣大宛龍種絕
氛埃將軍正欲成勳業看汝驍騰展驥才　馬祖常桃
花馬詩曰白毛紅點巧安排勾引春風上背來莫解雕
鞍橋下浴恐隨流水泛天台　周伯琦天馬行應制詩
曰飛龍在天今十祀重譯來庭無遠邇川珍獻貢皆貞
符神駒躍出西洼水拂郎最爾不敢留使行四載數萬
里乘輿清暑灤河宮宰臣奏進閶闔裏昂昂八尺阜且
偉首揚渴烏竹批耳雙蹄懸雪墨漬毛疏駿擁霧風生
尾朱英翠組金盤陀方瞳夾鏡神光紫脊身直欲凌雲

霄盤辟丹墀却閑顧黃鬚圉人服尨詭靜鞚如縈相諾
唯群臣俯伏呼萬歲初秋曉霽風日美九重洞啟臨軒
觀袞衣晃耀天顏喜畫師寫放妙奪神拜進御牀深稱
旨韋來相向宛轉同一入天閑誰敢盜我朝幅員古無
比朔方鐵騎紛如蟻山無氛祲海無波有國百年今見
此神州苜蓿西風肥收斂驕雄聽騶使屬車歲歲幸兩
京入鸞承御壯瞻視騶虞麟趾並樂歌越雉旅獒盍風
靡矩知感名由眞龍房星孕秀非偶爾黃金不用築高
臺髦俊聞風一時起願見斯世韓韓如羲皇按圖畫卦
復茲始　張憲立仗馬詩曰照夜玉狻猊霜毛鐵鑿蹏

春風金絡腦小雨錦障泥御駕馳天上軍封受海西日供三品粁絨口不聞嘶　又桃花馬歌曰房星下飲瑶池清神光夜化花龍精東風滿背騎不得氷痕淨洗黄魚腥斑斑朱英點精雪滴滴眞珠汗凝血高蹴蹴蹋花雨香仰面嘶春春正熱周家穆滿遊懸圃萬里西馳覲王母青絲繫樹揺玉珂錦繡叢中五雲舞歸來復入元都觀紫陌韶華政零亂天閑不數連錢驄路人只作文彪看天台九曲溪流芳解鞍春水浮丹光劉郎牽入落花去撲面玉鞭蝴蝶忙風流自許王武子未信叔癡癡不語千年駿骨作銅聲燕昭臺高金似土　明高啟馬

詩曰羅帕覆春風連鞍賜有功蹄高騎得稱身出萬軍中　郭翼和李長吉馬詩曰神駿知無匹驍騰絶域來流沙一丈雪夜拂白龍堆　又曰天子飛黄馬牽來賜近臣玉階新雨過風衮落花塵　又曰内廏玉花驄斑斑歘肉駿奚官新浴罷沙苑踏春風　又曰佛郎通上國萬里進龍媒曉日閶闔紅光上玉臺　又曰天馬誰能御和鸞駕紫薇年年清暑去霹靂逐龍飛　曾棨天廏神兔歌序云永樂七年春二月余以扈從北巡給賜内廏兔色馬一匹蓋朝鮮所貢也神駿超越異於凡馬經數千里若有餘力予聞古良馬有赤兔之名故作

神兔歌以贊之曰天廏名馬不易得鳳臆龍耆秋兔色圉官嘶養十餘載云昔來自朝鮮國想當此馬初生時蛟龍降精雷雨垂房星夜墮水盡赤雲霧下繞靈風吹雄姿逸態眞神駿蹴促蹄高雙耳峻目光夾鏡炯方瞳汗血流珠膩紅暈朝鮮得此不敢騎覆以黄璮獻赤墀廼知天廏盡龍種如此萬匹皆權奇今晨精出逈殊絶扈從鑾輿自超越朝趨遠促交河氷夕秣驕嘶薊城月君不見肅爽驊騮古亦多老不一試將奈何駑駘無力枉蹀躞俗馬有肉空嗟峨平生憐爾獨遭遇繡勒金鞍照璚署相期愼保不凡姿萬里長隨六龍馭　王直題

馬詩曰鳳臆龍鬐世不多春風飽食玉山禾升中自是明時事岱岳雲亭想一過　郭登騏驥詩曰萬里龍沙百戰歸輕塵不動四蹄飛可憐汗血常消瘦不及駑駘似瓠肥　王慎中紫騮馬詩曰朱汗四垂碧玉蹄轡絲陡勒不勝嘶長安陌上催花雨萬樹紅英踏作泥　徐渭賦得風入四蹄輕曰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白草連天靡蒼鷹蹋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曰愛妾換初酬將軍募紫騮騣騣只聞嚮陣陣不禁秋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傍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曰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

戌削纔辭攊崩靃已破圍寒呼蹴踠起黒旋裹鞍飛曽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注云雷總戎書騎千里馬風掣其本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　又曰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帶絡成駢死斷䪨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賦】魏應德璉慜驥賦曰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懸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纓緌之紛挐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結而槃紆涉通逵而

方舉兮鵦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藹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輈於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蹐蹢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彎繁弱之弓輕足鬱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傅休奕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横發高顖懸日雙璧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鸞髮延首高驤擢足軒

峙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又馳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托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宋劉義恭白馬賦曰惟星有造惟靈有秘麗氣摛精底受覃粹八埏稽首以賓庭九荒欽祗而納贄象車毎德以服廂龍馬宅仁而受轡是以周稱踰輪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坎位伊赭白之爲駿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竦身輕足高顙露睛氣猛聲烈步遠視明著獻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幽夏觀竭都城飾金鍐之倏爍揚玉鑾之

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驅永埒於修垌旋四介以作好耀二矛之重英舉舊閑而未倚考前迅而較名　顔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黄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茂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曁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贄覲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然而盤於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

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
敗御惕飛鳥之跱銜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翟龍之輿委以紅
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
恩畢　謝莊舞馬賦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
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而下漏泉符瑞
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巡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
房承靈天駟逡原郊而漸景躍流泉而泳質辭水宂而
南傃去輪臺而東暨登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
其養安駿校進駕龍涓驛大馭於國皁貢上襄於帝閑
超益野而踰綠虵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顧孫氏
憎其元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芭以均性又佩
衡以崇躅養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浮雲之銳
影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銘於丹縞亦連規於朱駁觀其
雙璧應範三封中圖點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
飛赭沫流珠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
終沃若而鶩盼迎調露於飛鍾起承雲於驚箭窮秦坰
之躡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廷之蹈蹀究遺野之環粒
天驥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
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

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增唐人舞馬賦曰爾其聆音
卻立赴節騰湊顧遲影而傾心效長鳴而引脰宛跡遲
遲汗血生姿順指不動因心所之日照金羈而晴光交
映風飄錦覆而淑氣相資　又舞馬賦曰飾金羈頓紅
綏類卻略以鳳態終宛轉而龍姿聞鼓歷考龍笛昭宣
知執轡之有節乃蹀足而爭先廼而觀焉若桃花動而
順吹遠而察之類電影倏而橫天　喬琳渥洼馬賦曰
目散電兮彪駮喙含丹而虎牙躡紅雲而噴玉露赤汗
以攢花然後絡以金羈拂於鱗鬐晴射紫焰梢垂綠絲
疑嬌欲斷嚼淒鏘之玉勒疊影善顧紛偃蹇之朱旗
胡直鈞獲大宛馬賦曰材為地產之最精降天山之中
沛艾骨異低昂氣雄溢鏡光於金勒流雪彩於花驄
王損之汗血馬賦曰名重縣驥價高騏騮骨騰肉飛既
揮紅而沛艾驎超龍翥亦流汗以徜徉當其辭絕塞而
長征望漢庭而遐騁初疑霡霂染瀚海之霜華終訝淋
漓變榆關之霞（霞一作影）　王起朔方獻千里馬賦曰始
其同群璧草挺質寒鄉名超茲白瑞擅飛黃走險鹿駭
望雲龍驤縶之維之登歌不慙於西極若滅若沒獻狀
聿來于北方　牛上士古駿賦曰俠少驫眈（上必由下許糾切）
雄駒捷疾耳若揷筩顱疑削出蹋金鑣以弄影控鐵銜

而羇滕始驂驔以舞風忽獲略而追日　謝觀吳坂馬賦曰當其初出渥洼執分鶩驥雖白日之可逐曷青雲之自致善相爰來精神陡廻奮迅而蝟毛俱聳嘶鳴而星眼俄開　武少儀相馬賦曰驄青絲兮風生眼黃金兮電光蹄盤攤而散花毛翕赩而成章衆人觀之駭於路傍爲龍爲鹿莫敢比方而不知若此者足不踐地影不逐形騰六合歘四溟截飛鳥遺流星日車爲之不轉風馭爲之中停戴師罷貢伯樂焚經非遇徐公之術曷擅天下之名　宋米芾天馬賦曰目星角以電發蹄踠踣以風迅譬龍顙而孤起耳鳳聳以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驚群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　明羅汝敬龍馬賦曰含秀月窟擢品東溟繫騕牝兮毓贊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倏爍風雨晦冥房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滎河兮同徵

原 頌 晉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於太蒙之荒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黜螭之表像似靈虬之注則奪腰裹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蕪驥騄之美質豈驊騮之足雙耳如劉筩目象明星雙辟似月鬮筋參情　增 梁簡文帝馬寶頌并序曰五月丁酉詔以馬寶示群臣太僕校官趣馬掌贄三令五申丞職事

舉八麗周圍給後相趨暉煜金鑣陸離寶勒丕煥無疆之德永呈致遠之功鸞聆善鳴龍儀美稱足轉驚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灑數千爲群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銜策伯樂不能辨其天機方知總轡崑峇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慙德豈止沈河用璧獨有綠文之稱盛德在木偏受蒼龍之名臣謹按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幽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向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降祉比夫圖蹄方足躑躅在郊風欻雷奔遨遊處囿五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騠騄于當今弗擬議於休應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預觀寶瑞退而作頌其辭曰乾道應坤馬來度玉關升玉臺鏤錫旄竿鑣廻磐雲轉揲塵開于天駟百龍媒永伏皁埸騶騄秣瑤粟委芳芻九夷欵四表清旼胥樂與頌與

原 贊 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鶩駿異轡　周庾信秦穆公馬贊曰駿馬還盜秦君不瞋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增 唐人昭陵六馬贊其一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右對毛騧黃喙

（平劉黑闥時乘）其二曰渥淵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
歘歸（右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其三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
轡平隴回鞍定蜀（右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其四曰應策
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蒙危濟難（右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
時所乘）其五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陵八陣
（右颯露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其六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
練定我戎衣（右青騅蒼白色平竇建德時所乘）

原 狀宋顏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驎朱
文綠蛇紫燕水軼鶩晃陸越飛箭遇山為風值雲成電

增 唐孔戣謝借馬狀曰報驛騮於內廏騁逸步於長
獨驅馳忘勞服習如志誓當夙駕無任感恩　于邵謝
借馬狀曰遂攝權奇方遺欵段瞻天心喜已馳捧日之
恩向闕身輕更遇弁星之足　齊映為趙相公謝馬狀
曰猥出上賜特賚微臣豈徒體合鑄金法相皆備而乃
足符歷塊驥德是稱　李商隱代謝借飛龍狀曰梁懸
蜀鐙凡覆吳鞍每多曳練之疑不假着鞭之力倏踰秦
甸將復周關照地迴光瞻天送影長亭欲別未期東道
而來雙闕倘嘶願附北風之思　又代進賀端午馬狀
曰伏櫪斯久着鞭亦多粗覺柔馴未嘗奔逸雖非龍媒
驥子邀一舉以絕塵願陪月駟雲軿慶千嘶於扈蹕

元稹進馬狀曰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馬一疋八歲堪打
毬及繳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諳材力　令
狐楚進異馬駒狀曰稟天駟之精體坤元之德毛卷催
細鬣赤而高尾掉肉而蜿蟺額帶星而倜儻雙瞳有耀
四蹄如削宛然天産定是龍媒允協建午之辰光昭太
乙之祝

原 表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以先武皇帝世得大宛
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
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唐李嶠為鳳閣李侍郎謝
賜馬表曰移滅沒於帝閑降權奇於御阜漢宮流赭遂
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回於馳道　李邕進文馬表曰
豹蔚騰文龍章助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未聞　令狐
楚進異馬駒表曰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
馬群內生異駒一疋駝頭鐵額紅鼻豹騣尾上茸毛額
帶星文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當生之夜
群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美

原 啟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啟曰繹武媿仲都遂蒙大
驄之錫儒謝春卿空須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騏友自匹
龍媒不待景公宛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減
沒異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

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邵陵王謝令賚馬啟曰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驕恩雨淚　劉孝威為皇太子謝敕賚功德馬啟曰伏惟忘我徇物屈己濟民該天地而大捨總日月而為施既脫韅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騊駼之廄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驥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劉孝儀謝豫章王賜馬啟曰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僻越兩驂驅同八駿脩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啟曰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王褒謝賚馬啟曰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渡西河白玉為鐙方傳南國倘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原】書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倘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梁元帝荅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東擢采似伏波之鑄銅霞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輕餉蜀王之馬　又書曰於戲馬之為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為脊馬震為馵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蹄躑而蹀可以追風赤兔之騰聲的盧之濟主陳王有照羈之說班生有韁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貽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馬

【增】說唐韓愈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鞭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果無馬也耶其真不知馬也　劉禹錫說驥曰伯氏佐戎於

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稗飲之汙池羸極也上舜而下蒸羸索也綴索而續葦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蹇求沽於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許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欣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鍔如華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全然矣顧其爲駒藏鋭于内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説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誓其

僕蠲其皁筐其惡蠹其溲摧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渠之柜(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養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　李翶國馬説曰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

增序梁張率舞馬賦序曰禮稱驪騵詩頌騮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靈光之異有時而出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軨服烏號之駿駒騟䮿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絶力能拜善舞

騊駼一

原爾雅曰騊駼北野之良馬　增一曰野馬　原山海經曰北海内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騊駼色青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　增瑞應圖曰騊駼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即至爲時除災害　淮南王術訓云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爭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

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

騊駼二

原贊晉郭璞騊駼贊曰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駮一

原爾雅曰駮如馬鋸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增唐杜甫朝享太廟賦曰吟翠駮而未乘　北史曰北齊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是猛獸爲暴忽有六駮食之人謂政化所感　宋史

列傳曰劉敞奉使契丹順縣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聲音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

駮二

增 詩唐李白送張秀才從軍詩曰六駮食猛武恥從駑馬羣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

原 贊晉郭璞贊曰駮惟馬類食富之英驪首騰尾嘘天雷鳴氣無不淩吞虎辟兵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四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獸部七 驢 駱駝 附 騾 牛

驢一

原 許愼說文曰驢似馬長耳 騤驢子也（騤亡東反）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騤 增 又曰其鳴歐（意）欸亟辛以午及五更初而鳴 爾雅翼曰驢力在髀 酉陽雜俎曰驢走少有雙擲者但四足迅行耳 山堂肆考曰性能旋磨及馱負羸褐低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 清異錄曰驢名長耳公 資暇集曰代呼驢為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槽

譬如諸衛有胄曹也因目為衛 爾雅翼曰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為名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野驢有角 原 楚辭九懷曰驢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用日無多 增 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柳宗元文曰白羲騄耳之得康莊地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李白詩曰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 杜甫詩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又偪仄行曰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宋蘇軾詩曰蹇驢步武碎 宋陸游詩曰野橋孤店跨驢行 又曰白驢依舊

繫斜陽　又曰乘無禿尾驢　宋王庭珪詩曰長安道上醉騎驢忍凍不知蹄蹙踠　何夢桂詩曰蹇驢豈解思長道

驢二

原 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衆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

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簡十餘日便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增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豬　原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增 宋書曰後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達一客姓夏侯言有佳驢仲文便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南齊書曰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見路人驅驢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北史曰公孫軌爲虎牢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懿爲太子洗馬常患腰痛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劍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爲驢鞍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又曰王及善後爲右相無

甚設施惟不許令史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　食貨志曰天寶三載海内富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孔帖曰敬宗寶曆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於三殿　宋史曰范廷召為殿前都指揮使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東軒筆錄曰韓魏公琦帥陝西日將四路進兵以取夏定計大兵一入界則倍道兼程而進幕客楚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惡其無禮不使入幕　續聞見近錄曰王荊公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一卒牽之而行若牽卒在前聽牽卒所之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

食罷即遺牽卒牽卒食餘即以飼驢　宜春傳信錄曰彭伉之妻湛賁之姨也伉舉進士甚猶為縣吏嘗侮之未數歲一舉登第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是其地也　玉壺氷曰魏野居陝州東郊出即乘白驢　宋程頤家世舊事曰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惟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宋司馬光詩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翫鶴舞閑臥白驢號　金史曰世祖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下帷短牒曰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善鬪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牡虎三蹄斃之後取鬪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驢三

【原】名騊　奇畜上見成遊戲弔驢文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廣額　長耳上見劉義作諸文下詳驢一　子瑜面　孫楚聲上詳驢二吳志晉書曰王濟

字武子好驢鳴及子死孫楚哭之甚哀曰子好驢鳴今我作一聲而形體似眞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令使武子此子

乘賣藥　用爲輦驢張楷字公超隱華陰山乘驢車至縣賣藥後漢紀郭用驢

入市　至門後漢向栩字甫興狀若狂好被髮足騎驢入市乞匄後徵拜

馬箏趙殺之相時人謂其必脫素從公而相更乘千鄉人車御有良馬者世晉人劉孔字延世將字受業者數千人書有良人馬看世韓驢則驢至兆門云欲見劉延世門人大怒曰不能對前進則據林問北經義因爲兆排兆不去兆曰不知

常鳴　忽死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後漢薊子訓與諸生請之許以驢車姓名道上過主人驢忽死蟲蚰流出主人遽白訓訓方安坐飲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起如初　獲千頭

續兩字石勒擊之於浮劉字以驢千下晉載驢二祖迷追擊之於浮劉獲之驢下見驢二吳志　增耳

大　形麗孔帖曰李忠臣市肆常謂御耳大眞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對而減下見

百金　千里下頭其樟短有牒曰王者驟其好一驢曰家落畜數後梁宗元文宋祁

其二曰建遊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奇其入曰飛星潮海棲奇口爽其民家畜一驢其婿借乘入市路時往返百里如飛不帽心竊愛之翁問婿何太早婿說云驢行十里郊賦不增之婿起因事之路乃設我一日翁惜其驢增去其殺而熹之有六閒忠上曰我戲耳然驢已安矣悅恨閒亟其履視驢也有翁怨絕其婿

驢畫千里蓋其胃

藏酒　運食迎暑錄話曰以驢有藏名西域志曰鳥場國特懷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而行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日日有驢運食

養殿上　縶廄中上詳驢二宋書顏竟曰崔唐留駐今縶驢廄中　青

衫跨　素服乘東軒筆錄曰盧多遜自宰相貶崖州戶出城日青衫跨驢孔宗翰曰五代劉司朝王師範降梁從周爲具齋裝送歸郭果乾曰陳將業恩不許降矣敢乘馬而衣素服乘驢

出遊作賦　偷跨罰詩宋史曰陳彭年常因京城大酺跨驢出遊構自東華門至闕前

已口占數千言冷齋夜話曰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

之有頃秀老至公伴睡有起自遣下階曰爲僧一子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顯有自遣吾驢後人罰爲詩乃經若立詩跨住山中人有忘之補耳萬首烟百氣爲流水下有跨之吹所日竹僧一覺懶起遺笑後人萬爲之吹補曰耳萬詩

舞

柘枝　驚蝶夢歸田錄曰王公成平第五一年其試進士有以賦詩四句亦頗有教胡遞類集之可求云時有驢作雙四句云似着箏都熊鄰翻飛上有輕歌伎轉跟節長着猶孝容望有外宮春曰扔盂翻驢不去寶馬不足羅揮蓋翻驢春曰昔人有如夢翔之得蕃題詩舞似無雙國

遊華陰縣　造

丞相廳士者墨容許與杜揮對房人曰秀才無費曹魏公詩蕭爲掬翔我已公有欲方見之門邀之止數四卒不至後若門外致之無許竟皆爲騎驢我丞遣方相題門吏之出之日此承相後曰若如此之承也須須我去不曰遣公子去所求於丞丞到承相若門曰此承相謂須須我天下許驢得無所去門吏丞自之不召還我來遽遠如此字伯亦白失意遊耳山下我

引致至宰方下關門日門法決何事人白來驢遣追逐門日李伯不知太白也華山下

用天子龍殿中前拭尚暗客節走手馬調華陰力敵道士上就不執許貴驕坐紀供率李白不知失意去遊山下也

鄭圃往

灞橋風雪　家喬筆談曰咸平中見驢驚閱士楊朴居鄭州時詩有風雪在灞橋驢子背上無與作每不欲驚聞之宰相鄭繫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

子厚意似　浪仙吟苦而滅至論之日似子厚知已意苦日嗣驢字上聞見嘗問人曰苦吟賈島字浪仙作推敲二字未安雖遇京兆尹而不知覺一日久在驢上得詩

果老喫成　希夷笑墜則續仙記曰張果老常乘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一陳摶山堂肆考曰天寶下拜於驢是定入中

壁踏具　過橋留跡中塗聞宋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一道子一畫壁於驢記曰吳道子嘗爲僧畫壁驢具而其僧不禮夜驢踏破僧具

亂不堪乘一驢過此趙州安濟橋所傳張果當乘驢過此之路以趙州橋尚存相

衡貿磨　短轡長鞍　迴

捲言曰唐咸通中進士以驢爲時有驢磨之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服借驢亦皆騎驢或許乘馬指之日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鞍滿九衢清瘦兒郎自可憐就中愁殺鄭昌圖下見宋表叔九錫文

據鞍讀書 嗜草齧木 江鄰幾嘲盧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詩書至迷失道家人求之乃覺 宋史曰杜常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知覺驢齧木而墮觸為之傷

入宣政殿 起裸遊館 孔帖曰蘇源明跡云聖皇趣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家產樂散於道路之中至有騎馬乘驢入宣政紫宸書 拾遺記曰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於西園使內習驢鳴於館北

雲中騎碧 夢裏著緋 驢 李賀詩曰誰使狂公予雲中騎碧驢 龍府羣王曰張鷟夢著緋騎驢

主簿自控 法掾騎歸 類書纂要曰李花谷為長社主簿赴任自控妻驢 澠水燕談錄曰祥符中有劉偉者為陝西司法參軍廉貧至罷官無以為歸計貨所乘馬新裝跨驢以歸編 楚以詩贈行曰誰以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乘驢

毛成字 鳴應更 泊宅編曰天聖中侍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服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馬氏以金贖之置育於室中又 潛確類書以拂化士隱品武當山過家醫殿夢果字不驢所化發物皆以非理責盡一夕合山泊泰夢林驛明 交邪 驢

曰乃葬戶迷一驢上山獸載身上毛成林字呼其名即連 下見表叔九錫文

笑似磨驢 東坡詩已應笑譯生拙鬧似磨驢 參禪 傳燈錄曰直人不解心即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渡水 衡泥 盧雲詩以度水蹇驢雙耳直 宋蘇軾詩曰騎驢渺渺衡泥入

驢四

增 神驢 洞冥記曰修彌國多神馬驢騾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嘗與牧馬合則生驢 袖

海驢 海驢形似驢害於秋月登島產乳皮製兩具兩不能鬪 海語曰出東海躬佈有得其皮者毛長寸許晴則鬖鬖下垂陰則髮絲整整也或以製臥褥書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就籍免乃數驚矣島人謂其靈不敢害也

金驢 酉陽雜俎曰晉僧朗往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撫者往往聽其鳴齊主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赤驢 釋道友嘗乘赤驢往來荊襄間朝夕而見今河東寺上有驢亭吼句窮中驢材

死驢 風俗通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

董真陵處士室執故皆如死驢

跛驢 葛洪傳曰藏逸跡於跛驢之伍

驢五

原 文 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宮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嘿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迴衡迅若轉雷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腳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吴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臧道顏弔驢文曰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駝驅體質強真稟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盧氏之名駒也

增 唐柳宗元黔之驢曰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

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騾一

【增】廣志曰騾北方或曰罔　許愼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　爾雅翼曰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故今川廣皆產騾生於廣者

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種也　又曰驘力在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驘股有瓆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臼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騾所以不滋息也　蟫史曰騾不生育性剛善走視馬則小視驢則大北方人多取以駕車力耐遠行而不困　潛確類書曰騾似驢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爲匈奴奇畜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況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騾二

【增】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欺我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洞冥記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駿騾高一丈毛色赤斑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芻以飼之置於黃門廏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況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宜置之於

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駝復變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吾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爲驢騾耳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又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騾也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東坡詩註曰明皇騎青騾入蜀　唐書曰吳少誠據

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　又曰吴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𢌞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尉最為悍勁官軍恒警備之

陳摶騎白騾入華山

騾三

增 封將軍　逐神仙（開元傳信記曰明皇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倫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下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嗟異久之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槥櫝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在焉　神仙傳曰薊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通人遣去諸貴人各走馬逐之望見子訓騾令行勿名馬逐之不及乃名罷歸）　龜茲國　芙蓉城（上見騾二　漢書　石曼卿乘素青騾主芙蓉城）　從公卿遊　與子弟遊（二區典騎以濟騾休之齋東騾　遊於公卿晏無斷色又曰氐莫隊气既與其子弟及鹿下數十騎追走至峯屯山不知所趨乃棄馬山谷東騾而去）　次蒲坂　遊雍丘（揮麈錄曰靖康元年金人犯闕欽宗從臨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聞流船不得逢夜出戍卜御毀罪名橋鑄青望雖陽而奔曾女生別　神仙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駱駝一

原 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橐駝　山海經曰虢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出一封橐駝（脊上有一封封高也若封土然）　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馲

駝

增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腳橐駝善負重而行　洽聞記曰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腳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後周書曰鄯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旅之患其風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以為候以氊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　原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增 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駱駝　孔帖曰五代回紇以橐駝耕而種　又曰西域龜茲歲朔鬭橐駝觀勝負以卜歲盈虛　原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惟葫蘆承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頭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增 爾雅翼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凡欲脊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酉陽雜俎曰駝性羞木蘭篇

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瑣碎錄曰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　埤雅曰駝毛縟溫厚煖於狐貉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多取皮於狐類而裘成裘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　駝性耐寒惡熱　駱駝糞烟直上如狼烟　楚辭曰腰褭奔亡騰駕駱駝　牟子引古諺曰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以爲馬腫背

駱駝二

增 拾遺記曰周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

原 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增 酉陽雜俎曰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恆州取水以供膳焉　北齊書曰劉晝綴辭古拙邢子才曰君賦如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酉陽雜俎曰唐置驛置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　唐五行志曰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異域也金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而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壖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窗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駱駝三

原 出天竺　關龍祠　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以牝村走馬闕橐駝以爲樂事

識泉源　知水脈　上見郭璞橐駝贊下詳見博物志

實外廄　夾中陽　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說芃鼓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陸翽鄴中記曰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阜　既閑　阜大也閑習也

銜尾　量力　銜尾入塞量力而行

增 偶語　昂頭　清異錄曰有駝坊使臣夜坐蹋户外偶語云合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努安免此苦吾將奈何答曰諫議願白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天官侍郎吉頊長大耳頸仰視郎中張元一目爲望仰吉駱駝

取經　奏事　胡瀾數山長樂寺碑曰鏈州山中有何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天寶來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輒以不知文宣曰御取

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於寺東廊從北第 房取[illegible]尺入黃帕牛僧命取與之後不復見 明皇雜錄曰[illegible]常鎮於青海路險遠使當乘白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驛 **迷密一峯** **車師兩** 北史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illegible]

遺瑞龍腦 **負養** 楊貴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宋書[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從華林[illegible]

魚函 **助軍** **給行** [illegible]

陳廟堂 **載珍寶** **飛龍** **文豹** [illegible]

豐倉[illegible]驛駝[illegible]禁軍[illegible]

峯出翠 [illegible]

釜 **槖垂鈴棧** 杜甫詩曰[illegible]

峯七十 **收數千** [illegible]

葉一圍 **鹽三合** [illegible]

擁褐 **蒙帕** [illegible]

立雪 **知風** [illegible]

駱駝 詩[illegible]

增 詩 宋梅堯臣駱駝詩曰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驛凌雲去胡兒踏雪牽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老覺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元王逢嘆病駝詩曰狂夫東遊乘白驟道逢適遇病橐駝紫毛無復好容色肉鞍尚聳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私怪目擊臨干戈泉渠元自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千斤過青袍朝士爲起立茜帽番僧時撫摩熱風吹塵鼻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窠牛蝱狗蝨苦嘬血末由驅除知奈何憶昔樂京避暑日氣骨偃蹇從鑾和沈沈金寶夾㨖馬晨錦帶懸靈鼉服勞輦下藉芻刷屈跡澤畔甘蹉跎時能推廣受烏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原 贊 晉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

原 爾雅曰犘牛 音麻出巴中重千斤 犦牛 犎牛也蒲角反 犤牛 音庳卑小者 犩牛 牛大者出蜀中 犝牛 無角牛 黑眥牰 音袖 黑耳犚 音尉 其子犢 體長牬 音沛 絕有力欣犌 音加 增 又曰角一俯一仰觭 音欺 皆踊觢 音誓角豎 黑脣犉 音純七尺爲犉又云牛 黑腹牧 黑脚犈 音權 原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 犅 古郎反 特牛 犆牛 牝畜母也從牛匕聲 犢牛子也 㸬 音外反 二歲牛也 犙 山耽反

三歲牛也牭(思貳反) 四歲牛也犗(音戒又音加) 騰縣牛也犪(真江反) 白黑雜毛牛也犣(力強反) 牻牛也犡(力制反) 牛白脊也犻(胡達反) 黃牛虎文也犖駁也犐(力拙反) 牛白脊也犄(四耕反) 牛駁如星也犥(普表反) 牛黃白色也犉(而純反) 黃牛黑唇也搉(岳) 白牛也犤(岩羊反) 牛長脊也牨(叨) 牛徐行也犨牛息聲也 一曰牛鳴牷(全) 牛純色也牿(谷) 牛馬牢也犓(楚狗反) 以芻莝養牛也犪(如小反) 牛柔謹也 呂忱字林曰牣(火口反) 牛鳴也犂野牛也犕(皮秘反) 牛具齒也(犙八歲) 何承天纂文曰㸷(力兆反) 牛後腳正也牛羊無角謂之牤(苦戈反) 牛羊角長謂之犄(徒上反) 廣志曰犦(蒲角反) 牛一曰犎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如豬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犤牛猶庳小今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 出廣州高涼郡犩(五成反) 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犪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郡犤(力多反) 牛旋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犛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如水牛一名犹(沉) 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牬(方) 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犎牛 ■增 格物總論曰牛母爲牸牛父爲牯 ■原 易曰畜牝牛吉 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增 又曰童牛之牿元吉 又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原 又曰坤爲牛 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溼溼(齡而動其耳) 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犆牛(三色本白中青也犆牛掌直一牛) ■增 冬官考工記曰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昔(昔讀爲交錯之錯) ■原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祭廟之名武跡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又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又

曰天子以犧牛(全色也) 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得則用無所擇也) ■增 左傳曰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周書王會曰卜盧紈牛大夏茲白牛(野獸形似白牛) 數楚每牛紈牛每牛牛之小者也 郡國志曰賓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耀人見牛光號爲特亮 交州記曰九真居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 ■原 甯戚相牛經曰牛岐胡壽(岐胡牽兩腋下分爲三) 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童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髀爲前軌從頸至髀爲後軌) 頸骨長且大駿璧堂欲得闊(璧堂股門) 腳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

行欲如羊膺庭欲得廣膺庭胷前也 天關欲行成天關脊接骨 儁骨欲得垂脊中央欲得下 梩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蘭株欲得大尾株 豐岳欲得大膝骨 林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覆蹄間名怒肉 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骨也 懸蹄欲得如八字 陰虹屬頸千里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頭甯公所飯 鳴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林前兩膝上 角欲得細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 大膁疎肋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常似鳴者有黃 增 又曰洞胡無壽珠淵無壽旋毛當目下也 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 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腳後橫筋也 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有力毛拳角冷者有病膝上肉欲得堅身如

鏡難牽祭府方易飼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以爲鼓震三軍之衆然而爲牛計者不若服軛 又曰取牛膽塗釜熱則鳴 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桂三寸着膽中百日因使巧工刻丈夫象着目下爲女子着頭上爲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齊宿無令人知也 五行傳曰牛畜之任重者屬思 論衡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棬角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博物志曰蜀牛不施繩右

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生解人語 原 元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 增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原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泝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跡所絕莫能究焉 竺法真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潛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嘗出水盤鎖此石上縣人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惟得數尺遂致大富 增 集異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

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 酉陽雜俎曰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毛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草木經牛嗽之餘必重茂 嶺表錄異曰瓊州不産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埤雅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

夫祖而毛牛尚耳也　廣雅曰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仇池筆記曰牛閣尾入兩股間　造化權輿曰乾爲馬坤爲牛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席上腐談曰牛順物順風而行則順　空同子曰牛主耕故柔　宋晳近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瘦牛連縋索以爲鞅結斷梗而爲鞦　李後村詩曰牛牧雨聲陂　宋孔平仲禾熟詩曰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臥夕陽　宋孫覿詩曰老牯浮鼻水中歸　宋范成大詩曰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陸游詩曰烟浦聽呼牛　又曰歸牛自識家　又曰平野草深黃犢健　又曰瘦牛臥斜日

牛二

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世本曰胲作服牛[illegible]駕牛　增 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　原 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增 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犂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萃之士於丕行鵾韓之人獻用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於文山有獻犒牛二百牛能行沙中如橐駝　拾遺記曰周幽王時牛化爲虎　原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

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涉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莊子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纅繒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又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孟子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史記曰騎刧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刧死乘勝追北亡戰三克遂收齊城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

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漢書曰梁孝王北獵獻牛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增湘中記曰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原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其期此人乃齎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增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

得馬 酉陽雜俎曰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爲銀明年世祖封禪 原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蹹帝人皆驚走大尉公時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蹄橫者爲牛項轉者爲牛足也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至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曹嘉之晉記曰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

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增 相牛經曰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祕其書 晉朝雜事曰太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干寶晉記曰南康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慚謝沖沖不受 晉書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本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慽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物異志曰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 晉書曰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也 渚宫故事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 幽明錄曰桓靈寶在南郡國居第時出詣殷荊州於鵠穴

逢一老公驅青牛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馳疾
非常因自駕飲牛牛徑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
跡也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
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流淚銜
草不食　幽明錄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
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
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南齊書曰
齊明帝賜蕭穎冑以常所乘白犢牛　事文類聚曰陶
弘景梁人隱身不仕武帝屢聘之弘景乃畫兩牛以獻

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放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三國典略曰梁出
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
廄觝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戴之而行衝
突營幕軍中驚亂　後魏書曰魏道武謂尚書崔元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
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
所虜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劉

子元乘馬議曰魏晉以降訖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
朝野僉載曰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
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歲
日果失之　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
史王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
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憮然　孔帖曰長安中宗晉
卿家牛生三角大曆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唐末京師春遊以
觀牡丹爲勝賞有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
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詩話曰李家明滑稽

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見牛臥樹陰下嗣主曰牛
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
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宋仁宗慶
曆中貝州卒王則叛八年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
之彥博穿地道入城賊縱火牛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
大潰敗火牛一也田單用之而勝王則用之而敗　詩
話曰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叅
兩黃犢時與劉凝之遊廬山凝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
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物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爲
圖新安人竹州先生吳恭父微亦題古風云汗血聲利

場舉世循一軌風霜老皺穌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
纍纍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頷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
可語俗子　燕閒常談曰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
縣時户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黄督責甚急州縣百姓競
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賄上下
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
有黄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黄可取
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清波雜志曰政和丁酉真州
村民家羣犬爭一牛脛骨相啖不已村人持梃驅逐不
去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白成一菩薩象衣

紋瓔珞相貌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取而藏之
又曰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者往往
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大小
不一光瑩如玉論之數家皆有之自是一村之民不復
食牛　夷堅志曰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絶高民居嶺西
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
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
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
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舁還屠剥之視其肉虎

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
是云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刑青牛白馬以祭天
元史曰婦人製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騎牛狥部
中　又曰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悶仆昏絶太祖命
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世史正綱曰北人呼牛爲不花元世祖賜楊漢英名
曰賽因不花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輟耕録曰陳雲嶠
名柏爲侍儀舍人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曰少年
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黄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牛三

原文角　花蹄藏彥駁牛賦曰乃有超羣犢出騂毛文角跕跗凝白鮮纖蟠曲　洞冥記曰元
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　紫體　促身具詳上相牛經　白角　青毛穆天
子傳曰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　異物志曰周留水
牛也毛青大腹銳頭青尾　四耳　八足上詳牛二　廣志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
太守王諒牛生子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者也　厥白　乘青郭璞洞林記曰義興方叔
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永不得惟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爲致之即日有大
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關令傳曰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
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
矣卽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牸楊方五經鉤沈曰東夷之

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
有若此之效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
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宜
稌
資稼 周禮食醫牛宜稌注云牛者稼之資 易
谷量
石刻 史記曰烏
氏倮畜牧用谷量牛馬 又後魏書曰崔提健僕下詳牛二 蜀王本紀
執紖
賞
鐘 禮凡獻牛者執紖 下詳牛二 孟子
八百里 九十犉 晉書王愷有牛名八百里駮
嘗瑩蹄角王武子與射賭得之左右探心作炙一啖而去 詩九十其犉
放桃林 書曰武王伐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飲潁水 巢父飲牛於潁水
飯 書帛 衣繒綵 史記
人少翁以鬼神事武帝帝以為文成將軍後誑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書甚怪乃天子識其手書問之果為詐書乃誅之 下詳牛二
噉十倍 亡一毛
世說曰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
或部

稱快 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司馬遷曰僕伏法
祈鬼神 秉將相 周禮大祝
神祈福之牛也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
見月喘 因風逸 吳牛見月而喘 下詳馬
飯肥 賁老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也
賁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辭為緣官老牛數十頭牸肥不任耕駕是無用物收人不可當然乃止又
莫尸
不畜 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注尸主也 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知傷
問喘 晨前角而知傷牛晨進盡矣 為丞相見人逐牛牛喘吐舌問牛行幾里 漢書丙吉字少卿
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宰相當憂
東鄰殺 南
鄰免 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ト郭元瑞不
送於南郊乃免牲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四
免牛亦然
啗盜 宴豪 晉書曰郭舒字雅行鄉人盜
以食牛餘肉可共啖之世皆伏其雅量英雄記
少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羌豪帥有
卓字仲穎

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衆豪感其意斂得雜畜千餘頭送遺之
殺冢間 牽犢外 周
宇士達術人盜訪牛殺於冢間其肉不使人知 周禮牽傍封人掌飾其牛牲
牧藪澤
設楅衡 衛牧於藪澤置其絼供其水草 周禮封人掌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楅衡所以持牛令不
觸人
角美 口傷 文子宜公角三年者身必死 口傷 左
同皁
服廂 牛馬同皁 以服箱 詩睆彼牽牛不以
蹤革 犯禾 詩牛羊勿踐行葦
王隱晉書曰朱沖字巨容少有德行鄰人牛
犯沖苗沖乃為芻送之牛主大慚後暴犯人
用革
有皮 易曰鞏用黃牛之革 注牛皮堅韌不變也 左傳曰牛則有皮
鎖引 斤
遊 衣金牛 蜀王本紀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
謝拯溺
供積膳 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
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放原數 牽涼處 魏志管寧字幼安管寧有牛犯人禾者寧牽牛於涼處
下詳牛一 周官
戊部

京房易飲食過其主乃
大事則如犯於嚴刑也 秋宜
夜鳴 周官曰牛夜鳴則庮 庮 惡臭也
諸侯不殺 禮諸侯無故不殺牛
太守欲市 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以春秋經授諸生時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就聽
非今相逆也 生白犢
服紺轅 列子上詳
肇牽 始駕 書肇牽車牛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
遊牝 合累牛騰馬 服
習 馴擾 駢毛中牲 握角合禮 或寢或訛
不猶不猶 有牧 不蠢 周禮有牧人 馬注牛有蠢疾 不疾
增 土畜 大物 埤雅曰牛土畜也又曰牛大物也天地之數以
乳聽 乳牸 埤雅廣要曰牛耳聾而以鼻聽
起於牽牛故字從牛 物
執牛耳而正以不聽有一人乞乳牛宜驗記曰天竺僧養一牸
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生為奴偷法食

令仁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

得絹

喫衾

朝野僉載曰靈帝師養一特牛一赤犢子

前後生五犢仔得一百足及輞轉得萬足盼號金犢子

北史曰齊儀康當時爲員外郎時民曝衣失衾指鄣

益之郡縣契祈鄣自證服錯雪杜到鄰晴天忽雨雷擊

失生一牛羅令剖牛贖余乃牛喫之肯未內責鄰得免

償甥　還壻

一統志遠留扦牛六頭於男李進家邑五人年子

唐讀三十頭萘一戊責志唐裝子雲秀新鄉令

泰爺之子雲改入獄捉牛遠日留曰牛已死三十日

內鄧縛之運惡日否史牛日實遠曰駮其牛死三十半

狩壇錄盡運恭十陰餘張外至闍牛虛已死三其十止蔵還三

苑牛依婦家牽餘責家因鞭牛爲肯為所三十半如還盡三

者決乃詰免所允從婦家來卯縣鄰人縣牛生令元是

豪曰可以牛足嗚婦家來卯縣卬頭家伏畫罪曰元民大牛五盡

苟遣創三犂之巧由救遇曰婦從家來牛罪曰元氏更家民云

犂　偏　轅

食以貢以若志過爲去市以人來東木鄰年射諂齣曰學方二今牛之三務人在民於盡力

趙牛以三犂令之巧向救遇右以以人見較犂下抱詳朴牛子二曰

欽衙

灌蛇

耦

逐兔

熊氏非其易林牛曰數無功

西陽雜俎曰北人牛變者多以蛇潛身口則馬獨

任氏易林水牛有獨牡兒者救人達牛之食而曰死牛與

五足　六角

周成王生時五足東夷六角

玖牛卷之時東夷獻六角牛吐曰東夷以足

周書曰成王時人獻六角之牛曰虎

牛生五足

結陣　出圍

五代史劉知遠時以角外建虎結陣於圍

人以爲不能圍其後蜀人奔其首遇雖生厚不能解虎其孔才

皆承宗共知之後名知乃於里巷造爲吉曰累牛出圓纓

斷之建蜀乃發於蜀巷大曰爲大吉曰累牛丑陰

執鼠　問燮

莊子曰牛大如垂天之雲而不能執鼠

晉孫氏牛之大以而問燮曰我以一足有

不善子之夜起過而何燮曰以我不尚能如足

十圍　六尺

論衡曰以上十圍詳之廣爲牧

折角　騈蹄

南齊書曰家數牛當世扶家譚家世富諸王三子與王敬則兒並精

暈翟芸墨駕白青鼻色而騈跨蹄集之陳牛舍日行三百里

漢牛世扶家謀家世郡子鳥呂文則折角江

暈翟芸墨駕白青鼻色而騈皆集陳舍日行拾遺記曰此牛尸塗國所獻

足加馬

琳瑯之也

錄曰大成長興中以牛爲開者人海錄碎事曰梧州出角乘牛

角乘　格餌

嚴有盛居私取不敢以牛騎之馬加事

山堂肆考曰長興中吐蕃

善觸　易

大月又及口考曰牛有易牛之名

角黍

大月又及日考口方曰易牛

割肉　斷尾

元中記曰三四人其有肉取其肉割之

唐書曰其尾長

倒石　載

沙　

而斷取肉日支又口易牛以日以日易尺

大明月

牽

禁屠　和市

以孔能馬沙下少易

車載

血恐向水五門官馬以孔能馬尚

齊氣

趙雲

北牛上書曰鄭今和市以牛

十不一在諸牛鄭今和市其可於北牛于校

歲牢

臥水　當風

之見爲牛如牛云宗

占曰見牛如牛云宗

風俗通曰牛王

數石生角曰十年

毛垂地

角抵

南方水牛水中

蹊田　飲江

字

犢元壑垂地

鴒師　資聘

背畫字

唐書牛破以曰蒲李藩

截二人　大千

牛剝一手翻開書處以之

其師使一牧牛

石長幽明錄曰

南越志曰

大附子船石者以聞

角挂書

趙王淖

布褁角 豆入口 列子曰唐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踦唐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褁其角 孔帖曰實建德寶牛口谷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果敗

變白 塗藍 唐韋絢嘉話錄云岑州小破有木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惟頭不變 幽怪錄曰棻城婦敗氏家有牛澤而角忽有二鬼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角天下之美後也其婦視牛則惱惱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孃翌有軍吏紫衣乘馬從數十騎突入視牛則異前所報大丸呼牛主問之數人捽其翁以出婦及水洗牛盡色盡內翁復甦視其牛已死矣

額有萬字 角容一石 文苑英華云唐鳳閣侍郎李元素進牯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賜馬一匹李嶠代爲射表云萬爲盈數化成於人武之元牸者粹文柄操於純離之壽 魏書云元魏和帝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犢子牽黃 牧兒舐白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連耳細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牛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 齊諧廬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歲牛牛忽舐此兒隨所舐處因悉白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兒俄而病死其家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人悉變爲虎

黃鍾滿脰 白綬在腰 上見後柳宗元賦又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舍宮聲又牛之鳴曰牟下詳風俗通

冀成肉酪 皮化袈裟 酉陽雜俎曰北狄之先索國有尼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請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化牛所糞悉成肉酪 夷堅續志曰昔有人名阿李有子出外經商上有兒媳七嫂在家媳每飯兩狀以參飯姑婦自白飯一稍與婦恃尤受辱罵即參飯亦不進食李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乞食李曰吾自不能安有施捨僧指廚中白飯李曰此吾兒婦所食不敢與人我早飯參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即收去僧未答會婦外歸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脫下婦撻披之僧即不見袈裟著身化爲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後焉遍身惟餘本身頭急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爲牛矣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苟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使達晞以驗決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不覺也 下詳牛廣志

叩角 引鼻 上詳琴操 呂氏春秋曰使烏獲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絲係貫其鼻則五尺豎子牽而周四海矣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寨頂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百里·鬱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爲鬥

肉美皮溫 頭白身黑 廣志曰顯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皮溫常處眞眞也 寰宇記曰九真有犉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爲酒器

青麻爲靷 錦纓 繫角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 耕桑偶記曰青齊間遇春耕則鳥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纓繫於角上

三歲犢 千金犗 北史曰道武時富吐冠南鄙有謂宕出曰二歲犢豈勝重載六宮出長而帝少也 世說曰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王公美其言伯仁曰不如揆角牸有盤辟之好以蔽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鄰家牛數入田食其禾既不可逐乃斷芻多著牛家門中牛主驚覺於是不敢復侵威田 宋書曰江湛爲吏部尚書性康儉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令文折頸 辛讜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有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又曰辛讜火耕於野有牛觸衆畏奔避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解竟折其角

乘經酒肆 卜在帽筒 孔帖曰王結乘牛經肆或留數日 芝田錄曰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吏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許之公笑取筒中長盤據較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僮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四

【原】賣劍買 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守人多帶刀劍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乎

賣猪買 晉食貨志曰魏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尹入無車教閑月取材作車并養猪狗賣以買牛一二年間皆有牛也

賣鹽買 魏志云衛覬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化之民以給之

【增】野牛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大者二千斤求之得一枚宗其形不與中國相似亦野中希有

海牛 齊地記曰東萊海島上常以五月海牛產乳海牛形似牛而無角驄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腳似羆尾似鮎尾長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見人則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

金牛 述異記曰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岡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巳崩壞坑大數十丈牛跡出間遊石遺跡尚在 錢唐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名湖 九域志曰壽牛堰在常州故老國訓相傳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

石牛 一統志曰石牛在興州東南池中每遇歲旱則民祓牛請雨以牛血和泥塗石牛背祀畢乃雨泥盡乃晴又名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度石牛夜鳴嘗[illegible]二十里事奏虎虎使人打失牛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今具存

土牛 月令曰季冬令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神牛 博物志曰九真有神牛生溪上黑出時共鬬即海沸或出鬬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至號曰神牛

竹牛 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

牛五

【原】【詩】隋柳顧言詠死牛詩曰一朝辭紺幰千里別黃河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 【增】唐李嶠詠牛詩曰齊歌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喘月奔夢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陸龜蒙牧牛歌曰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聳肩抵尾乍依偎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宋梅堯臣水牛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犂負車輓今牽大車同一群又與騾驢走長陌叩頭潤步塵蒙家不似綏耕泥洒洒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辯白 陳造車堰牛詩曰牛力輕萬鈞性順異諸畜有足不解蹊有角不皆觸課日引耒耜爲人給穀粟私家要關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邏堰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鼻穿頭髀縮扣角一勞之

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儻有爲屠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芻粟膏血薦鼎俎誰定悲歡餘 張耒牧牛兒詩曰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日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牸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岡頭望日斜風雨溼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牛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陸游買牛詩曰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山下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原】賦宋孔甯子犛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惡
阻逈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紾載賁
首而乳犴背長犛之髮騶戾狼情而首鼠蕭羔羊之如
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秦藩
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旣序班賝賂而來庭超邛筇乎其
所　藏道顏駃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裔公侯王后乘輕
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犉擢足於雙島
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嬉姸其好
醜逐慕駿駃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旣美特資
高足名豨飛兔價齊騏騄【增】唐柳宗元牛賦曰牛之

爲物魁形巨首毛角踈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
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原】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鞦狡力難京肆
怒横行朗陵瑩角介葛占聲道仙託稱妖兒憑名名震
八區咸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佽覽獻豆賸嬰進
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畫
【原】表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

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
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
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
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蹄非貴　劉孝儀謝始興王
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蹋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
曆心慭瀍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敝之
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兇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又謝豫
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相應畫曳流水而生
光鶩高限其如接遠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

既獲坐馳之致馴恭廣庭方念轂憂之品
【原】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
公怒特稗生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
直宿九重獲免蹠步路休三遷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
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增】雜文宋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曰嶺外俗皆恬殺牛
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州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
飢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鳴既至海南耕者與
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産沉水香香必
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

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
司馬光宽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卧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輙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拒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輙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獸部八 羊 狗 豕 增貓

羊一

原 說文曰羊祥也(一作詳)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 增 埤雅曰羊佇也佇其羔成而後足用又曰羝性好觝突故從抵省字從羝省音從羝者以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也 原 爾雅曰麢大羊(音靈 似羊而大 角圓銳好在山崖間)羱如羊(似羊而大角出西方)羊牡羒(音墳)牝牂夏羊(黑羖䍽)牡羭(音俞)牝羖(今以牂羖為白黑羊名)羳羊黃腹未成羊羜(音佇 詩云肥羜 俗云五月羊)絕有力奮羊六尺為羬(鹹羊馬尾今大月支國有大羊馬尾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 說文曰咩(音彌)羊鳴也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𦍩䍵六月生羊也羍(取達反)七月生羊也䍜(音兆)羊未卒歲也 又曰牂牝羊也羒(扶分反)牡羊也羠(因凡反)乘羊也䍭(扶貞反)黃腹羊也羥(偕閒反)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牡䍜三歲曰羝其牡一歲曰牸䍜三歲曰牂吳羊犗(居謁反)曰羠(蒲各反)羖羊犗曰羯羍𦍩羜𦏰(思究反)羔也 增 類說曰羶根羊也 原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髯主簿 增 博物志曰羊而不角呼羖羊一名胡髯郎一名青烏 原 易曰兌為羊 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毛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 周禮曰賓

客則羊人供法羊（法羊食貨　饋禮之羊）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登首報陽也　升首於室）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布泉也）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內則曰羊泠毛
而毳羶（泠毛毳結總也）　山海經曰羬羊尾如馬尾出錢來
之山（羬音鍼玉篇作五咸反）　增穆天子傳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南史曰江東謂羖羊角為皁莢　原涼州異物志曰
封羊其背如駝　廣志曰驢羊如驢　增宋永初山川
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靈應羊大如犦牛　桂海獸志曰
緜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羊不異　原春秋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
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贄　增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
太元經曰羝羊之毅鳴不類　原譙周法訓曰羊有跪
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鄭
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為贄吉事
之宜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瑞應圖曰鍾律和
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　地鏡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
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增述異記曰梓樹之精化為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
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原雜五行
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蔥蜀中本無
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蔥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
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
羊而無角噉之毒　增元中記曰羺胡羊也羫羊犢也
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卞彬禽獸決錄曰羊性淫而
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疥輒相汙　酉陽雜俎曰濮固
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
緜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
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鬬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
拖地後半皆翦淨頗似緜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
鬬好事者養之賭博為戲　又曰阿丹國緜羊白毛無
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
犬尾大如盤　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
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為第一　膳夫錄
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攊白而有角
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
產者百餘斤　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
南人所罕見　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

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兕栗以食羊羊食栗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　武珪燕北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羊二

【原】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時牧人職廢宣王復之）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增】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爲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原】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增】又曰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何爲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返也　【原】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
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
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
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
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閒爲人牧羊項梁立爲
懷王　史記曰盧綰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人賀兩家
以羊酒　增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
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
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

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
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原史記曰卜式者河
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蹻而牧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漢書曰
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
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
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
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
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
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
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
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
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魏志曰楊
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
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衞玠少時乘白
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辟人於是名聞州
黨遂號曰辟人　增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
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原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

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
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郛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
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
及求住荅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
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
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搜神記
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
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

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
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
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王
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齎
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
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增太元起居注曰劉毅諷
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
原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
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
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

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
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
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增南史
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
汁水灑地帝每至户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
徊況於人乎　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腸
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孔帖曰王
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雋州鬬羊
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
者所賴皇仁並茂量力取歡焉　宣室志曰李德裕爲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公災
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
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
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
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
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
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
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鎮武節度使凭暨遣使致書於公
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
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

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
户竟殁於荒裔　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
門外暴雨有物蹲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
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靈異傳曰柳毅遇
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
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
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
無異焉　南唐書曰黄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
取肆業之士多從之諸生詣會市羊以備餼載夢一羊
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己緡償諸生而

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
正爲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
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卧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
相公食料羊也旣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
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
泰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
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
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
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
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及羔兒
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餓矣又曰方羔
而烹之傷夭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
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
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
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
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
子爛首曾封關内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
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

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
白羊各一羣　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
壇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
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
帝師無答　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
取士廬陵錢琛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
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

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折殿廟廬傳狀元

果解揩也

羊三

原觸藩 跪乳上詳羊一羊一婚禮易謂繼文下 土怪 嶽精詳上

亡羊二家語鄭康成易是謀曰全雞曰來山羊二失金之精西嶽 玉上羊詩羊一禮記曰羊詩曰牂羊墳首三星 柔毛

貢首在上詳鄭康成生曰羊北曰牂羊貢大也 吮石

曔珠下詳羊二神仙傳明 丹毛 白血 續異記曰吳八

年補漢軍府史有羊二人有羊毛色若疑為升仙神亮以永明中於戶

寢之天下常可眠慶 暨 竇 窺 室

穆天子見其林下有於高首夫之不當首有阿乃井龍竇馬滿四

天子傳曰大戎朝羊天子爻平若牛白角有黑匹

羊白使孔牙侯之曰雷水之於秋曰奚百里以五末還羚之皮亡

五羖 六飛 呂氏春秋曰 奚百里傳以五羖羊皮

血部

公孫弢得之 三 春秋之命歷序曰皇神出五百歲 神人駕六羊 蔡邕天大尾五羖 獨斷曰羊出

羊一百曰五尾以尾 公大用之 漢書無不當 出天子車必三百四有歲功 遂義部

居廣志曰 羊 大尾 重十斤 高三尺

養十春秋說題詞曰細羊毛者薄皮也 以大尾羊 南越志曰上方以改廣重 之也合三十斤乃生出以東

羊萬二也故 五色 四角 有羊五色以南越 有五色羊

變人四尺 王時 攻虎 將狼

記數周成王時 漢書無羅氏 華羊以 獻之 記四角羊 無異 曰 圖志攻虎

令諸冠布陸上下 西域 千足 五皮 劉子 牛五羊有

很莫肯從角 故欲等侯太乃往太子 下 干 之此 里 事 與 使 羊 曰 將

為用 肯 皆反 乃於 食 升 百 足 其 屬 人 建 成 俟 史

穀 肥羜 不童 詩 箋羜肥 有角 曰羜 童 羊以羜 遠之 童

諸父 注云 未成羊 羜 詩傳 皆出 角 童 羖 羖 注 必 無 之 羊 也

來思 絜爾 咍囖

諸 詩傳曰 爾牛羊以來 思往 羊牛羊之

坐皮 割尾 捋鬚

下上楊茂蘇武事 又西域志 宋情異物志曰尾更生

食之 記 曰 馮 翊 化 為 邑 不 復 有 故 山 谷 毛 柔 細 詩 云 少

一也 地 鏡 圖 下 詳 羊 一 翠尾 黃腹

雉 為 出 下 見 羊 屬 以 虎 交 而 見 之 耳 賓 國 曰 羊 出 蜀 有 巴 蜀 尾 如 羊 乃 食 之 其 色 青 羊 嶺 野 羊 盾 虎

食葛 悅草 望 真 取

羊 曰 犬 也 羊 之 為 食 之 見 羊 木 草 揚 人 子 法 言 曰 羊 質 而 虎 皮

脂 懸頭 燒尾

氏 曰 羊 大 羊 能 解 而 內 清 不 可 歲 豐 又 言 何 時 能 曰 每

舊 蒙 之 陽 小 鬟 為 胡 羊 取 其 脂 斤 餘 十 歲 一 人 頭 懸 五 穀 故 以 燒

細肋 靈耳

以 陽 氣 燒 其 尾 則 見 記 曰 故 初 拜 羊 官 同 州 沙 苑 有 羊 生 出 之 羊 其 肋

故 山 谷 毛 柔 細 詩 云 少 肋 桂 海 志 曰 廣 西 其 羊 多 英 州 仙 茅

食仙茅 飲苦泉

食 之 不 復 有 血 肉 名 羊 食 之 人 宣 城 有 苦 泉 羊 飲 其 水 味 苦

戢部

五羊 五穀 以其名其地 周禮 下曰 宜黍 增 火畜 金精

氏有羊尾重十斤 下見羊二 以供食 明錄 亡岐 喪易 上詳列子羊

易生如故 言易注曰羊於易 而 失之 不待險難 也

語 竹葉引 樹精化 上詳羊二 晉書元中記 下詳羊一 士刲 子證 易 上 刲 羊 無 血 詳 羊 二

鄭伯牽 獻子執 魯定公會晉師于瓦 范獻子執羔 趙簡子 中行文子 皆執雁 魯於是始尚羔 以 前 同 贄 又 始 知 羊 下

毛裹雪 角觸藩 蘇武 窮 以 飢 羊 齧 雪 毛 東

執羔之貴 詳羊二 左傳 下

見羊一 下來 畢升 詩曰 之 以 矣 牛 羊 下 來 又 曰 羊 牛 下 括 言 畢 來 升 畢 來 既 升

易 經 下

費廟 告朔

羊 畢 祭 廟 又 論 語 告 朔 之 餼 羊 下 見

人 九牧 千走 一十 羊 九 牧 狼 一 牧 十 羊 走 詳 羊 下 山 傳

意 詳 羊 二

荷蓑 刻木 詳 羊 荷 蓑 刻 木

蓄擾 通淫

詩 語 之 下 周 禮 有 牧 羊 以 蓄 擾 通 淫

金 周 禮 曰 司 牧 凡 宮 之 祭 祀 共 其 羊 牲 宜 黍

衛穀 寓 元 州 禮 記 凡 祭 食 羊 實 為 黍 周 禮

夏 周 禮 下 曰 羊 宜 黍 禮 記 月 令 孟 夏 食 羊 為 火 畜 故 羊 宜 黍

之肥不肉美今於泉側置　對角　翦毛　元張憲亨
羊牧請曰苦泉羊名水兼　雜詠云皮裘
乳酒羶鍋肉奴似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或六角
者謂之羶迭角羊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猶別
仆升之雞短東坡詩曰前毛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醒盤蓮　骨鎔鐵　脂柔銀　物類
相感志曰鑄鐵不銷以羊脛骨灰投之乃銷鐵也
丹房鏡源曰羊脂柔銀軟銅殺羊角質智錫也　腹
生石　角養草
可治鏽胃火羊病附　按牛有黃狗有寶羊有石羊角
也其狀若驛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可戴行者
之獨寢代都賦所謂　羊肝石白色如玉不可絕實在腹中
羊養草以盤敖是也　九頭　六角
孟乃出述異記曰周　九角九頭南子曰食羊
成王時東李進六角羊　二首　九尾　北史嚈噠國羊
州有官羊二首相背以為諺之　為并州總管王韶
黨阿丹國出羚羊名以九尾羊　易牧　宜驅
羊之　曰山羊跛性駢前易牧者李愔也　壓羣　善鬬
以難曰　元稹詩宜驅　　曰羊性善羣故曰善鬬羊入
羊是為羣也　每人成羣謂之則以羊頭一　纔以為主又曰　獨羣羊似之
羊似之今俗所謂　大角羊　出益州
積善蓋亦巳似然　山經　曰龍羊中之出　記　吐　蕃州
至北人蜀有孔蜀白色如有羊　尾如馬　角亂犀
方上物　詳路羊記一曰山　角以羊為而大帶其角繞其角
犬戎九黑質而文　騰其角用繫上重羊
食異記曰洛南有避以張良為一朝之有角群
人故築城雉之　張良築城奏云有羊王孔時來見後　化狼乳
麞
社　祀竈　二星子曰齋不設遺公恐之夫臣有王國使羊中
里　之社一年正石曰昔不寶公之恐夫臣有王羅國使羊中人其一牧者
昔徵之社神羊相從以獄齊不設遺公恐夫羣人中　盟
禮記詳羊以一羊而血漉　中社里讀王齊國人擧之以為詞已畫中盟
二　下禮至則盡羊　　　　繫軶　補牢　　盟
壹為羊禮至則畫歡戰　享隱之逸傳曰予以為羊弦以資所女亦適有神驗中
提兵曰二三子羊禮至聖皮夜布晚　　　蒙皮　　羊肉
策兵曰亡為羊皮韓偓全鑾密記曰李全忠第掌為曰李王茂貞軟存　纔
以軟遂致　羊　記　　　　　　　　　　　　　　　　　　　鞭
邊之遂敗韓偓金鑾密記曰上御前羊肉一盤事
賜之全　下曰味難　吐珠　化石　錢孔帖曰五代中南唐吐珠
得之祭海且與同　　　　四年苑中羊吐唐劉

樊胡子以為羊騎名綠色冬月臣入賀郭功父五仙
男五仙人騎羊特各一鳳臣特入六禮物續五城樓
夫乘雲謂羊化為石可至歲　借書投　索帖換　唐倪若水錄曰
今留空羊異像猶可石歲　　　宋鄭花綺飲事
書藏黃魯直書此一帖東坡凡借書者先投東脩羊
黃曾鷹人費一些酒東坡山谷借書者先投羊換字字韓宗儒
每得公帖於殿帥姚麟處以羊換數斤可名宗儒文作書
換羊書公在節圍一以　　　宋朝事
以周報本官人今日有急　相公食　學士羹
笑曰傳語答來人　斷屠　公
曰羊傳言　公不少日滿食一贊之贊至萬錢
京公祖福稱詩牟為白山谷食不知費千萬口舌萬之萬錢
何而自東公奉令牟錄谷食　何稱日頭帥轉首之然自
並無所觀自晉録東口供富相公食日瀕轉良首醫然
之勸食羊人眼有張是世人服羊美其者　格虎　負魚
家名變羹為鮮以羊與張戴曰謂楚王明雲語者與虎鬬　秋春
後虎語之曰與羊不謂楚王工曰夫虎羊書而攻
虎見羊負魚從東北來明於窟蒼以奉勸之書　生
不祥也鮮出其有中原乎慕容氏佛圖澄曰異鬪　碧落洞
欽定四庫全書

煌客挂其言角人此假之謂其欲也　金華山　清志萌白如乳　曰
其角謂之假此人欲也則　挂角　斷膰　文煌夜惟　李石詩白
連地而害鳴之驕紀而則　羊
鳴地　害　　　　　　　　　　　出淵
種土　武都元國驕之志絕二年有彦水嘗以築人一田自馬口驗其四大
一是羊婦占人也大驚元指手有羊白嘗築以一是羊此日出白有二馬
手足羊放婦占人也元有羊白自出此有
羊用其皮肉為吹留骨以羊洞白羊有此大羊絕
月上未日為吹留骨以為羊有冬羊未日化土埋中出凡此其具
可得子羊骨種數之語以有冬羊未從日土中出
事以得羊骨種數之隻此四生貼外之中出凡此具
鬼食之肥矣劉以手撫其鬣觀旺角白凡羊大有
閻羹不辭肥劉以其觀曰不習小文之種角羊凡此
土種之也以西方太醫以翻便行　禁土中羊波出
中及長牛騾以西太醫以斷便行醫草至秋可食雷聽而內生有種系
羊肉生地用性如此具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易紛注羊無睛而能視凡不睽目下詳羊一春秋繁露

粧點芳草　踏破菜園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裴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無情賴此粧點啟顏錄曰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園矣

賜八百蹄　具三十物孔帖曰回紇達干既行日賜羊八百蹄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未之位羊色白踏讓毛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草木經羊啖之餘必焦宣室志曰有人好食羊頭晝寢夢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明甚多故來寂汝苦報食則可不然吾術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給膳　謀羞埤雅曰徐鍇云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羞從羊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羊謀羞哉

上峭山　闕海岸市州異物志了有小羊稱

若所嶺山如群上下如跳兩舍剝凡曲名十有則五曰歸羊騰驟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鬭角岸頭者見羽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未乃者勝勢也

喜鹽　畏露東郊以者曰收羊推遠大多善日一飲然欲行勿停息春夏早收牧久晚出以乞菜妙羊闕中地羊喜隨自遲敵之不勞人牧增推之早性畏露喫出早晨放詩曰羊牛下來常先於牛也

遠視　長生羊書治可鄭疾成謂羊畜之遠現者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上眠如生羊百官志凡羊子蔚而亂者釋之長生大壽日尚食進謙食釋所役羊為

鬼化　人變長生上許羊二搜祖記當相錄曰蒔供奉等中長安自姓字寄言之得病如狂終與羊同食家人無以上未醫不救役忽西走近特百里路向遇羊羊遠走入其內丞之者多至寄言已化為夫羊於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向羅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慎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

原　不畜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不殺禮大夫無故不殺羊　死肆鄭伯有死于羊肆

反肆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居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反國欲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願復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孟春食孟春食麥與羊　仲春獻仲春獻羔開冰　或寢或訛　或剝或亨俱詩經

增　過廳羊青州雜記曰熊翻每會客酒至半旋殺羊令客自割隨所好者絲線繫完記號畢蒸熟自認取以竹刀切食號過廳羊　大官羊黃庭堅詩曰春風飽識大官羊

紅羊北方有紅羊為世珍味　青羊尹喜內傳老子與別曰尋吾於青羊之肆

淫羊博物志曰陰令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補不可食煞着林常間己自驚人

羊至一鳥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歸為惡風所飄鴦表錦異曰蓄有人自青杜走海閑為惡風所飄　野

黃羊杜甫詩大觀三年羊郭殖使北注放

東北以關沙於使時食之不立變云黃羊如野物可又取之以一虎食獨不愛渴白黃牛全黃之陽山羊高有深羊嵩全中羊四之當名羊周牛角明皆曰當生羊貴子元未歲生

喙羊王會圖異者周頭所言無諸白羊物其多高黃有南　玉羊九胡以王羊一獻於鏤曰有圖信志曰吳羊錢元瓘先是

羊五

增　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鍾映雪開莫言鴻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答張祕監饋羊詩曰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宰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羓詩曰細肋

胡羊卧苑沙長春宮使踢霜靶蒺藜苗盡初蕃息首蓿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技無涯磨刀爲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又天祥詠羊詩曰長額主簿有佳名羵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增 表 唐張說爲留守奏羊乳麞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鬬羊表曰遠出越巂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囿角力天場抑鼓怒以作

氣前鄒蹋以奮擊趹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敵毅見而銜冠鬱很鬬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

原 贊 晉郭璞羊贊曰月氐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原 奏 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有

增 序 宋梅堯臣逢羊詩序曰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牴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腯其角拱然而脅其毛茸然而長自膊至腕觳觫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及其宰也牴存而羣死之子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原 爾雅曰犬生三猣(宗)二師一玂(旂)未成毫狗(狗子未生翰毛)長喙獫(力儉)短喙猲(歇)獢(許驕 詩載猲獢)絕有力狣(多兆反)尨狗也狗四尺爲獒　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猲(虛謁反)短喙犬也獑(胡斬反)犬吠不止也獒犬之知人心可使也狾(言佳反)狂犬也狄赤犬也　增 又曰貏(音罷)短脰狗也狡小狗也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叩氣以守也　原 呂忱字林曰獹韓良犬也浞

鵲宋良犬也犴(五旦反)逐虎犬也(孔叢子曰盧黑色鵲白色)　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爲獖(扶本反)隴西以犬爲猶(黃)獶(乃容反)㹾(乃更反)皆多毛犬也獟(乃叛反)猘(居例反)貂(彫)屈尾犬也　易曰良爲狗　增 毛詩曰無使尨也吠　原 周官曰犬赤股而躁膝　增 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犬肥可以爲羹獻也)

原 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三尺　增 家語曰十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　原 山海經曰蜪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　荊楚記曰雞寒狗熱

增 桂海獸志曰蠻犬如獵狗警而猘　又曰鬱林犬出

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莊子曰犬不善吠爲良　淮南子曰猘犬不自投於河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五行傳曰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　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埤雅曰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原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增 金樓子曰入名山齎白犬抱白鷄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　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門使　老學菴筆記曰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 原 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增 蘇軾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　韓愈詩曰躍犬疾蠹鳥　李後邨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傖僕　孫覿詩曰睢盱犬透籬

狗二

原 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爲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爲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增 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爲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筋力猛） 增 又曰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曰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原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塚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

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
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
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
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
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
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
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
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爲鬬且出　又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去）增又曰
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示閒暇也　原又楚辭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囓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郱師郱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
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

不當從此門入　增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
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
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
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
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　原列子曰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
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䂨天下疾狗
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
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詳屬舉）增春秋後語曰貂
勃嘗惡田單安平君聞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書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鬭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乎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原〕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增〕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原〕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爲狗去復至數

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噉童女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餈蜜灌之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噉餈灌寄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爲后　又曰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爲人殺之乃絕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章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

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蒱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燅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增】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徵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罼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罼以贈之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

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原】華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升汝能得否夷皆從闓【增】吳志曰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殺【原】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家機羇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乃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爲墳邨人呼爲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增】晉五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毋青黧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

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上林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未入門大破之【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洩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帢長五
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霑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
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
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
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增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
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撫軍吏仲文養一
犬以獵麞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
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
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
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
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

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
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
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靈寶所滅
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
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
見兒騎大羖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殁此狗即袁郎所常
騎也　原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
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
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爲處方須白狗肺
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
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煑狗子肉共食之
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增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
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
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
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牓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
弟相鬬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
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
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夫惟

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猛狗但見一很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在低頭掉尾　宣室志曰神龍時唐休景爲

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爲曹官因得張君爲之乃問所爲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部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景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後旬日有二刺客爲犬所齧而斃　孔帖曰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摭異記曰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吾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脩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棊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廣豔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

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旣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

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
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
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
曰毋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敎褐衣人曰
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
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園人
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
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
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
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

於庭鞭而殺之烹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
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
異盡殺之歸　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
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婿
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
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
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
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户李見犬去後乃以
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
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户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

喉而齧齧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　五行志曰
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
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　古今詩話曰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
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
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
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
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
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　澠水燕談錄曰
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竊食人古人所譏
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
至跑門閾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
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嚙之覺非人乃怒出户掉尾
作聲而死　江鄰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
塞主妻爲昊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
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
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曰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披庭以警倉卒
時人謂之宋羅江　洎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皁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　宣精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
來入羊羣中鳴吠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
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幷斷索
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
祥　吳間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
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紹興丁丑四月有郡民託言母
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吠
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即遣弓兵隨犬
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
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惟樵農
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郡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
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
嘗遣僕買鹽隙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
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
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嘷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
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
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辯數四然
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
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
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
瘁爲衆犬所齧憤憤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爲石而膜
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縷眞心
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范成大
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
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
人用以祭天禱病　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
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
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
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永昌雜志曰至正二十一
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輟
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
壽家己閹雄狗生小狗八其一背爪紅如鮮血犬之爲
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又曰高麗以北
爲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
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
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　又曰北方皁雕作巢所在官
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

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
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
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
弘治中究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
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爲主
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
妻信不疑閱歲其眞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眞僞妻及鄰
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
犬精也視婦胷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
故祼而視其胷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僞夫化犬立

撲殺之

狗三

【對】金畜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抑也抑金使不害也　斗精 春秋考異郵
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曰狗斗精之所生也　烏龍　青鶻 詳上
狗二猶搜神記周處風土記曰大則青鷂白雀飛龍虎子韓良詹獲難狎易使也　竦耳　注
精 上詳大狗賦下詳搜神記　黃頭　赤精 許慎說文曰黑犬黃頭也注黃犬黑頭
也 下見傳休奕走狗賦　長耳　短喙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卷尾龍也黎氏清論曰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陰頭之馬斯禽獸也形乎勞觀見君子之狍獨無表吉者哉　旅獒
周狗 尚書曰西旅獻獒公羊傳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也　鈴蹄　鋸齒 見上
傳休奕走狗賦曰犬則爲鯔五色狼牙鋸齒周處風土記　宋淖　韓盧 莊子曰介韓盧鬪

里有狗家人之鬻狗也其家命之吾淖逐狗不交止而望之自以爲過矣下詳狗二戰國策　白首
素牙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名天狗下見傳休奕走狗賦　齎書
銜卵 上詳狗二下詳述異記　走百里　高三尺 上詳狗二穆天子傳
有 郭公讖晉徐語曰太康七年天狗下曰犬高三尺光色鮮明極望見人則去　黃耳　赤
身 上詳狗二述異記句奴獻豹大口赤身高口尺　食虎　逐麋 瑞應圖曰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鼩犬能飛食虎豹逢摩之大不顧見耶謂犬大也　敝蓋　重鐶 見上
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詩曰盧重環又曰盧重鋂注盧狗環聲也　升
仙　負女 淮南子雞犬皆升仙下詳狗一元中記　蠱毒　訴冤 晉大子申生歸
腓姬毒而薦之與犬犬斃齊踏志云晃以訴冤　傷張收　吠楊布 宋張收爲犬
所傷醫云宜食蝦膾食之愈下見狗二列子　牽上蔡　吠深巷 李斯曰牽黃犬出上

蘇門豈可得乎古詩犬吠深巷中 不夜吠 畜土性 無事犬不夜吠書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 搏噬 守禦 曹植表盧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之用於搏噬大有守禦之勞
問名 吠形 獻犬旣受乃問犬名潛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不吠
左牽 尊客之前不得叱狗效犬者皆左牽之 宜梁 去聲 周禮宜犬 狗 移而
識家 賣以嫁女 漢張揆新豐雞犬各識其家晉吳 之宇處埋狗嫁女家李大賣之
累累喪家 信信迎吠 孔子去鄭東郭人見曰累累若喪家之狗 向人于見曰累累若喪家
假而不使 猘無不噬 管子曰桓公問管仲 死管子知曰公管仲曰猘狗
此外無情蕭 家之狗一狗 兒狗之一狗 大怪室旦暮 豈乃為而也 下 弊無不宦也
戀主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跡
黃蒼 白望 上註狗二 陳書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 李亨好驟 鷹犬 皆製佳名狗則有 【增】

青曹 白靈 青骹 黑膺 鳥 髦晚之以望 之號 白鴻 弘大男名白靈 晉君好養白犬 謂名白睛
遠之 士或居山林 以為得犬 名曰 信以 群 邪 直 百西 金京 雜
喙 曰上 鳥許 甚一 猛而 狗 聞之 言 予 合 子 清 問 者
皆 驚 車脚 長翰 一 之 水 時 小 曰 牀 車 大 觀 曰 青 花 月 忽 來 接 入 山
陰食 以內 堅之 至 有 民 仙 封 三 蜀 及 人 邪 子 宜 好 者 犬 之 人 使 子
穴 甚 嚴 見 其 數 王 先 仙 里 出 山 與 頭 子 一 戮 宮 府 仙 人 鳥
也 長 驍 隨 邪 子 中 一 留 山 皆 上 詩 時 邪 子 真 從 山 宗 太 守 無 為 小 名 化
生 楚 有 角 民 歌 漢 書 以 狗 吠 不 驚 足 下 生 臆 鶡 以 小 而 名
錄 口 吳 狗 見 生 有 物 如 大 狗 子 吠 有 角 之 兒 小 名 狗 子 兒 曰 此 必 有 角
角 誠 之 問 而 有 性 牧 小 名 大 狗 子 兒 呂 氏 楫 足 繫 頸
春 秋 曰 晉 有 好 相 狗 者 期 年 而 得 良 狗 也 其 鄰 之 數 年 不 取 鼠 以 告 相 狗 者 曰 此 志 在 是

鹿家不在入鼠欲其取鼠也則經其後足遂取鼠 晉書曰宿主同入廚竇后后開門問曰經起事業曰渠趙后
曰繫狗當繫不頸今反 繫其尾狗得不然 巨口 短尾 說文曰句如地有 獲犬足口石里身
壁踏廣志曰尾之狗有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柳曰宗陽元大書無守夜 之益 曰
蜀之南常雨少晴日出則犬吠 吠雲 噬雪 天中記曰宗元光書庭有廡 大名 尊日雪行
又杜詩中仙家大吠 數州州之大 黃狗吠犬 越南數州 吠雲 嗥雪 大尊日雪
雪已乃 禁 道 止風 投井降雨 雅注云以令止風 中國狗磔大至所 尚道 數 當 尚
書故實日舒州有九井 人 有以犬 投 一 井則 必 降 雨 清 泉 也
早即穀 小志曰太 有 宅 家 有 人 獨 而 大 有 亨 武 曰 善 捕 鼠 狗
醉虎 曳馬 化龍 捕鼠 狗必醉 虎之酒 也狗 陸龜蒙 寸長尺 自能曳 唐人 傳 曰蜀 本 出 蘇 國 中 犬 高 六 尺
拂蘇狗 尺餘 此其性 始也 能 曳 小馬 傳 曰 韋 書 後 佛 一 大 國 中 龍 自 有

後化能升而去 來之 咋蛇 銜兔 幽明錄曰晉大興一年吳
飛升而去 曰的尾常時有犬在隨後至江邊死 人華號以隆嫁好犬養知出者一犬大隆 大姓 汝
大蛇圍繞身 犬便咬 其 蛇 死 乃 怪 所 死 以 隆 無 曹 大 爲 號 隆
淵家法二走曰逞大為 不反食草 降中復何蘇 乃始所 以 隆 得 往 無 見 知 大 同 傷 隆
歸二日 大 馳 復 不 反 食 草 降 中 蘇 乃 始 進 飯 隆 往 見 大 知
觀盛 後 周 書 曰 張 元 養 之 姓 未 仁 幾 有 狗 子 母 死 狗 子 宴 爲 人 於 所
所東 者 元 見 即 收 而 養 之 狸德 豹聲 曲上書評云 狗 深 巷 有 部 齡 有 綴 兔 子 背 同 律 元
前而去 者 元 後 見 即 收 而 養 之 狸 德 豹 聲
待門 扣閣 國語曰子叔門簡 子見簡子問何為 曰吏犬不有讒 此其所以得之 昔 趙 聲 簡 子 問 於 臣 曰 簡 子 行 乃 臣 從 所 豹 犬
趙 國 之 適 楚 而 簡 子 見 之 問 曰 何 以 不 告 於 臣 臣 不 曰 犬 不 從 犬 上 誰 上 狗 上 試 待
將 之 適 楚 讀 而 簡 子 弗 聞 臣 以 不 敢 語 寫 君 子 行 乃 臣 辭 下 主 上 牆 上 狗 上 試 待
哭市 上臺 二 神 兒 記 于 寶 於 晉 陽 巢 犬 子 哭 曰 哭 於 市 三 苗 隴 大 志 曰 龍 公 生
淵 家 數 有 怪 大 冠 幘 衣 不 見 臺 防庫 共牢 魏 志 曰 後 司 州 昇 發
物 故 舊 犬 以 爲 名 防 庫 一 有 黃 犬 者 不 周 得 年 間 有 大 吳 興 八
周 處 居 官 光 加 烏 飼 養 消 毀 滿 有 代 者 周 從 太 守 大 吳 興 八

認所乘艤盡爲故主迎援馴伏搖尾戀戀周解其意便
置於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縛
東下犬望見跳躍嗥鳴奔隨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鋪見
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逆至湖州乳帖曰五
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
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運水 銜磚

捜神記曰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名
曰黑龍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
時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
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
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
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
火蹤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命具棺槨衣衾
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
分落所建寶人次荒塘故得一石花犬而每少隨左右耳從大衛即傳誰置
古寺佛塔其高二尺可大
得佛耳其塔成二大雙尺

銜怒 代勞

犬准廨一幹日宿守辛者與解他縱異之命使畜白於如後總屬東處其其遇武國鄉與人衆棠常加營

鉤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狗 四十六

周犬之知不可當犬十數歲成群且遠至其旁守其寒意
犬嗚之吟之書也故不傳其亡日是不禁食而若望又
吉曰喝報此後不得不可使反遣十死食其哀而不忘若
相與且口以大錢爲之苦苦其乎比遣使傍其其聲者
觀復之患一犬經戰去而前後不能逃人者悉然又
然羅乃嬰之憂實犬其見其如見之以死其敘
之勞曰五若犬猛虎之懷將遣家窮之嘲之食其又出
殺曰五若大狂熟虎是之嗚養得其可故其食死
滿之無一子衆總者日有報得龍頭之大不其血至
略歲年一子衆總者日有兩虎得龍頭之存者不敢
逐不前退少客宦至各皆其不一存者泣血啼而持
越汐并死蓋日犬競主當能呼獲免來送大熱代不
此不廣宣於之曰曰親各鳥呼乃當能遠之我勞後汰
之元忠口其親元也忠乃能代者我勞後汰無慈
　米
　　銜飯
者運水居園城中嫉人光在西州青紫城也有中內含
外隔經食且盡且聚族愁至歎畜取米碑大其別指似若有
中含絕之口爾其族我至幹畜犬來取米大其側似者
夜置一市囊并繫犬背上命犬負米還未出城嗚入
吠居者開門識其飯大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犬至城如鳴至者

　負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狗 四十七

此數月以至城關孫氏閩門犢以不飯孫氏愈愛畜之
後數年葬於別墅之南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剜
石袁其葉曰出一犬別母獲建宇志咸曰吳童鏞家雙一犬
一白一花共出一母作增善知人意後白者目俱
吉而能之進則食於其家草高臥蕉外花者日衛飯
吐弗閑遣牢而臥主勇白者既死主倦之埋於門前
山麓拜花者朝夕往所造數返
匝若泣狀臥其埋少領始

入乳 兩首

州多應郎方通判乳周氏臨安人有藥公負異窗括
最八屢素不運煙燼責之蔡公言家今者曰其錢秀
爲乳牧狗以報而幾蔡而前曰得再背約富
常呼曰汝是蔡公耶未即掉尾死乃宗旨曰五一入乳犬媼
元年首國
鼓兩安犬

乳貓 價鹿 赤虎 白龍

漫舒曰安晚鄭公私屍曰孔中令以迺孝秀行志曰神功
屬守點犬主慕官疑曰青貓有宗食爲稱遠居犬乳都
大債鄭府之鹿 鹿田帶李民藥字 陳之蹟孺
足矣守役之　雞碑國不要犬瑩殺氏府
進郡君以梁內食縣邑常於馬斯狗鄉後並貴苑之以
皆書曰庚異嘗冷郭璞筮其後璞曰上設避禱以窺然遺
武帝　　　　　　　　　　　　　有

鉤

白不龍者子當所令知至矣長後大庾人永見子狗
子失手所故知狗長尖後狗蓋入水見狗蓋爲甘廣分州明朝初史其變異於産犬
發日龍乎在幽狗然日大疾公赤楚　喬曰
一白之忽後爲之狗恒民氏公
分一氏大戴作楚人客冠口人不得近
幾章之大戴客言　客
當畜一犬胺定寄外人不得近
左右而進
衣而進畜　

如狸 似狐

守

戴冠 取箭

客怒曰其類分作客公形其異於產犬
客妖客曰其犯分嵩妖見家異一宗
宗將射令曰其敵敵作即嘉薪趙犬
吳每首注曰注分解曰吉穀年未宗
宗首白首陽也注方首解王牙
許王部犬小人似狐周官籍小白罩子
新部名鮮犬人狸張之錫馬覺經
書共所狗犬兎犬豪之　三所善
　　　　　　　　　　　　　　　　狸

小狸 花鴨

水小鴨讀有曰利傳宗朝傳南部新書
花小鳴史曰客宗朝宰相上王狗所寢亂
曰五代史有契丹兼宰有一國爲人所爲
木犬胥其妻契人北有人國各身首免毛
六居食其妻皆食能有中里男為長人
十餘貴殺每女走十餘人一著其狗
則不能追其矣可爲衣褐如鬼　見其家物
東能登木其皮可爲狗衣褐一著狗其妻使必歸

　銜著

自不相衣如語
不衣衍以歸著
物送相衣著
家使必衍以
其妻見
著其狗
人一

　登

善噬 性險

尹上文詳于狗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狗 四十八

南史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狗性險而局 **入衣** **帶鈴** 杜詩曰舊犬喜我歸低徊入我衣

宋詩曰犬帶全鈴致春花 **黃奴** 可讀名曰黃奴類黃耳酒奴 宋呂習之本作歌云我家黃犬 **雪童** 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有一黃犬識人喜怒頤指 **東方烹** 西

園弄 無漢飲酒禮帝喜狗之本作 ... 蔓鄉靈一見之狗於東方祖陽著氣進之賢發冠於帶此綏也 以南曰子淮

吠所怪 名司類墨子呼鳴而號應而應者盜之狗其主人 **應其主** **袖狗** **搖鞭呼** 其門德或有廣增見之志累口其老走異論大欲驚入以怪司 大如騶無赤異色袖狗數里而搖狎鞭犬也以

割之猶蠕 **動不可禁** 狗說也蠕見蠕動則動也 不可呂氏春秋曰 ... 之異大人呼也吠

蒙未視 春秋淮南子曰狗盜宮之牀也 **呀呀而走** 曰狗見之廬二骨狗說之苑遇鐵椰動也 呼宗不呼元可呂不與禁氏走楊不蒴 **蒙**

頒陰之阻惟從狗殺始血京陽雜房題組易門狗日博戶以秦 **蹺** **好屠** 新東書披曰不志狗日曰四月以 **辟惡** 門丁大夫之婦月以

禦災 風俗通曰又殺白犬以辟惡 ... 禦災以血狗除人不祥如豕拜交其鄰公事犬日白犬又歸 **豕交** 太史公云若 **射** 大善守宗廟云若

西 **禁殺** 禁家不得殺狗 ... 朱尼殺酒可牛烹狗 ...

東方朔不蓋禁不然東則爲理狗也 **抱臥** **賦偷** 子曰方不敢不蓋 ...

史記好屠狗劉賓家記以亦好屠狗 ... 學士飲一以爲理其日屠虛豕起 **吠屠人**

思於實腹程氏書 ... **迎宿客** 也此不知海上吠人杜詩犬有吠世鄉物曾迎宿客

噉胡麻 **舐魚磕** 續事集曰大夫以胡麻狗又麩可食 十歲則光黑而延 **續貂不足** **畫虎反類** 位書奴亦加爵位 每朝貂蟬盈坐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書曰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配** 金西圖狗若以配

人謝母 人表山松後書曰光和四年帝於西園弄狗以配 **識喜怒** **善猜警** 其父兼且又以大一狗一頭謝其母不得生一口 又曰狗善人其性前 上

往猜 **獲被** **狼狐** 天子穆王 ... 獲名大 往 ... 曰獲被大名也

狗四

無投骨 禮長者之前無投與狗骨 **無使吠** 毛詩一 **狗監** 漢楊得意

爲狗監 **狗盜** 孟嘗君 ... 客有能爲狗盜者 **天公狗** **玉犬** **猘狗** 南子曰人有猘狗 ... 陽者殺

海狗 北方有大如狗 ... 海狗如大犬 ... **駮犬** 唐書 ...

天犬 天下有兵則山有赤犬名曰天犬 其星光飛天 ... **龍狗** 天子穆 ...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有大犀大聲見之得 ... 大名子一長老云雌雄之者得富 ...

狗五

原詩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鶬鶩皆盡收鳧鷖安足視 增唐蘇拯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兔無奈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多拏攫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宋孔平仲狂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搪突盤盂翻搜爬堂廡汙逢人吠不止雞㗼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銜衣復抱膝屢叱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騂騮蹄齧豈中路安敢攜汝歸重令兒女怖 梅堯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 蘇軾烏喙詩曰烏喙本海獒幸我為之主食餘已豨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為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厚恩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李至呈修史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綵繒圍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祗傷御牀餕彩雲路杳不勞牽瑶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輴十數程兩眥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顦顇萬人見者俱傷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閑柴户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貢性之題犬詩曰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氈慣不驚却被卷簾人放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嚌咨近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辯以釋僕浇蹴踏雄姿猛相厄然高八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燮肴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闘林獸之羣爭欻斷鍊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

鰻微香眼裁輕跡盻睞而奮怒揮霍而振闘擘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擘六駮折其脊拓揉熊羆破其胷拼抄戳頭斷其蹏爪處如劒犛牙劒似鈹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驪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尼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孑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服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娃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襯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推竦耳側聽則恒山動南向嗺嗺則霍山頽吭精直視則曾丘魂怵嚇奔突則重閭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

昔宋人有鵲子之與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獒槃瓠受之於鑾都淪百代之名狗敵餘犬之能供絕驅鐵之獨猶云何盧令之足書 晉傅休奕走狗賦曰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慴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邀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遯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皐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情萊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紲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眄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猗而

盤桓

〔增〕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旣良且馴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而不親繡組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風暖掖庭花繁禁籞翕佚鵷鸞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韜袍兮曳尾閶覽案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既無吠乎投籖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黙識聖心潛知天語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

乎逐麋而捕鼠彼宋猩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廻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顱載減負重彌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盡傷俾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靡索縚以璀璨琢籠檻而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轀輬鏤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抔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而見烹理殊炎漢駿馬死而陪葬事類皇唐

豕一

原 爾雅曰豕子豬（江東呼豨）䝅豶（䝅羊垂反俗呼小豶豬為䝅子也）幺幼（最後生者為幺豚）大（秦一作）者豱（音溫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也）豕生三豵（宗）二師一特（豕生子常多故別少者之名）所寢橧四蹢皆白豥（該）其跡刻絕有力豟（音厄）牝豝（巴）彘五尺為豟（今漁陽呼豬大者為豟也）許慎說文曰𣪊（許卜反）小豚也豯豚生三月也豵（子公反）豵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豝牝豕豶豮也豜（公研反）三歲豕豭牡豕也豶豮也殺（役）俗名豬曰殺豷（於罷反）豕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 增 廣雅曰頓丘梁豨（之陸反）重顱（盧）豨 原 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豯（奚）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以豕為豬（之於反） 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火豈反） 漁陽以豬為豟齊徐以小豬為貗（仕主反） 𧲣（覓）白豕黑頭也 豱豕奏毛也 易曰見豕負塗 又曰坎為豕 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注蹢蹄烝衆也涉水而起） 禮記曰孟夏食菽與彘 又曰凡祭祀之禮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 山海經曰貓豬大者肉至千斤豪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郭璞曰貆豬也）

（夫餘有豪豬毛數尺能以頭上毫射物） 增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虞衡志曰嶺南一種嬾婦豬似山豬而小常嗷田禾惟以機柚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 孔帖曰扶南人喜鬭豬 異物志曰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甲多賣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空同子曰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 天中記曰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鄚頡

之豕

豕二

【原】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
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羮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
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
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
請爲弟子【增】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
將伐吳以食死士也【原】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
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爲其母曰欲啖
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
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
轅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
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
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
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
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
徵爲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
時爲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
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郅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
彘亦不傷賈姬【增】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
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
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原】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子闐大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
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
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
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
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
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
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
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
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
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
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
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
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
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
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
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既
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真
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
其非常人其樂其嘯乃殺㹠以進之道真食㹠盡了不
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㹠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
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
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
復相報 **增** 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
三頭俄而呂超殺纂　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
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
人謂胡兄弟相毆鬭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爲歸覺
寺合家人入道焉　後周書曰陸逞爲京兆尹郡界有
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豕遂乳養之諸豚賴

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
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
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
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
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
獸於苑内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
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
劒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
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
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爲者　盧
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
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
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
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内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木
次　陶穀清異錄曰僞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
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旣平蜀飢
甚入一郫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饋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

能食肉飲酒耶爲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遂與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豭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畜數月衞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志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衞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髯有珠如粟瞑目趺跏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夷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遊微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閒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渡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騷異

豕三

原　剛鬣　攢錐　上詳豕一禮記　下見郭璞豪豬贊　白頭　青爪　東觀漢記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則爲遼東豕也　養生要集曰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長垣澤　木蘭橋　上詳豕二東觀漢記　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豬闌橋是也劉和季以此橋近獲有蕉菜於橋東大養豬襄陽太守皮府君曰作此豬屎臭當易名作豬闌橋耳莫復云木闌橋也初知識之而百姓遂易其名　魯津伯　大蘭王　符子曰朔人有獻燕昭王大豕者令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爲魯津之伯也　下見袁淑俳諧集　四月生　期年食　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生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犬豕不期年不食　賜肩　齧脚　項羽賜樊噲卮酒彘肩　蜀志關羽夢豬齧其足　交睫　去腦　周官曰豕望視而交睫腥不可食　禮豚去腦　五豵　千足　詩一發五豵　貨殖傳千足彘與千戶侯等　宜稷　食糠　上周禮　糟糠爲食

蒸豘 獻研 晉王濟性豪侈帝嘗幸之供饌甚豐蒸豘肥美帝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悅 未畢而去 又曰 食未畢 獻研 字誤 性卑 古人有言曰 以人乳蒸之 史貢曰己三 日以人乳飲豘 研 美上 問其 公 以

家畜平豐 仲下儉於叔 以 鬻之 黥 獻果然 以已爲三以 家臣平豐 下 求陸 子 註 大 先 一人 易 經 爲 性卑而 家 卑 掩豆 負塗

穀以不禮 食 上求 註 也 註 翁 也 家

牙剛暴 物貪婪 爲封豕 歸艾豭 士不殺 傳曰夫人南子定 之 見 艾 豭 封 豕 下之見 牙 暴 難 終 長 爲 封

人而啼 禮 士無故不殺 大家 傳 齊 侯 田 于 貝 丘 見 大 家 人 立 而 啼 從 者 曰 彭 生 也 公 怒 射 之 家 人 立 而 啼

增 嘗麥 調糠 月令曰孟夏 農乃登麥 天子以彘嘗麥 先薦寢廟 衛觴 飲酒 漢書 王莽時 蕭 何 家 昌 大 宗 乃 屠 之 公 而 爲 之 擇 豎 爲 之 其 肉 也 六 七 枚 置 大 殿 前 或 酒 登 乃 家 都 蒸 其 肉 用 杯 觴 以 勸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豕 五三六

更飲於 去其塞 上豕 使豕共飲之 與飮 其 啓 之 處 豕 家 於 客 言 曰 以 記 齊 居 陸 王 之 其 居 向 所 傳 客 曰 而 以 豕 門 入 豕 吾 吾 門 人 家 門 入 人 家

寢檜 入門 雜記曰 猪 有 家 入 人 家 所 以 爲 不 祥 也

食圉 錦圉 破甕 繫杙

人多失守 州郡 縣 民 家 而 行 自 相 猪 家 有 之 暗 之 末 管 以 豕 之 入 錯 猪 曰 君 明 日 於 路 見 諸 者 乃 有

竭尾 俛首 五尺 千鈞

易曰羸豕孚蹢躅 又 易 雅 曰 謂 豕 之 大 者 也 又 曰 豕 能 俯 其 首 又 喜 水 言 也 史 記 曰 大 家 王 命 家 宰 養 之 十 五 年 大 如 不 能 又 足 之 五 尺 戶 下 命 如 獻 王 以 大 家 之 王 命 衛 宮 橋 而 量 之 折 橋 大 家 不 沙 豐 肆 又 足 命 如 獻 王

木官舟石量之其重千鈞其大無用 化石 能水 水經曰 水 中 有 石 如 猪 今 人 謂 之 石 猪 長 老 傳 言 昔 牧 此 一 朝 化 爲 石 之 所 在 不 致 生 牧 三 才 圖 會 曰 豕 之 性 能 水

與犬交 下馬搏 晉書五行志曰 劉聰末年大與豕交 鹿 生 小 猪 少 大 武 帝 縣 猪 不 殺 家 拜 之 元 家 下 有 其 入 者 下

發風 雜 占 曰 家 食 豕 故 東 天 會 雨 久 則 豕 之 進 步 水 辟 官 日 家 會 其 東 坡 笑 曰 吾 又 發 風 何 東 坡 答 曰 直 得 一 元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 商丘子胥長好養猪 以 好 吹 竽 名 博 物 志 猪 七 十 長孺善

不聖 償失火 還半直 漢書 東 觀 漢 記 曰 上 許 豕 人 賣 之 時 者 言 病 買 其 直 有 病 還 其 直 之 賣 者 而 不 受 其 直 以 還 買 者 去

膏塗身 毛織席 豕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豕 五三七

乳 伏 不 宜 食 於 穢 乃 以 理 禽 獸 之 取 其 毛 剌 令 工 織 席 而 用 之 信難及

惡勿類 博雅曰易 子 信 及 豚 魚 之 也 華 子 豚 日 惡 吾 其 類 而 惡 其 父 之 其 一 以 爲 豚 之 三 其 如 之 其 一 宮 於 己 也 於 己 也

名戰艦 畫屏風 吳 王 戰 艦 每 以 戰 勝 爲 名 各 有 千 數 書 如 野 猪

友 友 勞 先 書 作 虜 工 新 猪 人 也 香 舒 故 服 先 生 畫 虜 工 新 猪 人 也 性觸突

喜卑穢 養客舍 畜禁

中三輪之內 民 謂 之 三 公 距 下 二 戶 五 下 中 五 國 曰 三 公 五 作 王 子 家 中 門 客 舍 養 家 但 買 家 聲 故

冷 下 夜 詩 話 家 二 食梓肥 還槐止 肥 今 大 草 曰 三 梓 信 梓 葉 飼 猪 史 曰

成 之 通 初 有 海 僧 壁 多 羅 寄 於 四 時 精 舍 能 通 老 聚 成 之 日 秋 暑 方 炎 與 朝 客 數 人 於 納 涼 於 城 西 別 墅

帝 虔 者 不 引 諸 豚 而 行 客 一 行 前 一 朝 士 歎 云 此 豬 有 諸 否 僧 曰 且 凝 顧 諸 雛 云 行 向 前 樹 陰 下 乘 奶 棲 其

不遂當遷官之徵而止且
鄰家豕鳴彼之果然
恐家雖上雞鳴思曰當有老人
公舍此口傳言無所若明日果有形
恩恩射為頭並有著女子脚樂家親知一口從東來
博夫論曰今觀宗司之淑士也有似乎徨佛竟無所值俄
老翁餽 豚 一口 苟原獲 豬志當
昔有司原氏者燎於中野之鹿斯東奔司原縱之而方
之宋有逐豬者聞司原之譟也亦鹹而和之司原聞
音之宋則反輟已之逐而伏焉遇夫音聲出者
喜而自以為獲白豬之珍禽也盡舊家恆困倉以養豬
俯仰爭呼名作容聲司原念珍之屬無何知是家與之而豕原
澤雨作藿亙而惡食俞逆駭懼真葉出乃知是屬家
艾縱耳此繼發
遂當之遇也
富一因豬為鳥全
夢得豬極入李白
畜致富 夢得官
又曰熊陽李冒業以朝野僉載
白之曰母豬純土動有人言曰
上中此官當以得當夜夢
主數日果
繫金鈴 偷鐶履
如其言
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母豬臂
來年至使人喜久不知其無此女過豬圈見鈴

金鈴無比 搜神記曰李子哀少至孝於四明山月夜有女子青衣白帶高鬟黑色留宿極歡分俯而至
續也更一隻女子出衣不與及明見鮮血滿一地驚乃隨
殺分懽驗兮立至小前於張氏室中見一犢家屋已悉
白張一殼家視之有豕復即殺之即食分即吮嘗如有怒色以為
事張史即殺之
祭社
稷田
劉頁父談曰張鎬為秀才時至府當尹問社豕錄白府尹大怒入豬曰張鎬即殺為之有更南以白府尹罰有猪
無故 律諸
夜入
令律諸市豬長夜人家主人以請禁王人曰見殺道之勞有孩田何者笑
易一豚市猪手獨斗其涓淳而視者曰快所放翁滿者者嘗見所不疑
滿一車豚吾令見斗其情所得者
藥而聽經
之入草
春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至京師喜宮見孤家人令下收洋豕豬二子皇甫明
宗人說彘 監市履豨
莊子曰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
士傳曰
三月豢汝七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
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又曰正獲之問於監市
雖汝為之乎
之大豕也監市之履豨以知其肥瘦者愈下愈況其肥
之下愈

虎之劍知系
肥之要
於口家此見甚昭何不殺以事士而使
嘗有老僧當與吾家書其上題曰東京僧
嘗師視之所之度以衆生畢其一日求苟五更
至京召名勒不見其人名以書諸日於今
封大至諸名勒賀不屠者暫氏其書貢於
荷一之故以名舞試呼五其名孔訪以其名之
書人立石化伯經之呼五其名孔訪以其名之
久費五穀 愛食薄荷
晉書懷太子
嘗從帝觀豕牢竹其還
費五穀
食生
不四
部上系
尋詳傳一寶豹孔宗諸生諸食其內
喜闘
不知檢
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不爲禮
禮記曰
黑面郎
烏將軍
增
文昌雜錄曰吉鬼公

上 有人自稱烏將軍
烏鬼
豬龍
[illegible]
復見者名有佛之二屋豬長州其矢乃行入之有
出疑余之二屋豬長州其矢乃行使入中之有
恩復一泉鱷魚中一二女至文軍家會食
大積日在魚潭猶猪 血母夫為士大官
鬱拜傭石存之呼非 而野驚曰不以寶
拜泉見上泉豬自祭 行獻而獨州前世能無
而上之深中母見鬼夏 入而走公後其鍋人
云已以不六佛以不信 大夫天下在前鄰福
老吉及蓋云到代 子家於是合去後女人聞之
妻二豬下之前 山人見 與身
兄尺前 於烏 而以
王大也前 身 大 手坐
隱早蜀有 豬家猪公乃公事女夫人曾
還不人乳 也家無具 入來 公
不得以豬青東 公久事美曰有
之而牝伏 出事一女人
信二豬於 將軍
余鯉為此 寄鬼
不莫母生 父那甚
平有故為有 公
其見以州 人公 夫鄉堂

增 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比爲白鱗惟憂不豐溢烈𪊨澤雨作異聲向人出司原悍何由肝膽空駭慄

原 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業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歕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螫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原 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　又豪彘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增 啓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蘭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

貓一

增 埤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晝地卜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上　格物論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貓有虎　禮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史記東方朔傳曰騏驥騄耳飛兔騕褭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貓　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　采蘭雜志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曰鞭以箠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遺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笙苦竹牀

貓二

增 北史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轉入陁家每以子日夜祀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

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駡武后曰願得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

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傢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　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缾爲貓所觸刜然墮地因驚得疾而薨詔錯爲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實頗記憶否鉉爲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兒撫掌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民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　續巳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爲驛丞使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畢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貓三

增 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一七八白衣人長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日其家有貓名白老將至[illegible]哭入幕中數月後罷官新收家有貓名白老於[illegible]內行鼠七八枚食之　清異錄曰余在[illegible]至大街[illegible]名[illegible]始曰[illegible]南部新書曰連山張大夫搏好[illegible]名[illegible]貓[illegible]眾[illegible]毛[illegible]有[illegible]白[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製佳名[illegible]爲貓皆以[illegible]相其[illegible]內以[illegible]相爲門大夫[illegible]常[illegible]數[illegible]謂[illegible]號[illegible]賀[illegible]崔[illegible]不[illegible]軍紗中爲貓[illegible]

洗面　拱手　[illegible]

賀[illegible]因[illegible]嶽[illegible]貓[illegible]見[illegible]

製名　獻議　[illegible]

帶金鎖　臥錦衾　[illegible]

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獸貓兒也 虎威 鼠將 相貓法眼用金身要短面要虎
威聲要喊霜爪能藏兀脚長善走家而長難絕種尾大嚙如蛇又云耳薄不耐寒清異錄云貓名鼠將
過江投紙 就洞呼仙 北人嘗云貓不過揚子全山謂貓過金山則不捕鼠涯者至金
山持穀一紙貓投水中則不忌昔韓克贊書放改岑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山川兒異曰河旬永亭天壇
山中嚴有仙貓河世傳燕貞人丹成雞犬俱升仙唯貓不去人皆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 搏
鸚鵡 號麒麟 武則天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徧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大慙
宋林希逸有戲號麒麟貓詩見後 與裴諝 諷蔡京 開元傳信記曰裴寬子諝素好
詼諧為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即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即不是兒貓諝大笑判云貓兒不
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兒爭者皆哂之宋有處仙姑者指貓而問蔡京曰識
之否此章惇也其意蓋以譏京也 五德如雞 四季捉鼠 揮麈新說曰萬壽寺有彬

師嘗與客坐有貓踞其傍彬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illegible]見鼠不捕仁也鼠奪
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口中二坎捉一季五坎捉一季七坎捉二季九坎捉四季古口[illegible]坎者能四季捉鼠也 眼如
一線 價直數金 [illegible]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當書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
之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貓眼早暮則圓日漸中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記事珠曰張摶好貓其
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直數金
貓四
增 詩 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
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 又謝周
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

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
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鼓鬧近秋闈腐儒生計惟黃卷
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
貍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猨猊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
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
纖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
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
贈貓詩曰裹鹽迎得小貍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愧家

貧策勳薄寒無氊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纖鉤時得
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
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
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 李璜
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斑斕似
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蟬毛
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
歎食無魚 金李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
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謨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
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

也應消得醉鄉侯　明文辭乞貓詩曰珍重從君乞小貍女郎先已辦氍毹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自將鹽裹箬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初

增文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摭戶楣或緣榻蕩几或踰尊甒盂或覆奩孔積或齧圖襦書汝於是時黨伺須臾即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佃據地長號跑哮噫爲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慴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杳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莩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增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毋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垓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鱗介部一 龍

龍一

【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順也 【增】又曰龍行曰龖龍飛曰龘 【原】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illegible]名物解[illegible]龍五百年有角千年為應龍） 【增】埤雅廣要曰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又曰龍亦卵生思抱 又曰內典曰龍火得濕則燄得水則熸（以人火逐之即息） 【原】方言曰龍未升天曰蟠龍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

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溥也九五飛龍在天象曰大人造也 又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增】又曰震為龍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曰龍舉而雲興 易通卦驗曰立夏風至而龍升天 【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孝經左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亦然黑金千歲生黑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德達深淵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 又曰黃龍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游乎青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增】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後魏書曰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又次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 呂覽曰孔子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 【原】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韓非說難曰夫龍之爲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殺人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於神欲小則化如蠶蠋大則極於天下欲上則凌乎氣欲沈則入乎深泉變化無日上

下無時謂之神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又曰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增】地形篇曰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張衡應問曰夫蒼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應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 班固答賓戲曰應龍潛乎潢汙魚黿媟之而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爲神 【原】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虵蠋化成之龍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

師者龍也 【增】淮南子曰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 【原】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 【增】水經注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秋日爲夜豈謂是乎 水經注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郡人以蘭草置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原】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色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增】又曰蚴蟉其形似龍而小性好險故立於護朽上 又曰龍生三卯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與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桃焉號紫梢花道樞所謂龍鹽者也

又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二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風雨隨之火自後燒其尾則爲龍矣 拾遺記曰方丈之山東有龍場有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鬭此處膏血如流水 述異記曰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龍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脊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丈

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采取見之

又曰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怒怒咒殺商人槃陀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乃徙之 又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原】齊地記曰昌平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曰龍城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暴顋龍門（大鯉魚登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顋矣）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異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 【增】交州記曰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暴顋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 華陽國志曰蜀五城縣其地值天門龍升天不達死墜此地故掘取龍骨 一統志曰臨封縣西二十里石龍巖中有石如龍歲旱洗之

即雨　又曰煙塘在永州府城東北十里其深莫測相
傳昔有民得一白鱔將烹之有老叟曰此湘江之龍恐
禍及民怒以爲虛誕排之翌日一邨俱陷　國史補曰
舊說春水時至魚登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穴龍
蛻骨角甚衆采以爲藥有五色者　傳載曰五臺山北
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
每至盛午昏霧漸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
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
所吸逡巡而沒　原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往來
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
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增元珠集曰江湖見龍即主
大水　南部新書曰龍之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
而嗜燒燕肉故食燕人不可渡海　北夢瑣言曰乖龍
若行雨多竄匿古木中及檐楹內雷神捕之　戊辰雜
鈔曰有大龍蛻於太湖之渚其鱗甲中出蟲頃刻化爲
蜻蜓朱色人取之者病瘧今人見蜻蜓朱色者謂之龍
甲又謂之龍孫不敢傷之　避暑錄話曰吳越之俗以
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雲
中若見尾蹟地蜿蜒屈伸謂之龍挂　原楚詞曰神龍
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公孫弘荅東方朔書曰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增
柳宗元荅問曰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
蝦蛭不離尺水

龍二

增淮南子曰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殺之以止水）
原尚書中候曰河龍圖出雒龜書成赤文像字以授軒
轅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
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史記曰黃帝土德
黃龍見　增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
之青龍進駕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
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
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原又曰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
夸父不得復上應龍遂在地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狀
乃得大雨（氣應所感）　增魏文帝雜占曰黃帝錄圖五龍舞
沙　春秋元命苞曰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
綈　尚書中候曰堯火德故赤龍應焉　原又曰舜沈
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入壇畔　龍魚河
圖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
龍去　瑞應圖曰舜東巡狩黃龍五采負圖置舜前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於河黃龍五采負

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增】賈氏說林曰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恆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日得一合和繪實磨之色正赤以畫金玉色透一寸繪實仙草也堯時生於朝堂四時有花成實 【原】史記曰夏木德青龍生於郊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俯而去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

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爲穿胷國 【增】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又曰夏時龍生於太廟之中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乘兩龍 【增】又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 宋志曰成王觀河洛沈璧青龍臨壇銜六甲之圖 【原】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既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中野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者畜

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 氏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氏饗之龍水物也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覿也龍鬭我何覿焉攘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增】拾遺記曰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東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 【原】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吾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遊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言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龍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說苑曰吳

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者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吾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又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又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增 南越志曰昔有溫氏媼者端溪人也居常淵中捕魚以

資日給忽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器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長二尺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五尺許得魚漸多常遊波水縈洄媼側媼後治魚誤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媼見其輝色炳耀謂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遊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乃使以元珪之禮聘媼媼戀土不以爲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者懼而卒止不能召媼媼殞瘞於江陰龍子常爲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

謂船爲龍掘尾即此也 原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王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媼劉季興也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增 西京雜記曰鄒子河凌有蛟龍從九子自凌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述異記曰當陽南有龍川云漢武時入龍常見於此 原 古今注曰五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壽　漢書曰宣帝甘

露元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元應之 增 谷永傳曰漢成帝時有黑龍見東萊　玉海曰漢成帝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於泉陵 原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增 又曰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 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盧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增 水經注曰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

嘉之賜泉加秩　述異記曰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龍
隋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
曰味兼龍羹　〔原〕東觀漢記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古今注和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
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東觀漢記
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增〕後漢書
曰哀牢夸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男子
十人沈木化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
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主　〔原〕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
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
即浮出初出乃長十餘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輙一縮
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
是方士聞有旱處便齎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
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
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增〕一統志曰大小龍
溪俱在洋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漢時張魯女因臥水旁
石上而霧蒙身遂孕後生三龍即此溪也　〔原〕魏略曰
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
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
喬元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

復見內黃殷登默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比時見
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
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
摩陂為龍陂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
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吳志曰黃龍
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
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曰孫
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
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
孫亮　〔增〕宋黃休復名畫錄曰吳赤烏元年冬十月武
帝遊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興
圖之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
置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累日滂沱　晉書曰劉毅為尚
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
賀毅獨曰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
之禮　又曰呂光伐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一物大
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
復見乃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千餘步鱗甲隱地之
所昭然猶在光歎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
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願勉之

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
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
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
以爲非常之瑞　【原】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
賤入爲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宗異而召之
生烈宗　【增】水經注曰佛圖澄别傳曰石虎時自正月
不雨至六月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
池下於是雨千里　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
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咒而祭
之龍騰空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岡　西河記曰張駿

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
變紅色駿即爲銅龍以厭之　山川紀異曰湯陰西有
眞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衆禱於龍得雨將祭謝之
登曰此病龍安能蘇禾稼弗信請襲之水果腥鐵龍時
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
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又
曰平陽府平山麓有金龍池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出野
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名橛兒生四歲劉淵築城不
就募能城者橛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識其後後
憑灰築城立就淵怪之遂潛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

之忽涌泉出穴化爲池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
天子氣時太祖爲宜都王鎭荆州後纂大位在道有黑
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
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又曰徐羨之嘗從
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
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
以凶終　齊書曰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
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畏恐不敢居也　南史曰
永明五年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梁書
曰武帝郗后素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井通夢於

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是
井上爲殿衣服委積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
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
墜死於道龍出處爲窟若數百斛圌　又曰初承聖二
年三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
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
已去國其亡乎　法苑曰梁釋法聰與晉安王臨白馬
泉内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
泉有五色鯽魚亦就手食謂王曰此是雌龍王與羣臣
重賞而回　又曰隋師濟江麼世寵領火舫詐降欲燒

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色象各長千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 後周書曰大象中滎州有黒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之側黒龍死 寰宇記曰齊天統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於皖於時龍鳴城内潛以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郡志曰成都濯龍池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爲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爲大宮毗羅爲龍謂此池廣大有龍也 趙耕龍公碑曰張路斯潁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公之兄爲馬步候者子孫散居潁山其墓皆存焉 朝鮮志曰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怪石跨於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時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故江曰白馬巖曰釣龍臺 唐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烏金也形圓斜廣尺餘高六七寸 法苑曰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静奏聞時有西域僧磨伽陀菩提寺中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敕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 酉陽雜俎曰孫思邈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能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奉方至思邈曰爾當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恚而死 續仙傳曰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爲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有 玉海曰景龍二年六月黃龍再見於牛山九月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 唐書曰先天中明皇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蛇自池中而出應時澍雨 宣室志曰北庭西北沙州有黒河中巨龍爲患民甚苦之凡吏茲土者皆先備牲醴往祀河滸然後敢視事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即命致祭密令左右挈

弓矢伺其側俄有巨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委首於席
伸其舌且長數尺將食未及爲矢所斃於時中右脅遽
伏於地聲若山摧龍既死觀者如市嵩命封其腹具表
以獻上壯之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降優詔勞之因賜
號爲龍舌張氏　柳宗元集曰明皇西幸馬至咸陽入
渭水化爲龍　龍城録曰開元間景州水中見一龍三
頭　江行雜録曰肅宗在春宫嘗與諸王從明皇詣太
清宫有龍見於殿之東梁明皇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
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
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開元遺事曰帝在東都夢

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也久護宫
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覺爲作凌波曲奏於池上神
出波間　靈怪録曰房琯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
若物戛銅器之屬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琯
望之冉冉雲氣游漫果驟雨作自爾再聞徵驗不差後
將赤金鉢戛之爲僞龍吟　唐書曰建中四年九月戊
寅有龍見於汝州城壕　又曰李嗣業爲疏勒鎮使城
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
不壞　埤雅廣要曰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
持入海江可行於洪濤中後化爲龍　雜俎曰有史秀

才者元和中與道流游華山時方暑憩一小溪忽有一
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坐食
頃覺懷中漸重潛出視之其葉上栗栗而動史驚懼棄
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煙生
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唐薛用弱集異記
曰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道經江渚見有新絲
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奇之付箏妓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
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餧妓置之赴食及食罷就視
則已蜿蜒舒展逕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睛

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
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雷咫尺
昏晦俄有白龍長百尺拏攫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唐書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密州禪奄山之北
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没　戎幕閒談
曰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貞觀中
敕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黄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
裕恐其或世嘗捕而脯之龍亦竟不能神也　劇談録
曰李德裕嘗夏日宴朝士咸有鬱蒸之苦既延入小閤
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中暑氣都盡清飈凜冽

如涉髙秋皮乃新羅國所獻得之大海中　玉泉子曰牛僧孺鎭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湖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黒龍也强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户處士懼罪潛去　孔帖曰太和三年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鬬　唐年補録曰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録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家有青龍鬭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驪雨灑繭箔上血不汙箔旋漸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

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丈身尾相半尾本稿簿鱗鬣皆魚惟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自相翻齧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斬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　中朝故事曰長安有豢龍户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户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刺史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虚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二小餅子中倒於盆内乃二細魚也訥怒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投魚水内相趂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遶逼穴已闊數尺其人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搦入餅中訥方奇之攜歸輦下　天中記曰唐乾符中有僧日以課誦爲事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持念之際忽覺有腥氣見水面有一人漸近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許姓名道坤唐初爲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爲灩澦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故來遜謝耳僧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繁皆業報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將復

問忽失　北夢瑣言曰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睡龍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爲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得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又曰同光中滄州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攞其頭落須臾雷電撮此子上空中爲雷火燒死墜地而背有朱書曰此人殺安天龍爲天符所誅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與井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觀即時皆卒既出澍雨漂沫城内居民濟之以栰登城以避水　吳越備史曰臨安

大旱宰君命道士東方氏起龍祈雨對曰茅山前池中有之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遂止明年宰君復召至將臨池遠指王所居曰此龍生彼家矣時王已誕數日　又曰吳王巡行次餘姚文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旣而大雨震雷有二龍負舟俄而二龍自舟首升焉　南唐史曰有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霧蒸起見二龍騰躍而去　野人閒話曰偽蜀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丈火龍騰躍而出浩浩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粲然大風吼天草木俱拔餘燼隳地延燒數百家

一統志曰宋建隆中池州府有狗登木化為龍風雨勃興穿山而行因名山洞曰五穿　宋史曰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虔奉不懈程顥捕而脯之　夢溪筆談曰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　志林曰皇祐三年五月龍鬬於虔州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　又曰扶風有大白山至靈禱無不應天寶中封為靈應公後奏改為濟民侯自此禱遂不驗因

復改原號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許飲歷酒殽上幾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嘉祐七年　緯略曰鄭內翰獬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涼浴以清肌膚吏曰辦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瀲灩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頃兩臂皆生白鱗頷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霑灑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登第為天下第一乃戲為詩云文闈數載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　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號靈與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槽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運綱之舟尾舵工之婦不識也謂蜥蜴撥置之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汴口官私船七百隻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數百十人朝廷聞之不樂第命官賑䘏為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又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龍即作喜狀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奏聞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奩中兩爪據金杯飲幾醻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親加封識

降付都城汴水之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如故視缶中龍
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　埤雅廣
要曰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備晨興見大
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
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　老
學菴筆記曰張震字真甫爲成都帥未至旬日前大風
雷龍起劒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跡宛
然　李堅志曰德興嶀婺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蟄所
藏其在桃源塢者時現光怪頃歲一郵媼過之見異物
如牛臥潭側鱗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長夭矯數尺許

媼狼狽奔歸尚能爲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
旱民吳彥忝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祷告曰
天久不雨田禾將槁願一施靈賜於是旋繞回傍虔誦
經咒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爲巨鯉久之又化爲
鮎而首則蛇也悠洋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
稼當以家財建立祠廟於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
又露雙角屹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闔
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有田千畝乃以三分之二與
兩子而賣其一爲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於
門躬執灑埽之役龍之靈日以誕異人或汲潭水置盆

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於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
或沈或浮俚俗言沈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縋
之以石亦裂碎浮出　遼史曰太祖神冊五年射龍於
拽剌山陽水上其龍一角尾長足短身長五尺舌二尺
有半敕藏内府　金五行志曰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
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
見金龍一爪承三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　李堅
志曰宋洪邁言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
未效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
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

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叩之須金吾明
旦至此潔誠以待李從之如期叟至李即焚香設席命
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
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
君仁慈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大神之
威靈唯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咄泄吾天機
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
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帝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
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闔郡民爲行壇七
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

三日外邑虞鄉有死龍蹲山下李畫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見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善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豢龍谷

翦勝野聞曰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蜒蜿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決戰勝必祭甲胄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七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八

鱗介部二 龍 蛟 螭

龍三

原 躍淵 階木 周易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獻帝春秋孫策後太史慈乃出激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且今署慈爲門下督須軍還當讒

銜燭 捧鑪 楚詞燭龍何照王逸注曰大荒西北有山而不合因名之曰不周山故有神龍銜燭而照之吳越春秋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

騰雲 乘水 楚國先賢傳宋玉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于孟諸超騰雲蓋之表婉轉四瀆之窠夫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之大哉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五彩 九色 上見龍二河圖又漢武內傳王母乘黃雲之輦又駕九色之斑龍騎介蹕

翠鱗 赤帶 揚子雲爲元同作龍者旄木爲旂緹爲皮丹黃爲文翠不爲鱗水以游之風以嬉之沈懷遠南越志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常隨渠水而下入於海有毒傷人即死

紀官 賜氏 皇甫謐帝王世紀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下見龍二左傳

投杖 挂梭 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遠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公與所用杖騎之忽然如晞已歸家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顧視之乃青龍也 劉敬叔異苑陶侃常捕而雷澤得一織梭懷挂躋上有須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

三友 兩壻 魏志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爲友號曰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又曰黃尚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

雲從 宿屬 上易經 星經東方七宿爲蒼龍

存身 矯首 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下龍狀

莫智 撫求 俱見龍二左傳

迎安公 騎黃帝 列仙傳陶安公六安鑄冶師也一旦有朱雀止冶上云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至安公騎之而去 黃帝鑄鼎

別山下成有龍下迎黃帝上龍羣臣後宮從
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
生山澤
在宮沼　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禮記龜龍在宮沼則是無故順之至也
畏楝葉
食五花　齊諧記蛟龍畏楝葉下見龍一拄地圖
出潛離隱
合體成
章　上易經下見龍二莊子
見蘭陵井
人家井中的帖二龍戲下武功縣池乃唐太宗生此之端
【增】戲武功池　藏也時二龍見隋陂
登李膺門　窺葉公
忌李膺門老號為登龍
牖門下見龍莊子
子先茅狗　方朔布裳　列仙
傳手先者東方開中卜師也老壽百餘年出去呼酒家
老曰急茯當琴汝具夜有仙人持二茅狗米呼子洗
子先持表一身與母欲各騎之乃龍也母忽失其朔記東方朔生
二日而一母一夕復母冷而養之經識失
後復去家萬里見母拾骼化為白龍布
桂樹棠化為龍日名其地為布龍宋
后藏漦　口列仙傳馬師皇黃帝時馬醫也
馬師治病　夏
師皇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
而去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徙去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
而藏之吉
張華食鮓　漢帝賜羹
世說陸機書翰華鮓華　發器便口此龍肉也試
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
園中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下詩龍　二述異記
一馬化　八牛易
晉書謠五馬渡江一馬　化為龍即元帝　法苑
云名圖有商人騾八牛牧於澤中時有驪車捕得一龍
云將食之商人以八牛易致取放別也中龍忽人語遊
入宮中有龍女與餅金云此是龍全載
乘雲行
己更生足女父母春蜀終身用之不盡
生南子記乘雲而報嘲姥曰要李靖射獵山中宿
雨
一朱表家夜中扣門急一老嫗謂婿曰此龍宮也天
行分行爾二子谷不在致奉頭何如命取騎并一小
都歲以馬躍嘶鳴取水一滴馬禁上此一滴乃地下一
一尺腈甄多也如而雷掣雲間連
奮翼　躍鱗　鄒陽書鼓
下二十錄高夜中平地水二丈
龍驗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雲露成
變形　易骨　律四分文
尊新言龍辯之水乘雲躍鱗

中說諸龍初生時頭時頭時行欲時不能
變形餘皆能變形造比權與龍易骨
吐金　畏
鐵　上見龍一唐書毛詩名物解云
鐵味年害曰魚龍漢目故異蜮
韓雉射　安期
跨
尸十曰韓雉見申年于魚有龍飲于沂蜂雉口吾聞
也出況兗搏之見龍射之令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
遂射之傳書安期生常跨
一龍而朝于京故號玉京子
解角　取肝　荊荊綠墓　谷是一二
年夏到月中龍一白龍一見寸山見覺李葉條觀龍
二可訝母祭之以太宇二龍濡靖闕卻角而去見大
號如宮曰和龍宮野飲載蜀時令劉靜妻專病
正陵大夫明宗蠶論之朝負得生龍行食之心愈靜以
爲不可符蠶乃書符乘曰放之上天須
史有龍下入變水中別風守食之而差
采鱗　威骨
典引升黃類承鮎於治取黃龍
守藏　聽經
也毛詩名物解龍有往骨背毛中
葉天師萬經于明州奉成為忽一老父自云宮錢龍乎
邊方見火步書今爲化曾咒六成取誡天鎮為之寶
天師以行救之波縛風息老父立素仙師令致清泉遂
成石泉經又不得至令謂之天師朱裡後廣栗有借
蟲入江　龍
畢經一安來穗曰某山下龍也幸歲早得關來此僧曰
能救早了曰之有討江谿有冰不得用向曰此水可
用平乃吸以去是
子明釣　方士吹
死仙傳陵陽于
夕大雨毫異水時好對以弘
白龍于時解約放之後有書教于明服食
遂採五石請服之之年旋火出上後書上百錄年
下見龍陰湯變化論
二抱于之日見百里感
目見蠟芥　頭有尺木
骨在棟上　蛻於樹間
西陽唯留龍洱上於
向如博山彩名尺木
一州人析葉呈于棟上得龍骨長一尺許宛然皆具
蕭有家開張掌有居郭州東城於樹枝間得一龍蛻
大樹蟬之殺號爪角尾皆具中空而堅室
才之間如五尤瑩守日遇晴則光燭於室育爲燈
扣于千給貴記燕路王時以乾育爲光肅
嘗若水元貂五色人以爲瑞雅谷帽言曰
膏為燈
涎製香
品中貴出大食國西海中龍盤吐涎
龍淨面樸獨木舟採之其之烟縷不散
疑水雲仙錄天罰飛龍公割其耳獨異志梁張僧
割耳
點睛
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曰點

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雨刻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御素雲　蟠玉淵

李詩注唐明皇常龍潛於興慶宮及即位興慶池當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其狀蜿蜒後一夕其龍自池中躍出騰雲望西南去及上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一小龍出舟而進上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之上觀自視之乃所自蟠水中也鬱而去

萬山三叟　春陵五老

襄陽春城出人守城道與州井之寶帛問其所居人曰城西北五里至小說焉釋元照講經於萬山尚二存老人升立廟北有虎堅志訪載焉有工能井之絲問其五所因日來不奉諸聽命擅自行吉是語責前非照以細天唯旱滌令處士降三使足解叟化爲之僧爲尾孫孫思命淨擅致懇遺是使夜手里雨足使三解叟能丙變化爲龍

甲入衣袖　出指

初宣小室志宮文律數火諸符雷罪許甲遺一空罪而龍自甲中出僧法蒼天住罰部當武山中頭一日力可有說老叔翁有東小將曰長我尺龍年也進以

室織綃

唐書地理志中坡縣定風寨白羅清溪山岩爲獄有不帆蛟龍常出入以珠三爲索弄寶石羹物云云織綃以珠穿一尋引子蔭莢爲龍人所織鞋以珠下壼寶自入以令等之多名而賣珍易之過時復乃以比之云乃處世之所

寄窰下　隱鏡中

世堅志蜀州治白業其家陶人於窰中得一龍物人成器善爲能成其形名家有龍其窰者皆龍世陶人當爭之大火焦窰中九日乃龍身皆白龍化爲廟人蓋嘗因

華陽劇虎　蛟

則三分於二化遂以竹書龍穿治以器方人以化龍曰覺身謂之以力致之聽諸孫何爲念之所願以時異吾前鶴與自可作竹乙夫人樹所作大

不宜茲往今年之安能盡立其州其勞於身其家其子將大則興其年龍龍得出諸門則於而之勞爲不可以云方爲以乃降之九龍曰分學之變以業之安

理益于昔矣盤異聞錄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背日時有盤龍勢如飛動明皇異之進鏡官李春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童子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已失所在老人童子一解經歌曰盤龍隱於鏡中三日野變化無爲矣之書實龍衣鏡出五月五日午時於揚子江心鑄之獻

泥沙依積水　腹如玳瑁血

杜詩又曰泥沙少依積老龍盤殿北又名曰龍苗依積木龍政

爲琥珀

王嘉拾遺記海中有人物文名曰龍長二數寸使任如虎寒陽于茅山得琥珀

鹽出鱗間　珠在頷下

精于目

聽以角　視猶

蝘蜒化如蠶蛹

縈馬足　有蚌胎

一下莊子見龍出數里馬足之有水中出以異白物色其出少以前頂客有蛇裝人曰蠶龍其數有

騎拂角叙

搖會如然引大水牛馬於則物而勃空中不怒生則驚置長柱

銜符挂樹　化僧乞食

紅霧中來上天隸姚崇宋璟四字往之而大樹上中王
曰雨木相也二人當爲輔相兆矣上數異之璟雅廣
要由董陽軍牛之奚而行百里地境上幽絕人迹罕到邑
士王趙等世居見一日有僧至乞食說假寂于磨上
躬躬有處王出臣爲巨室訝逆之潭食一絜采地及展
氏覆其處募工而龍蟠睡皆爲也衣以按骨方遺王
乞大今成都讀名必命王氏至當
學御皆埋別送至蠢其地曰麻茂德不妄爲人莫
南雅于廣人要莫莫學智于龍龍之
燕巢投虎骨光虛芒谷防而有一學家若于御德不妄爲用者也
迎呼喝於外赤骨光芒而隱有一營家若于御燕馬不急妄所爲出
之則火中陷同日不聲匯家鳴巢鼓地中忽然也有五色
拱燕與白至句小之燕抄多聚觀入舍不
人蠢戰以入小日如迹多爛其未見而嶺有中甲以夜門望麻
丈餘自陷穿藉光舍鉤夫氏未睹家吳羅火出柱杖
其龍落叟大入如鍈聚穴鑼宅是一有殼炳老
家餘傳二敬其光數入有辟人鑿嚴而見大觀伏
然不骨數歲龍虛入水嘉塋穴不堅僵而掉長
吹其數年請入孫即話穴人臺嘉堅天久去即以中
龍

雨不蹺降龍虎敵也雖
枯骨納前激動如此

龍四

原 乾象 易 鱗物 周禮 无首 易見羣龍无首吉 有悔 易亢龍有悔 負
圖 禮記神龍負圖出河伏羲受之以其文畫八卦 銜圖 尚書中候周公沈璧出元甲青龍銜圖出 爲畜
禮記故魚畜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改年 漢書黃龍見爲有事改年 劍化 雷煥豐城獄得劍一後渡延平津化龍
延平津劍化爲龍 乘水 管子蛟龍水蟲之乘水 鳴
以水吹竹之中化龍 蛇化 史記載不韋之言蛇化爲龍不變其文 臥龍 蜀志諸葛亮臥龍也先主曰 諸葛孔明臥龍也
水 竹 雕龍 言如雕龍 泥蟠 揚子 淵躍 得池中 蜀志劉備非池中物
大學有池中得一龍文如宮 子 龍樓 列仙傳 龍舟 元稹
人得龍 去 十餘頭 乘龍 仙去 長
吳志龍必非池中物
物兩必飛去 池中 龍樓 龍舟 蜿蜒

三停 又有 相龍 交即 變三 爲一 苗二 蛟 三食 肯首 尺 有 味 後 一 口 化 爲 蝦 蟇 之 二 夫 婦
三停 龍之三停 以爲三停 世傳畫龍首至項 項至腰 腰至尾 以似者 自首至尾 皆相停
山 以 南 似 虎 有 生 蜃 鼻 似 牛 耳 似 象 形 似 蛇 似 有 在 山 中 不 可 見 舌 如 劍
舌如劍 不可制 網罟之水不處 雄雌之狀不同
水罟上用也之魚眼 之故九有夜不以 爲龍能來似鳥 在能舌山鷹項 天隱藏近掌以 之能下西以蛇
雄雌之狀不同 不同 雌 者 角 浪 異 記
毛龍 毒龍

毒陳蛟坐乃壯下雄水
龍仲骨游龍于殺其
殺弓于其也腹朱肰
人里爛下請劉火不
昨中澤通公不熠同
夜有之地觀能熠雄
已井中脈之平雌者
朝好雷中羨問者角
太湖龍有化之角浪
乙人同毛變其腋凹天乘
淘一穴龍龍人浪啼婦異
之日而毛而曰平目造記
則有處魚去身目深門劉
難哉時肆鼻觀洞
免元毛龍身豁畫微
候頹毒龍直錄因善
命竭之給驗尖謂畫
近曰天博國清閒韓曰能龍人
入此寶物有記驪窟龍一
井井中志洞南薄上有旦
獲有有唐穴遊尾壯雌有

驂驂 荀鳴鶴謂陸士龍曰本謂雲龍驂驂乃是山鹿野麋
潛靈 物相扶上通故 潛靈飛天
手陸二平易飛矣各吻上碑行與龍此起綏介
神漢云則肆龍嵩碑門別龍守典龍五暴龍碑
有好上後曰雲王有四之吹樂部
蚖有好上好四有龍形龍人
種坐好陸尋坐好四種
增 陽精 管輅別傳以陽精者龍潛以 行天 龍飛必上天
九子 好上牛角好形好蟲鬮 四種 神龍 有 三苦 風風 熱 沙
龍 生 身 著 書 象 須 江 殿 殺 行 殿 龍 自 皮 龍 龍 彌 聞 持 形 好 角 牛
三患 五種
始龍沙氏 種 生身著書象須
王其 入寶 宮飾 螭服執 始龍 龍 身 圖 子 虎 有 肉
龍

鏡

龍女 柳毅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書于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態者毅如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夫之罪使閨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第使學天而去識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自中自一人即寄書者乃實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穀美曰子爲洞庭君子王上之奇君貝殼之蘇奉閨房水以爲對曰歸洞庭奠知其雖

龍母 鵠林玉露士有瑤宗師覺母朗書見塑像美安家性之意為他日居宮安得良匹若是出時乘馬忽見蛇媚于殺方駭之乃嘗也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旌即見合後蕭苗內處女往來也史主人出致級寒暗動履乃許以姻好委諸侁鑽之任所三義生二可有從嬉燒水常棄後稱不食一日喻婢入室忽霹雷

龍窩 夷聖志吳興鄭伯膺監大作化爲二龍而大楚州塑場曹局與辱絕近嘗觀龍佳或再黃金色或爲青或白或赤或黑蛇蛇天蜻蛙畫升降但不能其排角土人云最實鶯爲每出則老有濮海大爲盤白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出一巳寒傍穿濮數蓋龍出入處也瀉衆往視無復跡跡爲

陣个詩

六皆龍籠蝶蚌殺或于蚌內作觀音像安一當嚴珠排纓路場枝爭龍無不其備又手覽推內謝一鬼毛髮森之逕是可嘴如是者祛一殘慈蔥該蜀城南有鄉段數物藏之間以不客

龍湫 龍湫常搖人雷章令時前後運石填之頃之石複失開元天寶遺與後命道士枝簡於內方萬

龍皮扇 事王元寶家有一攴翁子製作甚貿舟著月穿客即以此翁于買於生前使密大紫之則尾然威生巡酒之開客有寒色淺命擲去明見有書並中使形看南陰閉居錄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寸也

龍精石 丁謂自小山高才數寸瑩尋敬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房其中一川蒸宴有名淘水西之須吏雲霧自數中出有光如電細提徵漿小龍如綠桂雲霧中巴而散繹蛇蛇寸蘂知所之衆寄鶯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精液于石

耳

龍五

（撰）（詩）北齊蕭慤飛龍引曰河曲銜圖出江山負舟歸欲

因作雨去還逐景雲飛引商吹細管下徵泛長徽持此淒清引春夜鋒羅衣 陳張正見應龍篇曰應龍未起時乃在淵底藏非雲足不蹈舉則衡天翔譬彼野蘭草幽居常獨香清風播四遠萬里望芬芳隱居可頤志自見焉得彰 唐李嶠詠龍詩曰銜燭耀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帶火移星陸騰雲出鼎湖希逢瞑人步庭闕正晨趨 宋歐陽修百子坑賽龍詩曰嗟龍之知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沈沈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訇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聊一

戲頃刻萬物皆滋濡青天却埽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籍烏鳥爭殘餘 蘇軾起伏龍行曰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欻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擢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邇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倒捲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鬪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 韓琦詠龍詩曰有德知何宅

遊辰或見靈配乾雖有象作解本無形浹物周寰宇遺
功在杳冥丹青如可狀試下葉公庭　郤雍應龍吟曰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瑞物周遊六虛能潛能見能
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夢桂蛟龍歌曰世間
怪物有蛟龍三百六十蟲之長神靈出噓吸變化互來
往布不曾雲興伎倆欲電放無欲不受劉累馴假形豈
被葉公誑昨乘則飛潛則潛所以隨時知得喪莫道魚
蝦性不靈相依煦末豈敢嗔江潰鯢鯨久失水鬭此鼓
舞威相親安得此身化爲雲隨龍上下雲無心　元虞
集龍卵詩曰入眼圓如頷下珠也知靈物化生殊淋漓

猶帶元氣溼混沌終含太極初雨施雲行待時至海涵
春育有神扶明當一躍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魚
原賦 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
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衛左右咸與觀焉
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祥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
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
發於洛邑遂巡幸於許昌憑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
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
或躍于淵有蛇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
體鱗縈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爍若羅星蔚若

翠雲光曷弈以外照水景清而內分矚上觀之無射左
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象含物而
不滄固保險而常寧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歷
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幽眞實殊異於
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太清　繆襲青龍賦曰
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以潛處當
仁聖而覿儀應令月之風律照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
珍體燿文采以陸離曠時代以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
以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崩馳覩夫仙龍之爲形也蓋鴻
洞輪碩豐屈脩長容姿溫潤蜲迤成章繁蚰蚪蟉不可

度量遠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通而察之若列缺之光爚
若鑿陽和映瓊瑤晰若望飛雲曳旌旗或蒙翠岱或類
流星或如虹霓之垂耀或似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瑰
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賚萬國之嘉禎　晉
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
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
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增唐潘炎黃龍再見賦曰
非同上天之五蛇有異渡江之一馬秦夢立乎鄜時漢
時見於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錯甲鏤鱗分宮紀號
超紫闕於丹穴越青鸞於女牀　白居易黑龍飲渭水

賦曰爾其矯首陸梁拖尾迴翔蹈流鳴躍劈波騰驤飲清瀾之澹澹噴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鬐而細雨飛揚讋水族則鱣鮪奔走駭泉室則黿鼉伏藏信可符帝王之度叶邦家之光表三秦之嘉瑞呈二漢之禎祥　宋王安石龍賦曰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强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向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嘗見之

原贊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又曰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騖九域乘雲上升

原銘晉傅休奕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原表魏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龍於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

原序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増雜著唐韓愈雜說曰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淵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柳宗元謫龍說曰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熠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悦之稍狎焉女頫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氏講室焉及其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宋沈存中彭蠡小龍記曰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

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子致詔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甚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臣至此齊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臙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

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桑紙幡脚以行輒若濕毛倏忽不見明日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蜒蜿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螭

增說文曰若龍無角而黃北方謂之土螻　宋程大昌演繁露曰螭魚曰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　呂覽孔子曰螭遊乎清而食乎濁　淮南子覽冥篇曰今夫赤螭青虯之遊冀州也天清地定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鱔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黔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感動天地聲振海內蛇鱔著泥百仞之中　漢書揚雄客難云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則不能攄膠葛騰九閎　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三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腸化爲石　淮南子曰前白螭後賁蛇　楚詞曰與汝遊乎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又曰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　漢郭憲洞冥記曰武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置于膝上以金鎖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鎖穿痕安知非此耶古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唐柳宗元愬螭文曰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

蛟一

原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則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增又曰無角曰蛟　埤雅曰蛟骨青　又曰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俗呼馬絆以此一說蛟尾

有肉環束物則以首貫之　述異記曰蛟眥連生連生則蛟矣相書所謂交眉則蛟釐之眥是也【原】月令曰季秋伐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增】家語曰竭澤而漁則蛟不處其淵　淮南子曰一淵不兩蛟【原】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增】又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原】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

者過之必笑而沒【增】輿地志曰河間滹沱河水嘗有蛟入五月恒暴迸變爲人於岸上與人並行至懸岸處推與俱下　裴淵廣州記曰新寧縣東溪甚饒蛟及時害人曾於魚梁上得之其長丈餘形廣如楯修頭小頭胸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唐陸檉續水經曰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其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　述異記曰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　唐子西語錄曰思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餓蛟掉尾取渴虎　墨客揮犀曰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中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害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入水即於腰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于水上嬉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有穴如杯焉　星禽術法分配二十八宿而以角木蛟居首　翻譯云梵言宮毗羅蛟也　韓愈扶懷詩曰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罾　柳宗元詩幽窟潛神蛟　李洗夢仙謠曰臨池靜聽雌蛟啼　蘇軾赤壁賦曰舞幽壑之潛蛟　孫覿詩云老蛟怒起挐雲立

蛟二

【增】拾遺記曰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

俱溢海瀆同流　又曰舜受堯禪有孝讓之國執玉帛來朝其國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馬如鸚以龜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濟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原】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沈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

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增】拾遺記曰漢昭帝嘗遊渭水使羣臣漁釣爲樂時有大夫任緒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牙出唇外帝曰此魚鯉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美帝後思之使冒者復覓終不得也【原】潯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增】列仙傳曰馬明生捕蛟爲蛟所傷道間見一神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藥與服即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牀

玉几安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請陽九百六之數神女曰自頃四海水減溟湖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蛟不達於海惟叩天索水詞訟紛紜有千上府三官煩于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新書曰曹公幼而智勇年十歲常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逐採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吳記曰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槃於天台山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

峻巖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於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原】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謂爲三横而處旣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自是改勵遂爲忠臣孝子【增】異苑曰承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兩蛟在川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一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之問爲答曰何用問爲若是君箭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

而驟返未達家暴死於路　幽明錄曰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蛟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襄陽耆舊傳曰晉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爲襄陽太守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續搜神記曰長沙有人家住江邊有女子渚上澣紗覺身中有異復

不以為患遂娠身生三物皆如鱦魚甚憐異之乃著澡槃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字大者為當洪次者名被祖小者為操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出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出頭望母良久方復去後女亡三蛟子至其墓所哭之徑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號犬　又曰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屯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俱從東方而來於門呼尹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

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四合白晝為之晦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道焉　方輿勝覽曰趙昱常隱青城山隋煬帝起為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譟昱持刀入水有頃潭水盡赤昱左手提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方拜舞于殿下時國醫紀朋顧之謂上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二子則不可活

也上驚問黃門曰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於路傍飲野泉遂腹中堅痞如石朋即以滑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俱備　龍城錄曰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　北夢瑣言曰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某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鉤至岸濱忽為大蛇沒入潭中白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為誦岑參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為婦人彩服靚妝游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

蛟也厥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呼而止之亦蛟也　王鞏聞見近錄曰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石中蛟宛轉而死血流數里　埤雅廣要曰宋寶祐丁巳夏部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鱔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遂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燄兩條射出井外衆窺之乃自白鱔兩日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因此浮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鱔忽自

井中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淮水戹死者甚衆 宋史洪邁曰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淵淪所敗金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尺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游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叟携蛟頭釁而登舟洪流陡落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者亦不曾詢其姓氏識者疑爲神云 潛確類書曰元嚴子忠汀洲人遣僕入山掘筍雷電大作樹下一窟有物如犬而長其聲如雷僕揮鋤擊之而斃人謂之山蛟再積五百年則爲龍矣

蛟三

增 裂山（拾遺記[illegible]）潛居（山蛟不能降雨而能裂[illegible]） 縈天 得水（上詳） 四足（[illegible]蛇四足能害人 賈生 下詳蛟二 拾遺記）

龍屬 雉化（上詳蛟一 說文 螺卵蛟也 雉入水化之 通雅） 蛟妾（記冥宗之末宮中有婦人化爲龍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命爲蛟妾告禁以吉凶之事 洞冥記） 蛟人（述異記文犀國人長七尺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尋蛟人之舍夕得淚珠則鮫人所泣淚而成珠也）

蛟四

增 詩 宋梅堯臣詩曰橋邊三尺劍江上六鈞弧漢武帝何在周將軍已無纖綃深有室泣淚自爲珠誰謂九淵害人猶能爾

增 賦 唐獨孤授漢武帝射蛟賦曰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洞謂佽飛之劍莫前滅明之璧是奪一旦突然肉裂素纓餘怒蚴蟉上浮洪澄踣質已靡于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爲靈震駭九派徐清

原 贊 晉郭璞蛟贊曰匪蛇匪龍鱗采輝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佽飛靡斷

蜃一

增 蜃蛇類也 雜五行書曰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蜃氣成樓臺即此是也世云雉與蛇交而生蜃

蓋得其脂和蠟爲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　筆談曰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蜃蛟之氣　物類相感志曰蜃龍也如池井間有之則吐氣爲雨今吳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　埤雅廣要曰蛇化爲蜃似蛟無足

蜃二

增十二眞君傳曰許眞君遜遇一少年儀容修整自稱愼郎許君知爲蛟蜃之精謂門人曰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不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之潛於龍沙州化

爲黃牛眞君亦化爲黑牛而以手巾挂膊別之令弟子施太玉揮劍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仍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娶刺史賈玉女眞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壻請見之賈令出見愼郎託病潛藏眞君厲聲曰江湖害物老魅焉敢遁形於是復變本形宛轉堂下爲吏人所殺眞君又以水噀其二子即化爲小蜃因勸賈玉速移俄頃之間官舍崩沒　太平廣記曰徽歙黃墩湖有蜃嘗與呂湖蜃鬭湖之近邨有程靈銑者好勇善射夢蜃化爲道人告之曰吾爲呂湖蜃所厄君其助我我必厚報束白練者我也明日靈銑與邨少年鼓譟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似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肋皆白靈銑射中後蜃水變成血其傷蜃歸呂湖未到而斃

蜃三

增賦唐王起蜃樓賦曰霧歇煙銷雲歸月朗千里目極八紘心賞惟錯之類咸伏陽侯之波無響於是吐氣氤騰泱漭隱隱迴出亭亭直上乍明乍滅舒渤澥而新鮮若合若離結麗樵而博敞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八

鱗介部三　蛇

蛇一

原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增酉陽雜俎曰凡禽獸必藏形匿影同於物類是以蛇色逐地　字說曰蛇螫人也而亦逃人　稗海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張茂先云會稽山中多此蛇）　增淮南子曰巳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山中見巨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　星經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原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增酉陽雜俎曰巳日不宜殺蛇　瑣碎錄曰倒拖蛇不出以鐵割其尾即出　辨蛇雌雄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白疊試蛇俱住不同也　僉載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續博物志曰鵙鳴則蛇結　稽聖賦曰蛇曉方藥鴆善禁咒大石使起取蛇食之　廣雅曰蝍蛆蜈蚣性能制蛇莊子曰蝍蛆甘帶是也　三教珠英曰土勝水故蝍蛆搏蛇舊說蛤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　詩經類考曰淫莫如蛇與龜黿通氣與文魚孔雀文與雉交生蠆螫莫如蛇蠹食之攝龜食之鸛鶩鵙鴒食之蜈蚣喜食其腦　原爾雅曰螣螣蛇（龍興雲霧）蟒王蛇（蛇之最大者）　增詩經類考曰頸有王字爲衆蛇之長　埤雅廣要曰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　又曰螣蛇能騰蟲之自勝者也　荀子曰螣蛇無足而飛　原淮南子曰夫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增陰陽自然變化論曰螣蛇聽而有孕　爾雅曰蚨蠶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蠶子　原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截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血而死　增埤雅廣要曰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者也　字說曰蝮復也觸之則復其害人也人亦復焉　顏師古曰蝮蛇（[illegible]）細項大頭（自大如擘）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反其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惟出南方　蝮蛇白斑黃頷身短首尾相似口長鼻反聞人咳喘步驟聲捷巧前噬口中吐涎草木上著人身成瘡腫曰蛇瘼難療　原抱朴子曰蛇類多惟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

人得活也【增】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螫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樵採設爲此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謂之蛇迹【原】淮南子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　楚詞曰蝮蛇蓁蓁【增】埤雅廣要曰虺狀似蛇而小國語爲虺弗摧爲蛇奈何以此故也　顏師古曰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　陶弘景曰虺形短而扁毒與蝮同　詩經類考曰虺一身而兩口廣雅曰虺蝰也　楚詞曰雄虺九首【原】山海經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巴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illegible]）（[illegible]）【增】正字通曰巴蛇長十尋備青黃赤黑色今蚺蛇即其類　埤雅廣要曰蟒大蛇尾圓無鱗身有斑文如故暗錦纈韜死似麤行地背偶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以充藥材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智也一曰蚺蛇之膽取而還生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嶺表錄異記曰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蛇入府祗候取膽皆于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肝膽突出

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邠表）　括地志曰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　譚俗音曰蚺蛇肉食之辟蠱毒　北戶錄曰其皮可鞔鼓今潮州和鱗爲之聲與象皮鼓相類　埤雅曰蚺蛇膽著人骨輒軟　潛確類書曰蚺蛇性淫南越人取之者率徒手呼紅娘子或投婦人褻衣覆之則伏不動土人所牽搜屠剝　嶺表錄異曰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眼口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古云見之不祥今南人常見之其禍安在　蕉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詩經亦名琴弦）考　南越志曰兩頭蛇無毒夷人餌之　續博物志曰兩頭蛇馬鼈食牛血所化　嶺表錄異曰金蛇出黔州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本草曰金蛇無毒大如中指長尺許常登木飲露金色照日有光能解金毒又有銀蛇能解銀毒　爾雅翼曰凡蛇死目皆閉蘄蛇雖死目開如生生舒蘄兩界者一開一閉物由地變如此　一統志曰蘄州有白花蛇項有方勝尾有指甲人劃破其腹則自赴水以指甲洗去其腸蟠屈而死食之治風疾極驗　本草圖經曰烏蛇一名香蛇背有三稜色黑如

漆性至良不齧物多在蘆葦中吸其花氣或乘南風而吸乾寧記其蛇烏身光頭眼有赤色腹下有白帶子一條　正字通曰烏蛇最難捕枯死眼不陷　詩經類考曰有一種名烏燒尾細長有穿錢至百者善治風症本草江東一種名烏梢蛇能纏物至死一名烏梢蛇　淮南子曰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注長三尺色似金熟視之微黑不毒人觸其怒則自斷若刀截怒定相就如故　原 山海經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毫其音如鼓柝　又曰泰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　增 又曰不咸山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注蛇類　原 元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山西北有山周圍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居此土飲食滄海　異苑曰魯國中牟縣冢山上有寺閣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增 水經注曰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三源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蛇輒往就人欲食腸盤地丈餘人間嘗燒大石伺其臥時舌出以石投舌上於是低頭絶氣而死　通志曰淮江中獸名能能蛇之精冬化為雉春復為蛇令吳下不食雉毒故也

埋雅南方多蛇精嘗化為人以呼行旅姓名若顧應之夜必至棲所傷人土人養蜈蚣於枕中臥覺有聲則啓枕放之蜈蚣乃疾馳蛇所啗其腦　寰宇記曰滇池黃津江有大蛇名青蔥好食人　又曰九眞長江水有鈎蛇其蛇食人若殺此蛇則當令死若不死則尋追報人終不已也雖復人衆中往取害之萬不一失　通志曰鬱林州出蛇長十丈以帝夜投之則盤可辟不祥　酉陽雜俎曰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腊反解毒藥　酉陽續集曰蠻江蛇出南安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帆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夢溪筆談曰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潛確類書曰脆蛇一名片蛇出雲南大侯禦夷州長二尺許遇人輒自斷為三四人去則復續乾之治惡丁要以上用首以下用其尾又治大麻風及痢　又曰芮蛇膏能漏金銀而不能漏于卵殼酉陽雜俎矛蛇首[illegible]入水緣樹木[illegible]　江賦曰儵蟰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沈遊[illegible]　梅聖俞詩曰新雷奮虺甲

蛇二

原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曰昔員丘多
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
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
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增
潯陽記曰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穆
天子傳曰天子飲于留祈遺其靈鼓化爲黃蛇 新序
曰太子申生至靈台蛇繞左輪御曰速得國之祥太子
遂不反伏劍而死 賈誼新書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
前有大蛇其高如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

請攻之公曰不可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修政居三
月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
蛇已臭爛矣 左傳曰莊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
門內蛇死不踰年而厲公入 又曰文十六年有蛇自
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 又曰成二年逢丑父寢
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
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原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
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
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

蛇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子不如負我以行
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
子美而我惡以子爲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使者萬
乘之卿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
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
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鄜衍於是作鄜畤 賈誼新
書曰孫叔敖爲嬰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
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
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增 攝山記曰楚大

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
爲之立廟 原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陳
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
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
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
足子安能爲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
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足也昭陽乃
解軍而歸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
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

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增】漢書曰高祖夜行澤中大蛇當道拔劒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　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寛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寛臨復來寛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寛呵格之化為巨蛇出　列異傳曰壽光侯者章帝時人劾百鬼衆魅有婦為魅所疾侯劾得大蛇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鳥過亦死侯劾樹神有蛇長七八丈懸而死【原】搜神記曰竇武母産武而併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蓁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增】又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陽德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兵甲之象也見於省中明有椒房大臣受兵甲之誅也乃棄官遁去至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原】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拜遼東太守【增】漢史曰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採蘭雜志曰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蟒及小蟒耳間垂肉似重孝幘小蟒亦然　又慕容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而出　又沮渠蒙遜攻浩亹有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天意欲我回師先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原】世說曰杜預為荊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牀上有一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覺人既出密言如此【增】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絕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欲往殺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驅蛇出穴頭高數丈猛於尾緣背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猛曰此蛇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弢滅也　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元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璞曰之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殺之後至府果有赤蛇在銅虎符函上蟠家人

擿殺之其後元瑛爲徐馥所害　廣陵志曰東晉時䟦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天寧寺之青蓮池忽有兩青蛇從池中出化二童子自旦爲尊者洒埽焚香迄暮俟其收經卷而去日復如是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　異苑曰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　獨異記曰蜀主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於牀下勢懼而殺之　埤雅廣要曰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蚘蛇蛇爲蓋蛇化雉也　白孔六帖曰宋武帝微時伐荻新州射大蛇長數丈明日復

往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搗藥問故答曰我主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治之帝問主何人不荅叱之皆散得藥傳世世人不識因名此草爲劉寄奴　異苑曰丹陽鍾忠以元嘉[illegible]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有雙角[illegible]而畜之於是資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忠及二子[illegible]此蛇來去吉凶其惟龍乎　搜神記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大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　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元

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宮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十萬貫鎮于蛇處以厭之　圖經曰南陽武當縣有郡社柏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粗數圍長三丈羣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未伐樹前曾見夢於欣欣不以爲意及伐之後欣果死於治所　廣五行記曰陳時吳興顧楷之在桑樹上取葉見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從蛇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一孔日暮還家楷病口瘂不得復語　南史曰紀僧眞遭母喪開塚得五色兩頭蛇　後魏書曰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去人謂之雖龍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帶化爲赤蛇讓心異之竟爲密所殺　又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如牛吼然仗者斬之明日戰大潰[illegible]馬歸國　孔帖曰虞世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大蛇屢見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爾今蛇見山澤適其

所居恐有寃獄枉繫宜省録累囚　又西域波斯貞觀十二年使者没以半朝貢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能捕穴鼠　唐景龍文館記曰興慶池者長安城東隅形勢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后初有居人王純掘地獲黄金百金致富官司聞之密加捜頀純懼投於井中縣官窺之見雙蛇仰首張吻遂不敢入純以此金當爲己得復入取之還見赤蛇赫然蟠屈純懼而出其夜井水湧溢漸成此池可廣百餘頃　廣異記曰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道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

如堂柱大開元中賢者夜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爍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甚其識者數月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曰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服遂賣焉　孔帖曰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決水瀦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數日蛇死　酉陽雜俎曰唐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至暑月常喘息不可過明皇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食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又李朝晟爲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嚻然遠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致祠焉　杜陽編曰開成初宮中有黄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焰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捜庫内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黄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何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瓈連環繫於玉𥵢之前足其後不復見焉以

扇能啗蛇也　北夢瑣言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襄日有一蛇横斜谷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絶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閒炁汁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　雲溪友議曰唐相李紳初貧之剡川天宮精舍憑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黒蛇上剩前李樹食其子焉僧恐有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秀才睡中有所見否公曰夢上樹食李似有一僧相逼僧知非常人也厚待之　孔帖曰華岳先是晝寢有虺長百尺餘金色見思

道亭呂署亭曰黃龍殿以自神　又郭誼見炭事劉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誼以炭假刺史穿三十丈得石蛇并卵工破之皆流血　玉堂閒話曰梁牛存節鎭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版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於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人云此蛇妖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　後唐史曰清泰二年春有蛇鼠鬬於獅子門外而鼠殺蛇

孔帖曰五代王處直初有黃蛇見於碑樓王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又周太祖

嘗寢柴居見五色小蛇入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　幸蜀記曰蜀咸康六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肥遺見謂之旱鬼肥遺蛇名見則大旱　宋列傳曰胡穎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穎檄潮州令僧舁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欄檻令之曰爾有神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及期蠢然猶衆蛇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　宋夏應辰爲漳州書局時有溫江縣申本處蛇一條長百餘丈神光照三百步口吐香薰灼二十餘里殺喫人畜無數差甲士二千餘枚捕爲其梓尾捲去

溺死五百人命天師與法官治之方殺死骨如山　東齋記事曰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爲蛇精

野人閒話曰景煥爲辟州白石令行涉巴嶺達玉女廟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尺餘鱗甲不啻門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性聞折木聲響山谷從者驚駭莫能前進于是且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信有之也　聞見近錄曰孔中丞道輔

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貞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之蛇死遂毀像壞其廟而去　江淛紀聞曰初吳璘爲大制置在蜀以殺金坪叢茂恐寇陷其間將欲焚之而未發露忽一老婦攜一子直至轅門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不敢沮但某母子於此地久未能便去望少展一日容某遷避庶得全母子性命吳叱曰是何妖物嫗曰必殺我我能滅爾宗族吳怒叱左右執之忽不見遂四面縱火焚山明日巖下焚死一大蛇長數十丈一小蛇長丈餘

縱火時火燄中黑氣一陣從東南方去時制置子挺新婦有娠生子曦正焚山時也曦後爲四川制置背叛受金爵命封蜀王復僭稱帝被誅死　寓簡曰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良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盤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官梁師成求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

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夷堅志曰宜黄丞廳與縣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遊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紹興庚辰春出於丞舍後東牆蓮池側隱半身牆内尾垂於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丐能捕者穴牆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捷力舁至郭外過百丈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巳遠不能復至矣次日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元穴欲殺之而吏士皆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舁去如是者至於四五迨祝死乃絶不見

又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咒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南門外四望亭晚校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丈面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爲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爲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豬豚蛇齧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啓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啓視化爲凝血矣又排孝山有黑蟒色深青長可二丈積爲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盍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爲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

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内奮迅奔壇若將欲嚙者俊大聲呼之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劈爲兩此患遂息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爲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詰之曰作過者留劍下否則退舉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蛇色如土伏劍旁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劍死焉俊之

技如此而無所求于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後曰此非所靳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　又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後福城城有圃圃有大蛇長數丈許乾道中韓總管者欲於東北隅建楚望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圯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爲立祠當可就聽如其說作小廟于數十步間基即成蛇往來東西或如教場大井内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下食米嘗蛻皮于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時出示人蛻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賃城下壖種菱芡就壖地縛草舍母子處之以察盜摘者夏夜過半聞督母以

爲賊也出視之見蛇在女牆上而頭在壕中昂起睨母母駭教楊生至僅能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懼舍之去已而蛇不復出人疑其入大江云　又蘄州境有蛇洞在蘄州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兵士人採捕乃出羅田山谷中旅少路溫舒自信陽守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請近處龍峰寺遊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復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憩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于下相與持梃擊逐施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于蝮或爲所傷急須剜去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

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施到閤除蘄春守蓋且將爲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果以示衆　泊宅編曰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不敢發牟常爲鎖虞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落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皮内潰爛成瘡妙樂治之方愈綿爲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遼史國語曰解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語

蛇三

增

旋霧 [illegible]　吐雲 [illegible]　憐風　飲露 [illegible]　配龍 [illegible]

化蛟 [illegible]　吐香 [illegible]　食塵 [illegible]

吞象　食鹿 [illegible]　褰鼻 [illegible]　岐

尾 [illegible]　生蠶 [illegible]　化鱧 [illegible]　五種 [illegible]　百類

眼聽　胎生 [illegible]

青蝰　黑蛺 [illegible]

赤頸　黃喉 [illegible]

類考黃喉蛇一種善蛟

龍類 **鱗蟲**

埤雅廣要膝蛇龍類也詩經類考蛇本毒蟲有無

毒者本草蟲 **金星** **鐵甲** 詩經類考金蛇一名金星

有與蟻者 地醋白者曰銀蛇一名錫蛇久不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月中有寺其西偏地種蛇一

平夷堅志極目紹興五年七月中有二其大偏方繡紋

問之往遍體長五六尺黃背然幾名爲大黑花類也

之如甚背尺黃然名爲鐵甲蛇步蓋雙類大不

咬 女

童女化老翁 搜神記東越蛇有五歲大蛇之時得女欲祭送乃請穴好蛇大二尺蛇鏡先咬

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月祭蛇出頭而囷目如鏡作咬數樂女

資寄便置之蛇穴口蛇出頭如人行神之如囷目如二尺時資斛

乃崔寄爲放咋蛇以犬咋蛇寄以劍斫殺蛇

經陽將後化爲蛇丁詳以蛇面二所斫

是則山多大水化蛇詩狀經如人考面身有翼

六足四翼 **一首兩身** 山上有對蛇一一首山兩身經名曰又肥遺

君謨凭鼓 **周詢垂欄** 記卜事詳朝蛇叢二周東詢書如記安用又一東日啇

鳥翼 **雞冠** 身山

實于而寢中也異宇蛇出乃開見字中虛見有大蛇詩言垂周蝸隱上下相視之爲得令春以飲相祓而頭一時行以食蛇

土蟄 **伏地行** 學周禮曰如蛇殳蠲大者謂之蛇必冬又謂蛇人不能以學土居宮于上

含 出食蛇乃形開詢詢此則之複

黃公術制 蟄相形周吐之

異人如有劍大頭南其記蛇晉東齊人好學士入宮之神有術能制物

蛇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

董奉符誅 神仙傳董奉從交州刺史杜燮家

吸馬 **逐鼠**

與詩紀無于記蛇死放其白
舊城曰吾所見之家見蛇乃圍
唐俱自悔見後蛇左行重長
書陷姓吾令責精孫大數奉數
太爲相當又蛇長獨白經從十
宗胡見爲還出大母骨宿交丈
嘗土感母怒蛇遂食精往行廣
覡人驚報殺蛇長輒聚有出者
敵謂語使母云丈有成蛇由遇記
登之女此蛇存餘小山已此說晉
丘陷頭後乃林大蛇則與海
而湖那每感下有頭見往都人
睡推忽夜人令驗上之而路黃
敵蛇戴輒以即馬戴大不倒公
兵宅西開靈樹蛇角驚返五少
四個是若言地遂在云積六時
合惹夜雷聽伦吸林縣山此年里
未說方若令深穀間下州蛇和有
之今四風曰愈之蛇有心也此一
覺猶十四何大今鑠一印往失物
也布里十故不因而老都行人大蛇

有蛇逐鼠甲士驚起

山恒途有徹大細嶺行壁人直往上忽數千上仞飛草而木出突林迭來雲若霧昇擁仙蔽如其此下者有

偃師牛吼 **仙谷犬飛** 上清詳物蛇志二天隋門書

不可而勝來先紀谷往者來時衛北以求號異爲仙仙至谷此時有林下無于不者不會一千

里夕有谷大復智飛能去者愈曰知此其大妖怪異仙以石自有之乃而垂遂一飛去大入鄉其里

蔡伐竹年少木至者數百人之執其妖邪之氣以棒石吸自十步鏡乃遠不其山大其及垂後

頭斫下面望口漸遙山數斛乃一節大尺餘有蛇見器大之物長數而吸之先繞乃高大撃下其草所路

入左右數如二軍一骨有一蛇人于一特力不命加少數十步而久鼓乃蹤擊其隨公所

入榕藤竅 **陰柏樹腹** 全北畜尸附錄岸榮

舟金翠飲色風如小見如一蟒色鱗晦長各又有又夫十二知台蛙蜍

有後草相木似木若土導四種其類不可是人有下十詳蛇蚊蛇書

陷武强淵 **橫斜谷嶺** 容水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卜

蛇之遂疑其有蟠繫有雲撫獄持生而自負而奔之名民曰論擔爲生長胡以聚而長安周及景人里史中魯

恚怒受報 **暴酷化形**

家出北國大婁子了幹斜吉蛇

二女國大學下年了神與言世友

息此于宮太朗二十神與之母又世友

比王身上世長高數十神與之父見世

人上年即長年數十之交見其前

少年山世高數十之神交見世人

死十張上出劑顧國山即世此比

侯宿謂前園中體寒素學之日食肉二斤酒一升

其家張數其月送蛇置山中溯不被日視食內二斤酒一升

取後數月頭送蛇蛇山中

言人後言家頭置山

能恭聽言數其家頭置山

記奉數日而曲出阿去彭鄣野忽有物如蛇突入鼻

呷咽敷日居而曲出阿去彭鄣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

無他忽病其痛數噴其疼又曰已而肉成于鼻中傷死

擁不忍病其痛數噴其疼已而陳留成于士鼻中傷

秦瞻腦內 **士禹鼻中**

耳聞垂

肉
皮上有孔 上詳蛇二晉書梁書傳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不此獸蛇皮堅不可
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 御珠報 打草驚 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
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彙苑王魯為當塗令頗以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草我則
知蛇之被驚已知戒矣 禱而得泉 殺之被震 潛確類書武德攻萬定人四歲
夫又以至孝事母卒天旱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彷徨悲泣忽有蛇躍出徐行定異隨所之而掘地果得
泉有司言戒旌復其家廣五行記東光人東方衆龍雨甚曾化為大甲蛇以告其吏既死達有大黑蛇入崖
上伸體諸子將殺之其妻曰此是為父諸天聽遂殺之即日暴雨諸子皆震死擁前子 茅鱓
山蚓 上見蛇一傍游翎鋒續明道雜志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
非也士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黑之山蚓不

蛇四

增 蛇足 宣室志蛇以炙紫境之則足出 蛇蚖 吳氏本草經蛇蛻一名龍子單衣一名弓皮一
名蛇行一名蛇筋一名龍安 蛇臥 詩蟲類考有一種斑花身綠色江西捕之作蛇臥隨所蟠之形
貝口其非以蠍揭箱俚今信之 蛇箭 三元老贊蛇頭不可以刀觸必回傷人名曰蛇箭
市 述異記揚州有蛇市南人鬻珠玉而雜貨斂裔 蛇珠 洞冥記蛇炙出堂玉國有青畫蛇產珠色
光白 蛇酒 聞怨括異記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糵數日蛇聲不
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閒悉化為水惟毛髮存焉

蛇五

增 詩 唐元稹巴蛇詩曰巴蛇千種毒其最褰鼻蛇掉舌
翻紅焰盤身蹙白花噴人豎毛髮飲浪拂泥沙 序云毒人則毛
髮皆豎起飲澗而石泥沙盡沸 欲學叔敖瘞其如多似麻 又曰越嶺

南瀕海武都西陷戎雄黃假名石鷄烏遠難龍詎有隨
腸討應無破腦功巴山晝昏黑妖霧毒濛濛 又曰漢
帝斬蛇劍晉時燒上天自茲繁巨蟒往往壽千年白晝
遮長道青溪毒霧煙戰龍滄海外平地血浮船 宋黃
希旦靈蛇詩曰嘉祐辛丑歲郡侯得名伯是時夏六月
雲日紅翕赫殿北古龍堂窗戶久不闢俄然靈蛇見宛
轉其象側鱗甲錦繡文燦爛輝五色視之頗馴擾狎之
不驚惕郡侯率僚朋來擁荊戟遲留夜未午風雨滿
天黑迅電瞥四起狂雷隨一擊須臾風雨收形影誰能
覓斯蓋龍之靈變化固難測方知至神物其來表有德

張耒放二蛇詩曰二物穴吾居歲月亦已老一朝覺
擒獲蜿蜒出幽草安行免噬齧敢望吐珠報已月不殺
蛇昔賢有遺告

原 銘 晉傅休奕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
翼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逢此明珠預身龍族

原 贊 晉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𢇁飛羣走類
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蛇贊曰騰蛇配
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罷陸略材非所任難以久託
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
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又蟒蛇贊曰蠢蠢萬生或以

類長惟蛇之君是惟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　又枳首蛇賛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知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周庾信孫叔敖逢蛇賛曰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頷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增 楊氏異物志賛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

增 說唐柳宗元捕蛇說曰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然而得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

命聚之歲賦其二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又有蝮蛇文曰吾悲夫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脇惟彤之紆目兓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鼉爲蟦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艸揺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呀舌摇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䆒寒心吾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莽吾檻窖吾垣嚴吾扃俾奥草不宅而穴隟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何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何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宋張耒逐蛇說曰嗟堯之時兮大水滂橫潰四海兮包陵岡龍騰蛇奔兮嬉以狂腥鱗頑鱗兮更披猖城居穴處兮亂厥常頼蟲糾結兮肆害戕陸盤淵據兮傲不誠朋屯黨聚兮蕃以昌穿穴嚙噬兮民盡傷乃命

伯禹兮行四方驅龍放蛇兮屛諸荒曷爲茲蛇兮宅吾居妖頑堅老兮傲驅除深潛居山兮坦無虞下飲吾沼兮捎林枝朱咮丹舌兮黝鱗膚恍惚遽遠兮疑有無居者畏避兮行者除險奪我圃兮駭吾徒盜竊祭禱兮欺聾愚我洛爾蛇兮潛山穴野陰蟠遠伏兮與人異舍冬居夏遊兮時以行食爾之食兮朋爾朋偕亂我居兮失常經叛棄爾守兮帝有刑胡昏頑兮居以寧自爲不寧兮邀剽烹荒戾天理兮悖瞑程我宥爾愆兮逐爾行亟舍故處兮遐以征南山之幽兮雲霧冥草木薈蔚兮險不平爾徙頰兮食爾盈捕取不至兮居無與爭汝生孔

遂兮壽兩齡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

鱗介部四 龜

龜一

原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也）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蓍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為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周官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

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各方色）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方入於龜室（六龜各異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洛書曰靈龜者黝文五色神靈之精也能見存亡明於吉凶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黝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黝錦文轉運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

子舉事必考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又瑶光星散為龜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黝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尚在叢蓍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舊則出一本曰德澤湛漬漁獵從時則出 又禹卑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又南方老人以龜搘牀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又褚先生曰能得

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玉龜八曰九州龜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曰某之龜也不必滿尺二寸得七八寸可寶矣 又曰上有擣(古擣字)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常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 增宋瑞符志曰元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出龜書 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增韓子曰龜背微傴謂之穹龜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介潭生先龍先龍生黝黿黝黿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 原抱朴子曰巢記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穴蟄而大肥 增又曰

山中稱時君者龜也 金樓子曰黃金滿筒不以投龜 又曰中文名曰千里其通有橫文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文也 草木子曰介蟲有贔龜鼊是也 原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變 又龜千歲能與人言 博物志曰大要龜鼉之類無雄與蛇通氣則孕龜鼉皆卵生 古今注曰千歲之龜常有白氣冉冉而起 星經曰天龜五星在南漢中 本草曰山龜之大者人立背上可負而行 元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

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巨鼇巨龜也〔增〕化書曰牝牡
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
白孔六帖曰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爲一總龜
千歲曰五總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原〕抑氏龜經曰
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
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增〕又欲知龜有神視骨
白如銀　又曰夫龜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稟
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鐵之器聞其聲則不能
動矣　埤雅廣要類從云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
氣導引　又龜背微坼如皴剥故莊子云宋人有善爲

不龜手之藥也　又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
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食坐廢
者曰簠簋不飾也　緯略曰元武即龜之異名龜水族
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
不知乃以元武爲龜蛇二物　蠡海集曰龜之前爪五
指陽也後爪四指陰也故爲陰陽之大用或曰前五後
四五湖四海也　詩經名物解曰龜蛇伏氣首皆向東
又龜咽日氣而壽故養生者服日華　又灸龜板於
粟根可以名雷　周處風土記曰江南五月五日煮肥
龜入鹽豉蒜蓼食之名曰葅龜取陰内陽外之義　道

異記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
靈龜　膠葛曰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
鼎水服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　嵩高山記曰有大
松樹或百歲或千年其精化爲伏龜　錄異記曰道州
營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
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衆莫敢犯〔原〕南越志曰龜甲
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佇神龍大如
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緣大木捕
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涪陵大龜文似
瑇瑁俗號曰靈龜〔增〕象山縣志曰象山東楅潭産鶴

龜其甲尺許嘴如鸚鵡尾長七八寸鱗甲炯然　元和
郡縣志曰海陽以南濱大海俗名有官鄗湖出名龜以
卜勝於舍涯龜也　寰宇記曰惠州海豐海中有巨龜
不知幾千里今渡海往往見巨龜在海嶼間背上生樹
木如沙島昔有商若或依以採薪及作食龜輒熱便入
海於是死者輒數十人然後知爲龜也　孫公談圃曰
高麗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雖無風亦有浪使人過
此舟前大龜如室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
之見則無虞也　拾遺記曰員嶠山西有星池千里池
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

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　原　廣志曰
蟕（益維反）蠵（弋役反）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食草長尺餘
增　本草曰蟕蠵甲可以卜俗謂之兹夷蓋山龜之大
者背上可負而行潮循之間甚多龜爲人執剔取其肉
則鳴吼如牛聲動山谷　又鶚龜生高山巖下身扁頭
大觜如鶚鳥故名能治老瘧故又曰瘧龜　又蠵龜生
海中頭足不能縮大者重千斤（水土風物志形亨頭象似鸚指爪）山
海經曰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
名曰旋龜音如剖木佩之不聾　又密山洛水亦有旋
龜鳥首鱉尾　曹植七啓曰寒芳苓之巢龜　蘇軾詩

曰失若龜藏六（雅俗稽言謂縮其頭足尾也）　又曰刮毛龜背上何
日得成氈　葉適詩曰龜潛終不慕芳甘

龜二

增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地應以龜書　原　黃帝
出軍訣曰帝伐蚩尤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黑狐之裘
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尅矣
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
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
祭以太牢有元龜銜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黃帝再
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長一尺於是

黃帝佩之以征即日擒蚩尤　增　水經注曰黃帝東巡
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
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元龜負書出於背甲赤文
朱字止壇又沈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龍魚河圖曰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敕
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　增　述異記曰陶唐
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蝌蚪
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洛陽記曰禹時
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
拾遺記曰禹導川夷嶽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

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
州山川之字禹所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　述異記曰
殷紂時大龜生毛　原　尚書中候曰周公攝政七年制
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元龜（青純蒼光）
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左傳曰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莊子曰宋元君夜夢有人
披髮言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
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
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筴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

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　又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于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增 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因築城城終頹壞後有一大龜從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行所築之乃成 原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

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增 洞冥記曰元封二年鄴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尺二寸盛以青玉匣中鑿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惟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往卜言無不中 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增 抱朴子曰郗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飢餓見塚中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目通氣或俛或伏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其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

魏王乘置土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原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臞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增 宋志曰晉長

沙王乂坐同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爲復國之祥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原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晉書作左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左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增 顏真卿石柱記曰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 原 續搜神記曰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
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
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
隨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增】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
龜大三尺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以石爲池養之十六
年而死藏其骨於太廟以問吉凶名爲寶龜是夜廟丞
高虜夢龜言曰我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虜
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
未幾爲謝幼度破於淮淝秦祚息矣　宋志曰泰始二
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
以獻【原】南齊書曰永明年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
【增】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
卦兆又建城縣邑城内獲四目龜腹下有萬齊字　梁
書曰元帝爲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
之所請多驗也　鼎録曰梁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龜
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書曰宣章皇后母遇道
士以水龜遺之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
照室因失龜所在　獨異志曰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江

行逢漁舟有龜五十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
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人五十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
附錢五千可領之父母雖受錢怪其無因及泰歸問乃
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北齊
書曰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
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扣之曰汝欲出不得已數
百歲不逢我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　隋志
曰開皇中掖庭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
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遇但
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
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
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絶　録異記曰
武德末太宗平内難苑中池内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
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故登極之後降制曰皇
天眷祐錫以寶龜　朝野僉載曰僞周武姓元武龜名
故以銅爲龜符　又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
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
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弗問　録異
記曰唐明皇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
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筒之中辟巨蛇之毒後有

小黃門竄南徼者上以賜之至象郡屬邑於旅館出之階下果袪報冤蛇之毒於一方云　異聞集曰王勣遊嵩山少室遇日暮止一石室中月夜有人面黝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與勣談議勣疑怪取鏡照之其人失聲俯伏化而爲龜身帶綠毛焉　唐書曰建中三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有三徑寸龜繞蛇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　酉陽雜俎曰貞元末福州有鄙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鍰獲之鄙人云此腥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銜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梁書曰朱友貞末年許州獻綠毛龜以爲瑞因宮中造室以居之目爲龜堂　傳亮靈應錄曰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鄙嫗好放生因潦水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令其子放之潰中龜又上岍沿回田畦間陟一深穴嫗子曰本放爾命却落于此中攘辟取之龜不復見探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嘉興志曰晉成帝時尚書徐恬因夜井發光遂奏請捨宅爲寺賜名靈光錢文穆王時立山門

掘地得一小龜介甲分明尾繞身一匝遂改靈龜寺　玉海曰祥符五年三月兗州獻金色龜一　又嘉祐八年十月鼎州芝草叢生下得異龜　游宦紀聞曰東坡謁呂文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菖陽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似寓言以諷呂　宋志曰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罔象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有二帝命棄之金明池　寓簡曰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也兩日者是其雙目當急以三牲祀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寮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　潛確類書曰宋楊炎微時畜一龜大二尺餘每日飼以飯餅其家有事必先報喜則跳躍凶則下淚試之無不驗者　雅俗稽言曰明太祖孝陵開壙時有白龜十餘皆飛去僅獲一頭頃變爲石龜用銅繩鎖入匣內置孝陵殿中香案上至今宛然

龜三

原　法天　象地 上詳禮統 下詳孫氏瑞應圖　十朋　四品 周易或益之十

朋之龜王弼注曰龜者決疑之物或益而得十朋之龜則盡天人之助也漢書曰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

黜服　繡裳　史記宋元王問博士衛平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黜繡之服而乘輜車曰我爲江使於河而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可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哉　龜言賦有紹衣之丈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輜車之炭炭兮駕雲霧而翔翔

赤靈　白若　柳氏龜經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　墨子曰昔者夏后氏使飛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

巢蓮　升木　史記褚先生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　夫爲人君有諸侯左右得我者甲子重光得我者常有四方萬年我甲子之首　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宋岱記曰嘉林之中有神龜得之者長一尺九寸有十萬拾遺記　國語曰龜長一尺爲帝王之寶

升木而居春也　升木亦能言也

冬蟄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大卜釁龜策　陸璣疏曰龜以春二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上下詳龜二尚書中候

朱宇　黝文　上詳龜二　禮圖龜以冬三月蟄後右左前左後　春灼前右夏灼後左秋灼前左冬灼後右

陸行　坎居　賈誼曰龜左行而右蟄以其靈也　易曰以春所祠龜以冬所藏　靈龜負圖以出者神也

揹脉　懸室　說苑曰靈龜以甲爲寶欲以所爲其脈以定其居　史記龜策傳西北有神龜置室一隅　取上詳龜三

督郵　神使　又古今注曰龜名神使神使一名烏衣　南越志督郵　郭璞江賦

錦文　金色　下上詳龜二詳龜　神龜贊　山海經南海有龜圖其尾生黃色

養氣　含神　裴淵廣州記曰南越有龜長三尺錦文金色

龜　吳志曰龜能養氣　郭璞江賦感神龜之含靈兮

左顧　右轉　貴宮虎賦生懷遠于南太越志曰南方有神龜知爲江水中物至大而揚吾逝不知　鄭緝之曰江陽人冥日神爲勿至大而不路　忽見大龜記曰長使之黃曰精神使人入山采物　撥神龜搖便兒之日汝是靈物而數目

今騎以背頭向便是路龜騰回右轉精即從行十許里伊得漢水即估客行舟者也下詳龜二會稽後賢傳

三足　四翼　山海經大苦山之陽狂水出焉注于伊水中多三足龜　下詳前升木注

青純　翠毫　上詳龜二尚書中候　徐甚之翠龜表句容縣人獲一龜一頭體披翠毫鷺躍飛集

大蒙　元緒　上詳南子周人簡珪齊古一石大業四　申龜出於萬寶　下詳龜異苑

靈　九疇　洪範九疇　鯀陘龍謂之天乙　書王考之嘉瑞　書天錫洛書龜負文而出列

子背有數至九

先知　爰契　詩爰契我龜　禮記龜爲前列先知也　子貢問曰龜知

有知　不告　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以龜爲有知

爲畜　不寶　禮記家不寶龜　又龜以爲畜故人不失

在嘉林　出江水　龜策傳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　以酒脯禮之　江水中龜長三寸　萬畢術曰龜長一尺二寸者有神　史記龜策傳龜出江水中　太卜官因以吉凶　下詳太卜官因以

明吉凶　助哀老　吉日尺二寸者取一腹下甲龜千歲乃滿　太史公曰龜策傳江旁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　下詳本傳

生神物　遺大寶　天生神物　宋元王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　王寶龜天下之寶王

不宜殺　非所得　傳曰龜不殺之乃王家與人君　身元宜之所得　龜不殺之人家所得而殺　身元宜之

祀骨　負圖　史記龜策傳有異道以求其人見之　揚子曰龜人之因居大富

産人用　瑞應圖　王者不私人以官則靈龜出

游焰　耳息　冒鳴　罟鱗衣注置一辟紐志　龜能年州　神州不出　龜毛之飛塵　能雜俗引道家因有　古靈龜記王藻　文心雕龍

卜人定　諸侯寶　禮記玉藻注　卜人定龜　史定墨君定體　故龜從諸侯寶

辟塵　增天　大龜起於辟塵　毛詩自說自天

各有宜用也又禮器諸侯以龜爲寶

曳尾 脫筒 上詳龜二莊子說黃山谷云生龜脫筒不難堪忍謂人之情愛韓拾如生龜難脫其殼也

遺甲 望卯 龜不自烹文之肉甲可食

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語云龜思鱉望今以龜鱉皆璟猴廣要屬洋望卯

呷蛇 猜言探龜要食蛇謂之呷所化故頭是似蛇俗呼之蛇龜蛇 龜江東友呼雲江漢東呼爲讀李陸龜蒙注陸詩

食蝂 俗蝂 經冷龜之制在氣清然不能要食虎魚鱉以人小數制之大食蜡飛鼠斷猿狠蟲蟲鶴青要忽夢東木人敎之曰元在氣

形不在 遊草葉 食竹萌 本草秦龜不入水爾雅所謂山中龜是也大者如碑臥食草根竹萌冬月藏於土中至春出遊山谷 論一萬二千歲百歲大則青如錢有遊草葉一歲三千二百歲則青大如錢有距

季秋

登 上春釁 月令季秋命漁師登龜上春釁龜 下詳一登取龜 聞官龜

兩首 六足 龜上詳二

宋志大明會典六足龜 蓄盆池 戲衣袖 宋志運國時大明六足龜 蓄盆池戲衣袖家畜一毛龜 於盆池中久而其頭頸生毛作綠毛龜 聲而出戲中數杖頭括生綠毛 洋於小兒衣袖 後蓋小龜 之食 水必入 尼之 以小 杖擊水面 龜必 出 不

如鼎之龜 如是兩歲之貫於穴 不殺 定之穴穴日 少年 歸之 王作一 石 行 亦 作 少 龜 少 年歲 後 出 用 此 時 鑿 出 而 取 六七日使童子 食 異 哉 奇 龜 誠 一 言之 行 失 信 有 一不 食 士 有 異 今 日 交 龜 得 萬 安 軍 人 龜 身 石 於 之 崖 中 有 一 不 適 士 年八十歲 一九 矣 白 古本文與人 龜 元 實 合 中 時 故 其 龜 壞 下 出 此 崖 下 戲 此 水 龜 因 洞 底 年 八 九 十 高 一 龜 十 歲 如 錢 狀

如車輪 陰瓦影 如車輪公 仲 閒 而 問 帳 下 何 削 謂 祭 祀 漢 之 所 之 屋 何 得 龜 得 公 者 歲 之 龜 何 蒙 之 公 夕 令 人 掘 龜 如 車 輪 如 是 有 人 於 龜 王 事 其 公 也 果 如 公 言

此如 龜 向 果 乃 車 夜 公 令 人 於 此 地 下 是 掘 門 何 在 故 屋 削 者 乃 安 眠 得 龜 如 此 瓦 影 寢 去 度 龜 遂 向 命 人 於 是 處 求 得 龜 屋 安 寢 乃 著 於 所 龜 去 之 畢 出 龜 之 影 於 瓦 影 是 得 影 賓 瓦 影 得 上 注 於 新 亭 龜 舊 大 小 亦 復 影 龜 之 瑩 龜 角 陰 如 影 述 新 亭 異 記 錄 最 好

青玉匣 琉璃瓶 劉上詳 宋 劉 述 異 記 宋 二 華 子 實 日 記 余

太有 舟 可 以 南 得 小 海 從 者 於 中 得 一 琉 璃 瓶 不 知 何 自 瓶 中 一 龜 若 長 寸 許 往 來 轉 側 不 停 而 頭 極 細 不 知 何 自 而 入 其 置 舟 中 而 取 瓶 投 之 衆 偏 動 遂 視 之 散 則 而 衆 詫 于 海 舶 而 入 上 取 其 人 惕 而 取 瓶 投 之 衆 遂 得 瓶 散 之 則 衆 詫 于 海 舶

胡人曰此乃龜寶也不得而藏之 王瓊畫瓦 子融兒杯

廣 于 家 日 何 寶 蘊 不 世 人 賈 西 陽 雜 俎 術 士 王 瓊 嘗 取 一 瓦 畫 作 龜 甲 懷 之 少 頃 出 之 即 成 龜 兒 杯 神 仙 傳 南 極 子 融 即 杯 成 龜 又 杯 成 杯 者 食 之 可 食 之 肉 煮 之 取 肉 可 食 可 熟 之 皆 成 龜 者 還 復 成 杯

鄭儉不飢 留京免溺 具上詳 太平御覽 臨 江 郡 民 鄭 儉 二 時 居 九 江 暴 水 當 為 九 江 臨 江 郡 民 留 京 江 行 大 縛 其 里 及 江 水 至 家 一 家 得 龜 伊 上 去 背 至 十 餘 里 行 至 大 縛 之 中 有 一 龜 背 負 之 行

黃安坐背 若士踞 黃安 代 郡 人 為 卒 常 服 朱 砂 舉 體 皆 赤 冬 不 著 衣 坐 一 神 龜 廣 三 尺 人 問 子 坐 此 龜 幾 年 矣 對 曰 昔 伏 羲 始 造 網 罟 獲 此 龜 以 授 我 龜 背 已 平 矣 此 龜 畏 日 月 之 光 二 千 歲 一 出 頭 我 坐 此 龜 已 見 五 出 頭 矣 行 則 負 之 盧 敖 遊 北 海 經 上 見 一 人 若 士 踞 龜 殼 而 食 蛤 南 子 盧

解人言

殼 氏 始 家 洞 實 錄 三 黃 神 人 有 而 若 謂 上 黃 遊 北 海 經 上 見 一 若 龜 百 歲 抱 扑 子 居 巖 下 食 蛤 南 子

居鵲尾 照則溺 泥裏而肥 鏡

上詳龜百歲 抱扑子 居鵲尾 述異記 江淮 間 有 龜 居 鵲 尾 其 殼 將 盡 美 志 容 有 投 其 照 則 溺 吳 人 盤 志 述 異 記 山 寺 中 宿 屋 後 見 黃 龜 數 具 僧 爲 入 屋 中 見 令 人 尾

十 圍 大 如 日 如 石 之 龜 三 大 日 取 龜 鏡 中 見 影 照 龜 以 其 服 氣 精 中 肥 兩 背 出 息 食 者 在 其 中 龜 取 以 家 黃 泥 之 龜 隨 取 鏡 中 置 影 其 的 龜 之 身 實 龜 鏡 內 則 龜 腹 所 以 中 飽 向 有 者 黃 泥 裏 而 肥 內

內外骨 背陰負陽

照 之 石 龜 取 鏡 中 影 於 理 雜 而 其 肥 以 龜 小 雅 龜 以 自 精 後 來 之 鏡 之 故 龜 為 內 骨 外 骨 龜 與 其 肉 在 內 之 故 為 內 骨 與 陰 陽 負 之 二 者 合 骨 肉 之 與 龜 與 陰 陽 龜 隱 書 謂 之 龜 元 武

挑宮人 化女子 絲衣使者 洞幽先生

上詳 宮 交 居 二 姓 若 隨 見 耶 書 萬 身 相 視 乃 出 背 交 本 乃 青 斷 綠 柳 入 枝 叢 藪 蓮 身 相 視 對 之 而 忽 歌 見 毛 十 五 出 女 女 子 聞 挑 有 一 人 從 之 一 女 林 笑 宿 背 而 出 背 一 龜 化 女 子 乃 十 五 出 女 子

一 有 人 從 以 手 旋 詳 龜 一 毛 化 水 中 有 女 龜 於 錢 所 以 綠 衣 使 者 洞 幽 先 生 張 如 綠 衣 甲 如 有 使 者 異 先 生 見 如 三 尺 色 綠 毛 如 錢 者 甲 異 生 見 牙 巴 色 人 名 綠 衣 使 者 洞 幽 先 生

玉靈夫子 通幽博士

石 日 頭 樂 者 錢 化 以 手 有 一 龜 歎 長 久 置 毛 為 遍 從 人 從 中 實 而 之 九 中 龜 之 一 采 一 分 身 有 間 有 入 清 華 蓋 龜 合 其 告 乃 金 水 女 林 宿 形 何 廣 者 峰 緣 其 濃 猜 曰 姓 春 巨 有 之 洞 遍 胥 死 怪 與 幽 三 於 命 生 先 驗 接 龜 殺 曰 生 異 底 前 之 席 在 綠 甲 乃 天 上 門 張 如 向 將 人 言 錫 象 所 曉 將 託 見 牙 穀 繁 有 有 巴 色 洞 博 圖 一 西 俗 之 幽 信 君 人 候 名 玉 先 見 已 被 飲 生 身 西 黑 酒 也 臥 怒 衣 命 子 史 記 大 記 子 均 玉 龜 畫 祝 洞 日 均 假 而 之 心 玉 令 靈 而 夫

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淵諸靈數剝莫如汝信宋毛勝水族加恩澤令沉伱御前卜灼之動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由博士

負閣戴山

文苑英雋徐瑞幼時被本貞一開有沈忽空中有人聲口徐瑞真宰相可護持之時有龜數百負閣得不沈後瑞果位至宰相下詳龜一列于

壽考

物先知君

脉望曰龜能息氣世間之靈物也曰准龜有能先知者考

石林詩話清獻公平生以一琴一龜自隨既各罷所事投准水中與俱越再成都單馬就道

投淮水

以淮之前已放隨元豐間復以龜投淮水中其移蜀遇泗州渡路如歸去故鶴至是既以龜授事復與俱始帥成都單馬就道有淮之前已自隨元豐間

同父爲鄂州判史有准不得出其龜一異記劉彥方回爲房州司户參軍胡賀故長不再來紀實也非

送官至罪贊坊以彥回龜書于戍使銀坑之謂非長廣異記劉

姓蠡沒後有房州上君之官所屬山其人一異記

歷寺除一家神人大龜引路隨之而行山其人自大持劉彥

之惠故報思者

文滋六彩兆成三吉

龜甲周有金毛文遊六彩

李嶠下未見

龜四

原 傳句 左傳也傳注 實龜也 不于 封父 封父之封父之繁弱國名也天子

藏則不靈 太史公曰 蘇 之善 蓍 名 其之 乃 取 以 爲 龜 欲 卜 則 不 著

昭兆

懸之不惑 介蟲之長 水 不能 之 則 書 也 詳

族之靈 居蔡 國語 文仲居蔡何知其名也

元物 介物 龜

舍

增 六眼龜 海州 之 將至 王 翰 州 ... 眼 年

龜 竹書紀年 ... 六眼龜 宋永 始 年 六月 建 城 獲 四目 眼 龜 四眼龜 齊宋志大明元年二月八日 四眼龜 見 長記 八

龜五

原詩 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冀支牀空見留僊家一曳尾當爲屢迴頭

增 唐王績詩曰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溱洧溱洧源流狹春秋不濡軌漁人遮往還網罟相縈藟一朝失運會刳腸流血死豐骨輸廟堂鮮腴藉

眼龜 宋志太始六年九月 ... 年九月 吳興 獻八眼龜

毛龜 宋志天監五年四月始豐獲八眼龜 ... 十九年二月獻毛龜 ... 有神龜見綠毛 ... 元二年 ... 八年七月 ... 第四年 ... 也 獲 ... 月 ... 毛龜 負子 觀海 ...

州 不百綠毛 又進 像金天 ... 外水 ... 州 至道中 二年 獲綠毛龜 宋 乾德 ... 年 ...

獲一綠毛龜 帝曰 ... 有毛 ... 賜 ... 文 ... 台 ... 之 ... 兆 ... 祥 ... 符 ... 三 ... 年 ... 七 ... 四 ... 月 ... 正 ... 月 ... 丙 ... 辰 ...

明州 ... 青文 ... 全毛

白龜 宋志 ... 六月 ... 辛 ... 帝 ... 田 ... 白龜 ... 見 ... 大明 ... 四年 ... 雍 ...

鄭中 ... 獻 ... 州 ... 白 ... 龜 ... 曲 ... 貢 ... 白

龜作白龜

王龜 田王海天寶元年 ... 仁 ... 遊 ... 於 ... 于 ... 開 ... 東 ... 王 ... 河 ... 安 ... 西 ... 鄯 ... 獲 ... 玉 ...

以龜一獻

金龜 ... 令 ... 方 ... 大 ... 祥 ... 符 ... 中 ... 方 ... 士 ... 王 ... 捷 ... 能 ... 作 ... 黃 ... 金 ... 全 ... 上

家有一枚 乃 其 伯 祖 ... 所 得 ... 龜 ... 作 ... 李 ... 賀 ... 夫

石龜 ... 摘 ... 埋 ... 雅 ...

冰龜 宋 ...

與中下 宗大雷雨 ... 之 ... 龜 數十里 ... 隨 大小皆龜形 具首 足 ... 判 ... 文 ... 今 ... 志 ... 大 ... 全 ... 四 ... 年 ... 許 ... 稻 ... 大 ... 東 ... 縣 ... 一 ... 夕 ... 大 ... 雷 ... 雨 ... 下

水 ... 龜 ... 可 ... 數 ... 十 ... 里 ... 龜 ... 大 ... 小 ... 不 ... 等 ... 首 ... 足 ... 判 ... 文 ... 皆 ... 異

火龜 ... 鼠 ... 耳 ... 物 ... 有 ... 合 ... 異 ... 者 ... 不 ... 可

以 常 推 也

珍篋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餘靈寄明卜復來欽所
履　丁澤龜負圖詩曰天意將垂象神龜出負圖五方
行有配八卦義寧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謨乘流喜
得路逢聖幸存軀蓮葉池通泛桃花水自浮還尋九江
去安肯曳泥塗　宋王安石詩曰世傳一尾龜百齡此
龜但見隋唐與雖然天幸免焦灼想像縮頸愁嚴凝前
年赴海不量力欲替鼇負三崩嶒番禺使君邂逅見知
困波蕩因嗟矜疾呼豫且設網取以紐貫首艇穿繩北
歸與俱度大庾兩夫舁羸苦不勝艤船秦淮擔送我云
此一可當千朋昔人寶龜為神物奉事槁骨尤兢兢殘

民滅國遞爭奪有此乃敢司黎蒸於是觀甲別貴賤太
上藏法傳昆仍豈知元君預見夢初知歡喜得未曾自
從九江納錫罷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已久果
獵誰復知殊稱今君此寶世莫識我以坐視心青青揹
脉邪堪此瓦礫當粟孰肯捐斗升摻頭腥臊何足嗜曳
尾污穢適可憎盛溲除聲豈必驗蹈背出險安敢憑刳
腸以占辛無事卷穀而食病未能如閩翁息可視効往
乃有隨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閩陵諒
能學此真壽類世論妄以蟲疑冰嗟余老矣倦呼吸起
寞光景猶難承但知古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侵凌唯

憂盜賊令好卜夜半劫請無威懲復恐讒夫負之走并
竊老桑為薪蒸淺獎荒園不可保守視且寄鍾山僧
張耒詩曰映日漾晴淵沿沙曝點甲愛爾千歲姿藏身
一蓮葉　李之儀詩曰翠蓋相扶雨不欹多情獨許見
陽窺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暫約時　梅堯臣詩
曰王府有寶龜名存骨未朽初為清江使因落豫且手
白玉刻佩章黃金鑄印鈕辭聘彼莊生曳塗誠自有
蘇軾詩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
蘭苕上獨見元夫曝日時
〔原〕賦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

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
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元武
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
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
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
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以鶴顧忽萬
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
且雖見珍於宗廟羅刳剝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
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黝雲而好
靜不汪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嗟祿

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畫瞻顧而終日夕撫順以接晨遘淫災以隕越命勦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黄氏没於空澤松喬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皋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變化疑斯靈之解殼

原 贊 晉郭璞爾雅龜贊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於火或游於蓍雖云類殊象二一歸亹亹致用極數盡幾 增 李之儀贊曰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死骨孰若遂性以爲生余私淑諸莊子蓋將卒歲以沈冥

原 表 吳謝承表曰伏覩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粲章則金則玉背陰向陽 梁劉孝儀爲始興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元蔡赤文來表軒黄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實荷謙夷之慶甲生毳羽寧非銷鑰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增 唐李嶠表曰五氣殊方元龜列于元武四靈異稟神蔡遊於鯊泉用能藏往知來發祚祥貺大禹之永終天祿文薦九疇隆姬之乃命帝庭兆言三吉永言祕寶錄存縑簡伏見錢唐人聶幹於市内水中獲毛龜一枚修尾長頭黝甲絲毳名掩于楚宗狀奇于靈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詎能齊其詭異伏叢蓍而自久下芳蓮而暫出美兼曠代休踰羣祉 蕭穎士表曰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升中於天而四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以降遐哉貿乎不可得而聞已今月某日所部江都縣崇虚觀有毛龜出見翠毫金介爍日霏煙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兹休徵委集萬方幸甚

原 啓 梁丘遲爲范雲謝示毛龜啓曰黝甲應於姬渚青臊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載

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牒間出蕃戢繼踵郊甸 陳江總上毛龜啓曰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奥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促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禎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含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

鱗介部五鼈 蟹 增 龜魚

鼈一

原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說文曰鼈介蟲也 易曰離爲鼈 周禮曰春獻鼈蜃 增 考工記曰內骨鼈屬 埤雅廣要曰鼈甲蟲也以眼聽水居陸生 又鼈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向也 又鼈之所在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 又鼈伏於淵而剖卵於陵此思化也 又其甲以赤莧包置溼地即化生今有鬻其肉而屑之者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爲

鼈如細蟲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鼈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泥殺鼈得莧復生 又燒黿致鼈（取黿夜燒之則鼈至也）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古今注曰鼈一名河伯從事 白澤圖曰一足鼈池精名鬆項 酉陽雜俎曰鼈爲曜數食之可長鬚 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名神守 韋氏燕山錄曰炙鼈以蚊 文苑彙雋曰鼈生卵於水濱岸傍陽岸以目望日出入觀三七而成也 原 楚詞曰驅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增 崔融嵩山啓母廟碑曰水陷溧陽有夾人之化鼈 皮日休紀曰祀彼鼈小之背背兮如綦臭之鼈 杜牧集曰今黃家峒賊巀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耳 韓愈詩曰跛鼈詎能動伊余何所擬 柳宗元詩曰已看能類鼈 盧仝詩曰寒龜夏鼈一種味

鼈二

增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 原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列仙

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服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遂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室中浴良久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於溷中豬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牧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增 北戶錄注曰石季龍時利州谷綿縣山北溪中有鼈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鼈無頭也　唐五行志曰貞元三年潤洲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玉泉子曰唐進士李詹每食鼈輒縶其足曝於烈日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鼈方醉已熟矣　雲仙湘潭記曰高郢夜課於豐亭忽有一鼈在案上視之乃石也郢異其事取十題散置箱中視石鼈銜之以卜來事既而石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其年果以是題獲首選　王仁裕玉堂閒話曰崔悅尚書家方

會客夜夢十九人著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甕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　儆戒錄曰僞蜀豐資院使李廷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跪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部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　五代史補曰張澤爲房知溫從事性素嗜鼈忽暴卒經宿而活云爲太山府君所追責其食鼈過差爲羣鬼投于沸鼎中支解烹餁亦如治鼈之狀既熟爲諸鬼分啖其慘毒痛苦名狀所不及如此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敢再犯乎答曰不敢始令遣歸　又南唐僧謙光有才辯而無拘檢性尤嗜

鼈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鵞生四隻腿鼈著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　程史曰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賛督議既却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因留卯飲酒方行諜報沓至蓋亮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葉酌巵酹以前曰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雍公受巵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釡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

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　西湖志曰宋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說寶曰弘治間太倉州夏月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啗婦不欲食坐門外良久不聞其夫聲入視只存髮與衣服在地上驚怖號哭里甲聞之以婦謀夫

訴官知州黄庭堅莆田人鞫得其情信爲異物或然名漁者捕三足鼈得之即於廳上令婦烹治出重因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遂宥婦罪

鼈三

增 三足 九肋 山海經從山多三足鼈又爾雅注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 摭言盧肇袁州人初走江淮遇先達問袁州出舉人如元和花江魁下名不足憑問大腰甲九肋 大腰 穹脊 爾雅注鼈穹脊曰鼈 有帬 無耳 曰鼈 赤腹 白目 生子形不圓其四周有帬者名帬鼈無耳者下食物料一草蟲 頭足皆穹脊名鼈 食物本草大如錢不食鼈如血者名朱鼈出南海白目者 目生 甲

吐珠 挾彈 爲如鼈形二有足不能行 王子年拾遺記吐珠者名珠鼈 長沙 貢 頳水亡 在山上 放溝中 解怒 補陰 影伏 思生 能 飛躍 使跳梁 把箬笠 渡篠橋

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似把其笠背甞然頭足猶伸縮家人懼放於河後出其身甚令以德壞彼河海居中將養夜有一物似上身覺即及晴梅視於泥在上一條三上而去 日病瘧二下程史下 畏馬溺 應黿鳴 如龜狀 昂首長吁 叩頭流血 蛇化鼈形 金丸丞相 裙襴大夫 鼈四 原 怒小 食雞 春獻 實笯 冬獨 得莧 元物 介蟲 不爲禮 不中殺 掌籍 去醜 咸若 神化 水漈不獻 水煩不大 鼈五

原 賦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脇㸃甲四周遁方圓于規矩徒廣狹以妨徧盈尺而脚寸又取具于指掌鼻窨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遁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𡸁逸竄洪流而潛藏咀丘蕳之芳荄翳華藕之垂房　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元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餌銜釣以振棹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于巖畔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鳥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裹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增 令宋毛詩求族加思傳令曰甲坼衛扶彈於中巧也負拆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矩仁也故前以採甲尚書祭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丸肋君

黿一

增 埤雅廣要曰黿大鼈也鼈以為雄故黿鳴而鼈應又曰黿亦卵生而伏影顏稱稽瞿賦黿鼈伏乎其陰是也　爾雅翼曰黿之大者濶或至一二丈天地之初介潛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黿者介蟲之元也　廣雅曰海黿大一畝重千鈞　正字通曰黿鼈類青黃色腸屬於首卵大如鴨子一產一二百枚好曝其腹於江岸漁人接竹以掣之倉卒不能自反為所制其脂磨鐵則鳴　古今注曰黿一名河伯使者　淮南子曰黿脂得火可以燃鐵又曰埳井之所無黿鼉隘也　又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黿之所便也人入之而畏　魏子曰黿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錄異記曰黿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黿白者為鼈俗云黿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入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黿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旦乃死　梅堯臣詩序曰蘭子灣屬雍丘風俗云有白黿憑險日為波潮以驚異上下　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文魚

黿二

增 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黿鼉為梁　抱朴子曰在頭水有大黿常在深潭號為黿潭能作魅行病有戴道炳者能視見之以越張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者立愈又有小黿出列死於渚上甚多　存心錄曰吳孫皓寶鼎中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户衛之掘堂上作一池

齊水其中龜入池游戲一二日常引頭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　宣州志曰天寶七載宣州江中龜出虎搏之龜齧虎二創虎怒拔龜頭而虎創甚亦死　原化記曰韋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龜長數尺繫之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放於水中徒步而歸後數日詣葫蘆生問命生與共往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濬之向韋盡禮欵待中出文字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恩即此龜也　孔帖曰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龜出水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

湧出一彩舟內有十餘人飲酒張樂陳設甚盛歔酬久之上流有巨艦東下櫓聲振於坐中彩舟乃没前龜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爲望候不知艦來致没彩舟故殛之　宋史曰乾道七年洞庭有巨龜走沙擁舟廣長皆丈餘升舟以手足壓重艦没水　避暑錄話曰元豐間有監黄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復甦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辯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　雲濤小說曰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云猪婆龍窟於下故爾時工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太白龜爲害上惡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大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罨其面龜即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黿頂缸言嫁禍也

龜三

【對】飲江（戍岸人以鈎索釣之其曳舟而走使其力盡乃得之　宣州志龜二出其頭未之　門月隨月浮水月則浮此爲陰也）　攻岸（蘇軾詩身贊銖因石皀以庭字跨江之龜蛇山堂肆考龜極有力善）　鳴野　浮水（揚林龜鳴于野書于泉）　致醓　齧虎（見上宣州志龜大龜致于南）　連脇　癩頭（見上音其下守兩其形洲）

（淚而山堂肆考龜頭有雲貝然之質君子得龜小人貢之曰）　南人食　君子得（異聞）

龜四

【原】爲梁（紀年周穆王四十年東至於九江比龜爲梁以爲之）　互物（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貍物（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有司取（月令季秋乃命有司登龜取甲）　黄河生（呂氏春秋曰黄河中有龜）　治殺（注治殺以出入）　黄氏化（于江湖見黄氏母浴化而爲龜入在猪）　染指（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與子家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古

黿五

增令水族加恩簿令曰爾甘鼒調鼎之材鱗舌潮津宜封醉舌公

鼉一

增說文曰鼉水蟲狀如守宮長一二丈文五色背毛皆有鱗甲如鎧　本草曰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恒閉目聲甚可畏人于穴中掘之百人掘亦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　又曰極難死沸湯沃口入腹良久乃剝老者多能變化為邪魅　埤雅廣要曰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皮中冒鼓　夏小正九月剝鼉以為鼓也　又詩云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　又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鼓亦或謂之鼉更以其聲逢逢然似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如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　又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雨　廣志曰鼉魚有四足尾如蜓蜓而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　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　趙辟公雜說曰鼉聞鼓聲則鳴　潛確類書曰鼉小於黿向日吐水日沈則沒此屬陽也

鼉二

增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會為樂倡鼉乃偃寢以擊其尾　搜神記曰滎陽張福船行夜有女子乘小舟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戲調之遂同寢中夜月照乃見一白鼉枕福髀而臥福驚起鼉便去乘船乃枯槎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私訶條國全道遼山有毗呵羅寺寺中有石鼉至靈衆僧餘食欲盡寺奴輒向石鼉作禮于是食具　許氏志怪曰沙門竺僧瑤得神符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瞋目大罵老魅不守道敢干犯人女在內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于今此神也不可爭旁人共聞之於是化為老鼉走出中庭瑤撲殺之　吳志曰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求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被收融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文選注曰郭璞睡時人見變鼉形云是鼉精　幽明錄曰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忽失性出外毆擊人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至江際擊鼓以術咒治療春以為欺惑百姓勒其必

獲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復有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更遣入水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從後催逼鼉至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媒人鼉是其對三物悉是春始知其靈驗　本草曰梁周興嗣常食鼉肉後為鼉所噴便為惡瘡此物靈强不可食也

獨異志曰燉煌李鵠開元中為郡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鼉所䑛俄然復生一鵠與之無異鵠之本身為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妖鼉就任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奉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鵠以狀對靜能為符書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悞斷為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檝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故今舟行者不敢瀝血皮中　唐書曰上元二年有鼉集揚州城門節度使鄧景山以問族弟珽對曰鼉介物兵象也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傳奇曰貞元中有湘媼常以丹篆救人病一日告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蔽一巨舟白一島上而碎所載近百人各星

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河上數十人搏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雪城圍島漸窄如束其廣不三數丈岳陽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曉也媼登島飛劒刺之白城如一聲霹靂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媼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猗覺寮曰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競往觀之禁中取驗之乃鼉也杖殺之已而大水數年有金人之禍　國獻家猷曰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豬婆龍于此搜抉故也以與國姓同音嫁禍于黿及下令捕黿盡而崩岸如故有老魚曰當炙犬為餌以甕通其底貫鈎緡而下之所獲皆鼉老魚曰鼉之大者食犬即世之所謂豬婆龍也

魚一

增爾雅曰魚有力者徵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說文曰魚水蟲也魚尾與燕尾相似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三征通魚有由為之長第　而從之象消指夫承貫也）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又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之日魚上冰　增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　呂覽孔子曰魚游乎濁而食乎濁　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

國策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原 莊子外篇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箪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列子曰終髮之北有溟海魚廣千里其長稱焉 增 又呑舟之魚不游枝流 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 又欲致魚者先通水水積而魚聚 又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從其所之而已 又天之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 又

使水濁者魚撓之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 庚桑子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 論衡曰釣者刻木爲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動作魚似眞眞魚並來 元中記曰東海有大魚焉行海一日逢魚頭七日逢其尾産則三百里爲血 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 陰陽變化論曰魚不見水 採蘭雜志曰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物類相感志曰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又魚始雷頭向下未驚蟄頭皆向上 蠡海集曰魚目晝

夜不瞑因知其爲陰物而得陽多者也祭禮皆薦生而魚獨槁者魚乃水族陰之屬也槁之則爲陽陽以致陰之謂也 後山談叢曰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上下出沒而取之 席上腐談曰魚逆水而上取其鱗之順也 志林曰俗謂魚爲水梭花 文昌雜錄曰漁家以御獺毛罝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 避暑錄話曰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往往以陂塘養魚魚初生時謂之魚苗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 北戶錄曰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

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煙下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鬻于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 詞林海錯曰江海間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謂之婢妾魚 楚辭曰魚鱗鱗兮媵予 曹植說曰滚氣鹹水之魚不遊于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 韓愈文曰江魚不池活 古樂府緩聲歌曰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原 爾雅鯉今之赤鯉魚鱣今江東呼爲黃魚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魾大鱯小者鮡鱯似鮎而大色白或鱯之大者曰鱯鱦小魚魚子未成者鰕魚鯢大者謂之鰕似鮎四足聲似小兒 增 又鱧大鮦小者鮵音脫 又銀

魚身圓如筯潔白無鱗目兩點黑　爾雅翼曰鯨從京
大也海岸有獸曰蒲牢聲如洪鐘而性畏鯨鯨躍擊之
鳴聲聞五里故鑄鐘以蒲牢形其上斷撞爲鯨形天子
出而擊之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是也　又鮎言其
黏滑與鱓鰌之類皆謂之無鱗魚又曰腹俱大者曰鰒
背青口小者名鮎背黃腹白名鮠　又鰐四足如鼉長
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其尾有涎如膠掉以取物
其形或黑黃蒼白　又鰒魚鱗甲皆圓黃質黑章皮厚
而肉緊特異常魚夏月盛熱時藏石罅中人即而取之
其斑文尤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漁者以索貫一

雄置之溪畔羣雌來聚搜之不捨挈而取之常得十數
尾凡魚無肚不嚼鯼魚有肚能嚼　爾雅注曰比目魚
狀似牛脾紫色鱗細一眼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
拖沙魚亦謂之箬葉魚　又鮀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
後似狗大者長八九尺　說文曰鰐日南魚名也狀似
蜥蜴嘗水中潛伏吞人即浮　又鮆飲而不食于多而
肥夏初曝乾可以致遠　字林曰鮫魚出南海頭中有
石一名石首鰾可作膠　原毛詩義疏鮪魚出海三月
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
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

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
鱣鮪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
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
此魚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
如啖茹徐州謂之鰱(里反)魦(沙)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
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唇鯩魦鰭(官)魚一名揚今黃頰
魚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狸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
今以飾刀鞬步叉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
天晴毛則復常千里外知海潮也　廣志曰武陽小魚
大如鍼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　陶弘景本草曰鯉

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
以琴高乘之又鯉魚鮓不可合小豆藿食害人又發諸
瘡鱧魚一名鮦(冢反)味甘無毒主除水氣面大腫及五
痔鯽魚味甘大溫無毒云是芹根變作又曰是人髮所
化作臛食之甚補鮑魚味辛無毒主逐委墮腕折瘀血
鰒(高甫)魚治青盲失精鰻(莫干反)鱺(力兮反)魚味甘形似鱓
能緣樹食藤花取作脯食之　增本草曰鯽魚一名鮒
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澤皆有
之　又鮎魚大者能吞蛇　圖經曰鮑魚形類鱅魚生
溪中極臭額旁有骨名乙長尺許青魚頭中有枕蒸令

通氣曝乾狀如琥珀可以作器皿膽可點目　又鯉魚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瑞應圖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南史曰林邑國於城溝中養鰐魚有罪者以餧鰐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　北史曰眞臘國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有浮胡魚形似䱇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又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葱嶺山有順天神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宋史曰錢唐江有五色魚鯽首鯉身　荀子曰儵鉢者浮陽之魚也胠于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胠去也　抱朴子曰南陽丹水出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於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綱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步行水上如履平地　崔豹古今注曰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白魚雄者魟魚子好羣浮水上名白萍　又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黄鯉爲黄雉　又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引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　原魏武四時食制曰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丈口在頷下常三月

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捕之黄肥唯以作鮓淮水亦有　增又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　又望魚側如刀可以割草出豫章　又斑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蒲魚其鱗如粥出鄴縣髮魚帶髮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蕃踏魚如鼈大如箕甲上邊有鳞無頭口在腹下尾長數尺有節有毒螫人鮓鮒魚黑色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數枚相隨一浮一沈蕭折魚海之乾魚也鄴縣子魚黄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爲醬　原山海經曰鱖攻衞反魚大口而細鱗有斑彩鰩與昭反魚狀如鯉魚身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從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音如鸞見大穰何羅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癰鯖音魚身大首音如嬰兒食之已狂珠鼈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鱄市專反魚狀如鮒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旱薄魚其狀如鱣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見則天下反鯷魚赤目赤鬣者食之殺人鯪陵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　增又䲅規山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有角服之不畏雷霆亦可禦兵鰼鰼之魚狀如鵲而十翼鱗在羽端其音亦如鵲可以禦火食之已癉鰷魚狀如雞而赤色三尾六足四目其音

如鵲食之已憂鮮魚狀如鼈魚尾二足其音如羊食之
益明犓鰖魚蛇首六足其目如珠食之不寐佩之禦凶
修辟之魚狀如鼃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癬鮯鮯之
魚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其鳴自呼鯥魚狀如牛陸居蛇
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牛聲冬死而夏生食之已
腫　又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出其陰中多鮆魚（鮆几徐而
長鱭又名刀魚形如刀也大敵中饒之）【原】水經曰海鰌（反且由）魚長數千
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
節故潮水有期　【增】又鮪出鞏穴（謂之穴有鮪者）　又武陵
佷縣長楊谷中有石穴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

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
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　又隴阪汧
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潭漲不則出五色魚俗以為靈
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泉水　又扶南象浦源潭
湛瀨有鼉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為
害　又魚復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原】吳錄曰錯（一作鯌）魚子生後朝出索食暮皆入母腹
中（廣陽雜記出從口入從臍出）　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
鳧頭中猶有石也　南越志曰鱣鱘（上林反）屬也長鼻軟
骨（渠淮海要俗謂之玉版江東謂之黃魚）長數丈而骨可啖似黃鮨而長

鮯魚左右如鐵鋸三牙魚似石首或曰雄石首鯗魚肥
美有餘土人重之　南越記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
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
長六尺　廣州記曰魴魚廣而肥甜魚之美者也鯨鯢
長百丈大亦稱之雌曰鯢雄曰鯨目即明月珠死不見
有眼睛而噴浪霧於雲日　臨海異物志曰比目魚似
左右分魚南越謂之板魚（介音介以作魪）　人魚似人長三尺
不可噉　【增】又鱆似烏賊而肥炙食甘美鯗魚至肥炙
食鮮美諺曰寧去累世宅莫去鯗魚額印魚脊鱗形如
鯌魚額上有文如印章琵琶魚無鱗形如琵琶鳶魚狀

鳶喈無尾足陰雨日亦飛高數丈并魚頭有兩角鰻魚
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好作筭大者如竹竿曝作燭
極有光明　異物志曰鮫魚皮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
母腹中　【原】又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　【增】又吹沙長
二寸許背上有刺螫人　又南方鏡魚圓如鏡　【原】南
方草木狀水猪魚似猪形　【增】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
通江夏有水產鮒魚長三尺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三
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昔有得一死鮎者嚳
大五六圍一𦾔輒得數十斛鮓　桂海蟲魚志曰嘉魚
狀如小鱒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大山人以為鮓餉

遠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竹魚出灕水狀似青魚味如鱖魚　岳陽風土記曰啞津在白鵲堤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役夫殺食之往往皆死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爲奇怪但釣網不能制者皆殺之不知何也岳州人最重鮮魚每得之淪以皂角水少許鹽漬之卽食味甚甘美　臨海水土記曰槌額似鰭魚長四尺黃靈魚小文正黃似石首寄度魚長三寸似白魚鯇魚三月生溪中栽長一寸至十月終東還歸於海香氣聞於水上到時月輒復更生伏念魚似沙魚鮮鰌形似鮪魚戲於重川靡有定所土奴魚

頭上如虎有刺螫人　益部方物略記曰魶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兒緣木弗墜蜀人養之嘉魚出與州大丙小丙山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鯉質鱘鱗蜀人甚珍其味鯀魚出蜀江比鯽則大背鬛黑而膚理似玉爲鱠味美黑頭魚形若鱓黑首白腹修體短頷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臺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曰璞著書臺上魚吞其墨故黑云沙綠魚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若鰡大不過五寸有駁其文美味蜀人珍之石鼈魚狀似鰍魟而小上春時出石間庖人取爲奇味　嶺表錄異曰金義嶺之西

南靈水溪內有魚背修尾四足丹其腹狀若守宮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　又海鰌魚海上之至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一海船過南海見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島鰌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鬐鬣若簸米箕日中忽雨霢霂舟子曰此鰌背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　南雍州記曰襄陽古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耳　永州記曰鱷魚大者數丈善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爲黿爲蛟者甚靈　交州記曰鱷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　寰宇記曰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

數百斛囷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　方輿勝覽曰丙穴在巴郡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産嘉魚（任豫益州記山䳑之拙魚）蜀其出也止於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身長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泉也　華夷志曰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名曰摩竭（雜寶經佛言如意珠者是摩竭大魚口中出）　一統志曰鰭大盈丈腹有洞貯水以養其子奉化縣靈濟泉深不盈尺中有九節鰻魚禱雨獲之卽應昌化縣西北千頃山有龍湫魚皆金銀色禱雨多應博白縣大荒山上池中有婢妾魚大如楯兩翼及臍下有三條似練帶四尺許動搖有婢妾形

故名廣州海中有赤魚鰭魚鰐魚鳳尾魚短頸魚馬交魚之屬其尤大者曁魚數年一至南海廟前至則必有疾疫白魚出雲南北勝州陳海狀如鯉而色白　物産志曰鰡魚性慧不入網罟海人以長網圍之俟潮退取之　寧波志曰華臍魚一名老婆魚一名綬魚又有形如蝌蚪而大者如盤一名琵琶魚彈塗一名闌河跳鯯海塗中作穴而居以其彈跳于塗故名　海語曰鯋有二種魚麗之鯋乃閩廣之常產海鯋虎頭鯋體黑文鼈足巨者二百餘斤嘗以春晦陟于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或曰虎文直而踈且長者鯋化也鯋有數種蛟鯋似蛟而鼻長皮可飾劍胡鯋青色背上有沙狀有斑文若銀絲可以作膾　原張華博物志曰牛魚目似牛形如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　增又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椓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又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　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溫湖其內鰅鯆生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之氣　拾遺記曰瀛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　述異記曰海魚千歲化為劒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洞

庭湖中有一陂有范蠡魚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于陂中和州歷陽淪為湖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為人剌之不入煑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煑之即熟可治邪病異苑曰長七八尺如鯉魚食之無鯁　虎魚老者為蛟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城陽縣南有堯母慶都墓廟前有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異苑曰凡諸魚欲產鯔魚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　初學記曰石首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服其石能下石淋魚鱗色甚黃如金和蓴菜作羹謂之金羹玉飯蒓而食之名爲蓴炙食之主消瓜成水　酉陽雜俎曰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井魚腦有穴每吸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出者淡如泉水焉印魚長一尺二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䰾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峽中人食之者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方可食不爾有毒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息歸潭底奔解一名濶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下

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則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清異錄曰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避暑錄話曰太湖白魚實冠天下　遊宦紀聞曰三山溪中產小魚斑文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為博戲閩永嘉亦有之　夢溪筆談曰西湖南屏山興敎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故東坡詩我識南屏金鯽魚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作鮓甚美至春含育則有毒不可食云與

蜥蜴交也　補筆談曰凡買活魚縱之江中無不洋然惟鯔鱓入江中輒死乃知鯔鱓但可居止水也　又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河魨法截流為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又本草言河鮀乃今之鮰魚江浙間謂之回魚是也吳人所食河魨本名侯夷魚本草引日華子注云有毒浙中人呼為規魚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規懶真子曰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

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他魚不能也　遯齋閒覽曰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有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也　麈史曰魣魚閩中鮮食最珍者長七八寸剖之子滿腹冬日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　倦遊雜記曰黃魚化為鸚鵡　林洪山家清供曰鄱江士友命飯每供酒煮鯽魚云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　輟耕錄曰水之

鹹淡相交處產河魨魚類也無鱗甲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煑治不熟則能傷人腹中之腴曰西施乳按類編引博雅云鯸鮐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所謂河豚也　陶朱公養魚經曰以六畝地為池池中為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　埤雅廣要曰鱸松江魚之美者也語曰四腮鱸出得松江天下無鰣魚似魴肥美江東四月有之鰻白腹似鱔而大焚其骨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其子皆附於鱧之鬐而生故謂之鰻鱺一曰鮎

亦產鰻蓋其乳子三分之二爲鮎其一鰻也嘉魚食乳泉出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雅俗稽言曰鱧俗呼爲魚又名火柴頭頭戴七星夜禮北斗道家謂之水厭忌食之養生家亦忌其膽臘月收取陰乾遇喉急瘅少許點之即愈白小銀魚也小於麵條鰣魚初夏有餘月無故謂之鰣其味之美在鱗食莫去之鱗如甲亦知自惜若入網中則不動恐傷鱗也其鱗灰水浸洒可作花細彭淵材謂鰣魚多骨其一恨也又俗云鰣魚不過鴨欄驛鯔魚狀如青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粵人亦呼爲子魚其實非也鍼口魚魚口似鍼頭有紅點兩旁白頭至尾有白路如銀色身細尾岐長三四寸二月間出海中鰣魚一名箭魚腹下細骨如箭簇出富陽者尤美鱔似鰻而長無鱗有涎黃色生溝瀆淺水中好穴田爲農夫患頭昂起寸許者不可食肋魚似鰣而小身薄骨細冬天出者名雪映魚味佳至夏則味減矣以夏至前後以巨艘入海捕之馬交魚生海中形似鱅其膚黑色無鱗有斑逢春社而生一名社交魚銳嘴燕尾經宿則腐鯧魚一名昌侯魚縮項偏身似魴而短鱗細肉白生海中以其與諸魚匹故名河豚須葉春柳花飛時始肥吳人珍之石首魚一名黃魚一名洋山魚蓋洋山所出也

能鳴網師以長竹筒插水聽之聞其鳴則下網每獲至千餘小者名梅魚頭大于身亦呼爲梅大頭出四明梅山洋或曰梅熟魚來也蒲魚或曰鰛魚也尾如蛇口眼不相營鯢今之河豚狀如蝌斗眼能開閉其腹無膽頭無腮故肝最毒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爲一部　國策宋玉對楚王問曰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夕宿于孟渚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賈誼弔屈原文曰彼尋常之汙瀆兮何以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夫螻蟻　木華海賦曰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巨鱗刺雲洪鬐插天頭顱成嶽流膏成淵郭璞江賦江豚海狶豚似猪鼻中有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無鱗多鯖骨身狶帶如魚頭似猪又日朋將風則踴出似以豬識風　又龍鯉一角　又或鹿觡象鼻虎頭龍顙鱗甲璀錯煥明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涎　吳都賦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又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郊居賦曰赤鯉青魴　西征賦曰華魴躍鱗青鰋揚鬐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一

鱗介部六 魚

魚二

原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
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
萌之篇是也 增河圖挺佐輔曰黃帝至於翠嬀之川
有大鱸魚折溜而至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
授黃帝名曰錄圖　詩正義中候云湯沈璧洛水黃魚
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 原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
白魚躍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增述異記曰關中有

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
金魚躍出而雨降 原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
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
魚不至鳳麟不臻不可封也 增吳地記曰闔閭十年
東夷侵吳吳王親征之逐之入海據沙洲上相守月餘
時風濤糧不得渡王焚香禱之忽見海上金色逼海而
來遶王所百匝所司撈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不
得一魚遂降吳王以鹹水醃魚腹腸與之因號逐夷王
歸會羣臣索餘魚俱已曝乾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
為鮝字魚作金色不知其名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

石首魚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
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
鱠形 原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江東呼為王餘 昔越王為鱠剖而未切墮落於水化為魚　吳
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
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
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
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元太子也
後母譖之陳侯令元自殺元投遼水魚負之以出元曰
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增孔叢子曰子思居衞

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
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
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
雖難得貪以死餌 原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
讎在吳子寧能為我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旁野人持
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
禮薄而望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
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
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粟有餘者國
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

廚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
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
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歳之鯉
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
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
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
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
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風
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名姓居
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中魚燒死按百家書曰宋城
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
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
有六年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跪於隱
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背其跗
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本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涓曰
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
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史記曰始皇使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數歲不得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

得嘗為大鮫魚所苦願得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
之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至之罘見一巨魚乃射殺之　陶朱新錄曰河
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
井中三魚金鱗一黑一如常一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
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鬐撥
刺之勢至今尚存俗傳漢高皇庖人治魚及半而楚人
至倉卒棄魚井中而遁耳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
釣魚絕綸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
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三輔決錄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
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
魚乃賤　【增】西京雜記曰昔人有遊東海者飄泊一孤
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舟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
者斫斷其纜船復飄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掉尾揚鬐
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　【原】漢書曰宣帝元康四年
神魚舞河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
邊捕魚人有盜者囂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
受自後無復取焉　【增】宋志曰漢章帝元和三年車駕
北巡祠北嶽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後漢書曰

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曰恨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
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
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
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就前膾之 【原】魏志曰
文帝欲受禪赤魚遊於露鑊 汝南先賢傳曰葛孝先
見遺大魚者孝先謂輒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
死孝先曰無苦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
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孝先與吳王坐
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孝先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
一時之間大雨流潦帝曰水中有魚乎孝先復書符擲
空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食之 又介象與吳
王論鯔魚為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
餌之須臾得鯔魚帝驚喜乃使廚人切之象又往蜀市
薑有頃而反 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
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鱓截竹盛魚二頭沈水中曰我
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壻寄乃以進母 【增】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世說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曰娵
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

不作蠻語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
後釣於湖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
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俯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
船躍出 搜神記曰謝紀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
一雙鯉魚躍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徧 又彭蠡湖側有
鄉人李進就者以販魚為業一日販魚於金陵夜泊三
山之浦夜聞偶步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念佛誦經聲
驚而察之乃船內魚也因悉放於江中後溺水見大魚
數百頭於足下乘之乃得登岸 搜神後記曰謝允從
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
者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之俄有一
鯉魚鼓鬐水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金城太
守胡昴叛張軌遣都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
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敵必解甲歸我矣昴請降軌
宥之 沈約宋書曰明帝泰始二年幸華林園天淵池
白魚躍入御舟 青田志曰謝康樂守永嘉遊石門洞
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以詩嘲之曰我是
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
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溼新雨對人默無
言何自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

食罷自還潭雲踪何處覓吟罷不見　三峽記曰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中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爲君所得亮問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遂諧伉儷後三年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當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嘗禁人採捕以槎頭斷水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陸艫船置魚

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鯿魚一千六百頭　南齊五行志曰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二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鸗取其肉食之　梁書曰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魚二頭者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壽　高僧傳寳誌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鱠殘魚是也　南史曰始興人盧度有道術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　後魏書曰高祖幸清徽

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魚在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冀州圖經曰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河府摩碑宮湯泉釣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黃金鎖穿腮放於池內後皆長五尺沈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其一浮天化五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年六月行臺元淵北伐損此決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爲葛榮所殺　邢子勵地記曰元魏延興初文安人孫願捕魚於五渠水中有羣

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願曰須臾當得大魚若欲多求宜勿殺也後願下網果得大魚其狀如鯉而大願以爲貴物遂殺食俄頃風雨晝晦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者見羣魚無數飛入於海願遂不復漁矣因呼入海之處爲飛魚口　顏氏家訓曰江陵高偉隨顏之推入齊地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見羣魚囓之而死　大業拾遺記曰大業四年梁郡有清冷水而闊二里許南有橫瀆西入通濟渠是時多雨溝渠皆滿忽有大魚似鯉而頭一角長丈餘鱗正赤從清冷水出頭長三尺許入橫瀆逆流西北十餘里不沒入通

濟渠夾岍隨看者數百人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避暑錄話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子種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即乾而復生不解其故　酉陽雜俎曰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　唐書曰太宗觀魚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玉海曰景龍三年春二月明皇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靈皇之瑞也潘炎作賦　唐書曰開元中衢州獲魚有銘裴光庭等奏賀曰魚龍為圖河洛所出比之盛時彼何足云張九齡賀曰魚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　又開元七年大拂涅靺鞨獻鯨鯢睛　林下詩談曰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為詩極佳末云儻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儻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唐書曰韓愈初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愈為文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白孔六帖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市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於市敗滅之象也　劇談錄曰李德裕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　白孔六帖曰光啓二年揚州雨魚　朝野僉載曰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矣　五行記曰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　又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　靈應錄曰雲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箄內有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尺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焉　雲仙雜記曰揚州太守閭丘惠會僚友於轉沙亭集境內漁戶令曰所得魚多者有金帛之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散懸於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衆慙而退太守諭之曰魚喜

鹿貽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名之萬魚畢聚矣
南康記曰南康有狂人周可大見魚必買數十頭食
餘棄於几上人謂隨即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為石魚
後年餘友人訪之見其紙裹石魚煨以啖客新香不異
常魚　蜀普錄曰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
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
面使去即沒　夢溪筆談曰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
磐石上乃一石竅也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
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曰黃巢曾
以劍劃之凡鰻出遊越中有水旱之災　五代史補曰

王審知遺推官黃滔魚徐演代為謝啓曰卸諸斷索纔
從芊縹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五
代史曰道士李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　委巷叢談
曰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
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累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
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云呂望當年展廟謨直
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
肅大笑遂蠲其租　清異錄曰京洛白鱔極佳烹治四
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為魁冠禁
中亦宣索承祿進之文其名軟釘雪龍　歸田錄曰真

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一歲臨池久之御釣不
獲時丁謂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
遲羣臣皆以為不及　玉照新志曰嘉祐末有人攜一
巨魚入都能人言號曰海多人爭觀之亦嘗召至禁中
帝自為一詞曰海多風錯被漁人下網打住將我在帝
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言道這裏
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船龍憂慮於李氏園作
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城壞民
屋宇數百家　東坡志林曰眉州人任達嘗言少時見
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

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雲池中忽發大
聲如風雨魚皆湧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疑此魚圈局
已久日有騰拔之念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韻語陽秋
曰臨安六和寺後池有物魚金色蘇子美有詩云沿橋
待金鯽竟日獨淹留蓋其出有時也自子美後四十年
東坡始遊此寺嘗投餅餌以待略出不食復入東坡曰
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四十年如此　宋紀
曰趙鼎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間紅旗靡
靡相逐而下疑為海寇或外國兵革呼問舟人舟人搖
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惶遽入舟披髮持刃出蓬背

上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令閉目危坐凡經兩時頃聞
舟人呼曰更生更生頃所見者巨鰌也能呑舟即舟人
平生未嘗見　宋五行志曰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明
鹽場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剜目乃覺轉
號而傍艦皆覆　夷堅志曰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
鹽縣並海之民未晚將趨縣忽聞海中謳歌之聲讙沸
盈耳驚而東望遥覩大舟從洋波間來頃刻抵岸則元
非舟艫乃一巨鰍因閣沙上時時揚鬐撥剌頷上有竅
經尺其中空經日有架梯躡其背者兩日尚能掉尾轉
動遭壓死者十人或疑為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無賴

子先嘗之云極珍美于是厥價斗貴至持入州城每
斤錢二百浹旬乃盡縣宰視次奪命取其目睛大如桃
光彩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頷骨長
二丈五尺縣後溪澗二丈視遣人舁致用以為梁每脊
一節堪作臼搗米　桯史曰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
作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寘之簷楹間
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
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
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爍若漆曰玳瑁魚文
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

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畜之　白雲時議曰金
國有一太守得巨魚令庖人烹焉熟而薦之求魚之舌
庖人曰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背數十
　輟耕錄曰元至正中上海縣牧羊兒聞頭上恰恰有
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自首至尾根僅盈尺是日晴
無陰雲亦無鵰鶚之類是可怪也橋下一民家取鹽而
醃之來者多就觀焉或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
象　明興雜記曰帝潛龍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
置之一笭箵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漁罩罩罷躬既
而上持魚還舍啓視已失其五知為陳竊往問之陳諱

匿上欲戮之乃笑以還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享位
幾何劉曰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有五又其間五
歲假之他人上忽思竊魚事其數允合立名陳至將殺
之上問之陳因述漁事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
潭也上曰吾鄉焉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名也
上喜其對釋之後洪武之紀并革除年果符其數

魚三

原有翼、無鱗 劉向列仙傳曰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之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　河圖曰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千觔　七里 人魏諸州記小下津有洲穴鯉魚從穴中出入大者重千斤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

志鯉魚長百步俗傳有七里鱣魚

入詩義疏鱣身似龍青
千餘重千斤色青皮鋭頭口
斤千遺記北溟鯤

拾遺記北極有鯤其長千里
魚皆如鯨
南海鯨

如鮫似龍

大魏滿州記每至三月中有蠻魚從穴出
文口在下有甲大毛

北溟鯤 南海鯨 若獸 如蛇

黑身 青目

虎形 蝦尾

白腹 斑文

鋸齒 霜牙

虎魚長五丈黄色又有虎斑文
蝦尾南越志曰臨海南越志
毒尾 珠文

尾閩中人食魚有賦
南越吳都上有魚
二尺背青甲鬐堅
山海經云其可以
春來 秋化
片立 雙游
象獺 似牛
千歲 五色
食鹿 化虎
易長 能變

骨能下害人必方底多暑最多
雷能秋化為虎其二爪出岸南海思食

陶朱公養魚經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畢林二四為六六者以鯉之能變者也

六之數為六六故神化飛越山湖
明之主今人在地能變之養魚變化也

盧全觀放魚歌老鯉變化雖神不反白蓋鯉魚也

膽如石 打成珠

夜光之又曹植日落賦明月之珠
瑚咏之成珠島

不反白 如抹朱

原

聽琴 感孝

鄒衍書鯉魚已出聽琴
王祥孝後母冬月思食生魚祥解冰而求之冰忽開雙鯉躍出

買帛 報恩

陳勝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令買者烹之
魚詳

戲蓮 在藻

辛氏三秦記古詩魚戲蓮葉東

登龍 矢於棠

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

在于沼 詩魚在在于沼
春秋傳公矢魚于棠

魚四

畏鵜 為魯

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去乙 不念

不可食 禮記魚去乙

網漏 就食

鍋澤 成若

掉尾 往觀

吞釣 遊釜

芳餌 菲腹

陽鱎 漱筍

不大 不出

不獻 小

賓鮮

食鮮

腹疾 脫泉 領首

葦尾 吞舟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鬻 禮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
涵泳 行游
喩喁 文子水濁則魚喁
發發 詩鱣鮪發發
洋洋 孟子少則洋洋焉
取常直 任昉家貧……賣魚會官發其直如常魚價也
螻蟻能制 莊子吞舟之魚失水則螻蟻能制之
禁澤沈 禁澤沈者……
江湖相忘 莊子魚相忘乎江湖……不若相忘於江湖
濠梁之樂 莊子……
車轍之窮 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增 **應星** ……魚星一經曰天……如之
頳尾 詩魴魚頳尾
紫鱗
從月 ……月為……月滿則魚……
寄書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濯錦 ……濯錦以魚……
守夜 ……
知更

……蘇……夜中……一日……之……讀書……往往……中夜……魚……赤……比……色……告
蘇曰此謂……史……魚……夜中……每……一……
搖尾 不陳師道詩……搖尾……
矜鱗 則矜……
仰水
負冰 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陟負冰
銜岸 杜甫詩……
躍淵 詩
縱海 ……王……
暴腮 ……龍門……上則為龍不得上……暴腮……
燒尾 ……
懷珠 ……
孕璆 ……
蟠泥 論……魚……
腹有古鏡 ……

小 丹直……
金釵 ……
芒草毒 ……
柳葉化
楊花 ……
飽楝子
食 ……
沈虎 ……
無腮 ……
有腱 ……
釋龍 ……
釋小 ……
沽餘
相食
環遊
蛟龍引
風雷化
臥冰求
汲泉得
食
化
水畜

也
方圓偃俯 埤雅廣要鰀魚鰀鯉魚俯鱅魚圓鯿魚方
魴一名輕今之青魚鯿也細曰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
角也其北方其厚白故一頭曰鯿一曰鯿魚似鯿而
其色白謂之土鯿鯿也其項大而肥不可以水
魚也又謂皆其鯾魚也唯其性尤可健弱
體鯿言生以于也也其弱之也健不故
鰭也之言者鯿之性知具
頭 黃埤雅廣要頭似鱅魚鯾唯是也春也魚近一
性 與雅狸揚雅廣其魚身黃故北有花冬
至中死是與雅獨公有鯿氣體其魚身有秋
云而中死是與雅獨公有鯿氣所性化
六少人驗又又捕其者 附土 抱沙
矣雜步子有鯿氣所性化 載甘說暗淨言魚
鯿成且然 泥魚似名但皆號為其屬魚鰻形大故鰻不難兩以類鯽鰈其也雅黑魚而寶此俗鮎屬乘同魚鳥也土言而嘗言長雅北舌
之長附鮎有廣要鯇近書鯽之
善擾 土理與生俗黑要蓋細丁飛也健
雅黑而名點鯽北有秋躍具弱不安
一埤指鰻行土文大方花冬故生可使水似之
名雅為相故部當如之文近一流知故即魴美
鰌魚鯽似曰蓋沙指魚一上名也也延而者
鰍要魚而土發中鉄也名
身鰍似其附說行圓舊文 蛇 燕 於弱 詩蓋
健弱浮沈 埤雅廣要

清也尾其習
水習其性
性其健善
當其健善暖其
鼠似旌旗 喜睡 爾雅翼云 鯢魚似鯰 四足 聲如小兒 好睡
江東呼為鯷 人言此魚數十里外 有魚見鱗如 旌旗
者東海中 大山 石角 耳 有旌旗之狀 震動 爾志 至海上
蓋鯨 人謂之 鯨能 鯨腸 人遊 如 軍
胃東成海蓋鯨東 數十里 嶽 見者
胃成 胡 鹿 人 刀 之 積 角 精曰 數
腸成刀梁 腸 坐 秦皇 魚腸 劍 有 山 望
宜鯉宜魴 埤雅廣要 洛鯉伊魴 貴於牛羊 言伊洛之魚 美也 宜以 為 鯉 二源 一日清 一日濁 水 清 者 出
出鱖出鮒 廣雅 有 穴 漁 一 有
鯨潮 鯨 穴 處 海 底 出 入 有 時 則 潮
鯉石 廣要 日 鯉 出 石 者 化 為 龍
鱣堂 首 傷 家 大 傳
穴處 詳注上鮎
岫居 埤雅 廣要 鮎 居 河 西 上 至 龍 門 始 入 出
梁水之魴
長於泥 見日而目眩 無鱗 甲 味 不 如 魚 之 鱣 先 至 者 長 其 七 至 八 尺 有 時
矣 泥 見 目 不 魚 如 之 先 大 者 長 七 八 尺

埤雅 今語東居水就之得 鯿 魚 肥 美 蓋 特 水 動
掇刺 日魚 掇 刺 漉 羅 洞庭之鮒 七 華 出 於 江 湖 縣 見 紅 之
漉 過 詩 從 池州長史 述 異 記 池 州 長 史
尾 鱗 泉 青 章 南 健 兒 河伯健兒
雅 軍 鱗 李 長 同 後 南 中 得 連 大 使 刺 可 鯉 人 即 子 伯 如 兒 日
州 東 中 安 史 進 池 中 轉 得 容 大 使
止水流水 埤雅 廣要 一名
行 旅 行 旅 獨 行 從 謂 即 相 附 其 比 以 相
金鉞未化 水 中 有 五 尺 書 長 大 廣 魚
記 他 魚 不 能 中 出 腹 中 得 如 白 可 味 健 兒
木 猶 能 擒 思 病 再 尺 許
之 又 鮒 日 錦 生 要 其 魚 生 能 從 中 南 行 刺
行 之 足 故 鮒 制 鯇 鮒 魚 子 然 孔 生 羊
舟 水 釣 人 尚 在 得 一 中 草 長 囊 二 隨 大 水
至 水 鯽 人 尚 在 得 手 中 乳 魚 宋 其 廣 中 有 五 尺
時 人 異 之 在 鍾 一 中 其 原 高 苑 成 其 東 得 有 數
志 參 元 團 錄 伊 可 得 用 昌 揀 得 為
後 永 淡 不 可 周 出 得 開 數 十 木 文 長 二 寸 許 再

二說之 二 龍 王 會
儲 一 巨 之 桂 出 於 江 中 須 史 虎 食
朗 山 有 鑿 出 木 取 其 廣 作 韓 牙 虎
王 會 者 州 禹 廣 爾 雅 魚 為 帶 魚
文鱗 楊 伊 宗 元 鯉 之 色 品 齊 魯 之 間 魚 為 書 史
上 鮮 揚 州 昌 男 文 沈 三色 繡 鱗
色 鱗 宗 文 魚 行 魚 倉 魚
史 書 以 魚 作 紀 漢 也 記 也 故 其
書 天 仙 人 寶 故 事
志 也 漢 魚 曰 記 名 人 道
日 魚 給 而 北 其 沙 邦 奧 史 生 食 打
魚 逆 鱗 魚 北 王 一 仙 周 三 老
逆鱗魚 其 胡 有 廣 郎 人 逆 魚 太
內 鰱 鱗 魚 其 有 兩 石 門 黃 與 中 出 鳥 生 其 土
重鱗魚 耳 兩 門 其 上 如 諸 人 魚 者
瓊魚 天 水 魚 母 鱗 魚 仙 鱗 魚 說 味 水 臨 中 美 魚 蘇
抱石魚 飛
出 于 背 腹 而 有 兩 石 之 大 與 其 魚 出
之 山 上 土 人 取 之 其 為 大 如 指 海 外 用 絹 出 安 南 國
之 若 常 貼 然 味 似 魚 人 腹 平 之 其 為
若 蒲 常 名 戴 帽 魚 似 上 人 取 之
河 所 名 戴 帽 魚 似 上 土 人 取 之
鰲毛魚 小 出 東 海 張 海 罟 見 二 光 頭 人 乘 一 骨
戴帽魚
雙名 魚書 魚圖

上艘須臾而盈多則去壘否則小艇不勝載矣
鹿子魚
頳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南海中有洲春夏此魚跳出洲化為鹿
鸚䳇魚
龍門江在嘉陵州飛瀑聲聞百里舟車過此泌冴上峽方可復行傍有穴多出鸚䳇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䳇嘴相傳此魚能化龍故云
黃雀魚
出壹州常以八月化為雀十月後入海化為魚
楓葉魚
海樹霜葉風飄化為魚故名若黃質可愛
藿葉魚
藿葉魚細異冰盤
麥魚
其形小似麥出東流四上里溪津
至石人瀨下形漸大越之民則化精飛去里人最珍之
油魚
在雲龍州南二十里中秋則魚肥長
僮二三寸至十月望則絕焉
地青魚
尾有刺甚長達物則攫之毒能中人色白者
相郅又名鄖陽魚
鼠尾魚產衆山
黃鱝魚
即江湖之橫口魚地白與長背美頭雖呼如金色鬣鰈
或蕪煇夜即有光如龍燭
棘鬣魚
宋志其鬣赤則呼赤鬣亦謂之棘鬣故云珍味
首首味豐在眼首人多慈酒蒸之以為珍
十月此魚得時正月以後則味劣不可食
方頭魚

以鰊鬣而味美
鉤魚
狀頰鬣身少扁其脣甚長脣垂下數寸味皆在此故俗有呼苗鉤魚長不惜老婆
禍語之
鬭魚
大如指長二三寸身有花文紅綠相間尾紅有黃點善鬭兒童畜之每一勝者尾
相持不合久之勝負乃決勝者躍如一兩翅敗者
洋洋自得敗色如負物之頭好鬭每至此類呼為
魟魚
魚志其長化如府志如此其尾最毒能螫人身有之如連尾
日夜號呼不止長以一其尾胎生故名蓋鬣色花者
故又名牛魚尾形似作首燕蟹人有刺中其尾能刺
人一名鯊魚有圓如扇作蕉形紅色外如口覆在不腹下內以翅尾
長身尾有形圓似鴿扇盤黑魚狗
狗魚
鯊魚長人身有狗頭文好似虎其尾中形類鷄鴿色如彈狗黑如口
鼠魚
鯊鼠長文餘伏於泥中見人則伏窠際相聞入大者以尾掃之
鯊魚頭身長其餘尾而小吸人則鯊大入見
魚彼海中有失水春食其尾以鼠歸見其鯊
水以且其籍之與身之鼠見為正白
穴章蝦皆食之
淫魚
身頭與身正黑口在頷下狀似鰅有白身上
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
聽之所謂瓠巴鼓瑟游魚出聽非禁指凡魚也
鮹

魚岐以如馬交尾有故名
長十數丈頭有鬣如大
邊視之如鐵甚大
骨齒加鑽鑄釜
胎成鐵味佳
金線魚
碧雞山下有洞內
鯡鮮魚
青郎魚
鯸魚
地理志利州土貢鯸魚
似海魚
出南陽是也
雲南河諸
身如半金府縣
有鬃者
金魚
石魚
有石魚出山石文如魚形
有赤文身
有背赤文作黃白者
石色每尾尾若文魚
有鱗若虞長赤畫山尾
黑理三十六鱗作魚
一魚十三跳
其口清腹
頭白
魚春雅魚
見魚而
公介郎
娙娙魚
如口在人腹下手足
夫文形者也
鯛魚
鯔魚
弓魚
文魚
奴屬魚
釜頭魚
爾雅所謂有鱗
陽胎康傳
名有鄉鐵
大名一

罷留
施罛
忘筌
鴻離
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斷罟
獺祭
夜捕
百金
九罭
入水
天子嘗
臨河
人取
取諸離
敺人
既有時取
殺宜中禮
亂于水
魚莊子方罟罔罝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諸葛取離
周禮敺人掌以時取魚注云梁堰也
尺如形魚筌長則網中之取鳥魚之罷登公去網結
如履之既而網罟而漁
里子吾而後魚入
臣爭禽網登公罷其網
戰國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天子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季冬命漁師始漁
易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俾遂生成　勿令暴殄

船有䱻

晚罾（宋徐積詩漁人晚罾魚）

黏微（秦越人曰魯人獨于赤鯉黏微而釣之也）

桂餌（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

渭濱（呂望釣于渭濱獲王璜）　濮水（莊子釣于濮水）

維絲（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守紙（守釣而不得魚不堅由）

笄（奕竿累趣灌瀆守鯢鮒謂小得大魚也）

釣（子為之釣）　釣富春（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時釣于富春）　為綸（史記為綸者）

澤（辨大）　任公之術（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　漁雷

且（去大魚）　詹何之能（列子詹何楚人）

增　朝船（陸龜蒙漁歌江之魚朝采前歌方鮮）

觸綸（吳都賦曰觸綸而飛鯢鯉之鱗）

竹竿（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無餌（文子不可以無餌釣魚）　累緺（莊子夫揭竿累）

原

也（學為釣者五年然後書其道以為餌於百仞之淵）

網（絕罟不網）　釣而不

田則不漁（君子不田漁）　名鯉（孔子生伯魚三日有名曰鯉）

獻鮪（季春獻鮪）　遺雙（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進尾

獻孔子（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父曰天暑市遠）

賜弦章（齊景公賜弦章魚五十乘）　獻之不受（公儀休相）

鱐鮪（魯以為祭）　嗜鮑

嗜（人以魚）　饋之則懸（羊續）

薦鮪（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　利賓（易包有魚不利賓）

充饋（物以充饋）　食稻（孟秋天子食稻與魚）

故物（不足以為賓）　宴（宴漁）

商脡（祭禮稱魚曰商祭）　河魴（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乾魚（魚蓋）　澤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二

鼎（宋王筆記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銀絲鱠（杜甫詩鮮鯽銀絲鱠）

以進之遂刺王僚　趙盾飧（公羊傳趙盾食魚飧）　子產畜（孟子）

彈鋏歌（馮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寘劍進（吳世家公子光寘劍于魚中）　增　金

鯢（尺澤之鯢豈量江海）　在罾（文在罾之魚期于焦爛之魚）　溉釜（詩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鱗介部七 魚 烏賊 蠏 蚌 蛤 蛤蜊 蝤蛑 車螯 石蛙

魚五

原 詩 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頒首承綠
漪何用游濱澥且躍天淵池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
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
似鏡浮凌波銜落蘂觸餌避沈鈎方游蓮葉外詎入武
王舟　阮卓蓮下遊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
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香動乘流葉影披相
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隋岑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
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增 唐杜甫
黃魚詩曰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
不容身筒筩相沿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
龍鱗　白小詩曰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
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
盡取義何如　項斯鯉魚詩曰似龍鱗又足只是欠登
門月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穴望水寫金盆
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　章孝標鯉魚詩曰眼似真
珠鱗似金時時動浪出還沉河中得上龍門去不歎江
河歲月深　錢起賦得巨魚縱大壑詩曰巨魚縱大壑

遂性似乘時奮躍風生鬣騰凌浪鼓鬐龍摅回地軸鯤
化想天池方快吞舟意尤殊在沼嬉傾危嗟幕燕隱晦
笑泥龜榆士逢明主才猷得所施　唐人作河鯉登龍
詩曰年久還求變今來有所從得名當是鯉無點可成
龍備歷艱難徧因期造化容泥沙寧不阻釣餌莫相逢
擊浪因成勢纖鱗莫繼踪若令搖尾去雨露此時濃
元稹魚登龍門詩曰魚貫終何益龍門在苦登有成當
作雨無用恥為鵬激浪誠難泝雄心亦自憑風雷潛會
合鬐鬣忽騰凌泥滓辭河濁烟霄見海澄迴瞻順流輩
誰敢望同升　王季則魚上氷詩曰北陸收寒盡東風
解凍初氷消通淺溜氣變躍潛魚應節似知化揚鬐任
所如浮沉非樂藻沿泝異傳書結網時空久臨川意有
餘為龍將可望今日愧才虛　王公亮魚上氷詩曰春
生寒氣減稍動伏泉魚乍喜東風至來觀曲浦初近氷
朱鬣見望日錦鱗舒漸覺流澌退還欣掉尾餘噞喁情
自樂沿泳意寧疎倘得隨鯤化終聽戾太虛　吳覓魚
上氷詩曰春水潛鱗發寒潭舊藻疎揚鬐順氣纔振鬣
上氷初戲盾憐空潔泮清媚景虛戒貪常避餌思達每
懷書濕映流澌薄狂遊觸浪餘終希泮渙澤為化北溟
魚　姚康巨魚縱大壑詩曰水府乘閑望圓波息躍魚

從來暴泥久今日脫泉初得志寧相忌無心任宛如龍門應可度鮫室豈常居掉尾方窮樂遊鱗每自舒乘流千里去風力藉吹噓　白居易點額魚詩曰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鬐却返初見說在天行雨苦爲龍未必勝爲魚　又放魚詩曰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盤渦峻激多傾覆莫學長鯨擬害人　盧綸小魚詠寄涇州楊侍郎詩曰蓮花影裏暫相離纔出浮萍值罟師上得龍門還失浪九江何處是歸期　竇鞏放魚詩曰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杜甫觀打魚歌曰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廻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味美知第一既飽懽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韓愈叉魚歌曰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搒水無搖刄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消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交頭疑凑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

沸腥風遠更飄　陸龜蒙謝皮日休分巨魚之半詩曰誰與春江上信魚可憐霜刃截來初鱗殘似撒騷人屋腸斷疑傷遠客書避網幾跳山影破逆風曾蹙浪花虛今朝最是家童喜免泥荒畦掇野蔬　皮日休和陸龜蒙謝分魚詩曰釣公來信自松江三尺春魚撥剌霜腹內舊鉤苔染澀腮中新餌藻和香金鱗中斷榆錢破寒骨平分玉筋光何事貺君偏得所祗緣同是越航郎　盧仝觀放魚歌曰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刺史性與天地俱酒興引行處正見漁人漁叢雜百千頭性命懸須臾天心應刺史刺史盡活諸一一投深泉跳脫不復拘得水競騰突動作詭怪殊或透藻而出或破浪而趨或掉尾孑孑或奮鬣愉愉或如鶯擲梭或如蛇銜珠四散漸不見島嶼徒縈紆　宋韓琦觀魚軒詩曰雨過方塘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忽見開萍作隊遊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筠竿餌釣鉤　梅堯臣河豚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

麻吾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又鹿角魚詩曰海中魚角蟲蟲不擬龍乃擬鹿 歐陽脩答梅堯臣達頭魚詩曰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蠢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既若斯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析骨節駭專車鬚芒侔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秘寶萬狀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京國乾枯少滋味治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君詩虛名

從此得 孔武仲江豚詩曰黑者江豚白者白鱀狀異名殊同宅大水淵有羣魚掠以肥已是謂小害頗有可喜大川夷平縞素不起兩兩出沒矜其頰背若俛若仰若躍若跪舟人相語驚瀾將作亟入灣浦踈檣布筰俄頃風至欻山搖岳浪如車輪氣霧相薄舟人燕安如在城郭先事而告昭哉爾功鰐喑牛馬頭躉象龍暴殄天物安得爾同於人無害所欲易充暴露形體告人以忠又多膏油以助汝工江湖下賈機杼以農鳥鵲知風商羊識雨大厦之下風雨何苦豈知舟航方在積險以爾占天著蔡之驗古之報祭不遺微蟲執揚爾烈登薦蜡

宮世不爾好復惟爾惡我作此歌為昭其故 蘇軾渼陂魚詩曰霜筠細破為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腮氣慘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為解顏香粳飽送如塡塹早歲嘗為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儵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睹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齏釅 又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詩曰東池浮萍半枯壞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

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鬐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陳師道和蘇軾西湖徙魚詩曰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露沙背大魚蟠泥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著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

悔可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
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罹騈頭牽翠帶居士
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猶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
直鮮作苛碎我亦江湖釣竿手悞逐輕車從下瀨生當
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隨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
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王公釣東海　唐
庾白小詩曰二年遵海濱開眼即浩渺謂當飽長鯨飼
口但白小百尾不滿釜烹煮等芹蓼咀嚼何所得鱗鬣
空紛援向來巨魚戲海面橫孤嶠驗喁噴飛沫白雨散
晴曉終然不省錄從事此微眇短長本相形南北無定

表春山不爲多毫末夫豈少詞雄兩月讀理足三語妙
人生一遲發誰作千聖調安能躋曾稽坐待千年釣
范成大晚春田園詩曰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
春回荻芽抽筍河豚上楝子花開石首來　又秋日田
園詩曰細擣棖虀有鱠魚西風吹上四腮鱸雪鬆酥膩
千絲縷除却松江別處無　楊萬里初食淮白魚詩曰
淮白須將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違霜吹柳葉都落盡
魚喫雪花方解肥（淮人云白魚食雪乃肥）醉卧糟丘名不惡下來
鹽豉味全非饕人且莫供羊酪更買銀刀二尺圍　又
松江鱸魚詩曰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

來玉尺如何短鑄出銀梭直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
鱗巨口一雙鮮秋風想見眞風味秖是春風已逈然
劉宰謝王去非餽江鮮詩曰環坐正無悰騈頭得嘉饋
鮮明訝銀尺纖非蠆尾肩聳作驚雷肥紅新出水芼
以薑桂椒未熟香浮鼻河魨愧有毒江鱸慚寒味更洛
座上客送歸煩玉指飣餖雜青紅百巧出刀七翩翩鶴
來翔粲粲花呈媚頗疑壺中景髣髴具盤底又疑三神
山幻化出人世更於屬饜餘想像無窮意知君束裝宂
不敢折簡致厚賜何可忘因筆聊舉似　金元好問峽
口食鯿魚詩曰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

君莫愛襄陽好縮頸鯿魚刺鯁多　元王惲食鱸魚詩
曰鱸魚昔人貴我行次吳江秋風時已過滿意尊鱸香
初非爲口腹物異可關嘗口哆頰重出鱗纖〻爭光背
華點玳斑或圓或斜方一脊無亂骨食免刺鯁防肉膩
勝海鰤味佳掩河魨燈前不放箸愈淡味愈長張翰爲
爾出我今赴官忙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倚裝足朝
睡且快所欲儂藝鶯聽吳歌海日方蒼涼　鮮于樞海
鰌行曰至元辛卯之季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物宛轉
泥沙中非黿非鼉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爲雄萬刃封割
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納日月涵虛空汪洋浩瀚

足爾容胡爲一出蕩忘返麋軀鼎俎蝦蜆同吁嗟人有
達與窮無以外慕殘厥躬古來妄動多災凶　明劉炳
觀捕魚詩曰柳條風脆已枯黄湖落溪毛露石梁帆脚
壓霜寒撒網枕牙移月夜鳴榔載車有鼈曾占渭鼓枻
無歌豈濯湘又得錦鱗長尺半隣翁新酒正吹香　楊
基觀魚詩曰池陰樹影凉白小紛成隊吹絮圍漏繪觸
荷清露碎俄沉靜却浮忽逃驚還退幸免釣絲憂江鱸
月充膾　孫作飛魚詩曰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
陽浩出沒造物窮荒隆力足浮三山勢欲吞大塊豈惟
日月浴兼蛟鬼神會披經索山海異族紛瑣碎我時一
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佰容輩入海如入闠俗風白波
駭雨慘黑洋濤批石噴火發嚙指愁舟壞飛魚集檣桅
翅尾錯珍貝初疑鶯雀鬪復疑蝗蝝墜非類感所稱桔
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白鳥風煙帶叅右插雙翰歛側
張雨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鵰鴟類祇愁海若笑狹小冷
此輩我復嗤海若萬彙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鯨鯢鰌鰐
鈴智居雲雨能肉大何足膾龍門萬魚躍此異吾所快
李東陽次韻謝石首魚詩曰夜網初收曉市開黄魚
無數一時來風流不鬭蓴絲品軟爛偏宜豆乳堆碧盌
分香憐冷冽金鱗出浪想崔嵬高堂正憶東鄰送詩句

情多不易裁　何景明鰣魚詩曰五月鰣魚已至燕荔
枝盧橘未應先賜鮮編及中官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
日風塵馳驛路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
筯金盤敢望傳
【原】【賦】晉王廙釣魚賦曰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鉤運
金丸懸鮪鯢挂鴻鶴連翩雲際浮潛漪瀾　摯虞觀魚
賦曰觀鱗族于澄池兮覽羽羣于瀨涯乃有淯泉之鯉
濯陂之鰋浮潛湧躍沒浪赴達集于曲漄之隈逐乎澹
淡之深攢聚輻湊或躍或沉倏爍攸驟瞪目驚心徒極
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構橫羅
編莞爲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
行忽浪違乎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往而無反息鱨
膾鯉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汎濫爵於通溝因
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
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
修名之未立懸景曜之西謝懼流連之敗德遂收歡而
命駕是時也含懷滋道需於酒食盤衍安安歡情未極
遐與之言矯枉以直說而不繹莫不歎息　【増】唐盧照
鄰窮魚賦曰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靜月浦涵丹錦津
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居於陽瀕漁

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覓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
公之犗爭陳豫且之網婁蟻見而廿心獱獺聞而抵掌
獨孤授北溟有魚賦曰風濤乍息空水相涵橫巨鱗
而海分為二艷雙目而月為之三滄滄迤延載回載旋
怵𢚉則飛沫成雨擊尾乃跳波溢天任公之術靡措龍
伯之力徒然　元弼魚躍龍門賦曰徒觀其向天倪辭
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由户雖
懸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　苗秀魚登龍門賦曰吞
舟之倫吹潦將適奮迅少而鱍剌籤箸鬣以投擲鱗檣
比而駛水星攢目瞳矓而中流月白　王起烹小鮮賦

曰海曲蘆人江潭舟子厭頒首於蒲藻得纖鱗於沼沚
常窺瀲瀲漏于密網之中今則炎炎烹於沸鼎之內
李蟠烹小鮮賦曰出彼清灣委茲鬻筍落細鱗於方寸
之質煦微沫于噞喁之口齊一指而未弁事寸刃而纔
受驗星星之若無升鼎俎而何有　李夷亮魚在藻賦
曰極浦風霽澄潭月虛鮮鱗繚繞聚沫紆徐或在鮫人
之室或過陵鯉之居蓮花東西信可遊而可息文竿上
下徒欲釣而求諸　王起羨魚賦曰赬尾殊品紫鱗異
質或依蒲而自娛或擁荇而爭出揚鬐奮鬣已見其由
戢尾貫鰓未知其術　宋梅堯臣針口魚賦曰有魚針

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
秒其為針也頷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
附醫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婦
女大非鱠材唯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
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以往未知其所處
【原】贊晉郭璞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
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疏【增】又鮫贊曰魚之
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
刀
【原】表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於鼎

臣聞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
魚則無所不及
【增】啟北周庾信謝趙王賚乾魚啟曰蒙賚乾魚十番醴
水朝浮光疑朱鱉文鯉夜躍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
温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
味及其飢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
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翮鷲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
公終年垂釣
【增】說程正叔養魚說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子
魚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魚養其中

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終觀之戚戚然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汙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不市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思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幸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此魚而已乎　姚鎔馬嘉魚說曰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晬兒鬻而火鱐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為琉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鬐舒鉤著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紅文生盧清臣（鱸魚）銷醒引興鮮鱠之香宜授橙虀錄事守招賢使者爾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鰣魚）鍇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衛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爾白圭夫子（鯖魚）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爾錦袍氏（鱖魚）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仙盤遊奕使爾李本（鯉魚）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爾鮮于美（鯽魚）砍鱠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慶德郎爾楚鮮（白魚）隱釜沉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爾縮項仙人（鯿魚）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爾食龍灰（鰢魚）（鱧）支御斑駁標致高爽宜授添府太監爾單長福（鯛）曲直靡常鮮截具美宜授蟠泥掾爾唐少連（鰱魚）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爾黃薦可（河豚）澤嫩可貴然失于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

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爾屯江小尉（江豚）漁工得雋亦號甘肥宜授追風試湯波太守

增〔序〕明孫作飛魚序曰暨人杭海得飛魚于黑水之洋長二寸頤兩鬐各廣長寸餘張爲兩翅海風發作從波濤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

烏賊一

原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增** 蜀本草圖經曰九月烏鶡（音）俟入水所化故義訓曰寒烏入水謂之烏賊　炙轂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

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獲 原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吏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今之烏化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升 增 物類相感志曰烏賊過小滿少 埤雅廣要曰烏賊八足絕短肉白皮黑無鱗有鬚鬚甚長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鬚黏石為纜蓋此魚遇大風遠岸則糾前一鬚為矴近岸則黏前一鬚為纜 又曰每遇大魚

則噀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鰕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惹之江東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耳 雅俗稽言曰舊說一名河伯從事腹內有墨又名墨魚暴乾者俗呼為螟脯 正字通曰墨能已心痛背上獨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樗蒲子而長色白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蛸 萬震海物異名記曰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賊喻波噀墨迷射水慝

烏賊二

原 酉陽雜俎曰烏賊魚海人言昔秦始皇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 夢溪筆談曰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

原 啟 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啟曰變遂庸臣伏增銘悚

增 令 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噀墨將軍

螺一

原 爾雅曰螺小者蝸 易曰離為蠃剛在外也 廣韻曰螺本作蠃大者如斗出日南 廣志曰海文螺數種其大者受一斗南人以為酒杯 埤雅廣要曰蓼螺味辛如

蓼其螺紫色有斑文 淮南子曰蠃蠬愈蝸睨蠃附蠃也蠬細長螺也蝸睨目中疾此皆治目之藥也 山海經曰旬山泃水出焉南流注于閼澤其中有茈蠃紫色螺也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螺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拾遺記曰蓬萊山有大螺名䗝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之世則浮於海際焉 元珠集曰海螺鳴主大風吐光主陰雨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

似鸚鵡故以爲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爲作兩目兩翼也　又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嶺表錄異曰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增宋周公謹曰長生之螺置之醋中則活

正字通曰海螺大如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諸螺中此肉最厚南人食之又有狀如螺中寔如石大如豆名郎君子一名相思子有雌雄口內含熱置醋中雌雄相逐逡巡便合即下卵如粟者爲真藏篋中積歲不壞婦人難産手把之即生

螺二

原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峽相傳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爲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增拾遺記曰漢武帝嘗酹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

渤州錄曰武帝幸瓠子河閒水底有絃歌之聲有老翁出獻帝一紫螺

原搜神記曰謝端侯官人少孤貧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後于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妾天漢中白螺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增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啖螺　傳載唐光啟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陳倉米絕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併開倉倉中悉化小螺爭人皆驚異至今有收得此螺子者天中記

夷堅志曰吳湛居臨荆溪有一泉極清澈市人賴之湛爲竹籬遮護不令汚入一日吳于泉側得一白螺歸置甕中後每自外歸則廚中飲食已辦心大驚異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中而出手能操刀吳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乃實告曰吾乃泉神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上帝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得道矣言訖不見

螺三

原測海東方朔曰以蠡測海即田螺也　行沙異苑詳上紅螺行沙便生光　閉户

脫屣風俗通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户終不可開故效之設立門户　異苑詳注

香螺脫屬來相擧 入蛭 變寅 田螺形圓底銳大者如梨橘小者如梅李其性大寒秋冬多有水蛭入螺中須去之方可食海螺生海涂中有人見其擧變爲寅飛去或云此螺能高飛丈許蓋遭其處地
出足 張口 世說晉太康永興中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尋見誅南康記南康有女採螺爲業夜宿亭上有風雨瞽見衆螺張口而至亂嚙其肉唯有骨在爲因號其地爲螺亭
爲酒杯 飾鏡背 上詳螺一廣志螺光彩可飾鏡背 鈿頭似
鸚鵡 色如翡翠 上詳螺一南州異物志桂海蟲魚志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如拳揩磨去麤皮如翡翠色雕琢爲酒杯
性寒 形銳 上詳入蛭注埤雅易曰離爲螺者螺之形銳外剛內柔性又善麗故也
畏雪 吐光 物類相感志螺畏雪下詳螺一元珠集
螺舟 拾遺記秦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螺舟形似螺沉行海底水不浸入 鸞臺 述異記鸞臺界李王藥免匿中間迴道似鸞故名之

螺四

原 詩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弦網羅纖鱗惑芳餌故爲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增 元王惲賦西域鸚鵡螺杯詩曰老月淪精射海波珠繩分秀貫神螺鶻斑漬粉垂金雉鷄喙嫌寒縮翠窠樽出瘦藤紋浪異瓠成椰子腹空嚼飲餘疑與溪娘遇一笑相看發浩歌

增 令 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屈突通寿螺可夫者振聲遠聞可知佛樂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金舍阮用光研光螺運體施功物皆滑瑩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田青螺徹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爲怪品宜授具體郎

蚌一

珧珖 馬刀 蟶 玉珧 江瑤柱附

原 易曰離爲蚌 埤雅蚌之形外剛而內柔性又善麗故也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爲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 增 又曰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螺蚌膲 拾遺記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爲貴國人不採 原 盛弘之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饑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爲名又云城隨洲勢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徐充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漲海中 增 岳陽風土記曰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片帆夜深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烟波中間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一日揣取之終不可得近久不見 嶺表錄異曰廉海有洲島島中有珠池其底與海通每年修貢珠户入池皆採老蚌珠如宛豆如彈丸者亦有之其殼名珠牡亦名珠母可斲削成釵釧 海物異名記曰蜃布泥有疆界其蒸氣也爲樓 睽車志曰無爲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錦繡溪初未有城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

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蓋亦靈異或夜傍水際放殼吐光明皎如月照池數丈秀之名蓋取諸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郭璞江賦曰瓊蚌晞曜以瑩珠　增 蜯蛣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　漢書注曰鄞有鮚埼亭顏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抱朴子曰川蟹不歸而鮚敗　南越志曰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蛣取食　璅蛣似蚌淮海人呼為海奴又江賦注一名海鏡　嶺表錄異曰海鏡廣人呼為膏藥盤兩片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瑩潔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腹中有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飢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海鏡亦飽矣或炮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馬刀 周禮曰鼈人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曰蚌也　爾雅注曰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蠯即馬刀也　宋寇奭曰馬刀京師謂之揰岈此物生泥瀆沙溪中行沙有跡人驗取之　蟶 山堂肆考曰蟶生海塗中穴居似馬刀而殼薄長二三寸大如拇指外殼內肉其性甚寒能消渴

玉珧 爾雅注曰蜃小者一名玉珧可飾珮刀鞘詩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是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皆用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山海經曰嶧皐山皐水出焉東注激汝水其中多蜃珧　酉陽雜俎曰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美炙食之　江珧柱 老學菴筆記曰明州江珧柱有二種大者江珧小者沙珧然沙珧可種逾年則成江珧矣　海物異名錄曰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江珧柱退之所謂馬甲柱是也　江鄰幾雜志曰四明海物江珧柱第一青蝦次之二物無海腥氣瑤當作珧　江珧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肕韌同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東坡謂荔枝風味江瑤柱可以敵之一云江瑤柱即海月也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韓愈詩曰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

蚌二

增 拾遺記曰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此蚌生於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千歲而一生珠嘗飛翔來去于五岳之上　原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

而相持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增 魏志曰孔融與韋康書云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增 孔元舒在窮記曰袁象贈庾翼蚌硯 唐新語曰麟德中封禪用取明水李敬貞于八九月取蛤蚌一尺三寸者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四五升 廣川書跋曰李後主下歙州責蚌醬供宗廟恐滋味醬(作冉切)舊(而琰切)味薄也其下惶懼不敢寧 藝苑雌黄曰大觀中吳郡邵宗益剖蚌

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袞皆有詩賛之 老學菴筆記曰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起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 文昌雜錄禮部侍郎李常曰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河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河中珠見同數人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覷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航小艇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蚌三

原 睎曜 含漿(上詳蚌一工賦 爾雅蚌含漿) 取水(取水方諸大蚌也 埤雅唐要曰 人凡祭祀山川四方用蜃以等㕵) 盛唾(嶺表異方錄) 月降胎(埤雅曲要蚌孚乳以秋聞雷聲則蘇 蘇子美詩多蚌吸月以胎 又埤雅唐要蚌之孕珠如懷妊然故謂之蚌胎) 闘雷則蘇 吸(音畫縮也)

蚌四

增 詩 宋周必大答周愚卿江珧詩曰東海沙田種蛤蜊南京苦酒濯瓊瑤餽因暫棄常珍變指爲將嘗異味搖

珠剖蚌胎那畏鴿桂呈馬甲更名珧累人口腹吾何敢慚愧三陰喜且謠

原 賛 晉郭璞賛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朔望

增 書 夏竦答東茂弘書曰其蜯蛤之眷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增 令 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獨步王江珠(瑤 丁鼎烈)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郡爲靈淵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

蛤一

【原】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
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
文蛤表有文　又曰馬刀一名蛤　禮記曰季冬雀入
大水爲蛤【增】周書王會篇曰東越海蛤【原】漢武內
傳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
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增】雲南記曰新安婦人繞
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爲珂珮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
鳥常食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薄在沙岸潮水往來碏
蕩白如雪入藥最精　續博物志曰高誘淮南子注
曰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說文曰諸

珠也方石也　述異記曰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春
復爲黃雀雀五百年化爲蜃　蠡海集曰蝌蛤至堅雖
熟而色不變生育則但涎液隨氣而化其性靜得陽多
故也　彙苑詳注曰番禺每大雷雨大蛤從空而下名
天蛤　山堂肆考曰毛蛤曰蛾蝗尖蛤曰齊蛤小蛤曰
蜃薄蛤曰蚌稜蛤曰蚶蓋其形殊故名亦不一也

蛤二

【增】趙后外傳曰眞臘夷獻萬年蛤光彩如月照人無妍
醜皆美艷成帝以賜趙飛燕飛燕以蛤置帳中常若滿
月帝曰我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也　三國典略曰有
人患足腫疾醫莫能識徐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
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之才爲剖之得蛤子二大
如榆莢　又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于蛤中得瑤
環一雙　開寶六年漢陽軍獻蛤有文隱起成龍長五
寸許金色鱗甲皎然　續酉陽雜俎曰隋帝嗜蛤忽有
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置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　夢溪筆談曰潁州漁人
于溪水中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
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抉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
天寶年所造金剛經其書爲里人李源素寶藏蛤筒復

養之水中　續聞見近錄曰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
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以爲珍餽自後士人稍稍
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

【原】論晉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
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原】啟陳徐陵謝賚蛤啟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蛤蜊

【原】抱朴子曰蛤蜊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啖況君子與
士乎　臨海上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增】臨海水土
記曰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酉陽雜俎曰蛤蜊候風

兩能以殼爲翅而飛　西溪叢話曰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物類相感志曰醃蛤蜊以爐灰入鹽醎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則在日中晒　原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增雲仙雜記曰吐突承璀嗜蛤蜊炙以鐵絲牀數澆鹿角漿然後食　杜陽雜編曰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樂善錄曰曾公亮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哀告翌日有以兩篭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　筆談曰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慶曆中群學士會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而不至使人往視則云焦矣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

增詩唐段成式蛤像連詩曰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　又張繼善蛤像連詩曰相好全如梵端倪祇爲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鷸相持　宋孔武仲蛤蜊詩曰去年曾賦蛤蜊篇旅館霜高月正圓舊舍朋從今好在新時節物故依然棲身未厭泥沙穩

爽口還充鼎俎鮮適意四方無不可若思鱸鱠未應賢

原啟梁元帝謝賚蛤蜊車螯啟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啟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冐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合州刺史仲扁（蛤蜊也）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旣命之爲含津令陞之爲慤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甘圓內史

蚶

增郭璞爾雅注曰魁陸狀似海蛤而圓厚殼文鱗似瓦即蚶也　字書曰蚶蛤也出會稽可食　說文曰老伏翼化爲魁蛤故又名伏老　嶺表錄異曰瓦屋子南中舊呼爲蚶子（一作空慈丁）頭因盧尚書鈞作鎮遂改爲瓦屋子（又名瓦壠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殼中有紫色肉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亦謂之蜜丁）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廣志曰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貨　臨海水土志曰蚶側徑四尺臨海異物志曰蚶之大者肉味佳今浙東以近海田

種之謂之蚶田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安郡駮鹿山上有石室鑿内輙得骨并獲蚶　海物異名録曰瓦壠鎖殻渾沌錢文如建瓴外看而内渠注云髙爲看疏爲渠　山堂肆考曰有青郎魚形類海鯽而大齒如鐵鋸嚼螺蛤成粉海濵人養蚶苗於塘濼之間青郎隨潮入呑嚼殆盡　江賦曰紫蚢音岡如渠洪蚶專車　楊萬里詩曰鮮帶桃花楚水城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奏宰臣奏擬皆不可上謂裴度曰常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中正可求此人與之度訪孫孔戣即奏而命之　又曰元稹爲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增詩宋陳造謝張德恭送糟蚶詩曰壓倒淤泥白蓮藕半捐介甲露穠纖玉川水厄那知此急具薑葱喚阿添

增贊[一]蚶子贊曰蚶子蚌屬形如瓦筒縱横其理五味具充　又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别名爲蚶形似瓦屋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殊形中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蚶菜也體雖詭異用實芳鮮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

車螯一

增本草曰車螯亦名蜃大蛤也其殻甚厚可製器所謂斑蛤是也亦能吐氣成樓臺又車螯蜃厚而白背正而斑紫錦文錯肉美中食蜒

即文蛤也　酉陽雜俎曰車螯與移角相似　夢溪筆談曰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　臨海志曰姑勞似車螯而殻薄

車螯二

增南史曰何子季侈於食味後欲稍去其甚者擬食車螯蚶蠣使門生議之學生鍾岏議曰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混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如無臭無聲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增詩宋歐陽修初食車螯詩曰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

涯螯蛾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殻如玉斑爛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慚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梅堯臣泰州王學士寄車螯蛤蜊詩曰車螯與月蛤寄自海陵郡甘鮮雖所嗜易飫亦莫問嬌女巧收殻燕脂合眉黛貧奩無金玉狼籍生恚忿妻孥喜食之婢妾困掃拚行當至京華耳目飽麈坌此味爽口難書爲厭者訓　又永叔請賦車螯詩曰素唇紫錦背漿味壓蚶菜海客穿海沙拾貯寒潮退王都有美醖此物寔當對相去三千里貴力致以配翰林文章宗炙鮮尤所愛

旋坼旋沽飲酒船如洛埭殊非北人宜肥羊啖𠫤塊。楊萬里食車螯詩曰珠宮新沐淨瓊沙石鼎初燃瀹井花紫殼旋開微滴酒玉膚莫熱要嗚牙板拖金線成雙美蕭擘糟丘總一家老子宿酲無解處半杯羹後半甌茶

增 晝宋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增 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負乃孚德韜其雅姿可含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脆尹白中隱車螯也

石蜐

原 爾雅曰紫蜐紫䖿即今仙人掌 荀子曰東海有紫蜐魚鹽 南越志曰石蜐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 臨海水土記曰石蜐生附石身如小竹大有甲正黑中食 石蜐一名龜脚以其形似也生海中石上一名石鮭 海碎錄曰龜甲生石上有甲其子如栗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所謂石鮭揚葩其狀甚異 郭璞江賦曰石蜐應節而揚葩 謝朓詩曰紫䖿華春流 楊慎贊曰蘭陵紫蜐

原 賦 梁江淹石蜐賦曰海人有食石蜐一名紫䖿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旣饋天而鑄物亦翰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濤之蔽迹願洲渚以淪形光㴑伏而不耀知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闕請去海人之仄陋充君子之嘉客儻委身於玉盤從風雨其可惜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三

鱗介部八 牡蠣 蟹 鰒魚 蝦 水母 鱟

牡蠣一

增本草曰牡蠣一名蠣蛤一名牡蛤一云是百歲鵰所化此物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蠔山晉安人呼爲蠔莆初生海邊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嶄巖如山每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烈火逼開之挑取其肉而其殼左顧者雄右顧者牝蠣耳

陶隱居曰牡蠣皆以口向上腹向南視之則口邪向東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酉陽雜俎曰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惟牡蠣是鹹水結成　南越志曰南海謂蠣爲蠔甲爲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蠔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異物志曰石賁灰牡蠣殼　唐韓愈詩曰蠔相粘爲山千百各自生　宋戴復古詩曰堆盤牡蠣鮮

牡蠣二

增嶺表録異曰盧循旣敗餘黨奔于海島野居惟食蠔蠣疊殼爲牆壁　泊宅編曰蔡襄造泉州石橋因閩中無石灰燒蠣殼爲灰橋成多取蠣房散置石基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矣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取蠣者徒二年

增詩宋梅堯臣食蠔詩曰薄宦游海鄉雅聞靜康蠔宿昔思一飽鑽灼苦未高傳聞巨浪中磈礧如六鼇亦復有細民並海施竹牢掇拾種其間衝激恣風濤鹹鹵與日滋蕃息依江皐中厨烈焰炭燎以莱與蒿委質已就烹鍵閉猶遁逃稍稍窺其戶青襴流玉膏人言噉小魚所得不償勞況此鐵石頑解剝煩錐刀戮力効一割功烈纔牛毛若論攻取難飽食未爲饕　楊萬里食蠣房詩曰蓬山側畔屹蠔山懷玉深藏萬壑間也被酒徒勾引著薦他尊俎解他頑　劉子翬食蠣房詩曰蠣房生海壖堅頑宛如石其中儲可欲雖固必生隙嵌巖各包藏磈啞相附積中逢霹靂手妙若脩扃鑰鑽灼諒難堪爲不吐餘瀝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房叔化也牡蠣　粉厠湯丸裹護丹器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丞

鰒魚一

增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鰒魚　又曰鰒魚治青盲失精
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
郭璞注曰三蒼曰鰒魚似蛤偏著石　草木子曰石
決明海中大螺也生南海崖石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
不知用力一撈則得苟知覺雖斧鑿亦不脱矣　顏之
推曰石決明内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
登州所出其味珍絶　倦遊雜録曰海南之異者泡魚
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　綱鑑曰王莽以軍師外
破大臣内叛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
伏湛傳曰光武時張歩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鰒
魚　南齊書曰褚彦回元徽中授中書監侍中時淮北
屬魏江南無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
獻彦回鰒魚三十枚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
獻計賣之云可得千萬錢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
非以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
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噉之少日便盡

鰒魚二

增詩宋蘇軾鰒魚行曰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啖鰒魚人
未識西陵衰老繐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
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歎息不因噎嘔緑
瘡痂中間霸據闢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
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
更多磨沙瀹瀋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
閣下駝磯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舶船跋浪黿鼉震長鑱
鏟處崖谷倒臆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
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浥
油藏能遠致割肥分厭萬錢厨決眥可醒千日醉三韓
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意自獻臨菑
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
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金劉迎鰒魚詩曰君

不見二牢山下獅子峯海波萬里家魚龍金雞一唱火
輪出曉色下瞰扶桑宫槲林葉老霜風急雪浪如山半
空立貝闕軒騰水伯居瓊瑰噴薄鮫人泣長鑱白柄光
芒寒一葦去横烟霧間峯巒百疊破螺甲宫室四面開
螺山碎身粉骨成何事口腹之珍乃吾祟郡曹受賞雖
一言國史收痂豈非罪紵籃一一千里來百金一笑收
羹材色新欲透瑪瑙盌味勝可浥葡萄醅飲客醉頰浮
春紅金盤旋覺放箸空齒牙寒光漱明月胸臆秀氣噴
長虹平生浪說江瑶柱大嚼從今不論數我老安能汗
漫遊買船欲訪漁郎去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新餐氏（蝦也）療飢無術清醉有材并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庖生　又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也）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于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寄令史

鱟一

增廣志曰鱟魚狀如便面鶻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色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雌常負雄而行雖波濤終不解失雄則不能獨活故號鱟媚在海中羣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跡數步如兔擺踪暴日中無害隙光射之則死出交阯南海中　郭璞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寸似蟹足悉在腹下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　劉欣期交州記曰鱟魚其形如龜南方作炙食之　酉陽雜俎曰鱟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至今閩嶺重鱟子醬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殼可爲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　嶺表録異曰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沈背負之方行若摘去雄者雌者自止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以爲醬尾中有珠如粟色黃

又曰燒其脂可以致鼠　北戶録曰其珠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市　海録碎事曰鱟背上有骨如扇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乘風而行俗呼爲鱟帆舊云觀鱟制帆是也　番禺雜記曰其衆如牌筏亦名鱟牌

寧波志曰鱟形如覆斗其殼堅硬腰間橫紋一線軟可屈指每一屈一行口足在覆斗之下其腸一直無曲甚腥臨時去之和以糟醬方可食　對類曰昔有漁者與婦不和一日獲此既而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　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罛共羅　後山詩話曰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惠文秦冠也　楊萬里詩曰鱟醬子魚總佳客　方岳黃倅餽鱟詩曰劍客生剸珠一簞

鱟二

增詩宋楊萬里鱟醬詩曰忽有瓶罌至捲將江海來元霜凍龜殼紅霧染珠胎魚鮓兼蝦鮓奴才更婢才平章堪一飯斷送更三杯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長尾先生惟吳越人以爲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

蟹一

增廣雅曰蟹蛫也雄曰鯠鱧雌曰博帶　埤雅廣要曰

蟹八蜿而二螯水蟲殼堅而聽圓臍者牝尖臍者牡也外骨內肉旁行故里語謂之旁蟹梓人注曰仄行蟹屬足也性走明漆見之而皺解名之曰蟹似出于此 爾雅翼曰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蜿兩螯倨而容仰故謂之螯 周禮曰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好羞謂四時所膳食若荊州之鱃魚揚州之蟹胥（註文音蟹醢也釋曰蟹醬也） 汲冢周書曰海陽大蟹其殼專車 釋典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本草注曰硫黃及蟹燒烟可集鼠于庭 仙方曰以蟹投于漆中化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 陶隱居曰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以其食水莨故也 淮南子曰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注云以[illegible]穴中走斜不正終[illegible]得一鼠也） 抱朴子曰兵地生蟹者宜急移軍太乙在主帳之中不可攻也 太元經曰蟹之郭索後蚓黃泉（范望注[illegible]多足之蟹不如無足之蚓者以其用心之一也） 元中記曰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焉舉一螯能加于山上身故在水中 異物志曰昔有人行海得洲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沒于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 續博物志曰蟹鬬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陳藏器曰蟹腳中髓及腦殼中黃並能續絕筋骨碎之微熬納創中筋即連 酉陽雜俎曰蟹八月腹中有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 又曰蟹腹下有毛殺人 嶺表錄異曰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裝爲酒杯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 又曰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酥加以五味和殼煿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和膏實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麪爲蟹饆珍美可尙 岳陽風土記曰江蟹大而肥第殼軟漁人以爲厭日云網中得蟹無魚可賣人亦罕食近差珍貴 遼志曰渤海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蜿如中國蟹螯 一統志曰臨川水在崖州東一百二十里唐以水名縣中產石蟹漁人采之初頗軟出水堅硬如石 物類相感志曰柿煮蟹不紅煮蟹以蜜塗之候乾煮者則青糟酒醃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嚼蟹罨以蟹殼洗手則不腥 歸田錄曰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之經歲不沙 山家清供曰橙大者截頂去瓤留少液以蟹膏入其內仍以頂覆之用酒醋鹽水蒸熟既香而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因憶危巽齋積贊蟹云黃中

通理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美之至也此本諸易而于蟹得之矣今于橙蟹又得之矣　又曰蟹生于江者黃而腥生于湖者紺而馨生于漢者蒼而清越淮多越捺故或捋而不盈　又曰圓臍膏尖臍螯秋風高團者豪樊以蔦尤可饕　又曰海聆聆惡朝露寔築筐篡以醋蟹譜曰北人以蟹生折之酤以鹽梅芼以椒橙盥手畢即可食目爲洗手蟹　又曰吳人于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沈鐵脚網取之謂之盪浦于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綱摇小舟徐行謂之摋江　又曰國家貢口寔于遠方獨蟹不貢者因蟧蟹盛育于濟鄆商人輦負軌跡相繼所聚之多不減于江淮奚煩遠貢哉嘗見監御廚王染莞云御食經中亦有煮蟹法但不常御錫命則進耳非謂無錄而不在貢品　又曰蟹雖微類至于腹芒以朝其魁其得自然之禮歟嗜慾已足捨陂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歟雖外剛躁而內無他腸其得自然之正歟豈獨以其滋味饜世人之口腹哉

蟹二

增　成都故事曰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而異焉使人于都亭候之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因呼蟛蜞爲長卿卓

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螯膏勝于鳳喙之膏也　張敞集曰朱登爲海東相遺敞蟹醬報書曰遂伯玉受孔氏之賜必及鄉黨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壯　釋名曰石崇冬月得蟹醬齊王愷貨崇帳下求取法　世說曰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蔡謨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說此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述異記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騰嶼之南溪有溪水清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其夜夢一少嫗語之曰汝噉我知汝尋被戮不屠民明日出行爲虎所食餘家人殯瘞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體無遺此水至今猶有大蟹莫敢復犯　廣五行記曰元嘉中富陽人姓王于瀆中作蟹斷旦往觀之見一材頭長二寸許在斷中而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出材岸上明旦

往視之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籠中擔歸去家一二里聞籠中窣動聲顧見向材段變成物大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吾性嗜蟹比實入破君斷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此山神當相祐助王曰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頻問不已王終不荅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何復許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謂之山㺐知人姓名則能傷人耳　清異錄曰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旋潔拭殼面以鏤金龍鳳花帖上　大業拾遺記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蜜擁劒四甕作如糖蟹法　雲仙雜記曰鹿宜孫食蟀蝤炙于壽陽盌內頓進數器　蟹譜曰初杭俗嗜蝦蟇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于半道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彥升慮其鄰比鬪笑常遠市于蘇吳間熟之以布囊負而歸俄而楊行密將田頵兵暴至鄉人皆竄避于山谷糧道不接或多餒死獨彥升挈橐負母竟以解免時人以為純孝之報焉　聖宋拾遺曰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清異錄曰偽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圓殼而已親友中有

言古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斂一箇黃大不得謂蟹有八足故云　又曰盧絳從弟純以蟹肉為一品膏嘗曰四方之味當許含黃伯第一後因食二螯夾傷其舌血流盈襟絳自是戲以蟹為夾舌蟲　宋列傳曰曹翰從征幽州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歸田錄曰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郡監有錢昆者餘杭人也浙人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至今人以為口寔　春渚記聞曰餘杭尉范達夜夢甲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蝤蛑七枚為獻因遣縱之于江　聞見錄曰仁宗內宴十門分各進餼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需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雜志曰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皆放之江中曰不以口腹苦生類也　夢溪筆談曰關中無螃蟹元豐中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墨莊漫錄曰昆

陵一士人嘗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道鄉集曰鄒浩爲蔡京所忌謫居昭州使役者潘感應泉一二尺許于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予至五嶺不睹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待立可待也　鶴林玉露曰楊誠齋呼尤延之爲蝤蛑嘗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戲之也　陳隨隱漫錄曰姑蘇守臣進蟹待制程奎草批荅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閤先臣援筆立成畧曰内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之象也

蟹三

增乾屬離象上見從陸龜蒙蟹志易離爲蟹者言卦體外剛內柔而性又火躁故爲蟹也 從月又蠡海集蝦與蟹堅在外離之象也熟而色赤離中含陰陰中不生故蝦蟹之子皆在腹外 艮霧羅氏曰蟹腹中虛實應月之盛衰其性甚寒物類相感志蟹怕霧久[illegible]說林其金陵極多 蟹古傳有巨蟹背圍五尺足長倍之深夜出害人其地有貞女三十不嫁夜被盜逃出遇巨蟹橫道忽化作美男子以誘之貞女怒曰汝何等精怪乃敢犯我我死當化毒霧以殺汝遂自縊而死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于道上于是行人無復慮矣至今大霧中蟹多僵者 易螯 退殼造化權輿蟹易螯折其螯足後復更生酉陽雜俎蟹大者長一尺餘一兩螯至強八月後能與虎鬭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又埤雅廣要蟹解殼故曰蟹 敵虎 夾蛇癸辛雜志江南蟹雄一螯堪敵虎然處未聞血指也[illegible]海拾漂入蟹一者大島中得之[illegible] 殼似筐 螯如錢[illegible] 廣千里[illegible] 直百錢[illegible] 化石 致雨[illegible]

[illegible] 火[illegible] 無腸公子 橫行介士[illegible] 附明 奔[illegible] 冠帶之狙[illegible] 江湖之使[illegible] 金膏 玉質[illegible]

黃魯直詩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　殼若鬼狀　行有琴聲　蟹譜吳沈氏子食螯得背殼若鬼狀者眉目口鼻分布明白常寶玩之　又琴譜履霜操有蟹行聲　胭脂斑　黃金甲　北戶錄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亦如鯉之三十六鱗耳　羅鄴詩殼青未解黃金甲骨髓常留白玉香　有毒　無腹　獨螯獨目及兩目相向者不可食六足四足者皆有毒　驗生論猪無筋魚無氣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如錢　食土　廣志蟛小蟹大如貨錢　古今注蟛蚏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　鸚鵡觜　虎豹文　輟耕錄松之上海浙之海濱人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鵡觜以其極紅青似之也　正字通蟹蠣甚東其名亦蛛大而有虎豹文者曰虎蟳行泥塗中者曰雛全似蟛蜞可食殼薄而小者曰虫搏土作丸滿百丸而潮至者曰數丸出于海者名蝤蛑殼而多黃者名蟣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

蟹四

增詩唐杜牧咏蟹詩曰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　皮日休以海蟹轉寄陸龜蒙詩曰紺甲青筐染菊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瑣玭形容好箇似蟛蜞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陸龜蒙謝皮日休寄海蟹詩曰藥杯應阻蟹螯香乞却江邊采捕郎自是揚雄思郭索且非何潁敢餦餭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宋黃魯直蟹詩曰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

黃魯直詩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　殼若鬼狀　行有琴聲　蟹譜吳沈氏子食螯得背殼若鬼狀者眉目口鼻分布明白常寶玩之　又琴譜履霜操有蟹行聲　胭脂斑　黃金甲　北戶錄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亦如鯉之三十六鱗耳　羅鄴詩殼青未解黃金甲骨髓常留白玉香　有毒　無腹　獨螯獨目及兩目相向者不可食六足四足者皆有毒　驗生論猪無筋魚無氣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如錢　食土　廣志蟛小蟹大如貨錢　古今注蟛蚏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　鸚鵡觜　虎豹文　輟耕錄松之上海浙之海濱人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鵡觜以其極紅青似之也　正字通蟹蠣甚東其名亦蛛大而有虎豹文者曰虎蟳行泥塗中者曰雛全似蟛蜞可食殼薄而小者曰虫搏土作丸滿百丸而潮至者曰數丸出于海者名蝤蛑殼而多黃者名蟣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

蟹四

鱗介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四　蟹　十五

增詩唐杜牧咏蟹詩曰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　皮日休以海蟹轉寄陸龜蒙詩曰紺甲青筐染菊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瑣玭形容好箇似蟛蜞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陸龜蒙謝皮日休寄海蟹詩曰藥杯應阻蟹螯香乞却江邊采捕郎自是揚雄思郭索且非何潁敢餦餭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宋黃魯直蟹詩曰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

心晝暖白玉膀蔞牟夜泣紅銅殼麯生風度亦可憐且對霜娥供大嚼酒後高歌遠碧雲九峯一夜霜華落

明高啓賦得蟹送人之官詩曰吐沫亂珠流無腸豈識愁香宜橙實晚肥過稻花秋出蘇來深浦隨燈聚遠洲郡齋初退食可怕有監州　徐渭錢王孫餉蟹詩曰鮿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饕口腹省教半李奪螃蟹百年生死鶴鶉杓一殼黝黃琲海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蓊腩下村醪

增賦南唐江文蔚作蟹賦以譏僕射嚴續曰外似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塗而相呴胷中干戈常聚衆以橫行　宋高似孫蟹賦曰霜露重降日月其徂萬螯生涼含黃牘膚其武郭索其雌雎盱其心易躁其腸實枯勇鼓而喧集齊奔而並驅執一穗以朝魁目洪溟兮爭趨工緯蕭兮承流截感沸兮防道　楊萬里糟蟹賦曰楊子睎昔之夜夢有異物入我茅屋其背規而黝其臍小而白以爲黿又無尾以爲蚌又有足八趾而隻形端立而旁行嗡雜下而成珠臂雙努而成兵寤而驚焉曰是何祥也召巫成卦遇坤之解曰黃中通理彼其蘊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蓋海若之黔首馮夷之黃丁者歟今日之獲不羽不鱗奏刀而玉明敲腹而金生

使背糟紅義不獨醒是能納夫子于醉鄉脫夫子于愁城

增志唐陸龜蒙蟹志曰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揚雄太元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于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傍行者歟參于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耳然復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旣入于江則形質寖大于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奔去者又加多焉旣入于海人又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大者不近于智耶

增論宋傅肱蟹譜總論曰蟹水蟲也其字從虫亦曰魚屬故古文從魚作𩵖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爲螃蟹焉䲷眼蜩腹蛇腦鱟足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其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笭箵則引聲噀沫必死方已類皆鱗育生于濟鄆者其色紺

紫出于江浙者其色青白小者謂之蟛蚏中者謂之蟹匡長而銳者謂之蝍蠘大者謂之蝤蛑雖皆有佳味獨蟹參于藥論耳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為石蟹其生于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為蘆根蟹謂止食茭蘆根瘠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于海中之魁遇氷雪則自伏淤澱不可得矣又曰蟛蚏者三二月之間盛出于海塗吳俗尤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為禁烟謂非佳節也今之通泰其類實繁然有同蟛蚏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蟛蜞毒不可食晉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于陂塘溝港薪樵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塡砌緣屋雖驅拂之不去也

增 記十二種蟹圖記曰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有十二種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入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微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八月間盛出人采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蟹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蟛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

吳人呼為蟛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夢于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蟛螖黑殼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蟛螖壤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蟛螖居常東西顧睨行四五進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蜠大于常蟹八足殼通赤狀如鶩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蟛蜞大于螖小于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鼊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遊兩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佐或殊乎故記其詳以示博雅者

增 令 宋毛勝水陸加恩簿曰令多黃尉權行尺一令南龍蟹也蠘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爾專盤處七甲藏用蝤蛑也素稱蠘副衆許蟹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爾黃州甲仗大使權將作解蘊中蟹也足材

腴抄鰲德充盈宜授糟丘常侍爾解微子也蝦明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漫陳當置下列宜授郎黃少相

蝦一

增 說文曰蝦從虫叚聲其蟲與水母遊　爾雅翼曰蝦多鬚善遊而好躍蓋假物而遠者也　又曰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之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白蝦青蝦各以其色泥蝦相傳稻花變成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又海中有蝦姑狀如蜈蚣云管蝦　爾雅注曰鰝大蝦出海中長二三丈遊行則豎其鬚高于水面故其字從高鬚長數尺可以為簾　嶺表錄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腦殼與前脚有鉗者色如朱土人多製為杯謂之蝦杯亦有以其鬚為簪杖者　北户錄曰紅蝦出潮州番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之為盃或鉫以白金轉相饋遺　番禺記曰廣中邕容道常有蝦隨雨而至謂之天蝦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為海颶攝至者　桂海蟲魚志曰天蝦大如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為鮓　海南雜志曰商舶見波中雙檣遥漾高可十餘丈意其為舟長年曰非舟此海蝦乘霽曝雙鬚也　侯鯖錄曰蝦狀如蜈蚣而擁楯者名蝦公小而緊身無肉者名蝦狗　老學庵筆記曰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江鄰幾雜志曰四明海物青蝦次于江瑤柱俱無海腥氣也　雅俗稽言曰蝦鬚相交

王朗荅魏文表曰張大網以漉魚蝦　葛龔與李景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過龔家無飯啜蝴蝦　孫覿貽蝦詩曰蝦跧久已成枯腊只尺波濤渺江海

蝦二

增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擾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交廣記曰吳南陽滕修為廣州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以盛酒未及飲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曰即三旬當後庭有告變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清異錄曰有二三友人來訪買得蝦蟹具饌語及唐士人逆風至長鬚國娶蝦女事坐客謝秉沖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裹箇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蝦三

增 蝗化（東觀漢紀馬援為武陵太守蝗飛入海化為魚蝦）　龍形（正字通海蝦長大者土人蛻殼空其中置燈望之似龍形）　腸屬腦　脚有鉗（正字通蝦水蟲可食漢澤江海多有）

之蝦頭銳身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于腦子在頰外其長二三十節尾長有鬣尺者口叢對躍兩乾之謂之對蝦一口以二雄為對長表鉗足與異曰劉恂者身忽見一窓陟豎二雄為蝦尾鉗足與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尖鉗如鋒刃背尾長上有鬚如紅節各長二尺雙脚有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半刺如薔薇枝赤而鋒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巴𣏌盂也

丹石

嶺表錄異曰北戶錄曰紅蝦出潮州廣州番州海中長八尺有兩翅其鬚可為杯鵰桂之林有丹尾蝦吐紅子尺息有翅其身如錫大者長十丈色以為篋之處馬丹背丹載蝦蒙林後以為杖

鬚作杖 頭為杯

北戶錄曰蝦鬚長一丈或作杖 八尺者可為杯 蝦頭大者如巨桂長七尺以上海人以為杯

尾吐紅子 鬚化

化為丹石 在海濱 枝其佳 下作 蝦 杖說

沙虹 海馬

蝦之大者一名沙虹 海中詩曰 蝦者曰海馬 背有節長二三十 長首如 小者名蝦 馬身如大蝦 有如蛙 正字通海馬名水馬 首如

長鬚

無血

南越志曰蝦蛛之大 嶺表錄異 扶風馬蝦 長鬚 國之陽地曰扶桑洲 洲足有土人 隨羅使風吹至長鬚國 鬚長 馬見 嬪 尾

悉有無頭無未以不因賦如有詩王口大花其無曰要不馬狀女龜無鈌未錯能求忘嘗于丈小人女詠顏者 頗關下為嬌艾子 艾子雜說東海王能王口無有女姓太庚單欲于求艾耐子事曰易蝦有 剝者為嬌艾子 上二 帶德 得一 不無 棄腸 物是一 可割 以之 為無 嬌血 也一頭

蝦四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王德公季遐蝦也純潔內含爽妙外濟可清綃內相頡羹郡王

水母一

增埤雅廣要曰蛇水蟲一名蟦水母也形如羊胃其為物也無目以蝦為目蝦食其涎見人則躍水母因蝦躍則知有警故隨亦沈以避害也爾雅翼云鮓魚浙通呼

蝦蛇又名海靼生東海其浮也㵝㵝如沫有知識而無腹臟　本草曰一名摴蒱魚生東海如血衉大者如牀小者如斗　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尺方圓名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腹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越人煑食之　嶺表錄異曰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乃渾然一物有淡紫色大者如覆帽小者如椀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常數十蝦寄腹中咂食其涎浮泛水上南中人好食之云性溫能已冷熱之疾　北戶錄曰水母又名石鏡性熱療河魚之疾　江賦曰水母目蝦　蘇軾詩曰蟲憐目待蝦　雅俗稽言曰海

蟲之大者莫如蛇見物篇曰蛇有涎沫蝦共褁之蛇即快其承載恬不自顧意至狎矣及為人得蝦皆散去又逐他蛇豈復念此蛇哉蛇羅刀砧亦不悟其誰所使也悲夫

水母二

增詩宋沈與求錢唐賦水母詩曰疾風吹雨回江城鰝牙嘔呀潮欲平客居寂無人事擾相與環坐臨前楹眼中水怪狀莫名出沒沙背如浮罌復如緇笠絕兩纓渾沌七竅俱未形塊然背負羣蝦行嗟其巧以怪自呈疑自慢視相狎迎老漁旁睨笑發聲曰此水母官何驚江

流如奔絶滄瀛潮汐往來月為程藏納衆汙無滿盈浮
埃塵滓涸九清結成此物宜昏盲使蝦導迷作雙睛乃
能接引蚌與蟶亦猶巨蛩二體併離則無目為光精江
天八月霜葉鳴罟師得蝦供水征水母棄擲羅縱橫試
令收拾輸庖丁絳礬收涎體紆縈飛刀縷切武火烹花
磁飣餖粲白英不殊氷盤堆水晶稻醯薑寒茎香橙入
齒已復能解醒遺漁止矣勿復評嗟哉此性愚不更定
矜故態招三彭且摩枵腹甘藜莧　元謝宗可海蟄詩
曰層濤擁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凝紅玉
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氷涎滑璚縷烹香酒力

醒應是楚宮萍實老誤隨潮信落滄溟
【增】賦唐楊濤水母目蝦賦曰物有相感動無不濟嗟水
母之不明假蝦目而能睨因依倚以自發當行止而有
制荷茲盼睞非惟一目之所加遊彼波瀾罔亦兩心之
潛契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曰令爾借眼公水母也受體不
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四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五

蟲豸部一　蟬

蟬一

【原】爾雅曰蜩蜋蜩蜩音調蜋音良五采具者螗蜩俗呼為胡蟬蚻音札蜻蜻
蠽一作茅蜩似蟬而小青蝒綿反馬蜩蟬中最大者蜺寒蜩寒螿也小
青赤者也孫炎曰五色具蟬宮小小青蟬青口蟬小者也郭璞注云螗蜩江南謂之螗蟧如蟬而小有
文江東呼蟲曰茅蠽似蟬而小青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
閒謂之螗蜩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蛦也陳鄭之閒謂之蜋蜩秦晉之
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蛉齊人呼為蛉音技其大者謂之蟧
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音截小而青有文者謂之蜻

蜻其雌謂之疋音祖一反大而黑者謂之蛥音棧黑而赤者謂
之蜺蜩蟧謂之蓋蜩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為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知寒蟬非瘖者也蠪音聰
蟧蟧上音料下音遼楚謂之蟪蛄蟪音惠一作秦謂之蛥蚗上音折下音决自關以
東謂之虭蟧上音釣下音遼或謂之蝭蟧蝭音帝或謂之蜓蚞蜓音廷蚞音木
西楚與秦通名也江東呼為蟂蟧此鳴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駮錯未可詳
許慎說文曰蟬膀鳴也【增】廣雅曰蜻蛣蟬也閜
蜩蟧也蟧蜩馬蜩也蛥蚗蚻也蟪蛄蛉蛄蝭蟧蛁蟧也
埤雅曰蟬為其變蛻而禪故曰蟬舍卑穢趨高潔其
禪足道也　又曰蟬生坼裂無背故釋蟲云蓋醜蟧蓋

蟬善飛翥故謂之翥醜　又曰螗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鳴聲清亮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額廣且深北人謂之蟒【原】毛詩曰螓首蛾眉　又曰如蜩如螗　又豳風曰五月鳴蜩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蜩鳴【增】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逐立秋之日寒蟬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易通卦驗曰垢上九侯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　孝經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　蔡邕月令曰蟬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　又曰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攻之譁也甚矣　莊子曰鵾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南為　又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故不知春秋一曰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故云）　又曰蟬得美陰而忘其身　荀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無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原】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蟬螟胡蟬蛞蟟茅蟬凡五種也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為腹育腹育轉為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增】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之不知雪也【原】徐廣車服雜志曰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

飲露而不食也（古今注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　風土記曰七月而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增】益州方物畧記曰蟬花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瘈瘲又能已瘧　蠡海集曰蟬近陽依于木以陰而為聲故腹板鳴然其性陽和故此息而彼作　吳下田家志曰蜘蟟蟬叫稻生芒　歲時雜志曰都人上元作宜男蟬如蛾而大　葛竟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　楚詞曰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稽聖賦曰蟪蛄鳴非其口　鄒陽柳賦曰蜩螗厲響（增雅）（廣要蟬得美陰賦其聲尤清厲也）

蟬二

【原】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不過錙銖之間）　華嶠後漢書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搜神

記曰淮南内史朱誕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奸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欣笑見樹上有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幓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增 晉書曰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靈寶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以自蔽靈寶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 梁書曰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清異錄云唐時京城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窓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為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石林燕語曰宋守約為殿帥每夏日輪軍校數十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者皆重笞之人言守約惡聞蟬聲一日神宗問及對曰軍中以號令為先臣當承平無以申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

蟬三

原 飲露 聆風（上見傅休奕蟬賦） 嘒庭 翔水（董仲舒答問牛亨問仲舒曰蟬名齊女何故答曰昔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文子曰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翔水各依所生） 噪柳 鳴榆（[illegible]） 孟冬初節寒氣生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燕辭櫩念君行役怨邊庭 說苑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苦霑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螗蜋在其後螗蜋委身曲附欲取其蟬又不知黃雀在其後黃雀延頸欲啄螗蜋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欲得其前而不顧其後患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五德 八名（上見陸雲寒蟬賦 爾雅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螇螰李巡注曰皆蟬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殊）

同也[illegible]延之[illegible]蟬[illegible]餐霞之取手九仙實露之青氣精於八蟬神 增 膀鳴 殼蛻（詳上） [illegible] 鳴各有時 出必乘夜 [illegible] 原 有緌 不食 [illegible]

[illegible] 鳴柳 噪林（詩曰宛彼鳴蜩 嘒嘒[illegible]蟬噪林逾靜） 翳葉 汲露 含風、當夏（蕭瑟含風蟬 夜蟬當夏急） 緌入趙冠 翼為魏鬢 蛻殼連拳抱綠葉而猶在 新聲響亮噪清風而不歸

蟬四

增 附朽樹（酉陽雜俎蟬未蛻時名復育秀才韋顥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曰蟬固朽木所化也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落日鳴（杜甫詩[illegible]日鳴蟬）

蟬五

原 詩 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鵾鳴初蟬思落花後乍飲三危露時蔭

五官柳莊書哂鷦翼衛賦宜榛苜桂樹可淹留勿謂山
中久　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鬱復得棲嘉
樹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遇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褚澐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響
屢嘶日暮聲逾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
清輕身易知足　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氷薄質與
秋塵輕端綏挹霄液飛音承露清　蕭子範後堂聽蟬
詩曰試逐微風遠聊隨夏葉繁輕飛避楚雀飲露入吳
園流音繞叢藿餘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情寧可言
　後梁沈君攸驚早蟬詩曰日暮野風生林蟬候節鳴

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疑驚獨
有河陽令偏嫌秋翅輕　陳張正見賦得寒樹晚蟬疎
詩曰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
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又秋蟬喝柳詩曰秋雁寫遥天園柳集驚蟬競噪長
枝裏爭飛落木前風高知響急樹近覺聲連長楊流喝
盡詎識蔡邕絃　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
臣冠得飲旻天露何辭高柳寒　江總詠蟬詩曰白露
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噪林柳流響遍臺池忖聲如
易得尋忽却難知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

柳吟涼久斷蟬應序驚露下綏恒濕風高翅轉輕葉疎
飛更迥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顏之
推聽鳴蟬篇曰聽秋蟬秋蟬悲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
楊明月曙歷亂起秋聲參差攪人慮單吟如轉簫羣噪
學調笙乍飄流曼響多含斷絕聲垂陰自有樂飲露獨
為清短綏何足貴薄羽不羞輕螗蜋翳下偏難見翡翠
竿頭絕易驚容止由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
帝王里金張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喧成市劒影奔
星落馬色浮雲起鼎俎陳龍鳳金石諧宮徵關中滿季
心關西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誰愛韓王游說士紅

顏宿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華中腸自有極那堪教
作轉輪車　盧思道聽鳴蟬詩曰聽鳴蟬此聽悲無極
窮嘶玉樹裏聲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
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
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即斷才聞
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
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今不可越紅塵早
歛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鍾列
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
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

見巳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
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
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
少游馬　唐太宗賦得弱柳鳴秋蟬詩曰散影玉階柳
含翠隱鳴蟬微形藏葉裏亂響生風前　虞世南秋蟬
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
風　李百藥詠蟬詩曰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
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增駱賓王在獄詠蟬曰西陸蟬
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黟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
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又秋蟬詩

曰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隱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
分形妝薄鬢鏤影飾危冠自憐疎影斷荒林夕吹寒
盧照鄰賦得含風蟬詩曰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
有危冠意還憐衰鬢同　張九齡和崔黃門寓直夜聽
蟬詩曰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宵聽應緣飲
露知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鏤金飾清香徒爾
悲　司空曙新蟬詩曰今朝蟬忽鳴遷客若為情便覺
一年老能令萬感生微風方滿樹落日稍沈城為問同
懷者淒涼聽幾聲　耿湋溪館聽蟬詩曰高樹多涼吹
疎蟬足斷聲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晚夏猶知急新

秋別有情危端和不似細管學難成當斆附金重無貪
曜火明青林四面落白髮一重生向夕音彌勵迎風翼
更輕單嘶出迥樹餘響思空城嘒嘒松間坐蕭寥竹裏
行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　又聽早蟬歌曰蟬鳴兮
夕曛聲和兮夏雲白日兮將短秋意兮已滿乍悲吟兮
欲長猶嘶澀兮多斷風蕭蕭兮轉清韻嘒嘒兮初成依
婆娑之古樹思遼落之荒城閒院支頤深林倚策獨惆
悵而無語鬢星星而已白　戴叔倫畫蟬詩曰飲露身
何潔吟風韻更長斜陽千萬樹無處避螳螂　白居易
答夢得聞蟬見寄詩曰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

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後柳影欲秋天聽罷無
他計相思又一篇　又六月三日夜聞蟬詩曰荷香清
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北
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
誰撥小船行　又早蟬詩曰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
亦如早蟬聲先入閒人耳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
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裏　元
稹始聞夏蟬詩曰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
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羣還憶郊園日
獨向潤中聞　李白詩曰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盧仝新蟬詩曰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賈島病蟬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兼鳶鳥俱懷害爾情　李商隱聞蟬詩曰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項斯聞蟬詩曰動葉復驚神聲聲斷續勻坐同來聽者俱是未歸人一棹三湘浪單車二蜀塵傷秋各有日未可念因循　方干聽新蟬寄張晝詩曰細聲頻斷續審聽亦難分騞騞應移處從容却不聞鬧樓朝咽露樹隱暝吟雲莫遣鄉愁起吾懷秖似君　唐彥謙夜蟬詩曰翠竹高梧夾後溪勁風危露雨淒淒那知北牖殘燈暗又送西樓片月低清夜更長應未已遠煙尋斷莫頻嘶羈人此夕如三歲不整寒衣待曙雞　李咸用早蟬詩曰門柳不連野乍聞爲早蟬遊人無定處入耳更應先暫默斜陽雨重吟遠岫煙前年湘竹裏風激遠離筵　于鄴詠蟬詩曰江頭一聲起芳歲已難留聽此高林上遙知故國秋應催風落葉似勸客迴舟不是新蟬苦年年自有愁　沈鵬寒蟬樹詩曰一葉初飛日寒蟬益易驚入林甦織細依樹愧身輕大幹時容息喬枝或借鳴心由餘露

淨響爲逐風清悉有翩翾分（一作異）　應憐噪暖聲不知微薄影早晚挂綏緌　劉兼新蟬詩曰齊女弊幃失舊容侍中冠冕有芳蹤翅翻晚鬢尋香露聲引秋絲逐遠風旅館聽時髭欲白戍樓聞處葉多紅只知送恨添愁事誰見凌霄羽蛻功　陸龜蒙詠蟬詩曰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爲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伴貂金置影并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宋蘇軾詠蟬詩曰蛻形汙濁中羽翼便嫖好秋來寂不聞已抱寒莖槁　楊萬里聽蟬詩曰一隻初來報早秋又添一隻說新愁兩蟬對語雙垂柳知鬪先休鬪後休　又曰一殼空空紙樣輕風前却有許多聲叫來叫去渾無事叫到詩人白髮生　又曰說露談風有典章詠秋吟夏入宮商蟬聲無一黍煩惱自是愁人枉斷腸　又曰罪過渠儂商略秋從朝至暮不曾休莫嫌入夜還休去自有寒螿替說愁　張耒詩曰鳴蜩嘒嘒高風遠夜且復靜　林景熙聞蟬詩曰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顚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金党懷英咏蟬詩曰槁壤陰潛龍轉丸飄飄便作飲風仙幽蕤何處拳枯蛻別樹還來續斷絃小院日長清夢覺空庭人靜綠陰圓無情物化誰能料觸撥羇懷一慨然　周昂聞蟬詩曰冥

機辭委蛻天籟發幽嘶迴露增晨洗清風借晚攜暫成千里隔還作一枝低客思饒相觸愁時故不齊　元馬臻聞蟬詩曰短翼含風薄似秋一聲聲帶夕陽愁年年古柳官塘路催得行人白盡頭　陳櫟晚蟬詩曰秋早梧桐颭晚風鳴蟬無數樹陰中斜陽似假渠聲勢只是斜陽不久紅　明周憲王有燉秋蟬詩曰敗柳疎林寄此生涼時不似熱時鳴蛻形先覺金風動輕翼偏嫌玉露清抱葉常如經雨態過枝猶帶咽寒聲桑間此際螗蜩老游息安閑莫漫驚　高啓始聞夏蟬詩曰翾翾繞得蛻咽咽未成喧翳葉誰能見南風綠繞軒乍驚變節物還念別郊園何待當秋聽方令羈思繁　張羽聞蟬詩曰村園夏雨歇衆綠陰已成高齋掩書寂新蟬今始鳴嘒嘒斷更續嘒嘒遠還輕響悲逐涼吹歎謝引離情屬耳念已集感物襟易盈煩聒方自此稍待秋林清　又聽蟬曲曰黃鶯紫燕寂無喧新聲最好是聞蟬栖烟初噪如喧籥吸露才停似斷絃乍向風前聞杳裊營營嘒嘒鳴不了斷續能牽客夢長凄涼解動羈愁早一番蛻脫已身輕最是居高韻更清莫道轉丸微壤底冠緌還比侍臣榮長樂宮中百鳥靜十二簾開漏方永忽向上林翻下苑多少蛾眉倚闌聽隋堤千樹柳如烟無情

偏向斜陽天切切自將亡國恨淒淒欲共路人言蟬聲到處何曾別人心聽來有悲悦何如一枕北窻眠喧寂都忘聞見絕　王翰和黃體方伴讀新蟬詩曰滿地殘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輕敲金奏當窻外閒撥銀箏向枕邊曉露吸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楊煙家山深處林亭好曾被繁聲聒醉眠　謝榛詠蟬詩曰弱翅凌晨動繁聲向夕流不知風露裏還得幾何秋

〔原〕賦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淒其下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曹大家蟬賦曰伊黝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而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飈厲而化往　魏曹植蟬賦曰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蜋之勁斧冀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蔭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

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獮猿條罔葉而不
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閉
恐余身之驚駭兮晴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
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
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
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
陵高靜無為以自寧邈焉獨處弗累於情在運任時不
慮不營　溫嶠蟬賦曰飢噏晨風渴飲朝露　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
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
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
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則
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
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
貞粹之淑質吐嘒嘒之哀聲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飄如
飛鴻之遺鶩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爾乃振修緌以表
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熅以夕餐望北
林以鶱飛集樛木而龍蟠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
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
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

巢志高於鳴鵠節妙乎鵷鶵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
迴條乃綴以緇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衮表馨香乎
明德　傅咸粘蟬賦曰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
有蟬鳴焉聊命粘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粘
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
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
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
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往粘之莫知匪爾命之
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
自摻實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
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
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
忠讜之自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摟　孫楚蟬
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
長條而悲鳴翼加羅纓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
響之頌擾　傅休奕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
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幽暗於后
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
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陰兮噪

擽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泊無爲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遥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宋顔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楷吟終嬋媛而孤引趍客發度漳之歌代馬懐首燕之信不假緌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析清飇而不淪圖高木以飄落　陳褚玠風裏蟬賦曰有秋風之來庭於高柳之鳴蟬或孤吟而暫斷乍亂響而還連垂黙緌而嘶定避黄雀而聲遷愁人兮易驚静聽兮傷情聽蟬兮靡倦更相和兮風生終不改樹兮寂寞方復歛露兮光榮

增唐馬吉甫蟬賦曰應律初蟬含生自然其聲嘒嘒其翼翩翩參萬物之動植隨四序之迴旋避喧鬧於春後伴鳴螢於秋前廉而有德静而無累逍遥攸安沉吟斯慰禮素質而標儉養清心而拔萃食不求粒雖黍稷而非珍棲不擇林縱梧桐而何貴賢夫三危露結四野雲平蒼茫日暮爽朗天明託高枝以庇影竄密葉以流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巖壑之清泠羣吟則少懼孤引則多驚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蟹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螳蜋之斧終齊鷦鷯之情　蕭穎士聽早蟬賦曰清商兮暮急白露兮朝濕伊寒蟬之早聞知凉風之初入散亂揺颺脩寥歘吸前聲未盡後響仍及邇層檐而驚歸向茂樹而遥集　魏焰蝄甲賦曰覩遺跡於棄甲想能鳴之在耳空披腹心徒伏泥滓其内也既等混沌之無竅其外也何患螳蜋之利背與繪事而均功齊木偶之所擬　左牢蜩蛻賦曰乍舉輕躬初留具體薄翼而朝陽始照黙緌而宿露新洗纔發響於林下已傳聲於澗底驗形有二責實無雙啾啾而送恨蓬戸嘒嘒而添愁瑣牕吟遠樹於荒郊思盈秋野噪寒花於別浦韻遶晴江　李遠賦曰擬險形柔孥空股戰方疑乎蠖屈終類於龍變洞贸達腹玲瓏而素甲皆虚潔已全身輝赫而

黙光已遍俄分曙色似遇良時便有凌空之意還生去故之悲嘒嘒而頻遷碧樹淒淒而若紡寒絲響遶晴雲傳楚岸之風遠聲催晩景怨陶家之柳衰　宋歐陽修鳴蟬賦曰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依律合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虚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鬢修嬋娟者耶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

【原】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清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潔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豈伊不美唯彼華冠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咏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廳事也有古槐數株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蝶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謂之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樹間 【增】埤雅曰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嘗見園蔬其葉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 續古今注曰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正字通其交以鼻 【原】列子曰陵舃得鬱棲則為烏足此相合而生也烏足葉為蝴蝶 【增】抱朴子曰髻孺背千金而逐蛺蝶 草木子曰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而不能見蠶蝶之類是也 【原】搜神記曰朽葦為蛬麥為蝴蝶 【增】又曰麥之為蝴蝶也翼羽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 又曰木蠹生蟲羽化為蝶 酉陽雜俎曰白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為蝶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蝴蝶

唐段公路北戶錄曰嶺表有鶴子草蔓花當夏時開形如飛鶴翅羽嘴皆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葉飼之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收佩之令人愛悅號媚蝶 採蘭雜志曰蛺蝶一名春駒 嶺南異物志曰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物類相感志曰唾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 桂海蟲魚志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是武蟬 鶴林玉露道藏經云蝶交則粉

退　舊志云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峰岩下古木叢生四時出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蝶二

原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為周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增 開元遺事曰明皇春宴使宮中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蝶所止者幸焉後太眞專寵遂罷此戲　酉陽雜俎曰劉魯封云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　唐段公路北戶錄曰盧肇嘗說捉得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黃胭脂色後翅為燕尾分亦蝶之異也　又曰公路嘗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岩側有一木五綵初為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鏤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杜陽雜編曰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帝令張羅于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

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櫥覩金錢玉屑之內有蠐螬者有為蝶者　桂苑叢談曰咸通初有進士張繟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有道術或人名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噓之成列而飛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宋周密癸辛雜志曰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　又曰李鐸書提舉作幹諫議知鳳翔既至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予祭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　又曰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終日乃去　熙句瓚探曰吳郡施槃嘗作蝴蝶詩曰莫怪東風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正統己未果狀元及第

蝶二

原 入夢（上詳蝶二莊子）　戲園（古樂府歌詞蛺蝶行蛺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　木蠹生蟲　葉化為蝶　增 粉翅　玉腰（傑王）

咏蝶詩香鬚粉翅蝦爭飛品物多情戀屬伊上國萬家風月夕夢瓔須繞海棠枝 清異錄溫庭筠嘗得一句曰寶官金翼使偏告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蓋上指蜂下指蝶也

蠶蛻 蠹化 陸龜蒙化書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然類蝤蠐人或振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視之則蛻為蝴蝶矣襜黑蔚藍分朱間黃腹填而橢緌纖且長又明日往視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木聳空翅輕瑩然而去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中節有德也不明而遊類黨也無害而食類廉也向使不知其為橘之蠹人謂從鈞天帝居而來矣 漢定錄右監門衛大將軍許遠言至奉命揚州王溥之張藏封存髮綿亙數里一夕去化蝶飛去

如燕 隨蜂 六朝錄劉子卿居廬山有五綵雙蝶交遊花上其大如燕夜間有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詣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伸繾綣自是每夕一至者數年下見後劉孝綽詩

過幔 穿花 杜甫詩娟娟戲蝶過閑幔 又穿花蛺蝶深深見

傳粉 竊香 宿花 爭絮 唐人咏蝶詩傳粉何郎仝錦素竊香韓掾自醒任下見後林道詩

莊周夢 韓憑魂 上註蝶二莊子山堂肆考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

滕王圖本 謝逸詩名 潛確類書滕王元嬰高祖子善畫蛺蝶王建宮詞曰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 又宋謝逸有蝶詩三百首極工有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時人呼謝蝶

舞花叢 飄蘭徑 張易之詩蝶舞萬花叢 韋應物詩晴蝶飄蘭徑

依蝶 繞籬 杜甫詩風蝶勤依槳 長孫佐輔詩繞籬野菜飛黃蝶

蝶四

原 詩 古詩曰蝴蝶胡蔦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咏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劉孝綽咏素蝶詩曰隨風繞綠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間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徐昉賦得蝶依草應令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增 李鏡遠蛺蝶行曰青年已布澤徵蟲應節歡朝出南園暮棲依華葉端菱舟追或易屆池渡更難羣飛終不遠還向玉階蘭 唐李商隱咏蝶詩曰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爲子夜吟 又蝶詩曰孤蝶小徘徊翩翾粉翅開併應傷皎潔頻近雪中來 又蝶詩曰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郵年年芳物盡來別敗蘭孫 又咏蝶詩曰初來小院中稍與瑣闈通遠恐芳塵斷輕憂豔雪融只知防浩露不覺逆尖風迴首雙飛燕乘時入綺櫳 又咏蝶曰長眉畫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爲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爲誰迴 又詩曰壽陽公主嫁時粧八字宮眉捧額黃見我佯羞頻照影不知身屬冶遊郎 又詩曰廣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爲蛺蝶等閑飛上別枝花 王建晚蝶詩曰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花中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五 蝶

李賀謠俗曰上林蝴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
誤落石榴裙　韓偓詩曰鳳子輕盈膩粉腰　鄭谷趙
林郎中席上賦蝴蝶曰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
沈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孫深
屬意繡入舞衣裳　羅隱蝶詩曰漢王刀筆精寫遍
天生舞巧何妨急飛高所恨輕野田黃雀慮山館主人
情此物那堪作莊周夢不成　盧頻蛺蝶行曰東園宮
草綠上下飛相逐君恩不禁春昨夜花中宿　李建勳
蝶詩曰粉蝶翩翩若有期南園長是到春歸閑依柳帶
參差起只傍桃花獨自飛潛被燕驚還散亂偶因人逐
入簾幃晚來欲雨東風急迴看池塘影漸稀　宋孔平
仲蝴蝶行曰蝴蝶飛渡河來河北花已落河南花正開
盈盈採花女撲打還家去推身飛入粉奩中芳草綿綿
舊時路　晏殊蛺蝶詩曰鶯欲綿蠻柳欲陰露叢煙蕚
恣搜尋那將兩翅輕塗粉繞遍千花百卉心　宋祁詩
曰撲粉曾過宋玉牆一生身計託羣芳不須長結東風
願秋菊春蘭各有香　王安石蝶詩曰翅輕于粉薄于
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為韓
憑　黃庭堅蝶詩曰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
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　蘇軾鬼蝶詩曰雙眉卷

鐵絲兩翅單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范成大
秋日田園詩曰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
然蛻作多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陸游窻下戲詠曰
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綠陰芳草佳風月
不是花時也解來　楊萬里觀物化詩曰蝴蝶新生未
解飛鬚拳粉濕睡花枝後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癡似
醉時　李方叔秋蝶詩曰粉蝶爾何知秋深尚戲飛憐
渠迷節物猶若弄春暉露葉今非昔霜叢晴可依籬邊
菊無幾薄命寄餘菲　林逋蝶詩曰細眉雙聳敵秋毫
冉冉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
情人沒後魂猶在傲吏齋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若堪恨
不并香草入離騷　元貢師泰新蝶詩曰杏樹生香靄
化成向人飛下不勝情寒辭薄翅猶黏粉暖溢柔鬚始
弄晴燕舞盤中嫌露重鸎歌扇底避風輕春閨未解南
華夢乞與滕王為寫生　陳樵詩曰禁籞名園信所之
深紅膩紫共春暉人疑落葉有生色我道飛花上故枝
掌上艷姬垂袖舞屋頭故吏竊香歸花中只許秦宮活
未必莊生入夢思　鄭元祐花蝶謠曰花魂迷春招不
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鬟粉香酣不起臥帖芳茵唾鉛
水凝娥眼嬌錯驚顙解裙戲撲沾零露折釵搔首笑相

語同誰芳心同栩栩顏雲流光空影寒冰波絨恨唬鬧
干　馬臻蝶詩曰曾隨秦女踏青陽幾被鶯捎出建章
芳草夢寒迷碧色杏花雨細宿紅香粉凝滴翅春無力
恨入修眉晚斷腸寄語莫尋歌舞處五侯門第有高牆
明楊基秋日舟中見蝶詩曰趂暖戲晴川依人上畫
船粉銷煙翅薄香冷露鬚拳野菜疎籬外山花小逕邊
夜深桃李夢猶在綺羅筵　劉渙秋蝶詩曰欲歇還休
却又飛芙蓉葉底惡秋暉自知翅粉渾銷盡羞近尊前
舞女衣　瞿佑殘蝶詩曰飛鳥曾聞截鬼車粉香何事
亦隨邪傷生不惜身投火抵死猶將命乞花望帝精靈
枝上血韓憑魂魄墓前沙一般有恨難消滅夢裏相逢
更可嗟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五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

蟲豸部二　蜻蜓　蜂　螳螂　果蠃　蛾　螽斯　絡緯

蜻蜓一

增爾雅曰蜻蜓一名虰蛵一名負勞　說文曰一名桑根　爾雅翼曰鄱陽人呼爲江雞　方言注曰蜻蜓謂之蝍蛉淮南人又呼蝀蚸　呂覽注曰一名白宿　陶隱居曰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　淮南子曰水蠆爲蟌矛蚆務蜻蜓也　古今注曰蜻蜓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又曰紺蝶一曰蜻蛉似蜻蛉而色黯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戶下（埋雅作王中門）至三日不食則化成眞青珠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曰不見夫蜻蜓飛翔乎天地之間俯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蜻蜓二

增呂覽曰海上之人有好蜻蜓者每居海上遊蜻之至

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蜓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易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項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蔞即蜻蛉　上善賜帛十疋　潛確類書曰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則衆蝗蟲銜其足翅而曳出帝謂蝗曰子何罪食予苗遂化爲蜻蜓　清異錄曰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于遊女

蜻蜓三

增 飲露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蝱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蜻以此　點水 本草會編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卵復生水蠆而化焉或曰蜻蛉貼水飛時以尾點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水者乃生子也或曰稻田間青蟲所化一種最大者呼爲馬大頭　埋頭 處歷經司馬彪莊子注云童子埋蜻蛉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爲珠人笑之　食尾 蜻蛉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蜻蜓四

增 詩 唐韓偓蜻蜓詩曰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坐來近拂波光舞又是殷勤爲蓼叢　杜甫詩曰點水蜻蜓款款飛　又曰蜻蜓立釣絲

螳螂一

原 爾雅曰不過蟷蠰也其子蜱蛸 一名蟳蟭螳蜋卵也 莫貈蟷蠰蛑 有斧蟲也 又曰江東人呼爲石蜋　方言曰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蛑蛑　爾雅正義曰螳螂深秋乳子至夏初乃生　廣雅曰芊芊蝕肬螳螂也　禮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螂生 增 埤雅廣要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馬生亦百子如螽斯云

原 禮記鄭注曰螳螂螵蛸母也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貈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螂螵蛸母也

增 易通繫卦曰螳螂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是謂陰息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　高誘淮南子注曰螳螂世謂之天馬以其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　揚雄輶軒絶代語曰宛豫間謂螳螂爲拒斧　酉陽雜俎曰螵蛸俗呼爲野狐鼻涕　蠡海集曰螳螂蚱蜢色綠而不鳴者螳螂有怒攫之勢專食生蟲其氣已散爲殺氣蚱蜢性卑潛于

草間陰勝故皆不鳴

螳蜋二

【原】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爲蟲知進而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蟲矣廻車避之勇士歸之焉

【增】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將伐齊太子友欲因諷諫以激于王曰適從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舉吻欲哺也螳蜋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蜋也

【原】莊子曰莊周遊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感觸也)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殷曲大也)目大不覩(行目人皆)蹇裳躩步(疾行也)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增】宋王鞏聞見近錄曰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死口中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螳蜋三

【增】捕蟬(埤雅廣要螳蜋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所一却) 當轍(詳上莊子又古歎云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隊) 執翳隱形(埤雅云螳蜋所執之翳可以蔽形蓋其所執之葉既得蟬則棄之而俗謂人得之可以隱形也) 含氣生火(類仲云螳蜋之氣合之生火) 勇蟲(外傳詳韓詩) 斫父(說文螳蜋一名斫父)

螳蜋四

【原】賦晉成公綏螳蜋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峩峩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臂徐翹舉斧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蟪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蜋將以療飢厲觜骨翼其往如歸

【增】唐陳翃螳蜋拒轍賦曰捨鳴蟬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斯謂豺狼之不若念虺蜴而何爲

【原】贊晉郭璞螳蜋贊曰螳蜋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廻句踐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螽斯一

【增】爾雅曰螽醜奮 毛詩曰螽斯羽(相比而起也)詵詵兮螽斯羽薨薨兮(羣飛聲)螽斯羽揖揖兮(既飛而斂羽也) 又曰五月螽斯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也) 草木疏曰螽斯蝗類色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蔡邕月令曰螽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 列子曰力折春螽之股(蓋春時尚弱也)

埤雅曰螽斯蟲之不妬者一母百子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一名春黍亦或謂之舂箕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山堂肆考有一種名土螽又名土螺似蚱蜢而細長銳頭青翼能飛能跳飛不甚遠人執其兩股能動搖其身如女人織絲故又名織絹娘） 蠡海集曰蚱蜢性畢潛於草間陰勝也故不鳴 倦遊雜錄曰嶺南人號草螽曰茅蝦嘗食之

螽斯二

【增】續異記曰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在帳內與人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微明暫覩一物從屛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乃逐視之惟見鑊中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微發其端邈初不即道後徐語曰我始入直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作兩髻姿色美甚聊試挑謔即來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絡緯一

【增】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 草木疏曰如蝗斑色毛

翅數重其羽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一名紡緯（埤雅廣要謂其鳴如紡緯也） 又曰一名促寒娘有青褐兩種一名梭雞一名絡緯 蠡海集曰馬蚿之蟲至秋而鳴秋之令金也蟲色綠木也金木相軋以爲聲以兩股擊翼而鳴者金木倅擊之謂也

絡緯二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肅肅莎雞羽 唐李白詩曰絡緯秋啼金井闌 宋宋祁詩曰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鳴時無婦驚 元郝經絡緯詩曰牽牛風露滿籬根淡月疎星夜未分燈下有人抛錦字機絲零亂不成文

【增】詞 張翥絡緯詞曰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織網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爲不在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蜂一

【源】爾雅曰蜂醜螸（垂其腴也） 土蜂（今地中作房者） 木蜂（在樹上作房） 廣雅曰范蜂也 【增】埤雅曰蜂一名蠆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也 又曰黃蜂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衡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或謂之蚴蛻（音幼）

悅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其大而有蜜者曰壺蠭注穿竹木作孔者謂之笛師　毛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原】春秋潛潭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折難武士象也尹或為良　韓詩外傳曰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燻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增】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為味列子曰純雌其名稚蜂上字通其黃色細腰腰僅相屬不能為蜜曰稚蜂淮南子以為貞蟲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

【原】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蛾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

人相役御亦若是耳

【增】又曰崑崙山大蜂一丈其毒殺象　郁離子曰昔靈丘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為蜂之宮其置也疎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向視其生息調其暄寒以鞏其架構如其生發蕃則析之寡則裒之去其蛛蟊蚍蜉獮其土蜂蠅豹夏無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分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戶而收其利　山海經曰火蜂其狀如螽　束晳發蒙記曰蜂食蜘蛛　陰陽變化錄曰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不能采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蜜不成至七八月間盡死不死則羣蜂飢俗云相蜂過冬蜂族必空

【原】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納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增】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餘巢乃蠟著石不盡者有鳥形小于雀羣飛千數來至夜都盡其處皆破如磨洗至冬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　酉陽雜俎曰竹蜂出蜀中好于野竹上作窠窠如雞子有蔕長尺許窠皆紺色甘倍常蜜　又曰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　嶺表錄曰宣歙

間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瑩白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其大如巨鐘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采時必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援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二石三分之一翅足具矣即入鹽酪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元稹詩集曰蟠蜂類而大巢在褰鼻蛇穴下故毒螫倍諸蜂蜇中手足輒斷落及心胷則圮裂用他蜂中人之方療之不能愈巴人往往持禁以制之則差　投荒雜錄曰南海有蜂生橄欖樹上形類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仆樹候葉凋落辨而取之

用爲蝤藥 鶴林玉露曰蜂交則黃退 搜採異聞錄曰江南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 近峰聞畧曰蜂采百花俱置翅間及股間惟蘭花則拱首入房以獻于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 西軒客談曰蜂蝎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滅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知勇貴乎慎所發 陳藏器曰諸飛蟲著蜘蛛之網皆不能脫惟蜂不畏蜘蛛反擒而食之 一統志曰瓊州臨高縣毗耶山有神甚靈昔黎人叛神輙驅蜂禦之官軍乘勝追擊至今廟祀焉

蜂二

增 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原 禮記曰郕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郕宰遂爲衰郕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增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蜂食田苗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萌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原 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時食未竟仙公曰諸公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 增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王隱晉書曰陶侃以衣謙爲高京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

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 酉陽雜俎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一年中桐始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花采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客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扎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

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層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杜陽雜編曰貞元八年吳明國獻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巢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采其蜜不過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唐闕史曰皇甫湜性褊急常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怒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出窠于庭命碎于杵臼絞取津液以酹所痛　玉壺清話曰丁文果善射覆宋太

宗一日置一物急令射之果乃曰葩葩華華山中采花蜂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　南墅閒居錄曰蘇子瞻嘗言其祖光祿公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已化為小石矣書生聚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貽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戲以帶中石示之蠻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采珠寶常以霧暗為苦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遼史曰會同四年神纛車有蜂窠成蜜史占之吉　明興記曰太祖登極後命數星士徧行天下遇有年月日時與御

誕同者以聞于某處得一人召問之村民也無以為生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自贍耳上曰是也朕有十三省布政汝有十三窠蜂大小不同統轄無異遂謂命不足信勞以酒食　冰化類編曰楊一清閣老致政後一日遊鎮江北固山下偶見羣蜂擁王出遊遇鷙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乃令家伻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蜂三

〔增〕應潮 埤雅廣要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為之旋繞如衛禁誅罰𠇗令絕嚴有君臣之義

〔補〕瑯類書朝衙畢方出采花暮衙畢方入房

居臺 又曰其王之所居臺積如臺語曰蜂臺言蜂居如臺也

垂芒 又曰蜂之毒在尾若揭對鋒故謂之蜂芒曰蜂蠆垂若是也

釀蜜 又曰采取百芳醞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蓋蜂之花蜜蠆緒之水往之蠅房而後蜜成蠟者實之驗也 埤雅 領書采花時一一千守房一半分次擾發花少受罰每一百蜂往生育七十四房

穿簷椽 山堂肆考 邪僕之穿木蜂黑色似土蜂而大在人家言綠閏掌穴如刀鋸所謂甚華人

投紙窗 [illegible] 貨播邪見蜂子投窓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寬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illegible] 字通黑色一名胡蜂一名[illegible]

蜚零 名土蜂赤黑色最大人呼為馬蜂巴間呼為馬蜂

七里蜂 𧐖蜂俗名七里蜂亦最猛人馬被螫皆亡

獨脚蜂 出嶺南似小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能動五月一采之方書治痳瘋燒出蜂研末和油塗之良

蜂四

〔原〕詩 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

君不留䴘銜花空自飛 增 唐耿湋賦得寒蜂采菊蕊
詩曰遊颺下晴空尋芳到菊叢帶聲來蕊上連影在香
中 元稹蜂詩曰梨笑清都月 京開元觀多梨花 蜂遊紫殿
春構脾分部伍嚼蕊奉君親翅羽頗同類心神固異倫
安知人世裏不有噬人人 孟浩然詩曰花蕊上蜂鬚
杜甫詩曰花底山蜂遠趁人 羅隱咏蜂詩曰不論
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
辛苦爲誰甜 溫庭筠詩曰蜜官金翼使 指蜂也 黃魯
直詩曰王蜂衙退海潮上 又曰稚蜂趨衙供蜜課
李商隱蜂詩曰沙苑華池爛漫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

如腰細繞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
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宋蘇軾收蜂蜜詩曰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
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
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坌入竹屋新具
完小窓出入旋知路幽閙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
侶共入新屋長子孫前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上
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又詩曰只有
荷蜂不愁雨蠟房仰卧萬花枝 楊萬里蜂兒詩曰蜜
蜂不食人間倉玉露爲酒花爲糧作蜜不忙采花忙蜜

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
王未及享人已割蜜房老蠶吏來搜我室老蜂無味只
有滓幼蜂初化未成兒老饕火攻不知止旣入吾室取
我子 又詩曰燕銜芹根泥蜂綴花上蕊帶雨兩股飛
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英凝甘滑于髓天寒百蟲蟄割
房霜在七燕已成雛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多爲
造化使 謝翱咏蜂詩曰蛹黑春如翳寒崖舉族懸撲
香粘絮落采汗近僧禪聚暗移花輕分喧割客煙閒房
無處著應架井泉邊 眞山民蜜蜂詩曰釀成百花脾
聊爾了口腹人知口中甘誰料腹中毒 元李俊民蜂

詩曰弄晴沾落絮帶雨護園花有課常輸蜜無春不到
衙 戴表元義蜂行曰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
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采
花出翁爲守閽司徼遮朝朝暮暮與蜂狎頗識蜂羣分
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衙叢屯雜聚本
無算勢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天蔽野飛
橫斜須臾駢翼致雋永戢戢不翅輸牛車似聞蜜成有
所獻儔類不得先摩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
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修且姱蜻蜓忽來伺
其怠搏擊少墜遭蝦蟇蜂倉皇迷所適謁走欲絕聲

呀呀求之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目睹搏髀不覺長咨嗟　明俞允文蜂詩曰春晴逢穀雨泛濫遶林篁逐醉縈輕袂纏花欻異香叢棲懸玉宇壘構隱金房靈化知何術神功寄藥王

原 賦 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朋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于羽屬近浮遊于園薈遠翔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頹景翳曜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猿迷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綿嶺無花不纏無樹不省吮瓊液于懸峰吸擢津乎晨景于是迴鶩林篁經營堂宬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

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虔難營翠微而結落徼號明于羽族闡衛國乎管籥誅戮峻于鈇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增 記 宋王元之蜂記曰商於象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甚悉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他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日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後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得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情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德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果蠃一

原 埤雅曰果蠃一名蠮螉一名蒲盧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捷泥捷力切運也作房如餅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

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　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注曰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大青蟲也螺蠃祝螟蛉而化之以才力之相當也奔蜂藿蠋能之乎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蜂之小者曰蠮螉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或阜螽子咒而成己子　酉陽雜俎曰蠮螉好窠於書卷或在筆管中咒聲可聽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墨客揮犀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曰蜾蠃穴地為巢者名蠮螉窠於書卷筆管中者為蒲盧名既

不同質狀大小亦異

果蠃二

增 賦 唐人蒲盧賦曰翡翡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蠕動而稍分與胎敎而齊致蠆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末同而本異　宋歐陽脩螟蛉賦曰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没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蠅一

原 爾雅曰蠅醜扇 好搖翅也 增 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原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增 又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原 焦氏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呂氏春秋曰以貍致鼠以冰致蠅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增 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色　夢溪筆談曰閩人謂大蠅爲胡蠓亦蠓之類也

蠅二

原 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服虔注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東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李固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驅護蠅蟲　又曰楊匡爲杜喬所辟爲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暴尸星行赴雒著敝

衣赤幘守其尸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殮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增 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千頭來自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晏伏誅 原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赦乃

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增** 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 酉陽雜俎曰張芬在韋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箸梳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無脱者 又曰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於庭樹 又曰太和七年忽有蠅蔽天如蝗止河陽界三日經旬方散 唐書曰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桂陽雜編曰鄭注嘗置藥于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心頗惡之未踰月而難作 青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説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衛躬再三良久乃去 金溪記曰盧記室多作脯到夏則委人於十步之内扇上塗餳以撲蠅脯以青紗障僑塵士人呼爲記室獵蠅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與宴席有學官喜詩語同僚苦之詠蠅以刺曰衣服有時遭點汚盃盤無處不追隨 雪濤小説曰天順朝都御史陳智性急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騖作擒拏狀伺其怒定乃罷

蠅三

原 漬酒 點屏 淮南子曰一杯酒蠅漬其中匹夫不飲小也 曹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似蠅 [illegible] 傳赦 刺讒 [illegible]

增 點玉 負金 [illegible] 亂聲 隱字 [illegible] 取 [illegible] 逐臭 察腐 [illegible] 芽根化 稻草袪 [illegible] 生積 [illegible] 鑽故紙 [illegible] 交足搖翅 [illegible] 喜煖惡寒 [illegible] 聯詩愈疾 集筆鳴冤 [illegible]

詩庭俊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蝇多人如犬馬蝇在令
希厮下賓麻大曰何得相識須臾鬪主人奠庭俊晉館
宇府大一時不見乃坐厠屋下傍有大麻蝇而已庭俊
熟疾自此頓愈　好生編曰酒匠見蒼蝇投酒甕即取
放乾地上以灰擁其體蝇得活如此日久救蝇數多後
爲盜扳不能白獄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蝇集筆尖揮
不去判之莫得因疑其寃詳問
之則誣也呼盜一訊遂釋之

蝇四

原 止棘　止榛 並青蝇詩

蝇五

增 詩 宋梅堯臣蝇詩曰乘炎出何許人意似微看怒劔休追逐疑屏漫指彈與蚊更晝夜惱客上盃盤自有堅冰在能令畏不難　楊萬里秋蝇詩曰秋蝇知我正吟詩拂拂緣鬚復入髭欲打翻飛還歇去風光乞與幾多時　又凍蝇詩曰隔窗偶見負暄蝇雙脚挼摩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別窗聲　元陳櫟秋後蝇詩曰夏日營營遶案飛轉多秋後亦何爲從教引類集瓜上落蔕秋瓜能幾時

原 賦 晉傅咸青蝇賦曰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蝇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味之鮮潔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敗閑宇之得清

增 宋歐陽脩憎蒼蝇賦曰蒼蝇蒼蝇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蝱之利觜幸不爲人所畏何不爲人之喜爾形至渺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揮而猶攘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何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跡一有點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摇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嚴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又如醯醢之品醬鱐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之窺覦至于大胾肥牲嘉肴美味緣少怠于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增 文 宋張詠駡青蝇文曰翩類冉冉明飛薨薨切糴而

蠹芳莛頂登當是之際人無不憎我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埋鬱不散託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汚其黜染所以遂其讒慝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黝者不得自黙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拊髀而太息

【原】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霧而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

【原】論後漢班固難莊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七

蟲豸部三 蚊 螻蛄 蠛蠓 蜣蜋 螢 蜻蛉 蛾 蜉蝣 蝙蝠

蚊一

【原】爾雅曰鷂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曰蚊母）【增】說文曰蚊齧人飛蟲從蚰（音昆）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又曰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言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瞀列子曰瞀蚋生乎腐蠸蠸即黃甲小蟲一名蚊父一名守瓜）【原】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蟁蝱不食天駒（埤雅曰蝱民蟲害牲畜田牧音病馬一曰蟲害故謂之蝱）【增】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白鳥蚊也）　晉書曰猛虎道食不覺蚊蝱來【原】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于蚊睫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名曰焦螟　鶡冠子曰夫蚊蝱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觙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蝱適足以翺【增】又曰毀譽之于已也猶蚊蝱之一過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挾（音淡）蚊蝱噆膚而性不能平　又曰醯酸不慕蚋而蚋慕于醯酸也　夏侯子曰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酉陽雜俎曰水蛆南中水溪澗

中多此蟲長寸餘黑色夏深變爲蝱螫人甚毒　論衡
曰蚊蝱不知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蝱蚊蝱有勢也
原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
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增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
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
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錄異曰蚊母鳥
形如青鷂觜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
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
蚊鳥　元稹蟲豸詩序曰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
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輙去浮塵蟆類也其

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
蔽浮塵輙能通透及人肌膚皆巴蛇鱗中之細蟲故嚙
人成瘡秋夏不愈膏秋葉而傅之則差　又曰巴山谷
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蝱道路羣飛
噬牛馬血及蹄角旦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趣程
逮霜雪而後盡其嚙人痛劇浮蟆而不能毒留肌故無
療術　潛確類書曰蝱有數種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
蝱長大綠色如次蟬咂馬牛或至頓仆蜚蝱狀如蜜蜂
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嚙牛馬亦猛又大曰
蝱小曰蟹音位蟹見國語　東坡志林曰湖中多蚊其中

有豹脚者尤毒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脚是也　燕山錄
曰煮鱉以蚊　儲泳袪疑說曰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
能袪蚊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
知何藥然正作荷花香想荷花之鬚耳　夢溪筆談曰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蝱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則
爲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蝱所毒則狂逸不可致
孫公談圃曰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
熏之有一廳吏醉卧爲所嚙而死　致虛雜俎曰閶門
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巳與滇中寶珠寺荊州李姥
浦同　北征記曰常樂鎮蚊大如蜻蜓

蚊二

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麽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
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
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聽之弗
聞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徐以神視欸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
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
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未足喻其大　莊子曰肩
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可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
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

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猶蚊之勞者邪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䖟噆膚則通宵不寐矣 增 金樓子曰齊桓公臥于柏寢語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噆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原 蕭廣濟孝子傳曰長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夭多蚊臥母牀

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陳蔡　東方朔傳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鬭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為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蝱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灾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蚊䖟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于深野之中蚊䖟不入其舍乎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䖟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為韓氏將屍戮俄而韓謐被誅　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夏日多蚊䖟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答曰懼蚊䖟去噆我父母耳　梁書曰梁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蚊三

增 負山（詳蚊一莊子）　聚蚊成雷謂其市之成時也　成市（埤雅廣要曰俗云蚊子市暮蓋蚊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傳曰[illegible]）　黍民（古今注曰河內人見馬數十萬騎皆大如黍米遊往來從朝至暮[illegible]）

[illegible]　佛子（內典曰比丘患蚊蟲佛聽作[illegible]）　撲面（[illegible]）　露筋（[illegible]）　足有文（[illegible]）　嘴生花（[illegible]）　艾煙熏（[illegible]）　晝伏夜飛（[illegible]）　遍（[illegible]）　草生蟲化（[illegible]）　取利雖小（[illegible]）　害不在大（[illegible]）　麻葉

言物苟為害不必在大亦不在多也　莊子拊莊子人閒世曰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　歐陽憎宋歐陽修有憎蚊詩常云予作憎蠅賦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嚶喝來咬人也　羅威撤帳陳留耆舊傳羅威性至孝夏月必撤帳而卧曰吾與蚊蚋恐去噬老母也　沈倫叱箑宋史沈倫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蚊蚋噆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邀福

蚊四

增詩唐白居易詠蚊蟆詩曰巴徼炎毒早三月蟆蚊生
咂膚拂不去遶耳薨薨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
有膚受譖久則瘡痏成痏成無奈何所要防其萌麽蟲
何足道潛喻儆人情　孟郊詠蚊詩曰五月中夜息飢
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巳寧自愧飲人
以偷生願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　劉禹錫聚蚊謠曰
沈沈夏夜蘭堂開飛蚊似霧聲如雷嘈然歘起初駭聽
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歌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聽者惑
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微軀七尺爾如芒
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牀
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韋楚老江上蚊
子詩曰飄搖挾翅亞紅腹江邊夜起如雷哭請問貪婪
一點心臭腐填胷幾多足越女如花住江曲嫦娥夜夜
凝雙綠任君撲亂錦窗中十軸輕綃圍夜玉　元稹蟆
子詩曰蟆子微于蚋朝繁暮則無毫端生羽翼針喙噆

肌膚暗毒癰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遠相就不敢恨非
辜　又曰晦景權藏毒明時敢噬人不勞生詬怒祗足
助酸辛隼眥看無物蛇軀庇有鱗天方芻狗我甘與爾
相親　又曰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通鼻息何
故辨馨香沈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爇爾眾
我微茫　又浮塵子詩曰可歎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
論隔紗幌并解透綿衣有毒誰成痏無聲不見飛病來
雙眼暗何計辨霧霏　又曰乍可巢蚊睫胡為附蟒鱗
巳微于蠢蠢仍害及人人動植皆分命毫芒亦是身哀
哉此幽物生死敵浮塵　又曰但覺皮膚憯安知瑣細
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暗囓堪銷骨潛飛有禍胎
黙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摧　又蟁詩曰陰深山有瘴濕
熱草多蟲眾噬錐刀毒羣飛風雨聲汗粘瘡痏痛日曝
苦辛行飽爾蛆殘腹安知天地情　又曰千山溪沸石
六月火燒雲自頷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
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可云　又曰辛螫終非
久炎涼本遞興秋風自天落夏孽與霜澄一鏡開潭面
千峯露石稜氣平蟲豸死雲路好攀登　吳融平望蚊
子詩曰天下有蚊子候夕噆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來
相屠不避風與雨羣飛出菰蒲擾擾蔽天黑雷然隨舳

艣利觜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鐽亦不懼至死貪膏腴
舟人敢停榜陸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貙噎
噆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任陰者陰為徒蚊蚋
是何物夜後喧牆隅如何正曦赫吞噬當通衢人筋為
爾斷人力為爾枯衣襟織且甚盤飧腥有餘豈是陽德
衰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方宜毒荼吾聞蛇能螫
避之則無虞吾聞蠆有毒見之可疾驅惟是此蚊子逢
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蕭疎此中震澤路風月
彌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未曾舒朝既裳襞積夜仍跧
蘧篨雖然好吟咏其奈難踟躕人生有不便天意當何

如誰能振羽翼直上炎洪爐　宋梅堯臣詩曰向晚化
汗積羣飛來戶庭蟭螟許巢睫琥珀為留形夜色偏容
蔽雷音亦感聽猶矜負山力血食也膻腥　歐陽修憎
蚊詩曰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三五前民物交
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
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錄
蠅蚤虱蛾蜂蠍蚖蛇蝮惟爾于其間有形纔一粟雖
微無柰衆雖小難防毒嗇閩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
露筋女萬古讐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飧下
帷幬盛暑泥駒犢吾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

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燻簷苦烟埃
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
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掃庭露青天坐月
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翾翾伺昏黑稍稍出
壁屋塡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
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
盤餐勞扇拂立寐彊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于
我固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
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又和
梅堯臣聚蚊詩曰頹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

堵振衣步前楹愁炬四鄰起烏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
衆蚊復薨薨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卑臭乃其類清
虛非所經終朝事簟祓豈敢近簷甍何嘗曲肱樂但苦
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
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范仲淹蚊詩曰飽去
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范成
大嘲蚊詩曰暑魃方肆行羽孽亦厲習肖翹極么麼坱
圠累闓翕濕生同糞蝎腐化類宵熠初來鬧郭郛少進
亘原隰嚶如蠅聲甍聚若蠭羽緝俄為隱雷闐遂作密
霰集口銜鋼針鋒力洞衲衣襲啾聲先計議著肉便成

吸黝豹猶未定卓錐巳深入血隨姑嘬升勢甚轆轤汲
沈酣尻益高飽滿腹漸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紅飯粒拂
掠倦體頻爬搔痒肌澀蚊東不虞西擒一巳寘十新瘢
棓蕾漲宿暈斑爛浥竟夜眠輾轉連牀歎於邑云何人
感欣乃繫汝張歙驅以葵扇風熏以艾烟濕檠長鎮藏
遮帳隙亟補葺火攻憚穢臭手拍嫌腥汁伏翼佐掃除
綱蛛助收拾薄暮洶交攻大明訌未戢牛革厚逾瓊甞
介銛勝鈒遺汝尚欲困嗟人何以給涼飈倏然至醜類
殆哉岌一吹嘴吻破再鼓翅翎繫快哉六合内茂有一
塵立悅還神明覿似啓坏戶蟄消長誰使然智力詎能

及 元盧琦秋蚊詩曰茉莉堂前月華吐飛蚊擾擾晴
雷怒深閨小玉焚椒蘭綉幕穿簾柳花度芙蓉夜臥銀
燭滅絲紗如烟罩香雪潛身飛入羅扇風耳畔營營宵
不絕瓊肌一唾雨夢回玉腕斜批守宮血屋外寒蟬自
清素夜夜長吟飲花露

【賦】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爲蚊嘴
味銳于秋毫刺鋸利于芒錐無胎卵而化生傅羽翼而
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
羣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廼餐膚以療飢妨農功于
南畝廢女工于杼機 唐王周蚋子賦曰蟲之至微名
之曰蚋信乎蟣之別品復爲虱之餘裔若巢蚊之異類
結搆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産彼蕪穢伺綺絡之漏露萃
豐肌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關爾之
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異于造物豈
其食人之膏血資巳之肥腯念膚體之何毀痛瘡痏之
難沒吾將擷楸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者也

蠛蠓一

【原】爾雅曰蠓蠛蠓 孫炎注曰蠛蠓微細羣飛（埤雅廣要曰小蟲蚋亂飛者也蚋音銳一名醯雞又曰食醯） 史記曰飛鴻滿野（注廣曰飛鴻蠛蠓也）
莊子曰頤輅生乎食醯（頤輅蟲名言物化無常） 又曰孔子見

老聃出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 列子曰
醯雞生于酒 又曰蠛蠓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
而死 郭璞曰蠓飛碓則天風舂則天雨（言蠛蠓將風則旋飛如碓一上一下如舂則雨矣）

蠛蠓二

【詩】劉師道詩曰醯雞舞甕裏天 相如賦曰蠛蠓踴躍
張衡賦曰浮蠛蠓而上征 揚雄傳曰浮蠛蠓以撇天

螢一

【原】爾雅曰螢火即炤也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呂
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

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也 增 埤雅曰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從熒秋陰數雨正其夜飛之時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 原 毛詩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爲螢飛蟲螢火也（增 方氏曰腐草出之類也螢明之類也腐草乃爲螢蓋離之明極于此也螢確類書曰腐草得暑濕之氣故化爲螢故曰爛茅成光）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謂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鬼谷子曰螢名照夜清

拾遺記曰王渠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五色　格物總論曰螢生階圯池澤嘗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　青箱雜記曰夜遊女子螢火也此伏尸之精燒香辟之若入人家其色青者吉紅者有禍殃　裴頠崇有論曰螢以無胃而育

螢二

增 神仙感應篇曰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受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于武威北界遇敵戰敗被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敵以爲神遂解圍去　後漢書曰光熹元

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原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十數螢火以夜繼日焉　祖台之志怪曰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隨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爲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增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天下盜起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徧巖谷　清夜錄曰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炧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巳巧矣隋煬帝巳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螢三

原 丹鳥　却馬（上詳螢一夏小正注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化草　流金（易通卦驗曰立秋腐草化爲螢下見後潘岳螢賦）　景天　暉夜　增曜　戴火（鍾會論曰螢火增曜于日月螢熾大而寒）　晝伏　夜動　的的　熠熠 增 拂席流　綠帷徹（見螢五詩杜甫詩曰螢螢綠帷徹）

螢四

增 雨中燃（詳後梁元帝螢詩） 星中亂（張芸叟詩曰江邊螢火故煇煇巧解穿簾又點衣但取見時增惡思難窮生處太早微月明敢向星中亂雲黑偏能雨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歸）

螢五

原 詩 晉張華詩曰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梁簡文帝咏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井（一作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恡此身傾　元帝咏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紀少瑜咏月中飛螢詩曰遠度時依幕斜來如畏窻向月光還盡臨池影更雙　沈旋咏螢火詩曰火中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隆弗虧光陽昇反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燿　陳楊縉照帙秋螢詩曰秋窻餘照盡入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開含明終不息夜月空徘徊　唐虞世南咏螢詩曰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李百藥咏螢詩曰窻裏憐燈暗階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祇爲重宵行　駱賓王秋螢詩曰玉虬分靜夜金光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

凌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見當解借餘光　于季子咏螢詩曰卉草誠幽賤枯朽絶因依忽逢借羽翼不覺生光輝直念恩華重長嗟報効微方思助日月爲許顧曾飛　杜甫螢火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又見螢火詩曰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韋應物翫螢火詩曰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繞竹光復流　又夜對流螢作詩曰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愜觀書興何慙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李嘉祐咏螢詩曰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楹　劉禹錫秋螢引曰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爐星噴汀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罘罳照珠網斜歷旋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裳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讀書北窻分明辨魯魚行人東山起征思郎

中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誰
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
近低昂暗中見撮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而已稀
唐彥謙咏螢詩曰日下蕪城莽蒼中濕螢撩亂起花叢
寒烟陳后長門閉夜雨隋家舊苑空星散欲陵前檻月
影低如試北窗風羈人入夕方愁緒心似寒灰首似蓬
羅鄴咏螢二詩曰水殿清風玉戸開飛光千點去還
來無風無月長門夜偏到階前點綠苔　又曰徘徊無
燭冷無烟秋逕莎庭入夜天休向書窗來照字近來紅
蠟滿歌筵　賈島詩曰月分螢影石房開　僧處默咏

螢詩曰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作
叢懸　宋孔武仲崁步港觀螢詩曰九華之南蘆葦長
流螢夕起不計雙爛如神仙珠玉開青羅掩映千明釭
空江沈沈未見月近浦穿林起還滅魚遊鳥宿自不驚
我知此火初無情　張耒螢詩曰碧梧含風夏夜清林
塘五月初飛螢翠屏玉簟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
池水深溪雨積上下煇煇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
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戸夜夜熒煌暗中度光
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關蒼蒼玉漏遲年
年為爾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

暑風廊人語笑欄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百分明更
伴殘星天未曉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
古悲荒榛腐草無人迹只有秋來熠燿飛　眞山民螢
火詩曰微蹤一腐草霜重不禁秋想悟浮生短常為秉
燭遊　陳去非螢火詩曰翩翩飛蛾撲明燭見烹膏油
罪莫贖嘉爾螢火不自欺草間光照相煜煜却馬已錄
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不畏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
難為光　陳無已次韻螢火詩曰優晨觀物化共被歲
時催熠熠孤光動翩翩度水來雖能穿幔入已復受風
回投卷吾衰矣微吟子壯哉　元謝宗可螢燈詩曰微

熒閃閃拂晴波幾度黃昏誤舞蛾銀粟無煙棲碧蘚玉
蟲留影綴青莎秋空雨歇寒光度晚逕風烟冷燼多欲
喚紗囊車武子為渠還賦短檠歌　明高啓夜齋見螢
詩曰拂竹緣莎復點臺夜窗無月見飛來舊書亂後多
拋却懶就微光更展開　王寵流螢篇曰熠熠流螢度
草堂耿耿銀河秋夜長縈廻拂棟光難定窈窕穿花欲
更藏山人書劍黯生塵憔悴年來白髮新枉將艷采投
虛寂却似餘輝借比鄰流螢流螢殊可憐琉璃甲帳水
晶簾映看寶麝千金笑照著蛾眉百倍妍合德宮昭陽
殿天人親撲桃花扇幾回邀得九重歡鳳輦淹留傳夕

箭今日胡爲溪水頭風篁煙柳共新秋不歸天上瓊樓
隊却伴山中病客愁
【原】賦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執以自照
而爲之賦曰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
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
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
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于日月兮期自照于陋形
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寐而是征進不競于天光兮退
在晦而能明諒有似于賢臣兮于疏外而盡誠蓋物小
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爛熾兮庶有表乎

忠貞　潘岳螢火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
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幽昧抱夜光
以清遊頻若飛電之宵逝嘒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
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頻頻若流金
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啗朝
露于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于萬物豈顧恤于網
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暝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
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世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
之在幽越群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
問螽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彩筆

以爲銘　梁蕭和螢火賦曰聊披書以娛性悦草螢之
夜翔乍依闌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忽翔飛而暫隱時
凌空而更颺竹依窓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逸趣
方遒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遊類乾沙
之飛火若清漢之星流入深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
時臨池而泛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
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蓬檻矚曙河之低漢闇伺
潮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曉征悲扶桑之吐
曜慙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舒情　【增】
唐駱賓王螢火賦曰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伺

夜謝飛蛾而赴燼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
人之無跡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
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淵任物理兮推遷
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
而曲全豈知鎔金而自躍寧學膏火而相煎陋蟬蜩之
習蛻怵蟪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槍
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遥之
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
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于鄰壁
寧假暉于陽燧彼翩翻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無微生

之多蹟獨宛頸以觸龍異璧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覩道迸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　李子卿水螢賦曰水螢爲蟲惟蟲能夭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徒觀夫因坎而止隨萍則流任晦明而隱見與風水而沈浮　陳章腐草爲螢賦曰從微至著出死入生幾變靑袍之色漸加丹鳥之名匪我傯期故分形于夜朗自他有耀因易覩而宵行

原贊晉郭璞螢火贊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幺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喣孰知其陶

增序唐駱賓王螢火賦序曰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萬殊亦昆蚑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蛾一

原爾雅曰蛾羅也（蠶蛾）增孫炎正義曰蛾是雌羅是雄　原說文曰蛾蠶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甚衆也　埤雅曰繭生蛾蛾生卵　增毛詩曰螓首蛾眉　原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蠶）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增又曰蛾似黃蜨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曰蛾眉　又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博物志曰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也蛹一名螝　又曰蛾類者皆先孕而後交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死　物類相感志曰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又曰麥得濕氣則爲蛾　宋鄭景璧蒙齋筆談曰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乃自無知爲有知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岳州夏秋水漲即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即投至不可燃燭雖樽俎之

間須臾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謂天蛾　南越志曰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曰柁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即實中化蛾飛出亦有蚊子者

蛾二

增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　拾遺記曰燕昭王九年王母與昭王遊于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于桂膏之上此蛾出于圜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可穿結爲佩此即神蛾之矢也蛾

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王母聚神蛾以瓊筐昭王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許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一日有五色蛾止其上其香未收而生石焉　洞冥記曰武帝既耽于靈修惟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火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火使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原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洞林東中郎參軍周稚珪封羅蛾令吾射之 增述異記曰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　宋書曰少帝失德傳亮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詩以寄志焉

蛾三

增詩唐孟郊燭蛾詩曰燈前飛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賀方回詩曰鬼蛾來翩翩蘇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感彼萬物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　元薩都刺燈蛾來詩曰燈蛾勞燈蛾勞粉其面錦其袍遶燈不去千百遭忽然性命輕鴻毛一鳥死百鳥號一獸死百獸嗥爾為微物不自覺往來就死何滔滔燈雖滅燈復多蛾兮蛾兮奈爾何　又曰燈蛾來燈蛾來遶燈不去飛徘徊清光紅焰午夜開忽然性命隨飛灰平生不傍太陽裏何故趨炎來就死人生有情皆愛身何苦將身為戲爾

原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生如蛾投火誠哉此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棲類聚群分塵合電馳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排徊于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莊燭曜庭宇燈明幽房紛紛群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燋投煎膏而身亡 增唐陳中師燈蛾賦曰餘光可托留影如寄排朱焰翦輕吹胡麋斕于瞬息為腐餘之容易　范鳴鶴燈蛾賦曰爾愛候明何不候日光陰不留尚存爾質爾愛候明何不候月素華將移爾猶不滅何相繼以焚軀竟不知謀之為拙 增雜文宋林芳田間書曰林子夜對客有扮羽飛遶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于焦首爛額猶撲撲必期于死人莫不笑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慾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為此蟲歎哉噫

蜉蝣一

原爾雅曰蜉蝣渠略似天牛而小有角郭氏云似蛣蜣身狹而長甲下翅小有文采故

毛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也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畧　又曰蟝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其形容甚鮮閱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增易林曰蜉蝣戴盆不能上山原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增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也原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于蟬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增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蜉蝣出以陰

蜉蝣二

賦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有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螻蛄一

增本草曰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　爾雅疏曰螜又名鼫鼠即今之螻蛄也　孫炎爾雅正義曰螜是雄者善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澁腰以後甚利　埤雅曰螻蛄臭蟲方言曰螻螲（音蛭）謂之螻蛄　古今注曰螻蛄一名石鼠　廣志曰會稽謂之蟈蛄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南楚間名曰杜狗　禮月令曰孟夏之月螻蟈鳴（螻蟈螻蛄也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二物應之而鳴也）　詩義疏曰螻蛄謂石鼠亦名五技　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　法言曰狐狸螻螾不膢臘（膢臘皆祭名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螻螾不膢狐狸不臘矣）　蔡邕勸學篇曰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絕人　類從曰鹿鐵致蛄

螻蛄二

增劉向別錄曰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螻蛄如牛　搜神記曰晉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祖繫坐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掘壁爲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　續異志曰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神精辨悟家中作田至穫時作蝸牛廬于田側守視一夜未眠見一中形丈夫著黃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後掘田塍見大坎有螻蛄斗許數頭極壯一尤大子然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

姑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灌以沸湯于是遂絶

蜣蜋一

【增】廣雅曰天柱蜣蜋也（天柱一作天社） 古今注曰蜣蜋一名姞蜣一名弄丸一名轉丸能轉土成丸圓正無邪角 本草曰俗名推丸 埤雅曰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塲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輙羽化 格物論曰一種大者名胡蜣蜋身黑而光腹翼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而夜出至人家庭戸中見燈光即飛來一種小者身黑而暗晝出而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狐遇之必盡食之醫家以鼻頭扁者為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為良所謂胡羌蜋也 莊子曰蜣蜋之智在于轉丸而笑之者乃以蘇合為貴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蠖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蠖何白 抱朴子曰鳴蟬潔飢不羨蜣蜋穢飽 衝波傳蛣蜣無鼻而聞香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蜣蜋 墨客揮犀曰蜣蜋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輙遺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為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蔆書曰蜣蜋財輔以行者

蜣蜋二

【增】摭言曰高湜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念個蜣蜋推一箇屎塊不上

蜣蜋三

【增】詩 宋蘇軾蜣蜋詩曰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蜻蚨

【增】說文曰蜻蚨水蟲可還錢從蟲夫聲 廣雅曰蟱蝺魚伯蜻蚨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蟱蝺如蟬而狀稍大（似小蟬而長青金色一名蟱蝺一名蟱蝺或名青蚨或名魚父）其味辛美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 又曰買金銀珍寶則不還 高誘淮南子注曰用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置母用子置子用母皆自還故謂錢為青蚨 郡國志曰蟱蝺謂之青鳧東晳曰青鳧可以還飛或云蜻蚨 異物志曰其雌雄常處不相捨人采得以法制之用塗錢以貨易晝用夜歸

蝙蝠一

【原】爾雅曰蝙蝠伏翼也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仙鼠 【增】又曰自關而西秦隴

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墨（李氏本草 一名天鼠）曰 崔豹古
今注曰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垂頭故謂
爲倒挂 〔原〕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瑶光則伏翼兩頭並
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瑶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
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增〕水經曰交州丹
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
烏得而取之使人神仙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五色蝙
蝠黄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掛黑者如
烏至千載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
止于石穴 述異記曰荆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

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鴨按仙經
云蝙蝠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
而長生也 〔原〕天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
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增〕神異秘經曰百歲蝙
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
人飛遊諸天 〔原〕吴畟縣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曰
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烏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
黄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鐘乳穴中伏翼大如鶩
鴨 〔增〕北户録曰紅蝙蝠出瀧州背深紅色惟翼脉淺
黑多雙伏紅蕉花間采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

爲媚藥 變化自然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原〕吴
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令人
夜夜有光 〔增〕范注治瘧方曰蝙蝠七枚合擣五百下
發日雞鳴服一丸日中一丸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
空同子曰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
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
立廬之中俟焉至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靡爲也

蝙蝠二

〔增〕獨異志曰明皇朝有張果老先生不知歲數出于邢
州帝迎于内敬禮甚至問無不知一旦有道士葉靜能

亦多知解帝問果老何人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幽明録曰宋初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
之矣多置黐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
去殺之乃絶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烏臺詩
案曰蘇舜舉知臨安縣獻役鈔規例于轉運副使王庭
老王不喜命急足押出城後遇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
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舜舉云自來聞一小話云燕
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
不決訴之鳳皇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皇
渴睡却是訓狐權攝意以譏庭老如訓狐不知是非也

蘇贈舜舉詩曰餔糟啜方熟酒酒喚不醒奈何効燕蝠屢欲爭晨暝

蝙蝠三

增 似鼠 王字迪曰蝙蝠似鼠而翼棲宿簷際中又謂之等翼 得之一夕蝙蝠大如鴉而飛不食 食蚊 正字通曰蝠隨力不能復起無羽 合丹 合傳物語云 如鵶 人傳物有飛物

淵蚊食之非合古曰其糞皆蚊目之睛名夜明沙

嘷蝠得而食之云死 入穴爲鼠出穴爲鳥

鼠人捕得出穴爲鳥 日入爲旦日出爲夕

蝙蝠四

原 賦 魏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晝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歸陸上不憑木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七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蟲豸部四 蟋蟀 蜻蛚 螂蜩 蛄 尺蠖

蟋蟀一

原 爾雅曰蟋蟀蛬也 方言曰楚謂蜻蛚爲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增 埤雅曰蟋蟀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 原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促織鳴懶婦驚 增 豳風曰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蛚 增 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 易通卦驗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原 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增 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無德兵 搜神記曰朽葦爲蛬 爾海集曰蛩近陰依於土以陽而鳴然其性陰妬故相遇必爭鬭

蟋蟀二

增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曰每至秋時宮中妃嬪皆競

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負暄雜錄曰鬭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蘇軾和弟子由記園中草木詩注八月十一日夜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類書纂要曰賈似道於半閒堂鬭蟋蟀

蟋蟀三

增 王孫袁淑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疏蟋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嬾婦古今注蟋蟀南人謂之嬾婦　代簫管高僧傳曰道賓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趣出家部

織續詩易通繫卦　吟秋古詩曰蟋蟀似吟秋　泣露詩餘曰殷勤泣露驚人枕

蟋蟀四

增 詩 唐杜甫促織詩曰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白居易促織詩曰幽脉憑依託眇躬悲秋聲韻夜生風一天霜月淒涼處幾杵寒砧斷續中莫動離愁添旅況好資直諫悟寢衣惜桑止解能催織不識窮簷機軸空　宋張耒莎雞詩曰金風肇殘伏玉樹正秋涼嘤嘤草間蟲感時振衣裳楚客萬里思夜吟怨嫠牀勞勞終夕語共此簷月光孤輪曳獨繭折管韻哀鏗辛苦繭父兄無衣畏風霜　楊萬里促織詩曰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繅絲替人織強來出口促衣裘　金周昂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秋風暗與期苦吟人不解多恨爾如知獨枕難安夜寒衣欲及時凌晨攬清鏡一半已成絲　明楊基舟中聞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哀吟近短篷不堪為客裏況復是舟中殘夢哀衾月孤燈夜枕風此時腸欲斷恨不耳雙聾

原 賦 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靡體含容之微陋嘤嘤唰唰翩翩翩翩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斡遷

增 唐張隨蟋蟀鳴西堂賦曰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紋聽之時蟋蟀寒吟之始紛和稍稍以驚節洞嘤嘤以橫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清韻寒動哀音夜繁蕃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于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蝉澄宴廓寥肅原野背暑而出歸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　宋楊萬里放促織賦曰楊子朝食既徹步闕而綠適見一二稚子集乎遠華之堂環焉其若圍俯焉其若覘躍焉其若追也楊子趨而往視之蓋促織之始生而尚微隨地而未能飛者也嘉遯而不市故高步而不畀碎穀而不飪故癯貌而不

肥既蚱蜢其脩髯亦翡翠其薄衣彼其短臂而頸甚長是故將進而趦趄翹立而孤危也楊子笑謂稚子曰汝豈識之乎是固夫霜凄露感而恤緯征人之棠者歟身勤心苦而提耳女工之荒者歟晝閑宵喧自基而徂堂者歟多言強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奚失據於幽茂而陟身於闤籍若是其幼且孱也乃命稚子籍以羽扇遷之叢間見客棄其躍如曝冬日其欣然稚子反命曰是蟲若子產之魚圉圉焉洋洋焉矣使稚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叩頭蟲一

原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 增 墨客揮犀曰叩頭蟲亦能入耳為患有人為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盡破蟲出疾愈乃叩頭蟲也

叩頭蟲二

增 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吝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貨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為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踽踖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尺蠖一

原 爾雅曰蠖尺蠖也俗呼度蟲（度音鐸蠖音之誤也）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注方言曰尺蠖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為子者） 增 埤雅曰尺蠖屈伸蟲也一名蝍蝛又呼步屈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尺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變蛾爾 又漢志尺者蠖也蠖之義蓋取諸尺令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倣是乎 原 晏子諫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增 亢桑子曰夫俗尚凶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

尺蠖二

增 賦晉傅奕薄遊賦曰尺蠖屈體以求伸 原 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械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軀以廣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增 唐人尺蠖賦曰順時而出就暖而

長吐微絲以逍遙感緩步而來往當靜泉澄邅躁風興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

【原】贊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增】雜文 張協七命曰蝶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蟻一

【原】爾雅曰蠪朾螘（赤駁蚍蜉）蠪飛螘（有翅者）其子蚳 方言曰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 禮記曰腵修蚳醢 【增】學記曰蛾子時術之（蛾蚍蜉也） 【原】大戴禮曰十二月黝駒賁黝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焦貢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 又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推却蹶損乃傷其頸 【增】莊子曰東郭問曰道安在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 又得時則蟻行（蟻了不足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象以進如此）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關尹子曰聖人師戰蟻置兵（埤雅廣雅曰蟻甜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鈞

【原】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潛而下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行月餘鼇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群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乎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黝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增】古今注曰牛亨問蟻曰黝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蟻爲黝駒也 【原】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蚍蜉也）在崑崙墟 吳錄曰九眞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掘以木插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蜱蛸折漆以染堅凝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博物志曰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 【增】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鬭俗呼爲馬蟻 又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能舉等身鐵 北戶錄曰廣人掘大蟻卵爲醬名曰蟻子醬 元稹詩集曰巴蟻衆而善攻欒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倦遊錄曰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即化爲蝦土人遇

夜於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脂糝之爲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如斗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蔥醯釀焉云味極辛辣　物類相感志曰馬蟥畏肥皁　又焠炭斷道行蟻自回　化書曰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取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詞林海錯曰蟻名蠪蟜一名石宮大者爲蚍蜉小者爲蟻蛘齊魯之間謂之蚼蟓梁益之間謂之蚼駒　楚辭曰赤蟻若象

蟻二

原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增伏侯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原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㟝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量力所勝取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誅滅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殺之昭之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愼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蟻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偵翟蟻穴獄昭之遂得免　增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　又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鬬黃蟻盡死　唐傳亮靈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曰非人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言否民謝之曰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之所側耳聽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一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厚德錄曰宋庠春試有胡僧相之曰公本神頭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俯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爲

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大宋爲第一小宋宋祁也

蟻三

增 慕羶 趨穢 莊子曰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格物論曰蟻以雨至而鬬戰附羶逐穢

制鯨 之上詩蟻而一食鯨先於外傳曰吞舟之魚失水則為蟻所制

娛意 洫子使蟻人爭爲如之了於角不得可以為于也牟 后見言後慕人

如樓 若宮 西京雜記曰蟻如樓西京雜記二尺餘又有蟻宮 廣雅定中蟻穴見二尺餘蟻在東京有石

漬隄 撼樹 韓愈詩蚍蜉撼大樹

觀蟻 棄知 家語 如穴萬蟻 及比聚

力舉鐵 翅若金 曰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行磨上 入硯中

知雨 室穴 聚土成峯

蟻四

房易占曰蟻無故當道而若門戶壞城郭積土蓋防其傷人 雅廣要曰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城郭 雨曰蟻封 一名蟻封 盤馬封傳

增 穴槐 異聞錄曰淳于棼夢入槐安國王以公主妻之命典南柯郡無何公主死方悲二國間忽驚覺以命發槐下果有一穴中有臺色赤如升二大蟻處之又窮其穴東上南枝之即南柯郡也大驟揣之多蟻

養柑 雞肋編曰廣州可種柑之地少蟲災民取多收其實有食果者以蟻賣之 小人取蟻置其中以漆戶多打貫故曰

巨蟻 續博物志曰巨蟻長尺餘土中穴蟲之蟻 穴去謂之養 蟻而入 別有 捕之

蟻五

增詩 唐元稹巴中蟻子詩曰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陰霪煩擾攘拾粒苦嚶嚀訴上主人病耳中虛藏鳴當霆軛不省聞汝作牛聲 又曰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成攻穿漏江海嚙食困蛟鯨敢憚樑棟壞深藏柱石傾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 又曰攘攘終朝見悠悠卒歲疑詎能分牝牡焉得有婚姻徒市竟何意生涯都幾時巢由或達我應似我相期 宋劉克莊穴蟻詩曰穴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聚如營洛日散似去邠時斷續緣高壁周遭避淺池誰爲謀國者見事反傷遲 鮑照詩曰蟻壤漏成河 蘇軾詩曰護此一蟻缺 楊萬里觀蟻詩曰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 又曰一騎初來隻又雙全軍突出陣成行策勳爭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

原賦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群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跡騖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劒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勝於九頁流頳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遊東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識先而似哲 增唐李德裕蚍蜉賦曰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爲德之糧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

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羊之聚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勢也雖螻蟻而不傷

增文宋姚鉉翫白蟻文曰蟻之白者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嘴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户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縈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頹圮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鬩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民宜善言之可施今與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徒請悉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

增書魏應璩與曹昭伯牋曰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蚯蚓一

增爾雅曰螼蚓蜸蠶 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禮月令曰孟夏蚯蚓出冬至蚯蚓結注云結屈也天寒蚓入穴首夏陽動則首上其身屈曲也 大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古今注曰蚓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爲蜜蚓 高誘曰螾蚯蚓也生平土一名螼一名蛩蟺一名蝗螾一名曲蟺一名朐䏰一名土龍又名蟠蝎白頸是其老且大

者也　本草曰一名地龍子其屎呼爲蚓塿　本草注曰蚯蚓食細土無砂石　埤雅曰蚓善引或從螾志曰引達於寅也　考工記注曰卻行螾屬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　淮南子曰苓皮螾脂魚鱉自聚（注曰取苓皮貞水十斗擣石如炭以蝸脂罟苓皮水中七日後置沼則魚鱉自聚矣）　愼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抱朴子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入宜備反叛　又曰蚓無口而揚聲　劉賓客嘉話曰瓊州地名朐䏰朐䏰蚯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而鳴其形朐䏰（唐確郡書曰唐以開州爲山郡多朐䏰蟲故爲朐䏰郡）　酉陽雜俎曰有蟲名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黄襇稍麤則斷當起蚯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爾雅亦作土古）　席上腐談曰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蟈爲螻蛄故誤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蒙齋筆談曰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之爲百合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自有知爲無知也　物類相感志曰阜螽江東呼爲蚱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　蠡海集曰蚯蚓二竅

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土氣以生也　歲時記曰五日午時于韭畦面東不語取蚯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爲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即消　類從曰蚯蚓之壓背灘起霧　廣志番禺記曰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爲羞容州人好食鼃土人以爲語或云以蚯蚓爲之　范成大詩注曰蜀中蚯蚓之盛無如雲安江濱濆壤戢戢無際

蚯蚓二

增 呂氏春秋曰黄帝時大螾見土氣勝故其色尚黄　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但有女著青裙白領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嘗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以雙暫同阜螽矣　述異記曰劉德願兒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如植箭　唐牛僧孺幽怪錄曰隋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曰威汙蠖奴曰蝸兒館之甚厚翌視其處乃陂澤

沮洳有蚓蝸螺在焉　酉陽雜俎曰上都渾瑊宅戟門
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
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引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
曉悉入穴時或衆鳴往往成曲　宣室志曰寶曆初長
沙有民王叟者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楚甚馳歸夜呻
晝吟者九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兹且深矣吾不
得而知也後數日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
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聲亦隨而多焉是夕乃
卒　本草曰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
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隴州兵士暑中在倅廳前跣立

爲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
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　玉堂叢語曰
劉先生俊爲國子監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
子

蚯蚓三

增 如虹 世紀曰黃帝時螾大如虹索隱曰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
化蛇 張耒續明道雜志曰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類首而非也土人云此蛇乃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有足 酉陽雜俎曰段成式從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可二三尺白頸當項下有兩足正如雀腳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露齒 又曰段成式姪女乳母阿使本荊州人常言小時見其垤孔嫌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蛙長尺五行疾于常嫌惡殺之其年乳母死及兄叔俱不得志

蚯蚓四

增 詩 唐杜甫詩曰蚯蚓上深堂　宋梅堯臣詩曰蚯蚓
在丘穴出縮常自盈龍然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
龍比恨不頭角生螻蟈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耳夜不
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蓄憎惡惟人情　王安石詩
曰禁壞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范成大詩曰
蚓吐無窮壞　蘇軾詩曰蚯蚓竅作蒼蠅聲

增 賦 唐東方虬賦曰惟陰陽之播氣實萬類以呈形有
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濕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

先鳴乍逶迤而鱔屈或宛轉而蛇行內乏筋骨外無手
足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
東西詰屈南北齎緣上食塵壤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
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墐泥塗以
自保觸鹽滋而罔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增 贊 晉郭璞蚯蚓贊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
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

增 雜文 宋歐陽修廬陵雜記蚓食土飲泉其爲生也簡
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
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豈其生之陋而自悲

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聒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蛙一

增爾雅曰在水曰黽　又科斗活東（蝦蟆子也）　周禮曰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注曰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　本草曰蝦蟆一名蟾蜍一名䗇一名去甫一名苦蠪　衍義取肩間有白汁謂之蟾蜍　又曰鼃其色青腹細嘴尖後脚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　圖經似蝦蟆而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綫蛙大腹而色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黑色者南人呼爲蛤子食之至美即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雞是也閩粤浙東人以爲珍餌小形善鳴喚者名鼃子　韓詩外傳曰嬿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　河圖曰蟾蠩去月天下大亂　春秋運斗樞曰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戚翔　王莽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　史記曰月爲刑而佐日見食于蝦蟇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于墟也　又曰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子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

泥則投足滅跗虷蟹與科斗莫吾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足已先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以東海之樂於是坎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列子曰若蛙若鶉得水爲𢇁得水土之際即爲鼃蠙之衣　文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恒鳴口乾舌擗而人不聽之今觀晨雞待旦而鳴天下俱動多言何益惟言之時也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蝕乎詹諸（詹諸蝦蟇也）　又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蝦蟇也）　抱朴子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左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弓矢皆還自向　又曰蟾蜍壽三千歲　古今注曰蝦蟇子一名科斗一名懸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尖尾脫則脚生（雅翼曰前云即師其頭其足始出則有尾無足精大則足生汎大則生前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言之狀如丨也古時斗又蝦象於此習誦類書曰科斗一名丁子又同聞雷震則尾脫足生）　天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衛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類也　酉陽雜俎曰蝦蟇聲抱　續博物志曰蝦蟇之肪塗玉即軟肪不可得取肥者煎膏亦可　通志曰有一

種生山谷中黒色肉紅名石鮮魚並可食　唐尉遲樞南楚新聞曰百粤人好食蝦蟇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決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羨又云疥皮者最佳投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叟大以爲不可云切不得脫去錦襖子其味絶珍聞者莫不大笑　桂林志曰桂人好食蝦蟇仍用乾菌爲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汚衫不恥　玉堂閒話曰徐之東界接沂川有溝多盤車溝有水水有蛙大可如五石甕目如盌昔嘗有人於其頂上得藥服之度世　游宦紀聞曰眉州

人水中釣蝦蟇置籃中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之旋即相負如初市間以爲珍味成都人最重之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蜡括蒼亦以爲珍品名曰風蛤　又曰德興有毛山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　倦遊雜録曰嶺南人嘗食蝦蟇易其名曰蛤蚧　洽聞記曰蝦蟇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　冷齋夜話曰蠅今御所食蛙也此何等物而竟以供玉食何也物類相感志曰五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癧疾又治小兒疳　艾子雜説曰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皆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投荒雜録曰南方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爲蛤食之味美如鷓鴣治男子虛勞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内樓五更絶梆鼓交作謂之蝦蟇更此即六更也

蛙二

增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　史記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寛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産蛙民無叛意　韓子曰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與荊軻至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蛙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漢書志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鬭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霍光傳曰霍山云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可以罪也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無所得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　廣古今五行志曰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容有一女年十八九性嗜膾噉之恒若不足後嫁許纂以食膾故家爲之貧家人疑婦非人命歸宗路見醫師取魚作鮓著甕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人令擣齏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啗五斛許便極悶卧須臾踞地大吐水忽有一蝦蟆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啗病亦愈　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鳴蛙聲問左右曰此鳴爲官乎爲私乎太子家令賈謐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蟇當貴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爲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膾收甚難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傷亦即愈　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　南史

曰卞彬賦蝦蟇云紆青拖紫名以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又曰沈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僞云盲躄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躄遂愈于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黃色蝦蟇如金色乍作乍沒齊武安及百官以下莫不敬之　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突吉頊目爲逆流蝦蟇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于宣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蟇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瀟湘錄曰唐高宗嘗患頭風令宮人修藥餌初穿地置鑪忽有一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宮人别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武后竟革命　五行記曰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酉陽雜俎曰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盪喧硱執燭入視見一蝦蟇大

如二斗釜即命人以大銅盆覆之客曰蝦蟇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又曰長慶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見光屬於林中如匹練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　宣室志曰太原石憲者以商爲業長慶二年夏行雁門關暑甚憩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實清暑之地能偕我遊乎憲即與行至其地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吾徒浴其中以蕩炎燠憲窮怪羣僧狀貌無一異者已天暮有一

僧曰欲聽吾徒之梵音乎憲然之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食頃有二僧挈憲手皆浴冷甚驚寤則衣盡濕明日西行關道中蛙鳴甚類所謂梵音者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儼非僧也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北夢瑣言曰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爲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蝦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五行記曰唐懷州凝眞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蟇

聲不知的處後因樹柯壞易之廚人斫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先無孔也　嶺表録異曰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羊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酋冢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緑土射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　唐陸勲志怪録曰沈慶校書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鳴鼓咒禁之次有一乘船者偶泊門首枕舷而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于篷板下聞其女叫曰

何故縛吾將船者乃叩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厚酬之船者乃以油熬其蟾女遂瘥　儆戒録曰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貸之足奉償泰憫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蝦蟇於江中經月餘泰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　茅亭客話曰蜀有村夫鬻白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臼合於地至曉石臼透明如燭籠醫工駭愕齋沐負鎗芊蟾辭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　東坡志林曰富彥

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迫於飢困遂棄於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欲收其骨則兒尚活且肥健逾前視塚中有竅一滑易如蛇鼠蟲出入有大蟾蜍大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耳　冷齋夜話曰中貴楊戩喜浴於池人不得見一日獨浴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大蝦蟇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蟇已復變爲人乃戩也因以一銀㼝與之戒勿爲人言　異客揮犀曰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間蟲不復生文通去州人如故食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朱彧可談曰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之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紿其族人爲鶉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餓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鶉　輟耕錄曰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城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居歸附後達魯花赤戕徹㨂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寢食不安令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朱書符篆於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勿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蛙三

增 生釜 遊池 [illegible]

音猛 性熱 [illegible]

食蝗 捕蟬 [illegible]

鬬蛇 化鶉 [illegible]

制蚤 去蚊 [illegible]

聒子 懷土 [illegible]

錦襖 綠衣 [illegible]

陰蟲 坐魚 [illegible]

兩翅 三足 [illegible]

努眼脹腹 [illegible]

接腹 持頤 [illegible]

何則可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龍王逢一蛙于海濱蛙問曰王之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王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王曰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霆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王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豚腹然至脹過而休于是艾子有慙色

有丹書 上詳蛙一莽子 背生芝草 上詳蛙一抱扑子道書曰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仙瑞

頌

蛙四

〔增〕詩 唐杜甫詩曰天池日鼃蛙　白居易蝦蟇詩曰蠢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蟇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諠譁豈惟玉池上汚君清冷波何獨瑤琴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跳躍隨嫦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韓愈答柳柳州食蝦蟇詩曰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食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皰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恆願眠不覺亘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鼃年孰強孰敗撓居然當鼃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

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又詩曰鼃蛙鳴無謂閣閣祇亂人　岑參南池宴餞賦得科斗子詩曰臨池見科斗羨爾樂有餘不憂網與釣幸得免爲魚且願充文字登君尺素書　楊收詠蛙詩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宋蘇軾詩曰稻粱初吠蛤　洪駒父蝦蟇詩曰吾廬逼沮洳蛙蛤宗生之委委見科斗閧闔已在茲夜聲一何喧達旦乃寢微月令記螻蟈語默亦有時豈伊不平鳴脊脊竟何爲那復當鼓吹安能問官私吾聞昆侖下厥大數十圍蟾蜍窟望舒色勝金臭蹄痴騃反食月吞吐誰能知坎井我自足跳梁而持顧螢笑色無慍歆化理莫推求體不自惜哉以調鹽醯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稽滅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瑚璉期　又詩曰蝦蟇何爲者痱磊盈於背人言懷上蟲棄去俄復在昔有係青繒酉陽志其怪嘗觀三物圖副以蝍蛆帶相持莫先動含毒相啗噬欲兄龜龍黍背弟孔翠能語解人頤子陽安尊大慎勿離窟穴傍午元五輩東行犯日忌束縛非其罪償有切玉刀甘心脂鼃羽平生不下箸實憚背瘡疥何必食馬肝前修有明戒願君弗嘲笑微命其可貸　又詩曰動物類含血蝦蟇獨無之

欽定四庫全書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六
蛙

雙目但瞠也一腹亦皤其龍變或託體魚服覩幽姿罕
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奏賡瑞背負輪囷芝坐護
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金擲荆卿空爾爲或以白
玉琢形模妙工倕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
鴨稚誇水中雞何足污帝箸但可充蛇飢作意一池鳴
和我五字詩　梅聖俞初聞蛙詩曰朝聞南雝梅蘇開
北池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
隱蛇遊子且弗行科斗成蝦蟇　石介蝦蟇詩曰夏雨
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爲得時晝夜鳴不停幾日飽
欲死腹圓如瓠罌鉅吻自開闔頭項或縮盈時于土坎

閒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體
不中爲犧牲嗟哉爾聲音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力更
欲睥睨橫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號善鳴名萬物聒
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闐闐應龍戢翮入海底鳳皇
斂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水澤
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爲兩腳不解行乾渴以
至死盡把枯殼塡土坑　宋祁池蛙詩曰越國車前矜
勇甚子陽井底大驕生來時不羨雲溟樂口作儀同鼓
吹聲　蘇軾蝦蟇詩曰悍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愼勿
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唐庚圍蛤詩曰黃犢鳴水中相

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傍舍翁云此
號圍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卒然聞其聲謂可當
專車既見一撫掌寸莛量有餘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
趣蛙質黃牛鳴持此欲誰附我居固已陋蔬鳴良亦村
緜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　朱子聞蛙詩曰兩蛙威怒
闘春池羣吠同聲徹曉雞等是一場狼籍去更無人與
問公私　張舜民鳴蛙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
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疎螢徹曉明　楊萬
里和聞蛙詩曰春來眞底好此輩正縱橫身作泥中計
聲從雨後增北人渰未慣南食眼猶生灰凝知虛實於

渠似可行　劉克莊題白渡方氏聽蛙亭詩曰塘水拍
隄科斗生想君亭下俯幽清黃梅雨足野田闊社麴煙
收村墅晴莫信人嫌無理聞頗疑渠有不平鳴晝堂方
喜聽琴阮誰愛天然律呂聲　謝翱僧池青蛙詩曰隱
見多無定時開一道萍瘦分荷背白身帶蘚文青吐竈
收寒井隨僧入夜缾栢壇祠后稷應作報豐靈　元張
翥爲金齋賢賦冰蟾詩曰老蟾系魄累金精千歲玻璃
幻結成明水夜零陰隧凍丹書秋滿肉芝生腹凝寒露
藏虛白影入銀河浴太清擬問嫦娥乞靈藥與君騎向
廣寒行　元好問蟾池詩曰老蟇食月飽復吐天公一

目頻年賛下界新增養蟾户玉斧誰毈修月苦郡國蝝
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
頤怒於虎深家角間有黃孔寶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敢
與月復讎疾過池頭不容啚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
蟇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明劉基聽蛙詩曰繞舍
荒池低且野蛙蛙齊候鳴雷社已知地氣上如炊更覺
石泉流若瀉舉頭玉燭煥陽明踼足汙泥悲土苴半夜
條風入綺窗清晨細雨霏簷尾溪間紫燕舞參差枝上
黃鸝語悲姹擂彤竹貌均有生感氣傷情貌膺癡初聆
衙衙雜更鼓漸聽嘈嘈成侈哆衙拃堅白較同異似坐

徂丘談稷下村童叫噪齊學究咩嗚泑謾喧姊姒西域
胡僧强般若齊東老生矜炙輠逸帆獨岸雁兼葭醉客
罵筵投箸箠吻咬誰辨縣兒哇娃老令開寶吏喝怒牙
嚼嚙搴羅吞鉛古詰屈鶯宜桃徒誇楚使能詈齊未讓
秦巫工詛咒離傑休紛觀綴帝然虛張洞庭野庱變
奚嚴彌笙答周倚唱向分鄭雅旅人懷憂貫無寐遭此
彊聒胡為者得非作媒咲蝕月無奈聚訟騰讙詫皆聞
周公立典教蟈氏專司翦灰盛當疑聖人茂育物獨向
微蟲少寬解乃今知其非瑣屑欲問官私乞餘灺鳳皇
鸑鷟膺若希白雪陽春和偏寡蚊蠅蚤虱多於沙鑽咂

唶鳴紛醜魍蝦蟇幸不含毒螫何苦奴號爭跁跒烏鵲
逐響虻聽奇窜顧入腹生瘢瘕蒧詩却笑柳柳州忍使
腥臊侔蒩鮓　徐渭蛙聲詩曰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岸
蘼蕪匝凋灣別有鼓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殷郎
咄咄書空易漢使期期本訥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華門
佶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校兩對塞寺沙門咒後滄蟾蜍
借只屑何謂科斗紫波字無窮蒲潦孱莁號太醅梅風
飄灑控狂哭從卓南山雅題譯貝葉西吏鵙舌彈金響
俠徒丸霰落堀亞戰士怒彌殷諧語鏡箔方乞半孤雛
巧孔未叶峻諍馬抗何愁喧葉戲勝降系許聒眠利口

喬來僥喋喋雀口分聒鼓鳴喝啁競如烏不得嘵雜沸
蓮露幾時回色未變天婦歌蝌聞遇舊筠者船謠繁
泉鏡照成殺荷碎旋依歲一穿寄語草深瓜樹處急呼
即且備蛇蝓

增賦蜀都賦曰蠍蛺山棲[illegible]　唐人蟾
蜍賦曰當夫流潦初消陰霖未晴乘清秋之涼夜散響
耳之紛紛聯同聲而殷殷若鏡而為一宣怪鼓怒恒異類
以相驚雖莫知其所止故乃時逆則鳴　柳宗元閔生
賦曰蓐虮蝦沈兮畏避蛙黽　宋張耒鳴蛙賦曰夏雨
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

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譟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戲而謳若咽而嗽滑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鼓發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

增【說】宋陳君舉怒蛙說曰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嚼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爲哉蛙曰我巳矣若無斬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我翹我腹鼓太陽之光呼我顧啗其壞瞻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於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他日蛙遇烏曰曩吾怒得無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咮啄其壞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爲若不吾信月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嚋人伐鼓馳且走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

增【雜文】梁武帝斷酒肉文曰長老跋伽陀降伏庵婆羅提陀惡龍及爲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孫覿山居上梁文曰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制蛙也 蒼皮癩疹矮股跳梁宜授濟饞都護行水樂令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蟲豸部五

蜘蛛 蛤蚧 蠅虎 蝎 蝸牛 蜈蚣 守宮

蜘蛛一

原爾雅曰蜘蛛蝃蝥北燕謂之毒蝥齊人呼社公江東呼蝃蝥增郭璞云齊人呼社公方言蜘蛛公方言曰秦晉之間謂之蛛蝥關東趙魏之郊謂之蜘蛛或謂之蠾蝓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 又次蟗秋鼅鼄蠹路曰蟗別名 原又蠨蛸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喜子增陸璣疏曰一名長踦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居草有赤斑者俗名… 又土蜘蛛中布網在於地 草蜘蛛絡幕草上者 埤雅曰世言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摩旋蔓生皆右循而轉亦自然之理也 原詩曰蠨蛸在戶即長踦也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嚵聚觸我羅域為網所得死於網罔 又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增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橘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 束皙發蒙記曰蜂出蜘蛛 原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罌下者有以系於雜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腳在壁屋為絡者 增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 元稹詩集曰巴蜘蛛

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踦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盡死中人瘡痛楚濕且痛瘙倍常用雄黃苦酒塗所嚙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瘥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矣 彙苑曰海蜘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深山谷不伏遊絲臨中外若組纖虎豹麋鹿間觸其網並吐絲糾纏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舶人欲樵蘇者率百人束炬以往遇絲輒燃或云取其皮為履不航而涉 明道雜志曰黃州崗阜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為網 葛洪瘧方曰取蜘蛛一枚著飯中吞即愈 物類相感志曰蜘蛛申日能越 孫葑雜志曰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又曰長蚑一名青伯一名解憂 夢溪筆談曰廣南有天蛇螫人則徧身潰爛不可救其瘡腫處以針挑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不止若螫少輕以秦皮煎湯澄飲兩三日可愈即草間黃花蜘蛛也雅俗稽言曰蜘蛛色花文作大絲者蛛口人人蛇口也 續博物志曰凡蛛網皆可消疣癧有驗… 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不義者也

蜘蛛二

【增】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原】符子曰公子重
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
而食之公子重耳乃執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
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
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
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
乎咎犯曰公子慎弗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郝有嗣也
郡國志曰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
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
廟祀之【增】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

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罥者退而
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
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
之隱　魏志曰館陶令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
卦成輅曰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欲食利在
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起【原】異苑曰陳郡殷家養子
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惛錯
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母
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朝野僉載曰張文成景雲二
年為鴻臚寺丞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
大赦加階授五品【增】開元天寶遺事曰帝與貴妃每
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各捉蜘蛛於
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
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酉陽雜俎曰元和中蘇
湛遊蓬鵲山入山數十里遙望巖門有白光圓明徑丈
蘇以為靈境也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呼一聲身如繭矣
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
斷蘇已腦陷而死　宣室志曰有御史韋君從事江夏
奉使至京道次商於館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

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
無及因以指殺之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亦殺之且命
左右掃去其網曰為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
手撫其柱有一白蜘蛛螫之痛不可忍不數日一臂俱
腫潰爛血盡而終　江夏志曰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
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二蜘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
鑄鐵佛鎮之　金史世紀曰宣孝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典食令涅合進粥有蜘蛛在粥盌中涅合恐懼失措太
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增長足　大腹上詳前魏志夢書曰蜘蛛為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妊婦人也

占喜　卜巧夢書曰夢蜘蛛者其日遂有喜事下詳前開元天寶遺事　斷絲

裂網酉陽雜俎曰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illegible]

嚙寺僧[illegible]　陷幼兒[illegible]

楊娘借嘲[illegible]　翟尉託諷[illegible]

蜘蛛四

增塗布不濡淮南子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歸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以塗布不濡也　塗足不沒抱朴子曰以七枚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多行水上也又淮南子曰取蜘蛛與水狗及豬肪置甕中封以新縑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步水不及矣又一法取蜘蛛二十枚納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

蜘蛛五

增詩唐孟郊蜘蛛諷曰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為己汝身不為他蠶絲為衣裳汝絲為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蘇軾蜘蛛諭曰春蠶吐出絲濟世功不絕蜘蛛吐出絲飛蟲成聚血蠶絲何專利爾絲何專孽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儻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說網成難福已網敗還禍爾小人與君子利害一如此

元稹蜘蛛詩曰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長踦虛空織橫羅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為送佳人喜珠攏無奈何　又詩曰網密將求食絲斜誤著人因依方託緒挂罥遂容身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兒童憐小巧惻欲及車輪　又詩曰稚子憐圓網佳人祝喜絲那知緣暗隙忽復囓柔肌毒腠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長妖緒和扁欲連沔　宋梅堯臣詠蜘蛛詩曰日結一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為爾食凡腹尚苦飢　范成大田園雜興詩曰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蜓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為解圍　楊萬里觀兩中蜘

蛛詩曰蜘蛛作網祗愁疎密了還遭小雨銷漏却飛蟲
渾細事無妨網得萬眞珠　又戲題簷間蜘蛛詩曰屋
角籬尖竹樹陰可憐用盡許多心凝身不動如無物頓
網輕搖試有禽絲貫日華明五色戲隨風舞忽千尋看
渠經緯來還去志却摧頹心不禁　沈約詩曰網蟲垂
戶織　黄庭堅詩曰玉敘胥蛛郎馬歸　又詩曰蛛網
鎖硯蝸書架
增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虛遂設網於四
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
布網引綱纖羅絡縣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
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桂翼繞足輶絲罥閡衝突必獲
犯者無遺　唐賈餗蜘蛛賦曰觀其周旋細密往復輕
疾纏積於纖綸成若屈其身也或乘之如墜其絲也亦
動而愈出成章無亂軋之聲不漏衍微懺之質　敬括
蜘蛛賦曰蠢爾蠨蛸樂居閑逸挺自然之功畜多端之
思託玉堂以謀生賞余窗而得地委曲而實迴環接空
疏長絲於柔指按纖紉於輕躬始奇奇而將盡幾緜緜
而不窮或連延於壁隅時蒙羃於楹曲雜花幌而左右
交引緣錦屏而遠近相屬疎而不漏細而弗逾貼飛花
則亂錦霑皓露則垂珠　宋張耒蜘蛛賦曰魚棲假淵

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
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
斯蟲是愧

蠅虎一

增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一名蠅虎子（潛確類書曰一名蠅豹身黑背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如虎怒有七紋謂之蠅虎）易曰震來虩虩（雅俗稽言曰虩音隙蠅虎也常若多懼故取象焉）崔
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
可以擊蠅

蠅虎二

增杜陽雜編曰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嘗在上前
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
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飼之故也能為五隊
分舞涼州上令名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
中節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又能臂蠅虎子獵
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搏雀罕有不獲者　酉陽雜俎
曰于頔在襄州有山人王固謁見於懷中出竹一節及
小鼓規纔運寸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出分為二隊如
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
鶴陣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

入筒中觀者大駭

蠅虎三

增【詩】宋陳師道蠅虎詩曰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摇兩股卒然一擊世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牂牛

蜈蚣一

增【爾雅曰蒺蔾蝍蛆 廣雅曰蝍蛆蜈蚣也 埤雅曰一名蛭（[illegible]）一名蒝距今俗謂之百足 方言曰馬蚿北燕謂之蛆蟝其大者謂之馬蚰 史記曰騰蛇之神而殆於蝍蛆 本草曰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 又曰蜈蚣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死 莊子曰蝍蛆甘帶（司馬彪注曰帶小蛇也蝍蛆喜食其眼） 又曰使蚉負山商距馳河 又曰夔憐蚿（一足） 蚿憐蛇（言以少羨而羨多蚿以有而羨無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持者衆也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埤雅曰物相值莫敢先動）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管中便有蛇也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 東晳發蒙記曰雖以蜈蚣爲酒謂食之即醉也 博物志

曰馬陸萬足蟲蛇之大者又名馬軸 物類相感志曰蜈蚣畏油 又曰蛇毬見之而蟠伏蝍蛆當前似施禁法蛇即爲之開口蝍蛆入食其腸復穴其傍而出 酉陽雜俎曰綏安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吳峡山蜈蚣千萬積聚成堆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 南越志曰開寧縣多蜈蚣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 異物志曰東南海中蜈蚣長數丈能噉牛里人秋冬間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鐵圍山叢談曰嶺嶠多蜈蚣動長二三丈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爲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延螄生搗塗焉痛立止 玉匣記曰蝸牛不獨爲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鶴林玉露曰蜘蛛灑溺以殺蜈蚣

蜈蚣二

增紀聞集曰唐杜暐使嶺南至康州見蜈蚣大如箪天寶四載廣州因海潮淹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十斤 續博物志曰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硯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聖君初政錄曰洪武時初建成均地多蜈蚣上令築土峰以鎮之號雞鳴山自是蜈蚣頓息

蜈蚣三

增賦葛洪遐觀賦曰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 黃庭堅禽演百足馬蚿笑蟹跛

守宮一 合蜥蜴

增爾雅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 埤雅廣要曰易名而通者也 說文曰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 陶弘景曰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為蛇醫亦名蛇舅似蛇醫而小尾長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綠斑壁色黑者名蝘蜓 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蠷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蛥蚗北燕謂之祝蜓 又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者與蛤蚧相似 古今注曰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曰蠑螈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黝紺善螫人一曰黝螈一名綠螈 考工記注曰胷鳴蠑螈屬 馬融周官作以胃鳴 干寶周官作以骨鳴 明楊慎卦爻名義曰易者蠦蠷之名守宮是也 淮南子曰守宮塗臍婦人無子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 又曰虺蜴盈數而虯龍希覿 揚子解嘲曰執蝘蜓而嘲龜龍 博物志曰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 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

下稍稍依近便共浮水而相合 三教珠英曰守宮鱗色似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至春含育則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守宮二

增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 文昌雜錄曰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故名焉又曰置於宮中宮人之有

異志者即吐血汙其衣或曰以螫宮人臂吐血汙臂者有異心也　酉陽雜俎曰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適王傳李玘過汴因宴王李玘以旱爲憂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復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閙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　又曰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長寸半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

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奈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寸許大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諭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至損害今可見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扑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初不肯去因嚙四肢痛不可忍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言訖又四五人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行至堂東遙望一門絕小如節使衙門士人乃叱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乃致害罪當腰斬遂見數持刀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彼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天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遂雇夫發之除數尺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壤土如樓狀士人積薪焚之後亦無他　西湖志曰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致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釭吸油旣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

膏而飽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倦遊雜錄曰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蝎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瑯嬛記曰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神效言畢化爲綠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即愈

守宮三

【增】食蠆（呼沒古曰守宮食蠆故呼蠍虎）　捕蟬（詳上古今注）　蛇師（埤雅廣要曰舊

[illegible]

龍子 吳氏本草曰守宮一名石龍子

禱雨 [illegible]文名義[illegible]曰守宮[illegible] 嘔雹 又曰守宮與虵同形[illegible]故夜叱石夫堅志載劉法師在前與有西山見蜥蜴如手宮大無服入井吸水盡吐爲雹伊川謂雹有是上面皆虎者是[illegible]蜴似不以此

守宮四

增詩古樂府曰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宋蘇軾蝎虎詩曰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爲虎君弗笑食盡黃尾蟲　又詩曰黃雞啄蝎如啄黍窻間守宮稱蝎虎閑中徵尾伺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水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吐冰雹不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蛤蚧

增本草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生於山谷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自呼其名曰蛤蚧　物類相感志曰南人曰蛤蚧生一歲每鳴一聲二歲每鳴一聲有至十聲者土人以爲老蛤蚧尤重之　海錄曰蛤蚧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北戶錄曰其聲絕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有蛤蚧州吏云已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也　又曰蛤蚧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　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相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只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酉陽雜俎曰南中有避役一名十二時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者夏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

蠍一

增埤雅廣要曰蠍毒蟲　詩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陶弘景曰蠍有雌雄雄螫者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又曰守宮食蠆故呼蠍虎　蜀本草曰蠍緊小者名蛜蝌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毒在後也　莊子曰老聃云三皇之智憯於蠆蠍之尾　酉陽雜俎曰鼠負蟲大者多化爲蠍蠍子多負於背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常爲蝸牛所食以跡規之蠍不復去　又曰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　又曰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螫人必死　通俗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物類相感志人或謂蝎螫者取蝸涎塗之痛立止　傳載曰安

邑縣北門有一蠍如琵琶大每出不毒人　江鄰幾雜志曰都中弄蠍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蝎食馬血尤毒螫人有死者　癸辛雜志曰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蠍極小其毒甚酷常有數人夏月下憩磐石忽覺臂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同行者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蠍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眞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蠍二

增傳古圖曰商有蠆鼎其銘釋曰蠆善毒人寓恐患豫防意　左傳曰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華陀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旁人數爲易湯令暖其日即愈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明攝得蠍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靜　北史齊南陽王綽傳曰綽爲定州刺史後主高緯徵至行在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混蟲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倮臥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柳圈各一云帶之免蠆毒　傳載曰潤州金壇縣大曆中雜俎作開元有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齎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孳育數百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爲主簿蟲　吉凶影響錄曰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聚萬蠍螫之

蠍三

增論曹植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繫修去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有蝎乎曰三苗共工讙兜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劉晝防慾篇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蠍樹抱蠍則自斃身抱慾則

自害

增序宋嵇含遇蠆賦序曰元康二年中夜遇蠆客有戲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爲蠆所螫斯言信哉雖内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蝸牛一

增爾雅曰蚹蠃螔蝓郭璞曰即蝸牛也　本草曰蛞蝓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蚹蝓一名蠡牛亦曰瓜牛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種角蟲之類熒室星之精　古今注曰蝸

牛陵螺也形如蛞蝓殼如小螺白色生池澤草木間頭有兩角行則觸礬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盛夏日則自懸樹葉下以有兩角故名牛 今有一種生於卑濕大於蝸牛而無殼有角蓋蛞蝓之類也 又曰蝸殼宛轉有文章紋縛爲結似螺殼故曰螺 又曰野人爲圓舍如蝸殼名曰蝸舍亦曰蝸牛廬 禮記曰蝸醢而苽食 人君燕食所用也 埤雅曰蝸肉中醢也 三蒼曰蝸小牛螺也俗名黃犢 日華子曰即負殼蜒蚰也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患大 蛉窮即蜒蚰也是物好濕而升高則無光故曰蛉窮一曰蛞窮秉陵則窮也宋史言小人居高位者亦目爲蛉窮 山海經曰清安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倮累 郭璞曰倮累蝸牛也 玉匣記曰蝸牛不獨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聞見錄曰陰濕之下蟲名蝌蟲每循牆上升拕首弓腰盤礴委曲措掙矻矻必求前進未半塗則沫既涎窮精潰力竭見枯壁而死

蝸牛二

【增】莊子曰戴晉人告魏惠王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朝野僉載曰唐武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有蜒蚰大如筯天后以玉合貯之名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烏食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蜒蚰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勅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 酉陽雜俎曰睿宗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埽之經數日如初 清異錄曰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蝸牛三

【增】詩唐杜牧詩曰蝸蜒盡畫梁 南方卑濕雨後蝸蜒盈室書畫屏壁纇然如銀 宋蘇軾蝸牛詩曰腥涎不滿腹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歐陽修詩曰斷橋著雨蝸成字

【增】賦唐馬吉甫蝸牛賦曰順陰而起背陽而化黃綠於草木叢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內畜穿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圍終結野人之舍關爪牙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鷗嚇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百五十

蟲豸部六 蝗 蜉蝣蟲附 蛾 蜻蜓 天牛蟲附 蟬 蠶

蝗一 合蟲賊螟螣

原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四者蝗蟲名也 說文曰螟蟲也 又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 廣雅曰螽蝗也 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又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 京房易傳曰妖害忠孝蟲食苗根 又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又曰嬖惡生孽蟲食苗心 又曰德無節蟲食葉 毛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詩義疏曰赤螣蝗也 許慎曰吏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今謂蝗子為螽一名蠜螽兗州人謂之螣 蔡伯喈曰蝗螣也當為災則生故水旱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為言衆暴衆也 春秋含孳曰蝗起於貪螽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又曰螟應苛刻 呂氏春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謂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 又曰亂政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螟 毛詩疏曰蟊長而細或說云蟲螻蛄也食苗根而為人害 詩話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蠶而細仍吐絲包其心使不生穗 五行志曰劉歆以為飛負蟲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衆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增酉陽雜俎曰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其字有王字固不可曉舊言部吏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身黑頭赤者武吏也頭黑身赤者儒吏也 玉堂閒話曰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每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謂之蝻 鶴林玉露曰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然捕者往往羣呼聚喊或不為動若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殺傷沴氣之所化

理或然也　墨客揮犀曰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　蟲志曰天蟲蝗螽是也㦸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奸邪執政則生　字說曰貲食苗葉無傷於實若可貸也　類山曰蝗蟲子未有翅者為蝝蝗蝻

蝗二

原 左傳曰哀十二年螽十二年螽　穀梁傳曰雨螽於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螽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為害矣而螽於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而雨螽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凰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又曰劉歆以為蝝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以為蝝螟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蝝生屬嬴蟲之孽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

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　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奉能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沛多蝗其飛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illegible]福為[illegible]掾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為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　又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季長為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

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
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
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
蝗是時梁兾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熹
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烏桓校
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討鮮
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
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
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入錢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
蝗是時天下大亂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鄒令永平十
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鄒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
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鄒令何人而令消弭
遣按驗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
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陳留耆舊傳曰高
愼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蝝蝗爲災
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强以表州郡　典論曰議郎馬融
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
上林頌以諷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阯人除外黃令
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

當時鄭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
移者悉歸附之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
修字伯慶爲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
楊琳爲茂陵令比歲連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
狀曰公沙穆爲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
畔不爲害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
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
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
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蝝蝗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
士皆不就卒於家　魏志曰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
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吳書曰袁術
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
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晉令曾以蝗向生
時各部吏按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内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
禾百姓謂之胡蝗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
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
朔百草無遺惟不食三豆及麻　凉記曰凉王呂光麟
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
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

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州濠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殄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 **增**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文皇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遂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不為災 唐鄭棨傳信記曰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

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酉陽雜俎曰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玉堂閒話曰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蝻之甚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地渡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

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而啗食之斯須復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嚙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若為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 又乙酉年後漢乾祐二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纔欲打捕其蟲化為白蛺蝶飛去 澠水燕談錄曰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上歎曰使百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言行錄曰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大風乃退飛墮水

而死 金史列傳曰阿撒移鎮定武歲旱且蝗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澍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 山堂肆考曰元成宗時蝗蟲食苗稼惟揚州等處為甚成宗往祭之忽有鶖鳥羣至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蟲滅

蝗三

對 補使者 隨督郵 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者詣吏以石斗受錢 後漢戴封為西華令汝潁有蝗災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忽大至督郵其日去蝗亦隨去 避境 赴海 魯恭為中牟令飛蝗避境 下時蝗二東觀黃之 責巳 去官 公沙穆為弘農令時多蝗蟲乃設壇責巳蝗蟲遂去境人以爲神明之君 下徐州事詳蝗二 害田 免稅 無害我田

擇蟲損免說令詳旱

【增】魚子化　飛鳥食　埤雅廣要曰蝗即魚卵所化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為日所暴乃生飛蝗　山堂肆考曰梁宗室修為秦州刺史郡有蝗修詣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殆盡　詣吏受錢　募民易粟　上詳捕使者注備史曰五代晉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

蝗四

【增】焚香祈禱　山堂肆考曰宋祥符中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焚香祈禱禁音樂三日　酒餔致祭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陽武雍丘襄邑蝗尹侯益遣人以酒餔致祭三縣蝗為鸜鵒聚食敕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過江東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飛蝗自北而南往江東諸郡百官餞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從台旆過江東　擊鄰邑　宋米芾為雍丘令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禁壤後仍舊滋蔓責令保正併力捕除或言蟲緣雍丘驅逐過此對司以隣又載保正之語牒雍丘縣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勿以鄰國為壑時米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蟲本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何不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介蟲敗穀　稻蟹不遺　蟲螟為害　蟲蝗為災

昆蟲無作　天災流行　百螣時作

昆蟲之災

蝗五

【增】詩　宋歐陽修荅朱寀捕蝗詩曰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旣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蝗蝝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盍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菑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王令原蝗詩曰蝗生於野誰所爲秋一母死遺百兒埋藏地下不腐蝦疑有鬼黨相收持寒禽冬饑啄地食拾掇穀種無餘遺吻雖掠卵不加破意似留與人爲饑去年冬溫臘雪少土脈不凍無冰凘春氣蒸炊出地面戢戢密若在釜糜老農頑愚不識事小不撲滅大莫追遂令相聚成氣勢來

若大水無根涯逢蔓滿眼幸無用爾縱嚼盡誰爾譏而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傷夷鴟鴉啄銜各取飽充實腸腹如撑支兒童跳躍仰面笑却愛甚密嫌疎稀吾思萬物造作始一一盡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上既載角螽乃虧夫何此獨出羣類既使跳躍仍令飛

徐照蝗飛高詩曰戰士死化蟲蟲老生翅翼目怒體甲硬豈非怨氣激櫛櫛北方來橫遮遍天黑戍婦間我言色變氣咽逆良人進戰死屍骸委砂礫昨夜魂夢歸白騎曉無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屍上物仰面久迎視低頭淚雙滴呼兒勿殺害解繫從所適蝗乎若有知飛入妾心臆　明宣宗捕蝗示尚書郭敦詩曰蝗蟲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蕃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芃芃各生遂所忻歲將登淹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勗哉勿翫愒　郭敦飛蝗詩曰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官曹醉臥聞不聞歎息回頭望京闕

虸蚄蟲一〔附〕

增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虸蚄蟲延及平州界有羣雀食之　夢溪筆談曰元豐中慶州界生虸蚄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虸蚄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虸蚄皆盡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東坡志林曰虸蚄蟲爲害甚於蝗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豆麥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

虸蚄蟲二〔附〕

增 詩宋羅處約梁縣界虸蚄蟲生詩曰方喜雲苗布俄閒葉螣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明穎鳳那充食吳牛已絕耕黃堂厭粱肉惕爾自心驚

蜮一

增 本草曰射工射影水弩抱槍含沙短狐水狐溪鬼蟲皆蜮別名　埤雅曰蜮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　原 毛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注云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蜮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

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者猶惑也　廣記曰水弩之蟲常自四月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二足江淮水濱皆有人在岸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或曰射影也南方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濁乃入或有含沙射人入人肌其病如疥　增抱朴子曰射工水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生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即得陰乾為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山海經曰大荒蜮山有蜮民之國射蜮是食　沈瑩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酉陽雜俎曰抱槍水蟲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續博物志曰含經云鸑飛則蜮沉　葛洪曰溪毒似射工而無吻者即蜮類也鵝鴨能辟之　造化權輿短狐射氣蛷螋遺溺中影則疾（蛷螋言[illegible]而去之也所以表而去之也）

蜮二

增春秋曰莊公十八年秋有蜮　公羊傳曰蜮何以書記異也　竹書紀年曰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女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行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魍魅弗敢從時鄰舍人有被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病無不愈者家產日益

蜮三

增紀路苦熱行含沙射流影　黃庭堅詩溪弩發潛機　稽聖賦蛛旋於影蜮射於光　柳宗元文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

蝤蠐

增爾雅曰蝎蛣蜣　又曰蝤蠐蝎（[illegible]曰蝎一名蝤蠐一名蛣蝎吉屈曲隱以形象也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　方言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毛詩曰領如蝤蠐（蝤蠐之體豐潔且白者故以況美之頸）　周禮曰翦氏主除蠹　北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　唐書宦官傳曰如蝶而成如蠍之蠹　符子曰石生金木生蝎　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故名曰蝤從中起[illegible]之蝎蠐）　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　漢書曰文帝賜尉陀書衣物陀因使者獻桂蠹一器（大業拾遺錄曰桂蠹紫色香辛有味啖之去陰痰之疾）

天牛蟲也

增 埤雅曰蝎化天牛兩角狀如水牛長二三寸色黑而背有白點長鬚有斑甲下有翅能飛不甚遠（按蝎木蠹也久則化爲天牛天牛復生子爲蠹） 酉陽雜俎曰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辟間必雨

蟫一

增 爾雅曰蟫白魚（衣書中蟲以蒸濕生形稍似魚尾分二岐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本草謂衣魚一曰壁魚俗呼蠹魚一名蛃古稱困學生爲書蟫誤用淫借也） 宋王逵澄懷錄曰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

蟫二

增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謂暴書蠹也）

酉陽雜俎曰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辟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又曰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云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杜甫詩散帙辟魚乾注云壁魚入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吞之可致神仙 玉壺清話曰宋太宗不識蟫字見楊蟫名曰以微類名其子何也御筆抹去蟲字名覃

蟫三

增 詩 唐李遠詩曰蟫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窗疑漏網落硯似遊泉潛穴河圖內吞鈎乙字邊莫言少髮鼠食盡白蘋篇 宋郃雍詩曰形狀類於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爲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當盛夏曬了又如初

蝨一（蚤雜見）

增 說文曰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潛確類書曰蚤齧人跳蟲也出於塵土間） 漢書宋義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 又曰王莽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無雷無異口中蚤蝨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胄生蟣蝨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蛉窮也 又曰釋大

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蜍捕蚤 又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 抱朴子曰夫蝨生於我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大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周蟣蝨之音也 又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是黝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又曰蚤蝨攻君卧不獲安 論衡曰人生在天地之間猶蚤蝨之在衣裳 續博物志曰土乾生蚤 酉陽雜俎曰蝨惡水銀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惟水銀可去之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

澄懷錄曰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　雞肋編曰蝨放青葉草上經宿占霧則為青蟲飛去皆坼背而化　席上腐談曰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趙壹曰丹鴻可殺蚤　又曰昨非草書俯而擇蝨不暇見地地至大而不見者銳精於蝨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蝨雖細慮於安寢　曹植論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為害身也　嵇康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

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去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蝨處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蝨二

增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簳射之貫蝨而懸不絕　符子曰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啾然有羣蝨共鬭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餌臣項脅之膚相與樹黨爭之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為羣蝨乃止今以汶陽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智竊為君羞之　韓子曰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因謂太宰曰且君之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太宰弗復見也　又曰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陵陳陽下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然蟣

蝨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風俗通畧曰河南趙仲讓為梁冀從事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懷裒捕蝨襄城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絕高士也　晉裴啟語林曰顧和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東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見遥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晉紀曰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聞桓温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　齊

書曰江泌性仁義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蝨　梁吳均齊春秋曰卞彬爲南康郡丞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　潛確類書曰齊卞士蔚居貧多病澣沐不時探捺蚤蝨日不替手　三國典略曰梁劉懿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懿似衣中蝨必須掐之　合璧事類北齊邢之才位中書監脫略簡易不修威儀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　北史曰司馬子如以賄在獄神武勅文襄出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　傳信記曰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律師不說

常令宿於戶外律師終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　酉陽雜俎曰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金子忌蝨尤甚坐客競徵蝨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摭其事作破蝨錄　潛確類書曰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　清異志曰揚州蘇隱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南楚新聞曰李蠙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蝨字及寤曰蝨者蠙也乃改名果登科　禁殺錄曰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

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甚利著處便破見血即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瞰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夢　國老閒談曰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薪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養蝨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墨客揮犀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荊公

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公亦爲之解頤　長公外記曰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捫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之佛印理曲者設一席以表勝負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蘇辨蝨所由生蘇云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質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飥會既去頃之蘇亦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生

於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問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餺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剡溪夜語曰石曼卿於解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其軒曰捫蝨　山堂肆考曰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琵琶也

蝨三

增 詩唐韓愈瀧吏詩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 按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蝨官曰六蝨成俗兵必大敗說本此　宋王安石和王樂道烘蝨詩曰秋暑汗流如炙輠敝衣蒸濕塵土涴施之衆蝨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剌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眞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驅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擲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燃臍郿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貸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歘隨遷莽坐彼其驚極就煙埃況汝命輕俘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沉灰誰復課薰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蟣恨未除自許寧能久安卧　司馬光和王安石烘蝨詩曰天生萬物名品夥嗟爾爲生至幺麽依人自活反食人性喜伏藏便垢涴晨朝生子暮生孫不日蕃滋踰萬箇透疎緣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歸彼出疲奔命備北驚南厭摟邏所禽至少所失多捨置薰燒無術奈加之炭上猶晏然相顧未知亡族禍大者洋洋迷所適奔走未停身已墮細者懦怯但深潛乾死縫中誰復課黑者抱髮可憂疑逃入纓頭黕相賀腥煙焰起遠襲人袖擁鼻端時一唾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家箇箇本自貧況復爲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不離身成脆破朽繒壞絮爲淵藪如粟如麻寢肥大虛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聚蚋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但以努力自潔清羣蝨皆當遠遁播　梅堯臣詩曰託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跡詎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又詩曰吾兒久失恃髮緫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蟣蝨變黑居其元壞絮宅非吉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蟣邊極搔爬何暇嗜梨栗剪除仍未難所惡累形質　又詩曰茲日頗所愜捫蝨反得蚤去惡雖未除快意乃爲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夭穴蟻不螫人其命常自保

增 賦 唐李商隱蝨賦曰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鷖露鶴不知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陸龜蒙後蝨賦并序曰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顔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顔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賊

增 序 齊卞彬蚤蝨賦序曰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勤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

淵鑑類函卷四百五十